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 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三輯目錄

第一册目錄（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錄（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錄（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錄（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雑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冊目録（總第80冊）

第二十冊目録（總第81冊）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86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87册）

史表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88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89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神代志第七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八嶋篠神一稱淸之繋名坂輕彥八嶋手神嘗曰八雲立出雲國者初造小狹若狹布之堆哉吾欲彌縫也八雲立出雲之号始于此乃曳新羅及北門諸處來合諸出雲故又稱國引神其傳曰栲衾志羅紀乃三埼乎國乃餘有耶止見波國乃餘有止詔氏童女乃胷鉏所取氏大魚乃支太衝別氏波多須須支穗振別氏三身乃綱打挂氏霜黑葛閇耶閇耶爾河船乃毛曾呂毛曾呂爾由良由良引來縫國波去豆與理打絶氏八穗米支豆支乃御埼奈利此氏堅立志加志波石見國與出雲國乃堺奈留名波佐比賣山是奈利又持引綱波薗乃長濱是奈利其引北門佐伎之國者自多久絶之是爲狹田之國其引北門良波之國者自手波絶之是爲闇見國其引高志都都之三埼者是以

三穗之埼而引三崎之綱則夜見嶋其加志則伯耆國火神岳云曳國既訖植杖曰意惠其地曰意宇國八雲立出雲因素尊歌言之猶言所謂八雲起出雲國也堆訓佐波伎小壤也謂狹小栲衾謂栲布之衾其色白以冠志良紀志良紀新羅也童女胷鉏謂其形廣平如美女之胸一本胸作齋或曰大嘗儀式始作內院雜殿造酒童女執齋鋤掘稻實殿四角柱穴物部次之役夫次之盞童女先取之而八嶋篠神取之也支太謂腮腮訓阿支登是省阿也太與登通衝別謂分其地波多須須支爲穗之冠辭神功皇后紀有幡荻或曰鰭鰓也穗振屠也三身三緒之省也謂三絞之綱霜黑葛謂遭霜之黑葛黑葛訓加都羅或訓久流加都羅以冠下語閇耶閇耶爲操之義因葛而言耶呼聲余之轉也毛曾呂與和也毛爲發語是與三河國舟子歌曰船波行久行久於於曾呂相似河船溯水必後由良由良船搖動也一本作國來國來止去豆御埼皆在楯縫郡八穗米爲杵築冠辭八即彌義或曰米是爾謨爾謂土即神賀詞八百丹是也加志謂河牀所以繫舟也檝訓加志本起于牀河

用椢佐北寶山在飯石郡長濱在神門郡北門謂北海佐伎謂隱伎島前隱伎有島前島後島前三
島並列今日向島島後則奥之意所謂意伎國也狹田在秋鹿郡良波恐意伎手波恐手染誤手染
在島根郡闇見未詳島根郡有久良彌社津津之三埼亦未詳敦賀郡敦賀津有天笥山三穗在島
根郡火神岳蓋會見郡大山火恐大誤

當是時素尊所栽松杉披樟之類森然成林製造船舶亦頗多往來新羅高志等國交易有無其
民無不來附故大役之興土功於滄海而遂致有曳國之說也其用綱云者蓋有臨强使命者故
係累而役之也然亦用心慎密不敢以暴威迫之使其赴義而已故曰毛曾呂毛曾呂其情可見
也然察上世以來有若說流傳或由諸神有包括宇內之志世人嗟賞弗置蓋有非常思想然後
有非常事實所以世運大進國勢勃興則彼曰二神生國曰日神御高天原者亦安知其非遠大
思想之所致乎是不可不知也本居平田諸子皆以此等事爲神明當然而不容疑焉併諸尊化

作八尋殿爲出于神明妙用乎田氏曰據淳和天皇紀天長九年五月伊豆國賀茂郡伊古奈比
咩神作二宮二院池三處神異之事不可勝計仁明天皇紀承和七年九月伊豆國言賀茂郡上
津島阿波神新作神宮四院石室二間屋二間闇室八基其島東北角有新造神院東方片岸有
階四重青黃赤白色沙次第敷之東南角有新造院周垣二重以堊築固各高二許丈廣一許丈
南面有二門其中央有一壠周六百許丈高五百許丈其南片岸有闇室八基南面四基周各二
十許丈高十二許丈其上階東有屋一基瑩玉瓦形詐造之長十許丈廣四許丈高六許丈其壁
以白石立周則南面有一戸其西方有一屋以黑瓦葺作之其壁塗赤土東面有一戸院裏礫砂
皆悉金色又西北角有新作院此二院元是大海又山岑有一院一門其頂有如人坐形石高十
許丈右手把劍左手持桙其後有侍者跪瞻貴主其邊嵯峨不可通達自餘雑物燎焰未止不能
具注去承和五年七月五日夜出火上津島左右海中燒炎如野火十二童子相接取炬下海附

火諸童子履淖如地入地如水震上大石以火燒摧炎煬達天其狀朦朧所所焰飛其間經旬雨灰滿部清和天皇紀貞觀七年十二月駿河國淺間明神化作神宮富士大山西峯忽有熾火燒碎巖石仰而見之正中最頂飾造社宮垣有四隅以丹青石立其四面石高一丈八尺許廣一尺餘立石之門相去一尺中有一重高閣以石構營彩色美麗不可勝言是皆正史所記年久然後皈壞滅後人好爲聰明不信神明故神明亦隱其威可勝歎哉按史此事起於神欲得冠位殊猶奇怪要之百變變化不外乎道之妙用人須知斯心之所以變化未可謂神明斷無此等事也

素盞嗚大神之子更有都留支日子命營在山口言曰此吾所知山口之處也國忍別命在方結曰此吾所知地形甚可矣磐坂日子命巡國到惠曇鄉曰國稚美好如畫幘哉吾欲造宮于此也衙杵等乎留比古命巡國到多太鄉曰吾心明正眞成焉吾欲隱于此也靑幡佐草日子命始稱麻於高麻山上留魂焉其所居曰大草国方結與形可通盤音與納通杵爲杵之省字多太訓與正通其所

居指住處而肓山口方結並在島根郡方結惠曇多太並在秋鹿郡高麻在大原郡大草在意宇郡畫幘謂幘之描繪者此時既有畫幘則是非結繩世界也身住大草殖麻于高麻山可見與彼逐水風遷徙者不同矣按後風土記衙杵命巡行和泉到一處與言曰吾體衰矣遂老焉其地曰於登利後日大鳥即在大鳥郡是未可信已

大年神娶神活須毘神之女伊怒比賣生子大國御魂神次韓神次曾富理神次白日神次聖神又娶香用比賣生子大香山戸臣神次御年神又娶天知迦流美豆比賣生子奧津日子神奧津比賣命此庶民所奉齋竈神也次大山咋神一稱山末之大主神在近淡海日枝山亦在葛野之松尾好用鳴鏑者也次庭津日神次阿須波神次波比岐神阿須波波比岐二神者座摩御巫所祭也次香山戸臣神次羽山戸神次庭高津日神次大土神大土神一稱大土之御祖神是爲伊勢度會之地主神次稻依比女命千依比賣命佐佐津比古命三神亦在度會縣其地主神者壽蚶貝比賣所生

佐太大神也。一稱猨田毘古大神。蚶貝比賣將生佐太大神。偶失弓箭。蚶貝頻祝曰。吾子果大丈夫
則弓箭自出矣。則有角弓箭隨水流出。大神言曰。此非弓箭也。擲而棄之。則又有金弓箭流出。即取
之曰。闇窟哉。射而洞之。忽得光輝炳如。其地曰加加。即加賀神崎。佐太大神而蚶貝姬之祠在焉。今
人行窟傍。必發聲礚礚而行。否則颶風忽起。舟即覆云。羽山戸神娶大氣都比賣神。生子若山咋神。
次若年神。次若沙那賣神。次彌豆麻岐神。次夏之賣神。次秋毘賣神。次久久年神。次久久紀若室葛
根神。囲與津蓋從土之義也。大山咋之咋。亦與主同義。庭津日之日與火通。此恐合日子比賣二神
而言也。阿須波蓋足場之義。取其守立脚之處。波比爲匍匐入來之義。謂庭戸之間少步行之處。座
摩御巫祭生井福井綱長井三神與二神也。山戸猶言山處。取其開山里大土。因其有功于田得名。
稻依比賣以下三神。在度會縣。據延曆内宮儀式。金弓箭謂鐵弭之弓箭。非黃金也。佐太大神即猨
田彦。猿訓佐。如猨嶋猿投皆是也。若年以下五神。蓋因稻得名。末一神因造屋得名。

出雲諸神系統。存于口碑者狀詳。蓋其功業甚盛。國人稱誦不忘也。平田氏以大國御魂神。韓神。
曾富理神。大氣都比賣等神。爲出傳者之妄。然神代諸神同名者甚多。未可執一而論也。佐太大
神弓箭之談。出生誕時偶有失箭事。遂甚之。蓋爲其神異常。故特神異之也。大國主神諸子中。獨
以大神稱者。必有其故也。加賀崎在島根縣。舟覆之說。土人所傳如此。不必深推其理也。
八島篠神娶大山津見神之女木花知流比賣。生子布波能母遲久奴須奴神。此神娶游迦美神之
女名曰河比賣。生子淺淵之水夜禮花神。此神娶天之都度閇知泥神。生子游美豆奴神。此神娶布
怒豆怒神之女布帝耳神。生子天之冬衣神。天之冬衣神一稱天葺根神。素盞嗚尊嘗遣此神獻叢
雲劍于天照大神于天。大神曰。此吾昔幽居時墜伊吹山者也。游美豆奴神之子更有赤衾伊努大
住日子佐別命。其神之祠在伊努鄉。其后天甕津日女命巡國到此。曰伊努波夜。囲諸神名意多未
詳。日河淺淵蓋皆地名。武藏國有氷川神社。土佐國有淺淵神社。游美豆奴蓋大水主之意。出雲風

土記作八束水臣津野命、或以爲八島篠神、異稱者非也、冬衣皆與振通、蓋因劍得名、伎奴君主之義也、波夜與波母相似而意尤切、

大神落劍者蓋遺忘也、非故墮之也、阿波國忌部鄉有穴吹里、其山實當往來天石窟之路、安知伊吹非穴吹之誤乎、近江與阿波音相近、而近江之山伊吹最顯、故致此誤也、天皆所謂帶劍之人者、殆是忌部諸神之族、奉命赴山陰諸國者也、

天之冬衣神、娶刺國大神之女刺國若姬、生子大國主神、一稱國作大己貴神、一稱顯國玉神、一稱葦原醜男神、一稱八千矛神、一稱大地主神、一稱大名持神、其荒魂之號曰大國御魂神、又曰大國玉神、大國主神之庶兄弟八十神、率皆傑倬無賴、而大國主神獨稱寬仁、八十神各欲娶稻羽八上姬、偕往稻羽、令大己貴神負袋從行、到氣多崎、有禿兎困臥、八十神謂之曰、汝宜浴潮水當風臥山上、兎從其言、隨潮乾風吹、皮膚盡折、痛苦而泣、大己貴神至問曰、汝何泣、對曰、吾嘗在淤岐島、欲度

此地、欺鰐曰、吾與汝較族之多寡、汝率其族、列背自此島亘氣多崎、吾踏其上走且數矣、鰐信之、如我言、吾既度、鰐背將下地、乃謂鰐曰、汝爲我見欺也、最端鰐怒、捕我剝我衣服、吾爲之泣、八十神教我浴潮當風而臥、吾從其言、我身盡傷矣、大己貴神謂之曰、汝急抵水門、以水洗身、取水門蒲黃、而散布之、轉輾其上、則愈矣、兎從之、果差、兎白大己貴神曰、彼八十神決不得八上姬、汝命雖負袋、終必獲之、是爲稻羽白兎、至今稱兎神、蓋兎本住因幡國高草郡竹林、一日洪水浸林、竹根悉穿而流、兎擁之漂着隱岐也、既而八十神聘八上姬、八上姬曰、吾不能從汝等、吾欲適大己貴神也、八十神怒、欲殺大己貴神、相議至伯耆手間山下、給之曰、有赤楮在山中、吾且追下、汝待而捕之、不能捕者死、乃將大石似豬、火焚之、自上轉墜、大己貴神追捕、爲其所焚而死、其母刺國若姬泣哭、上天訴諸神皇產靈尊、神皇產靈尊乃遣蚶貝姬與蛤貝姬作活之、蚶貝姬燒焦研磨、蛤貝姬持水塗母乳汁、則忽爲麗壯夫而行、八十神誘之入山、斬大樹割樹茹矢、挾入之令入其中、急拔箭拷殺、刺國若姬

探知裂樹取出乃蘇因謂之曰汝居此間終爲八十神所滅矣趣之抵木國投大屋彥神八十神追至注矢將射之自巨樹椏間脫去矣国冬衣神生大國主神據古事記固不容疑也書紀作素盞嗚尊配稻田姬生大己貴神蓋上代通自父至遠祖曰意夜通自子至苗裔曰古意夜親也古子也如訓祖曰意夜可以見矣大巳貴訓於褒娜武智即大名持也巳字難解醜謂勇猛非美醜之醜也氣多崎在出雲郡秃兎謂無毛古事記作裸兎是也兎神社在因幡國爲草郡內海村手間山本蓋在天萬郡燒焦斫磨謂燒焦貝殼而斫磨之古事記作伎佐宜集集蓋焦誤持水之水謂蛤貝所合之漿也塗母乳汁者塗之如乳汁也母謂乳母不拘生母與否也二神之名因貝得之是非謂貝爲神也矢古事記作氷目矢剖木之具也氷恐矛誤或曰宜訓能米矢令吞矢之義也緪緪笳笳四字通用所以塞船漏轉訓能美能麻如水器塞穴之柃及匠具之鑿曰能美皆是椏謂樹岐

氣多崎之議所以教人仁物濮人所謂有陰德斯有陽報者也兎頁八名號謂舟子蓋此乘船約

實而逢之者也自其呼兎呼號遂有此說否則白兎何物而得千載廟食乎

於是刺國若姬告大巳貴神曰宜從素盞嗚尊于根之堅洲國乃往焉素盞嗚尊女須勢理姬出見忽目成還入白父曰美麗神至矣大神出見曰此是葦原醜男矣召入使寢蛇室須勢理姬以蛇鰭授之曰蛇將咋以之三擬因如其言蛇不敢動乃安寢得出翌日又令入蜈蚣與蜂之室姬授以蜈蚣及蜂鰭告之如前亦安寢而出矣後大神自以鳴鏑射於巨野使大巳貴神探之四面放火不知所出有鼠鳴曰內波富良富良外波須夫須夫因踏其地則陷而隱焉須臾火燒過鼠含鳴鏑來獻須勢理姬持喪具來哭大神以爲巳死出觀其野則持矢獻之因率歸家入八田間大室令捫頭虱頭多蜈蚣須勢理姬取椋實及赤土授之因咬碎木實含赤土吐出大神謂咋破蜈蚣也心愛之而寢於是握大神髮髮縛之於椽用巨石五百夫所引塡塞其戶負姬持大神生大刀生弓矢及其天詔琴而遁琴觸樹地動響大神驚起引倒其室比縛解已遠逃因追至豫母津平坂遙望之呼曰汝

持生大刀生弓矢追汝庶兄弟于山之尾于河之瀨而爾爲大國主神亦爲顯國魂神以吾女爲正妃營宮宇賀山下大立宮柱于底磐之根峻峙搏風於高天原而居哉是奴耶大國主神既逐將伐八十神先造城城名樋山曰吾不許八十神居青垣山也乃親執生大刀弓矢遂追攘之其時追及之地曰來次立梁而射之處曰矢代殖笑之處曰矢內圍此段於是刺國若姫告大國主神曰一句諸本皆脫之今據一本及古事記補之加茂氏本居氏平田氏皆曰當有大屋彥神告云等字平田氏曰大屋彥即諸冉二神最初所生神之一即大綾津日神即大禍津日神今使大國主神到根國者所以使其祓除立功也須勢理爲進之義謂自進成香也蛇蓋蝮蛇也蛇蟠謂撥蚰之蟠蟠爲振手之省語蜈蚣古事記作吳公省偏也如健作建弦作玄條作條其例甚多古俗住山野二蟲之害居多故特言之如大祓詞昆蟲災皆是也鏑訓加夫良與神同義鳴鏑謂矢飛有聲如雷也內謂穴中外謂穴口富良爲富賀良加之省語謂空洞也須夫率也統訓須夫亦爲集廣多之物于一處之

義八田即八箇之轉蓋謂內寢也心愛之感其勇也大神所爲莫非此意上曰出覩其野者亦思其意外焦死也生大刀謂其可長生美稱也天沼琴謂以瓊飾琴沼與瓊通琴訓許登言所也古人請命于神必彈琴神降琴上憑人告之也坂之尾謂坂路長延者爾訓意禮晉人辭如中古言夜意禮今世言自意禮皆是顯國魂自其鎮獲大地而言宇賀山在出雲郡按出雲風土記大神欲婚神魂尊子綾門比女命女神逃隱大神伺求故云宇加底磐就掘地立柱而言太立或作太知謂爲此宮之主太爲美稱峻峙古事記作高知搏風訓比宜肱木也謂枅其製本一而末分左右蓋自前後軒至棟合爲一叉分左右高出棟上謂之搏風也居哉言外有其間必當云云之意蓋既含讓國之意也是奴訓許夜都猶今俗語許伊都俗語又謂彼奴曰伎夜都誰奴曰杼伊都素砮言皆賀愛而陽晉者也城名樋山在大原郡城訓紀加紀之省也加紀垣也謂周垣搆成也靑垣謂靑山四周如垣非山名也梁訓阿牟都知謂立的射弓之處笑箭竹也

就素尊于根國竄避之於對馬新羅等處也當時自有素尊族在彼域者故往而依之耳曰素尊者通稱宗黨尊者與大加羅稱崇神天皇御名曰任那同例鼠謂穴居賤民猶言土蜘蛛如景行天皇紀鼠石窟是也平田篤胤曰鳥獸能知火災避之其非人害姦者此不見骸可見屬幽與神通故也人亦或憂與神接爲其憂之通幽也凡物化爲人形則能言語神化爲物形則不能言語未知果然否抑追捕大石燒赤者爲其所燒遇割樹茹箭強入其中以打殺之入蛇蜂蜈蚣之室同穀以鯖擬之拾矢野中遇火至陷穴避之捫頭上蜈蚣合咋椋實赤土此是何等艱難自古未聞而乘大神寢臥負姬齎弓矢而去何其膽之大且壯也然據大神汝爲大國主神爲顯國魂玉神之說則知前日艱難莫非爲大國主神進脩之地併八十神凌辱亦所以成就其材德其猶石之磨玉乎火傷爲二神所作活此爲後來醫療之仁火中拾鳴鏑此爲後來平國之勇合咋椋實赤土此爲後來處變之智其爲慶于天下後世果何如也人之於艱難其可不備嘗哉少壯之劳、

老後之臭丈夫所耻須豎于大國主神自省焉大國主神怒八十神之暴而所以處之者不過不許其居青垣山而其違者追撥之而已未嘗致流放竄殛之慘焉忠之渥德之盛亦可想也

大國主神巡國到伊邪佐之小汀御食忽聞海上有人聲驚而求之都無所見少頃有一少男以鷦鷯羽爲衣乘天蘿藦船隨潮浮至大國主神取置掌中翫之則跳齧其頰大國主神以爲怪物問其名不答問從神皆不知多邇具久白曰久延彦必知之乃召久延彦問之久延彦者今稱山田之曾富騰其足雖不行而盡知天下之事者也久延彦曰是神皇產靈尊之子少彦名也因遣使白神皇產靈尊于天神皇產靈尊曰是實吾兒也吾所生兒凡一千五百座是兒最惡不順敎養自指間漏墜者也汝葦原醜男宜愛而養之結爲兄弟固造國土於是大國神主神與少彦名神一心戮力經營國土伊奘諸尊之廡奈子熊野加武呂命取五百津鉏授二神植葉及菰管固造浮漂之土因号日葦原國大國主神嘗痓而臥少彦名神以大分速見之湯自下樋浴之則須臾而蘇起曰暫寢

哉踏叱之跡至今存于湯中石上即伊豫國之溫泉是也於是二神相議始製藥湯泉術伊豆神湯亦居其一即箱根之元湯是也又製醫藥以療人民畜産之病定禁厭法以禳鳥獸昆蟲之災百姓聊頼少彦名神嘗始製酒故又曰久斯神因伊那佐在出雲郡羅摩俗稱乳草剖其莢可以爲船也多邇且久谷蟆也且字當作具具久由其聲而名之謂蟾蜍也曾富騰謂案山子少彦謂其短少古者往往對大曰少也自指間漏墜言其不可拘束也麻奈子神賀詞作日與名子猶言見子万葉作愛子親之之詞也加武呂神賀詞或作加夫呂伎即神祖也此謂素菅之璽也瘞中毒氣也大分速見即碩田國速見邑自下縋謂自地中通流也藥訓久須理久須奇異也理流活用是爲貼傳之義浴洒身也甕與瓮同畜訓氣母能飼物之省也是與獸異獸訓毛陀母能毛洋物也療病及畜産仁之至也犬猫有病自食草葉而吐之翡翠作巢巖間四周蛞蝓粘汁以防蛇入蜘蛛遇蜂刺齧芋棄小魚遇大魚傷入淡水江皆莫非神靈使然而是非二神所關也鳥獸昆蟲之多變異是其屬幽之

性爲然人以爲災故以咒術禱神也禁厭訓麻自那比麻自交也謂交此靈于彼體那比助辭古者醫人必兼禁厭非止我國爲然也內經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說苑曰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與而來者皆平復如故蓋皆自大國主少彦名傳之其所以稱曰巫醫巫而兼醫也百姓訓意富美多訶羅公御寶也久斯奇也而又與藥通

蘿摩船鷦鷯羽形容其極短少之狀不必拘也置諸掌中謂執其手而親之也跳齧其頰抑叱之如兒於母也皆自矮少上立言甚之也問案山子者其意與鹿卜無異彼本爲無心之物吾精誠純一以對之乃有獸契自得于言意之表者焉蓋上古自有其法而失傳也或曰是有神託宜也我邦古俗好問虛心故也虛心者莫如神神者無知而知者也故神習者必好問好問者不存固我唯善之與集衆智于一身是其所以爲大智也則知所聞學者不止讀書講義也神皇産靈爲

百神之父母、舉世知之、而久延彥以爲其子者、蓋人或疑少彥名短矮異常、非產靈之子、故斷定
其非超乎神人者也、一千五百座與伊奘諾尊日生之數符合、言生生之多也、非止一千五百也、
然此所謂產靈者、即天照大神輔佐之神、因其國中齊推以擬產靈、遂爲此說、非眞產靈也、自指
間漏遂言其敏捷不顧細謹、而終遠適外國也、據此曰葦原國、則知天神命諸尊曰葦原云云者、
蓋後人追書也、抑大國主神備嘗艱難、拓地撥亂、以經營國土、旁及衞生療病等法、莫不精究、以
爲天下後世之慮、是一身而兼三皇者也、其有大名持八千戈等諸般之号、亦不足怪也、
大國主少彥名二神巡視丹波時、火明命天降在其國、二神謂之曰、汝宜知此國、其地曰志樂、二神
相議把白黑鐵砂告天火明神曰、是吾靈也、汝宜祭之、雖遇浪激、國乃安矣、火明命從之、石自分左
右、至今不變、曰二石崎、今曰瀨崎、大國主神到此望地上、有光數夜、因鑿其地數仞、得白石、其地曰
出石、其石則今一宮御形是也、二神欲合諸島于一處、登笠松山、嚚聲号呼曰彼來彼來、則四嶼自

然來列、因呼曰彼來、今曰枯木、巡行播磨海畔、大國主神言曰、此國如張弓哉、因号之曰張濱、國後
曰播磨、二神行戲相謂曰、荷聖而行、與不放屎孰難易、大國主神曰、我則不放屎而行、少彥名曰、我
欲荷聖行數日、大國主神曰、吾不堪行、坐而放屎、少彥名笑曰、是大苦矣、擲聖于岡上、因呼其地曰
聖岡、放屎時小竹彈之、屎點衣、其地曰波自賀村、其聖與屎皆化爲石、長存云、巡行大和、鑿山通谷、
使其平易、因呼之曰山跡、後曰大和、巡行尾張、到登登川、往還足迹存焉、其地曰迹迹、後曰登登、大
國主神與少彥名及建御名方神、巡行信濃、到阿羅野、言曰、何阜木之多耶、因號其地曰品野、今
曰信濃、大國主神巡行日向、到那珂郡、言曰、此國之中央也、因呼之曰中郡、國志樂石崎出石枯木、
四節據丹波風土記、聖岡一節據播磨風土記、登登川一節據塵添壒囊抄、其餘據後風土記、
此段事實信疑未可知、姑存古傳而已、要之、二神造國之績、自有非尋常所企及者、從而神之不
足怪也、聖岡之說、由大國主神堅忍成性致之、世人傳之、所以訓兒童也、如山跡之說、而果有之、

則是奉天神之命也後風土記又稱伊賀國伊賀郡有玉瀧山山上有敢國社祭小彥名昔高產
靈命守此郡國神皆愛敬之因曰敢國高皇產靈命即神皇產盤符盞住伊賀生少彥名于此也」
大國主神謂少彥名命曰吾既造斯國土其謂之善成乎應曰或有成或有不成其言蓋有微妙之
旨焉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遂抵伯耆粟島緣粟莖秀離離乃彈粟莖緣之爲其所彈而適於
常世國矣因謂善成乎蓋少僞也有成謂大八洲不成謂外國也淡島在相見郡常世信守猶言底
依謂絕遠外國也與常世思衆神爲常夜之義常世重浪歸國爲常石不變之義不同
大國主神造國不謂之善成其實謂已有成功也少彥名謂有成有不成是使大國主神謙虛自
牧以成其未成者也小人舉人使人自負其有功勞倍其無過差以致失敗頤顯營諸酒食往病
可不畏哉所以爲有微妙之旨也耕於粟島是所謂功成名遂身退者豈與大國主之讓國乎然
其適常世國者其志猶存遠擧即追素尊之蹤先大國主神善謙以爲國中諸神之謀者也以爲

厭世遺遁者非矣夢粟之說亦由其短矮致之蓋閒關耕粗之間而忽失蹤跡也或曰爲粟幹所
彈絕數爲仙之謂也入常世國者不外乎入仙鄉彼乘瑞鸞發服鶴翮羽皆仙術也按文德天皇
紀齊衡三年十二月庚午朔戊戌常陸國上言鹿島郡大洗磯前有神新降初郡民有煮海爲鹽
者夜半望海光耀屬天明日有兩怪石見在水次高各尺許體於神造非人間石鹽翁私異之去
後一日亦有廿餘小石在向石左右似若侍坐彩色非常或形沙門唯無耳目時神憑人云我是
大奈母知少比古奈命也昔造此國訖去往東海今爲濟民更亦來歸此皆在古事記續錄後一
百四十五年亦奇矣據其曰大奈母智即知大國主神偕祈築宮之後從少彥名祠于常世國也
二神曰往來游者自反常陸而言其實自西游先經營之跡耕而止也姓氏錄有常世連燕國王
公孫淵之後云可見常世國者原指海外而言不必拘東西也平田篤胤曰支那古書有泰一小
于東海王南華小童君東華大神青童君方諸青童君青真小童君俯人皇氏之逆世界傳伏羲以

三才之道教神農以醫藥之術授黃帝老子以養神金丹之法漢武內傳女真上元夫人曰青真小童君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爲号木公傳靑童君治方諸山在東海中紫陽真人傳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君受金書秘字凡玄學言仙術鍼灸必稱扶桑大帝西王母小童君小童君蓋少彥名神也東周時有扁鵲爲名醫通稱由其黃帝以前有扁鵲其實謂少彥名神也扁謂羅摩形扁鵲當作爵若雀以其同音故借用耳史記有長桑君稱年老出桑子扁鵲長桑君即真扁鵲爲授方藥故現老翁形也

神代志第八

於是大國主神歎曰吾安得獨作此國誰與吾偕者忽有神光照海白衣裳持天矛蹈浪頭而至者曰非我安得作此國能治吾前者吾與作之大國主神問汝爲誰應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國主神曰唯然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也今欲何住耶應曰吾欲住大和之青垣東山也乃就其地營

宮室号曰御室山是大三輪大物主神也是爲大國主神之和魂其神之荒魂曰大國御魂神在狹井社於是大國主神與之戮力以廣矛爲杖以平國中惡神因号曰八千戈神嘗到手染鄉曰此丁寧所造也号其地曰丁寧即有正倉後曰多染又將造天御飯田之御倉行覓其地遇雨暴至曰何降雨之驟也其地曰玖潭又到一處曰此國不大不小河上樹木交加河下川柴繁茂何滋潭之盛也其地曰仁多又到一處曰田美矣真吾御田也其地曰三處囲豣訓奴與瓊通是神之璽符也前與座同治前猶言收我謂齋祠也治訓袁佐牟義出于箴長訓袁佐亦本治之義幸魂奇魂謂神之分靈合二者謂之和魂世有生靈憑人而不自知者如漢人所謂青女離魂是也荒魂亦有分其身而成功業者如大國御魂是也御室山一作三諸山即大和國城上郡三輪山孤峻拔樹木鬱葱一望與他山異廣矛蓋大物主神所持豣矛也以矛爲杖者蓋古行路者皆然也丁寧訓多志叉有多志陀志偖偖也正訓多陀志亦爲此省語久多美覯如降來玖潭在楯縫郡川柴謂芷及水楊等

物何其滋操之盛本作賀多志枳小國賀多賀邇知佐賀賀知耶及奴多三處與御地同訓手染
在島根郡三處在仁多郡
神光照海喩本心一覺靈智瑩徹蓋至誠憂國之餘遂致應物不昏有如天神祐之新降靈魂者
曰吾曰汝自問自答也幸魂奇魂就善處而說幸者慶也謂應物而無逆者也奇者靈也謂內省
而自覺者也幸魂外照乃有幸福道我奇魂內省有知識自謙神后紀載和魂服玉身守壽命荒
魂爲前驅伏新羅荒魂粗和魂精荒魂主氣和魂主神和魂即幸魂奇魂是己和魂中有幸奇是
心之動靜未嘗失其中正者也所以爲精故心之觸事發動而未省者荒魂也退而自省得失自
明者和魂也荒魂猶人之怒而戰是也和魂如自省而自修是也荒魂屬五官和魂屬心思是爲
同一魂而有二名二者相須成用非荒和判然爲二也大國主神至是始知万化生心皆由本體
流行吾心不留一物乃其所以主宰万物也俳詩人桃青有古池章即善憎間心者其詞云古池

耶蛙飛古武水乃音是喩心鑑虛明如池蛙無心而不留痕跡也乃以俚歌解之曰世乃中波障
子乃引手峰乃松蘿袋圖蕎乃聲蘿袋謂喚煙言万物變化無窮其感耳目者互爲之主而本躰
空明無有一物也古歌曰池乃面爾每夜月波通倍杼毋心毛留受影毛殘佐受大國主神用心
殆如此也營宮於御室山猶後世壽瑩也大國主神嘗朝天照大神于大和高市深賞此山不忘
諸懷故設壽瑩于此莫非報國之誠覩三輪社嘗無宮殿以山爲神體可以見壽瑩之實也或曰
三輪三玉也玉無端故曰輪幷幸魂奇魂與八坂瓊而言也果然則是以玉爲主使吾心象玉之
循環無端猶之無物之意也而猶以三言之者示本體之存于虛中也三輪明神歌曰三輪川爾
諧豆濟幾唐衣來登思布奈得奈登思波士是見江談抄上句或作三乃輪波淸久淨幾曾唐衣
或曰此近佛家無所來無所去故名如來之意然三輪者更自有其說當別論也源君美以大物
主爲別神輔佐大國主神者以大國御魂神爲御年神之子是亦自爲一說因其名求其義二神

事實當如前說也、

大地主神營田食田人牛肉時御年神子至其田唾而還告父御年神御年神怒放蝗苗葉忽枯大地主神使片巫肱巫占之則御年神爲祟也獻白猪白馬白鷄而謝之御年神曰是眞吾意也宜以麻柄作挊而挊之以其葉掃之天押草押之烏扇扇之仍不去則置牛宍於溝口以慈苡山椒吳桃葉及鹽列置其畔大國主神從之苗葉復茂年穀豐稔自是祭御年神常用白猪馬鷄云圍田人謂耕御田者御年神子蓋與父同巡田者也巫訓加牟那岐加牟神也那岐令和也片與肩通肩肱謂從神命如手足猶漢人所謂股肱臣也片巫謂鵐則蒿雀鵐字從巫取諸占與年魚作鮎據神后故事無異柿本人麻呂歌曰巫乃可也也小鳥爾物間牟我思八爾早晩逢邊幾片巫之謂也肱巫如後世筮輪及米占藤原俊賴歌曰佐良比須流室能八島能事請爾身乃果成牟程遠知加奈佐良比者掃除也室八嶋謂竈民間除夜掃竈以占來年吉凶也此近竈輪拾芥抄曰布那度佐閇夕食

乃神爾物間爾波道行人與占正爾爲與布那度佐閇給戸塞也夕食夕來經也或曰食與占同万葉有夕衢占問波恐波牟誤蓋持黄楊櫛向衢路作堺散米三誦此歌三鳴櫛歯以待人來入堺內聞其言以推吉凶也是近米占信濃國諏訪神社例以正月十五日設筵于神前用釜炊小豆投其管可五六寸者之醎宜在傍以箸出管見米粒入其中以察豐凶是謂筒粥神事云是亦米占之類也挊懸紘等之具也押草支參也烏扇射干也置肉溝口蓋集蟲于此而流之也捜謂堅捜猪馬雞皆用白者蓋神明好白也凡鳥獸入幽界者皆化爲白色云據此則神代必有肉食但皇大神宮爲嚴禁不許肉食者入廟殆必有以也、

告御年神是咒詛也御年神有言是恐嚇也御年神惡田人食牛肉蓋謂牛者代人耕田非田人所宜食且恐長殺伐之風也而其下又曰置牛肉于溝口爲牛死者既多也驅蟲法頗有妙理然亦待人而行可見神也者固不可慢而亦不可恃神自怠也樹爲仲歌曰祈理都都神乃惠爾任

世事曾、苗代水衣、伊都毛綿世志、加茂眞淵曰多布多須也、天皇命哉、神奈備良神實祭眞須今
日能齋眞信哉言也、大國主神祭御年神、其意亦如此也、諸詞祭祀、供給鬼神、出於人情自然、必
有致焉之實、然非知神之聰明正直不歆食洞、則亦無益矣、蓋神之與人相須而存、不待道外有
神、獨立五行、神之變化靈妙、乃道之變化靈妙也、道者神之所以爲神、故古人謂遂于道者曰通
神、神之本體無窮、而道亦無窮、故禱祀祭祀、一心虔誠、以事之、毋論賢愚、必從此規、是人之所以
爲人也、

大國主神時、有天日槍自韓國抵播磨宇頭川、請宿于大國主神、曰、汝爲國主、吾欲因汝得所宿之
地、大國主神令居海中、天日槍乃以劍攪海中而宿焉、大國主神畏之、巡據其地、餐于丘上、飯自口
落、因呼其地曰粒丘、丘上小石皆似飯粒、以杖刺地、塞泉涌出、天日槍宿川音村、謂水塞甚高、其地
曰川音村、大國主神與天日槍爭地、致其形如曲焉、其地曰奪谷、時附爲斷于河邊、其地曰伊奈加

川、天日槍先得一處、據之、大國主神後至、大異之、曰、不圖彼先至也、其地曰波加村、大國主神軍與
天日槍戰、脊集春米、其粳聚成丘、其地曰粳岡、時天日槍軍八千、屯野、其地曰八千軍、因此一段、據
播磨風土記、宇頭川、粒丘並在揖保郡、川音村、奪谷、伊奈加川、波加村並在宍禾郡、粳岡、八千軍並
在神前郡、飯自口落、謂狼狽之甚、以杖刺地塞泉涌出、由神定也、波加即圖之省語也、
天日槍之說、播磨土人口碑所傳如此、則其實自有不可掩者、而書紀則載在垂仁初、似失實意
者、天日槍在上古時、爲飯化人、尤有功名者、母乃少昊氏之族、乎平田篤胤神字日文傳、有尾崎
氏所傳古文、其字類雲書、曰[illegible]
[illegible]據清人沈文熒釋曰、和靈縣斥部啓開爽
宿孔難殿、仇尿殿、金幾號塞楚鬘成族、壘所巷、畫口倭九國、無越里闢旅、望四幾台、司辰星、奧承
當頭、批疑在少昊之世、當時雲書之體、漸變而未盡改、少昊妻羲和氏生十子、皆以日名之、分王

其土故有白日暢日遠日奇日遠日日向諸國山海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是也其後巴蛇作亂於楚其餘黨或逃至此故曰楚蠻成族詩殷屎呻吟也幾同讀雷頹雷伯少昊也倭即和字轉音蓋倭國之稱已見於此更有十字曰[illegible]此自一至十取象列宿蓋羲和本天官也按少昊都曲阜其地東距海不過百許里其一帆過新羅達筑紫亦不甚難則亦未可謂斷無其族至此者也天日槍之來安知非因少彥名諸神訪少昊於曲阜而倣其所爲者歟山海經亦稱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蓋自彼而育殆爲無稽之談而又稱少昊羲和之國皆在東海之中似少昊羲和並出于皇國者彼此關係之至大可知也藤原兼良日本記纂疏舊說邦人入漢漢人問國名答曰謂吾國耶漢人不曉其意即取吾字之訓命之曰倭此說果信則其所謂入漢者必在夏后氏以前也東漢王充論衡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又曰暢草獻於倭珍物羞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是知三代之間常有使人往來也又有

齋部氏所傳文曰[illegible][illegible]沈氏釋曰吾册立羲叔邦邦于貢豈日甘羲叙盤具旅家再並又貢万世即爾主兆斧鉞刀及戚盾戈甲羲叔自堯時官於暘谷至夏大康無道其裔者自立爲國故仲康征之此文即當時告國人之辭先儒謂羲和黨於羿疑此文即羿所爲貫甘豈日皆地名豈日今之豊前甘即大戰于甘之甘是亦一考矣又有出雲國大社邊宥島大巖壁刻文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沈氏釋曰羲和叔伐阜邱胄五介四弁頒偉勒赤弗玄組葱衡四戟矛九弓矢百糸六鞶帶佩鞸冕旒斿節纓大明賜宥勿而恭受夙夜罔勉此文當在陶唐氏之世阜邱未詳何地蓋命羲和征伐有功而賜之出雲大社所傳更有六字曰[illegible]沈氏釋曰韭且井且角壺此似司天掌壺漏事并疑羲之訛羲與犧古字通用清人考證古字的確精當殆非前代所

及如沈氏所說殆非杜撰也堯典乃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注湯當作暘即今之日本也筑紫人自古屢通西土其地邊界有暘谷亦未可知焉魏志稱夏后小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等此說以我爲出于夏后氏之裔以亟俗證之蓋誤認毛民者也山海經海外東經有毛民之國出于禹後是或然也平田篤胤以爲羲和居姬島是臆度之言耳然亦不爲全無據也出雲所刻之文尤屬可疑豈天日槍與大國主神息兵納降之後屢朝出雲因刻諸石以垂不朽者乎不然所謂大國主者謂大國主之子孫非眞大國主神也大國主爲主領大國之号而大己貴神有大功故專得此号口碑相傳率皈之大己貴神或恐大己貴神既讓國于天孫而天孫西下之後氣運轉乎西南久附包荒故其子孫據有播磨諸國依然不變也日文傳載筑後國生葉郡石室中石刻二十六字曰[illegible]

[illegible]沈氏釋曰日星月辰天地人水火土金水臣民混沌合日月陰日月凶皇分日此篆甚奇殆尊盧氏之書也日文傳又稱壹岐島石室廣可方三十間高七間上生檜柏其中有刻字土人以爲鬼書沈氏以爲三皇大文遺迹據此則玄家所謂三皇出于暘谷六皇登出榑桑伏羲生于東海稱東王父者未必盡爲荒唐不經之談也太古事蹟皈于泯滅者何限而天日槍之非異種則亦不容疑矣

大國主神屢幸須勢理毘賣宮宮門前有磐石其質甚滑乃言曰石與滑達哉因号其地曰滑狹與神魂尊子與玉着玉之邑日女婚朝而行其地曰朝山欲娶秦爰鳴尊女八野若日女就其所居造室其地曰八野八上比賣嘗與婚媾故又率之而來然畏須世理姬心不自安挾兒於樹椏而去因号其子曰木股神一稱御井神此座摩御巫所齋也又欲娶高志沼河比賣親到其家遂與之婚生子建御名方神須勢理毘賣妬甚大國主神窮窘不知所爲將上大和治裝臨發手攀鞍足踏鐙而

歌曰奴波多麻能久路伎美祁斯遠麻都夫佐爾登理與曾比於岐都登理牟那美流登伎波多
多藝母許禮波布佐波受幣都那美曾邇奴岐宇弖蘇邇杼理能阿遠伎美祁斯遠麻都夫佐邇登
理與曾比淤伎都登理能牟那美流登伎波多多藝母許布佐波受幣都那美曾邇奴棄宇弖夜
麻賀多爾麻岐斯阿加泥都伎曾米紀賀斯流邇斯米許呂母遠麻都夫佐邇登理與曾比淤岐都
登理牟那美流登岐波多多藝母許斯與呂志伊刀古夜能伊毛能美許等牟良登理能和賀牟禮
伊那波比氣登理能和賀比氣伊那婆那迦士登波伊布登母夜麻登能比登母須須岐宇那加
夫斯那賀那加佐麻久阿佐阿米能佐疑理邇多多牟叙和加久佐能都麻能美許登許登能加多
理碁登母許袁婆須勢理姬乃執大杯獻之且和之曰夜知富許能加美能美許登夜阿賀淤富久
邇奴斯許曾波遠邇伊麻世婆宇知微流斯麻能佐岐邪岐加岐微流伊蘇能佐岐淤知受和加久
佐能都麻母多勢良米阿波母與賣邇斯阿禮婆那遠岐弖遠波那志那遠岐弖都麻波那斯此謂

神語於是交觴相歡如初不果行居杵築宮生子健御名方及若布津主二神大國主神又娶胸形
奧津島宮多紀理毘賣生味耜高彥根神及下照姬娶邊津宮高津比賣生積羽八重事代主神及
高照姬又娶八島牟遲能神女鳥耳神生鳥鳴海神囲滑狹朝山八野並在神門郡須勢理姬不住
宇迦宮蓋上代諸神各住別房也御井神自其鑿井有功而言也座摩猶言井後是本爲攝津國西
成郡地名此祭始于仁德天皇云沼河比賣按出雲風土記爲意支都久辰爲命子俾都久辰爲命
之子蓋亦名族也越後頸城郡有奴奈川神社又有沼川鄉奴波多麻謂烏扇之實烏扇即射干其
實如黑玉以冠下語也或曰霏經間也多是發語久路伎美祁斯黑御衣也斯爲也麻都夫佐眞具
也登理與曾比取裝也淤岐都登理與津鳥也牟那美流登伎見胸之時也謂自撿其形如翠鳥見
胸也波多多藝揚袖而見也波多謂袖之端多藝揚也許禮波布佐波受此者不宜也幣都那美邊
浪也曾邇奴岐宇弖謂遠脫棄也曾極也或曰磯也蘇邇杼理翠鳥也阿遠伎美祁斯青御衣也許

母布佐波受是亦不宜也夜麻賀多山縣也麻岐求也阿加泥都佐須茜根也曾米紀賀斯流染木之汁也斯米許呂母染衣也許斯與呂志是宜也言宜求妻也斯是助語伊刀古夜夢子族也親之之辭伊毛能美許等妹命也牟良登理登鳥也比從家眷而盡行也和賀牟禮伊那吾登往也比氣登理所引鳥也謂一鳥飛而衆鳥從也和賀比氣伊那吾被引而往也那迦士不泣也伊布登母雖言也夜麻登山處也比登母登須須岐一本薄也宇那加夫斯項傾也那賀那加佐麻久汝將泣也麻久是將之活阿佐阿米淺雨也或曰朝雨也佐疑理遐如與霧也多多牟將起也和加久佐弱草也都麻能美許登妻命也許登能加多理登登事之談辭也許遠婆是者之意夜知富許八千戈也加美能美許登神命也阿賀淤富久邇奴斯吾大國主也遠邇伊麻世世謂身爲男也遠男也伊麻世在也宇知微流打見也斯麻能佐岐邪岐島之岬也加岐微流搔見也伊蘇能佐岐淤知受至磯之端亦不遺也都麻母多勢夏米將有妻也阿波吾者也母與歎辭又呼聲夏邇斯阿禮謂身

爲女也賣女也阿禮在也那遠岐弖除汝也遠波那志無夫也此謂神語言上代以來歎辭所傳不必神之自製也邊津宮高津比賣命即神屋楯姬出雲風土記有高彥根神而無事代主神蓋一神而異稱者歟高照姬與下照姬亦恐一神也

大國主神多妻多子在神代稱最大福神如其多娶美女亦由備嘗艱難經營國土人心翕然皈嚮而致之絕無刧迫之事如此歌所陳極能言人情所以致須勢理姬誠悟長保無事世當草昧務在生息未可譏其多娶之失然赫赫大國主神而猶有須勢理姬之懼可見多娶之非人情也僧寂然歌曰佐良努多留重碇上能佐與古呂毛我賀妻奈良努妻奈重稱借其言不可易已須勢理姬歌言男須有多妻女不得有二夫固爲千古婦人之大訓蓋男子固不得到處有妻而婦人則專任繼嗣之重或有私姦之行其心不容欺詒而四五十歲已上業已不得乳育與男子全異其撰故不得有二夫之義爲婦人第一節操不妨其稍有嫉妬之心亦未可見男子不度而

安易其探也須勢理姫言之大國主神安得不自省乎無名氏歌曰風吹奧津白浪立田山夜半爾也君賀獨踰由耳牟　或曰此係在原業平妻所作諷良人蓋妾別處乘夜往來也言良人勞苦而不自怨咨尤爲可賞若夫婦處常則亦自有其道焉柿本人麻呂歌曰石見能也高野能山能木能間與利我賀振袖遠妹見都良牟加　朝倉音人曰我賀妹賀志努比介勢與登都計志紐絲爾奈留登毛我波登加士登與爲夫子者當如此也無名氏歌曰君遊舍呂阿多志心遊我賀毛多婆末能松山浪毛踰惠那牟　又曰黑髮能白髮末傳登結比志志心一遊今解米也毛爲婦人者當如此也

若布都主命嘗爲天御領田之長而供奉焉其鄉曰美談味耜高彥根神比鬚髯八握不言晝夜泣哭因造高屋構之設高梯登降奉養呼其處曰高岸其母以船載之巡八十島以慰喩之哭如故大神愛之自告天神而殺夢辞通覺而問之則曰御津問其何處則直至石川度坂上曰此處是也因

汲其津之水沐浴焉其地曰三津有正倉焉國造至朝奏神吉事則汲其水而用之自是妊婦不食彼村之稻食則生子不言也味耜高彥根神之后天御梶日女命生多伎都比古命鹽冶毘古命鹽冶毘古之子曰燒大刀火守大穗日子命事代主神嘗爲八尋熊鰐婚溝咋比賣生子天八現津彥命溝咋比賣一稱玉櫛比賣產與日神之子天神玉命之子三島溝咋耳命之女也三島鴨社是爲事代主神亦在伊豆三島社三島社其后曰伊古奈比賣命本后曰阿波咩命阿波咩命一稱阿波波神一稱天津羽羽神天石帆別命即天石戶別命之女也生五神並在伊豆國其中一神曰物忌奈命圖美談在出雲郡高岸在神門郡三津在仁多郡美談是御田長之義鹽所以享天照大神也八十島猶言島之八十島言其多也告天神而殺請夢告也其津謂石川鹽治即止屋本是地名以地名爲神号也燒大刀爲火之發語大穗亦自火而言熊鰐言其猛也天神玉命即太玉命三島在津國溝咋名義未詳島下郡有溝杭莊三島鴨社在嶋上郡三島江村其曰鴨者做大和也伊

豆三島神社、葢遷祭津國神社也、伊古奈比咩、葢溝咋比賣、而阿波咩命、即御梶日女命、生多伎都
比古命者也、石帆別爲嚴別之義、
天御領田、不止祭享、乃所以調貢供御饌也、余家在阿波國忌部郷、其地曰三谷、在友内山麓、枕
吉野川多沃壤、世乃美談之、轉乎造高屋設高椅者、葢神代之俗好住高處也、燒大刀、謂其鋭利、
此神葢有功於鍛冶也、按播磨風土記載、香山發歡火與耳梨山爭、出雲國阿菩大神聞三山相
闘欲諫而止之、行到播磨國、聞闘止、覆其所乘之船而留焉、曰神阜、阜形似覆、平田篤胤曰、阿菩
大神、葢大穗日子命也、其說似是、事代主神爲鰐者、自其乘船從來犯險、皆大鰐、遂爲此說也、
阿波咩命、即日鷲神之姊妹、出于阿波者也、阿波國忌部郷、以偲名地者甚多、此神恐出于此也、
伊古奈比賣、爲大玉命孫、則亦出于同祖者也、阿波多事代主神祠、豈其讓國之後、就妻于阿波
者邪、伊豆三島、祔祭事代主神、而阿波咩命祀在神津嶋、豈與溝咋比賣、同從事代主神、徙住其

地、而不欲與之同居、故退居島中者邪、後來天富命、率阿波忌部、徙于安房、葢亦追阿波咩命之
遺蹤也、
大國主神子、一百八十一神、而其十五神最顯、葢嘗遷於衆神、分遣四方、以治其國、云自鳥鳴海神、
經國忍富神、速甕之多氣佐波夜遲奴美神、甕主日子神、多比理岐志麻流美神、美呂浪神、布忍富
鳥鳴海神、天日腹大科度美神、至遠津山岬多良斯神、凡八世、通上八島篠神、曰十七世神、
筑紫與羽等、祭事代主味耜高彥根諸神者甚多、可以徵其分遣四方之實、意者毛人蝦夷之族、
皆出于十五神、蘂廡者也、山海經以毛民爲出于禹、禹爻縣爲其伯、恐十五神之裔、縱略四方、抵
赤縣者也、遠津山岬多良斯神、其歿葢在神代、出雲有斯十七世神、而皇神之統、不過四五傳、殆
無此理、或有以鳥鳴海以下諸神、爲出古代杜撰者、然天統相紹、不能無世裏御名之疑、而出雲
諸神宗族之盛、未可謂無此事也、平田篤胤嘗證大國主神時開化、引扶桑略記曰、天智天皇七

年、近江國志賀郡建崇福寺掘地得寶鐸一口高五尺五寸、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大倭國宇太郡波坂鄕人大初位上村東人得銅鐸於長岡野地獻之高三尺口徑一尺、音協律呂嵯峨淸和兩朝、亦有獲銅鐸之事及寬政中亦獲之于播磨及參河皆高可三尺餘其他諸處所出極多率皆數千歲之物、而非八代所有亦非殷周以後之製則其出于大國主神之時也不容疑矣蓋天神造鏡用鐵磨之其曲玉亦用美石磨之而大國主神時則其鏡和白銅鑄八花形等貼水銀使生光其曲玉亦似多用煉玉者銀銅皆出于外國而國人用之殆由素盞嗚尊之教也其說似不可易者豈非天孫風化將于西而大國主神餘澤存乎東北尙能保數百千年乎銅鐸即鐵鐸天目一箇神所作用諸奏樂或曰鈴之一種其製縱長蓋古者、毋天神國神皆用之也是固不容疑矣、出雲風土記載有大國主大神所追猪犬之大石像、有積財之鄕、有造宮材之山有稻稻及御屋桁冠之山、夫猪犬而石刻之則其他可知也紀記言冠唯有諸尊與大國主神而神代以後無

復、開焉、如文運中止者、魏晉人評我爲露頂殆亦傳其實也魏志倭人傳男女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婦人被髮屈紒結髮曰紒招頭謂結束頭髮也被髮屈紒言或被髮或屈紒也顧大國主神文物之盛稍涉奢麗、未若天孫淸淨恭儉之治千載仰韓、泯于無形、天孫能御大化遏姦以待之不敢夸天功先時運以强其民是其所以神祖勃興能復舊物而天統綿綿万世無變非德之衰也、大凡人情愛美好勝往往過度故其衣食什器家居之屬常與實力背馳而其過度愈甚則其害實力亦愈甚且物之美醜因相形而生美進則醜亦從之而進無所底止我必爲物所移是之謂奢侈自古敗家滅國者莫非此術天下有一二製奇器事淫巧者未必爲万人必需而吾先用之使世爭競以倣之是從一己之欲而遺天下之患者也必致國財消耗民生凋獘其罪大矣、至于肆己所欲浚民膏血以製巨像鑄奇器者則是天下之蠹不免乎戮辱者也奢侈之風雖在上下等威極嚴之國猶虞其易僭越況於 法度未明民志未定乎故古之善爲政者必致愼于

此、雖一微物不敢浪費、以爲天下後世慮也、世人說古之文延歷衰者、動輙徵諸寶玉奇器、是執一偏智巧之跡、爲全體道德之實、譬猶賞花之美而遺根之枯也、孰知人間眞味存于土窟醜陋之中、惡魔毒氣行于金屋畜嬌之間哉、以此言之、大國主神事業、猶有可議也、若夫道德最盛者如祖宗列聖不言之化、是爲人間至文、而人嫌其不文、是不知文者也、文爲道之發、其有異同、氣運使然、固非人力所及、古有古之文、今有今之文、在上古不爲少、在今日不爲多、質直而好義、雖襤縷百結不謂之不文、爲心獸行、雖錦衣玉食、猶謂之蠻部、道固無窮、而文亦無窮、出于天、行乎人、不可強爲、故君子視時察勢、審計我力之所及、不敢餘于奢侈、澹靜以居正直之行、變化如神、中道而立、是祖宗之家法、傳万世而不可易者也、

祖志卷之四畢

粟志卷之五

神代志第九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素盞鳴尊所生、天照大神取以為嗣、常鍾愛焉、懷抱扶掖、故又曰腋子、大神嘗曰、此豐葦原千秋長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吾兒天忍穗耳尊可知之地也、天忍穗耳尊奉命天降、立于天浮橋、臨睨曰、彼土未平矣、喧擾甚矣、不須也、頗傾也、凶目之國歟、更還具陳其不降之故、於是高皇產靈尊召集八百萬神于天安河上、問思兼神、以天照大神之詔曰、此葦原中國者、吾兒可知之國也、然而暴神成羣、磐根木株猶能言語、夜如火瓮、晝如蒼蠅、今遣何神平之、思兼神及八百万神僉曰、天穗日命哉、是神之傑也、乃遣天穗日命、媚附大國主神、比及三年、尚不復奏、乃遣其子大脊飯三熊之大人、亦順其父、遂不報聞、【注】不須者否也、頗傾為頭振之義、言其國未成而有不平之處也、凶目謂指刺目瞼而反之、即醜目反之謂也、磐根謂巖根、為助語、木株杌也、磐根木立、猶言青人草也、大脊謂其形長大、是即武夷鳥命、一稱武日照命、嘗在出雲國飯石郡熊野為宗姓、故曰飯三熊之大人、古嘗謂熊野曰三熊野、紀伊國稱三熊野、擬出雲地也、

天忍穗耳尊與天照大神同御高天原、其宮址陵墓未詳、蓋其經營四方、遷徙無常、有如漢人所謂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者、而遷居草昧、民心純一、視大神淵默御宇、動止不測、與日月在天無異、後人尊信之至、遂為在天上發政出令、而終不得知其所在也、然其精神滿天下、無所不在、万世崇奉不能忘者、由此職乎大虛至明占位天日、與造化三神合一無間、不得不謂之在高天原、而其蹤之不可掩者、固不啻一丘一山而存也、今日諸國地名神社、以日高見及高天原等稱者、不一而足、阿波美馬郡有天石窟及神明山、大和葛上郡有高天村、宇智郡有高天岸野神社、津國島下郡有天照御魂神社、河內高安郡有天照大神高座神社、筑後三井郡有伊勢天照御祖神

社、而和泉日根郡有日根神社、其緣起稱昔有神凰降于大鳥郡、天照大神所化也、是安知非大神御宇之地乎、如大和天高市神社、蓋亦不外乎大神托跡之地也、山城宇治郡木幡神社、祭天忍穗耳尊有三座、二座在木幡村、一座在大和田村、土佐幽前、並有天忍穗耳神社、相模箱根山神社、亦祭此神、云祭之必有其故、非如漢人祭是不與我不相關也、神樂歌稱神座曰意久都伎、而書紀萬葉集並稱墓曰意久都伎、宮爲神殿之稱、而万葉集稱墓曰宮、可以見其無甚差別也、既有神祠、安得無陵、阿波忌部郷稱御魂所者數處、率係曰諡神尊墳、而更稱神明者二處、一在宮內邑前既背隈之矣、其一在吉良邑、今稱伊勢神明、是亦安知非大神遺蹟所在乎、神代諸陵之湮沒、雖出雲諸神、且然、讀國典者安得皈之于高天原與豫母津國、而漫然不省乎哉、然本居平田諸子以諸神爲有生而無死者、果然、則其無陵墓亦宜矣、抱朴子曰、物之老者多知、率皆潛藏、故人少見之耳、千歲之鳥、万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也、顧者諸神之於天地間最上至尊無物、

可比、然其理或有類此者乎、人之能得信大神爲日神者、出於敬祖崇神之誠、一致幽明不二生死、其說者固陋、亦似虛誕、而其中自寓無限正大之理、周遍通達、的確精當、非深達神明之德、万物之性者、未易言已、是亦不可不知也、此所謂高皇産靈者、蓋與三神在高天原者不同、蓋當時自有別神代大神爲政、功業赫著、猶産靈於天中主、故天下尊之曰産靈、經數世襲其号也、皆非記以高皇産靈尊列獨化天神第六之位、與伊奘諾尊配、亦名高魂尊、亦名高木神、生天思兼命、天太玉命、天忍日命、天神立命、次神皇産靈尊、亦云神魂尊、生天御食持命、天道根命、天神玉命生魂命、次津速魂尊生市千魂命、與登魂命、天兒屋命、武乳遺命、次振魂尊生前玉命、天忍立命、次萬魂尊生天剛川命、是可以見高皇産靈之與神皇産靈、諸神各異、配偶自爲一神、而其多異稱者、由其功德大盛、雖曰獨化、非隱身之神也、或曰、此月讀尊也、然月神與素尊、其跡相類、人多疑其爲一神、殆非無謂、則未可指定之、以爲産靈也、據天照大神降三神女于筑紫、使其守護天

孫則知天孫知中國之事既定于大神與素尊誓約易子之時故產靈尊奉詔而行之也大和十市郡添上郡並有高御魂神社山城亦有之出雲多神魂神社亦有神魂御子神社而姓氏錄列二神裔可見二神常住大和等處輔佐大政也大國主神爲素尊六世孫而大神詔之使讓其國耳以穗日命爲之祭主亦屬可疑據出雲國造神賀詞有使經津主神副天夷鳥神之說曾無穗日命媚附大國主神之文近得其實蓋天孫降臨之初穗日命奉特旨使出雲諸國故併其子孫出使者一般之穗日命也

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思兼神諸神僉曰天津國玉神之子天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乃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天羽羽矢遣之天稚彥至娶大國主神之女下照姬因以其國留住至八年遂不復命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議之諸神及思金神共薦雉名鳴女乃遣名鳴雄雉雉飛降見粟田豆田留而不還因復遣名鳴雌雉令伺之此蓋所謂雉頓使之緣也雌雉飛降止於天稚彥門前

湯津杜樹之杪而呼焉委曲如天神詔天探女聞之告天稚彥曰鳥鳴甚惡宜射殺之天稚彥乃手高皇產靈尊所賜天之波士弓天加久矢射之矢洞其胸而達天照大神高皇產靈尊之座前高皇產靈尊取而視之則血染其羽高皇產靈尊曰是鏑昔授天稚彥者也今何爲而來豈與國神戰乎徧示諸神呪曰天稚彥果射惡神者必當無恙苟懷不良者殃于此矢取矢還投會天稚新嘗寢朝床矢中其胸即死是諺所謂反矢可畏之緣也國國玉蓋出造國之功得此名也天稚彥不曰神若命貶之也然後世指天降之人曰阿米和加美古者蓋起于此也鹿兒弓謂射鹿之弓是通大小而言不必限鹿兒也羽羽矢爲羽張矢之省語謂羽之廣大猶訓布帛之幅曰波婆即爲波多婆理之省也留住謂在女許不必常住其家也無名雉人名自其名曰雉遂有飛降之說天書以爲天之後國神爲人淸潔少好五彩有靈常侍左右歌鳴遊舞奉使無功名故曰無名雉或曰微賤無名者未知孰是頓訓比多頻也雄雉不還故復遣雌雉故曰頓或曰頓借字謂單獨無從者也杜樹一作楓

樹。或曰、是桂樹也。俗曰多夫者、即桂屬也。杜訓毛利。謂神社。又訓佐加木。即榮樹。神社尤多此樹。故用此字耳。掞女、取其掞他人心之義。是益天稚彥侍妾自天降者也。攝津風土記、難波高津者天稚彥從神天掞女、天磐船所泊之處。可以見矣。此段高皇產靈尊、古事記作高木神。且曰高木神者、高御產巢日神之別名。木爲具比之省語。具比與具美、具牟通、謂凡物之萌芽。即與產靈同。如角樴曰角凝魂命、活樴曰生產日神、皆是。波士、木名。即今之黃櫨也。波士弓、加久矢、與鹿兒矢、羽羽矢、體用互言、非別物也。咒、訓登許。比爲利詔之縮。疵、古事記作瘀賀。瘀賀者、枉也。吉者曰直、凶惡曰枉。故疵之與禍、皆謂之瘀賀也。胡床、借字。是爲揚座之義。胸、古事記作高胸坂。謂仰臥之狀高如坂也。擇使者、使八万神僉議。蓋重其任也。覬人之艱、雖神靈、病諸。可不愼與。矢達座前者、謂彥罪惡貫盈、其氣動天。蓋不忠之質、由矢著闕。故曰矢達也。豈與國神戰乎。蓋不疑彥之不忠、即是與人爲善者也。取矢還投、謂矢之自墜也。由神明主持、故有此說。非天神弑之也。是爲人自速禍、漢人

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雖天地鬼神、亦無如之何。故以反矢可畏評之也。蓋當時無名雉之黨、有惡彥不忠、伺其寢臥、陰射殺之者。而掞之不得其主。世人以爲天罰。所以噉禍于高皇產靈尊也。據一書、則無名雉爲天稚彥所射、中其矢、而上報也。近得其實。天稚彥天掞女二人之姦兇、而出于高天原。且大神與產靈神、待其復命殊可疑也。古之言昇天者、稱其精明純粹、能乘正氣、理固當然。況於此時天地相去甚遠乎。若謂天稚彥而能往來乎、雖吾人亦可能也。是知大神御高天原者、非天日也。然其德體乎至明、與天日合一。無尚則又無論矣。

下照姬見之哭泣悲哀。其聲與風響達天。天稚彥之父天津國玉神及其妻子聞之、知天稚彥定死、遣疾風神舉尸致天。造喪屋而殯。以河鴈爲持傾頭者、爲持帚。鷄爲尸者、鷦爲造綿、聚鳥爲御食人、雀爲舂女、鳥爲宍人、雉爲哭女。其他皆用衆鳥任之。啼哭歌舞爲樂、八日八夜。先是、味耜高彥根神、與天稚彥友善、至是昇天弔之。其神容貌與天稚彥克肖。天稚彥之父母親屬及其妻子、攀持衣帶、

大喜且慟曰、吾子不死矣、吾君猶在矣、味耜高彦根神大怒曰、爲愛友故來吊、何比吾於穢死人歟、拔其所帶十掬劔、乱所喪次舉趾踢散、忿然飛騰而去、其喪次則墮而爲山、今美濃國藍見川上之喪山是也、其劔曰大葉苅、一名神度、图疾風訓波夜知、與速飄同、出雲有波夜都武自神社、毋訓母、爲麻賀許登之省語、麻賀切爲麻、許登切則爲母、凡凶事皆曰母、万葉集有母那久、猶言無恙也、造喪屋者、太古之俗、雖凡人皆然也、河鴈謂皃鴈等類、鵄小鳥也、色青翠而食魚、俗呼曰川世美、即翠鳥也、持傾頭訓伎佐理母智、爲笥飯背垂持之省語、謂負死者食傾頭俯而行者也、尸者口訣謂者、死者衣以謂人來吊者、未知是非、綿造盜製之以塡棺中空處也、御食人掌供死者饌也、舂女謂精米爲糈所以享神也、宍人庖丁之類也、將爲持帚取其毛毬如帚、雀爲舂米取其躍而不步、如舂雉爲哭女取其善鳴、鷄爲造綿取其嘴尖能解綿、翠鳥爲御食人取其能捕魚、鳥爲宍人取其食死獸肉、鵄即翠鳥、而我國古未有尸者、則是必有訛也、古事記則無復尸者之說、似可從、歌樂

新志卷之五

九

冀其再還人間也、不外乎招魂、所以見味耜高彦根神攀持衣帶也、藍見山未詳、或曰在厚見郡喪山、即今俗都山、大葉苅神度、皆美稱、葉與又通、度與利通、上旣曰大怒、而下又曰忿然、見其不告名而去也、

避疾風者、發飛使也、致天者、皈葬皇都也、其地蓋在美濃、係天神直隷者也、以衆鳥任事者、言不以人類待之、蓋天神罰之也、鵄盜翠鳥、屬其形相似、然本自別種、非一鳥也、天稚彦喪儀有持傾頭以下諸人、各供使令、如此、況於諸神乎、神代儀文之修可想也、上曰致天、故有墮而爲山之說、非其實也、天稚彦爲叛臣之魁、其罪不容於誅、而味耜高彦根未知其情、且爲妹夫、故與之交親、亦未害乎義、則爲愛友來吊、一語可以爲朋友相接之訓也、怨其父母妻子所爲而去、豈避嫌而然乎、所謂妻者、蓋指衆妾而言、非下照姫也、古之能言朋友之交者、無名氏歌曰、思布登知麻比勢留世波、唐錦多多麻久惜幾毛能爾曾阿利計留、藤原兼輔曰、新志幾年能始能嬉佐波舊

十

祖志卷之五

裳人登知逢留奈利計利、大伴池主曰、櫻花今曾盛登人波言登我波佐布志毛君登志在禰波、源光國曰、白雪能降志昔能友奈良傳誰加訪麻志宮前能里、藤原通俊曰、佐志能保留朝日爾君遠思比川乎傾久月爾吾遠忘留奈、參河內侍曰、今曾知留心都久志波君賀爲米惜武餘能名爾古曾阿利計留、僧契沖曰、別禮來弖友遠思逢波奈禮奈禮弖親志幾程波疎幾奈利計利、源信明歌曰、阿多良與能月登花登遠同久波阿波禮知良禮武人爾見勢婆也、紀友則返歌曰、君奈良傳誰爾加見勢牟梅能花色乎毛香乎毛知留人曾知留、此皆言朋友之情懇到誠切、使人自然興感不已、信朋友之龜鑑也、

當味栢高彥根神之飛騰而去也、光儀華艶映于二丘二谷之間、下照姬欲傳其名、作歌頌之曰、阿米那流夜淤登多那婆多能宇奈賀世流多麻能美須麻流美須麻流邇阿那陀麻波夜美多邇布多和多良須阿治志貴多迦比古泥能迦微曾也、又歌曰、阿麻佐加流比那都賣能伊和多邇須勢杼伊志加波加多布知加多布知邇阿彌波理和多斯米呂余斯邇余斯余理許禰伊斯加波加多布知、此二首者後世謂之夷曲也、阿米那流在天也、夜是呼聲、淤登多那婆多弟棚機也、弟謂季子、是父母所愛、故活用之以爲美女等稱、此將言玉、故冠之也、宇奈賀世流謂頸之所嬰也、多麻能美須麻流玉之御統也、統謂貫數玉于一緒也、阿那陀麻穴玉也、穿穴貫緒也、或曰、阿奈謂咩之甚切、波夜歎美辭、或曰、光映也、夜與延通、言光映如穴玉也、美多邇布多和多良須二谷也、良須與流同、自此以上謂目前所見、至此語絕會也、指示辭、歌意言、彼容儀如在天織女所嬰之玉、而映二谷者、味栢高彥根神也、阿麻佐加流遠於天也、是爲冠辭、比那都賣夷津女也、伊和多羅須勢杼、伊爲發語、伊志加波加多布知石川片淵也、多石之川、其旁必爲淵、謂之片淵也、阿彌波理和多斯綱之張亘也、米謂綱之目、呂助辭、余斯寄也、或曰、米呂余斯諸依也、余斯余理許禰寄依來也、歌意言、我遠于天之夷婦僻在邊土、其所跋涉于川于淵、可以設網冥以遊觀之、次來相見

十一

十二

國志卷之五

也夷曲猶言國風蓋邊鄙風情與皇都不同也
飛勝咲于二丘二谷之間副其盛飾疾行丘上而遙入目盡下照姬與會喪者望其去比高彥
根行盡二丘行立目送而作之也友愛之情可想也二丘者彼此丘岡相接之地必有二谷故曰
二丘二谷末一首關懷人之作辭旨情切自爲一首恐非下照姬所詠
於是高皇産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者思兼神及諸神僉曰磐裂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神之
子經津主神可矣更有伊都之尾羽張神居天安河河上之天石窟是可遣也若非此神則其子甕
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之男神可也天尾羽張神塞天安河之水阻路而居他神得不行
當遣天迦久神問之乃遣天迦久神傳旨天尾羽張神對曰謹奉命然此事當遣吾子武甕槌神武
甕槌神進曰豈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不能爲丈夫哉時天穗日命親排雲霧回聽天下復命曰
豐葦原之瑞穗國者暴神喧擾之國也且鎮撫之令皇孫平安御之以其子天夷鳥命副二神而遣

之國天迦久神蓋鹿神也常陸風土記曰香島之大神天則號曰香島宮地則名豐香島宮此謂武
甕槌神香島即石窟所在而迦久神在香山與二神尤相近也經津斷物之聲甕訓彌加與嚴通皇
孫廣稱天皇非御孫之義此謂天忍穗耳尊經津主神一稱彌加布津命一稱比古佐自布都命武
甕槌之男神一稱健布府神一稱健雷神
武甕槌經津主其名相因古事記以爲一神書紀以爲二神未知孰是顧武甕槌神慷慨自奮不
辭艱險折衝禦侮信千古武夫之龜鑑也武甕槌神自謂丈夫一節或譏其係後史文飾然推其
報國一念之所在固當如此也天智謂經津主神沈靜威重衆神伏其威武甕槌神生而倜儻其
辭知鐘是固爲旅飾之言而其實不可得而易也境部王歌曰虎尓乘利布留屋過越五阿哀布
知留美都知執古武劍大刀毛加宗良親王曰世過波加留人毛有波登物部能鍔勢加志多留
大刀毛加志古志源頼宜曰武士能弓箭執名能爲見山奈保幾度毛險武登甘思布高橋紹運

曰加波爾遊婆岩屋能苦留埋美且甘雲居能空宵名遊留武邊幾小野古道曰虎吼留國能境
毛物部能守留限波安計加里計里是武甕槌神之志也

於是二神降到出雲國伊那佐之小汀拔十握劒植于地踞其鋒端問大國主神曰高皇産靈尊命我問汝曰汝所主領葦原中國者是吾子所知之國也故使我二神驅除而平定之汝意奈何對曰疑汝二神非來吾處者不敢奉命誠介吾所住如天孫所御天之御巣而太敷宮柱于底津磐根高峙榑風於高天原而收我者吾將隱於百不足八十坰手而守候焉二神復命高皇産靈尊更使二神諭之曰聞汝所言深有其理故更條陳之其汝所治顯露之事宜使吾孫治之汝其知神事汝所住百千足天日隅宮者今當供造之其制縱横以天量千尋之栲繩百結焉八十結焉柱則高太板則廣厚汝田使人佃之又爲汝遊海造高梁浮梁及天鳥船造打橋於天安河又造白楯百八十縫使天穗日命主汝祭大國主神報曰天神敎勅懃懃如此敢不從乎當告吾兒八重事代主神時事

代主神在三穗碕以釣魚遊鳥爲樂因以熊野諸手船載使者稻脊脛命追之致勅事代主神報父曰當擧此國獻天孫吾不敢違蹈船枻拍後手而隱于八重蒼柴籬焉稻脊脛命皈報大國主神白二神如其子之辭武甕槌神謂大國主神曰事代主神如此更有餘子可告者乎對曰有建御名方神言未畢健御名方神擎千夫力大石于手端而至曰誰也密爲若言者請試角力進取武甕槌神之手手忽化爲立氷又化爲劒刄懼而退武甕槌神乞執建御名方神之手柔如弱葦搤批而投之建御名方神知其不可克也乃逃武甕槌神追之至信濃國諏訪湖將殺之建御名方神謝曰恐惶矣勿殺我吾不復他適亦不敢違父兄之言此諏訪祝部所齋之神也此神之后曰八坂刀賣命圀

非來吾許者一句大箇言外自有我有造國之大功而汝之擧動如此非天神所以勞我果如天神所命不敢從乎之意誠使吾所住云云一節直承上文者從平田氏考訂天之御巣謂竈上炊煙所出巣借字實也謂編竹其間有孔隙可見甍厨上飲修嵩之處蔗觀如實也百不足者將言八十之

發語也、八十隈謂深邃不易到之地、坰手猶隈也、手與道通、百千足爲諸富足之義、千與登通、日隅即御巣、百結八十結謂以繩結構宮室、使務高厚不可深拘、玉勝間稱出雲大社神殿之高上古三十二丈、中古十六丈、今世八丈、使人佃之所以作稻享之也、高梁蓋今之反橋也、鳥船自其疾行如鳥而言、打橋猶言移橋、謂其可移轉也、万葉集有棚橋、亦此類、云百八十縫謂楯之多也、楯者縫而製之者也、故曰縫、熊野諸手船名義取其出于熊野、疾如衆水手漕行也、熊野在意宇郡、稻脊脛即天鳥船神、稻脊之訓猶諸否也、取其微答辭、鳥船取其船往來迅疾如鳥、即是天夷鳥命、建比良鳥命、武日照命、健三熊之命、武三熊之大人、一神異稱也、逆手借字、此謂後手、謂之天者、爲恭敬意、伊勢貞丈曰、拍手者爲神代以來之禮、凡謁人者拍手而進、拍手而退、其退之時拍手謂之佐加手、爲佐加理手之省語、鎮魂祭式行酒三盃以後、拍後手退出是也、此說甚是、凡拜神肇兩手、其來甚遠、儀式曰、大嘗祭辰日獻物拍手四段、段別八度、所謂八開手也、周禮春官辨九拜、四曰振動、鄭玄讀

動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魏志倭國傳、見大人所敬、搏手以當跪拜、是皆漢人見聞所及、而筆記之者、今俗謂之加志波手、蓋其開手平如柏葉也、八重蒼柴籬謂植檝幾重、其中置青柴、一方開口、使魚來潛、因塞其口以捕之、事代主神斷然勇退、不食其言、所以謂之事代、事代者爲言信之義、仲哀天皇紀事代主神憑皇后曰、於天事代、於空事代、言無天與空、其言必有信也、雄略天皇紀稱事代主神現形告天皇、亦有惡事一言、善事一言之、說謂其善惡決于一言、万葉集思努登思登言波、與鳥住宇奈提能杜能神志知佐牟言、口與心違、必爲事代主神所罰也、密爲若言者、伴爲不知者也、海謂湖、古者指湖曰海、然信濃國多海神子孫、地名亦有潮尻等、傳稱千久麻川本爲海、則其海之變爲陸亦未可知已、日鋺鋒端曰手化、爲劍首、寫其勇敢不可當之狀耳、不曰經津主者、兼之也、顯明之事、謂政法必有形迹可見、故一曰明事、神事屬祭祀、存乎精神所安、故一曰幽事、幽事論諸神功德而序列之、

使人信而從之超于政法安平無其說往往幽深不測所以謂之神然神之可信其實在我蓋人心本體聰明正直一出自然不容毫髮欺誣者即是神明所在故精思而純熟焉可以通神是之謂神習也天夷鳥神異稱大多屈可疑蓋天穗日命之後天降者數世相續有此諸神而其孰爲祖孰爲孫不可得而詳也大國主之名亦取其綂領此國不必限大巳貴神也古事記作二神問其大國主神先崔謂其字自北神之爲國主而言也可以見矣事代主神之悅然無累建御名方神之斷乎抗命莫非知勇之實而建御名方神勢竭乃降效誠無二武甕槌神舍之不言既往彼此並得其所與桀傑之舉動也抑事代主神身爲冢嗣讓國如脫屣如甚輕舉者蓋先是高天原使至出雲者數次事代主神知天意所在不可動勸父讓位而建御名方諸神執持不聽因釣魚射鳥以避之示其不敢自擅也及二神天降軍士從者如雲聲勢甚盛大國主神諸子等皆懷危懼事代主神紛闕其失計會有使者來問故斷然奉勅不疑也二神更問其有可告者蓋使其

甘心樂聽不欲强之耳果有健御名方神之事二神固有成算存也使天穗日命主汝祭者言使穗日命子孫世任祭主也下曰詔穗日命祝皇孫之世常堅無變亦此意也平田篤胤曰八十坰手謂海外諸國蓋大國主神避世入幽界之後盡帥其族先隱登國姬島尊赴赤縣彼伏羲氏者即大國主神也據緯卜易道文字出于大兆度量起于滅我古尺曆算及古銅器多創于我國則其自我西漸者可以見矣日本紀舉神武天皇勅稱自天祖降迹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餘歲其實係綏靖天皇時所推後人以弘仁曆運記攙入之而其曆運記言万數者亦出後人假托據漢人稱伏羲興于庚申之年則是爲綏靖即位之前二千四百七十九年弘仁曆運記以神農元年丁亥至周信王二年庚申爲十代七十九王二千四百三十四年蓋古說佚于彼而存乎我也平田氏又論其神農當作伏羲矣按此說未必爲不經孔子易傳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而五帝所起多在東方荒外沿黃河漸西其蹟歷歷可徵而其國政事自古皆以東爲主

祖志卷之五

者蓋亦貴其所出也、獨入幽界之說大島雖信此說現身避世抵外國留靈于杵築宮也、
二神遂報大國主神、大國主神曰吾從吾子耳、二子不違是既獻也、如吾防禦者國內諸神亦必當
與我同抗、今吾不違、誰有不順者、吾子百八十神者事代主神爲神之前後以奉事天孫、則無復違
背者矣、又啓曰大倭國者是皇孫將鎭之處也、託和魂於八咫鏡、令居大三輪、令其子味耜高彥根
命居葛城鴨、事代主命居宇奈提、賀夜奈流美命居飛鳥、定爲近衞之神、焉遂平越之八國、逐至長
江山曰、吾所造之國者皇孫宜平世知之、唯此八雲立出雲國者是吾隱居之國、繞青垣山陳玉而
守焉、因號其地曰母理、將平越而發、見樹林繁茂曰、是吾心之林也、其地曰拜志、因皇孫廣指天統、
大倭國謂畿內大和、先是大物主神既居青垣東山、而今復有此言、爲其近守皇孫故特言之也、葛
城鴨在葛上郡、宇奈提飛鳥並在高市郡、事代主高彥根賀夜奈流美三神亦蓋一神分靈也、八國
猶言諸國、八卽彌之義、平越在讓國之際、其爲皇孫慮何如也、長江山、母理、拜志、並在意宇郡、林訓

波夜志與拜志通、吾心之林、謂林木榮茂、如我心、蓋言讓國也、
大三輪等地者在大和國、此言留魂于此以守衞皇城也、大國主神稱大和曰皇孫將鎭之處者、
因其爲天祖遺蹟、以卜後世子孫之奠都于此也、據此言則高天原之在大和也可知矣、大和有
天香山、蓋在高天原近傍也、伊豫香山亦然、阿波祖山在四國之中而稍偏南、風土記所謂天辞
辞山者是已、可以見高天原之在此間也、繞青垣山自護者是限其所有之地、俾之子孫使其衣
食毋告乏絕也、不敢私富貴、是其所以長保富貴也、據出雲國未開有大國主神之苗裔、則是不
過爲莅于天下、而自師其族遷徙高天原及根國各處、以保富貴者乎、抑有子孫依青垣山世享
富貴、久後奢泰成風、以致家道不振者乎、顧此二者並有之、而人不能記耳、杵築宮嚴乎長存、
由子孫感戴祖德之深、其理昭昭不可誣也、則大國主神苗裔之盛榮亦不容疑矣、

神代志第十

於是產巣日神從大國主神之請以天量造瑞殿於多藝志之小濱命其子天御鳥命爲楯部天降作楯以充大神之宮之儀伏自是世造楯桙獻皇神等矣出雲國楯縫之地即其造楯之處也是時大國主神授廣矛於二神啓曰吾昔以此矛卒有治功皇孫命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自今我所治顯明之事皇孫當治之吾將治幽事乃隱岐神於二神曰是能代我奉仕者也言畢躬披八坂瓊長隱於八百冉桙築宮其造宮之初衆神齊曾執桙築之故名其宮曰桙築百八十神會於佐香河內立御廚釀酒讌喜百八十日乃散呼其地曰佐香國多藝志蓋桙築舊名自諸神桙築遂變香名也神門郡鹽治鄉有武志村天御鳥命一本作天御鳥鳥命蓋彥狹知命也皇神廣指素尊及大國主諸神而言授二神即獻皇孫也吾以此矛有治功見武備之不可無也是傳授治國之要也八百丹謂多種之土丹土也佐香川在楯縫郡

大國主神既使長子仁厚者統領庶子以保無事又授廣矛附全權爲岐神爲鄉導何其厚也蓋

以皇孫爲己宗室故能知此非常情所窺也授廣矛於二神亦示其後來無黷兵之意也是尤爲難事使世之爲人主者其用心如此則可以弭宇内之兵而永世無事矣衆神歡喜抃躍相亂無敢懷不平者蓋皆得其所也讓國之際而如此千古所無也岐神自爲一神任鄉導者恐若布都主命也啓說若布都主之號因其從經津主神有功得之信矣以岐神爲諸尊所生爲船鳥神者皆非也大國主神治幽事者平田胤篤以爲掌握幽冥之大權統治百神之靈魂從是非而賞罰之蓋奉產靈大神之勅也篤胤曰顯事人道也幽事神道也人爲惡於顯明之地則帝皇誅之爲惡於幽冥之中則鬼神罰之爲善獲福亦同之神事則冥府之事也此言不可易已人固不可爲惡至於枉神邪鬼所爲反有神益人之德行者何則枉神之成本于諸尊好生利物之偏故其枉態亦爲人用也若夫愚者多幸福猶父母之舍不肖子何足責哉善者爲善終至不知善惡者爲惡終至不知惡唯神能知之是其所以爲神故人之有善有惡不能逃于神之賞罰也人必有知

是非之心是出神之賜其知是非者是爲神所知也人心辨知善惡而從惡是自造之惡也非神所與也其言可謂精矣和古今記出雲大社神迹者頗多近衛院天皇康治中神殿傾倒中納言家保任造營有大木百株自海上漂至社邊稻佐浦其中一株自著因幡上宮近傍土人欲採之有大蛇纏木衆懼而止其人罹病者多上宮神憑人曰每大社造營諸神爲行事今我任行事獻材木因以一本爲我有也宜急造我正殿從之及永久三年十月行遷宮式是謂寄木造營建久初源賴朝科諸國莊園改造大社民庶大困嘉祿末北條氏準其法更新之既而柱面得十六蛀字曰居大賴物朕非素意若人皈德栖高木足守護佐佐木信濃前司泰清報之鎌倉云古傳說十月國內及異國諸神會于出雲有篠舟浮波上不可勝數社傍有校挂松園可丈餘自十月二日垂枝是爲諸神來朝之徵自四月至十日河水白如米泔汁以爲諸神造酒之徵每歲異國神獻蛇背有龜甲交輪之紋長尺餘聚潮沫包之如箱乘風烈波高乘化度草而至因入之倦納神

殿云二十五日社人登山迓諸神作十五小舟結神籬于其中皆用榊七重其二舟載異國神當此時三郡內禽獸必死入夜神原有神樂然聽其音者凶故日晡後民皆閉戶云此等神異之事古今所傳殆不可誣而未必由人心感召蓋亦有所以然者而然其理幽深不測是道之所以體乎天地万物變化化妙用無窮雖上智有所不知宜還諸神明敬吾所知愼而修之一心誠敬爲審以合神明之本體不必問變化之迹也今聞每出雲造營大社命諸國獻大木諸國之民斬伐大木書姓名鄉貫祓除而流之于海大木自然漂着出雲不失一株神之靈異固不可測也於是神魯岐神魯美命詔天穗日命曰汝宜奉祝皇孫之世常堅無變嚴乎長榮是出雲國造世仕杵築宮獻神寶於天皇奏神賀吉詞之緣也神賀吉詞曰述天穗日命奉祝皇孫之旨者也其詞曰八十日日波在止毛今日能生日能足日爾出雲國造姓名恐美恐美毛申賜久挂麻久毛畏岐明御神止大八島國所知食須天皇命乃大御世乎手長能大御世止齋止爲氏出雲國乃靑垣山內

爾下津石根爾宮柱太敷立氐高天原爾千木高知坐須伊射奈伎乃日與名子加夫呂伎熊野大
神櫛御氣野命國作坐志大穴持命二柱神乎始天百八十六社坐皇神等乎某甲我弱肩爾太襷
取掛天伊都幣能緒結天乃美賀秘冠利天伊豆能眞屋爾麁草乎伊豆能席登苅敷支天伊都閉
黑益之天之𤭖和爾齋許母利氐志都宮爾忌靜米仕奉氐朝日能豐榮登爾伊波比乃返事能神
賀古詞奏賜波久登奏高天能神王高御魂神魂命能皇御孫命爾天下大八嶋國乎事避奉之時
出雲臣等我遠祖天穗比命乎國體見爾遣時爾天能八重雲乎押別氐天翔國翔氐天下乎見廻
氐返事申給久豐葦原乃水穗國波晝波五月蠅如水沸支夜波火瓮如光神在利石根木立青水
沫毛事問天荒國在然毛鎮平天皇御孫命爾安國止平久所知坐之米牟止申氐己命兒天夷鳥
命爾布都怒志命乎副天天降遣天荒布留神等乎撥平氣國作之大神乎毛媚鎮天大八嶋國現
事顯事令事避支乃大穴持命乃申給久皇御孫命乃靜坐牟大倭國申天己命和魂乎八咫鏡爾

取託天大倭大物主櫛𤭖玉命登名乎稱天大御和乃神奈備爾坐己命乃御子阿遲須伎高彦根乃
命乃御魂乎葛木乃鴨能神奈備爾坐事代主命能御魂乎宇奈提爾坐賀夜奈流美命乃御魂
乎飛鳥乃神奈備爾坐天皇御孫命能近守神登貢置天八百丹杵築宮爾靜坐支是爾親神魯伎
神魯美命宣久汝天穗比命波天皇命能手長大御世乎堅石爾常石爾伊波比奉伊賀志乃御世
爾佐伎波閉奉登仰賜志次乃隨爾供齋仕奉氐朝日乃豐榮登爾神乃禮白利臣能禮白登御禱
乃神寶獻良久登奏白玉能大御白髮坐赤玉能御阿加良毘坐青玉能水江玉乃行相爾明御神
登大八島國所知食天皇命能手長大御世乎御横刀廣爾誅堅米白御馬能前足爪後足爪踏立
事波大宮能内外御門柱乎上津石根爾踏堅米下津石根爾踏凝之振立流事波耳能彌高爾天
下乎所知食牟事志太米白鵠乃生御調能玩物登倭文能大御心毛多親爾彼方能古川岸爾此
方能古川岸爾生立若水沼間能彌若叡爾御若叡坐須須伎振遠登美乃水乃彌乎知爾御袁知

坐麻蘇比乃大御饒乃而乎意志波留志天見行事能已登久明御神能大八嶋國乎天地日月等
共爾安久平久知行牟事能志太米登御禱乃神寶乎擎持氏神禮自利臣禮自登恐美恐美毛天
津次能神賀吉詞白賜久登奏國獻神寶者是祝皇孫壽康御宇如祖宗也常堅本作堅石常石訓
加伎波邇登伎波邇或作床磐垣磐横平曰床磐縦立曰垣磐八十日日謂日數之多生日謂万物
生榮之日足日謂万事滿足之日爾字係岡部眞淵所補姓名謂奏此詞者之姓名掛麻久毛畏岐
離挂齒牙倘可畏也明御神能天皇御宇而言既曰天皇又曰命敬之也古多此例大御世乎四字
亦係岡部氏所補手益滿足意齋止下岡部氏訂本小書若後齋時者加後齋字蓋言當作御世止
齋後齋止爲氏也曰眞名子猶言眞子通子孫而言或曰日與日子之日同爲尊稱日子即彦也加
夫呂伎神祖也言其爲大國主神祖也熊野大神櫛御氣野命素尊在熊野之号猶大國主神在倭
大三輪稱大物主櫛𤭖玉命也或曰奇御木之義自素尊生木而言也度會延慶據長寛勘文引天

地本紀與須佐乃乎命列各爲一神非也大穴持即大名持也名爲美稱百八十六社皆在出雲風
土記稱一百八十四所而神祇官式則八十七社矣皇神敬辭不必拘何神也某甲自稱其名也故
不曰姓名弱肩謂肩弱自其易屈伸而言也伊都齊滿之義也緒謂木綿及麻也結謂著之于頭所
謂木綿鬘也美賀秘即御蔭所以遮日光秘蓋氣誤秘下須有登字爲語急故省之也冠訓加賀布
理加之於頭也眞屋謂齊屋麁草謂山野之草不爲人氣所汚者今神事尙用麁薦也伊都閇謂嚴
瓫古者指堝缶甕等土器皆謂之閇金鍋曰奈閇即魚菜瓫也黒益者燒黒也甕瓫也盛酒之具也
和益甕堝之總名或曰回也造酒於齋屋床邊故有此言也志都宮謂鎭神之宮蓋爲此齋新造者
也辭恐都誤此齋祈天皇壽康爲國造一生重事故招請國中諸神也伊波比齋也奏賜波久登奏
亦敬辭自八十日日以下至此自爲一段此冠詞也神王蓋神祖誤神祖訓加牟漏岐神生祖君之
義也高御魂神魂命能句絶能字直接事避事避蓋事依之誤謂委托也國體見視察國狀也五月

蠅謂五月蒼蠅、水沸皆沸也、水借字、火瓮謂瓮内所燒之火也、木立謂所伐之杭也、水沫訓美奈和、奈是乃阿之省也、事問之事謂言語也、荒國在之在爲爾阿利之省語、與上光神在之在不同、上訓阿利、即有也、現事顯事本唯一事、而重言之者古文之常也、顯訓阿羅播貳、貳與利通、靜坐謂居住也、大物主櫛𤭖玉、号唯三輪稱之櫛甕玉、是奇厳魂之義、甕訓美加、與伊加通、伊加厳也、玉與魂通、神奈備謂神社、万葉集指神社曰毛理、毛理社也、毛理切即爲美、美與備通、四坐宇訓麻勢、令坐也、岡部氏曰、宇奈提下恐脱神奈備三字、靜坐猶言鎭也、自神王至此自爲一節、親神魯伎上或脱皇字、然孝徳天皇紀亦有親神祖、仰令負也、次謂穂日命以來次嗣之國造、蓋爲承其後繼其志之義、供齋下本文傍注曰若後齋時者加後字、朝日爲最好時間、先言高年與幼年對、故不必用此時而必言此時也、自利謂物實留志、切爲利、猶曰禮之章也、睾利者蓋爲調音耳、此謂穂日命以來出雲氏藩臣、及國造獻朝之禮代神寳云云、言擬所獻之神寳而奏賀詞也、白髪坐謂長生也、阿加亦也

㒵比是理之活用、猶言紅顔也、祝詞有赤丹穂、亦此意、水江借字、是謂稚枝、言玉之靑如稚枝之靑也、行相謂玉與玉相延並者之處、蓋謂其齊列不亂、以喩天皇統治天下也、或曰江是可愛之義也、廣字未詳、誅借字、誅堅謂鍜治作刀也、柱謂柱根之土立、蓋之誤、對上堅米而言、振立謂耳不曰耳者、避下耳能云云也、耳能言如此、馬之耳也、馬耳高聳、故曰彌高言、如馬耳之高也、彌取愈盛之義、志太米下見也、謂下形之顯、猶俗言下地、蓋爲之地也、鵠訓久久比、即白鳥也、倭文是上古麁有織筋、鮮明者以喩天皇之心之明確也、此訓志豆蓋、筋曰須遲之轉也、後世謂之島織、島即狭間謂筋與筋之間細密也、多親正確也、或曰多宇草書與和相似、恐是和誤、和親宜訓那支夜彼方能之能字、舊本脱之、今從岡部氏補入、岸本作席、岡部氏改爲原、今從本居氏考訂、水泥間蓋久留須誤寫、久留須、即栗栖、謂栗林也、若叔謂老變爲壯、中古言和加耶伎者是也、須須伎振、猶言振滌、振字重故在下謂振動也、遠發美茂也、謂隨振滌之勢、水流滓澱也、此時有獻三津川之水、故遂有此言也、

禰益彌誤表益褒誤乎知謂凡物之復初万葉多其例此言天皇之復壯盛如水之回流也禰蘇北謂眞澄鏡須美切爲志遂轉爲曾也獻貢之外有鏡故言之以比其明知天下也意志波留志押時也天津次謂穗日命以來次續不絶也

一篇大意始言爲祝天皇永壽明禰出雲諸神因得神賀吉詞奏之未嘗容國造私僞也中言高皇産靈尊之委天下于皇孫先使天穗日命平定之穗日命自任撥亂之功使子夷鳥命喩大巳貴神與諸子同守衛皇城而諸神效誠歎無有二心也末言産靈尊使穗日命祝皇孫之世常堅無變故子孫世獻神寶奉祝天皇雖至白髮無不康强弘席土宇而羣僞之如馬足踏土能察廉政如馬耳高聳潔白自發如白鵠之清明確臨下如倭文之文隨老益壯如栗林之再榮無有遮蔽如眞澄鏡照面其知大八洲與天壤無窮而安平御之今獻神寶者其意實在于此是出雲諸神及國造所以諸其職分也蒼老簡樸雄健勁拔其中含有無限道理古今祝詞是爲第一

瑞殿既成時水戸神之孫櫛八玉神爲膳夫將獻天饗禱告焉化爲鵜入海底含埴土而出作天八十平瓮苅海布莖作燧臼海蓴莖作燧杵鑽火祝曰是我所燧火波高天原邇波神産日御祖命能登陀流天能新巣能凝烟能八拳垂麻傳燒擧地下波底津石根邇燒凝旦栲繩能千尋繩打延爲釣海人能口大能尾翼鱸佐和佐和邇控依騰旦拆竹能登遠遠登遠遠邇天乃眞魚咋獻云云

櫛八玉爲奇彌魂之義謂精神滿足也今杵築有此神之裔姓財氏別火行神事云膳夫訓加志波傳柏手也上古然饌用木葉毋論何木皆謂之加志波手謂其人也天御饗謂天上饗饌禱告祈爲鵜也入海取埴蓋尙清潔也平瓮訓比良迦謂瓮之平而不深瓮與盆同如今皿鉢也迦爲此類器物之總名又與氣通用海布訓米謂海藻此蓋和海藻俗所謂和布也海蓴訓古毛石純也與菰不同臼杵謂其鑽火之狀若杵舂非眞臼杵也上古俗火倘鑽出雲國造有神火相續之儀每繼世抵大社請神火神木有鑽火臼杵天照大神授之天穗日命世世相傳以爲至寶嘗抵大社懇之于顯

而行以櫛神火謂之火櫛國造飲食常用此神火不用他火正月元日祭此臼杵謂之火祭其神水用眞名井神社之水云發陀流益富足之意與大殿祭祝詞有血垂神武天皇紀有千足皆與此同新巣闢簄突之新成者此曰神皇産靈御巣假設辞實謂大國主神御舍也凝煙謂煤八拳垂謂煤之多益由用火之劇且久也打延謂施網此句絕直接控依爲釣訓都良世流釣有之意爲古語格非必尊之也海人賀亦句絕隔次句接佐和佐和邇口大恐大口倒尾翼小鰭也尾借字鰭訓波多在魚身左右鰭實訓比禮通背上及左右而言也訓波多者非本義也或曰尾翼宜訓袁波泥益此魚以尾飛也佐和噪也謂挽網之聲甚喧此承上海人而言控依挽之令寄也騰揚之陸也折本作打從本居宣長考訂折辟也破也登遠與多和通撓貌言積鱸魚于簀上也或曰折竹爲登遠遠冠辞果然則登遠遠謂载饌器物之撓也眞名訓麻那凡食料之魚皆曰那也是與菜同訓而人尤賞魚故曰眞那也肴訓佐加那亦爲酒魚之義眞魚咋猶言割烹

櫛八玉命司水戸長於泅水故有化爲鵜之説言投水如鵜也祝辞大意謂自今侍飲食司烹煮永世無變多屠大魚以獻之使供御不乏絕也精虔忠厚之意溢于言外古色蒼然過于神賀吉詞古八重火以其爲飲食要具且能消物淸潔所在也淸潔自愼火始于飲食于居室不存一毫汚穢所以保生養神也我邦自古以是成俗故其人往往保壽康數百年也按阿波國忌部鄕山中之民間有傳神代以來之火者鄕大木投爐中以繼其火未嘗一日絕滅擧家敬之不敢輕犯是亦櫛八玉命之意所以敬祖宗事神明也

於是二神以岐神爲鄕導巡行國中逆命者戮飯順者舍國中悉平唯有星神不服曰天香香脊男一稱天津甕星造倭文神建葉槌命討之乃服矣經津主神巡國到出雲山國之地曰吾欲見此土常常不已也因號曰山國山讀如己也有正倉焉又到一處縱天石楯而修之其地曰楯縫二神遂到常陸信太國高來里留隨身器伏甲戈楯劍及其所執寶玉乘白雲登天復命因香香炫也背爲

佐衣切即淸明意蓋謂金星山國楯縫並在意宇郡高久里未詳今信太郡木原村有楯縫神社爲
郡一宮竹來村有阿彌神社稱二宮云
香香背男一作邪神縱小威者香香者光曜之義也以其據高險晝伏夜出如星故謂之星神也乘
白雲者自其登天云云而成此說耳非其實也留隨身甲仗者虜中國擾亂以備再征也兵之難
弭自古而然然留之一處不敢散布各處者蓋亦欲弭之意也按常陸風土記香島神子神社在
其地者頗多可以見二神住此之甚久也淸和天皇紀貞觀八年正月二十日常陸國鹿島神宮
司言大神之苗裔神三十八社在陸奧國菊多郡一磐城郡十一標葉郡二行方郡一宇多郡七
伊具郡一亘理郡二宮城郡三黑河郡二色麻郡一志太郡一小田郡四牡鹿郡一聞之古老曰
延曆以往割大神封物奉幣彼諸神社弘仁而還絕而不奉由是諸神爲祟物怪寔繁嘉祥元年
請常國移牒奉幣向彼而陸奧國稱無舊例不聽入關宮司等於關外河邊祓棄幣物而歸自後

神祟不止境内旱疫望請下知彼國聽出入關奉幣諸社以解神怒其幣料用大神封物依請是
知二神風化之東漸固非一日蓋二神常居常陸下総遣其子于奥羽以鎭撫其地也而後世無
復傳其事者豈非天孫天降世運轉西久後漸皈湮滅乎阿波國阿波郡香香美村有建布都祠
寳祭武甕雷神云其地在距忌部鄕迤東三里許其東郡村有杉尾祠亦係建布都祠云是恐二
神復命隱居之地也凡有神祠或因諸神托趾或因其子孫建營如里巷賤民決不得恣營諸神
之祠也據阿波國自古未聞有二神之裔則知由其托跡于此而然也阿波諸郡多傳天神遺跡
而不甚著聞者豈非以其地狹神衆曾無勁業可策各自散之四方之故邪天太玉祠在忌部鄕
毛賀村天兒屋命在麻殖郡數地村而諸郡之中無復二神蓋亦在此地不久故也
是時皈順首渠大物主神大國御魂神及事代主神會八百万神於天高市率之昇天以效誠款高
皇產靈尊敕大物主神曰汝若以國神爲妻吾猶謂汝有疏心今以吾女三穗津比賣配汝爲妃汝

宜領八百万神奉護皇孫乃使遐降因命手置帆負神定爲作笠者彥狹知神爲作楯者天目一箇神爲作金者櫛明玉神爲攻玉者天日鷲神爲作木綿者乃命天太命肩着太手襁代御手祭大物主神命天兒屋命掌神事之宗源以太兆卜事奉仕焉太玉命祭大物主神始於是時是時齋主神号日齋之大人今在東國檝取之地即經津主神也其武甕槌神一稱香島天大神此鹿島連所齋也亦在春日社時大國魂神期曰天照大神悉治高天原皇孫命專治葦原中國之八十魂神吾則親治大地官以統天下之地主神自是号曰大地主神在大和社其天降時御膳食之地今曰飯梨事代主神亦製天磐笛献於皇孫而祝之兼献天押楯天狹弓矢國大物主諸神昇天謂其靈非現身也其與前段異名亦爲此也大物主猶言神之大人蓋產靈大神所賜之名也大國御魂神即大國魂神是爲大國主神之荒魂故與和魂大物主神同列而言也笠楯金玉木綿皆所以供幣也卜事亦不外乎聽命于大物主齋之大人謂祭主檝取在下總國香取郡香島在常陸國鹿島郡天大

神自國人稱之也鹿島連中臣神聞勝命之後也春日在大和國添上郡春日社所祭四座鹿島神在其第一是藤原氏所遷祭號曰氏神蓋始于奈良朝氏訓宇遲與內同語親之也四座之一祭平岡大神平岡在河內國河內郡其所齋之神即天兒屋命也春日訓加須賀爲鹿栖所之義蓋此神好鹿也元要記春日流記皆稱鹿島大神駕神鹿可以見矣漢土有仙人乘黃麟之說亦謂鹿是偶與我古傳合者也其曰三笠山者擬鹿島之御笠山也大國魂神即大國御魂神大國主神之荒魂也八十魂神殆指天神地祇而言大和社在大和國山邊郡大倭邑以八尺瓊爲神體云飯梨與飯成同磐笛以石作之本細末大側向有穴形似螺角祝訓宮伎與吹同語笛訓布延亦自吹而言上古即位行軍齋皆用此如神后征韓皷吹起皆亦恐用此物也押楯未詳狹與貞通

大國主神既行讓國之儀廿人柞築宮猶富家翁營別宅徙住其中以養庶子庶孫而不營生家之事故復朝天以謝隆遇是勢之必至決非靈魂往來者也大物主大國魂之稱殆係天神所賜

故特列擧之其實猶言大物主國魂神也名義取其帥倭傑諸神經略四方萬國敎于內外所謂統天下之地主神者使從來諸神君臨其國者聽命于已也山上憶良贈遣唐使多治比廣成歌曰諸能大御神等船舳爾道引麻遠志天地能大御神等倭大國魂久堅能阿麻能見虛喩阿麻賀氣利見渡多麻比事了還日者又更大御神等船舳爾御手打挂氐云云是可以見矣按神名式阿波國美馬郡有倭大國玉神大國敷神社豈欲得宗傑之神相與協力以經常世國巡行到此托迹者乎抑爲高天原諸神多出于此故來見者邪根據之地在倭故仍以倭稱也高皇産靈尊使諸神作笠盾金玉木綿大玉命持之代天孫祭之以經津主神爲祭主者蓋定此祭儀使大國主神日陞之且使天下後世均知其尊崇之至視猶祖考不敢以客禮待之而世世紹述不倦也神代之俗敬祖重神祭祀如在以爲無上大典一致幽冥不分神人故有此大異常之事是四海萬國所未嘗有而非後人意想所能及也高天原自爲皇都所在此日治高天原是永鎭皆

都之義也葦原中國謂已所經營諸國知天孫天降日向即其實也源君美以爲此所謂高天原蓋大和國高市郡天高市社所在也未知是非大地官所以司掌土地後世謂杵築宮爲大社亦爲此

於是天照大神高皇産靈尊詔太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曰今者葦原中國旣告平定宜隨前勅天降而知之先是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産靈命之女万幡豐秋津師比賣命之女玉依姬爲妃生子天火明命次天饒石國饒石天津日高彥火瓊瓊杵尊至是天忍穗耳尊白吾將往束裝間生子此宜遣也從之圓秋津師比賣即栲幡千千姬秋津師謂細精帛布如蜻蛉羽之薄也師爲師師之省語師師謂纖也千千亦與師師通火明穗赤之義瓊瓊杵丹饒也是亦因稻得名天饒石國饒石取稻穗豐饒于天地之義火火出見穗穗出實之義天津日高謂天位猶天日體天也紀記二書以万幡豐秋津師比賣爲天忍穗耳尊妃豐秋津師比賣即高皇産靈尊女千千姬皆

紀一書以千千姫爲高皇産靈尊兒火之戸幡姫兒、一書則曰高皇産靈兒萬幡姫兒玉依姫、爲天忍骨尊妃生天之杵火火置瀬尊見秋津師比賣從皇孫天降即玉依姫之説似長盖秋津師比賣天降出于愛孫之至情、不能自禁也、一書又曰勝速日命兒天大耳尊娶丹舄姫生火瓊瓊杵尊據此則瓊瓊杵尊實爲忍穗耳尊之孫也、忍穗耳尊稱号不一既已如此而瓊瓊杵尊、則其稱号相似者七盖係後人頌其功德足以徵上世開化之實然亦安知其非合數神以爲一神者哉、

祖志卷之五畢

祖志卷之六

阿波　岡本監輔撰

神代志第十一

天饒石國饒石天津日高彥火瓊瓊杵尊、一稱天之杵火火置瀨命、一稱天杵瀨尊、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之次子也、天照大神高皇產靈神特鍾愛而崇養焉、於是詔御天津高御座曰、此豐葦原水穗國者、汝宜知之國也、宜從命而天降焉、勅天兒屋命天太玉命天鈿女命石凝姥命櫛明玉命五神、與天忍日命諸神、各任伴緒而從侍焉、授以八咫鏡及叢雲劍、為天日嗣之御璽、又副賜八尺勾璁及平國廣矛常世思兼神布刀玉神天手力男神万幡豐秋津師比賣護齋鏡三面子鈴一合、大神又勅曰、當使吾兒御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也、齋庭訓勢、猶早稻訓和勢、置訓意幾、猶輿津御年之輿也、愛訓米具、斯目組也、義訓比多斯、日足也、御天津高御座、謂即天位也、伴緒猶言

部長、緒是袁左之本語、長也、是為長兒名之意、八尺勾璁曰副賜、可以見其不得與鏡劍列稱三器也、古語拾遺不以璁玉為神璽、蓋璽信也、猶云神明之徵信、即謂鏡劍也、然自選祭鏡劍、別模造之、而與瑞玉同列、則謂之三器、固其所也、天皇踐祚時、羣臣獻神器于天皇、以祝万歲、是為古來不易之典例、中古以來、使內侍奉祀、謂之內侍所、是專指鏡也、古事記鏡璁上有遠岐斯三字、謂招禱也、大神幽居時、用諸招禱也、常世思兼、因其有功于大神幽居之間、得此名、思兼以下四神、托其靈于物而降之、物者如鏡劍是也、非現身隨行也、四神曰神而不曰命、亦可以見其非現身也、四神從平田篤胤考定、古事記止有思兼手力雄石門別三神、平田氏謂思兼即天兒屋之靈、非二神也、吾兒通万世子孫而言、按古事記五神皆從饒速日尊天降、而今日從瓊瓊杵尊者、豈以饒速日尊既薨乎、然饒速日尊之為火明命、非有確據、未足信已、使御天津高御座者、將出之使鎮外、故尊其位、使天下知己意之所在也、然此事實亦乎忍穗耳

尊之時、產靈尊特申前勅耳、故曰從命天降也、三器者、所以表神明之德、而万善具于其中、極廣大、尽精微、入幽深、達玄遠、誠治心之要道、經國之極則也、神皇正統記稱三器在國、猶日月星在天、鏡則石凝姥命所作、玉則玉屋命所作、劍則素戔嗚尊所得、而鏡則不蓄一物、以照万象、是非善惡無所偏私、玉則以柔和善順爲德、慈悲之本也、劍則以剛利決斷爲德、智惠之本也、神勅彰明、詞約旨備、且由神器表章之、尤爲可貴、就中以鏡爲宗廟正體者、鏡以明爲體也、人之心性明則慈悲決斷自在其中、其見可謂卓矣、使諸神託靈于物者、蓋以諸神威德顯于遠邇、國人莫不尊信、故頒物于諸神、使其各宜太諄辞以祝其常堅無變、從而獻之、以爲護國安民之具也、上古人心誠篤淳朴、故隨諸神精誠所在而尊信之、殆非後人意想所及也、

是時天照大神手持鏡劍、賜皇孫、祝曰、此大八島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者、吾子孫可知之地也、汝皇孫、其御天津高御座、安之平之、以天津日嗣之瑞穗、爲天御膳之長御膳之遠御膳、御之于齋

祖志卷之六

三

四

庭于万千秋之長五百秋、宜視此鏡、猶視我、同殿共床、奉齋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矣、又勅天兒屋、天太玉二神曰、惟爾二神、同侍殿內、執政、是所以配祀二神于裂劍五十鈴宮也、其天手力男神、万幡豐秋津比賣命在佐那縣、此御戶開之神也、一鏡名天懸神、一鏡名國懸神、並爲天照大神之前靈、即木國名草宮所解祭也、次一鏡及子鈴爲天皇御食津神、朝夕所齋、即卷向穴師兩社也、於是高皇產靈尊詔曰、以于高天原、附諸皇孫、以天津祝詞之大祝詞、祭天社國社諸神、又勅曰、吾起樹天津神籬、天津磐境、爲吾孫奉齋、汝天兒屋命太玉命、宜持神籬降於葦原中國、爲吾孫奉齋、別勅太玉神曰、宜率諸部神、供其職、如天上之儀、而令諸神陪從焉、國惟汝二神、兼現神與靈寶而言、蓋政亦兼天祖與天孫而言、惟喚起詐、釧謂貫小鈴于緒之、於臂、釧鈴也、鈴訓與鏡同、蓋因其地多鏡、得此名也、萬幡豐秋津師比賣神、蓋謂大宮賣神、本一神也、佐那縣即狹長田御戶開、謂大神幽居時開石窟戶也、雄略天皇時、大神託宣、以天兒屋太玉二神、爲外宮相殿、奉陪皇孫、以御戶別二

神爲五十鈴宮相殿見于御鎭座本紀阿波國名方郡有天石門別八倉比賣神社名方恐因還祭佐那縣神得名今名東郡佐那河内村有二神神社云八倉即石倉義如石窟也外宮謂大神別宮其曰內宮外宮者始于村上天皇時非古也懸借字玆也自招禱日神而言此社無神位尊之之至也卷向社在大和國城上郡祭稚產靈神以鏡爲靈躰穴師亦在城上郡祭兵主神以鈴爲靈躰兵訓都波母能爲摘羽物之義謂矢也兵主蓋謂素盞嗚神也天津祝詞係天神所傳大爲美稱吾則二字對上有大神之詔而言神籬訓比茂呂伎謂以與坂樹爲神室而祭之即柴室木之謂也柴訓布志布志切爲比垂仁天皇紀天日槍所齎寶物有熊神籬一具熊借字訓久廡是隱匿之義所以藏神體此日持降者蓋此類也或曰比茂呂伎日室木也日室猶言日神之室也後世謂神供爲比茂呂伎亦本于此磐境謂祭神之場用石周築也神籬下恐脫於字是爲神祇官八神殿之起原古語拾遺稱從皇天二祖之意建樹神籬二祖謂產靈尊非高皇產靈與天照大神之謂也或曰是齋

大

字之意如磐神磐座皆是

大神此詔據書紀一書則爲授天忍穗耳尊而忍穗耳尊使瓊瓊杵尊代已天降因併諸部神及服御之物一依前授者近是安之平之大殿祭詞作瑞穗之國平安國止平氣久所知食中臣壽詞作瑞穗遠平介久安介久由庭仁所知食安者方民各得其所之謂也平者一民無不得其所之謂也是爲治國之要道極致祖宗精神全在於此所以上下一體固結不解符解以爲安心平氣者非也抑安平之念發乎天祖猶穀種落地恭儉仁慈之政溢乎人心經久愈益發暢猶穀之發育滋長其間或有戕害之者未嘗損乎大體猶穀之遇霜害損傷稍致彫落而終不變爲荆棘爲蓬茅蓋其建國精神本在相保發乎天然無所偏私固非專爲君亦非專爲民君民自有尊卑而莫非我之子孫故使其互相扶持以保無事譬猶頭腹手足相須成用不可欠一故祝實祚之無窮以明君臣之分使其万世一定不變也是爲人道大本於是忠孝一體流行不間古今無事

敵之心、無辱親之行、祖不悲孫之忠、孫忍墜祖之業、是兼全忠孝、無所抵牾、而百行万善、自其中發生不息也。聖武天皇詔、汝多知乃祖止母乃云來久、海行波美豆久屍、山行波草牟須屍、王乃弊尒去曾死米、能杼閇波不死止云來流人等止奈母聞召須、故是以子波祖乃心成伊自子尒波可在、美豆久屍謂水漬之骸、草牟須屍謂草生之屍、閇方也、猶言邊、能杼謂無事也、伊自助辭、與曾同、言爲君死而不徒死、是父之志也、能成父之志、可謂眞子也、天皇俟佛頗損國體、爲後世大憾、而其言如此、可見祖宗大訓、嚴乎銘于宸衷、其不可誣也、雀部廣島歌曰、大君能御言尒在禮波父母遠齋瓶登意伎弖參出弖來尒志遠、藤原雅賴曰、子遠思布道尒皆祈留天皇尒事留跡遠逢逢佐夏奈牟、是亦可以見忠孝之不相悖也、對寶鏡視我面、是視祖宗之遺體也、我之與祖宗、本於神明、一體無二、故視寶鏡、猶謁祖宗、然則其心誠敬純一、與神明合、幸魂奇魂、各得其正、處事接物之間、曾無大過不及之患、故對寶鏡奉齋匪懈者、所以修其身、正其德、而萬善凝聚

也。壬生忠岑歌曰、人乃子乃親尒似奈留毛能遠登弖戀志氣時波鏡遠曾視留、斯言也、尙未盡善也、人須朝夕對鏡照面曰、父母全體、待我而存、我心有與面違者、是欺父母、誣神明也、果有之否、有則改之、無則益進修之、是修己治人之要、不獨天皇於寶鏡也、同殿共床、亦戒其心之精明純粹、不敢暫違也、其心常常如鏡、則是與神合、而邪氣無所存也、漢人嘗有古鏡避邪魅卻百病邪入心臆之說、按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眞形、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其言極有理、蓋彼虛明洞徹者、爲三神自然之本體、万物得之以生、故物不得違之也、況於大神所托神靈、而明威赫赫、不可思議者乎、塵添壒囊抄、大神幽居時、懸鏡于眞坂樹枝、會一千神、大神嘉之、所開窟戶、天壤忽明、御影映於鏡面、永不消滅、是名八咫鏡、太平記、因此御影即神靈、其映於鏡面者、神體之自然與鏡相發也、宜矣、其不消滅也、然是非至誠、不能見也、皇孫誠明、以對之深思大神所以現存、則

孝敬之心、不能自禁、安得在人上自肆、臣民亦安得以邪思逆之、寶祚無窮、必與此念並行而已、後嵯峨天皇御製曰、此君乃御代加志古志登呉竹能末乃世麻傳毛伊加天伊波禮牟、後宇多天皇御製曰、伊登登麻多民安加禮登祈留加那我身世爾立春乃初波、後醍醐天皇御製曰、世治利民安加禮登祈留古曾吾身爾都幾努思比那理个理、後光嚴院天皇御製曰、世治米民阿波禮不誠阿良波天津日嗣能末毛限良志、後柏原天皇御製曰、治米知留我世何如爾登涙風能八十島加計豆行久心加那、後嵯峨後宇多諸天皇、皆承皇綱解弛之後、爲武臣所拉制劫持、不能有爲、然其一片安民之志、溢乎歌詠者如此、所以金甌無缺而忠志之士踵起不絕也、我邦君上仁民之惠、與臣民報國之誠、皆發乎祖宗、潛流成風、是一國精神所在、自爲治平之本、治平自外來者、譬諸揠苗助長、其勢若速、而忽致枯槁、起于內者、猶五穀生沃土、久而益長、是不可不知也、爲皇孫奉齋、蓋傳其所以起樹神籬之意、使弗失墜也、產靈訓勅懇懇如此、報本之厚也、

報本之厚、所以重其身也、又按、平田氏以阿波國名方郡神社石門別神、爲手力男、八倉比賣爲豐秋津師比賣、其言不易、而謂佐那河內因還祭佐那縣、得名、殊不知伊勢還祭此神也、忌部諸神率在阿波、而忌部鄉氏多傳手力男神迹、蓋此神本在忌部鄉也、忌部鄉出強有力者、角觝常冠天下、土人皆謂之手力男神之靈、未必無以也、村雲命神社在麻殖郡種穗山、此際謂之外山、對忌部鄉諸山曰內山而言、蓋此神所住也、村雲命爲手力男神孫、而村雲命子曰大波與命、孫曰日別命、日別實爲伊勢度會氏之祖、是可以見當時諸神根據之地皆在阿波也、

於是天孫將天降、先驅者還報曰、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背長七尺餘、眼如八咫鏡、上照高天原、下照葦原中國、因使從神問之、目眩不得相面、天照大神、高皇產靈神勅天鈿賣神曰、汝雖纖腕女子、能與敵神抗而不自逃者、宜往而問之、吾兒天降之道、而若然者誰也、天鈿賣命許諾、往而問焉、對曰、吾是國神猨田彥、聞天孫命至、故來奉迎、天鈿賣命復問曰、汝先我行乎、抑我先行乎、對曰、睹先

啓行復問曰汝到何處皇孫到何處邪對曰天孫當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吾應到伊勢狹長田五十鈴之川上顯我者汝也汝宜送我也天鈿女命還報因八達謂岐路之多也言背長者蓋屈膝跪坐故唯見其背之長也狹長田五十鈴蓋五十鈴川上在狹長田之中也今屬度會郡宇治鄕伊賀風土記伊賀國者猿田彦神所經始也始謂伊勢加佐波夜國其女吾娥津媛命守天神所降金鈴因号曰吾娥郡後以爲國名曰伊賀御鎭座本紀神魯伎神魯美命投降大小金鈴五十口於伊勢加佐波夜國神皇實錄大神宣旨曰吾將顯于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以天逆矛爲宮處之璽諸說紛紛未知是非

背長七咫上照高天原云云者摸其身材長大有威名能伏人之狀而已聞天孫至四字可見大神盛德淪于國中人心之久也此四字實爲擧國人事君之大義不獨爲士臣急務也猿田彦神奉迎者蓋將朝高天原自出雲發經山陽諸國漸近高天原始聞皇孫天降故遮來謁也皇孫天降筑紫本出于天祖之意而鈿女命故問之者察猿田彦神用心之誠僞耳猿田彦神明知筑紫諸國爲大國主神外府時有暴神與外人往來出沒抗命故告皇孫先到日向據伊奘諾大神舊都糾集義故以爲恢弘天業之地身隱伊勢陰助大神爲政于東北諸國使大國主神庶子及八百万神在出雲古志諸國者一心恭順毋逆其父兄讓國之意以待皇運之開也言簡而旨遠朴質之風可想蓋亦有出天神意表者焉

於是裹皇孫于眞床覆衾離諸天磐座開天磐戶而奉降焉猿田彦神啓行天忍日命背負天磐靫臂著高鞆手執天波士弓挾天眞鹿兒矢副持八目鳴鏑佩頭槌之劍帥大久米部立于御前天村雲命取太玉串天忍雲根命宣天諄辞拔禊排天八重雲稜威分道立于天浮橋于浮渚平地遂降于筑紫日向之高千穗之槵觸峯會晦冥不辨晝夜有土蜘蛛大鉗小鉗奏曰天孫親拔稻千穗爲籾投散四方則晴矣因如其言果晴乃以大來目部定爲天靫負部轉幸襲之槵日二上峯天靫負

部始此天忍日命者産巣日神之子安牟須比命之子也天村雲命者天曾己多智命之子天嗣杵命之子天鈴杵命之子天御雲命之子也天忍雲根命者天兒屋根命之子也國與牀衾謂覆臥床之衾衾訓當須麻閉衾也磐座謂御座磐戸謂宮門忍日蓋厭靈稱其武也忍日命蓋手力男神也大久日命亦然此神多異稱如阿多都命天背男命安國玉主命神狭日命天嗣杵命其實一神而已八日鳴鏑謂矢有八竅生音也頭槌謂劍首如槌也大久米謂久米命所率武士也高千穗在日向國臼杵郡即日向北界與豐後接之處而噌唹郡霧島山亦曰高千穗蓋初天降臼杵郡後遷霧島也針借字蓋頭之謂也日向風土記作針稻蓋皇孫所携帶者也安牟須命蓋天底立命也天降者自皇都赴遠部之謂非自天上飛降也皇孫尚幼而奉降諸西陲者蓋出于高皇産靈尊之意欲使外孫夙立偉功于外也排天八重雲者謂其行遠跋涉艱難也浮渚謂瀲沙中渚蓋乘桴若一地傍沙汀而行也降槵觸峯者謂居山外一處非降絶頂之謂也土蜘蛛謂穴居人賤之

之辞非謂賊也投稻粒于四方者所以祈晴千謂其多不必拘也土人獻此説天孫從之乃晴偶然耳口碑相傳亦非有深意也抑世人或有以天降爲懸舟自遠至者謂當時民之經驗以山爲近天又視其自茫茫大洋接空之處而來遂爲此説也是以皇神爲外人之裔而不知自滅其身者也人之生于國土猶草木生於山魚介生于水皆由氣凝成自然成形然後形化相禪万物皆然未可謂東家之水出于西家之井未可謂我身之半風子係于汝身所生之孫也太古之時多土寡人人食天産諸物無有不足安得有率其男女徙住絶海者乎凡物必有潤傳存人雖同居一土者動有血脉之異如中風疥瘡失心勞瘵傳諸子孫經久不絶如満州獷狢天竺氈部安得遠生天祖以下大德至仁之諸神乎土氣能移物雖同有之如家園之菊與在荒野者不同是已然亦必有漸焉雖以我邦土氣之神秀安得驟化海外獷俗之族乎或謂人祖出于猿猴自然進化也然人自人猿自猿其質各異則知進化雖同其物自別也如猿化爲人則子子亦化爲人矣

是亦不通之論也嗚呼不知祖宗神明之所以生于斯土而妄馳臆說自托外人之裔是甘爲外
人奴隷者也侮蔑君父者也是豈啻自滅之道云乎罪不容於誅矣抑漢土古人說三皇五帝出
于東海大荒之中似不外乎神州者三皇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少昊
顓頊此古說也間有以燧人列三皇者不知燧人爲伏羲別号也後世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
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蓋始于周人也春秋命歷序諸書稱天地初立溟涬始芽鴻濛滋萌
歲起甲寅有天皇氏十二頭出於昆崙之東而無外之山号曰天靈以木德王各八千歲地皇亦
十二頭女面而相類與于熊耳龍門等山号曰地靈各八千歲皇伯皇仲伯叔皇季皇少兄弟同
期俱駕龍而上下曰五龍人皇九頭乘雲祇車駕六提羽而出谷口一曰暘谷分九河依山川之
勢裁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各三千三百歲鴻濛元氣未分也淮南子万物以鴻濛爲景
柱高誘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扶搖即

扶桑也歲起甲寅言其元年日御建東方甲木之位歲星亦建寅位也有天皇氏言甲寅歲起于
赤縣之域也古人以昆侖爲天下之中此曰昆侖者實謂赤縣也無外山鄒玄以爲在昆侖東南
万二千里是也以木德王謂受生于東方扶桑之域與于熊耳龍門自其發跡而言天靈地靈猶
言陰陽之神地皇蓋天皇之婦道家所謂天皇太帝皇天上帝三天太上大道君皆指二靈也十
二頭謂十二人十二人各奉二靈約束代二靈爲政猶二靈分身也万八千歲謂二靈相禪馭宇
之歲五龍即五帝也雲祇車六提羽未詳谷謂暘谷專言谷者皆暘谷也周詩習習谷風爾雅東
風謂之谷風是也蜀志三皇乘祇車而出于谷口可見三皇皆出于暘谷也分九河言其經國自
黃河口始也人皇氏次有六皇謂狙神黃神次民辰放離光柏皇皆係人皇裔柏皇氏記登出梼
桑曰之陽州駕六蜚龍而上下以木紀德駕六蜚龍上下言六皇皆乘龍飛來也上下重下字與
上登字應伏羲稱東王父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別号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

虹繞神母久而方娠、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布
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大昊、位居東方、
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号曰木皇、華胥曰洲海中島也、山海經稱小昊之國在東海之外、其母女
節、生少昊于華渚、帝王世紀諸書作母曰華胥、其上謂華胥之上、可見華胥在東海也、位居東方、
以含養蠢化言占位華胥之國、以撫赤縣蠢化之民也、葛洪枕中書、扶桑太帝治東方、故世間帝
王之子處東宮也、言東方爲帝王之始也、扶桑太帝謂伏羲、都陳、陳音與申近、申是古神字、
云、淮南子曰、正東易州曰申土、又曰、扶木在易州日之所曊、注、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曊猶照
也、世紀以伏羲女媧並爲風姓、風東方也、素問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古易八卦巽居東北、配風木、
奚漢武内傳西王母說棲太帝于標桑之墟、王逸九思東遊訪太昊兮道要益伏羲、常在東方也、
十洲記扶桑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之處也、王母傳王父生于碧海、理於東方、

亦号曰木公、爲王母生于神州、理於西方、亦号曰金母、焉與木公共理二氣、陶均万物、神州即淮
南子東南神州曰晨土者是也、老子中經乾神号曰伏羲、坤神号曰女媧、古易八卦乾坤謂東西
也、炎帝黄帝亦出于伏羲、黄帝本行紀注、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黄帝、春秋外傳晉語司空
季子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姫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爲姫、炎帝爲姜、
二帝用軍以相濟也、賈誼新書黄帝者軒轅之兄也、用軍謂黄帝與楡罔戰也、帝王世紀神農姜
姓也、母曰妊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長於姜水、以火
承水、故謂炎帝、都於陳、在位百二十年、春秋元命包、小典妃安登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龍眼好耕、
是謂神農、尚與常通用、淮南子東南爲常羊之維、謂東南荒外也、華陽謂華渚之陽、孝經援神契
及玉海皆稱伏羲樂曰扶桑、又曰扶來、曰立基、神農曰扶黎、黄帝曰咸池、古微書按扶桑歌即神
農之扶黎也、來黎音相同、是知神農因太昊之樂也、而咸池亦在扶桑日出之域、楚辞與汝沐兮

咸池睎于㬉兮陽之阿可以見矣世紀黄帝母曰附寶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以爲名乾坤鑿度注有熊氏庖犧氏亦名蒼牙譙周古史考黄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有熊爲何地名未詳據大昊少昊生于華渚則亦必在其域蓋庖犧少典黄帝相繼居之也軒轅本北斗黄神之稱黄帝因其精而生故以爲名因其所居曰軒轅非因居軒轅以爲号也小昊者黄帝之子也命歴序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也紀少昊帝名質姬姓也母曰女節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而生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窮桑或作空桑或作穹桑亦未詳其所在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大壑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莊子諄芒將東之大壑詩含神霧東注無底之谷者是也小昊之國猶言小昊本國也孺謂幼子蓋顓頊爲昌意之孫生于西域若水少昊取之爲子故從小昊居東竹書紀年所謂生十年而佐少昊氏者是也棄琴瑟者非駕異常依特寄之也甘水甘淵未詳

帝俊一名俊大荒東經稱有黒齒之國帝俊生黒齒姜姓又曰東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䝞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是惟海神注渚島也禺䝞似是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俊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爲帝俊之妻生十日常浴于甘淵是知帝俊亦出于榑桑也義和爲司曆者帝堯時亦有義和蓋其子也尸子曰造曆數者義和之子也生十日言生十子各以日名之也帝嚳更有四妃元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慶都生帝堯次妃常儀生帝摯堯契皆生于赤縣稷生于扶桑春秋元命包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后稷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而生是也平田篤胤曰天地二皇謂諸冉二尊人皇謂素尊五帝謂二尊所生五行之神伏羲謂大國主神女媧謂須勢理姫命小典味耜高彦根神也黄帝炎帝多伎都比古神拙谷毘古神也女媧蓋西王母是爲伏羲妹即其妻也以妻爲妹如易皈妹卦所稱晧與我古典合無外山也

或曰禹生于西羌、非生也、與父同徙住也、十道記禹生碣石之東、斯繆矣、不知是反近實也、后稷生于神州、而毛詩注疏諸書不載扶桑之説、殊致曖昧、五姓之外、如妘姞姺㜪妍娸諸姓、蓋皆出於神州、世傳野馬臺詩、梁僧寶誌所作、其詩首稱東海姬氏國、殆有所受也、孔安國謂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上、所謂斷者果何説也、未若訂正之以傳異説否則存之以待後賢、不亦可乎、蓋知其祖宗出于我邦、而言之恐逆諱國惡之禮也、然曰乘桴浮于海、曰欲居九夷、亦見其眞情所在也、平田氏博物卓絶古今、其言大壯人意、恨其商較彼此人地、失乎大鑿、未免牽強附會、諾冉二尊生國之跡、國典詳之、瓊矛探海、潮沫凝成赤縣諸州、固在探討之下、天照大神御高天原、光華明彩、照徹六合、如日月無所不照、而素尊之往根國、少彥名命之適常世國、必有神算存焉、八島篠神之捜新羅、諸姉大巳貴諸神之巡按四方、天孫瓊瓊杵尊之天降筑紫、彥火火出見尊之間海神宮、其所以用心綏遠者、彰々乎不容疑、

崑崙東南、蓋謂高千穂二上峯、暘谷咸池、大壑甘淵、皆謂速鞆瑞門、即速吸門、在豐前國女島扶桑暘州、皆謂我神州、華渚亦在神州、華爲美稱、蓋因扶桑得名、堯典居嵎夷曰暘谷、嵎夷在暘州、擬扶桑暘谷、猶味國擬西洋悲谷也、有熊亦神州地名、黄帝姓公孫、由其爲東王父伏犧之孫、姬美字、皆从女、由其母住女島近傍、巨若常羊之水邊、少典不流彼土、其子神農先行、而黄帝後行也、小昊邑于窮桑、窮桑即扶桑、蓋黄帝在神州、生小昊、西征後生玄囂昌意、故黄帝本行記以小昊爲黄帝之小子、據周書黄帝命少昊正五帝之官、則知非小子也、棄琴瑟者、蓋以爲祓貝也、顓頊之裔出于神州者、如嬴氏姚氏㜪氏、皆是、大荒東經有靑邱之國、有狐九尾、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注嬴猶沃衍也、蓋在暘谷傍近、隸女島、女脩住此、生大業、故其後稱嬴姓也、世紀伯翳爲舜主畜、多賜姓嬴氏、是非因生賜姓之義也、舜姓姚、蓋自其祖窮蟬始、窮蟬顓頊子、傳卜兆、故得此姓、史稱舜有姚墟、是也、禹姓姒、大荒北經有依姓、係禹後、依與㜪通、而姒音與依近、故假用也、

大己貴事代主父子之宗雄、決非一隠于杵築宮青柴垣之内者、而漢人所傳如此、未可尽爲虚語、則其關係之廣大、亦可知也、我邦群島羅列、諸神生于其間、勢易生息、鳩集而略彼土嚬人稀、遷徙彼此、未嘗有統領之者、往而撫綏之、固易易已、據大八洲山川出玉石者、自古未之前聞、而勾玉等出于古墳者多、安知非採之海外者哉、因生賜姓、則或有之、如文字从某从女者、由照祖大神爲神州之大祖、故諸神西征者、以是自号、不敢忘本也、寶誌呼我爲姫氏國、亦爲此、不必拘女島也、又按據天詳辭、山在阿波、而近侍諸神、亦皆在其國、遺蹟歴歴分明、則知所謂高天原者、亦不外乎此、萬葉集所謂、如眉雲居爾所見阿波乃山母乃此之縁乎而猿田彦大神迎皇孫于八達之衢者、亦恐在吉野川上流之域、當時天祖自忌部郷、徙日峰若矢野神山、敷政于四方、深筑紫多沃壌、且易爲功、使皇孫沿河而西也、自阿波出筑紫、有雲邊諸山、重霧飽嶺、排之而行、又且乘桴航海、所謂排天八重雲、立于天浮橋者也、天孫天降、先據臼杵郡、尋到贈於郡、可見其非

自外洋而來者也、漢人說三皇五帝皆出于東方、國典說神明多適根國及常世國、其言不可變易磨滅、而致疑于祖宗所出者、由高天原之不可明徵、其實自速自侮之甚也、琉球大祖稱天孫氏、蓋亦出天、潢主彼地者歟、諾冉二神生大島、幷琉球諸島在其中、二神居日向、既久、皇孫亦傳其口碑之說、夙知西南諸島之膏沃、故先徙日向、糾集義旅、而宗室子孫、終到琉球也、大隅名勝考載種子嶋口碑之說曰、諾冉二神生國之時、最初生種子島、其後彦火火見出尊乘龜幸龍宮城、與龍宮女玉依姫命婚、及二旬不飯、陰神覺、陽神抵此島、歇曰、誓路爾跡波都幾爾哉足引能龜能尾能上爾名母多多留隋久、後陽神得五穀種子、來于此島、教樹藝耕稼、因名曰種子島、是我邦耕稼之始也、及葺不合尊自日向再抵此島、教耕稼、後幸日向鵜戸、誕生皇子、卽神武天皇是也、此說本於二尊生大島而言、殆難信據、然古來所傳、未可盡非也、則宗室子孫之到琉球、亦可知也、北史琉球國居海嶋、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

知其由來有國卅數也、可見先是琉球之於滅土無甚關係也、北史又稱其南境入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是臺灣生蕃之族徙住者耳、非琉球土人也、我大八洲自二尊降臨以來、未聞有啖人肉者、琉球以外則有之、其於神胤絕不相涉也、太平廣記曰、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

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是亦蕃夷以南蠻族之非、非大八洲所在也、太平廣記又曰、廣江夏李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沈其船、既明、詔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邕令造船數十艘、善水者數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國、史未載此事、豈筑紫土人自稱國使者邪、所謂珍貨者、盡將以供互市、未必盡爲國信也、邕豈聞長人等說、以爲我邦遙遠有此事、行劫忍爲此貪虐、與長人同歸者邪、殊不知長人在其近海嶋嶼中、出沒窺人往往出、己族類而琉球以東之俗、仁慈成性、與此豈

且然不同也恐年七十爲李林國所虐殺冥報固當然而後世筑紫士人寇其邊界敢肆殺掠無所顧忌者殆由土人子孫記此大不情之事所謂復九世之仇者也可勝嘆哉中山世系圖序云大荒之世有一男一女因生三男二女長男爲君王之始号曰天孫氏中男爲按司之始少男爲蒼生之始長女爲女君之始少女爲内侍之始天孫氏世世傳統一万八百餘年其代數不詳其書又記二神之名曰其男曰志禰理岐由女曰阿麻禰伎由志禰理未詳阿麻禰岐當是天女君或曰天孫氏二十五代而亡一万之說恐豫僞耳其實當得八百餘年至于代數則必多遺脫者北史歟斯當是按司之轉蓋自天孫氏既亡之後而立言也國史載琉球事亦在推古天皇以來猶且詑乎忽乎其多遺脫可知也然是豈特琉球哉如三皇五帝亦無不然也雖我神祖以上亦恐非止僅僅五六世者也後人深信神明之諡考諱考則固然矣而其遺忘不傳者不容疑也人家子孫能記先塋在某地而不知其世系者比比皆是也今天下之人疑祖宗陵墓所在紛紛聚

詎安保其世次無遺脫哉

既而自襲之高千穗峯覓國行過脊宍之空國到吾田笠狹之崎登長屋之竹島巡覽其地詔曰是地也朝陽直射夕日暎暎甚善國也召事勝國勝長狹神而問焉曰是誰之國也對曰長狹所住也今乃奉上因太立宮柱于底盤根峻峙梅風于高天原而居焉其長狹神者一稱塩土老翁伊奘諾大神之子也國曾褒里山峰即槵日二上峰是也脊宍謂脊脊無肉以磽不毛之地也吾田即今薩摩國阿多郡長屋笠狹未詳其地謂笠狹

天孫既相其地奠都而失其所在徒存其名高天原之不足徵也又何疑焉按後風土記日向國臼杵郡高日鄉皇孫始宮居之地故曰高日高日者日都之名也此說近是蓋天孫天降不住一處而其自東漸西之跡則有不可得而掩者焉書紀以爲幸襲之高千穗者終言天孫一生之事也後風土記又曰自皇孫天降傳至神祖世居宮崎郡郡中有日殿鄉昔有皇孫宮殿云大宮鄉

亦昔有大殿之地也、世居宮崎郡固屋杜、攖然其遷徙彼此者、或有之、未可謂不再住宮崎郡也

於是天孫詔天鈿女命曰、猿田毘古大神、今立御前奉仕、是汝之所發顯也、汝宜送之、且冒其神之名奉仕、乃隨猿田毘古神所請而侍送焉、因使猨女君等冒猿田毘古神之名、男女皆呼爲猨女君、猿田毘古神、昔漁於阿邪訶、遇比良夫貝咋其手、而沈溺於海矣、因名其沈居水底之時曰底度久御魂、水鳴有聲之時曰都夫多都御魂、沫起之時曰阿和佐久御魂、鈿女命還到悉聚大小魚介以問焉曰、汝等奉仕天孫乎、諸魚皆諾、唯海鼠不言、鈿女命謂之曰、汝不能言乎、以紐小刀拆其口、海鼠口拆、是其緣也、而歷代獻速贄之時、賜猨女君等、亦原此、猨田毘古大神稱五十鈴原地主神、其子曰吾娥津媛、吾娥津媛所領之地曰伊賀、因冒名奉仕、謂以猿田彦名仕朝、非仕猿田彦也、猿女蓋以女立家、猶後世柱女出于神功皇后侍女也、度久、着也、都夫、水聲也、佐久、與咲同、紐小刀、匕首也、自其插懷中小帶而言、古人男女皆重刀劍、如男子、雖寢臥不敢離諸其身也、万葉集柿本人麿

呂歌曰、劒刀於身副不寐者、問答歌曰、劍刀身副妹之、可以見矣、速贄、謂獻最初所獲之物也、阿邪訶在壹志郡、比良夫貝、今俗呼曰赤貝、即蚶貝也、古事記速贄上有島字、謂志摩也、蓋是爲鈿女命在伊勢時事、還到恐罷到誤、

命、鈿女命送猿田彦神、是配爲妻也、而賜姓者、蓋使其別成一家也、猿田彦爲貝所咋、蓋言其母爲蚶貝姫而捕之、故有此禍、雖大神不能免、所以示大戒也、然分三魂、言之者、謂其神之隨處隨時變化無窮、非爲貝所咋殺者也、還到、謂還日向、不必改也、島、謂西南諸島、島多魚也、聚魚介問其仕天孫與否、蓋以猿田彦沈溺爲魚介有恨、而然故有此說也、其實從猿田彦住阿邊多識魚介故、受命檢其性能適供御與否也、

是時國中水性濁惡、不適飲料、於是天兒屋根命、敕其子天忍雲根命登天到神魯岐神魯美命之御前、請命曰、加天水於國水、以爲皇孫之飲、天忍雲根命乘天浮雲昇天二上、白之神魯岐神魯美

命乃以天玉串授之曰宜此玉串自夕至于日出宣天津祝詞太詔詞則有由都五百篁之生于弱
韮兩其下將有天之八井出矣當以是爲天水從之果有清水湧出時天村雲命亦昇天神魯岐神
魯美命以天忍石之長井之水盛之玉盌請曰持此水天降以獻皇大神與皇孫之御膳其餘則咒
曰天忍石水灌諸食國之水上以供朝夕御膳使屬從諸神八十部諸人識飲此水乃授神寶玉椀
等天村雲命持下而獻之皇孫曰上天從何道對曰大橋則恐皇大神皇孫命天降故自後小橋參
上皇孫嘉之使稱天村雲命天二登命後小橋命三名乃定高千穗御井供朝夕御膳後遷之於丹
波永招奉仕焉因天二上天津國山名玉串蓋用野鷲本非一簡故能生五百篁也立謂植之于地
也弱湯借字訓和加比流即稚蘆謂午前也由都與伊都通謂清淨也篁竹叢也天之八井即天水
也八盌瓮之義瓮瓦器訓毛多比持堪之義欲八十部諸人兼青人草而言也椀訓毛比所以飲水
也猿田彦神井于丹波者蓋由還祭豐受大神而此神實隨皇大神之御饌也

天二上在高千穗山上皇孫祭祀天神之處也神魯岐神魯美命授玉串玉椀者不外乎祝宣串
之與椀本係皇孫所獻而今還賜之也五百篁八井謂其數之多不必拘也生於弱韮者言小竹
生於韮中也井而曰天取其清淨之義可見凡物清淨者雖在地中亦謂之天也宣大詔辭以致
清水而出要由精誠感應豈非以誠之與神合一無間能爲万物之本體万物不得不親比乎賜
天水者所以使與國水比較以知其性能之善惡此與天忍雲命本爲一時之事爲其所傳不同
故致詳略各異耳大橋小橋之説亦可以見古人用心之精也
於是大修祀典享皇祖諸神天兒屋根命奉天神之命持太兆卜事卜定齋廷定悠紀主基二國作
齋廷之瑞穗又定採大嘗宮材御膳柏御琴木之山及刈萱草之野多求天罪國罪科國中之大幣
爲國中之大祓出荒世和世之御服附物奉幣帛于天神地祇遣拔穗使卜定稻實齋屋祭八柱神
次卜定物部人等酒造兒酒波粉走相作灰採灰燒稻實公等皇孫幸卜食川爲祓禊荒妙和妙之

神服諸國之由加物悉備焉物部人等持之齋戒肅肅參大嘗齋庭以爲齋貫嚴實恐惶清白各奉
其職造大嘗宮月內選定時日以十一月中卯日作多米都物悉備而獻之令歌人等奏國風語部
等奏古詞祝曰此獻留悠紀主基乃黑木白木乃大御酒遠天都御膳乃長御膳乃遠御膳止汁仁
毛實仁毛赤丹乃穗仁所聞食豆豐明仁明御坐豆天都神乃壽詞遠稱辭定奉留皇神等毋千秋
五百秋乃相嘗仁相宇豆乃比奉利堅磐常磐仁齋奉利豆伊賀志御世仁榮志女奉利自此年始
豆與天地月日共照志明良志御座事仁本末不傾茂槍乃中執持豆奉仕利禮詞遠稱辭定奉久
止申此大嘗祭之始也而諸部神者奉其職世世無變矣因此一段係近衛天皇康治元年大嘗所
奏之詞蓋因古文修之也悠紀由久爾之略謂齋定之國也主基訓與次通言居第二也或曰清淨
以祭天神謂之悠紀後次祭地神謂之主基也邪訓都美都都美之省語謂諸凶事不限惡行也荒
世和世謂之節折以祓贖身是也世訓與登也謂節之間以摩人身祓過生涯日荒日和者再次

圖志卷之六　三十一

三十二

供之也是天皇自出稻物也拔穗所以供神嘗其田國別六反用百姓所營田其價以正稅給之八
柱神謂御歲神高御魂神庭高日神大御食神大宮賣神事代主神阿須波神波比岐神物部謂武
職健士然上代尙武故又通士臣而言此謂男女與祭者也酒造兒以當郡少領女未嫁卜食者充
之酒波謂次酒造兒行事者波借字並也或曰嘗也謂味酒粉走掌篩和酒之灰走御篩也或曰奔
走奉仕也相作取相共作酒之義或曰綜作也綜謂絡絲之具或曰比衣切爲閑比衣藉肉也或曰
合作也謂調和衆味也稻實公蓋掌炊御飯也由加物神語謂雜貨也齋實之實訓志呂謂物實即
下文所陳黑白二酒及御膳等物是也多米都物謂美味飲食應神天皇紀作珍物獻之天皇親獻
也黑木白木上代酒名儀式以藥灰和御酒五斗和內院白黑二酒五斗和大多米院黑白二酒造
酒式其造酒者米一石以二斗八升六合爲蘖七斗一升四合爲飯合水五斗各等分爲一甕甕得
酒一斗七升八合五勺熟後以久佐木灰三升和合一甕是稱黑貴其一甕不和是稱白貴久佐木

謂常山也、或曰黒酒澄酒也、白酒濁酒也、汁幷黒白二酒、謂去糟故曰汁、赤謂顏赤、丹訓遷處也、祈也、如玉曰還亦取其光外發照明、亦謂顏色美好以爲宴、名者詞之轉也、御坐弖之弖、當是止誤、皇神謂七十一座、與相嘗之神、及天地諸神相嘗、猶言相伴謂與天皇同饗之、蓋大嘗主祭皇大神及諸神也、或曰皇神與現人神相嘗之義也、相宇豆能比、猶言宗納、宇豆爲現顯之義、言現顯來享也、伊賀志爲嚴𣘺之義、本謂皇神、末謂皇孫、是就中臣爲祭主、而言言無違皇神之遺訓與皇孫命之詔旨也、

大嘗之祭、爲祭之最大者、孝敬精誠、以事天祖、而悠紀主基各有一定之制、專要潔淸素朴、不許濫用一物、德化修于上、人心和于下、是之謂不言之敎也、執皇神與皇孫之中、言天兒屋命自奉祖宗之訓、皇孫之意、專任祭政、中立不倚也、祖宗之訓、即人心所在、皇孫視時進退、無所凝滯、而執政實代之、故曰執中自任其責之謂也、

當天村雲命之徂丹波也、天香語山命亦在其國、豐宇氣大神敎二神天降居伊去奈子嶽、香語山命與其妣天道日女命共祭大神、當新嘗井水忽變不能炊神饌、道日女命拔葦占之、授弓矢于香語山命曰、汝發三矢、矢留之處必有淸水矣、香語山命從之矢、到一山則時生根枝葉青青、其地曰矢原、乃建神籬遷祭大神、始定墾田、乃有靈泉涌出其傍、生天吉葛、因盛水調神饌獻大神、因號其地曰眞名井原匏宮、天香語山命創營神庫於倉部山、以藏種種神寶、設長梯到神庫、是謂高梯山、頭有神祠、曰天藏、祭香語山命、道日女命老居此處、績麻養蚕、敎人民製衣、因稱之曰御衣知祖母、云、因此段據丹波風土記、

此說蓋故老所傳、如此不必深求其說也、顧諸神漸徂四方之質、亦可以見矣、村雲神社在阿波國、未聞其在佗國、豈非以其老後回鄉隱居歟、

天孫背邀幸笠狹之碕、遇一美人、問曰汝其誰子、對曰妾是大山津見神之女、名木花開耶姬、又問

汝有兄弟乎對曰有姉磐長姫天孫曰吾欲以汝爲妻奈何對曰吾不得言吾父將言因使告大山津見神大山津見神大悦併其姉磐長姫令持百机飲食而奉進焉天孫謂磐長姫醜也返之獨留弟木花開耶姫以幸一夜有身大山津見神大耻復奏曰吾所以獻二女者錄磐長姫則天神之子壽康如磐石雖遇風雨常堅無動錄木花開耶姫則如木花之榮茂焉誓言敢貢今獨留木花開耶姫天神之子之壽當如木花之移落也此天壽不長之緣也磐長姫亦恥恨呪且泣曰顯見蒼生如木花之轉移衰矣此世人短折之緣也磐長姫者在伊豆國之神也国大山津見甚伊奘諾尊之子也塵添壒嚢抄稱天孫天降還薩摩國閼駝郡竹屋村聘土人竹屋守女生二男子守即神也木花開耶姫訓佐久夜開光咲之省也櫻訓佐久良良亦夜之横通也百机飲食謂机上列物之多者事紀作百取机代之物是也机訓都久惠即坏居之義居飲食之器也弟謂女弟對姉而言也古無姉妹之言兼言兄弟耳後世反之並從夜訓也磐長姫爲藤之精靈故其子必壽木花開耶姫

是櫻之精靈故其子不壽固理之所在非誣之也然曰不長而不曰短言有斷所言天壽之長固當然也後世天壽多至百餘歲者比之神代甚短耳磐長姫祉在伊豆國賀茂郡大島三原山上稱三浦大神島中多長壽者島人誇稱云

妾不得言妾父將言是爲婦人之常道婚姻必受命于父母自太古既然神明自然之制也蓋男女各有自由擇定之權而無自由婚配之獘万世不可易者也自大山津見神與磐長姫耻其見退出此怨言後世相傳以爲上下人不壽之緣所以垂戒於女色然天孫嘗聞木花開耶姫以兄弟有無者蓋謂無兄弟者不得娶也大山津見神併姉納之何其踈也天孫不娶二女豈天孫之過哉後之學者就此言爲耆天之説者誤矣顧人代壽康不及神代者乃其所以爲人代亦不可不知也

是後木花開耶姫謁天孫曰妾妊娠將娩天神之子不可私産敢請天孫咍笑曰開耶姫曰一宿而

娠乎殆非我子木花開耶姫大悲恨曰妾所娠之子若非天胤者必當焦滅否則火不能害矣乃造無戸八尋殿入其中以土塗塞臨產放火焚之盛揚之時所生曰火酢芹命一稱火照命炎火衰之時所生曰火折命一稱彦火火出見命凡二柱矣於是木花開耶姫自火中出曰今吾母子身不受害如此奈何天孫曰吾本知是吾子也意一夜而娠恐有疑者故使衆知吾子也然木花開耶姫恨天孫不復與言天孫憂之爲作歌曰意伎都母波倍遲波余禰杼母佐禰杼許母阿多波怒加毋用波麻都智杼理用初兒生時以竹刀截其臍帶從而棄之竹刀終成竹林号其地曰竹屋木花開耶姫卜田作稻釀天甜酒以嘗之其田曰狹名田又以渟浪田稻爲飯以供新嘗矣久之天孫崩葬日向國埃之山陵其木花開耶姫者在駿河國富慈岳淺間社木花開耶姫一稱神吾田津姫又稱鹿葦津姫又稱櫻大刀自神與櫻大白刀神合力之神曰苔蟲神並在小朝熊社図無戸蓋謂埴土塗塞者也酢芹訓須勢理與進同意火折即火弱之義也火火一作穗穗謂稻穗非火之謂也出見與

手耳通曾美稱也意伎都母與津藻也海中遠處曰意伎都藻柔順故喩女也波語助倍遲波余禰杼母雖寄撫畔也陸謂海畔也佐禰杼許與床也或曰佐發語辭禰杼許寢牀也阿多波怒不能也加母哉也不能哉歎其不能同居也用呼聲波麻都智杼理濱千鳥也此鳥終夜呼雌以譬獨寢不眠也竹屋即鹰屋在薩摩國阿多郡今稱竹尾有王子大明神蓋然無戸室之地也蓆曰鷹鋪野蓋笠狹宮故址有竹林蓋棄竹刀之地也狹名田即狹長田擬穴上蓋隆田也名借字耳甜酒美酒也渟浪田謂沼田浪訓與之通山陵訓美佐佐岐謂御墓所在如曰某處之陵是也御墓謂藏玉體之處訓美波加如曰某天皇之御墓是陵墓之別也埃之山陵在薩摩國高城郡水引鄉宮內村其地古曷穎娃郡有八幡山一稱神龜山是謂新田宮山形圓而大非自然成就者前有小流山背曰城山如屏障倒成相傳以爲宮址蓋自笠峽遷都于此也否則往古宮所不一而足也埃與江通此處沿大河朝潮夕汐數里隔河有高江之地所以有江之稱也左有中陵嶺安磐石二尙如壙域周圍

以井幹世世修之其石最大如俗所謂片石非神功不能輸山上更有中陵端陵併八幡山為三陵蓋皆葬貴神也更有川合陵或曰中陵瓊瓊杵尊而川合陵在左端陵在右是天照大神忍穗耳尊之陵也世傳高城千臺之言以為瓊瓊杵尊築千臺構高城在八幡山殆虛語也諸神記謂新田宮始不營廟殿而皇帝記伏見院正應三年庚寅薩州八幡宮高麗檣有棧數五十三軒見物人三万云云其祉之盛可知也地理纂考四神社奉祀彥火火出見尊豐玉姬鵜葺草葺不合尊玉依姬天降五部諸神諸神記國司到任先奉幣于鑑山然地誌備考又有言水引鄉內屋形原殆皇孫宮址也其地高廣可容廣屋數宇是自一考矣地理纂考寶永三年改造新田宮寶殿下有石築成圖二丈餘高三尺堅如化石少堀之有磐石數片覆之蓋葬玉體之處也或曰臼杵郡縣西三里有大陵巽氣甚盛而人不得近焉是可愛陵歟或曰臼杵郡永非可愛村傍山百餘町絕頂豐石三尖有岩洞是可愛陵也或曰延岡近傍有可愛山陵或曰臼杵郡高千穗山東南有槵觸山中有瓊瓊藝命陵

里人稱大石明神是自為異說然亦未可為蓋非也祖慈為穗奇之義謂卓出如穗而豐也刀自為戶主之義以其為天皇祖神故特貴之也蓋借字與生同義此謂嚴生苦蓋指磐長姬合力者助之使生人永壽之謂也小朝熊在伊勢國宇治鄉朝熊村朝熊舊訓阿佐玖麻今曰阿佐麻與淺間同如信濃淺間富士淺間皆此神所在也

人壽長短必有定數而淫于美色以損生命且貽害于子孫者由其欲之難節是美人所以不宜子孫也然木花開耶姬既知其姊不悅故不敢恃其色以入天孫之宮可以見其非尋常美人之比而天孫不娶二女者乃其德之所以大過人也蓋納二女者為素尊之遺制非天照大神之意故天忍穗耳尊以下大統相承以至神祖未聞其納二女如瓊瓊杵尊之於木花開耶姬彥火火出見尊之於豐玉姬一別之後絕不相通獨居終身蓋伊奘諾尊慈伊奘冉尊害生之志有得于祓除清心之間傳諸天照大神自有不老不死之術以大德代天工而子孫承之不敢失墜是

其所以長生久視不衰也神祖既納吾平津媛又娶五十鈴依媛蓋承吾平津媛既薨之後也及後世遂納衆妾者大國主神之遺風援之耳遂致魏晋人目我以爲一男數十婦非古也臨產放火或有此事蓋其精神一決不畏水火視水火猶無者所以水火不能害之邦俗自古重火臨產必異其火蓋由火爲至淸至潔之物其德與神明同揆故不敢使侮也六朝人評我俗有言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此事未前聞焉豈其鑽火淸齋者遂爲者說邪開耶姫一心光明純潔與火同體何憂火害且所謂八尋殿者或以草茅作之極易燒過則雖常人亦當無有大害也天書作稍許草放火燒之近得賢天孫歌意言妃在我近而不得相接猶海藻着岸而不宿海鳥無有此理也橘守部曰是彥火火出見尊聞豐玉姫之言錯出于此未知是非栗竹刀終成竹林云者神之也二子已有不死于火之異故遂爲此說耳按宋史稱寇準死皈葬西京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揷地掛紙逾月枯竹皆生筍時人謂深仁所致天人感應之際妙用不測未可謂斷無此

事況於神明爲万化之源乎安可執一而論哉埃之山陵紛紛衆說蓋由其遷徙彼此不住一處以致之或恐自天孫傳至神祖買有十數世世世襲御名之偏也天照大神忍穗耳尊之陵在高城郡者是葬二神之遺物猶後世埋藏遺髮也苟二神之陵而在地球上則是不外乎南海総內諸國之間矣福慈爲穗奇之義其說的當蓋言神鎭甚著不唯山勢高絕也自古職此山之神迹者淸和天皇貞觀六年有燒火之變七年立淺間明神祠列于官聡有言今年八代郡擬大領無位伴直眞貞託宣云我淺間明神欲得此國齋祭頃年爲國吏成凶咎爲百姓病死然未曾覺悟仍成此恠須早定神社兼任祝禰宜潔奉祭眞貞之身或伸可八尺或屈可二尺變體長短吐作等詞國司求之卜筮所告同於託宣於是依明神願以眞貞爲祝同郡人伴秋吉爲禰宜郡家以南作建神宮且令鎭謝雖然異火之變于今未止遣使者撿察埋剗海千許町仰而見之止中最頂飾造社宮垣有四隅以丹青石立其四面石高一丈八尺許廣三尺厚一尺餘立石之間相去

一尺中有一重高閣、以石構彩色美麗、不可勝言、望請齋祭兼預官社、從之、今大宮有伴氏賢
眞貞之裔云、都良香文曰、承和中從山巒落來珠玉、有小孔、是仙簾之貫珠也、至今有得之於山
麓者、其貌如管、非自然之物也、更科日記、有人遊富士川、見黃色物流至、見之則丹書來年之凶、
揭出二人以爲奇而收之、明年三月國守死、而其見徵者、亦如其所書、寶永中富士山失火、淺間宮
禰記、是時富士野有淨光寺、比夜半聞數百人足音過門前、僧怪之、乘月自垣隙覗之、有異獸數
万、自富士山上向中湛而走、一時許中有一物、可長一丈、形如熊、背有二角、全身有眼、其光如鏡、
人立張臂而過、及明乃火、因語之古老、則曰是山之主神、自古所傳也、其他言神異者、綦多、是猶
出雲大社說盛跡、諸社緣起多此等說、未可以人生常理推之也、

神代志第十二

天津日高彥火火出見尊、一名火折尊、瓊瓊杵尊第二子也、嘗有山幸弓山幸彥、取鰭廣物鰭狹物

而兄火酢芹命、有海幸弓海幸彥、取毛麤物毛柔物、火酢芹命每風雨失幸、彥火火出見尊未嘗有
一日失幸、於是火酢芹彥命告彥火火出見尊、易幸、彥火火出見尊釣魚不得一尾、失鉤空手而皈、
火酢芹命亦不得獸、悔之還弓箭乞己鉤、曰山幸海幸各自所得、不可久易、請互還之、彥火火出見
尊曰君鉤釣魚不得一尾、遂失之不可復覓、別作新鉤償之、不受、責故鉤、乃以其所佩十拳劍毀作
五百鉤盛一箕與之、不受、更作一千鉤與之、火酢芹命怒曰非我故鉤、雖多何用、責之益急、彥火火
出見尊憂之、抵海畔低徊愁吟、見鴈嬰羅困厄、憐而放之、須臾遇一老人、髮白如雪、面如少男、若麻
衣手杖緩步而至、彥火火出見尊問曰汝爲誰、對曰吾是鹽土老翁也、君豈非虛空津日高乎、胡爲
泣也、因答以所由、老翁曰勿復爲憂、取囊中玄櫛投之於地、則化爲五百林竹、因採其竹造無目堅
間小船、使彥火火出見尊入其中、敎曰吾放此船、暫往將有好路、乘路而行、常有宮室如魚鱗、則綿
津見神之居也、門外有一井、井上杜樹枝葉扶疏、汝命攀樹緣其上、海神見之、必爲汝命審處矣哉、

彥火火出見尊放之海中則自然沈去海底果有小汀乃棄船沿汀而進忽抵海神之宮雉堞整頓臺宇玲瓏進就杜樹下徙倚彷徨跳登樹枝以居時海神之女豐玉姫侍妃持玉壺將酌水終不能滿俯視有人影在水底笑顔倒映仰見則麗壯夫也甚奇之彥火火出見尊請水盛玉壺進之不飮水解其頸所繼之瑛含之吐入器中著器不離婢持之進豐玉姫豐玉姫問曰門外豈有人乎婢曰然現坐井上杜樹甚佳麗人也遠勝我王矣其人乞水含瑛吐之故來獻也豐玉姫以爲奇排闥出見忽目成人謂其父曰門有麗人殆非常人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地來者當有地垢實是妙美虛空津彥者歟海神出見知其爲天孫曰此是天津日高之子虛空津日高矣迎拜曰僕以天神之命掌海久受天神之恩今有何故到此處耶延入爲設三床敷海驢皮席八重上敷絁席八重彥火火出見尊拭兩足于邊牀據兩手于中牀然後寬坐內牀于眞牀覆衾之上海神見之益加崇敬設饌百机奉饗遂問來故因具語以其兄責鉤之狀海神乃悉召大小魚問之諸魚皆曰頃者口女言有

口疾以爲憂意必是也乃召之探其喉果得失鉤海神勅曰惟汝口女從今勿呑餌勿預天孫之饌是口女魚不進御之緣也囯幸訓佐知爲佐伎發理之省語即幸取也如薩摩之稱益亦自幸取遂居住而言或曰幸是狹道狹就性而言意狹道就業而言義弘亦通彥尊稱雖貴族稱之彥火火出見命兄弟有此稱益奉瓊瓊杵尊命分治山野衆自漁獵以供大祭及御膳也廣物狹物麤物和物雖神饌有此稱也易幸易取幸之具也山幸海幸各自所得古事記作山佐知亦已之佐知佐知海佐知亦已之佐知佐知佐知即弓矢釣鉤之謂也佐知佐知重言者古語格以此與彼相對而言万葉集悲弟茹歌曰遠津國黄泉乃界爾蔓都多乃各各向向天雲乃別石往者其曰向向者以茹者對我身而言也後拾遺集加多加多乃親乃親杼智祇布米理子乃子乃千世迺思比古甘也證此例甚多責故鉤者蓋欲托此事以希天位也瓊瓊杵尊本知弟命堪重寄使之常執弓矢以寵之將傳天位而兄命妬之會有大喪乃欲逞禍心也羂訓和那當是輪繩之義見鳥獸罥而放之可以見

其仁慈成性也、鹽土爲知識大都知之省語、猶如言博識也、薩摩國頴娃郡有枚聞神社、祭鹽土神、
云老人手杖一節、擲天苦堅間小船一作小籠無目謂密着無間隙堅間謂竹所編之目細密源
君美爾編竹細密使風不透以爲小船之帆也、或曰以竹籠爲筏乘之也、一書作以無目堅間爲浮
木以細繩繫着彥火火出見尊而沉之所謂堅間是今之竹籠也、乘路就水路而言、如陸路則不可
曰乘也、如魚鱗謂重稠、猶言櫛比、海神宮在海底其有樹木多物類各成區域與陸地無異云然、幽
幽界非常人所能到也、蓋器不離蓋自有其術也、垢猶言香氣、仙神皆厭人氣、不堪臭穢、豺狼獅虎
則聞人香氣、狼之猶猫鼠、鼠云瑜加論、諸天身內外悉清潔無有臭穢、猶有妙色、相人身肉多穢不
淨、窫窳以是說天垢地垢、猶未矣、妙美虛空津彥爾往來天地莫不自由、所謂神仙也、万葉集見麻
久保理於毛比之宗倍爾加都良賀氣香具波之君乎安比見都流賀母、加都良賀氣、即桂蔭、蓋月
夜見大神曰桂壯士、万葉集又曰月人壯士、蓋傅此故事也、和名抄稱靈日本紀云美太万一云美

加介、即御蔭本謂天日神氣充塞天地、造化万物者、故歷通天地諸神之靈魂、及人靈而言也、海驢
皮潮滿則柔、潮涸則枯、云絁縕似布也、縕謂麁惡之絹、上代通稱、古皆並曰多多彌、重疊之也、八重即
彌重、猶言幾重、搏兩手之搏、押也、衝頸根而屈折之也、祝詞 稍自物頸根衝拔萬葉集鹿自物膝折
伏鵜成伊逎乎呂賀美可以見矣、魏志倭人傳、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殆是之謂
也、或曰搏兩手于牀、言猶未坐而暫休息也、以天神之命掌海、謂伊奘諸大神、勅大綿津見神知大
海之政也、今夜謂昨夜、古語多此例、口女今東國謂之米那陀、即赤目魚之省語、亦曰口女、皆謂此
魚也、口女不進御之緣也、蓋邦人禁忌、皆必仍舊貫沿襲也、
山幸海幸者、蓋二神好山澤之遊、捕魚獵獸、常有所獲、自以爲天賜、故有此說也、玄櫛化竹、自其
得竹之容易而言、陰陽寶鑑、職玄王兒之櫛投地則爲竹、蓋亦傳聞此事者也、海神宮、蓋在琉球、
以其在八州外海島中、故謂之海宮也、或曰在對馬、按延喜神名式、對馬島祭海神凡四社、其三

爲大社是可以見矣初曰失鈎故有海神之說海神司海故有召魚云云之說勢之必至不足怪也本居平田諸子以此等事爲古傳不可易若不容疑于其間曰神明之事非人智所及也平田氏門人矢野玄道考證事實綦詳曰諸國周遊奇談載筑前國志摩郡毛屋村有農民八兵衛其屋後有小祠天明九年有神憑其妻罵人詣沙門及解魔法師祈之百方無驗近傍有神職菊地帶刀能叱野狐逐之因詣帶刀請之其妻冷笑之而已帶刀大聲疾罵妻曰汝以我爲狐狸乎汝宜下座而聽之帶刀拜伏女正襟端坐威儀儼然曰吾是塩筒老翁也帶刀問曰聞神代火折命自此赴海宮如何女答曰天津日高之子空津日高命失鈎愁吟海畔故吾爲之謀也問其詳如何答如古史所記問其何故憑人曰欲使世知吾有神靈灼然也綫述神代之狀如目前事國主聞之相海邊一地建祠以八兵衛擬神主其後神憑妻經久隨衆人祈願報其吉凶云其地有大巖窟曰毛屋大門即在寀田玄海洋之岬船入窟中二三町有穴通左右不知其深貝原篤信

曰傳言太古往來海宮之處也毛野村陸田有宇賀耶屋敷宇賀耶當是鸕鷀草又有御產屋故跡嚴禁不淨諸物又有豐玉姬社龍宮社又有大祖宮祭神彥火火出見尊云櫻井社緣起載櫻井社在筑前國志摩郡櫻井村慶長十五年六月有海神憑浦新左衛門尉妻妻名曰純應答世事吉凶如響每夜現少童形一夜有童男女可十六七歲告純見海宮童女持鉢先行童男持榊從之潮分左右忽到海宮宮皆彫鏤金銀諸神列坐其中粧嚴不可言純謁諸神賜歌還之自是屢到海宮持宴經時日乃皈或帶傚臨國守侍從源忠之聞之親往問之時江戶邸有土木之事問之不差一事比江府所報尤詳有所祈願無不如意國守嘗宿其家早旦樓上有聲曰新左新左衆驚欲入戶扃緊鎖不得入國守推扉闚之三襲紅白綿衣白領帕首皆壁櫥下居衣匣中所藏封鎖依然國守問神從何許至曰自窗窓用鈸厚二三分外張銅網雖鼠不可通也托宣曰吾自地神末不通上界二千餘年爲與國主有宿緣故今來救其難且安諸民也國守年三十八當

祖志卷之六

參天下之事。後果有警長崎互市塲之事矣。神憑此女經廿七年。神曰年七十當赴海宮。至寛永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如眠而逝。年六十八。十九年營祉。曰與止姬大明神。貝原篤信續風土記亦載此事。國守厚崇奉之云。據此則搢土老翁及彦火火出見尊事迹。似全在筑前國者。然諸國言海神靈蹤者亦甚多。彦火火出見尊赴海宮。蓋亦不止一處一時也。女道曰。琉球神道記載。昔若狹町有一人。曰若狹殿。一日失妻蹤跡。夫悲之。禱神三十三年。妻一日自外至。初亡失時可年二十歲。而今少于二十歲時。夫與隣人皆疑之。妻曰。吾遊二三日耳。何變之有。詰昔日事。一一不違。夫信之。好合如初。子孫連綿。至今六代矣。近時棚晴浦有一女。船子。失跡七年。乃皈。身纏綾錦。上覆藻。人取其衣。易以麻衣。忽失綾錦。其女現存。年可六十。是知琉球對馬並有所謂海宮者也。制曰。女不得預天孫之饌。蓋辱之也。發心集。有一僧。乘船過近江湖。見人網獲大鯉魚。脫衣買之。放諸湖。夜夢有白衣翁來謁。氣色甚怨。問之則昔日所放之鯉也。僧辨其非理。翁曰。信如君之言。

五十三

五十四

然我爲鱗族。無出湖之期。適有賀茂祭。將供身于神饌。以免苦惱。而今若此。道徹昜已。古今著聞集。東大寺僧春豪過伊勢海。見海人捕蛤蜊。而買之放海。夜夢蛤成群來訴曰。今將供身于二宮御膳。而爲汝所放。失脫苦之方。万物出于神。飯于神。其理固當然也。

於是彦火火出見尊遂娶豐玉姬。留住其國三年。纏綿篤愛。而仍有憶鄉之情。一日追想往事。愀然大息。豐玉姬聞之。語父曰。三年無歎。今夜乃一大息。何故。海神見彦火火出見尊。從容問曰。今聞我女之言。三年無歎。今夜大息。豈欲皈鄉乎。若然者。吾當奉送也。乃出其鈎。鈎洗滌而獻之。副以潮滿瓊潮涸瓊二。因教之曰。以此鈎與兄。宜咒曰。貧鈎。㰅鈎。踉蹌鈎。痴騃鈎。三唾後手投棄以與之。兄作高田。平汝命作汙田。兄作汙田。平汝命作高田。吾掌水。比及三年。必使兄漸貧窮。若怨而來賊者。當出潮滿瓊以漂溺之。若悔而求救者。施潮涸瓊。若兄釣于海。則汝命在海濱招風。吾乃起風波漂溺之。如此則兄自服矣。天孫辱臨于此。中心慶之。雖隔八重之隈。莫時相憶。而勿棄置也。乃悉召鰐魚

問之曰天孫將還幸上國汝等以幾日奉送乎鰐魚各從其身之長短定其日數中有一尋鰐自言一日奉送乃命之曰在海中勿令驚畏奉載鰐頸送致如期鰐將返天孫賞其功解其所佩紐小刀著頸故鰐身一尋者至今謂之鋤持神也天孫既皈本宮從海神教還鉤火酢芹命怒不受稍貧來攻因出滿潮瓊則水大溢而火酢芹命辛苦求救乃出涸潮瓊則潮涸矣既而曰吾爲汝兄何事汝乎因又出滿潮瓊火酢芹命走登山潮亦沒山緣高樹潮亦沒樹終無所逃乃又出涸潮瓊救之後火酢芹命行釣海彦火火出見尊向海而嘯則風浪忽起而漂溺焉火酢芹命請曰汝久居海原必有善術願救之自今以後吾子孫八十連屬不離汝命之墻邊以爲狗人甚夜守護彦火火出見尊憐不與言火酢芹命着犢鼻以赭塗掌及面以謝曰吾污身如此當永爲汝命之俳優乃舍之自是其後裔隼人等代吠狗爲當時漂溺之態不絕是世人不償失鉤之緣也國大息古事記作大嘆嘆訓邦宜伎長息也通悲音然悲者尤多此事故於悲専言邦宜伎彦火火出見尊有一歎此隱忍不

言之所致蓋感海神待遇之厚且以一人行幸故隱忍自厲也此說三年與人界不同蓋神仙界不知其長妖魅界大苦其長如諸尊抵豫毋都國感其甚久可以見矣齊訓意褒保志謂懷悒也踞跡訓須須一訓須須能美能美辞之活用也進貌與會會呂通痴騃訓于留又訓于樓該如恩訓於呂加及俗語鈍訓奴留志亦然鉤訓賦但貧鉤鬱鉤訓知盜古言無濁音重復者也賦是取訓登理之切或曰鉤訓都理之切皆自其得不幸而言也後手投棄所以禳厭人也作高田作汚田蓋謂樹稻也稻有四種一曰出雲種二曰古志種皆出雲大神所作三曰齋庭種又名笠狹種又名日向種高千穗宮時所作四曰笠縫種俗曰鶴糲鶴糯垂仁天皇時鶴所含來云八重者深遠之意上國自海神宮在海底而言非尊稱之謂也截頸者蓋鰐背難乘也著紐小刀于頸賞其功也鋤訓佐比截物貌爲須加比之省語劍有須加流劍是也用鋤字義未詳豈以須伎之展爲須加比乎或曰佐比謂刀劍之刃佐爲佐夜切即亮也靈異記訓鋭爲佐比謂光輝也或曰是副身之謂刃爲佩帶不離

[illegible]卷之六　五十七

身之物、故有此名也、西洋人謂大刀曰佐阿倍流、俄人曰佐比旦、皆佐比之轉也、本宮在大隅國桑
名郡、今鹿兒島神社云、怒不受怒其遲也、其意不在故鉤者、可見矣、洪水沒山、蓋在唐堯時、彼邦亦
被此災也、桓武天皇紀延暦十八年八月、常陸國鹿島郡加久慈多珂四郡、今月十一日自晨至晩
海潮去來、凡十五度、滿則過常涯一町許、涸則踰常限廿餘町、海畔父老僉云、古來所未見聞也、天
地間神異之事、有如此者焉、招風書紀作嘯、訓宇曾夫伎、息吹也、或曰虛吹也、鄭玄曰、嘯蹙口而出
聲也、經國集曰、音聲之妙、莫過於嘯、宋人蘇軾詩曰、永嘯來天風、八十連屬、謂永世子孫、犢鼻訓多
布佐岐、股塞也、明人李時珍曰、縫合者爲褌、短者爲犢鼻、犢鼻穴名、在膝下、赭亦土也、爲當時之態
不絕、不忘祖先服罪之事也、隼人訓波夜比登、敏捷猛勇之義也、風土記兵名曰薩男、謂薩摩男子
也、薩訓佐、都擇取美物之謂、摩爲牟禮切、群也、
思鄉歎息、不敢安處樂國也、漢人謂宴安酖毒、彥火火出見尊其知之矣、所以能制兄之暴在乎

五十八

備嘗艱難、熟練世故、是爲人倫之大變、故口碑喧傳、以爲大戒、非古人薄于兄弟之情也、火酢芹
尊欲奪天位、托小失鉤、責弟使其流離顛沛、而海神和解之、不至相害、以全天倫、可謂厚矣、藤原
光頼歌曰、古毛知毛阿良志我賀宿於枝還連勢留加志波木能影、古人豈無此類乎、兄弟友于、
是茶飯常事、故不經見己、源定信歌曰、埋火能阿多利乃登加須波良加良能麻登爲勢志世留
戀志加利計留、源光國曰、數布禮波君賀齡能高松也、連奈留枝毛千代尓傚波牟、大來皇女曰、
二人行計杼行過難秋山乎如何君賀一人踰由良牟、大伴田村大孃曰、與曾尓居豆古布
戀波八留志和幾毛子尓繼豆逢見牟古登波加利勢與、又曰、遠加良波和比豆毛阿良乎里
近久在登聞都部美努加須通奈佐、尊胤法親王曰、邪近幾多計能關生能與與能風速奈留枝
爾吹甘傚通乎ム、是人情之常然也、乾滿二珠者、蓋得水精等所造、隨大氣呈變化、豫知潮汐風雨
之器、每有爭戰、用此進退隊伍者邪、珍重其物、謂之有乾滿之功、而世人相傚神之也、高田汚田

之說特甚之耳按神名帳信濃國埴科郡有玉依姫神社蓋今松代近傍東條村池田宮云其宮
以明玉爲神體有青紅白三種數百顆光明透徹自然分爲小粒漸大不似人造屢有靈異之事
正月七日神主與村人相會開石函撿之其分身者名曰生石自外納之者曰來石以藏穀麻等
至明年取出見其色澤以知年之豐凶云石之生長自古傳之然此事頗屬異聞豈有一種精靈
之氣彼此相感而然乎據此等事言之未可謂無乾滿珠豫知潮汐者也
先是天孫將自海宮還豐玉姫從容語曰妾已有身分娩不久願天孫之裔不可產於海中將就君
處請以風濤急峻之日造產屋以被待也因聚鵜羽造產舍于海邊波際其覆未畢豐玉姫乘
大龜將其女弟玉依姫直冒風波而至時產月既滿腹方急不待葺畢徑入而居焉謂天孫曰願勿
見吾天孫異之竊伺則化爲八尋熊鰐匍匐逶虵大驚畏而逃豐玉姫覺知深以爲恥曰吾常欲通
海路往來君覦吾形是已甚矣自今以往吾奴婢至君處者勿放還君奴至吾處者亦不許飯返其

兒以異床覆衾及草置諸海濱留玉依姫侍養天孫覩而問焉曰兒宜何稱對曰宜稱彥波瀲建鵜
草葺不合尊言畢徑入海鄉此海陸不通之緣也當是時大綿津見神之子振魂命四世孫天忍人
命陪侍供奉作箒掃蟹且掌鋪設遂以爲職号曰蟹守是爲掃部連等祖掃守者蟹守之轉也又取
他婦人以爲乳母湯母及飯嚼湯坐凡諸部備以奉養焉是乳母養兒之緣也圖將就君處蓋古俗
產兒必擇其地也產室舊蹟在那珂郡海濱号宇止磐窟宇止即鵜鷲殿也窟縱橫五丈許深一町
許東面抱海負山其山名早日嶺絕勝之地也熊鰐訓和邇熊謂魚色也波瀲古事記作波限訓那
藝佐謂波寄之際日向國那珂郡宮浦村海邊有大窟曰鵜殿窟俗曰鵜戸權現即此產殿之跡云
乳母謂以乳哺兒者湯母謂掌湯藥之人飯嚼謂嚼飯哺兒者湯坐謂洗浴兒者坐訓駕即須惠切
使兒坐于湯中也或曰謂調湯之人
婦人不修飾則不見人古今同情豐玉姫不欲天孫親覩忌其煩悶醜惡之態也夫婦相接之間

必要有禮儀防範如其狎昵太甚則反致彼此厭惡不相容如豐玉姬此舉蓋及天孫不絕而已
自絕者也以其爲海神之子故曰化爲鰐非其實也絕海路之說亦然以爲海陸不通之緣傳者
之妄也一書以爲自抱兒而去久之使玉依姬送致近是蓋豐玉姬本慕天孫而來風土既異且
與天孫有異言故其心不安而皈也藤原實清歌曰契多留違閇佐理妙婆和多都美乃底留毛
人耶行通波末志信哉言也鰐魚與龜並爲水族中靈物自古往往說其與人婚豈以其氣之相
近乎必有所以然者焉淸人王大海海嶋逸誌鰐魚性淫每雌雄交媾其遺精溢出隨水而流婦
人浴於河者觸之不自知也竟能成孕而產鰐魚死敢加害必送於河間之安南極多吧國不常
有也蓋亦謂其與人相近也此段說話出海神云云致之據後來豐玉姬戀慕獻歌天孫答歌則
知其非恥爲鰐伺窃之狀者也
是後豐玉姬不堪戀慕之情因玉依姬侍養生子獻歌曰阿加陀麻波袁佐閇比迦禮杼斯良多麻

能岐美何余曾比斯多布斗久阿理祁理天孫報之曰意岐都登理加毛度久斯麻邇和賀韋泥斯
伊毛波和須禮士余能許登碁登邇是二首者謂之擧歌也玉依姬生武位起命武位起命之子曰
磐根津比古命天孫居高千穗宮五百八十歲而崩陵在高千穗山之西高屋之山上國阿加陀麻
赤珠也袁佐閇比迦禮杼雖緒亦光也斯良多麻白玉也此下當添如字看岐美何余曾比君之儀
也猶言姿容君指彥火火出見尊而言斯是語助多布斗久阿理貴在也貴訓多布止伎是太字之
訓附多之一音也此言赤玉雖緒亦有光未若君裝似白玉之貴也蓋以天孫比白玉也意岐都登
理瀛津島也爲鴨之冠辭加毛度久斯麻鴨著島謂海神宮爲亦爲冠辭非謂鴨之着島也若猶寄
也度與豆通和賀韋泥吾率寢也言率妹而寢也伊毛波和須禮士妹者不忘也妹謂妻余能許登
碁登邇世之盡也謂終身言吾之於汝至終身每思而不忘也擧歌謂歌曲音節玉依姬住武位起
命者據舊事記然是恐豐玉姬誤也蓋武位起命在海中所生從母住海宮依其裔亦不列天神籍

根津彥乘大龜者、亦由其自海宮來、而其鄕導皇師者、蓋亦海神之意也、高千穗觸霧島山、其宮址即今都城也、又莊內鄕有阿母理天神社、阿母里即天降天神、謂瓊瓊杵尊、或曰火火出見尊宮址、在大隅國桑原郡宮內、有鹿兒島神社、今曰八幡宮、係神武天皇創建、云鹿兒因茲得名、蓋彥火火出見尊行幸海宮在此際也、今曰石體宮、高屋山陵在始羅郡、地理纂考以爲溝邊郡麓村神割岡、在高千穗正西二里、鹿兒嶋神社之北二里、高六十間、下衍大國可十町、獨立曠野、其南有鵜屋神社、自古嚴禁人耕田及繫牛馬、犯者往往暴死、高屋本皇孫所生、故其所葬亦曰高屋、或曰肝屬郡內浦鄕北方村高屋山之巓、然其地在高千穗南、與古事紀不合矣、

天孫御製曰鴨著島、可以見其非水底也、今薩摩國江居郡海門村有海童神社、海門山今曰鴨著嶋、所謂海宮謂此山云、未知果然與否、已天孫居高千穗宮五百八十歲、其前年紀若干未可知也、是屬可疑、然倭姬壽五百歲、源親房載之於神皇正統記、駿部北企壽七百歲、宇佐人至今

稱之、其他以數百數者、正史所載不可枚舉、在後世尙且如此、況於上古乎、我邦古人多壽考、洪士人所蒞蔑未必無其故也、意者太古之人、淸潔成俗、恬澹無欲、居住山岡、呼吸淸氣、而其受生薄弱者往往夭折、無遐唯有強健之人、喜其有山幸海幸交際閑闊、曾無勞其心思之事、是所以長生久視、而亦非人人壽考也、當是時士多八尋衣食稍足、上下男女保生之外、無復佗事、而道德智識與年壽長進、有自得于長生久視之法者、衣鉢相傳、實際踐履、非啻如導引服氣之法、亦在其所不遺也、人身吸大氣于口鼻、迸諸全身、以遂其生、如勞心太過、氣血凝滯、則生百病、而好名利、耽聲色、貪滋味、及虛妄嫉妬之念、皆爲勞心之根、所以釀病也、如瓊瓊杵尊幸木花開耶姬、一宿乃已、不復再幸、火火出見尊娶豐玉姬、三年乃告別、可見其恬靜寡慾、絕無漁色之行也、凡人之難御者、莫如男女之交、男女之交尙且如此、況於其他乎、彭祖嘗云、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蓋戒色之言也、然彼壽八百、歷夏商周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則未能如

天孫之清静無慾也、天孫寡慾有所自得而然、固非強之、夫豈易言哉、抑嗇於外者必嗇於内、久後愈致康健愈悠持久、所以有導引服氣與諸般衛生法也、我邦昔有山人、山居木食以事神爲務、蓋述上古神明之迹而得其一端者也、至今猶内諸國中往往見其人、皆得壽數百歳云、世傳伯自隱坐禪患勞瘵、百藥無效、聞山城國白河山有一老人曰白幽、深達醫方、遂往而訪焉、白幽年二百餘、住巖洞、祈方五六尺、不蓄一物、白隱告病問治法、白幽授内觀法、諸力于氣海丹田、其法毎夜人定、仰臥強伸兩脚、使一身元氣充乎臍下及腰脚足心、止妄想、屈指數息一百、然後徐徐兩脚、是爲一次、須臾再伸其脚修如前、毎夜行之至四五次、毎月五六日、則元氣充滿、百病皆去、臍下郁然如毬云、唐人柳公度嘗有煖氣海之說、彭祖導引術有挾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趾末、蓋亦不外乎此、道家習閉氣而呑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息、抱朴子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

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也、故曰、僊人服六氣、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氣、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氣、死氣之時行氣無益也、行氣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胎息而已、是道家胎息之說、頗致其詳者也、其要在習熟、加以恬靜無慾、庶乎可以臍上壽矣、道家說神仙、常稱蓬萊在東海之中、其地不外乎皇國、平田篤胤以爲海神豐玉彦所居、其說殆難信據、然彼此關係之大、則有不可誣者、而我邦人自古有上壽之實、未聞有傳其術者、蓋存乎實際修煉、不在言語文字之間也、今之言人壽者、以爲飲食滋養人身、多滋味者尤適人身、古人食物寡單、決無永壽之理、殊不思世間多事多端、而年壽漸縮、是古今之定

理也、物類繁雜則爭競日甚而長育之力漸微、且漸故其種滅亦甚速、猶百草生於一地也、若夫見大亂之後氣運漸復人漸誇康而遂評今人之否者、陋矣、聞遠西人近通計國內病人、雀目者、禿頭者逐年漸多、蓋皆由其勞心過度、則知一切體質官能之衰弱亦不容疑也、

天津日高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子也、娶姨玉依姬、生五瀨命、次稻飯命、次三毛入野命、次若御毛沼命、凡四柱矣、久之崩於西州之宮、葬於日向吾平山上之陵、焉、母娶姨者、上古往往有此事、古俗不避姨姪庶母及異母妹者、由其無同居之親、古俗有妻二三人者、女常在北家、男子時往往宿而其子在母家長育、故異腹兄弟則有不相知者、云玉依之依、爲余呂志之省語、五瀨訓伊都世、嚴稻之義、稻訓志禰者、其例甚多、志禰切爲世也、御毛沼是爲御食主之義、狹野訓佐奴、早稻主之意、高千穗東北山下有狹野之地、相傳爲天皇降誕之地、立幣表之、不許人繫牛馬云、葺不合尊自都城遊此者歟、吾平陵在大隅國肝屬郡始羅鄉上名村鵜戶洞中、巖洞面東、其中廣

三十步、陵上有祠、又隔小川、前有廟、曰鵜戶權現、祭葺不合尊云、葺不合尊年壽若干、史無所徵、如聞豈日諸國之間、口碑相傳爲葺不合尊陵者及數十處云、蓋彥火火出見尊海宮之行、自爲神代一大異常之事、比其叛生、葺不合尊、葺不合尊嗣立威德大行、故天統相傳、經數世、襲稱曰某某葺不合尊、及後世遂合之以爲一者乎、如玉依姬亦恐非一人也、神代以玉依姬稱者甚多、是蓋與倭迹迹媛、大中姬等有叔姪、殆人無異也、據姓氏錄曰、稻飯命爲新羅祖、則所謂海宮、亦似不外乎新羅、然處者源君美、以天孫海宮之幸爲抵新羅請援兵者、其說未必爲無所見、然詞之詰者非也、其實徵之耳、顧天孫自高天原西下者、其意在于收外、以定內、與神后舍熊襲征新羅無異、蓋大國主神據有山陰及筑紫、國神從者如雲、故懲毖飭不從、既服之後、亦不敢直收其地、而到筑紫漸經略之、琉球新羅諸國、莫不來附、所以有此行也、平田篤胤曰、天孫之在日向也、石凝姥命爲鏡作、長玉屋命爲玉作、長手置帆負神爲木工頭、

彦狹知命爲主殿頭、天目一箇神爲鍛冶正、天日鷲命爲織部正、是文官也、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二神爲左右衛門督、兼左右近衛大將、是武官也、是有後世諸官之資、而無其名者也、而諸神在諸國者、如天津彦根命在近江國、天夷鳥命在出雲國、天香山命在紀伊國、天兒屋根命在津國、常常往朝日向、而天孫亦時巡行諸國、故箱根祭瓊瓊杵尊、富士山祭木花開耶姫、若狹丹波美作越前諸處祭彦火火出見尊、皆不合符也、大國主神以後之勞、則固當然也、

祠志卷之六畢

明治廿三年七月三日印刷
明治廿三年七月六日出版

(定價金三拾五錢)



著作兼發行者　東京府平民　岡本監輔
東京市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一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者　東京府平民　岡本利三郎
東京市麹町區麹町十丁目四番地

東京市麹町拾丁目岡本活版所印刷

太安麻呂　撰

古事記

寛永二十一年(一六四四)京都刻本

據寛永二十一年（一六四四）

京都刻本影印

古事記上卷并序

臣安萬侶言夫混元既凝氣象未效無名無爲誰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參神作造化之首陰陽斯開二靈爲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顯日月彰於洗目浮沈海水神祇呈於滌身故太素杳冥因本敎而識孕土產嶋之時元始綿邈頼先聖而察生神立人之世寔知懸鏡吐珠而百王相續喫劒切蛇以万神蕃息歟議安河而平天下

論小濱而淸國土是以番仁岐命初降于高千嶺神倭天皇經歷于秋津嶋化熊出爪天劒獲於高倉生尾遮徑大烏導於吉野列儛攘賊聞歌伏仇卽覺夢而敬神祇所以稱賢后望烟而撫黎元於今傳聖帝定境開邦制于近淡海正姓撰氏勒于遠飛鳥雖步驟各異文質不同莫不稽古以繩風猷於既頽照今以補典敎於欲絕曁飛鳥淸原大宮御大八州天皇御世潛龍

躰元洊雷應期開夢歌而想纂業投夜水而知承基然天時未臻蟬蛻於南山人事共洽虎步於東國皇輿忽駕淩渡山川六師雷震三軍電逝杖矛擧威猛士烟起絳旗耀兵凶徒瓦解未移浹辰氣沴自淸乃放牛息馬愷悌歸於華夏卷旌戢戈儛詠停於都邑歲次大梁月踵夾鐘淸原大宮昇卽天位道軼軒后德跨周王握乾符而摠六合得天統而包八荒乘二氣之正齊五

行之序設神理以奬俗敷英風以弘國重加智海浩汗潭探上古心鏡煒煌明覩先代於是天皇詔之朕聞諸家之所賷帝紀及本辭既違正實多加虛僞當今之時不改其失未經幾年其旨欲滅斯乃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焉故惟撰錄帝紀討覈舊辭削僞定實欲流後葉時有舍人姓稗田名阿禮年是廿八爲人聰明度目誦口拂耳勒心卽勅語阿禮令誦習帝皇日繼

及先代舊辭然運移世異未行其事矣伏惟皇帝陛下得一光宅通三亭育御紫宸而德被馬蹄之所極坐玄扈而化照船頭之所逮日浮重暉雲散非烟連柯并穗之瑞史不絕書列烽重譯之貢府無空月可謂名高文命德冠天乙矣於焉惜舊辭之誤忤正先紀之謬錯以和銅四年九月十八日詔臣安萬侶撰錄稗田阿礼所誦之勅語舊辭以獻上者謹隨詔旨子細採

摭然上古之時言意並朴敷文構句於字即難已因訓述者詞不逮心全以音連者事趣更長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訓或一事之内全以訓錄即辭理叵見以注明意況易解更非注亦於姓日下謂玖沙訶於名帶字謂多羅斯如此之類隨本不改大抵所記者自天地開闢始以訖于小治田御世故天御中主神以下日子波限建鵜草葺不合尊以前為上卷神倭伊波禮毘古天皇以下品陁御世以前為中卷大雀皇帝以下小治田大宮以前為下卷并錄三卷謹以獻上臣安萬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和銅五年正月廿八日正五位上勳五等太

朝臣安萬侶

天地初發之時於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訓高下天云阿麻下效此〕次高御產巢日神次神產巢日神此三柱神者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次國稚如浮脂而久羅下那州多陁用弊流之時〔流字以上十字以音〕如葦牙因萌騰之物而成神名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此神名以音〕次天之常立神〔訓常立云登許多知〕此二柱神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

上件五柱神者別天神

次成神名國之常立神訓常立亦如上次豊雲上野神此
此二柱神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次成神名宇
比地迩神上次妹須比智迩去神此二神名以音次角
杙神次妹活杙神二柱次意富斗能地神次妹大
斗乃辨神此二神名亦以音次淤母陀琉神次妹阿夜
上訶志古泥神此二神名皆以音次伊耶那岐神次妹
伊耶那美神此二神名亦以音如上
上件自國之常立神以下伊邪那美神以前

并稱神世七代上二柱獨神各云一代次雙十神各合二神云一代也
於是天神諸命以詔伊耶那岐命伊邪那美命
二柱神修理固成是多陀用幣流之國賜天沼
矛而言依賜也故二柱神立訓立云多々志天浮橋而
指下其沼矛以畫者鹽許々袁々呂々迩此七字以音
畫鳴訓鳴云那志々而引上時自其矛末垂落鹽之累
積成嶋是淤能碁呂嶋自淤以下四字以音於其嶋天降
坐而見立天之御柱見立八尋殿於是問其妹

伊耶那美命曰汝身者如何成答曰吾身者成
成不成合處一處在尒伊耶那岐命詔我身者
成々而成餘處一處在故以此吾身成餘處刺
塞汝身不成合處而爲生成國土生奈何訓生云宇
牟下效此伊耶那美命答曰然善尒伊耶那岐命詔
然者吾與汝行廻逢是天之御柱而爲美斗能
麻具波比此七字以音如此之期乃詔汝者自右廻
逢我者自左廻逢約竟以廻時伊耶那美命先

言阿那迩夜志愛上袁登古袁此十字以音下效此後伊
耶那岐命言阿那迩夜志愛上袁登賣袁各言
竟之後告其妹曰女人先言不良雖然久美度
迩此四字以音興而生子水蛭子此子者入葦船而
流去次生淡嶋是亦不入子之例於是二柱神
議云今吾所生之子不良猶宜白天神之御所
即共參上請天神之命尒天神之命以布斗麻
迩尒上此五字以音卜相而詔之曰女先言而不良亦

還降改言故尓反降更往廻其天之御柱如先。於是伊邪那岐命先言阿那迩夜志愛袁登賣袁、後妹伊邪那美命言阿那迩夜志愛袁登古袁。如此言竟而御合生子淡道之穂之狭別嶋。訓別云和氣下效此 次生伊豫之二名嶋。此嶋者身一而有面四、毎面有名。故伊豫國謂愛比賣、此三字以音下效此也 讃岐國謂飯依比古、粟國謂大宜都比賣、此四字以音 土左國謂建依別。次生隱伎之三子嶋、亦名天之忍許呂別。許呂二字以音 次生筑紫嶋。此嶋亦身一而有面四、毎面有名。故筑紫國謂白日別、豐國謂豐日別、肥國謂速日別、日向國謂豐久士比泥別、自久至泥以音 熊曾國謂建日別。曾字以音 次生伊伎嶋、亦名謂天比登都柱。自比至都以音訓天如天 次生津嶋、亦名謂天之狭手依比賣。次生佐度嶋。次生大倭豐秋津嶋、亦名謂天御虚空豐秋津根別。故因此八嶋先所生、謂大八嶋國。然

後還坐之時、生吉備兒嶋、亦名謂建日方別。次生小豆嶋、亦名謂大野手比賣。次生大嶋、亦名謂大多麻流別。自多至流以音 次生女嶋、亦名謂天一根。訓天如天 次生知訶嶋、亦名謂天之忍男。次生兩兒嶋、亦名謂天兩屋。自吉備兒嶋至天兩屋嶋并六嶋 既生國竟、更生神。故生神名、大事忍男神、次生石土毘古神、訓石云伊波亦毘古二字以音下效此 次生石巣比賣神、次生大戸日別神、次生天之吹上男神、次生大屋毘古神、次生風木津別之忍男神、訓風云耶訓木以音 次生海神、名大綿津見神、次生水戸神、名速秋津日子神、次妹速秋津比賣神。自大事忍男神至秋津比賣神并十神 速秋津日子速秋津比賣二神、因河海持別而生神名、沫那藝神、那藝二字以音下效此 次沫那美神、那美二字以音 次頬那藝神、次頬那美神、次天之水分神、訓分云久麻理下效此 次國之水分神、次天之久比奢母智神、自久以下五字以音下效此 次國之久比奢母智

神[自沫那藝神至國之久比奢母智神并八神]次生風神名志那都比古神[此神名以音]次生木神名久久能智神[此神名亦以音]次生山神名大山津見神次生野神名鹿屋野比賣神亦名謂野椎神[自志那都比古神至野椎并四神]此大山津見神野椎神二神因山野持別而生神名天之狹土神[訓土云豆知下效此]次國之狹土神次天之狹霧神次國之狹霧神次天之闇戸神次國之闇戸神次大戸惑子神[訓惑云麻刀比下效此]次

大戸惑女神[自天之狹土神至大戸惑女神并八神]次生神名鳥之石楠船神亦名謂天鳥船次生大宜都比賣神[此神名以音]次生火之夜藝速男神[夜藝二字以音]亦名謂火之炫毘古神亦名謂火之迦具土神[迦具二字以音]因生此子美蕃登[此三字以音]見炙而病臥在多具理迩[此四字以音]生神名金山毘古神[訓金云迦那下效此]次金山毘賣神次於屎成神名波迩夜須毘古神[此神名以音]次波迩夜須毘賣神[此神名亦以音]次於尿

成神名彌都波能賣神次和久產巢日神此神之子謂豐宇氣毘賣神[自宇以下四字以音]故伊耶那美神者因生火神遂神避坐也[自天鳥船至豐宇氣毘賣神并八神]凡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共所生嶋壹拾肆嶋神參拾伍神[是伊耶那美神未神避以前所生唯意能碁呂嶋者非所生亦蛭子與淡嶋不入子之例]故尒伊耶那岐命詔之愛我那迩妹命乎[那迩二字以音下效此]謂易子之一木乎乃匍匐御枕方匍匐

御足方而哭時於御淚所成神坐香山之畝尾木本名泣澤女神故其所神避之伊耶那美神者葬出雲國與伯伎國堺比婆之山也於是伊耶那岐命拔所御佩之十拳劔斬其子迦具土神之頸尒著其御刀前之血走就湯津石村所成神名石拆神次根拆神次石筒之男神[三神]次著御刀本血亦走就湯津石村所成神名甕速日神次樋速日神次建御雷之男神亦名建布

都神（布都二字以音下效此）亦名豐布都神（三神）次集御刀
之手上血自手俣漏出所成神名（訓漏云久伎）闇淤
加美神（淤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次闇御津羽神
上件自石拆神以下闇御津羽神以前幷八
神者因御刀所生之神者也
所殺迦具土神之於頭所成神名正鹿山上津
見神次於胸所成神名淤縢山津見神（淤縢二字以音）
次於腹所成神名奥山上津見神次於陰所成

神名闇山津見神次於左手所成神名志藝山
津見神（志藝二字以音）次於右手所成神名羽山津見
神次於左足所成神名原山津見神次於右足
所成神名戸山津見神（自正鹿山津見神至戸山津見神幷八神）故
所斬之刀名謂天之尾羽張亦名謂伊都之尾
羽張（伊都二字以音）於是欲相見其妹伊耶那美命追
往黄泉國尓自殿縢戸出向之時伊耶那岐命
語詔之愛我那邇妹命吾與汝所作之國未作
竟故可還尓伊耶那美命答白悔哉不速來吾
者爲黄泉戸喫然愛我那勢命（那勢二字以音下效此）入
來坐之事恐故欲還且具與黄泉神相論莫視
我如此白而還入其殿内之間甚久難待故刺
左之御美豆良（三字以音下效此）湯津々間櫛之男柱
一箇取闕而燭一火入見之時宇士多加禮許
呂々岐弖（此十字以音）於頭者大雷居於胸者火雷
居於腹者黒雷居於陰者拆雷居於左手者若雷

居於右手者土雷居於左足者鳴雷居於右足
者伏雷居幷八雷神成居於是伊耶那岐命見
畏而逃還之時其妹伊耶那美命言令見辱吾
即遣豫母都志許賣（此六字以音）令追尓伊耶那岐
命取黒御鬘投棄乃生蒲子是摭食之間逃行
猶追亦刺其右御美豆良之湯津々間櫛引闕
而投棄乃生笋是拔食之間逃行且後者於其
八雷神副千五百之黄泉軍令追尓拔所御佩

之十拳劔而於後手布伎都都此四字以音逃來猶
追到黄泉比良此二字以音坂之坂本時取在其坂
本桃子三箇待撃者悉坂返也尒伊耶那岐命
告桃子汝如助吾於葦原中國所有宇都志伎
此四字以音青人草之落苦瀬而患惚時可助告賜
名号意冨加牟豆美命自意至美以音最後其妹伊耶
那美命身自追來焉尒千引石引塞其黄泉比
良坂其石置中各對立而度事戸之時伊耶那

美命言愛我那勢命為如此者汝國之人草一
日絞殺千頭尒伊耶那岐命詔愛我那迩妹命
汝為然者吾一日立千五百産屋是以一日必
千人死一日必千五百人生也故号其伊耶那
美神命謂黄泉津大神亦云以其追斯伎斯此三
字以音而号道敷大神亦所塞其黄泉坂之石者
号道反大神亦謂塞坐黄泉戸大神故其所謂
黄泉比良坂者今謂出雲國之伊賦夜坂也是

以伊耶那岐大神詔吾者到於伊耶志許米上
志許米岐此九字以音穢國而在祁理此二字以音故吾
者為御身之禊而到坐竺紫日向之橘小門之
阿波岐此三字以音原而禊祓也故於投棄御杖所
成神名衝立舩戸神次於投棄御帶所成神名
道之長乳齒神次於投棄御嚢所成神名時置
師神次於投棄御衣所成神名和豆良比能宇
斯能神此神名以音次於投棄御褌所成神名道俣

神次於投棄御冠所成神名飽咋之宇斯能神
自宇以下三字以音次於投棄左御手之手纒所成神名
奥疎神訓奥云於伎下效此訓疎云奢加留下效此次奥津那藝佐
毗古神自那以下五字以音下效此次奥津甲斐弁羅神自甲
以下四字以音下效此次於投棄右御手之手纒所成神
名邊疎神次邊津那藝佐毗古神次邊津甲斐
弁羅神
右件自舩戸神以下邊津甲斐弁羅神以前

十二神者因脱著身之物所生神也
於是詔之上瀬者瀬速下瀬者瀬弱而初於中
瀬墮迦豆伎而滌時所成坐神名八十禍津日
神 訓禍云摩賀下效此 次大禍津日神此二神者所到其
穢繁國之時因汚垢而所成神之者也次爲直
其禍而所成神名神直毘神 毘字以音 次大直
毘神次伊豆能賣 并三神也伊以下四字以音 次於水底滌
時所成神名底津綿上津見神次底筒之男命

於中滌所成神名中津綿上津見神次中筒之
男命於水上滌時所成神名上津綿上津見神
訓上云 次上筒之男命此三柱綿津見神者阿
曇連等之祖神以伊都久神也 伊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 故
阿曇連等者其綿津見神之子宇都志日金拆
命之子孫也 宇都志三字以音 其底筒之男命中筒之
男命上筒之男命三柱神者墨江之三前大神
也於是洗左御目時所成神名天照大御神次

洗右御目時所成神名月讀命次洗御鼻時所
成神名建速須佐之男命 須佐二字以音
右件八十禍津日神以下速須佐之男命以
前十柱神者因滌御身所生者也
此時伊耶那伎命大歡喜詔吾者生生子而於
生終得三貴子即其御頸珠之玉緒母由良迩
此四字以音下效此 取由良迦志而賜天照大御神而詔
之汝命者所知高天原矣事依而賜也故其御

頸珠名謂御倉板擧之神 訓板擧云多那 次詔月讀命
汝命者所知夜之食國矣事依也 訓食云袁須 次詔
建速須佐之男命汝命者所知海原矣事依也
故各隨依賜之命所知看之中速須佐之男命
不治所命之國而八拳須至于心前啼伊佐知
伎也 自伊下四字以音下效此 其泣狀者青山如枯山泣枯
河海者悉泣乾是以惡神之音如狹蠅皆滿萬
物之妖悉發故伊耶那岐大御神詔速須佐之

男命何由以汝不治所事依之國而哭伊佐知流尒荅白僕者欲罷妣國根之堅洲國故哭尒伊耶那岐大御神大忿怒詔然者汝不可住此國乃神夜良比尒夜良比賜也【自夜以下七字以音】故其伊耶那岐大神者坐淡海之多賀也故於是速須佐之男命言然者請天照大御神將罷乃叅上天時山川悉動國土皆震尒天照大御神聞驚而詔我那勢命之上來由者必不善心欲奪

我國耳即解御髮纏御美豆羅而乃於左右御美豆羅亦於御鬘亦於左右御手各纏持八尺勾璁之五百津之美須麻流之珠而【自美至流四字以音下效此】曽毗良迩者負千入之靫【訓入云能理下效此自曽至迩以音】比良迩者附五百入之靫亦所取佩伊都【此二字以音】之竹鞆而弓腹振立而堅庭者於向股蹈那豆美【三字以音】如沫雪蹶散而伊都【二字以音】之男建【訓建云多祁夫】蹈建而待問何故上來迩速須佐之男

命荅白僕者無邪心唯大御神之命以問賜僕之哭伊佐知流之事故白都良久【三字以音】僕欲往妣國以哭尒大御神詔汝者不可在此國而神夜良比夜良比賜故以為請將罷往之狀叅上耳無異心尒天照大御神詔然者汝心之清明何以知於是速須佐之男命荅白各宇氣比而生子【自宇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故尒各中置天安河而宇氣布時天照大御神先乞度建速須佐之男命

所佩十拳劔打折三段而奴那登母々由良尒【此八字以音下效此】振滌天之眞名井而佐賀美尒迦美而【自佐下六字以音下效此】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多紀理毗賣命【此神名以音】亦御名謂奥津嶋比賣命次市寸嶋上比賣命亦御名謂狹依毗賣命次多岐都比賣命三柱【此神名以音】速須佐命乞度天照大御神所纏左御美豆良八尺勾璁之五百津之美須麻流珠而奴那登母々由良尒振

滌天之眞名井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正勝吾勝勝速日天之忍穗耳命亦乞度所纏右御美豆良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天之菩卑能命（自菩下三字以音）亦乞度所纏右御美豆良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天津日子根命又乞度所纏左御手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

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活津日子根命亦乞度所纏右御手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熊野久須毘命（自久下三字以音）并五柱於是天照大御神告速須佐之男命是後所生五柱男子者物實因我物所成故自吾子也先所生之三柱女子者物實因汝物所成故乃汝子也如此詔別也故其先所生之神多紀理毘賣命者坐胷形之奧津宮次市寸

嶋比賣命者坐胷形之中津宮次田寸津比賣命者坐胷形之邊津宮此三柱神者胷形君等之以伊都久三前大神者也故此後所生五柱子之中天菩比命之子建比良鳥命（此出雲國造无耶志國造上菟上國造下菟上國造伊自牟國造津嶋縣直遠江國造等之祖也）次天津日子根命者（凡川內國造額田部湯坐連木國造倭田中直山代國造馬來田國造道尻岐閇國造周芳國造倭淹知造高市縣主蒲生稻寸三枝部造等之祖也）介速須佐之男命白于天照大御神我心清明故我所

生之子得手弱女因此言者自我勝云而於勝佐備（此二字以音）離天照大御神之營田之阿（此阿字以音）埋其溝亦其於聞看大嘗之殿屎麻理（此二字以音）散故雖然爲天照大御神者登賀米受而告如屎醉而吐散登許曾（此三字以音）我那勢之命爲如此又離田之阿埋溝者地矣阿多良斯登許曾（自阿以下七字以音）我那勢之命爲如此登（此一字以音）詔雖直猶其惡態不止而轉天照大御神坐忌服屋

而令織神御衣時穿其服屋之頂逆剝天斑馬剝而所墮入時天衣織女見驚而於梭衝陰上而死（訓陰上云富登）故於是天照大御神見畏開天石屋戸而刺許母理（此三字以音）坐也尓高天原皆暗葦原中國悉闇因此而常夜往於是万神之聲者狹蝿那須（此二字以音）滿万妖悉發是以八百万神於天安之河原神集集而（訓集云都度比）高御産巣日神之子思金神令思（訓金云加屋々）而集常世長

鳴鳥令鳴而取天安河之河上之天堅石取天金山之鐵而求鍛人天津麻羅而（麻羅二字以音）科伊斯許理度賣命（自伊下六字以音）令作鏡科玉祖命令作八尺勾璁之五百津之御須麻流之珠而召天兒屋命布刀玉命（布刀二字以音下效此）而内拔天香山之眞男鹿之肩拔而取天香山之天波々迦（此二字以音木名）而令占合麻迦那波而（自麻下四字以音）天香山之五百津眞賢木矣根許士尓許士而（自許

下五字以音）於上枝取著八尺勾璁之五百御須麻流之玉於中枝取繫八尺鏡（訓八尺云八阿多）於下枝取垂白丹寸手青丹寸手而（訓垂云志殿）此種々物者布刀玉命布刀御幣登取持而天兒屋命布刀詔戸言禱白而天手力男神隱立戸掖而天宇受賣命手次繫天香山之天之日影而爲縵天之眞折而手草結天香山之小竹葉而（訓小竹云佐々）於天之石屋戸伏汙氣（此二字以音）而蹈登杼呂

許志（此五字以音）爲神懸而掛出胸乳裳緒忍垂於番登也尓高天原動而八百万神共咲於是天照大御神以爲怪細開天石屋戸而内告者因吾隱坐而以爲天原自闇亦葦原中國皆闇矣何由以天宇受賣者爲樂亦八百万神諸咲尓天宇受賣白言益汝命而貴神坐故歡喜咲樂如此言之間天兒屋命布刀玉命指出其鏡示奉天照大御神之時天照大御神逾思奇而稍

自戸出而臨坐之時其所隱立之手力男神取其御手引出即布刀玉命以尻久米（此二字以音）縄控度其御後方白言從此以内不得還入故天照大御神出坐之時高天原及葦原中國自得照明於是八百万神共議而於速須佐之男命負千位置戸亦切鬚及手足爪令拔而神夜良比夜良比岐又食物乞大氣津比賣神尒大氣都比賣自鼻口及尻種々味物取出而種々作

具而進時速須佐之男命立伺其態為穢汚而奉進乃殺其大冝津比賣神故所殺神於身生物者於頭生蚕於二目生稻種於二耳生粟於鼻生小豆於陰生麥尻生大豆故是神產巢日御祖命令取茲成種故所避追而降出雲國之肥上河上名鳥髮地此時箸從其河流下於是須佐之男命以為人有其河上而尋覓上往者老夫與老女二人在而童女置中而泣尒問

賜之汝等者誰故其老夫答言僕者國神大山上津見神之子焉僕名謂足上名推妻名謂手上名推女名謂櫛名田比賣亦問汝哭由者何答白言我之女者自本在八稚女是高志之八俣遠呂智（此三字以音）每年來喫今且可來時故泣尒問其形如何答白彼目如赤加賀智而身一有八頭八尾亦其身生蘿及檜椙其長度谿八谷峽八尾而見其腹者悉常血爛也（此謂赤加賀知者今

酸醬也）尒速須佐之男命謂詔其老夫是汝之女者奉於吾哉答白恐亦不覺御名尒答詔吾者天照大御神之伊呂勢者也（自伊下三字以音）故今自天降坐也尒足名推手名推神白然坐者恐立奉尒速須佐之男命乃於湯津爪櫛取成其童女而刺御美豆良告其足名推手名推神汝等釀八塩折之酒且作廻垣於其垣作八門每門結八佐受岐（此三字以音）每其佐受岐置酒船而每

船盛其八塩折酒而待故隨告而如此設備待之時其八俣遠呂智信如言來乃毎船垂入己頭飲其酒於是飲酔死由伏寢尒速須佐之男命拔其所御佩之十拳劔切散其虵者肥河變血而流故切其中尾時御刀之刄毀尒思恠以御刀之前刺割而見者在都牟刈之大刀思異物而白上於天照大御神也是者草那藝之大刀也（那藝二字以音）故是以其速須佐之男命宮可造

作之地求出雲國尒到坐須賀（此二字以音下效此）地而詔之吾來此地我御心須賀々々斯而其地作宮坐故其地者於今云須賀也玆大神初作須賀宮之時自其地雲立騰尒作御歌其歌曰夜久毛多都伊豆毛夜弊賀岐都麻碁微尒夜弊賀岐都久流曾能夜弊賀岐袁　於是喚其足名椎神告言汝者任我宮之首且負名号稲田宮主須智之八耳神故其櫛名田比賣以久美

度迩起而所生神名謂八嶋士奴美神（自士下三字以音下效此）又娶大山津見神之女名神大市比賣生子大年神次宇迦之御魂神（二柱宇迦二字以音）兄八嶋士奴美神娶大山都津見神之女名木花知流（此二字以音）比賣生子布波能母遲久奴須奴神此神娶淤迦美神之女名日河比賣生子深淵之水夜礼花神（夜礼二字以音）此神娶天之都度閇知泥上神（自都下五字以音）生子淤美豆奴神（此神名以音）此神

娶布怒豆怒神（此神名以音）之女名布帝耳上神（布帝二字以音）生子天之冬衣神此神娶刺國大上神之女名刺國若比賣生子大國主神亦名謂大穴牟遲神（牟遲二字以音）亦名謂葦原色許男神（色許二字以音）亦名謂八千矛神亦名謂宇都志國玉神（宇都志三字以音）并有五名故此大國主神之兄弟八十神坐然皆國者避於大國主神所以避者其八十神各有欲婚稲羽之八上比賣之心共行稲羽

時於大穴牟遅神負帒爲從者率往於是到氣多之前時裸菟伏也尒八十神謂其菟云汝將爲者浴此海塩當風吹而伏高山尾上故其菟從八十神之教而伏尒其塩随乾其身皮悉風見吹折故痛苦泣伏者冣後之來大穴牟遅神見其菟言何由汝泣伏菟答言僕在淤岐嶋雖欲度此地無度因故欺海和迩此二字以音下效此言吾與汝競欲計族之多小故汝者随其族在悉率

來自此嶋至于氣多前皆列伏度尒吾蹈其上走乍讀度於是知與吾族孰多如此言者見欺而列伏之時吾蹈其上讀度來今將下地時吾云汝者我見欺言竟即伏冣端和迩捕我悉剥我衣服因此泣患者先行八十神之命以誨告浴海塩當風伏故爲如教者我身悉傷於是大穴牟遅神教告其菟今急往此水門以水洗汝身即取其水門之蒲黄敷散而輾轉其上者汝

身如本膚必差故爲如教其身如本也此稲羽之素菟者也於今者謂菟神也故其菟白大穴牟遅神此八十神者必不得八上比賣雖負帒汝命獲之於是八上比賣答八十神言吾者不聞汝等之言將嫁大穴牟遅神故尒八十神怒欲殺大穴牟遅神共議而至伯伎國之手間山本云赤猪在此山故和礼此二字以音共追下者汝待取若不待取者必將殺汝云而以火焼似猪大

石而轉落尒追下取時即於其石所焼著而死尒其御祖命哭患而參上于天請神産巣日之命時乃遣𧏛貝比賣與蛤貝比賣令作活尒𧏛貝比賣岐佐冝此三字以音集而蛤貝比賣持水而塗母乳汁者成麗壯夫訓壯夫云袁等古而出遊行於是八十神見且欺率入山而切伏大樹茹矢打立其木令入其中即打離其氷自矢而拷殺也尒亦其御祖哭乍求者得見即折其木而取出

祖告其子言汝有此間者遂爲八十神所滅乃
違遣於木國之大屋昆古神之御所尓八十神
覔追臻而矢剌乞時自木俣漏逃而去可叅向
須佐能男命所坐之根堅州國必其大神議也
故隨詔命而叅到須佐之男命之御所者其女
須勢理昆賣出見爲目合而相婚還入白其父
言甚麗神來尓其大神出見而告此者謂之葦
原色許男卽喚入而令寢其蛇室於是其妻須

勢理昆賣命以蛇比禮二字以音授其夫云其蛇將
咋以此比禮三擧打撥故如教者蛇自靜故平
寢出之亦來日夜者入吳公與蜂室且授吳公
蜂之比礼教如先故平出之亦鳴鏑射入大野
之中令採其矢故入其野時卽以火廻燒其野
於是不知所出之間鼠來云內者富良富良此四
字以音外者須夫須夫此四字以音如此言故蹈其處
者落隱入之間火者燒過尓其鼠咋持其鳴鏑

出來而奉也其矢羽者其鼠子等皆喫也於是
其妻須世理昆賣者持喪具而哭來其父大神
者思已死訖出立其野尓持其矢以奉之時率
入家而喚入八田間大室而令取其頭之虱故
尓見其頭者吳公多在於是其妻以牟久木實
與赤土授其夫故咋破其木實含赤土唾出者
其大神以爲咋破吳公唾出而於心思愛而寢
尓握其神之髮其室每椽結著而五百引石取

塞其室戶負其妻須世理昆賣卽取持其大神
之生大刀與生弓矢乃其天詔琴而逃出之時
其天詔琴拂樹而地動鳴故其所寢大神聞驚
而引仆其室然解結椽髮之間遠逃故尓追至
黃泉比良坂遙望呼謂大穴牟遲神曰其汝所
持之生大刀生弓矢以而汝庶兄弟者追伏坂
之御尾亦追撥河之瀨而意礼二字以音爲大國主
神亦爲宇都志國主神而其我之女須世理昆

賣爲嫡妻而於宇迦能山（三字以音）之山本於底津
石根宮柱布刀斯理（此四字以音）於高天原氷椽多
迦斯理（此四字以音）而居是奴也故持其大刀弓追
避其八十神之時每坂御尾追伏每河瀨追撥
而始作國也故其八上比賣者如先期美刀
阿多波志都（此七字以音）故其八上比賣者雖率來
畏其嫡妻須世理毘賣而其所生子者刺狹木
俣而返故名其子云木俣神亦名謂御井神也

八千矛神將婚高志國之沼河比賣幸行之時
到其沼河比賣之家歌曰夜知冨許能迦微能
美許登波夜斯麻久尒都麻々岐迦泥弖登々
冨々斯故志能久迩々佐加志賣遠阿理登岐
加志弖久波志賣遠阿理登伎許志弖佐用婆
比尒何理多々斯用婆比迩阿理加用婆勢多
知賀遠母伊麻陀登加受弖淤須比遠母伊麻
陀登加泥婆遠登賣能那須夜伊多斗遠淤曾

夫良比和何多々勢禮婆比許豆良比和何多
多勢禮婆阿遠夜麻迩奴延波那伎佐怒都登
理岐藝斯波登與牟介波都登理迦都婆那久
宇禮多久母那久那留登理加許能登理母宇
知夜米許世泥伊斯多布夜阿麻波勢豆加比
許登能加多理其登母許遠婆介其沼河日賣
未開戶自內歌曰夜知冨許能迦微能美許[illegible]
怒延久佐能賣迩志阿禮婆和何許々呂宇良

須能登理叙伊麻許曾婆和梯理迩阿良米能
知婆那梯理介阿良牟遠伊能知波那志勢多
麻比曾伊斯多布夜阿麻波世豆迦比許登能
加多理基登母許遠婆阿遠夜麻迩比賀迦久
良婆奴婆多麻能用波伊傳那牟阿佐比能惠
美佐迦延岐弖多久豆怒能斯路岐多陀牟岐
阿和由岐能和加夜流牟流迩曾陀多岐多々
岐麻那賀理麻多麻傳多麻傳佐斯麻岐毛々

那賀尒伊波那佐牟遠阿夜尒那古斐岐許志
麻知冨許能迦嶽能美許登許登能迦多理碁
登毋許遠婆故其夜者不合而明日夜爲御合
也又其神之適告須勢理毘賣命甚爲嫉妬故
其日子遲神和備弖（三字以音）自出雲將上坐倭國
而束裝立時片御手者繫御馬之鞍片御足踏
入其御鐙而歌曰奴婆多麻能久路岐美祁斯
遠麻都夫佐尒登理與曾比淤岐都登理牟那
美流登岐婆多々藝毋許禮婆布佐波受幣都
那美曾迩奴岐宇弖蘋迩杼理能阿遠岐美祁
斯遠麻都夫佐迩登理與曾比游岐都登理牟
那美流登岐婆多々藝毋許毋布佐婆受幣都
那美曾迩奴棄宇弖夜麻賀多尒麻岐斯阿多
泥都岐曾米紀賀斯流迩斯米許呂毋遠麻都
夫作迩登理與曾比淤岐都登理牟那美流登
岐婆多々藝毋許斯與呂志伊刀古夜能伊毛

能美許等牟良登理能和賀牟禮伊那婆比氣
登理能和賀比氣伊那婆那迦上登波伊布登
毋夜麻登能比登毋登須々岐宇那加夫斯那
賀那加佐麻久阿佐阿米能疑理迩多々牟叙
和加佐久佐能都麻能美許登許登能加多理
碁登毋許遠婆尒其云取大御酒坏立依指擧
而歌曰夜和冨許能加微能美許登夜阿賀淤
冨久迩奴斯許曾波遠迩伊麻世婆宇知微流
斯麻能佐岐那岐加岐微流伊蘇能佐岐淤知
受和加久佐能都麻毋多勢良米阿波毋與賣
迩斯阿禮婆那遠岐弖遠婆那志那遠岐弖都
麻波那斯阿夜加岐能布波夜賀斯多尒牟斯
夫須麻尒古夜賀斯多尒多久夫須麻佐夜具
賀斯多尒阿和由岐能和加夜流牟泥遠多久
豆怒能斯路岐多陀牟岐曾陀多岐多々岐麻
那賀理麻多麻傳多麻傳佐斯麻岐毛那賀迩

伊遠斯那世登與美岐多丘麻都良世如此歌即為宇岐由比四字以音而宇那賀氣理丘六字以音至今鎮坐也此謂之神語也故此大國主神娶坐胷形奧津宮神多紀理毘賣命生子阿遲一字以音鉏高日子根神次妹高比賣命亦名下光比賣命此之阿遲鉏高日子神者今謂迦毛大御神者也大國主神亦娶神屋楯比賣命生子事代主神亦娶八嶋牟遲能神自牟下三字以音之女鳥耳

神生子鳥鳴海神訓鳴云那留此神娶日名照額田毘道男伊許知迩神田下毘又自伊下至迩皆以音生子國忍冨神此神娶葦那陀迦神自那下三字以音亦名八河江比賣生子速甕之多氣佐波夜遲奴美神自多下八字以音此神娶天之甕主神之女前玉比賣生子甕主日子神此神娶淤加美神之女比那良志毘賣此神名以音生子多比理岐志麻流美神此神名以音此神娶比比羅木之其花麻豆美神木上三字以音

花下三字以音之女活玉前玉比賣神生子美呂浪神美呂二字以音此神娶敷山主神之女青沼馬沼押比賣生子布忍冨鳥鳴海神此神娶若盡女神生子天日腹大科度美神度美二字以音此神娶天狹霧神之女遠津待根神生子遠津山岬多良斯神

右件自八嶋士奴美神以下遠津山岬帶神

以前稱十七世神

故大國主神坐出雲之御大之御前時自波穗

乘天之羅摩船而內剥鵝皮為衣服有歸來神尒雖問其名不答且雖問所從之諸神皆白不知尒多迩具久白言自多下四字以音此者久延毘古必知之即召久延毘古問時答白此者神產巢日神之御子少名毘古那神自毘下三字以音故尒白上於神產巢日御祖命者答告此者實我子也於子之中自我手俣久岐斯子也自久下三字以音故與汝葦原色許男命為兄弟而作堅其國故自尒大穴牟遲與少名毘

古那二柱神相並作堅此國然後者其少名毘古那神者度于常世國也故顯白其少名毘古那神所謂久延毘古者於今者山田之曾富騰者也此神者足雖不行盡知天下之事神也於是大國主神愁而告吾獨何能得作此國孰神與吾能相作此國耶是時而有光海依來之神其神言能治我前者吾能共與相作成若不然者國難成尒大國主神曰然者治奉之狀奈何答言吾者伊都岐奉于倭之青垣東山上此者坐御諸山上神也故其大年神娶神活須毘神之女伊怒比賣生子大國御魂神次韓神次曾富理神次白日神次聖神 五神 又娶香用比賣 此神名以音 生子大香山戸臣神次年御神 二柱 又娶天知迦流美豆比賣 訓天如天亦自知下六字以音 生子奧津日子神次奧津比賣命亦名大戸比賣神此者諸人以拜竈神者也次大山上咋神亦名山末之大主神此神者坐近淡海國之日枝山亦坐葛野之松尾用鳴鏑神者也次庭津日神次阿須波神 此神名以音 次波比岐神 此神名以音 次香山戸臣神次羽山戸神次庭高津日神次大土神亦名土之御祖神 九神

上件大年神之子自大國御魂神以下大土神以前并十六神

羽山戸神娶大氣都比賣 自氣下四字以音 神生子若山咋神次若年神次妹若沙那賣神 自沙下三字以音 次弥豆麻岐神 自弥下四字以音 次夏高津日神亦名夏之賣神次秋毘賣神次久久年神 久久二字以音 次久久紀若室葛根神 久久紀三字以音

上件羽山之子以下若室葛根以前并八神

天照大御神之命以豊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水穗國者我御子正勝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之所知國言因賜而天降也於是天忍穗

耳命於天浮橋多々志此二字以音而詔之豐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水穗國者伊多久佐夜藝弖此七字以音有那理此二字以音下效此告而更還上請于天照大神。尒高御産巣日神天照大御神之命以於天安河之河原神集八百万神集而思金神令思而詔此葦原中國者我御子之所知國言依所賜之國也故以為於此國道速振荒振國神等之多在是使何神而將言趣尒思金神

及八百万神議白之天菩比神是可遣故遣天菩比神者及媚附大國主神至于三年不復奏是以高御産巣日神天照大御神亦問諸神等所遣葦原中國之天菩比神久不復奏亦使何神之吉尒思金神荅白可遣天津國玉神之子天若日子故尒以天之麻迦古弓自麻下三字以音天之波々此二字以音矢賜天若日子而遣於是天若日子降到其國即娶大國主神之女下照比賣

亦慮獲其國至于八年不復奏故尒天照大御神高御産巣日神亦問諸神等天若日子久不復奏又遣曷神以問天若日子之淹留所由於是諸神及思金神荅白可遣雉名鳴女時詔之汝行問天若日子状者汝所以使葦原中國者言趣和其國之荒振神等之者也何至于八年不復奏故尒鳴女自天降到居天若日子之門湯津楓上而言委曲如天神之詔命尒天佐具

賣此三字以音聞此鳥言而語天若日子言此鳥者其鳴音甚悪故可射殺云進即天若日子持天神所賜天之波士弓天之加久矢射殺其雉尒其矢自雉胷通而逆射上逮坐天安河之河原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御所是高木神者高御産巣日神之別名故高木神取其矢見者血著其矢羽於是高木神告之此矢者所賜天若日子之矢即示諸神等詔者或天若日子不誤命

為射悪神之矢之至者不中天若日子或有邪心者天若日子於此矢麻賀禮（此三字以音）云而取之其矢自其矢穴衝返下者中天若日子寢胡床之高胸坂以死（此還矢之本也）亦其雉不還故於今諺曰雉之頓使本是也故天若日子之妻下照比賣之哭聲與風響到天於是在天天若日子之父天津國玉神及其妻子聞而降來哭悲乃於其處作喪屋而河鴈為岐佐理持（自岐下三字以音）鷺

為掃持翠鳥為御食人雀為碓女雉為哭女如此行定而日八日夜八夜以遊也此時阿遲志貴高日子根神（自阿下四字以音）到而弔天若日子之喪時自天降到天若日子之父亦其妻皆哭云我子者不死有祁理（此二字以音下效此）我君者不死坐祁理云取懸手足而哭悲也其過所以者此二柱神之容姿甚能相似故是以過也於是阿遲志貴高日子根神大怒曰我者愛友故弔來耳

何吾比穢死人云而拔所御佩之十掬劍切伏其喪屋以足蹶離遣此者在美濃國藍見河之河上喪山之者也其持所切大刀名謂大量亦名謂神度劍（度字以音）故阿治志貴高日子根神者忿而飛去之時其伊呂妹高比賣命思顯其御名故歌曰阿米那流夜淤登多那婆多能宇那賀世流多麻能美須麻流美須麻流迩阿那陀麻波夜美多迩布多和多良須阿治志貴多迦比

古泥能迦微曾也此歌者夷振也於是天照大御神詔之亦遣曷神者吉尒思金神及諸神白之之坐天安河河上之天石屋名伊都之尾羽張神是可遣（伊都二字以音）若亦非此神者其神之子建御雷之男神此應遣且其天尾羽張神者逆塞上天安河之水而塞道居故他神不得行故別遣天迦久神可問故尒天迦久神問天尾羽張神之時荅白恐之仕奉然於此道者僕子建

御雷神可遣乃貢進尒天鳥船神副建御雷神而遣是以此二神降到出雲國伊耶佐之小濱而伊耶佐三字以音拔十掬劔逆刺立于浪穂趺坐其劔前問其大國主神言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問使之汝之宇志波祁流此五字以音葦原中國者我御子之所知國言依賜故汝心奈何尒答白之僕者不得白我子八重言代主神是可白然爲鳥遊取魚而往大御之前未還來故尒

遣天鳥船神徵來八重事代主神而問賜之時語其父大神言恐之此國者立奉天神之御子即蹈傾其船而天逆手矣於青紫垣打成而隱也訓柴云布斯故尒問其大國主神今汝子事代主神如此白訖亦有可白子乎於是亦白之亦我子有建御名方神除此者無也如此白之間其建御名方神千引石擎手末而來言誰來我國而忍忍如此物言然欲爲力競故我先欲取

其御手故令取其御手者即取成立氷亦取成劔刄故尒懼而退居尒欲取其建御名方神之手乞歸而取者如取若葦搤批而投離者即逃去故追往而迫到科野國之州羽海將殺時建御名方神白恐莫殺我除此地者不行他處亦不違我父大國主神之命不違八重事代主神之言此葦原中國者隨天神御子之命獻故更且還來問其大國主神汝子等事代主神建

御名方神二神者隨天神御子之命勿違白訖故汝心奈何尒答白之僕子等二神隨白僕之不違此葦原中國者隨命既獻也唯僕住所者如天神御子之天津日繼所知之登陀流此三字以音下效此天之御巢而於底津石根宮柱布斗斯理此四字以音於高天原氷木多迦斯理多迦斯理四字以音而治賜者僕者於百不足八十坰手隱而侍亦僕子等百八十神者即八重事代主神爲神之御

尾前而仕作奉者還神者非也如此之白而於
出雲國之多藝志之小濱造天之御舍 多藝志三字以音
而水戸神之孫櫛八玉神爲膳夫獻天御饗之
時禱白而櫛八玉神化鵜入海底咋出底之波
迩 此二字以音 作天八十毘良迦 此三字以音 而鎌海布
之柄作燧臼以海蓴之柄作燧杵而鑽出火云
是我所燧火者高天原者神産巣日御祖命之
登陀流天之新巣之凝烟 訓凝烟云州須 之八拳垂摩

弖燒擧 摩弖二字以音 地下者於底津石根燒凝而栲
繩之千尋繩打延爲釣海人之口大之尾翼鱸
訓鱸云須受岐 佐々和佐和迩 此五字以音 控依騰而打竹
之登遠々登遠々迩 此七字以音 獻天之眞魚咋
也故建御雷神返參上復奏言向和平葦原中
國之狀尓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詔太子
正勝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命今平訖葦原中
國之白故隨言依賜降坐而知看尓其太子正

勝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命答白僕者將降裝
束之間子生出名天迩岐志國迩岐志 自迩至志以音 天
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々藝命此子應降也此
御子者御合高木神之女萬幡豐秋津師比賣
命生子天火明命次日子番能迩々藝命 二柱也
是以隨白之科詔日子番能迩々藝命此豐葦
原水穗國者汝將知國言依賜故隨命以可天
降尓日子番能迩々藝命將天降之時居天之

八衢而上光高天原下光葦原中國之神於是
有故尓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詔天宇受
賣神汝者雖有手弱女人與伊牟迦布神 自伊至布
以音 面勝神故專汝往將問者吾御子爲天降之
道誰如此而居故問賜之時答白僕者國神名
猨田毘古神也所以出居者聞天神御子天降
坐故仕奉御前而參向之侍尓天兒屋命布刀
玉命天宇受賣命伊斯許理度賣命玉祖命幷

五伴緒矣支加々而天降也於是副賜其遠岐
斯（此三字以音）八尺勾璁鏡及草那藝劒亦常世思
金神手力男神天石門別神而詔者此之鏡者
專為我御魂而如拜吾前伊都岐奉次思金神
者取持前事為政此二柱神者拜祭佐久々斯
侶伊須受能宮（自佐至能以音）次登由宇氣神此者坐
外宮之度相神者也次天石戸別神亦名謂櫛
石窓神亦名謂豐石窓神此神者御門之神也

次手力男神者坐佐那那縣也故其天兒屋命
者（中臣連等之祖）布刀玉命者（忌部首等之祖）天宇受賣命者
（猨女君等之祖）伊斯許理度賣命者（作鏡連等之祖）玉祖命者
（玉祖連等之祖）故尒詔天津日子番能邇々藝命而離
天之石位押分天之八重多那（此二字以音）雲而伊
都能知和岐弖（自伊以下七字以音）於天浮橋宇岐士摩
理蘇理多々斯弖（自宇以下十一字亦以音）天降坐于竺紫
日向之高千穗之久士布流多氣（自久以下六字以音）故

尒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二人取負天之石靫
取佩頭椎之大刀取持天之波士弓手挾天之
眞鹿兒矢立御前而仕奉故其天忍日命（此者大伴
連等之祖）天津久米命（此者久米直等之祖也）於是詔之此地者
向韓國眞米通笠沙之御前而朝日之直刺國
夕日之日照國也故此地其吉地詔而於底津
石根宮柱布斗斯理於高天原氷椽多迦斯理
而坐也故尒詔天宇受賣命此立御前所仕奉

猨田毗古大神者專所顯申之汝送奉亦其神
御名者汝負仕奉是以猨女君等負其猨田毗
古之男神名而女呼猨女君之事是也故其猨
田毗古神坐阿那訶（此三字以音地名）時為漁而於比良
夫貝（自比至夫以音）其手見咋合而沈溺海塩故其沈
居底之時名謂底度久御魂（度久二字以音）其海水之
都夫多都時名謂都夫多都御魂（自都下四字以音）其阿
和佐久時名謂佐久御魂（自佐至久以音）於是送猨田

毗古神而還到乃悉追聚鰭廣物鰭狹物以問
言汝者天神御子仕奉耶之時諸魚皆仕奉白
之中海鼠不白尓天宇受賣命謂海鼠云此口
乎不答之口而以紐小刀拆其口故於今海鼠
口拆也是以御世島之速贄獻之時給猨女君
等也於是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々藝能命於
笠沙御前遇麗美人尓問誰女答白之大山津
見神之女名神阿多都比賣（此神名以音）亦名謂木

花之佐久夜毗賣（此五字以音）又問有汝之兄弟乎
答曰我姉石長比賣在也尓詔吾欲目合汝奈
何答白僕不得白僕父大山津見神將白故乞
遣其父大山津見神之時大歡喜而副其姉石
長比賣令持百取机代之物奉出故尓其姉者
因其凶醜見畏而返送唯留其弟木花之佐久
夜毗賣以一宿為婚尓大山津見神因返石長
比賣而大恥白送言我之女二並立奉由者使

石長比賣者天神御子之命雖雪零風吹恒
如石而常堅不動坐亦使木花之佐久夜比賣
者如木花之榮榮坐（宇氣比弖自宇下四字以音）貢進
此令返石長比賣而獨留木花之佐久夜毗賣
故天神御子之御壽者木花之阿摩比能微（此五字以音）
坐故是以至于今天皇命等之御命不長也
故後木花之佐久夜毗賣參出白妾妊身今臨
產時是天神之御子私不可產故請尓詔佐久

夜毗賣一宿哉妊是非我子必國神之子尓答
白吾妊之子若國神之子者產不幸若天神之
御子者幸即作無戶八尋殿入其殿內以土塗
塞而方產時以火著其殿而產也故其火盛燒
時所生之子名火照命（此者隼人阿多君之祖）次生子名
火須勢理命（須勢理三字以音）次生子御名火遠理命
亦名天津日高日子穗々手見命（三柱）故火照命
者為海佐知毗古（此四字以音下效此）而取鰭廣物鰭狹

物火遠理命者爲山佐知毗古而取毛麁物毛
柔物尒火遠理命謂其兄火照命各相易佐知
用三度雖乞不許然遂纔得相易尒火遠理命
以海佐知釣魚都不得一魚亦其鈎失海於是
其兄火照命乞其鈎曰山佐知母已之佐知佐
知海佐知母已之佐知佐知今各謂返佐知之
時佐知二字以音其弟火遠理命答曰汝鈎者釣魚不
得一魚遂失海然其兄强乞徵故其弟破御佩

之十拳劒作五百鈎雖償不取亦作一千鈎雖
償不受云猶欲得其正本鈎於是其弟泣患居
海邊之時塩椎神來問曰何虚空津日高之泣
患所由答言我與兄易鈎而失其鈎是乞其鈎
故雖償多鈎不受云猶欲得其本鈎故泣患之
尒塩椎神云我爲汝命作善議即造无間勝間
之小船載其船以教曰我押流其船者差暫往
將有味御路乃乘其道往者如魚鱗所造之宮

室其綿津見神之宮者也到其神御門者傍之
井上有湯津香木故坐其木上者其海神之女
見相議者也訓香木云加都良木故隨教少行備如其言
即登其香木以坐尒海神之女豐玉毗賣之從
婢持玉器將酌水之時於井有光仰見者有麗
壯夫訓壯夫云遠登古下效此以爲甚異奇尒火遠理命
見其婢乞欲得水婢乃酌水入玉器貢進尒不
飲水解御頸之璵含口唾入其玉器於是其璵

著器婢不得離璵故璵任著以進豐玉毗賣命
尒見其璵問婢曰若人有門外哉答曰有人坐
我井上香木之上甚麗壯夫也益我王而甚貴
故其人乞水故奉水者不飲水唾入此璵是不
得離故任入將來而獻尒豐玉毗賣命思奇出
見乃感目合而其父曰吾門有麗人尒海神自
出見云此人者天津日高之御子虚空津日高
矣即於內率入而美智皮之疊敷八重亦絁疊

八重敷其上坐其上而具百取机代物爲御饗即令婚其女豊玉毘賣故至三年住其國於是火遠理命思其初事而大一歎故豊玉毘賣命聞其歎以白其父言三年雖住恒無歎今夜爲大一歎若有何由故其父大神問其聟夫曰今旦聞我女之語云三年雖坐恒無歎今夜爲大歎若有由哉亦到此間之由奈何尒語其大神備如其兄罸失鈎之狀是以海神悉召集海之

大小魚問曰若有取此鈎魚乎故諸魚白之頃者赤海鯽魚於喉鯁物不得食愁言故必是取於是探赤海鯽魚之喉者有鈎即取出而淸洗奉火遠理命之時其綿津見大神誨曰之以此鈎給其兄時言狀者此鈎者淤煩鈎須須鈎貧鈎宇流鈎云而於後手賜（淤煩及須々亦宇流六字以音）然而其兄作高田者汝命營下田其兄作下田者汝命營高田爲然者吾掌水故三年之間必其兄

貧窮若恨怨其爲然之事而攻戰者出鹽盈珠而溺若其愁請者出鹽乾珠而活如此令惚苦云授鹽盈珠鹽乾珠幷兩箇即悉召集和邇魚問曰今天津日高之御子虛空津日高爲將出幸上國誰者幾日送奉而覆奏故各隨己身之尋長限日而白之中一尋和邇白僕者一日送即還來故尒告其一尋和邇然者汝送奉若渡海中時無令惶畏即載其和邇之頸送出故如

期一日之內送奉也其和邇將返之時解所佩之紐小刀著其頸而返故其一尋和邇者於今謂佐比持神也是以備如海神之敎言與其鈎故自尒以後稍兪貧更起荒心迫來將攻之時出鹽盈珠而令溺其愁請者出鹽乾珠而救如此令惚苦之時稽首白僕者自今以後爲汝命之晝夜守護人而仕奉故至今其溺時之種種之態不絕仕奉也於是海神之女豊玉毘賣

命自叅出白之妾已妊身今臨産時此念天神
之御子不可生海原故叅出到也尒即於其海
邊波限以鵜羽爲葺草造産殿於是其産殿未
葺合不忍御腹之急故入坐産殿之時白其日
子言凡佗國人者臨産時以本國之形産生故
妾今以本身爲産願勿見妾於是思奇其言竊
伺其方産者化八尋和迩而匍匐委蛇即見
驚畏而遁退尒豊玉毘賣命知其伺見之事以

爲心恥乃生置其御子而白妾恒通海道欲往
來然伺見吾形是甚怍之即塞海坂而返入是
以名其所産之御子謂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
鵜葺草葺不合命（訓波限云那藝佐訓葺草云加夜）然後者雖恨
其伺情不忍戀心因治養其御子之縁附其弟
玉依毘賣而獻歌之其歌曰阿加陀麻波袁佐
閇比迦禮杼斯良多麻能岐美何余曾比斯多
布斗久阿理祁理尒其比古遅（二字以音）答歌曰意

岐都登理加毛度久斯麻迩和賀韋泥斯伊毛
波和須禮士余能許登碁登迩故日子穗々手
見命者坐高千穗宮伍佰捌拾歳御陵者即在
其高千穗山之西也是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
鵜葺草葺不合命娶其姨玉依毘賣命生御子
名五瀬命次稲氷命次御毛沼命次若御毛沼
命亦名豊御毛沼命亦名神倭伊波禮毘古命
（四柱）故御毛沼命者跳波穗渡坐于常世國稲氷

命者爲妣國而入坐海原也

古事記上巻終

古事記中卷

神倭伊波禮毗古命自伊下五字以音與其伊呂兄五瀨命上伊呂二字以音二柱坐高千穗宮而議云坐何地者平聞看天下之政猶思東行即自日向發幸御筑紫故到豊國宇沙之時其土人名宇沙都比古宇沙都比賣此十字以音二人作足一騰宮而獻大御饗自其地遷移而於竺紫之岡田宮一年坐亦從其國上幸而於阿岐國之多祁理宮七年坐自多下三字以音亦從其國遷上幸而於吉備之高嶋宮八年坐故從其國上幸之時乘龜甲為釣乍打羽擧來人遇于速吸門尒喚歸問之汝者誰也答曰僕者國神又問汝者知海道乎答曰能知又問從而仕奉乎答曰仕奉故尒指渡槁機引入其御船即賜名号槁根津日子此者倭國造等之祖故從其國上行之時經浪速之渡而泊青雲之白肩津此時登美能那賀須泥毗古自登下九字以音興軍待向以戰尒取所入御船之楯而下立故号其地謂楯津於今者云日下之蓼津也於是與登美毗古戰之時五瀨命於御手負登美毗古之痛矢串故尒詔吾者為日神之御子向日而戰不良故負賤奴之痛手自今者行廻而背負日以擊期而自南方廻幸之時到血沼海洗其御手之血故謂血沼海也從其地廻幸到紀國男之水門而詔負賤奴之手乎死為男建而崩故号其水門謂男水門也陵即在紀國之竈山也故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從其地廻幸到熊野村之時大熊髮出入即失尒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倐忽為遠延及御軍皆遠延而伏遠延二字以音此時熊野之高倉下此者人名齎一横刀到於天神御子之伏地而獻之時天神御子即寤起詔長寢乎故受取其横刀之時其熊野山之荒神自皆為切仆尒其惑伏御軍悉寤起之

故天神御子問獲其横力之所由高倉下答曰己夢云天照大神高木神二柱神之命以召建御雷神而詔葦原中國者專汝所言向之國故良志[此二字以音]伊久玖佐夜藝帝阿理那理[此十一字以音]我之御子等不平坐良志[此二字以音]其葦原中國者專汝所言向之國故汝建御雷神可降尒答曰僕雖不降專有平其國之横刀可降[此刀名云佐士布都神亦名云甕布都神亦名布都御魂此刀者坐石上神宮也]降此刀状

者穿高倉下之倉頂自其墮入故阿佐米尒玖[自阿下五字以音]汝取持獻天神御子故如夢教而旦見己倉者信有横刀故以是横刀而獻耳於是亦木大神之命以覺白之天神御子自此於奧方莫使入幸荒神甚多今自天遣八咫烏故其八咫烏引道從其立後應幸行故隨其教覺從其八咫烏之後幸行者到吉野河之河尻時作筌有取魚人尒天神御子問汝者誰也答曰僕者

國神名謂贄持之子[此者阿陀之鵜養之祖]從其地幸行者生尾人自井出來其井有光尒問汝者誰也答曰僕者國神名謂井氷鹿[此者吉野首等祖也]即入其山之亦遇生尾人此人押分巖而出來尒問汝者誰也答曰僕者國神名曰石押分之子今聞天神御子幸行故參向耳[此者吉野國巢之祖]自其地蹈穿越幸宇陀故曰宇陀之穿指聲也故尒於宇陀有兄宇迦斯[自宇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也]弟宇迦斯二人

故先遣八咫烏問二人曰今天神御子幸行汝等仕奉乎於是兄宇迦斯以鳴鏑待射返其使故其鳴鏑所落之地謂訶夫羅前也將待擊云而聚軍然不得聚軍者欺陽仕奉而作大殿於其殿内作押機待時弟宇迦斯先參向拜曰僕兄宇迦斯射返天神御子之使將為待攻而聚軍不得聚者作殿其内張押機將待取故參向顯白尒大伴連等之祖道臣命久米直等之祖

大久米命二人召兄宇迦斯罵詈云伊賀 此二字以音 所作仕奉於大殿内者意礼 此二字以音 先入明白其將爲仕奉之狀而即握横刀之手上弟由氣 此二字以音 矢刺而追入之時乃己所作押見打而死尒即控出斬散故其地謂宇陀之血原也然而其弟宇迦斯之獻大饗者悉賜其御軍此時歌曰宇陀能多加紀尒志藝和那波留和賀麻都夜志藝波佐夜良受伊須久波斯久治良佐夜

流古那美賀那許彼佐婆多知曾婆能微能那祁久袁許紀志斐惠泥宇波那理賀那許婆佐婆伊知佐加紀微能意富祁久袁許紀陀斐惠泥疊々 音引 志夜胡志夜此者伊能基布曾 此五字以音 阿々 音引 志夜朝志夜此者嘲咲者也故其弟宇迦斯 此者宇陀水取等之祖也 自其地幸行到忍坂大室之時生尾土雲 訓云具毛 八十建在其室待伊那流 此三字以音 故尒天神御子之命以饗賜八十建於是

死八十建設八十膳夫毎人佩刀誨其膳夫等曰聞歌之者一時共斬故明將打其土雲之歌曰意佐加能意富牟盧夜尒比登佐波尒岐伊理袁理比登佐波尒伊理袁理登毋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賀久夫都々伊々斯都都伊毋知宇知弖斯衣麻牟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久夫都々伊々斯都々伊毋知伊麻宇多婆佐良斯如此歌而拔刀一時打殺也然後將擊登

美毗古之時歌曰美都々々斯久米能古良賀阿波布尒波賀美良比登毋登曾泥賀毋登曾泥米都那藝弖宇知弖志夜麻牟又歌曰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加岐毋登尒宇惠志波士加美久知比々久和礼波和須礼志宇知弖斯夜麻牟又歌曰加牟加是能伊勢能宇美能意斐志尒波比毋登富呂布志多陀美能伊波比毋登富理宇知弖志夜麻牟又擊兄師木弟

師木之時御軍暫疲尒歌曰多々那米弖伊那
佐能夜麻能許能麻用毋伊由岐麻毛良比多
多加閇婆和礼波夜惠奴志麻都登理宇上加
比賀登毋伊麻須氣尒許泥故尒迩藝速日命
叅赴白於天神御子聞天神御子天降坐故追
叅降來即獻天津瑞以仕奉也故迩藝速日命
娶登美毘古之妹登美夜毗賣生子宇摩志麻
遅命 此者物部連穂積臣婇臣祖也 故如此言向平和荒夫琉

神等 夫琉二字以音 退撥不伏之等而坐畝火之白檮
原宮治天下也故坐日向時娶阿多之小椅君
妹名阿比良比賣 自阿以下五字以音 生子多藝志美美
命次岐須美美命二柱坐也然更求爲大后之
美人時大久米命曰此間有媛女是謂神御子
其所以謂神御子者三嶋湟咋之女名勢夜陁
多良比賣其容姿麗美故美和之大物主神見
感而其美人爲大便之時化丹塗矢自其爲大

便之溝流下突其美人之富登 此二字以音下效此 尒其
美人驚而立走伊須須岐伎 此五字以音 乃將來其
矢置於床邊忽成麗壯夫即娶其美人生子名
謂富登多多良伊須須岐比賣命亦名謂比賣
多多良伊須氣余理比賣 是者思其富登云事後改名者也 故
是以謂神御子也於是七媛女遊行於高佐士
野 佐士二字以音 伊須氣余理比賣在其中尒大久米
命見其伊須氣余理比賣而以歌白於天皇曰

夜麻登能多加佐士怒袁那々由久袁登賣杼
毋多礼袁志摩加牟尒伊須氣余理比賣者立
其媛女等之前乃天皇見其媛女等而御心知
伊須氣余理比賣立於最前以歌答曰加都賀
都毋伊夜佐岐陁弖流延袁斯麻加牟尒大久
米命以天皇之命詔其伊須氣余理比賣之時
見其大久米命黥利目而思奇歌曰阿米都々
知杼理麻斯登々那杼佐都流計米尒大久米

命詠歌曰袁登賣尒多陀尒阿波牟登和加佐
祁流斗米故其孃子白之仕奉也於是其伊須
氣余理比賣命之家在狹井河之上天皇幸行
其伊須氣余理比賣之許一宿御寢坐也（其河謂佐阿由者於其阿邊山由理草多在故取其山由理草之名號佐韋河也山由理草之本名云佐韋也）
後其伊須氣余理比賣參入宮內之時天皇
御歌曰阿斯波良能志祁去岐袁夜迩須賀多
多美伊夜佐夜斯岐㥯和賀布多理泥斯然而

阿礼坐之御子名日子八井命次神八井耳命次
神沼河耳命三柱故天皇崩後其庶兄當藝志
美々命娶其嫡后伊須氣余理比賣之時將殺
其三弟而謀之間其御祖伊須氣余理比賣患
苦而以歌令知其御子等歌曰佐韋賀波用久
毛多知和多理宇泥備夜麻許能波佐夜藝奴
加是布加牟登須又歌曰宇泥備夜麻比流波
久毛登韋由布佐礼婆加是布加牟登曾許能

波佐夜牙流於是其御子聞知而驚乃為將殺
當藝志美々之時神沼河耳命曰其兄神八井
耳命那泥（此二字以音）汝命持兵入而殺當藝志美
美故持兵入以將殺之時手足和那々岐弖（此五字以音）
不得殺故尒其弟神沼河耳命乞取其兄
所持之兵入殺當藝志美々故亦稱其御名謂
建沼河耳命尒神八井耳命讓弟建沼河耳命
曰吾者不能殺仇汝命既得殺仇故吾雖兄不

宜為上是以汝命為上治天下僕者扶汝命為
忌人而仕奉也故其日子八井命者（茨田連手嶋連之祖）
神八井耳命者（意富臣小子部連坂合部連火君大分君阿蘇君筑紫三家連雀部臣雀部造小長谷造都祁直伊余國造科野國造道奧石城國造常道仲國造長狹國造伊勢船木直尾張丹羽臣嶋田臣等之祖也）神沼河耳命者治天下
也凡此神倭伊波礼毗古天皇御年壹佰參拾
漆歲御陵在畝火山之北方白檮尾上也神沼
河耳命坐葛城高岡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師

木縣主之祖河俣毗賣生御子師木津日子玉手見命(一柱)天皇御年肆拾伍歲崩御陵在衝田岡也師木津日子玉手見命坐片塩浮穴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河俣毗賣之兄縣主波延之女阿久計比賣生御子常根津日子伊呂泥命(自伊下三字以音)次大倭日子鉏友命次師木津日子命此天皇之御子等并三柱之中大倭日子鉏友命者治天下次師木津日子命之子二王坐一

子孫者(伊賀須知之稻置那婆理之稻置三野之稻置之祖)一子和知都美命者坐淡道之御井宮故此王有二女兄名蠅伊呂泥亦名意富夜麻登久迩阿礼比賣命弟名蠅伊呂杼也天皇御年肆拾玖歲御陵在畝火山之美富登也大倭日子鉏友命坐輕之境崗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師木縣主之祖賦登麻和訶比賣命亦名飯日比賣命生御子御眞津日子訶惠志泥命(自訶下四字以音)次多藝志比古命(二柱)故御眞津日子訶惠志泥命者治天下也次當藝志比古命者(血沼之別多遲麻之竹別葦井之稻置之祖)天皇御年肆拾伍歲御陵在畝火山之眞名子谷上也御眞津日子訶惠志泥命坐葛城掖上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尾張連之祖奧津余曾之妹名余曾多本毗賣命生御子天押帶日子命次大倭帶日子國押人命(二柱)故弟帶日子國忍人命者治天下也兄天押帶日子命者(春日臣大宅臣

粟田臣小野臣柿本臣壹比韋臣大坂臣阿那臣多紀臣羽栗臣知多臣牟邪臣都怒山臣伊勢飯高君壹師君近淡海國造之祖也)天皇御年玖拾參歲御陵在掖上博多山上也大倭帶日子國押人命坐葛城室之秋津嶋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姪忍鹿比賣命生御子大吉備諸進命次大倭根子日子賦斗迩命(二柱自賦下三字以音)故大倭根子日子賦斗迩命者治天下也天皇御年壹佰貳拾參歲御陵在玉手岡上也大倭根子日子賦斗迩命坐

黒田廬戸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十市縣主之祖大目之女名細比賣命生御子大倭根子日子國玖琉命（一柱玖琉二字以音）又娶春日之千々速真若比賣生御子千々速比賣命（一柱）又娶意富夜麻登玖迩阿礼比賣命生御子夜麻登々母々曾毘賣命次日子刺肩別命次比古伊佐勢理毘古命亦名大吉備津日子命次倭飛羽矢若屋比賣（四柱）又娶其阿礼比賣命之弟蠅伊呂杼生

御子日子寤間命次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命（二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八柱（男王五女王三）故大倭根子日子國玖琉命者治天下也大吉備津日子命與若建吉備津日子命二柱相副而於針間氷河之前居忌瓮而針間為道口以言向和吉備國也故此大吉備津日子命者（吉備上道臣之祖也）次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命者（吉備上道臣笠臣祖）次日子寤間命者（針間牛鹿臣之祖也）次日子刺肩別命者（高志之利波臣

豊國之國前臣五百原君角鹿海直之祖也）天皇御年壹佰陸歳御陵在片岡馬坂上也大倭根子日子國玖琉命坐軽之堺原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穂積臣等之祖内色許男命（色許二字以音下效此）妹内色許賣命生御子大毘古命次少名日子建猪心命次若倭根子日子大毘々命（二柱）又娶内色許男命之女伊迦賀色許賣命生御子比古布都押之信命（自比至都以音）又娶河内青玉之女名波迩夜須毘賣

生御子建波迩夜須毘古命（一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五柱故若倭根子日子大毘々命者治天下也其兄大毘古命之子建沼河別命者（阿倍臣等之祖）次比古伊那許志別命（自比至志六字以音此者膳臣之祖也）比古布都押之信命娶尾張連等之祖意富那毘之妹葛城之高千那毘賣（那毘二字以音）生子味師内宿祢（此者山代内臣之祖也）又娶木國造之祖宇豆比古之妹山下影日賣生子建内宿祢此建内宿

祢之子并九男七女二波多八代宿祢者波多臣林臣波美臣
星川臣淡海臣長谷部君之祖也次許勢小柄宿祢者許勢臣雀部臣
輕部臣之祖也次蘇賀石河宿祢者蘇我臣川邊臣田中臣高向臣小治田臣
櫻井臣岸田臣等之祖也次平群都久宿祢者平群臣佐和良臣
馬御樴連等祖也次木角宿祢者木臣都奴臣坂本臣之祖次久米能
摩伊刀比賣次怒能伊呂比賣次葛城長江曾
都毘古者玉手臣的臣生江臣阿藝那臣等之祖也又若子宿祢江野
財臣之祖此天皇御年伍拾漆歲御陵在劒池之中

岡上也若倭根子日子大毘々命坐春日之伊
耶河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旦波之大縣主名
由碁理之女竹野比賣生御子比古由牟須美
命一柱此王名以音又娶庶毋伊賀迦色許賣命生御
子御真木入日子印惠命印惠二字以音次御真津比
賣命二柱又娶丸迩臣之祖日子國意祁都命之
妹意祁都比賣命意祁都三字以音生御子日子坐王一柱
又娶葛城之垂見宿祢之女鸇比賣生御子建

豐波豆羅和氣一柱自波下五字以音此天皇之御子等
并五柱男王四女王一故御真木入日子印惠命者治
天下也其兄比古由牟須美王之子大筒木垂
根王次讃岐垂根王二王讃岐二字以音此二王之女五
柱坐也次日子坐王娶山代之荏名津比賣
亦名苅幡戸弁此一字以音生子大俣王次小俣王
次志夫美宿祢王三柱又娶春日建國勝戸賣之
女名沙本之大闇見戸賣生子沙本毘古王次袁

耶本王次沙本毘賣命亦名佐波遲比賣此沙本毘賣命者為伊久米天皇之后自沙本毘古以下三王名皆以音次室毘古王四柱
又娶近淡海之御上祝以伊都玖此三字以音天之御
影神之女息長水依比賣生子丹波比古多多
須美知能宇斯王此王字以音次水之穗真若王次
神大根王亦名八爪入日子王次水穗五百依
比賣次御井津比賣五柱又娶其母弟袁祁都比
賣命生子山代之大筒木真若王次比古意須

王次伊理泥王（三柱此二王名以音）凡日子坐王之子并十一王故兄大俣王之子曙立王次菟上王（二柱）此曙立王者（伊勢之品遲部君伊勢之佐那造之祖）菟上王者（比賣陀君之祖）次小俣王者（當麻勾君之祖）次志夫美宿祢王者（佐々君之祖也）次沙本毗古王者（日下部連甲斐國造之祖）次袁耶本王者（葛野之別近淡海蚊野之別祖也）次室毗古王者（若狹之耳別之祖）其美知能宇志王娶丹波之河上之摩須郎女生子比婆須比賣命次眞砥野比賣命次

弟比賣命次朝廷別王（四柱）此朝廷別王者（三川之穗別之祖）此美知能宇斯王之弟水穗眞若王者（近淡海之安直之祖）次神大根王者（三野國之本巣國造長幡部連之祖）次山代之大筒木眞若王娶同母弟伊理泥王之女丹波能阿治佐波毗賣生子迦邇米雷王（迦邇米三字以音）此王娶丹波之遠津臣之女名高材比賣生子息長宿祢王此王娶葛城之高額比賣生子息長帶比賣命次虚空津比賣命次息長日

子王（三柱此王者吉備品遲君針間阿宗君之祖）又息長宿祢王娶河俣稲依毗賣生子大多牟坂王（多牟二字以音此者多遲字以音摩國造之祖也）上所謂建豐波豆和氣王者（道守臣忍海部造御名部造稲羽忍海部丹波之竹野別依網之阿毗古等之祖也）天皇御年陸拾参歳御陵在伊耶河之坂上也御眞木入日子印恵命坐師木水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木國造名荒河刀弁之女（刀弁二字以音）遠津年魚目々微比賣生御子豊木入日子命次豊鉏入

日賣命（二柱）又娶尾張連之祖意富阿麻比賣生御子大入杵命次八坂之入日子命次沼名木之入日賣命次十市之入日賣命（四柱）又娶大毗古命之女御眞津比賣命生御子伊玖米入日子伊涉知命（伊久米伊涉知六字以音）次伊耶能眞若命（自伊至能以音）次國片比賣命次千々都久和（此三字以音）比賣命次伊賀比賣命次倭日子命（六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十二柱（男王七女王五也）故伊久米伊理毗

古伊佐知命者治天下也次豊木入日子命者
上毛野下毛野君等之祖也 妹豊鉏比賣命 拜祭伊勢大神之宮也 次
大入杵命者 能登臣之祖也 次倭日子命 此王之時始而於陵立人垣
此天皇之御世疫病多起人民死為盡尓天皇
愁歎而坐神牀之夜大物主大神顯於御夢曰
是者我之御心故以意富多多泥古而令祭我
御前者神氣不起國安平是以驛使班于四方
求謂意富多多泥古人之時於河内之美努村

見得其人貢進尓天皇問賜之汝者誰子也答
曰僕者大物主大神娶陶津耳命之女活玉依
毘賣生子名櫛御方命之子飯肩巣見命之子
建甕槌命之子僕意富多多泥古白於是天皇
大歡以詔之天下平人民榮即以意富多多泥
古命為神主而於御諸山拜祭意富美和之大
神前又仰伊迦賀色許男命作天之八十毘羅
訶 此三字以音也 定奉天神地祇之社又於宇陀墨坂

神祭赤色楯矛又於大坂神祭墨色楯矛及河
瀬又於坂之御尾神悉無遺忘以奉幣帛也山
代國我之庶兄建波迩安王起邪心之表耳 波迩二字以音
伯父興軍宜行即副丸迩臣之祖日子國
夫玖命而遣時即於丸迩坂居忌瓮而罷往於
是到山代之和訶羅河時其建波迩安王興軍
待遮各中挾河而對立相挑故号其地謂伊杼
美 今謂伊杼美也 尓日子國夫玖命乞云其廂人先忌

矢可彈尓其建波迩安王雖射不得中於是國
夫玖尓彈矢者即射建波迩安王而死故其軍
悉破而逃散尓追迫其逃軍到久須婆之度時
皆被迫窘而屎出懸於褌故号其地謂屎褌 今者謂久須婆
又遮其逃軍以斬者如鵜浮於河故号其
河謂鵜河也亦斬波布理其軍士故号其地謂
波布理曽能 自波下五字以音 如此平訖参上覆奏故
大毘古命者隨先命而罷行高志國尓自東方

所遣建沼河別與其父大毘古共往遇于相津故其地謂相津也是以各和平所遣之國政而覆奏尒天下太平人民富榮於是初令貢男弓端之調女手末之調故稱其御世謂所知初國之御眞木天皇也又是之御世作依網池亦作輕之酒折池也天皇御歲壹佰陸拾捌歲（戊寅年十二月崩）御陵在山邊道勾之岡上也伊久米伊理毘古伊佐知命坐師木玉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

沙本毘古命之妹佐波遲比賣命生御子品牟都和氣命（一柱）又娶旦波比古多多須美知宇斯王之女氷羽州比賣命生御子印色之入日子命（印色二字以音）次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命（自淤至氣五字以音）次大中津日子命次倭比賣命次若木入日子命（五柱）又娶其氷羽州比賣命之弟沼羽田之入毘賣命生御子沼帶別命次伊賀帶日子命（二柱）又娶其沼羽田之入日賣命之弟阿耶美

能伊理毘賣命（此女王名以音）生御子伊許婆夜和氣命次阿耶美都比賣命（二柱此二王名以音）又娶大筒木垂根王之女迦具夜比賣命生御子袁耶弁王（一柱）又娶山代大國之淵之女苅羽田刀弁（此二字以音）生御子落別王次五十日帶日子王次伊登志別王（伊登志三字以音）又娶其大國之淵之女弟苅羽田刀弁生御子石衝毘賣命亦名布多遲能伊理毘賣命（二柱）凡此天皇之御子等十六王（男王十三

女王三）故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命者治天下也（御身長一丈二寸御脛長四尺一寸也）次印色入日子命者作血沼池又作狹山池又作日下之高津池又坐鳥取之河上宮令作橫刀壹仟口是奉納石上神宮即坐其宮定河上部也次大中津日子命者（山邊之別三枝之別稻木之別阿太之別尾張國之三野別吉備之石无別許呂母之別高巢鹿之別飛鳥君牟禮之別等祖也）次倭比賣命者（拜祭伊勢大神宮也）次伊許婆夜和氣王者（沙本穴太部別祖也）次阿耶美都

比賣命者（嫁稻瀬毗古王）次落別王者（小月之山君三川之衣君之祖也）
次五十日帶日子王者（春日山君高志池君春日部君之祖）次伊
登志和氣王者（因無子而為子代定伊部）次石衝別王者（羽咋
君三尾君之祖）次布多遲能伊理毗賣命者（為倭建命之后）此
天皇以沙本毗賣為后之時沙本毗賣命之兄
沙本毗古王問其伊呂妹曰孰愛夫與兄歟答
曰愛兄尒沙本毗古王謀曰汝寔思愛我者將
吾與汝治天下而即作八塩折之紐小刀授其

妹曰以此小刀刺殺天皇之寢故天皇不知其
之謀而枕其后之御膝為御寢坐也尒其后以
紐小刀為刺其天皇之御頸三度舉而不忍哀
情不能刺頸而泣淚落溢於御面乃天皇驚起
問其后曰吾見異夢從沙本方暴雨零來急沾
吾面又錦色小蛇纏繞我頸如此之夢是有何
表也尒其后以為不應爭即白天皇言妾兄沙
本毗古王問妾曰孰愛夫與兄是不勝面問故

妾答曰愛兄歟尒誂妾曰吾與汝共治天下故
當殺天皇云而作八塩折之紐小刀授妾是以
欲刺御頸雖三度舉哀情忽起不得刺頸而泣
淚落沾於御面必有是表焉尒天皇詔之吾殆
見欺乎乃興軍擊沙本毗古王之時其王作稻
城以待戰此時沙本毗賣命不得忍其兄自後
門逃出而納其之稻城此時其后妊身於是天
皇不忍其后懷妊及愛重至于三年故迴其軍

不急攻迫如此逗留之間其所妊之御子既產
故出其御子置稻城外令白天皇若此御子天
皇之御子所思看者可治賜於是天皇詔雖怨
其兄猶不得忍愛其后故即有得后之心是以
選聚軍士之中力士輕捷而宣者取其御子之
時乃掠取其母王或髮或手當隨取獲而掬以
控出尒其后豫知其情悉剃其髮以髮覆其
頭亦腐玉緒三重纏手且以酒腐御衣如全衣

服如此設備而抱其御子刺出城外尒其力士等取其御子卽握其御祖尒握其髮者御髮自落握其御手者玉緒且絶握其御衣者御衣便破是以取獲其御子不得其御祖故其軍士等還來奏言御髮自落御衣易破亦所纒御手之玉緒便絶故不獲御祖取得御子尒天皇悔恨而惡作玉人等皆奪其地故諺曰不得地玉作也天皇命詔其后言凡子名必母名何稱是子

之御名尒荅曰今當火燒稻城之時而火中所生故其御名宜稱本牟智和氣御子又命詔何爲日足奉荅白取御母定大湯坐若湯坐宜日足奉故隨其后白以日足奉也又問其后曰汝所堅之美豆能小佩者誰解 美豆能三字以音也 荅白旦波比古多多須美智宇斯王之名兄比賣弟比賣茲二女王淨公民故宜使也然遂殺其沙本比古王其伊呂妹亦從也故率遊其御子之狀

者在於尾張之相津二俣榲作二俣小舟而持上來以浮倭之市師池輕池率遊其御子然是御子八拳鬚至于心前眞事登波受 此三字以音 故今聞高往鵠之音始爲阿藝登比 自阿下四字以音 尒遣山邊之大鶙 此者人名 令取其鳥故是人追尋其鵠自木國到針間國亦追越稻羽國卽到旦波國多遅麻國追廻東方到近淡海國乃越三野國自尾張國傳以追科野國遂追到但馬國而

於和那美之水門張網取其鳥而持上獻故号其水門謂和那美之水門也亦見其鳥者物言加思尒而勿言事於是天皇患賜而御寢之時覺于御夢曰修理我宮如天皇之御舍者御子必眞事登波牟 自登下三字以音 如此覺時布計摩迩迩占相而求何神之心尒祟出雲大神之御心故其御子令拜其大神宮將遣之時令副誰人者吉尒曙立王食卜故科曙立王令宇氣皆 宇氣

二字以音因拜此大神誠有驗者住是鷺巣池之樹鷺乎宇氣比落如此詔之時宇氣比其鷺墮地死又詔之宇氣比活尒者更活又在甜白檮之前葉廣熊白檮令宇氣比枯忽令宇氣比生尒名賜其曙立王謂倭者師木登美豊朝倉曙立王登美二字以音即曙立王菟上王二王副其御子遣時自那良戸遇跛盲自大坂戸亦遇跛盲唯木戸是掖月之吉戸卜而出行之時毎到坐地定

品遅部也故到於出雲拜訖大神還上之時肥河之中作黒樔橋仕奉假宮而坐尒出雲國造之祖名岐比佐都美餝青葉山而立其河下將獻大御食之時其御子詔言是於河下如青葉山者見山非山若坐出雲之石硐之曽宮葦原色許男大神以伊都玖之祝大廷乎問賜也尒所遣御伴王等聞歡見喜而御子者坐檳榔之長穂宮而貢上驛使尒其御子一宿婚肥長比

賣故竊伺其美人者蛇也即見畏遁逃尒其肥長比賣患光海原自船追來故益見畏以自山多和此二字以音引越御船逃上行於是覆奏言因拜大神大御子物詔故參上來故天皇歡喜即返菟上王命造神宮於是天皇因其御子定鳥取部鳥耳品遅部大湯坐若湯坐又隨其后之白喚上美知能宇斯王之女等比婆須比賣命次弟比賣命次歌凝比賣命次圓野比賣命并

四柱然留比婆須比賣命弟比賣命二柱而其弟王二柱者因甚凶醜返送本土於是圓野比賣慚言同兄弟之中以姿醜被還之事聞於隣里是甚慚而到山代國之相樂時取懸樹枝而欲死故号其地謂懸木今云相樂又到弟國之時遂墮峻淵而死故号其地謂墮國今云弟國也又天皇以三宅連等之祖名多遅麻毛理遣常世國令求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實自登下八字以音

故多遲摩毛理遂到其國採其木實以縵八矛將來之間天皇既崩尓多遲摩毛理分縵矛四竿獻于太后以縵四縵矛四竿獻置天皇之御陵戸而擎其木實叫哭以白常世國之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實持叅上侍遂叫哭死也其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實者是今橘者也此天皇御年壹佰伍拾參歳御陵在菅原之御立野中也又其太后比婆須比賣命之時定石祝作又

古事記中　卅九

定土師部此后者葬狹木之寺間陵也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天皇坐纒向之日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吉備臣等之祖若建吉備津日子之女名針間之伊那毘能大郎女生御子櫛角別王次大碓命次小碓命亦名倭男具那命（具那二字以音）次倭根子命次神櫛王（五柱）又娶八尺入日子命之女八坂之入日賣命生御子若帶日子命次五百木之入日子命次押別命次五百木之入日賣命又妾之子豐戸別王次沼代郎女又妾之子沼名木郎女次香余理比賣命次若木之入日子王次吉備之兄日子王次高木比賣命次弟比賣命又娶日向之美波迦斯毘賣生御子豐國別王又娶伊那毘能大郎女之弟伊那毘能若郎女（自伊下四字以音）生御子眞若王次日子人之大兄王又娶倭建命之曾孫名須賣伊呂大中日子王（自須至呂四字以音）之女訶具漏比賣生

古事記中　四十

御子大拔王凡此大帶日子天皇之御子等所録卄一王不入記五十九王并八十王之中若帶日子命與倭建命亦五百木之入日子命此三王負太子之名自其餘七十七王者悉別賜國々之國造亦和氣及稲置縣主也故若帶日子命者治天下也小碓命者平東西之荒神及不伏人等也次櫛角別王者（茨田下連等之祖）次大碓命（守君大田君嶋田君之祖）次神櫛王者（木國之酒部阿比古宇陀酒部之祖）

次豐國別王者〔日向國造之祖〕於是天皇聞看定三野國造之祖大根王之女名兄比賣弟比賣二孃子其容姿麗美而遣其御子大碓命以喚上故其所遣大碓命勿召上而即己自婚其二孃子更求他女人詐名其孃女而貢上於是天皇知其他女恒令經長眼亦勿婚而惚也故其大碓命娶兄比賣生子押黑之兄日子王〔此者三野之宇泥須和氣之祖〕亦娶弟比賣生子押黑弟日子王〔此者牟宜都君等之祖〕

古事記中　三十一

此之御世定田部又定東之淡水門又定膳之大伴部又定倭屯家又作坂手池即竹植其堤也天皇詔小碓命何汝兄於朝夕之大御食不參出來專汝泥疑教覺〔泥疑二字以音下效此〕如此詔以後至于五日猶不參出爾天皇問賜小碓命何汝兄久不參出若有未誨乎答白既為泥疑也又詔如何泥疑之答白朝署入廁之時待捕搤批而引闕其枝裹薦投棄於是天皇惶其御子之

建荒之情而詔云西方有熊曾建二人是不伏无禮人等故取其人等而遣當此之時其御髮結額也爾小碓命給其姨倭比賣命之御衣御裳以小劒納于御懷而幸行故到于熊曾建之家見者於其家邊軍圍三重作室以居於是言動為御室樂設備食物故遊行其傍待其樂日爾臨其樂日如童女之髮梳垂其結御髮服其姨之御衣御裳既成童女之姿交立女人之中入

古事記中　三十二

坐其室內爾熊曾建兄弟二人見感其孃子坐於己中而盛樂故臨其酣時自懷出劒取熊曾之衣衿以劒自其胸刺通之時其弟建見畏逃出乃追至其室之椅本取其背皮劒自尻刺通爾其熊曾建白言莫動其刀僕有白言爾暫許押伏於是白言汝命者誰爾詔吾者坐纒向之日代宮所知大八嶋國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天皇之御子名倭男具那王者也意禮熊曾建二人

人不伏無禮聞看而取殺意禮詔而遣尒其熊
曾建白信然也於西方除吾二人無建強人然
於大倭國益吾二人而建男者坐祁理是以吾
獻御名自今以後應稱倭建御子是事白訖
即如熟苽振折而殺故也自其時稱御名謂倭
建命然而還上之時山神河神及穴戶神皆言
向和而參上即入坐出雲國欲殺其出雲建而
到即結友故竊以赤檮作詐刀為御佩共沐肥

河尒倭建命自河先上取佩出雲建之解置横
刀而詔為易刀故後出雲建自河上而佩倭建
命之作刀於是倭建誂云伊奢合刀尒各拔其
刀之時出雲建不得拔詐刀即倭建命拔其刀
而打殺出雲建尒御歌曰夜都米佐須伊豆毛
多祁流賀波祁流多知都豆良佐波麻岐佐味
祁志尒阿波祁故如此撥治參上覆奏尒天皇
亦頻詔倭建命言向和平東方十二道之荒夫

流神及摩都樓波奴人等而副吉備臣等之祖
名御鉏友耳建日子而遣之時給比比羅木之
八尋矛 比比羅三字以音 故受命罷行之時參入伊勢大
御神宮拜神朝廷即白其姨倭比賣命者天皇
既所以思吾死乎何擊遣西方之惡人等而返
參上來之間未經幾時不賜軍衆今更平遣東
方十二道之惡人等因此思惟猶所思看吾既
死焉患泣罷時倭比賣命賜草那藝劒 那藝二字以音

亦賜御囊而詔若有急事解茲囊口故到尾張
國入坐尾張國造之祖美夜受比賣之家乃雖
思將婚亦思還上之時將婚期定而幸于東國
悉言向和平山河荒神及不伏人等故尒到相
摸國之時其國造詐白於此野中有大沼住是
沼中之神甚道速振神也於是看行其神入坐
其野尒其國造火著其野故知見欺而解開其
姨倭比賣命之所給囊口而見者火打有其囊

於是先以其御刀苅撥草以其火打而打出火
著向火而燒退還出皆切滅其國造等即著火
燒故於今謂燒遣也自其入幸渡走水海之時
其渡神興浪廻船不得進渡尒其后名弟橘比
賣命白之妾易御子而入海中御子者所遣之
政遂應覆奏將入海時以菅疊八重皮疊八重
絁疊八重敷于波上而下坐其上於是其暴浪
自伏御船得進尒其后歌曰佐泥佐斯佐賀牟

能袁怒迩毛由流肥能本那迦迩多知弖斗比
斯岐美波母故七日之後其后御櫛依于海邊
乃取其櫛作御陵而治置也自其入幸悉言向
荒夫琉蝦夷等亦平和山河荒神等而還上幸
時到足柄之坂本於食御粮處其坂神化白鹿
而來立尒即以其咋遺之蒜片端待打者中其
目乃打殺也故登立其坂三歎詔云阿豆麻波
夜（自阿下五字以音也）故号其國謂阿豆麻也即自其國

越出甲斐坐酒折宮云時歌曰迩比婆理都久
波袁須疑弖伊久用加泥都流尒其御火燒之
老人續御歌以歌曰迦賀那倍弖用迩波許々
能用迩波登袁加袁是以譽其老人即給東
國造也自其國越科野國乃言向科野之坂神
而還來尾張國入坐先日所期美夜受比賣之
許於是獻大御食之時其美夜受比賣捧大御
酒盞以獻尒美夜受比賣其於意須比之襴（意須

比三字以音）著月經故見其月經御歌曰比佐迦多能
阿米能迦具夜麻斗迦麻迩佐和多流久毗比
波煩曾多和夜賀比那袁麻迦牟登波阿禮波
須禮杼佐泥牟登波阿禮波意母閇杼那賀祁
勢流意須比能須蘇尒都紀多知迩祁理尒美
夜受比賣答御歌曰多迦比迦流比能美古夜
須美斯志和賀意冨岐美阿良多麻能登斯賀
岐布禮婆阿良多麻能都紀波岐閇由久宇倍

那宇倍那宇倍那岐美麻知賀多尒和賀祁勢流意須比能須比能須蘇尒都紀多多那牟余故尒御合而以其御刀之草那藝劔置其美夜受比賣之許而取伊服岐能之神幸行於是詔玆山神者從手直取而騰其山之時白猪逢于山邊其大如牛尒為言擧而詔是化白猪者其神之使者雖今不殺還時將殺而騰坐於是零大氷雨打或倭建命（此化白猪者非其神之使者當其神之正身因言擧見惑也）故還下坐之到玉倉部之清泉以息坐之時御心稍寤故号其清泉謂居寤清泉也自其處發到當藝野上之時詔者吾心恒念自虛翔行然今吾足不得步成當藝斯形（自當下二字以音）故号其地謂當藝也自其地差少幸行因甚疲衝御杖稍步故号其地謂杖衝坂也到坐尾津前一松之許先御食時所忘其地御刀不失猶有尒御歌曰袁波理迩多陁迩牟迦幣流袁都能

佐岐那流比登都麻都阿勢袁比登都麻都比登迩阿理勢婆多知波氣麻斯袁岐奴岐勢麻斯袁比登都麻都阿勢袁自其地幸到三重村之時亦詔之吾足如三重勾而甚疲故号其地謂三重自其幸行而到能煩野之時思國以歌曰夜麻登波久尒能麻本呂波多多那豆久阿袁加岐夜麻碁母礼流夜麻登志宇流波斯又歌曰伊能知能麻多祁牟比登波多多美許母幣具理能夜麻能久麻加志賀波袁宇受尒佐勢曽能古此歌者思國歌也又歌曰波斯祁夜斯和岐幣能迦多用久毛韋多知久母此者片歌也此時御病甚急尒御歌曰袁登賣能登許能弁尒和賀游岐斯都流岐能多知曽能多知波夜歌竟即崩尒貢上驛使於是坐倭后等及御子等諸下到而作御陵即制匍廻其地之那豆岐田（自那下三字以音）而哭為歌曰那豆岐能多能

伊那賀良迹伊那賀良尒波比母登冨呂布登許呂豆良於是化八尋白智鳥翔天而向濵飛行 智字以音 尒其后及御子等於其小竹之苅杙雖足跳破忍其痛以哭追此時歌曰阿佐士怒波良許斯那豆牟蘓良波由賀受阿斯用由久那又入其海塩而那豆美 此三字以音 行時歌曰宇美賀由氣婆許斯那豆牟意冨迦波良能宇恵具佐宇美賀波伊佐用布又飛居其礒之時歌曰

波麻都知登理波麻用波由迦受伊蘇豆多布是四歌者皆歌其御葬也故至今其歌者歌天皇之大御葬也故自其國飛翔行留河内國之志幾故於其地作御陵鎮坐也即号其御陵謂白鳥御陵也然亦自其地更翔天以飛行凡此倭建命平國廻行之時久米直之祖名七拳脛恒爲膳夫以從仕奉也此倭建命娶伊玖米天皇之女布多遅能伊理毗賣命 自布下八字以音 生御子帶

中津日子命 一柱 又娶其入海弟橘比賣命生御子若建王 一柱 又娶近淡海之安國造之祖意冨多牟和氣之女布多遅比賣生御子稲依別王一柱 又娶吉備臣建日子之妹大吉備建比賣生御子建貝兒王 一柱 又娶山代之玖々麻毛理比賣生御子足鏡別王 一柱 又一妻之子息長田別王凡是倭建命之御子等幷六柱故帶中津日子命者治天下也次稲依別王者 犬上君建部君等之祖 次

建貝兒王者 讃岐綾君伊勢之別登袁之別麻佐首宮首之別等之祖 足鏡別王者 鎌倉之別小津石代之別漁田之別祖也 次息長田別王之子杙俣長日子王此王之子飯野真黒比賣命次息長真若中比賣次弟比賣 二柱 故上云若建王娶飯野真黒比賣生子須賣伊呂大中日子王 自須至呂以音 此王娶淡海之柴野入杵之女柴野比賣生子迦具漏比賣命故大帶日子天皇娶此迦具漏比賣命生子大江王 一柱 此王娶

庶妹銀王生子大名方王次大中比賣命 二柱 故
此之大中比賣命者香坂王忍熊王之御祖也
此太帶日子天皇之御年壹佰參拾柒歲御陵
在山邊之道上也若帶日子天皇坐近淡海之
志賀高穴穗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穗積臣等
之祖建忍山垂根之女名弟財郎女生御子和
訶奴氣王 一柱 故建内宿祢爲大臣定賜大國小
國之國造亦定賜國國之堺及大縣小縣之縣

主也天皇御年玖拾伍歲 乙卯年三月十五日崩也 御陵在
沙紀之多他那美也帶中日子天皇坐穴門之
豐浦宮及筑紫訶志比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
大江王之女大中津比賣命生御子香坂王忍
熊王 二柱 又娶息長帶比賣命是大后生御子品
夜和氣命次大鞆和氣命亦名品陀和氣命 二柱
此太子之御名所以負大鞆和氣命者初所生
時如鞆完生御腕故著其御名是以知坐腹中

國也此之御世定淡道之屯家也其大后息長
帶日賣命者當時歸神故天皇坐筑紫之訶志
比宮將擊熊曾國之時天皇控御琴而建内宿
祢大臣居於沙庭請神之命於是大后歸神言
教覺詔者西方有國金銀爲本目之炎耀種種
珍寶多在其國吾今歸賜其國爾天皇答白登
高地見西方者不見國土唯有大海謂爲詐神
而押退御琴不控默坐爾其神大忿詔凡茲天

下者汝非應知國汝者向一道於是建内宿祢
大臣白恐我天皇猶阿蘇婆勢其大御琴 自阿至勢以音
爾稍取依其御琴而那麻那摩迩 此五字以音 控
坐故未幾久而不聞御琴之音即擧火見者既
崩訖爾驚懼而坐殯宮更取國之大奴佐而 奴佐二字以音
種種求生剝逆剝阿離溝埋屎戸上通婚
馬婚牛婚鷄婚犬婚之罪類爲國之大祓而亦
建内宿祢居於沙庭請神之命於是教覺之狀

具如先日凡此國者坐汝命御腹之御子所知國者也尓建內宿祢白恐我大神坐其神腹之御子何子歟荅詔男子也尓具請之今如此言敎之大神者欲知其御名即荅詔是天照大神之御心者亦底筒男中筒男上筒男三柱大神者也此時其三柱大神之御名者顯也今寔思求其國者於天神地祇亦山神及河海之諸神悉奉幣帛我之御魂坐于船上而眞木灰納瓠亦箸及比羅傳此二字以音多作皆々散浮大海以可度故備如敎覺整軍雙船度幸之時海原之魚不問大小悉負御船而渡尓順風大起御船從浪故其御船之波瀾押騰新羅之國既到半國於是其國王畏惶奏言自今以後隨天皇命而爲御馬甘毎年雙船不乾船腹不乾柂檝共與天地無退仕奉故是以新羅國者定御馬甘百濟國者定渡屯家尓以其御杖衝立新羅國主之門即以墨江

大神之荒御魂爲國守神而祭鎭還渡也故其政未竟之間其懷妊臨產即爲鎭御腹取石以纏御裳之腰而渡筑紫國其御子者阿禮坐阿禮二字以音故号其御子生地謂宇美也亦所纏其御裳之石者在筑紫國之伊斗村也亦到坐筑紫末羅縣之玉嶋里而御食其河邊之時當四月之上旬尓坐其河中之礒拔取御裳之糸以飯粒爲餌釣其河之年魚其河名謂小河亦其礒名謂勝門比賣也故四月上旬之時女人拔裳糸以粒爲餌釣年魚至于今不絶也於是息長帶日賣命於倭還上之時因疑人心一具喪船御子載其喪船先令言漏之御子既崩如此上幸之時香坂王忍熊王聞而思將待取進出於斗賀野爲宇氣比獦也尓香坂王騰坐歷木而是大怒猪出堀其歷木即咋食其香坂王其弟忍熊王不畏其態興軍待向之時赴喪船將攻空船尓自其喪船

下菟相戰此時忍熊王以難波吉師部之祖伊
佐比宿祢為將軍太子御方者以丸邇臣之祖
難波根子建振熊命為將軍故追退到山代之
時還立各不退相戰尒建振熊命權而令云息
長帶日賣命者既崩故無可更戰即絶弓絃欺
陽歸服於是其將軍帥信詐弭弓藏兵尒自頂
髮中採出設弦一名云宇佐由豆留更張追擊故逃退逢
坂對立戰尒追迫敗於沙々那美悉斬其軍於

是其忍熊王與伊佐比宿祢共被追迫乘船浮
海歌曰伊奢阿藝布流玖麻賀伊多弖淤波受
波迩本杼理能阿布美能宇美迩迦豆岐勢那
和即入海共死也故建内宿祢命率其太子為
將禊而經歷淡海及若狹國之時於高志前之
角鹿造假宮而坐尒其地伊奢沙和氣大神之命
見於夜夢云以吾名欲易御子之御名尒言禱
白之恐隨命易奉亦其神詔明日之旦應幸於

濱獻易名之幣故其旦幸行濱之時毀鼻入鹿
魚既依一浦於是御子令白于神云於我給御
食之魚故亦稱其御名號御食津大神故於今
謂氣比大神也亦毀鼻入鹿魚之其血臰故號
其浦謂血浦今謂都奴賀也於是還上坐時其
御祖息長帶日賣命釀待酒以獻尒其御祖御
歌曰許能美岐波和賀美岐那良受久志能加
美登許余迩伊麻須伊波多々須久那美迦微

能加牟菩岐本岐玖流本斯登余本岐岐母登
本斯麻都理許斯美岐叙阿佐受袁勢佐々加
此歌而獻大御酒尒建内宿祢命為御子答歌
曰許能美岐袁迦美祁牟比登波曾能都豆美
宇須迩多弖々宇多比都々迦美祁禮加母麻比
都々迦美祁禮加母許能美岐能美岐能阿夜
迩宇多陀怒斯佐佐此者酒樂之歌也凡帶中津
日子天皇之御年伍拾貳歲壬戌年六月十一日崩也御陵

在河內惠賀之長江也皇后御年一百歲崩葬于狹城楯列陵也品陁和氣命坐輕嶋之明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品陁眞若王品陁二字以音之女三柱女王一名高木之入日賣命次中日賣命次弟日賣命此女王等之父品陁眞若王者五百木之入日子命娶尾張連之祖建伊那陁宿祢之女志理都紀斗賣生子者也故高木之入日賣之御子額田大中日子命次大山守命次伊奢之眞若命伊奢二字以音次妹大原郎女次高目郎女五柱中日賣命之御子木之荒

田郎女次大雀命次根鳥命三柱弟日賣命之御子阿倍郎女次阿具知能此四字以音三腹郎女次木之菟野郎女次三野郎女五柱又娶丸迩之比布礼能意富美之女自比至美以音名宮主矢河枝比賣生御子宇遲能和紀郎子次妹八田若郎女次女鳥王三柱又娶其矢河枝比賣之弟袁那弁郎女生御子宇遲之若郎女一柱又娶咋俣長日子王之女息長眞若中比賣生御子若沼毛二俣

王一柱又娶櫻井田部連之祖嶋垂根之女糸井比賣生御子速總別命一柱又娶日向之泉長比賣生御子大羽江王次小羽江王次幡日之若郎女三柱又娶迦具漏比賣生御子川原田郎女次玉郎女次忍坂大中比賣次登富志郎女次迦多遲王五柱又娶葛城之野伊呂賣此三字以音生御子伊奢能麻和迦王一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廿六王男王十一女王十五此中大雀命者治天下也於是

天皇問大山守命與大雀命詔汝等者孰愛兄子與弟子天皇所以發是問者宇遲能和紀郎子有令治天下之心也尓大山守命白愛兄子次大雀命知天皇所問賜之大御情而白兄子者既成人是無悒弟子者未成人是愛尓天皇詔佐耶岐阿藝之言自佐至藝五字以音如我所思即詔別者大山守命爲山海之政大雀命執食國之政以白賜宇遲能和紀郎子所知天津日繼也故大雀命者勿違天皇之命

也一時天皇越幸近淡海國之時御立宇遲野上望葛野歌曰知婆能加豆怒袁美礼婆毛之知陁流夜迩波母美由久介能冨母美由故引坐木幡村之時麗美孃子遇其道衢介天皇問其孃子曰汝者誰子答白丸迩之比布礼能意冨美之女名宮主矢河枝比賣天皇即詔其孃子吾明日還幸之時入坐汝家故矢河枝比賣委曲語其父於是父答曰是者天皇坐那理此二字以音恐之我子仕奉云而嚴餝其家候待者明日入坐故獻大御饗之時其女矢河枝比賣命令取大御酒盞而獻於是天皇任令取其大御酒盞而御歌曰許能迦迩夜伊豆久能迦迩毛毛豆多布都奴賀能迦迩余許佐良布伊豆久迩伊多流伊知遲志麻美志麻迩斗岐美本杼理能迦豆伎伊岐豆岐志那陁由布佐佐那美遲袁須久須久登和賀伊麻勢婆夜許波多能

美知迩阿波志斯袁登賣宇斯呂傳波袁陁弖呂迦母波那美波志比比斯那須伊知比韋能和迩佐能迩袁波都迩波波陁河可良氣美志波迩波迩具漏岐由惠美都具理能曾能那迦都迩袁加夫都久麻肥迩波阿弖受麻用賀岐許迩加岐多礼阿被志斯袁美那迦母賀登和賀美斯古良迦久母賀登阿賀美斯古迩宇多多氣陁迩牟迦比袁流迦母伊蘇比袁流迦母如此御合生御子宇遲能和紀自宇下五字以音郎子也天皇聞看日向國諸縣君之女名髮長比賣其顏容麗美將使而喚上之時其太子大雀命見其孃子泊于難波津而感其姿容之端正即誂告建内宿祢大臣是自日向喚上之髮長比賣者請白天皇之大御所而令賜於吾介建内宿祢大臣請大命者天皇即以髮長比賣賜于其御子所賜狀者天皇聞看豐明之日於髮長

比賣令握大御酒柏賜其太子尒御歌曰伊耶古梯母怒毗流都美迹比流都美迹和賀由久美知能迦具波斯波那多知波那波木都延波登理韋賀良斯友豆延比波登登理賀良斯美都具理能那迦都延能本都毛理阿迦良袁登賣袁伊耶佐佐婆尒良斯那又御歌曰美豆多麻流尒佐美能伊氣能韋具比宇知賀佐斯良流斯良迹奴那波久理波閇祁久斯良迹和賀許許呂志叙伊夜袁許迹斯豆伊麻叙久夜斯岐如此歌而賜也故被賜其孃子之後太子歌曰美和能斯理古波陁袁登賣袁迦微能碁登岐許延斯迦梯母阿比麻久良麻久又歌曰美知能斯理古波陁袁登賣波阿良蘇波受泥斯久袁斯叙母宇流波志美意母布又吉野之國主等瞻大雀命之所佩御刀歌曰　本牟多能比能美古意冨佐耶岐意冨佐耶岐波加勢流

多知母登都流藝須惠布由布由紀能須加良賀志多紀能佐夜佐夜又於吉野之日檮上作横臼而於其横臼釀大御酒獻其大御酒之時擊口鼓為伎而歌曰加志能布迹余久須袁都久理余久須迹迦美斯意冨美岐宇麻良尒岐許志母知袁勢麻呂賀知此歌者國主等獻大贄之時々恒至于今詠之歌者也此之御世定賜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勢部也亦作劔池亦新羅人參渡來是以建內宿祢命引率為渡之堤池而作百濟池亦百濟國主照古王以牡馬壹疋牝馬壹疋付阿知吉師以貢上此阿知吉師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貢上横刀及大鏡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迩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此和迩吉師者文首等祖又貢上人手韓鍛名卓素亦呉服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漢直之祖及知釀酒

人名仁番亦名須々許理等參渡來也故是須
須許理釀大御酒以獻於是天皇宇羅宜是所
獻之大御酒而宇羅宜三字以音御歌曰須々許理賀
迦美斯美岐迩和禮惠比迩祁理許登那具志
惠具志尒和禮惠比迩祁理如此之歌幸行時
以御杖打大坂道中之大石者其石走避故諺
曰堅石避醉人也故天皇崩之後大雀命者從
天皇之命以天下讓宇遲能和紀郎子於是大

山守命者違天皇之命猶欲獲天下有殺其弟
皇子之情竊設兵將攻尒大雀命聞其兄備兵
即遣使者令告宇遲能和紀郎子故聞驚以兵
伏河邊亦其山之上張絁垣立帷幕詐以舍人
為王露坐呉床百官恭敬往來之狀既如王子
之坐所而更其兄王渡河之時具餝船檝者舂
佐那此二字以音葛之根取其汁滑而塗其船中之
簀椅設蹈應仆而其王子者服布衣褌既為賤

人之形執檝立船於是其兄王隱伏兵士衣中
服鎧到於河邊將乘船時望其嚴餝之處以為
弟王坐其呉床都不知執檝立船即問其執檝
者曰傳聞茲山有忿怒之大猪吾欲取其猪若
獲其猪乎尒執檝者答曰不能也亦問曰何由
答曰時々也往々也雖為取而不得是以白不
能也渡到河中之時令傾其船墮入水中尒令
乃浮出隨水流下即流歌曰知波夜夫流宇遲

能和多理迩佐袁許理迩波夜祁牟比登和
賀毛古迩許牟於是伏隱河邊之兵彼廂此廂
一時共興矢刺而流故到訶和羅之前而沈入
訶和羅三字以音故以鉤探其沈處者繫其衣中甲而訶
和羅鳴故号其地謂訶和羅前也尒掛出其骨
之時弟王歌曰　知波夜比登宇遲能和多理
迩和多理是迩多弖流阿豆佐由美麻由美伊
岐良牟登許々呂波母閇梯伊斗良牟登許々

呂波毋閇𫟈毋登幣波伊毛衣游毋此傳伊良
那祁久曽許尒游毋此傳加那志祁久許々尒
游毋比傳伊岐良受曽久流阿豆佐由美麻由
美故其大山守命之骨者葬于那良山也是大
山守命者 土形君幣岐君榛原君等之祖
能和紀郎子二柱各讓天下之間海人貢大贄
尒兄辞令貢於弟弟辞令貢於兄相讓之間既
經多日如此相讓非一二時故海人既疲往還

而泣也故諺曰海人乎因己物而泣也然宇遲
能和紀郎子者早崩故大雀命治天下也又昔
有新羅國主之子名謂天之日矛是人参渡來
也所以参渡來者新羅國有一沼名謂阿具奴
摩 自阿下四字以音 此沼之邊一賤女晝寢於是日耀
如虹指其陰上亦有一賤夫思異其狀恒伺其
女人之行故是女人自其晝寢時妊身生赤玉
尒其所伺賤夫乞取其玉恒裹著腰此人營田

於山谷之間故耕人等之飲食負一牛而入山
谷之中遇逢其主之子天下之日矛尒問其人
曰何汝飲食負牛入山谷汝必殺食是牛即捕
其人將入獄囚其人答曰吾非殺牛唯送田人
之食耳然猶不赦尒解其腰之玉幣其國主之
子故赦其賤夫將來其玉置於床邊即化美麗
孃子仍婚爲嫡妻尒其孃子常設種々之珍味
恒食其夫故其國主之子心奢詈妻其女人言

凡吾者非應爲汝妻之女將行吾祖之國即竊
乘小船逃遁渡來留于難波 此者坐難波之比賣碁曾社謂阿加
流比賣神者也 於是天之日矛聞其妻遁乃追渡來將
到難波之間其渡之神塞以不入故更還泊多
遲摩國即留其國而娶多遲摩之俣尾之女名
前津見生子多遲摩母呂須玖此之子多遲摩
斐泥此之子多遲摩比那良岐此之子多遲麻
毛理次多遲摩比多訶次清日子 三柱 此清日子

娶當摩之咩斐生子酢鹿之諸男次妹菅竈上由良度美（此四字以音）故上之多遲摩比多訶娶其姪由良度美生子葛城之高額比賣命（此者息長帶比賣命之御祖）故其天之日矛持渡來物者玉津寶云而珠二貫又振浪比禮（比礼二字以音下效此）切浪比禮振風比禮切風比禮又奧津鏡邊津鏡幷八種也（此者伊豆志之八前大神也）故茲神之女名伊豆志袁登賣神坐也故八十神雖欲得是伊豆志袁登賣皆不得婚於是有二神兄号秋山之下氷壯夫弟名春山之霞壯夫故其兄謂其弟吾雖乞伊豆志袁登賣不得婚汝得此孃子乎答曰易得也尒其兄曰若汝有得此孃子者避上下衣服量身高而釀甕酒亦山河之物悉備設為宇礼豆玖云尒（自宇至玖以音下效此）尒其弟如兄言具白其母即其母取布遲葛而（布遲二字以音）一宿之間織縫衣褌及襪沓亦作弓矢令服其衣褌等令取其弓

矢遣其孃子之家者其衣服及弓矢悉成藤花於是其春山之霞壯夫以其弓矢繋孃子之廁尒伊豆志袁登賣思異其花將來之時立其孃子之後入其屋即婚故生一子也尒自其兄曰吾者得伊豆志袁登賣於是其兄慷愾弟之婚以不償其宇禮豆玖之物尒愁白其母之時御祖答曰我御世之事能許男（此二字以音）神習又宇都志岐青人草習乎不償其物恨其兄子及取其伊豆志河之河嶋一節竹而作八目之荒籠取其河石合塩而裹其竹葉令詛言如此竹葉青如此竹葉萎而青萎又如此塩之盈乾而盈乾又如此石之沈臥如此令詛置於烟上是以其兄八年之間干萎病枯故其兄患泣請其御祖者即令返其詛戸於是其身如本以安平也（此者神宇礼豆玖之言本者也）又此品陁天皇之御子若野毛二俣王取其母弟百師木伊呂弁亦名弟日賣

眞若比賣命生子大郎子亦名意富々杼王次忍坂之大中津比賣命次田井之中比賣次田宮之中比賣次藤原之琴節郎女次取賣王次沙禰王七王故意富々杼王者三國君波多君息長坂君酒人君山道君筑紫之末多君布勢君等之祖也又根鳥王娶庶妹三腹郎女生子中日子王次伊和嶋王二柱又堅石王之子者久如王也凡此品陀天皇御年壹佰參拾歲甲午年九月九日崩御陵在川内惠賀之裳伏岡也

宜也

古事記中卷終

古事記下巻

起大鷦鷯皇盡豊御食炊屋比賣命凡十　天皇

大鷦鷯命坐難波之高津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葛城之曾都毗古之女石之日賣命大后生御子大江之伊耶本和氣命次墨江之中津王次蝮之水齒別命次男淺津間若子宿祢命四柱又娶上云日向之諸縣君牛諸之女髮長比賣生御子波多毗能大郎子自波下四字以音下效此亦名大日下王次波多毗能若郎女亦名長日比賣命亦名若日下部命二柱又娶庶妹八田若郎女又娶庶妹宇遲能若郎女此之二柱無御子也凡此大雀天皇之御子等并六王男王五柱女王一柱故伊耶本和氣命者治天下次蝮之水齒別命亦治天下次男淺津間若子宿祢命亦治天下也此天皇之御世爲大后石之日賣命之御名代定葛城部亦爲太子伊耶本和氣命之御名代定壬生部亦爲水齒別命之御名代定蝮部亦爲大

日下王之御名代定大日下部爲若日下部王之御名代定若日下部又役秦人作茨田堤及茨田三宅又作丸迩池依網池又堀難波之堀江而迴海又堀小椅江又定墨江之津於是天皇登高山見四方之國詔之於國中烟不發國皆貧窮故自今至三年悉除人民之課役是以大殿破壞悉雖雨漏都勿脩理以椷受其漏雨遷避于不漏處後見國中於國滿烟故爲人民富今稱課役是以百姓之榮不苦役使故稱其御世謂聖帝世也其大后石之日賣命甚多嫉妬故天皇所使之妾者不得臨宮中言立者足母阿賀迦迩嫉妬自母下五字以音尒天皇聞看吉備海部直之女名黑日賣其容姿端正喚上而使也然畏其大后之嫉逃下本國天皇坐高臺望瞻其黑日賣之船出浮海以歌曰淤岐幣迩波袁夫泥都羅羅玖久漏耶夜能摩佐豆古和

藝毛玖迩幣玖伊良須故太后聞是之御歌大忿遣人於大浦追下而自歩追去於是天皇戀其黒日賣欺太后曰欲見淡道嶋而幸行之時坐淡道嶋遥望歌曰於志弖流夜那迩波能佐岐用伊傳多知弖和賀久迩美禮婆阿波志摩游能碁呂志摩阿遲摩佐能志麻母美由佐氣都志摩美由乃自其嶋傳而幸行吉備國尒黒日賣令大坐其國之山方地而獻大御飯於

是爲煮大御羹採其地之菘菜時天皇到坐其孃子之採菘處歌曰夜麻賀多迩麻祁流阿袁那母岐備比登々等母迩斯都米婆多怒斯久母阿流迦天皇上幸之時黒日賣獻御歌曰夜麻登幣迩斯布岐阿宜弖玖毛婆那禮曾岐袁理登母和禮和須禮米夜又歌曰夜麻登幣迩由玖波多賀都麻許能母理豆能志多用波閇都々由久波多賀都麻自此後時太后爲

將豐樂而於採御綱柏幸行木國之間天皇婚八田若郎女於是太后御綱柏積盈御船還幸之時所駈使於水取司吉備國兒嶋之仕丁是退己國於難波之大渡遇所後倉人女之船乃語云天皇者皆婚八田若郎女而晝夜戲遊若太后不聞此事乎靜遊幸行尒其倉人女聞此語言即追近御船白之狀具如仕丁之言於是太后大恨怒載其御船之御綱柏者悉投棄於

海故号其地謂御津前也即不入坐宮而引避其御船泝於堀江隨河而上幸山代此時歌曰都藝泥布夜夜麻志呂賀波袁迦波能煩理和賀能煩禮婆迦波能倍迩淤斐陀弖流佐斯夫袁佐斯夫能紀斯賀斯多迩淤斐陀弖流波毘呂由都麻都婆岐斯賀波那能弖理伊麻斯芝賀波能比呂理伊麻須波游富岐美呂迦母即自山代迴到坐那良山口歌曰都藝泥布夜夜

麻斯呂賀婆袁美夜能煩理和賀能煩禮婆阿
袁迩余志那良袁須疑袁陁旦夜麻夜府登袁
須疑和賀美賀本斯久迩波迦旦良紀多迦美
夜和藝幣能阿多理如此歌而還暫入坐筒木
韓人名奴理能美之家也天皇聞其太后自山
代上幸而使舍人名謂鳥山人送御歌曰夜麻
斯呂迩伊斯祁登理夜麻伊斯祁伊斯祁阿賀
波斯豆摩迩伊斯岐阿波牟迦毋又續遣丸迩

臣日子而歌曰美毋呂能曽能多迦紀那流意
冨幸古賀波良迩阿流岐毛牟加布許々袁陁
迩迦阿比游毋波愛阿良牟又歌曰都藝泥布
夜麻志呂賣能許久波毋知宇知斯游冨泥泥
士濔能斯濔多陁牟岐麻迦受祁婆許曽斯良
受登毋伊波米故是日子臣白此御歌之時大
雨尓不避其雨參伏前殿戸者違出後戸參伏
後殿戸者違出前戸尓匍匐進赴跪于庭中將

水潦至腰其臣服著紅紐青摺衣故水潦拂紅
紐皆變紅色尓日子臣之妹口日賣仕奉太后
故是口日賣歌曰夜麻志呂能都々紀能美夜
迩毋能麻袁須阿賀勢能岐美波那美多具麻
志毋尓太后問其所由之時答白僕之兄日子
臣也於是日子臣亦其妹口比賣及奴理能美
三人議而令奏天皇云太后幸行所以者奴理
能美之所養虫一度爲匐虫一度爲鼓一度爲

飛鳥有變三色之奇虫看行此虫而入坐耳更
無異心如此奏時天皇詔然者吾思奇異故欲
行見自大宮上幸行入坐奴理能美之家時其
奴理能美已所養三種虫獻於太后尓天皇御
立其太后所坐殿戸歌曰都藝泥布夜麻斯呂
賣能許久波毋知宇知斯意冨泥佐和佐和尓
那賀伊幣勢許曽宇知和多須夜賀波延那須
岐伊理麻韋久禮此天皇與太后所歌之六歌

者志都歌之返歌也天皇戀八田若郎女賜遣
御歌其歌曰夜多能比登母登須宜波古母多
受多知迦阿禮那牟阿多良須賀波良許登表
許曾須宜波良登伊波米阿多良須賀志賣尒八
田若郎女答歌曰夜多能比登母登須宜波比
登理表理登母意富岐弥斯與斯登岐許佐婆
比登理表理登母故為八田若郎女之御名代
定八田部也亦天皇以其弟速總別王為媒而

乞庶妹女鳥王尒女鳥王語速總別王曰因太
后之強不治賜八田若郎女故思不仕奉吾為
汝命之妻即相婚是以速總別王不復奏尒天
皇置幸女鳥坐機而織服尒天皇歌曰賣杼理
能和賀意富岐美能游呂須波多他賀多泥呂
迦母女鳥王答歌曰多迦由久夜波夜夫佐和
氣能美游須比賀泥故天皇知其還入於宮此
時其夫速總別王到來之時其妻女鳥王歌曰

比婆理波阿米迩迦氣流多迦由玖夜波夜夫
佐和氣佐那岐登良佐泥天皇聞此歌即興軍
欲殺尒速總別王女鳥王共逃退而騰于倉椅
山於是速總別王歌曰波斯多弖能久良波斯
夜麻袁佐賀志美登伊波伎泥弖和賀弖登良
須母又歌曰波斯多弖能[illegible][illegible]波斯夜麻波佐
賀斯祁杼伊毛登能煩禮波佐賀斯玖母阿良
受故自其地逃亡到宇陀之蘇迩時御軍追到

而殺也其將軍山部大楯連取其女鳥王所纏
御手之玉釼而與己妻此時之後將為豊樂之
時氏々之女等皆朝參尒大楯連之妻以其王
之玉釼纏于己手而參赴於是太后石之日賣
命自取大御酒柏賜諸氏々之女等尒太后見
知其玉釼不賜御酒柏乃引退召出其夫大楯
連以詔之其王等因无禮而退賜是者無異事
耳夫云奴手所纏己君之御手玉釼於膚熅剥

持来即與已妻乃給死刑也亦一時天皇爲將
豐樂而幸行日女嶋之時於其嶋鴈生卵尓召
建内宿祢命以歌問鴈生卵之状其歌曰多麻
岐波流宇知能阿曽那許曽波余能那賀比
登蘇良美都夜麻登能久迩加理古牟登岐久
夜於是建内宿祢以歌語白多迦比迦流比能
美古宇倍志許曽斗比多麻閇麻許曽迩斗比
多麻閇阿礼許曽波余能那賀比登蘇良美

都夜麻登能久迩加理古牟登伊麻陁岐加
受如此白而被給御琴歌曰那賀美古夜都毘
迩斯良牟登加理波古牟良斯此者本岐哥之
片歌也此之御世免寸河之西有一高樹其樹
之影當旦日者逮淡道嶋當夕日者越高安山
故切是樹以作船甚捷行之船也時号其船謂
枯野故以是船旦夕酌淡道嶋之寒泉獻大御
水也茲船破壞以塩燒取其燒遺木作琴其音

響七里尓歌曰加良怒袁志本尓夜岐斯賀阿
麻理許登尓都久理加岐比久夜由良能斗能
斗那加能伊久理尓布礼多都那豆能紀能佐
夜佐夜此者志都歌之歌返也此天皇御年捌
拾參歳丁卯年八月十五日崩也御陵在毛受
之耳上原也

子伊耶本和氣命坐伊波礼之若櫻宮治天下
也此天皇娶葛城之曽都毘古之子葦田宿祢

之女名黒比賣命生御子市邊之忍齒王次御
馬王次妹青海皇女亦名飯豐皇女[illegible]本坐難
波宮之時坐大嘗而爲豐明之時於大御酒宇
良宜而大御寢也尓其弟墨江中王欲取天下
以火著大殿於是倭漢直之祖阿知直盜出而
乘御馬令幸於倭故到于多遅比野而寤詔此
間者何處尓阿知直白墨江中王火著大殿故
率逃於倭尓天皇歌曰多遅比怒迩泥牟登斯

理勢婆多都基毋基毋知豆許麻志毋能泥牟
登斯理勢波到於波迩賦坂望見難波宮其火
猶炳尒天皇亦歌曰波迩布耶迦和賀多知美
禮婆迦藝漏肥能毛由流伊幣牟良都麻賀伊
幣能阿多理故到幸大坂山口之時遇一女人
其女人白之持兵人等多塞茲山自當岐麻道
廻應越幸尒天皇歌曰淤冨佐迦迩阿布夜袁
登賣袁義知斗閇婆多陁迩波能良受當藝麻

知表能流故上幸坐石上神宮也於是其伊呂
弟水齒別命參赴令謁尒天皇令詔吾疑汝命
若與墨江中王同心乎故不相言荅白僕者無
穢邪心亦不同墨江中王亦令詔然者今還下
而殺墨江中王而上來彼時吾必相言故即還
下難波欺所近習墨江中王之隼人名曽婆加
理云若汝從吾言者吾為天皇汝作大臣治天
下那何曽婆訶理荅曰隨命尒多祿給其隼人

曰然者殺汝王也於是曽婆訶理竊伺己王入
厠以矛刺而殺也故率曽婆訶理上幸於倭之
時到大坂山口以為曽婆訶理為吾雖有大功
既殺己君是不義然不賽其功可謂無信既行
其信還惶其情故雖賽其功滅其正身是以詔
曽婆訶理今日留此間而先給大臣位明日上
幸留其山口即造假宮忽為豊樂乃於其隼人
賜大臣位百官令拜隼人歡喜以為遂志尒詔

其隼人今日與大臣飲同盞酒共飲之時隱面
大鋺盛其進酒於是王子先飲隼人後飲故其
隼人飲時大鋺覆面尒取出置席下之劔斬其
隼人之頸乃明日上幸故号其地謂近飛鳥也
上到于倭詔之今日留此間為祓禊而明日參
出將拜神宮故号其地謂遠飛鳥也故參出石
上神宮令奏天皇政既平訖參上侍之尒召入
而相語也天皇於是以阿知直始任藏官亦給

粮地亦此御世拾若櫻部臣等賜若櫻部名又比賣陁君等賜姓謂比賣陁之名也亦定伊波禮部也天皇之御年陸拾肆歲壬申年正月三日崩御陵在毛受也

水齒別命坐多治比之柴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御身之長九尺二寸半御齒長一寸廣二分上下等齊既如貫珠天皇取丸迩之許碁登臣之女都怒郎女生御子甲斐郎女次都夫良郎女二柱又娶同臣之女弟比賣生御子財王次多訶弁郎女并四王也天皇之御年陸拾歲丁丑年七月崩御陵在毛受野也

男淺津間若子宿祢命坐遠飛鳥宮治天下也天皇娶意富本杼王之妹忍坂之大中津比賣命生御子木梨之輕王次長田大郎女次境之黑日子王次穴穗命次輕大郎女亦名衣通郎女御名所以負衣通王者其身之光自衣通出也次八爪之白日子王次大長谷命次橘大郎女次酒見郎女九柱凡天皇之御子九柱男王五女王四此九王之中穴穗命者治天下也次大長谷命治天下也天皇初爲將所知天津日繼之時天皇辭而詔之我者有一長病不得所知日繼然大后始而諸卿等因堅奏而乃治天下此時新良國主貢進御調八十一艘亦御調之大使名云金波鎮漢紀武此人深知藥方故治差帝皇之御病於是天皇愁天下氏氏名名人等之氏姓忤過而於味白檮之言八十禍津日前居玖訶瓮而玖訶二字以音定賜天下之八十友緒氏姓也又爲木梨之輕太子御名代定輕部爲大后御名代定刑部爲大后之弟田井中比賣御名代定河部也天皇御年漆拾捌歲甲午年正月十五日崩御陵在河内之惠賀長枝也天皇崩之後定木梨之輕太子所知日繼未即位之間姧其伊呂妹輕大郎女而

歌曰阿志比紀能夜麻陁袁豆久理夜麻陁加
美斯多備袁和志勢志多杼比尓和賀登布伊
毛袁斯多那岐尓和賀那久都摩袁許存許曽
婆夜須久波陁布礼此者志良宜歌也又歌曰
佐佐婆尓宇都夜阿良礼能多志陁志尓韋泥
弖牟能知波比登波加由登母宇流波斯登佐
泥斯佐泥弖婆加理許母能美陁礼婆美陁礼
佐泥斯佐泥弖波此者夷振之上歌也是以百

官及天下人等背輕太子而歸穴穗御子尓輕
太子畏而逃入大前小前宿祢大臣之家而備
作兵器（尓時所作矢者銅其箭之内故號其矢謂輕箭也箭也如本）穴穗王
子亦作兵器（此王子所作之矢者即今時之矢也是謂穴穗箭也）於是
穴穗御子興軍圍大前小前宿祢之家尓到其
門時零大氷雨故歌曰意冨麻幣袁麻幣須久
泥賀加那斗加宜加久余理許泥阿米多知夜
米牟尓其大前小前宿祢擧手打膝儛訶那傳

（自訶下三字以音）歌參來其歌曰美夜比登能阿由比能
古須受淤知尓岐登美夜比登々余牟佐斗毘
登母由米此歌者宮人振也如此歌參歸白之
我天皇之御子於伊呂兄王無及兵若及兵者
必人咲僕捕以貢進尓解兵退坐故大前小前
宿祢捕其輕太子率參出以貢進其太子被捕
歌曰阿麻陁手加流乃袁登賣伊多那加婆比
登斯理奴倍志波佐能夜麻能波計能斯多那

岐尓那久又歌曰阿麻陁手加流袁登賣志多
多尓母尓理泥弖登冨礼加流袁登賣杼母故
其輕太子者流於伊余湯也亦將流之時歌曰
阿麻登夫登理母都加比曽多豆賀泥能岐許
延牟登岐波和賀那斗波佐泥此三歌者天田
振也又歌曰意冨岐美袁斯麻尓波夫良婆布
那阿麻理伊賀幣理許牟叙和賀多々弥由米
許登袁許曽多々美登伊波米和賀都麻波由

米此歌者夷振之片下也其衣通王獻歌其歌
曰那都久佐能阿比泥能波麻能加岐賀比尒
阿斯布麻須那阿加斯弖杼冨礼故後亦不堪
戀慕而追往時歌曰岐美賀由岐氣那賀久那
理奴夜麻多豆能牟加閇袁由加牟麻都尒波
麻多士 此云山多豆者是今造木者也 故追到之時待懷而歌
曰許母理久能波都世能夜麻能意冨袁尒波
波多波理陁弖佐袁々尒波波多波理陁弖意

冨袁尒斯那加佐陁賣流淤母比豆麻阿波礼
都久由美能許夜流許夜理母阿豆佐由美多
弖理多弖理母能知母登理美流意母比豆麻
阿波礼又歌曰許母理久能波都勢能賀波能
賀美都勢尒伊久比袁宇知斯毛都勢尒麻久
比袁宇知伊久比尒波加賀美袁加氣麻久比
尒波麻多麻袁加氣麻多麻那須阿賀母布伊
毛加賀美那須阿賀母布都麻阿理登伊波婆

許曽尒伊幣尒母由加米久尒袁母斯怒波米
如此歌即共自死故此二歌者讀歌也穴穗御
子坐石上之穴穗宮治天下也天皇為伊呂弟
大長谷王子而坂本臣等之祖根臣遣大日下
王之許令詔者汝命之妹若日下王欲婚大長
谷王子故可貢尒大日下王四拜白之若疑有
如此大命故不出外以置也是恐隨大命奉進
然言以白事其思无礼即為其妹之礼物令持

押木之玉縵而貢獻根臣即盜取其礼物之玉
縵讒大日下王曰大日下王者不受勅命曰己
妹乎為等族之下席而取横刀之手上而怒歟
故天皇大怒殺大日下王而取持來其王之嫡
妻長田大郎女為皇后自此以後天皇坐神牀
而晝寢尒語其后曰汝有所思乎荅曰被天皇
之敦澤何有所思於是其太后之先子目弱王
是年七歳是王當于其時而遊其殿下尒天皇

不知其少王遊殿下以詔大后言吾恒有所思
何者汝之子目弱王成人之時知吾殺其父王
者還爲有邪心乎於是所遊其殿下目弱王聞
取此言便竊伺天皇之御寢取其傍大刀乃打
斬其天皇之頸逃入都夫良意富美之家也天
皇御年伍拾陸歲御陵在菅原之伏見岡也尓
大長谷王子當時童男即聞此事以慷愾忿怒
乃到其兄黒日王子之許曰人取天皇爲那何

然其黒日王子不驚而有怠緩之心於是大長
谷王詈其兄言一爲天皇一爲兄弟何無恃心
聞殺其兄不驚而怠乎即握其衿控出拔刀打
殺亦到其兄白日子王而告狀如前後亦如黒
日子王即握其衿以引率來到小治田掘穴而
隨立埋至腰時兩目走拔而死亦興軍圍
都夫良意富美之家尓興軍待戰射出之矢如
葦來散於是大長谷王以矛爲杖臨其内詔我

所相言之孃子者若有此家乎尓都夫良意善
聞此詔命自參出解所佩兵而八度拜白者先
日所問賜之女子訶良比賣者侍立副五處之
宅以獻（所謂五村長宅者今葛城之五村苑人也）然其正身所以不
參向者自往古至今時聞臣連隱於王宮未聞
王子隱臣之家是以思賤奴意富美者雖竭力
戰更無可勝然恃己入坐于隨家之王子者死
不棄如此白而亦取其兵還入以戰尓力窮矢

盡白其王子僕者手悉傷矢亦盡今不得戰如
何其王子荅詔然者更無可爲今殺吾故以刀
刺殺其王子乃切己頸以死自玆以後淡海之
佐々紀山君之祖名韓帒自淡海之久多（此二字以音）
綿之蚊屋野多在猪鹿其立足者如荻原指擧
角者如枯樹此時相率市邊之忍齒王幸行淡
海到其野者各異作假宮而宿尓明旦未日出
之時忍齒王以平止隨乘御馬到立大長谷王

假宮之傍而詔其大長谷王子之御伴人未寤坐早可白也夜既曙訖可幸獵庭乃進馬出行尒侍其大長谷王之御所人等白宇多弖物云王子（宇多弖三字以音）故應愼亦宜堅御身即衣中服甲取佩弓矢乘馬出行倏忽之間自馬往雙拔矢射落其忍齒王乃亦切其身入於馬樎與土等埋於是市邊王之王子等意祁王袁祁王（二柱）聞此乱而逃去故到山代苅羽井食御粮之

面黥老入來奪其粮尒其二王言不惜粮然汝者誰人荅曰我者山代之猪甘也故逃渡玖須婆之河至針間國入其國人名志自牟之家隱身役於馬甘牛甘也

大長谷若建命坐長谷朝倉宮治天下也天皇娶大日下王之妹若日下部王（无子）又娶都夫良意富美之女韓比賣生御子白髮命次妹若帶比賣命（二柱）故爲白髮太子之御名代定白髮部

又定長谷部舍人又定河瀬舍人也此時呉人参渡來其呉人安置於呉原故號其地謂呉原也初大后坐日下之時自日下之直越道幸行河内尒登山上望國内者有上堅魚作舍屋之家天皇令問其家云其上堅魚作舍者誰家荅曰志幾之大縣主家尒天皇詔者奴乎已家似天皇之御舍而造即遣人令燒其家之時其大縣主懼畏稽首白奴有者隨奴不覺而過作其

畏故獻能美之御幣物（能美二字以音）布繋白犬著鈴而己族名謂腰佩人令取犬縄以獻上故令止其著火即幸行其若日下部王之許賜入其犬令詔是物者今日得道之奇物故都摩抑比（此四字以音）之物云而賜入也於是若日下部王令奏天皇背日幸行之事甚恐故已直参上而弁能誰知能仕奉是以還上坐於宮之時行立其山之坂上歌曰久佐加弁能許知能夜麻登多々

美許母幣具理能夜麻能許知碁知能夜麻能賀比尓多知耶加由流波毗召久麻加斯母登尓波伊久美阤氣淤斐須惠幣尓波多斯美阤氣淤斐伊久美阤氣伊久美阤波泥受多斯美阤氣多斯尓波韋泥受能知母久美泥牟曾能淤母比豆麻阿波禮卽令持此歌而返使也亦一時天皇遊行到於美和河之時河邊有洗衣童女其容姿甚麗天皇問其童女汝者誰子答

白己名謂引田部赤猪子尓令詔者汝不嫁夫今將喚而還坐於宮故其赤猪子仰待天皇之命既經八十歲於是赤猪子以爲望命之間已經多年姿體瘦萎更無所恃然非顯待情不忍於悒而令持百取之机代物參出貢獻然天皇既忘先所命之事問其赤猪子曰汝者誰老女何由以參來尓赤猪子答白其年其月被天皇之命仰待大命至今日經八十歲今容姿既耆

更無所恃然顯白己志以參出耳於是天皇大驚吾既忘先事然汝守志待命徒過盛年是甚愛悲心裏欲婚憚其極老不得成婚而賜御歌其歌曰美母呂能伊都加斯賀母登加斯賀母登由々斯伎加母加志波良袁登賣又歌曰比氣多能和加久流須婆良和加久閇尓韋泥弖麻斯母能淤伊尓祁流加母尓赤猪子之泣淚悉濕其所服之丹揩袖答其大御歌而歌曰美

母呂尓都久夜多麻加岐都岐阿麻斯多尓加母余良牟加微能美夜比登又歌曰久佐迦延能伊理延能波知須波那婆知須微能佐加理毗登登母志岐呂加母尓多祿給其老女以返遣也故此四歌者志都歌也天皇幸行吉野宮之時吉野川之濱有童女其形姿美麗故婚是童女而還坐於宮後更亦幸行吉野之時留其童女之所遇於其處立大御呉床而坐其御呉

床彈御琴令爲儛其孃子尓因其孃子之好儛
作御歌其歌曰阿具良韋能加微能美弖母知
比久許登尓麻比須流袁美那登許余尓母加
母即幸阿岐豆野而御獦之時天皇坐御呉床
尓䖳咋御腕即蜻蛉來咋其䖳而飛（訓蜻蛉云阿岐豆）
於是作御歌其歌曰美延斯怒能袁牟漏賀
多氣尓志斯布須登多礼曾意冨麻幣尓麻袁
須夜須美斯志和賀淤冨岐美能斯志麻都登

阿具良尓伊麻志斯漏多閇能蘓弖岐蘓那布
多古牟良尓阿牟加岐都岐曾能阿牟袁阿岐
豆波夜具比加久能碁登那尓淤波牟登蘓良
美都夜麻登能久尓袁阿岐豆志麻登布故自
其時号其野謂阿岐豆野也又一時天皇登幸
葛城之山上尓大猪出即天皇以鳴鏑射其猪
之時其猪怒而宇多岐依來（宇多岐三字以音）故天皇
畏其宇多岐登坐榛上尓歌曰夜須美斯志和

賀意冨岐美能阿蘓婆志斯志斯能夜美斯志
能宇多岐加斯古美和賀尓宜能煩理斯阿理
袁能波理能紀能延陁又一時天皇登幸葛城
山之時百官人等悉給著紅紐之青摺衣服彼
時有其自所向之山尾登山上人既等天皇之
鹵簿亦其裝束之狀及人衆相似不傾尓天皇
望令問曰於玆倭國除吾亦無王今誰人如此
而行即答曰之狀亦如天皇之命於是天皇大

忿而矢刺百官人等悉矢刺尓其人等亦皆矢
刺故天皇亦問曰然告其名尓各告名而彈矢
於是答曰吾先見問故吾爲名告吾者雖惡事
而一言雖善事而一言言離之神葛城之一言
主之大神者也天皇於是惶畏而白恐我大神
有宇都志意美者（自宇下五字以音）不覺白而大御刀
及弓矢始而脫百官人等所服之衣服以拜獻
尓其一言主大神手打受其捧物故天皇之還

幸時其大神滿山末於長谷山口送奉故是一言主之大神者彼時所顯也又天皇婚丸迩之佐都紀臣之女袁杼比賣幸行于春日之時媛女逢道即見幸行而逃隱岡邊故作御歌其歌曰袁登賣能伊加久流袁加袁加那加須岐母伊本知母賀母須岐婆奴流母能故号其岡謂金鉏岡也又天皇坐長谷之百枝槻下為豊樂之時伊勢國之三重婇指擧大御盞以獻尒其百

枝槻葉落浮於大御盞其婇不知落葉浮於盞猶獻大御酒天皇看行其浮盞之葉打伏其婇以刀刺充其頸將斬之時其婇白天皇曰莫殺吾身有應白事即歌曰麻岐牟久能比志呂乃美夜波阿佐比能比傳流美夜由布比能比賀氣流美夜多氣能泥能泥陁流美夜許能泥能泥婆布美夜々本尒余志伊岐豆岐能美夜麻紀佐久比能美加度尒比那閇夜尒淤斐陁弖

流毛毛陁流都紀賀延本波都延波阿米亦淤幣理那加都延波阿豆麻袁淤幣理志豆延波比那袁淤幣理本都延能延能宇良婆波那加都延尒淤知布良婆閇那加都延能延能宇良波々斯毛都延尒淤知布良婆閇斯豆延能延能宇良婆波阿理岐奴能美幣能古賀佐々加世流美豆多麻宇岐尒宇岐志阿夫良淤知那豆佐比美那許袁呂許袁呂尒許斯母阿夜尒

加志古志多加比加流比能美古許登能加多理基登母許袁婆故獻此歌者赦其罪也尒大后歌其歌曰夜麻登能許能多氣知尒古陁加流伊知能都加佐尒比那閇夜尒淤斐陁弖流波毘呂由都麻都婆岐曾賀波能比呂理伊麻志曾能波那能弖理伊麻須多加比加流比能美古尒登余美岐多弖麻都良勢許登能加多理基登母許袁婆即天皇歌曰毛々志紀能淤

冨美夜比登波宇豆良登理比禮登理加氣弖麻那婆志良表由岐阿閇尒波須受米宇受須麻理韋弖祁布母加母佐加美豆久良斯多加比加流比能美夜比登許登能加多理碁登母許登婆此三歌者天語歌也故於此豊樂譽其三重婇而給多祿也是豊樂之日亦春日之袁杼比賣獻大御酒之時天皇歌曰美那曾々久淤美能登賣本陁理登良須母夫陁理計理加多

久計良勢斯多賀加多久夜賀多久計良勢本陁理計良須古此者宇岐歌也尒袁杼比賣獻歌其歌曰夜須美斯志和賀淤冨岐美能阿佐計尒波伊余理陁多志由布斗尒波伊余理陁多須知岐豆紀賀斯多能伊多尒母賀阿世袁此者志都歌也天皇御年壹佰貳拾肆歲（己巳年八月九日崩也）御陵在河内之多治比高鸇也白髮大倭根子命坐伊波礼之甕栗宮治天下也此天

皇無皇后亦御子故御名代定白髮部故天皇崩後無可治天下之王也於是問日継所知之王也市邊忍齒別王之妹忍海郎女亦名飯豊王坐葛城忍海之高木角刺宮也尒山部連小楯任針間國之宰時到其國之人民名志牟之新室樂於是盛樂酒酣以次第皆儛故燒大小子二口居竈傍令儛其少子等尒其一少子曰汝兄先儛其兄亦曰汝弟先儛如此相讓之時

其會人等咲其相讓之狀尒遂兄儛訖次弟將儛時爲詠曰物部之我夫子之取佩於太刀之手上丹畫著其緒者載赤幡立赤幡見者五十隱山三尾之竹矣訶岐（此二字以音）苅末押磨魚簀如調八絃琴所治賜天下伊那本和氣天皇之御子市邊之押齒王之奴末尒即小楯連聞驚而自床墮轉而追出其室人等其二柱王子坐左右膝上泣悲而集人民作假宮坐置其假宮

而貢上驛使於是其姨飯豐王聞歡而令上於宮故將治天下之間平群臣之祖名志毘臣立于歌恒取其表祁命將婚之美人手其孃子者菟田首等之女名大魚也尒表祁命亦立歌恒於是志毘臣歌曰意冨美夜能表登都波多傳須美加多夫祁理如此歌而乞其歌末之時表祁命歌曰意冨多又美表遲那美許曾須美賀多夫祁礼尒志毘臣亦歌曰意冨岐美能許々

呂表由良美淤美能古能夜幣能斯婆加岐伊理多々受阿理於是王子亦歌曰斯本勢能那表理表美禮婆阿蘊毘久流志毘賀波多傳尒都麻多互理美由尒志毘臣愈怒歌曰意冨岐美能美古能志婆加岐夜布士麻理斯麻理母登本斯岐禮牟志婆加無夜氣乎志婆加岐尒王子亦歌曰意布表余志斯毘都久阿麻余斯賀阿禮婆宇良胡本斯祁牟志毘都久志毘如

此歌而開明各退明旦之時意祁命表祁命二柱議云凡朝廷人等者旦叅赴於朝廷晝集於志毘門亦今者志毘必寢亦其門無人故非今者難可謀即興軍圍志毘臣之家乃殺也於是二柱王子等各相讓天下意祁命讓其弟表祁命曰住於針間志自乎家時汝命不顯名者更非臨天下之君是既爲汝命之功故吾雖兄猶汝命先治天下而堅讓故不得辭而表祁命先治天下也

表祁之石巢別命坐近飛鳥宮治天下捌歳也天皇娶石木王之女難波王无子也此天皇求其父王市邊王之御骨時在淡海國賤老媼叅出白王子御骨所埋者専吾能知亦以其御齒可知（御齒者如三枝押齒坐也）尒起民堀土求其御骨即獲其御骨而於其蚊屋野之東山作御陵葬以韓帒之子等令守其御陵然後持上其御骨也故

還上坐而召其老媼譽其不失見貞知其地以
賜名号置其老媼仍召入宮内敦廣慈賜故其
老媼所住屋者近作宮邊毎日必召故鐸懸大
殿戸欲召其老媼之時必引鳴其鐸尒作御歌
其歌曰阿佐遲波良袁陁尒袁須疑弖毛々豆
多布奴弖由良久母淤岐米久良斯母於是置
目老媼白僕甚耆老欲退本國故隨白退時天
皇見送歌曰意岐米母夜阿布美能淤岐米阿

須用理波美夜麻賀久理弖美延受加母阿良
牟初天皇逢難逃時求奪其御粮猪甘老人是
得求喚上而斬於飛鳥河之河原皆断其族之
膝筋以是至今其子孫上於倭之日必自跛也
故能見志米岐其老所在 志米岐三字以音 故其地謂
志米須也天皇深怨殺其父王之大長谷天皇
欲報其靈故欲毀其大長谷天皇之御陵而遣
人之時其伊呂兄意祁命奏言破壊是御陵不

可遣他人專僕自行如天皇之御心破壊以参
出尒天皇詔然隨命宜幸行是以意祁命自下
幸少掘其御陵之傍還上復奏言既掘壊也尒
天皇異其早還上而詔如何破壊荅白少掘其
陵之傍土天皇詔之欲報父王之仇必悉破壊
其陵何少掘乎荅曰所以為然者父王之怨欲
報其靈是誠理也然其大長谷天皇者雖為父
之怨還為我之従父亦治天下之天皇是今單

取父仇之志悉破治天下之天皇陵者後人必
誹謗唯父王之仇不可非報故少掘其陵邊既
以是耻足示後世如此奏者天皇荅詔之是亦
大理如命可也故天皇崩即意祁命知天津日
継天皇御年参拾捌歳治天下八歳御陵在片
岡之石上也

意祁命坐石上廣高宮治天下也天皇娶大長
谷若建天皇之御子春日大郎女生御子高木

郎女次財郎女次久須毘郎女次手白髮郎女
次小長谷若鷦鷯命次眞若王又娶丸邇臣日
爪臣之女糠若子郎女生御子春日小田郎女
此天皇之御子并七柱此之中小長谷若鷦鷯
之命者治天下也
小長谷若鷦鷯命坐長谷之列木宮治天下捌
歲也此天皇无太子故爲御子代定小長谷部
也御陵在片岡之石坏岡也天皇既崩無可知

日續之王故品太天皇五世之孫袁本杼命自
近淡海國令上坐而令於手白髮命授奉天下
也袁本杼命坐伊波礼之玉穗宮治天下也天
皇娶三尾君等祖名若比賣生御子大郎子次
出雲郎女二柱　又娶尾張連等之祖凡連之妹目
子郎女生御子廣國押建金日命次小建小廣
國押楯命二柱　又娶意祁天皇之御子手白髮命
是大后也　生御子天國押波流岐廣庭命波流岐三字以音

一柱又娶息長手王之女麻組郎女生御子佐
佐宜郎女一柱　又娶坂田大俣王之女黒比賣生
御子神前郎女次田郎女次白坂活日子郎女
次野郎女亦名長目比賣四柱　又娶三尾君加多
夫之妹倭比賣生御子大郎女次丸高王次耳
上王次赤比賣郎女四柱　又娶阿倍之波延比賣
生御子若屋郎女次都夫良郎女次阿豆王三柱
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十九王男七女十二　此之中天國

押波流岐廣庭命者治天下次廣國押建金日
命治天下次建小廣國押建命治天下次佐々
宜王者拜伊勢神宮也此御世竺紫君石井不
從天皇之命而多无礼故遣物部荒甲之大連
大伴之金村連二人而殺石井也　天皇御年肆
拾參歲丁未年四月九日崩御陵者三嶋之藍
御陵也
廣國押建金日命坐勾之金箸宮治天下也此

天皇無御子也乙卯年三月十二日崩御陵在河内古市高屋村也

建廣國押楯命坐檜坰之廬入野宮治天下也天皇娶意祁天皇之御子橘之中比賣命生御子石比賣命（訓石如石下效此）次小石比賣命次倉之若江王又娶川内之若子比賣生御子火穗王次恵波王此天皇之御子等并五王（男三女二）故大穗王者（志比陀君之祖）恵波王者（韋那君多治比君之祖也）天國押

波流岐廣庭天皇坐師木嶋大宮治天下也天皇娶檜隈天皇之御子石比賣命生御子八田王次沼名倉太玉敷命次笠縫王（三柱）又娶其弟小石比賣命生御子上王（一柱）又娶春日之日爪臣之女糠子郎女生御子春日山田郎女次麻呂王次宗賀之倉王（三柱）又娶宗賀之稲目宿祢大臣之女岐多斯比賣生御子橘之豊日命次妹石隈王次足取王次豊御氣炊屋比賣命次亦

麻呂古王次大宅王次伊美賀古王次山代王次妹大伴王次櫻井之玄王次麻奴王次橘本之若子王次泥杼王（十三柱）又娶岐多志比賣命之姨小兄比賣生御子馬木王次葛城王次間人穴太部王次三枝部穴太部王亦名須賣伊呂杼次長谷部若雀命（五柱）凡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廿五王此之中沼名倉太玉敷命者治天下次橘之豊日命治天下次豊御氣炊屋比賣

命治天下次長谷部之若雀命治天下并四王治天下也

沼名倉太玉敷命坐池田宮治天下壹拾肆歳也此天皇娶庶妹豊御食炊屋比賣命生御子静見王亦名見鮹王次竹田王亦名小見王次小治田王次葛城王次宇毛理王次小張王次多米王次櫻井玄王（八柱）又娶伊勢大鹿首之女小熊子郎女生御子布斗比賣命次寶王亦名

糠代比賣二柱又娶息長手王之女比呂比賣命生御子忍坂日子人太子名麻呂古王次坂騰王次宇遲王又娶春日中若子之女老女子郎女生御子難波王次桑田王次春日王次大俣王四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十七王之中日子人太子娶庶妹田村王亦名糠代比賣命生御子坐岡本宮治天下之天皇次中津王次多良王三柱又娶漢王之妹大俣王生御子智奴王次妹

桑田王二柱又娶庶妹玄王生御子山代王次笠縫王二柱并七王甲辰年四月六日崩御陵在川内科長也

橘豊日命坐池邊宮治天下參歳此天皇娶稻目宿禰大臣之女意富藝多志比賣生御子多米王一柱又娶庶妹間人穴太部王生御子上宮之廐戸豊聰耳命次久米王次植栗王四柱又娶當麻之倉首比呂之女飯女之子生御子當麻王次妹須賀志呂古郎女此天皇丁未年四月十五日崩御陵在石寸掖上後遷科長中陵也

長谷部若雀天皇坐倉椅柴垣宮治天下肆歳壬子年十一月十三日崩御陵在倉椅岡上也

豊御食炊屋比賣命坐小治田宮治天下參拾柒歳戊子歳三月十五日癸丑日崩御陵在大野岡上後遷科長大陵也

古事記下卷終

寛永廿一甲申歳孟夏吉辰
觀音町風月宗智刊行

藤原資房 撰

春記

弘化四年（一八四七）丹鶴叢書本

據弘化四年（一八四七）
丹鶴叢書本影印

按下文此虫損応力字也

從五位下行土佐守源朝臣忠央輯刻

春記　按長暦四年八月記

處已如掃地須先言上事由隨報裁也而御躰
露顯御坐尤有事畏即計便宜今日奉遷御膳殿畢
至于神寶物及幣帛尓者移納于外院懸(虫損)御倉同
畢拆奉脩造本宮已可皆作又此間奉造假殿与新
宮造作指合尤有事煩也遷宮之期已近彼間御坐
御膳殿何事之有哉是已尋常之時所儲朝夕御膳
御坐也敢不可准他所但件御膳殿者寂少殿也其
替奉造假殿可致恒例勤也者被報云如解狀者事
寂非常也早可奏聞者又參内奏覽之御覽之後大
以驚御仰云非常之甚古今無此事以微耿身莅尊
位之微也不德之故也悲歎之至迷而不知為之如
何以此旨可示關白(頼通公)者又參彼殿令傳申如前即有
召參候(被破御物忌也)被仰云事尤可驚御未聞此之由可
謂非常〻〻〻先令諸卿定申可吉也或云古昔内宮
有燒亡事云〻又先年宇佐宮燒亡先尋勘彼亦例

於字疑衍恐可有脫文乎

相准可定申歟以此由可被仰右大臣(實資公)彼人有障者
可被仰内大臣明日内可定申之由可被仰也先内
〻被問右大臣隨申可仰内大臣(教通公)也予申云永輔申
文可下給歟被命云件申文暫不可下給可候御所
也又被命云件事尤不便也但為無恠異不知其真
偽宇佐宮燒亡事是又非常而其後無異事若依自
然可歟左右難計事也尤為畏〻〻明日可參候之
可奏者又帰參奏此旨仰云先可仰右大臣者予以
書狀取案内返報云有所勞不可參入奏此由仰云
早可仰内大臣者即參内府仰此由被返奏云今日
催諸卿難參集明日相催可參入者予又參關白殿
令申此由同奏聞了此間甚雨如渡往反之間甚尤
無便宜晚以候朝干飯御膳朝陪膳實基所候也被
仰云此事歎而有餘恥辱可究怖畏不可盡付左右
不知為方也者今日快不召御膳深以有御心勞尤
可然事也予所思者我君莅民之後天下不靜凶事
連〻斎宮寮事多不法之故神民於愁云〻之又託
宣云〻有此事皆載同巻之啓事尤不便也又被停
以祢宜移膝事是去事也依此事神主祢宜亦悲愁
永輔云〻事皆以不穩也返〻為歎〻〻今夜宿侍大

雨不止終夜霶霈若有事歟為恐〻人云此雨灾雨
也為无尤有愁云〻又六月大風田畠皆損害今年
更可無術計云〻貪者弥以無術計了乱代之如此
無術計也
宰佐宮使日時勘文事豐受宮顛倒事永捕解状今
日奏聞事定事仰内大臣事
四日丙戌大雨如注終日不止非日召時親孝秀於
蔵人所令勘申宰佐使可被奉遣之日時勘申云十
月廿一日癸卯時午申又可祈作神寶九日十四日日時
同載一紙予仰云造神寶事是内〻事也行事蔵人

所令勘申也早可除也即書改持来也依入夜草不
奏也今日早旦參關白殿覧件勘文等之次又覧他
文書等在目録也一〻有裁許宰佐宮使日時勘文早奏問
作蔵人可令行其事也者即參内奏文書了件日時
勘文下蔵人資成為令行其事也可作神寶事兼卅
余日可令勘申之由仰又國〻召物等御膳尋先例
可行之由同仰之巳時許内府被參催招予被示云
諸卿多有故障不參入重遣催了甚雨之間若依有
事煩歟給外記勘文可奏覧者外記頼資勘申云延
暦十年月日伊勢大神宮有焼亡事仍遣參議左大

弁紀古佐美為奉幣使云〻他事無所見又件勘文在御所仍憶覚也内
府云古傳云件宮為盗被焼亡王躰懸木祢宜稱警
蹕奉下云〻即退去此間關白參入給直衣装束予令覧
件勘文仰云早可奏者予即奏之暫留御前申刻許
群卿參集在陣久由云〻關白召予於御前被仰云
豐受宮顛倒事猶先作假殿可奉遷歟將依永捕解
状暫可御坐御膳殿歟奉幣使可發遣歟可有御卜
歟仰諸道各可令進勘文歟可有廢務歟此等間且
尋先例可定申之由可仰内大臣即下給永捕解状
并外記勘文等予出仗下進自奥座仰此由於内府

同下件文等了又召予被仰云中臣官人不候洛中
可召遣宮主則改為被同仰彼宮案内也者予仰出
納遣召了少時參入奏此之由被仰云御膳殿者在
内院中歟於此所調備御膳進供御所歟將於他所
調備供居此御膳殿歟此之由可問則改即於掖陣
下問此之由申云御膳者於他所調備之供居件膳
殿也此殿避御在所四五丈許也在内院中尤無心
之處也暫御坐件殿可無其難歟但頗破壊由云者
予即奏此旨仰云此由内〻可令仰知内大臣者仰
了内府以予被奏云奉幣使今日可定申其日時歟

承業内遣召陰陽師也者奏此旨仰云今日宜日也
早可定申也仍可召儲陰陽師者即仰了少時内府
被奏宇佐宮焼亡勘文外記守輔申云治安二年月
日宇佐宮焼亡即被奉〻幣使其使立日以後五ケ
日慶朝云〻不具見仍者略記也予先内覧付女房令申関白也了奏之
留御前良久之内大臣被奏定文予先経内覧次奏聞之其定云
修理大夫経任書之祭主神祇権少副大中臣永輔言上七月
廿七日夜大風間豊受大神宮正殿并東西宝殿顛
倒事
一作假殿可奉遷否事

内大臣教通春宮大夫頼宗藤原朝臣春宮権大夫
師（師房卿）源朝臣民部卿道方源〻左衛門督経通藤原〻
右衛門督（資平卿）資藤原〻右兵衛督源朝臣（隆国卿）修理大夫藤
原〻経任左近権中将良頼藤原〻未定申云知永
輔解状者新宮造候之間若作假殿彼此相並可致
事煩然而所奉安置之殿宇不嚴似無威重先営作
假殿可奉遷御躰歟
一可被奉遣奉幣使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早任先例可被奉遣歟
一可行御卜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神殿顛倒不可不卜早以卜筮可
致祈禱歟
一可廃務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延暦之比内宮御殿已有久事尋
後時例可被定行歟
一可令諸道勘申准據例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件太神宮尊敬異他今御殿顛倒
覆尨在可懼然宜仰諸道尋勘唐家本朝准據彼例
可被定行歟
長暦四年八月四日

於朝干飯方奏之不覧昔仍挿文杖奏之主上先是着御直衣自定初及事終不解御
也仰云諸卿定似宜可作假殿事間有先例歟早令
勘申日時木作日立柱日未也月日可作畢由也可下遣也宮司営作
歟若仰何處可奉作哉可定申奉幣使可發日時可
令勘申十余日間可勘申也御卜事中臣官人皆悉城外早可
遣召参上之日可令卜申諸道勘文早各可進勘文
之由可仰也者廃務不被仰左右内〻気色奉幣使蔵遣日二字虫損可有
此事歟云〻
定文勘文留御所先例定文被返下事也此由関白被奏而此度不被下若依無心事
歟予仰之了諸卿申云作假殿事仰宮司可令作也

是又先例云々奏此由了午時内府被奏日時勘文未（入覧者於奥座以覧者被奏之旨往古不用用云々諸御傾奇云々）予先経内覧（於間令思覧之）十五日奉幣使十日初作假殿木作十六日立柱上棟（陰陽頭孝秀助為俊所勘申也）了即奏聞仰云随勘申可令仰下不可廻時刻早可遣仰也但可奉遷御之由時追可勘下又此間祭主宮司祢宜神主未能可候彼宮之由未可下知者（日時勘文下給之）予仰此由了内府被奏云文章博士可進勘文也而今一人未補其所可加仰誰人哉予奏之仰云可仰権左中弁義忠者以此旨仰了仰云可勤仕奉幣使之由可仰右衛門

督（資平卿）藤原朝臣（已上事未聞白被候御前被傳仰也）者予出仗又仰之而返奏云先例如此之使事先内々被示仰臨期面可被召仰是数為有際昏之煩也将可随處分者予先申関白命云可然事也是先内々被仰也以此旨奏聞随仰可仰彼卿也者奏之仰云依請即申此由督殿了督殿命云度々参詣此所是可然也只単騎可出立也者此間諸卿退出関白同出給了予宿侍今日従朝大雨如注黒雲飛揚天類不静又風氣烈々陣定了之間（子二刻許也）風雨共休止漢天清朗人々云先例依伊勢事配流先清之日風雨如之此度事尤

有怖畏不可准他事仍神祇有影降欤尤可恐之性反陣从之間泥水如海事無便宜抑予愚頑之人也人間公事含鳳詔奏下之間深有其恐何況於此事手取諸身有畏為無無便又尫羸之甚疲倦殊甚迷而不知前後者也何為々々可恐之依希代事聊記大概了

五日丁亥天晴早旦祭主永輔使来（一日使也定了後可給返事由仰之今日給其返事也）即給返事昨日関白命云此間永輔可候彼宮欤不然者参上可勤仕奉幣使役之由可遣仰者仍仰其由了予内々問此使之彼御殿顛覆間

御躰如何云一分無損御奉安置船代也而船代更不傾動之故也者祢宜未申希有之由者予即参御前内々奏此之由有深歎御之色予即退出参督殿仰云奉幣使事聊有憚思其故者去月比皇后宮女房死亡了但彼不觸穢而彼女母行向産宅同死去之故此間宮女房従女（出損）行向同坐了件女又参候宮中云不知此由此日者参彼宮仍有轉々之疑欤但不知事旨之故只今詣彼大夫御許乍立可取案内其後可奏事也者即参給了小時帰給被参右府予参會督殿命云被大夫云穢事是如初実正也但

彼死女母在至宅宮女房從者同座參候也件女与
申人同座仍其身爲乙人也乙人參宮仍此宮爲丙
所欲參入之人不可爲其穢歟者右府命云乙人參
（虫損）彼宮已如居住云々此間參入之人猶可爲丙人
歟依同座也穢事古今不定也於入間左右相定也
件事是極無止之神事也頗有事憚更不可指遣似
無人也爲身有恐爲公又無益如何早參関白御許
可隨彼處々分者其理可然事也仍即參給関白殿
（殿下座三条第云々）予候御車後也関白於途中相遇行即相
引參行関白被參女院督殿於此所（不着座也）被申達此

旨関白命云穢事乙丙難定申於人事可左右至于
此事尤無止之神事也有憚之人難定遣歟左右可
在叡慮也者督殿被申云以此旨可令奏給也者関
白殿被仰予云右衛門督申旨如此可奏此旨者予
參内奏此状被仰云尤不便也頗有事憚云々強差
遣如何穢乙丙如何若、仰明法可令勘歟又有御卜
如何抑此度奉幣事例幣許令奉遣尤未聞歟如此
之間奉金銀幣帛并余御衣等可宜歟但内外之宮
各有分別今依外宮事奉御幣仍内外宮之幣物等
同數可奉歟案内可示関白者予參彼院謁関白申

（作也二字重複恐衍）

此由被奏云々有奉淳之疑人強不可差遣歟但被
問仰明法被定乙丙事之後可有御卜歟御幣事例
幣加金銀御幣等令奉遣行尤可吉事也至御裝束
者期日已近不可調出歟只内外宮同被奉金銀御
幣上許也者又帰參奏此旨仰云御幣事可然事也
仰藏人可令作也作也使事思此事有憚之人強不
可定乙丙也只差他人可奉遣也納言宰相間可定
仰誰人乎此等又可示関白者參彼殿（在於女院）中此由
被奏云初被仰中納言令退被改仰宰相如何猶納
言中可被定仰也左衛門督被宮遷宮行事也於事

有便歟被差遣可宜也者予申云御幣可作之由有
勅言爲之如何仰云早於藏人方仰作物所可令作
也撰宜日可作也打物可用大炊寮納物也不幾之
故也點定可然之所可爲行事所若又於還宮神寶
所令作尤可吉也者又帰參奏此旨仰云納言宰相
指無一定又内々仰左衛門督也先例遣宰相仍以
左近中將藤原朝臣（良頼參議）欲差遣件人經當時藏人
頭之故也者又參関白殿申此之由被申云差遣件
卿是可然之事也先々只以親族爲其使是例事也
先内々遣仰臨期可召仰也者帰奏此旨了以書状

忌字不解應誤字也

遣仰良頼卿許可奉銀御幣事蔵人資成可行也而依有當月妊者仰蔵人頼資了子細之旨同含了于時及深更徃及之間無為方歴了即退出參著殿中此旨了今日右府命云件事尤為非常希代事也尤有畏〻〻延暦之比有焼亡事見國忌也為盗被焼亡云〻玉躰懸給木云〻此定事於御前丁有其定也事尤無心事故也不可准人間事歟者

六日戊子天晴申剋許參内有召參御前仰云外宮事添心肝無聊更不顧一身之畏只依憶無間也從聞此事未念誦讀經寒心甚也人君不徳之間無及

澆漓之故也歟而有餘迷而不知也吾欲行幸彼太神宮但不知神意之許否件事已無前跡然而諸社行幸當其時皆有例春日御社其程非道是一条院御時事也如此之事只可随時宜也唯有述行之煩許也中心所思也未決是非聖不可出歯外者予不奏左右依重事也又仰云奉幣日欲行幸八省在朔宮之時無此事歟然而太重事也為之如何予奏云御別宮之時無此例先被仰関白了明日可參入云云其次可被作者予退出參関白殿令覧淡路國解状御物忌也其次令申云千人御讀経事可仰皇后

宮大夫而彼大夫有觸穢疑若過其間可仰歟將可仰他上卿歟仰云奏此旨可随御定也淡路事同可随仰也者帰參内奏件國解仰云可随関白定申是給官使令實検遣旱損之田畠之事也御讀経事奉幣已後可仰皇后宮大夫也者予今夜宿侍今日釋奠後朝也大學寮獻胙云御前断一折櫃居高器蔵人二人持參御前同物名事如例又仰官人禄云〻殿上断一折櫃居大盤（不居高器也）是蔵人未所談也今日上卿參陣頭以从蔵人未令奏明経博士參入由仰云無御出者蔵人作上卿云不出給依例行之者

上卿退出之後蔵人於敷政門下給禄之（具見式）是例事也而今夜已及戌時上卿不參入博士已下皆悉參入而無人奏聞云〻先例外記催上卿事也蔵人方更不知事也而已及深更無音仍不可黙止之故以蔵人義継令申此旨於関白殿返来云殿下命云件事外記參入上卿不參之時觸案内者也而今日無觸来所思者依行了歟而今如此太不便事也外記史一人不參入之事尤違例也早仰弁遣召上官未也又差門豎可遣召上卿未者即遣召了又権左中辨義忠召遣外記未了云〻良久立内豎来申云

上卿皆申障不參入者又以義經令申此旨之間外記未適以參入義經相共令參開白殿良久義經歸来云仰云以外記遣召左衛門督（公成卿）已了者予且奏此旨示已及子夜太久之外記歸參云左衛門督只今參入者今夜不下格子又不取主殿上大盤陣以有事之時又如之也丑時許左衛門督參入奏聞云〻藏人義經於右近陣下給博士已下祿云〻予先是卧直廬也

七日己丑天晴早旦參開白殿申承雜事命云今日可參内者良頼卿參入談云奉幣使事依一日仰承

之謹可勤仕過明日而可被召仰也又御馬可及奏聞也者予退出參若宮達御方又參中納言御方即退私自明日内御物忌也今夕可參内也

八日庚寅天晴明日入夜參内先開白殿而早參内給了者仍參内及深更執柄退出給之次予令覧文書一帋内府被付奏也是伊勢内外宮有破損加修理之時造假殿奉遷之例文也（年〻官符案近長天暦例未也）此次申云奉幣使良頼申云過明日憚可承勅使由者而九日復日也十日召仰如何又供給之宣旨召使人之後差其人為奉幣使可給路次國未（當國同之）供給宣

傍書此二字係入細註下之本文

旨之由可仰上卿欤又申寮御馬二疋事未也命云官符案経奏覧了供給事召仰使之後可仰供給之宣旨於上卿也申馬事可給一疋至于今一疋者内〻可借寮以欤是依為近衛司也者即退出給了即奏官符案即返給予又授奉内府了（被仰内也）仰云十五日行幸事云合開白之處申云一条院御別所也被立奉幣使（使成行卿）之時無行幸者仍停止了者今日藏人頼資来談云伊勢金銀御幣事昨日於神祇官奉造始已了是依遷宮神寶行事所也出納資任少舍人兼則行事也内宮打金銀幣各一枚（有清）十外宮又

如之御幣串打二筋又可令菖同作之并有平文又可作小幸横（赤漆鑭并覆）有之事未皆仰之其打未用大炊寮物也事大略如此而頼資從去夜身温頭打病悩為之如何

九日辛卯大雨如注午後止去夜帶弓箭下人渡北陣前為吉上被搦捕由云〻仍以藏人公基令申執柄仰云早可給獄所者召檢非違使成隆可給之由仰公基已了

早旦依召參御前被仰云立后事（予今遂〻所思〻也過今月欲示開白也又皇子雖后未女皇未事）故中宮御開白有懇切之氣云〻而前宮已一皇子也如此之間尤所

思煩也爲之如何者予難申左右令云各不德之故
天下凶災不絶遠近不肅是以非據登尊位之咎也
加又親昵人々皆成疎遠之思或托諸恩顧之輩悉
以不知其報至于今無益如此之事畏可停止也就
中補藏人以之事吾一人推撰也行経爲上薦之内〔虫損〕
女院并關白深以擧達也然而吾狂顧汝事叓是於
公爲其用也而一言無諷諫一事無忠勤殿上作法
日々陵遲而一切不見入每事無益行経豈可然哉
尤所悔思也者所被仰事太以多々不具記了予不
左右退去逆鱗豈攀之哉抑所思者所勘旨尤道理

也下愚不才之身居顯要之職尤非據之故也豈可
爲古賢哉但王者用人之事專不顧其私隨時撰其
優劣者也予誠雖愚頑當此時殊無拔群之人皆同
之處也於予者父祖久奉公皆以就公事之家也其
人于今見存一門之人又有其數公家拔其身已當
其何欲何可謂殊私非據哉又其後公事凶吉更錯
不可毛擧此間只一人奉行之于今無失錯也是又
天道之助也一門之風也行経事所爲背公事一切
無採用者也抑天下之陵遲豈是在予之咎哉殿上
濫行是公家不化之故也不可依予曆物事也今此

命極以不安事也藏人事或非其家之者或嬰兒或
強縁之輩鎮雖加諷諫一切不聞入只以讒言豈罸
以杖木凡世已及澆漓王法已滅之故也非獨殿上
事上下皆如之儻一人何蒙其咎哉無由々々辰時
退私自内府有召仍參今被命云中臣官人參入以
明日可行御卜可奏其由者即退出參殿申此由
命云專不可被奏事也先日議獻傳奏于今部參入
當日可被申行是恒例事也似不知故實歟者予卿
參關白殿申此由命云〔虫損〕以明日可被行也可奏此
由者予申云召仰使事并可給供給壹旨事同明日

可仰歟命云召仰使事於殿上直可仰事也供給之
事可仰内大臣也又申云廢務事自被使立之由可
被仰下歟其旨仰内大臣歟又廢朝廢務各有分別
廢朝天子一人不見事諸司行務如例廢務諸司止
務者命云然事廢朝五ケ日之例在勘文廢務五ケ
日之例不見奏此由可令勘申先例之由可仰内大
臣也抑依伊勢事有廢務此度事可仰廢務也予申
云可下王籠歟命云不可然也伊勢事廢務之間不
下御籠之故也者予即退出内令奏御卜事退出以
書状送内府返事依後命也于時入夜景

十日壬辰天晴有軒廊御卜事　〔内大臣行之〕
巳剋許參内爲傳奉幣使也而良頼卿於途中相遇
云早參令奏事由即以藏人章行被傳云來十五日
可奉幣帛於伊勢太神宮可勤仕其使是祈申顚倒
事也者予頗以遲參了即參入奏云廢務廢朝有分
別而廢朝有五ヶ日例廢務之例指無所見可尋勘
之由關白所奏也傳云早可傳下又使供給事同可
傳者内大臣直廬〔女御方云々〕仍參向傳此由了又令左
御馬一疋〔史易第驄毛〕可供借給奉使之由召寮官人可
召傳之旨傳藏人章行了予又奏云沙路國申異損

丹鶴叢書　一ノ十七

才字按前後恐恭字之誤

使事依先例可遣使之由可傳右大臣之旨關白所
奏也依請者傳云神祇大副輔宣參入之由云々彼
宮顚倒〔未損〕間御躰危否又古昔有此例哉又往昔有
大水入彼宮中而其水不入御殿邊云々又奉造假
殿事如何是本由内々可問輔宣者予於掖陣下問
之申云顚倒間不參問仍所不奏見也是罷上之間
事也抑件事希代也往昔未有此例云々御殿宮柱
二本徑三尺許六七尺許所堀立也雖經百年不可
朽損何況於廿年而顚覆之理大以爲奇中臣氏人
并觸此宮事之輩悉悲深云々又此度風力殊非才

烈小民宅殊不破損但洪水汎溢入彼御殿下有古
傳云昔有大水而一滞不入殿邊云々今般如之神
人未弥以愁悶云々造假殿奉遷事最可吉件御膳
殿最少之殿也朝夕御膳調備之所也宛如廚所也
尤恠々也但是玉垣内也避御殿七八段許也者一
々奏此旨深有恐思食之色先日宮主則政申之旨
異輔宣之詞則政不知子細云々午剋許内大臣着
陣座予奏此旨仰云去月廿六日夜子剋許豊受宮
太神宮正殿并東西寶殿未爲大風顚倒依何咎有
此事哉可令卜申者〔祭主永輔解文不下給也〕予即出仗下傳内

丹鶴叢書　一ノ十八

然上脫一二三等字歟

大臣〔權中納言信家左大弁經輔在座〕此間主上着御々直衣着是
敬神尤謹之故歟傳云宣命之趣如何又奉幣之次
祭主若中臣官人參彼宮限日欲令祈申此由如何
由此由未可示關白者此間及申點内大臣以予被
付奏御卜〔入覧莒也〕予先參關白殿令傳覧依御物忌也
同以傳旨令傳申也即返給御卜傳云早可奏聞宣
命事以傳旨可傳下又御祈事尤可然事也彼日可
召使也如此御卜者奉爲公家無咎歟又宣命事別
々所可載此之由也者予即參内奏覧御卜之次奏
風聞白復命傳云御卜可返給但寫取案文可進也

拆宣命之趣事已出捻非常迷而不知其由依何歳
咎哉若是天下之運盡了欲將以微耻之身敬神不
謹之故欲從一人有不肖之咎爲百王万代猶安神
居必無無爲之冥助又營造彼御殿之間暫奉造假
殿可奉遷是依古昔之例也又卜筮所造可有疾疫
兵革之瑞云〻無神德可有冥加之由未可載宣命
之状可仰内大臣者予於殿上寫下御卜〻〻云神
祇官卜申云奉爲公家無咎天下有疾疫兵革歟者
陰陽寮卜申之旨又同之也寫取了予即出仗頭奉
下内大臣之次仰宣命之趣了退去以御卜案件案一通

予又書之在列進御前了内府又命予云癈務例令尋勘之
處無所見之由外記所申也以此旨可奏者又参閑
白殿令申此由之次又申宣命趣仰了之由并淡路
國事仰云癈務事過今夜可定申淡路事并宣命事
風了宣命之趣其詞不憶覚注付懐紙可送者仍即
注出奉之了入夜退私心神殊惱太難堪不肖之身
承大事往復之間觸事尤有畏又不致消塵之祈是
依貧困也只所仰在春日明神攘災厄之思也無益
〻〻已爲希代勒記一端了
神祇官

卜物恠事
同伊勢豊受太神宮去七月廿六日子時許正殿
并東西寳殿爲大風顛倒恠歟
推之天下有疫癘若兵革事歟卜合灼乎
嗇院宮主直
長暦四年八月十日宮主少祐伊岐宿祢則政
推大副大中臣朝臣輔宣
七月廿六日己卯時加子　八月節未去臨卯爲用將
天后中嵗明將六合終大衝將自帍趣遇龍戴類曲
直

推之奉爲公家無咎天下有疾疫兵革事歟期恠
日以後卅五日内及来九月明年五月六月節中
並甲乙日也而以言之日上得吉將卦遇類以是
奉爲公家無咎用趣老氣終帶白帍以是主有天
下之疾疫大歳上見金神卦遇龍戴皆是主兵革
事之故也且於恠所祈致祈禱並且至期被慎災
殃自銷天下無爲哉
長暦四年八月十日少属大中臣貞良
允中原恒盛
助兼丹波介大中臣爲俊

新字恐蕪或埋誤

権助兼主税助安倍時親
十一日癸巳天晴祭主永輔神祇少副六位来談云今日申
剋許入洛参[閑]白殿令申事由了抃去月廿六日大
風終夜不休但太非猛烈同廿七日午剋許豊受宮
神人奔来告云此宮正殿并東西寶殿未去夜子刻
許顛倒者即乍驚馳参之間河水氾溢泄還不通其
流加射舟船不能渡仍更経海路適参着于時及頽
景尋常之路不可経一時而枉道之間及数剋也加實撿之處正殿并東西
寶殿未玉垣瑞新宮門未皆悉顛倒先欲奉載出御
躰之處大物虹梁未打塞不能取開神主祢宜内人

未皆以衰老也無力切開發也仍内人之中撰工巧
未忽令著衣冠奉切開奉拝出之處玉躰御船代件
船代不能取出仍直奉戴出躰御被数重仍不能拝見云々了即奉
遷御膳殿件殿朝夕供居御膳之所也即有両宮内外
御座用床子物忌子陪膳供之御膳於忌屋殿外院中調
備之了持参供居御膳殿也件殿三間屋也非無威
重但其高頗減於御殿也相去御殿六七丈許也近
在内院中尤無止之所也仍奉安置也神寶未又奉
納外院懸力御倉又了御所四面結木柴為垣以同
柴為戸扉也如此之間以神主祢宜内人未結番令

祗候也昨夜宿直神主連信権祢宜経季并内人未
申云洪水氾濫宮中其深没人胃而御殿顛覆殆近
地上而其水不近寄御所邊作其岸流去一滴之水
不近流是希有之事也神力爰新欤去正暦五年洪
水入宮中避御殿又如此云々抒御殿三間屋也皆
用大材奉作之就中棟持柱二本其径三尺余又御
殿柱径一尺余又縁柱径云々合十余本柱六七尺
許所堀立也東西寶殿又如之縦雖及百年更不可
朽損何況於廿年乎先例無此類而件柱皆悉朽損
是希代之事也縦有猛風豈可動神居尤有由緒欤

御躰一分不傾動御只頗有雨湿之氣古老神人未
申云往昔猶無此事但有内宮事焼亡然而御躰懸
給松木是神威爲焉也此度事有洪水相避之異尤
所奉相憑也若是天下之運盡了欤誠可悲泣之時
也、悉以悲歎非常之又非常也永輔云此恠異専非
一人帝王御事尤過恙也只是為世間大徴也天運
之盡了欤言語道断可悲々々奉作假殿奉遷之事
尤可吉事也其宣旨今月九日到来即健可奉作之
由仰官司了今月内可作了也先例以黒木奉作之
其上葺板其廻用切懸也而此度以萱為上葺以优

久利波女可為其廻之由同仰了至于今可奉遷之
日時早可承也以此旨未審〻令達天聽給了又云
春宮寮中所行太非常也國内依之悉以騒擾云〻
清於穢漏者件事觸耳有恐然而為希代蜜〻記之
了
廿二日甲午少雨午後更晴依召早且參入候女房
陪膳之次奏祭主永輔申之旨未深有歎御之色仰
云予一人咎更不可蒙此怖之譴尤過差之故也是
只為天下欲依之歎弥深也者尤衛門督消息云從
去夜有犬死穢遷宮行事如何可候氣色者予參開

白殿令申此旨之次申祭主參上之由又申可奉遷
假殿日時早可承之由令申旨命云尤衛門督職事
是非長職又其期日猶遠不可改替他人次但奏事
由随仰可令勘申前例也永輔參上奏聞之事未早
可奏聞也者即又歸參奏此旨仰云左衛門督藤原
朝臣小職事可令勘先例永輔申事可仰内大臣也
者又參開白殿令傳申此由未依御物忌也仰云早
随仰可仰下也先例事可仰右大臣也者即又參内
候朝干飯陪膳今夜宿侍今日東宮大夫（頼宗卿）以右少弁
資仲令奏祈年穀奉幣日時廿三日云〻是依中五

日奉幣事可延引之由被仰之故云〻上卿於里才
令勘奏之旨未聞事也仍被咎仰云〻被仰開白云〻
開白被申云事頗雖非例有勞事之時上﨟上卿自
有此例云〻
十三日乙未天晴今曉女房陪膳參入由云〻仍退
出參内府為取案内也是奉遷假殿之日時事也命
云今明日次不宜十五日可勘奏也者即退歸祭主
永輔来談之間自内有召即參内被仰云金銀御幣
無行所各於細工宅調作由云〻是義忠朝臣所申
也雖可尋是行事蔵人不忠之所致也者予奏云件

御幣於神祇官調作之是遷宮神寶調作之所也先
日頼資并出納未羅向彼所加撿察之由所申巾也
於私宅調作由未承同案内奏聞者即同案内之處
頼資并出納未云件神寶非我事仍一日初作之後
今日又於彼神祇官作了即奉納彼官倉了義忠朝
臣遷宮行事也而惣不參来仍不見此由欲依何以
蒸凉事及奏聞哉者予即奏此旨了近来之作法以
讒言為宗更以無術計之代也天子不聞子細之事
者也而今不然何為哉近習僧俗皆以女人也如何
〻〻今曉參入女房又有問事退下仍可候女房陪

膳之由有勅今可及二三日者極難堪事也無術々
々公事太忩々也経成觸穢又無可然之人仍予獨
勤内外之事㞐羸之身不可堪忍官爵為身也失命
益何為哉令譴責如焼更以無術不運之人今遇此
時也歎而有餘今夜宿侍
十四日丙申天晴早且參關白殿依御物忌聞也而
間有召參内勤仕御手水并朝干飯陪膳未了退下
又有召參御前密被仰云只今自斎宮送書云從先
日可祈申顛倒事之由遣示仍祈申之間有託宣々
々云奉幣使參入由云々而御假殿之間神居不宜

外人參入奉拜頗可無便也神居復尋常之後可奉
遣者此由只今所示送也為之如何件事不可出齒
外父母之間不可相語事台尤有恐先予奏云託宣
之由不可不信只可在御定欤依有顛倒之恐令奉
遣御幣使給(虫損)非他事今新有此事更不可被仰是
非欤但可被仰關白也仰云關白只今可參入之由
可到仰者予即參彼殿申此由了即可參入者又參
内奏此状了午刻許關白參入給未終許退出給於
殿上被仰云明日奉幣事有思食(虫損)事可延引之由
有仰事先々定神事未依有事故延引是恒例也何

況是臨時事也只可在叡慮也可延引之由早可仰
内大臣但可奉遷假殿之日時事明日内可令勘奏
之由可仰者予即申云金銀御幣此間可安置何所
哉昨日納神祇官倉了是遷宮行事所也仰云尤便
所也暫可安置其所也者予又參御前候氣色仰云
早可仰此由也但祭主永輔明日可參入之由可遣
仰也至于御祈事者不可停止仍為仰其由也者即
供朝干飯御膳了退出以書状遣仰永輔許了予參
内府而早參内給了者仍更參内於鬼間遇奉謁仰
明日御幣延引由了白地退出聊為沐浴也此間及

秉燭沐浴了欲參内之間永輔来之即仰々旨即參
内候夜候陪膳今夜宿侍
十五日丁酉天晴今日奉幣事延引(子細在昨日記)御手水
并朝干飯陪膳了退下權左中弁義忠云内府自去
夜被宿候只今可被奏奉遷假殿日時早束帯者予
即束帯了參上殿上内府先是被候也即被付奏件
日時而勘申書時予申云祭主永輔云以亥剋所奉
渡也先例不用晝剋者内府更可勘申夜剋之由以
義忠朝臣被仰下了(陰陽師在里虫損)此間祭主永輔參入
依昨日仰也予奏此由仰云祈事可仰之詞如何又

付永輔送書於斎宮是祈事也又如何又伊勢祈事
先例申内宮而此度依外宮事有此祈先申内宮其
次可罷候外宮欤此亦事可示関白也者内府又被
奏日時勘文陰陽寮撰申可奉遷伊勢豊受宮於假
殿日時今月廿五日丁未時戌二點時親所勘申也
予即給之參関白殿而殿下坐三条第云々是為八
幡奉幣也云々仍參彼第先令覧日時勘文之次申
勅命旨亦命云勘文早奏了可下内府也成此宣旨
早可下遣太神宮司所又以此之由可仰祭主永輔
之事亦可仰内大臣也抑可被仰永輔之詞昨日奏

聞了只随事可仰也先申此由於内宮其後可罷候
外宮也御書事付祭主被奉遣頗不優事也以小舎
人亦可被奉欤以此旨可奏聞者予申云從今日可
有御拜其事可及遷宮期由被仰也及来十六（日云々）此間
可用神事儀欤先例如何僧并服者不參入仍御讀
經皆遷止他所了又仰云宇佐使可立之由日来十
月廿一日而今頗縮其日欲奉遣是御精進事依可
及十一日神（虫損）也又千人御讀經事奉幣以後可行
之由是先日仰也而奉幣已延引至于今可被行欤
如何又仰云廢務事自奉幣之日可有也今已延引

為之如何者命云御拜事可用神事儀也依先例也
宇佐使事御精進雖及神事更不可縮勘也先例指
合神事之間不必御精進事也千人御讀經事被用
神事儀之間被行佛事如何過今日奏事由可随御
定也廢務事有無之間人々所案無一言欤但恐懼
叡慮無極之間被行件事何事之有哉而奉幣日以
後可有件事之由見宇佐宮例今已延引猶從奉幣
被立之日可有此事欤不然者聞食此事之日可被
行也至今已中絶也以此旨（虫損）可奏者予即帰參奏
日時勘文之次又一々奏聞白定申之旨亦（但宇佐使事千

口御讀經事不奏也）仰云日時勘文早可下給者即奉下内府
之次申関白御詞了予又有召參御前仰云抑豊受
宮顛倒事謂其災弥古今已無其類心神迷乱不知
所止者也世運欤身咎欤懼畏太深仍以今日欲發
遣奉幣使之間昨從斎宮示送云去十三日託宣云
只今神居不穏尤似軽々也外人參入奉拜尤可無
便神居復舊之後可有此事者今依信此託宣已停
奉幣使了恐懼還深抑依此事勞身中心躬自於蓮
上遙捧祭文祈申也此恐又以祭主永輔令候彼宮
同祈申也此心更不惜一身之命只為万代為百王

為万民也猶留安岳頭然之感應雖末代已不顧吾
身何無其應哉此由摧心肝所祈申也恭者期及来
八九日欲從彼日宮也又奉遷假殿之後三个日同
可籠候也抑每日一度先參内官哉其程如何此旨
示可依条主永輔也者予於弓場殿邊具仰此由畢
申云内外宮相去五六十町許每日一度參内宮尤
有便者耶又奏此旨了謹可參入之由又仰永輔了
仰云以藏人所小舎人可送斎宮是為奉遣書也其
人可儲候者予仰藏人資成了少時〔書撰〕御書一函予
給之授資成是少舎人早可奉斎宮也晝夜無行可

參入之由仰了須給供給之御餘也而依事遡近以
藏人書遣仰國司示許了云々又候朝干飯陪膳了
于時及酉剋也成剋許予東帶參上即仰藏人資成
令供奉庭中御装束此間雨降仍奏事由用雨儀也
南廊内〔土也〕敷薦于上敷長筵末又其上敷少筵二
枚供半疊一枚為御座其廻四面立廻所司御屏風
四帖其内供御燈臺一基〔有數〕　謂御半疊向巽方也是
示皆有先例之事也亥二點予有召參御前即候夜
御陪膳了著御晝御装束予供奉了即出御々拜所
〔有道〕　緣端御笏出御也予執御劒〔野劒在御座也〕晝前行即入

御屏風中以祭文令讀申給云々是神事之宣命也
令書件宣命給之間著御々直衣是敬神尤深也云々
從亥二點及子二點還御即下給予藏人資成一人
供奉也
十六日戊戌雨降　候朝夕女房陪膳此兩三日京
中上下悉以病惱男女房示不候内也藏人只二人
所候也仍云御拜間供奉近衛司不可退出欲先例
如何予奏云先帝御時有此事資房勤件役而有要
事之時罷出臨其期參入行經朝臣又同勤此役出
入如之若家中觸穢出来非無他將者有天許仍云

近日殊不出晝御座憚見外人也依此伊勢事也吾
更不惜一身只為万民也云々入夜外記頼資參入
以藏人令奏云今日駒牽上卿皆有障不參以此由
觸關白之處早可奏聞者仍以藏人資成遣仰案内
於關白許已了予參關白殿々下坐中納言御方被
納言從昨日病惱云々是世間之病欲重云々即拜
謁申云左衛門督觸穢事尋先例指無見但依少穢
更不可被改定欲之由右大臣所令申也又千人御
讀經事如何是仰事也被復命云遷宮行事依少穢
不可改定也先例定無所見欲御讀經事御拜間被

用神儀仍其间被行佛事猶可無便欤抂淡路國申
使事右府被申之旨尋先例𡖋入官奏之文也又如
交替使之儀頗〔由損〕入申行也而所勞猶不宜仍難早
参如此之間延怠者為彼國弥可有損欤件國最巳
之由上亦風聞有何疑乎此件使被免造宮事如何
先彼右府被申之旨尤可然事也今日騎牽上卿皆
有障重難遣催更不参入欤以明日被行何事之有
就陣儲饗之時延引者太以不便也者今年依無其
便不儲此饗也此尓由可奏聞者又命云中納言從
昨日病惱非重惱近來天下之上下人〻皆以病惱

但不経四五日云〻家中人皆病惱不見來為之如
何予申云大内如之予即参内并左衛門督職事尤
可然事也早可仰者亥二剋出御今夜雨不降仍供
御前遅上及子三點入御予退下心神殊惱不知為
方也

十七日己亥天晴去夜女房陪膳参入仍今日早旦
退出参入關白殿申去夜仰旨於左衛門督事過職
可行之由事淡路事無左右仰事尓也關白命云淡
路國事猶有可遣使之御氣色雖遅〻可定遣之左
右只早可被定仰也播磨國申計歴事先日奏事由

子下応有脱字

而無左右之仰許否早可承之由國司所申也此由
尓有事欲者可奏聞者命云家中上下皆悉病惱無
人駈仕為之如何但件病不及死巳尤所悦思也者
予并両三殿上人参宿中納言御方奉訪御病今日
宜坐云〻仍退私後平来淡伊勢〔國状〕〔出損〕事託宣速〻不
絶中臣清佐一日自各宮参上有託宣事云〻彼宮
女房密〻示送云外宮顛倒事非主上御慎只天下
可有大事其事在近之由託宣云〻晩頭陣吉上来
來告云今日可駒牽次将一人不参入依各病也上
卿已着給了早可参者仍參入藤中納言〔重尹〕行之於

南廊北面有此事弁廿納言近衛司尓床子在西方
上卿着座了予又着之依上卿仰取別御馬其儀如
常但右将并左馬寮不候只予并右馬助相共取之
希有之例也又有人給之馬参弓場殿還令申慶藏
人資成奏之有拜儛事了退出將参牽今御馬参關
白殿有祿予拜之拜了又將参東宮不給祿即退出
参内亥二點出御予藏人資成尓供奉之子點入御
近來藏人二人所候也而頼資又病惱然而不可退
出之由仰了依資成一人候也希有之事也予奏關
白被奏播磨淡路事仰云播磨申計歴事不可免之

由先日相示已了淡路使事只可随聞白定之由重
可相示者今夜駒牽乗一人參入并納言不參入
廿日壬寅天晴早且退出參替殿命云一日皇后宮
大失相談云伊勢託宣太以豪々也此間事太脩平
頼寛太任意增減其事云希有事也人心不可謀可
恐々々々云々奉幣延引事是依託宣云々詞在前日記又
云内府女御可登后位事頼宗卿娘可入内事太狼
口歎々々左右不可口入甚無益事也我已依為皇后
宮々司為被是皆可被相嫉一分無由々々執柄猶
有餘恐觸事不快何為哉者予即退出參宮主神司

清佐来云先日參上已経四五日為宮御使所參上
也者談云先日託宣云天下女有大事欲公家大可
歎息給事也者云々其後外宮顛倒是世間之大事
也若又他事欲不可知云々又其後託宣云依政務
不吉御神早所避給也天下之事以非道為宗更無
術但此嶽非給公家御事奉幣使可被奉遣事御所
極軽々也猶復舊之後可有左右欲如此事太以多
々也不可申盡云々是只御乳母内侍之外又不託
宣他人者又云寮以頼寛所為所行只以非道為宗
諸國御封多莫不進済而皆給要人了不宛寮用仍

脩字可考

上大字下脱夜字乎

女房太飢餓失所或以逃去京上或又侘脩云々神
郡田畠是祭主宮司所沙汰也而頼寛任意判定皆
以非法也古今不聞之例也如此之間神郡并寮中
騷動太以不便也老若莫不抱愁々而依為強縁人
奏否沈留黙止者入參内承仍明曉可帰參者予入
夜參内亥時許著御装束予供奉之次奏清佐申事
太深有數思食之氣同剋出御々拜了子二點入御
仍云今日有咳病氣聊身温若及重悩恐不遂此拜
矣此間汝猶可候経數日頗難堪欲然而疎人近習
之間觸事無便之故也者予所思者王者不可有親

疎事也身已非木石連夜之勤不堪忍殆可及病也
更々無術又家途事無人相訪何為哉々々々今夜
宿侍
廿二日甲辰天晴入夜欲參内之處有召仍營參仍
云斎宮返事只今持来奉幣延引事託宣ハニ只今御
在所太軽々也奉遷假殿之後奈トヤ吉ラムトツ
アリケル　然則指無其期為之如何予奏云依託宣
事延引是神居不例之故云々縦雖奉渡假殿猶有
軽々之事東西寶殿玉垣瑞垣太顛倒之故也仍猶
遷宮之後可有此事欲只可在叡念仍云能案可左

右事也亥剋許出御遅中子三剋入御予供奉如例
心神殊悩何哉今夜宿侍
廿三日乙巳天晴仰云豊受宮顛倒事入骨髄愁歎
心肝如春不知所為致信心雖祈祷于今無嵗験更
以何為雖経数月似可無益欲来代之主思神不空
冥助了此国是神国也本自不嵗警戒只依畢神助
也而無已為澆漓神事如之同之知神明無其助嘵
呼悲哉主無已徳化神忽忌却何有其畢乎悲歎而
不知所為更不憶一身只為万代為万民也為之如
何愁緒未尽如何々々以此由察可示右大臣耆老

是国之鏡也為開彼諫也者亥剋出御依雨儀供御
装束於南廊内丑剋入御蔵人資成予供奉之他蔵
人未著宿衣可候之由仰了供奉之外人依不可候
也今夜宿侍
廿四日丙午天晴早旦参関白殿而殿下参給鷹司
殿仍同追従鷹司此両三日痢病昨今頗宜御出御
坐云々予申云播磨計歴事淡路申使事先日奏聞
仰云播磨計歴事不許之由先日面所示也淡路事
只可随定申者命云承了予又申云廿八日故中宮
御正日公家可被行何事哉(虫損)内々可取案内之由

宮下脱仰字歟

所被仰也又太宰府貢献進納之物多進物為之如
何命云宮御正日公家無可被行之事欲太宰府召
進之物早可返給其代物也者又命云奉幣延引事
依託宣也遷宮之後可有此事之様有御気色如何
之事更不可口入只可在叡慮与神慮者也抑先日
神宮宜捧申文来門下其事被以移隷之愁又託宣
未也云々(或人云以永輔祭主可改補佐国之由云々)吾不取見只可申云
公家之由令仰了先日右衛門督云件愁文并託宣
未先持到右府許而不取見返授了由云々又持到
左衛以督許云々今彼人々賢人也而不見吾愚者

也何取見之哉者気色被命右金吾欲良久殿下帰
給高倉第了予又追従丑時右衛門督参入給予即
退出参右府傳申昨日勅命旨(子細在昨日記了)被返奏云
壮年之昔猶以愚頑也今已及老乱更不可分別是
非愚耄弥其故也但卿中有古老(虫損)者先以到問
是問賢人只為関古事云々抑件顛倒事卿廻愚慮
之處昔天徳焼亡之時神鏡已在火中然全圓規其
後一条院御時又有焼亡而神鏡焼給其時可奉鋳
加哉否之由於御前有其定諸卿云猶新可奉鋳加
也下﨟定申云天徳之比已在火焔中而不失其躰

今又有此難已焼失是非主上之咎無運漸澆之漓
第也而以人工奉鑄神鏡尤不可然只奉崇其残躰
是上計也此間七八尺許神蛇自簷落来入内侍所
満座知有徴験已又奉遷件鏡之日神光照堂爰知
愚案叶神意矣仍遂不被改鑄也又昔延暦之比内
宮有火災玉躰懸木此度外宮為風顛倒玉躰猶在
此中件事非只世運之及季末之故也専非一人之
御慎也但所愁思食者何當此時乎然而尭舜猶有
天災是則以明王當乱世為令救其難号之曰中興
之主也當暗主時更不可諌仍天道不顕其異也至

于今依此事有歎御之事云々是悔過謝天之心也
只以道理叶天意 虫損 給万民欲然則雖末代何無
神助乎世運之次第是何為哉令存其由紆能令施
徳化感應必然欲昔天竺國有観音像漸々入地中
其像僅胷上許未入給佛法已滅之時随則可入没
地中也云々以之思之世間衰微其漸如此欲神鏡
焼亡事尤可准擬欲下愚不能廻許慮以此旨密々
可奏聞者予即退私入夜参内一々奏聞此旨深有
覺悟之 虫損 慮被仰云奉幣延引事奉遷假殿之後可
有件事欲間未思得仍内々作祭文奉各宮以併祭

文可祈申之由所示達也依其神告可進止也若亥
刻出御々拝所予資成同供奉子一點事了入御今
夜宿侍連夜之勤更以無術了右府命云寛平御時
霖雨連日天下愁悶仍帝王令祈申伊勢御神以火
取玉伺雲断漢取得其火了其早日即雨止天下欣
悦是憶世之聖念尤切也云々
廿五日丁未天晴早旦参関白殿不執謁仍令傳覧
文書未即有裁許 在目録 参中納言御方不拝謁即参
内仰云何日可参入哉有猶思食事未平野社依行
幸可加修理又可犯土云々而當王相方欲其忌有

無如何由可示関白也者即参彼殿令傳申以源大
納言被復命云自昨日左肩太痛不能参入平野社
修理事依方忌停不事暗難申也被仰上卿可被尋
前例也者即帰参奏此旨仰云早可仰上卿也又参
関白殿以此旨令申即仰源大納言了是行事之上
卿也予令申云故中宮御正日来廿八日也公家可
被行事如何先日此由未蒙一定之仰御拝間不可
奏如此之事也仰云御誦経并度者間可宜也者又
令申云御誦経請奏依御拝間不可奏下者預召仰
所司如何又度縁承僧數當日可令進欲御誦経使

可仰内蔵以欽仰云預可令召仰所司使事又可然
僧是四十二人也件度縁當日可送也者予（虫損）仰
蔵頭師經了只今候此殿也即歸參文書亦各宮主
神司申請事有被仰事又可申關白也即以書状遣
示御誦經料調布五百段事是可催儲由也成下文
可給小舎人之由有返事件事亦依前例可行之由
仰蔵人章行了度者使事可仰近衛次将也仰云今
日戌二點外宮可奉遷假殿也仍被刻限出庭中可
有御拜也者戌三刻出御々庭予二點許事了入御
予資成章行亦供奉之如例今夜宿侍

廿七日己酉雨降今日陪膳不候予仍勤朝夕陪膳
亥二刻出御々拜所（依雨儀供南廂内地上也）予取御釵供奉資
成章行亦同祗候之子三點事了入御仰云御拜今
日許也從明日聞僧事者又密々被仰云從去十五
日及今日致信少心祈念而未得徴驗若是信心不
及之故無其應欽愁心無聊但一夜夢想南殿上見
在大虵若是少許之徴欽云々予今夜宿侍
（虫損）以十（虫損）ヶ日不（虫損）里第毎夜供奉此事病患數
候極難堪然而忘身奉公之甚也家途事張忘万事
無術不耕一頃田又無俸祿因之衣食之業（虫損）無其

計略了
廿八日庚戌天晴今日故中宮御正日也於法性寺
可被行曼陀羅供也者御誦經可被行事先日申關
白各令仰諸司調布五百段（以書状示大蔵卿即以後下文小舎人催取諸）
（司催渡内蔵寮是例事也）（虫損）亦事皆各仰（虫損）也以御誦經可
付官司之由亦如例是蔵寮官人事也使同寮以師
經朝臣可奉仕之由一日面仰了件事亦皆仰蔵人
章行也度縁卅二枚出於蔵人所差少舎人可送故
宮司許之由又仰章行了度者使經季少将可勤仕
之由兼仰也今日參入奏事由可遣之旨又仰章行

了蔵人少将定房今日可勤仕御使役可遣召之由
仰蔵人頼資今日者依御拜間不參可然事亦内々
皆所儲候也但取博陸之氣也御誦經請奏今日可
奉下之由仰章行了早且退私今日案内遣問經長
許報云只今例御念佛結願了至于今不可參入只
宿衣午時許可參法性寺者未刻許右衛門督殿修
理大夫同車御坐門下予即依召候御車被參法性
寺於五大堂西面有饗饌事上達了殿上人着此所
食了間關白殿渡給彼堂仍上達部已下同參彼堂
件御堂村上母后御堂也於此御堂被供養（三字虫損）

礼堂懸両界同儲其壇末如例云々上達ア座在西壁下殿上人在其末也（不載）開白并按察大納言在簾内堂具并佛供了肓初許大僧正明尊楽胥輿（有天蓋五位一人執蓋不五位二人在其前駕輿丁荷之）自惕東参進但讃衆廿人在其前發讃音僧正於壇下々輿遶佛七匝了着礼盤先有御経供養事此間左少将経季進仰経度者之由了供養了間有御誦経事（所々又有此事）内蔵以師経朝后進出候之御誦経使也即退去者是蔵人左少将定房含綸言仰開白是被仰訪今日事云々次明尊供養胎蔵堺了間参議俊家取布施被僧正殿上人

給讃衆了僧正又遶佛七匝了乗輿退出其儀如参入儀次僧正仁海乗輿進出讃衆廿人中持金剛十人又唄梵螺（有二人）又童二人捧玉幡在輿前開發音（如前）又於壇下々輿僧二人扶之居礼盤（虫損）不合之故也無行道玉幡二流立壇左右了供養金剛界了間参議先大弁経輔取布施殿上人給讃衆了僧正退去如参入儀于時子三點許也皆殿出給予同祗候御車帰家

廿九日（辛亥）天晴皆殿命云行幸日相當御衰日由右府所被命也厄月不被忌厄日所忌是先例也者

汝内々可取氣色歟者即参開白殿依御物忌令傳申云平野社犯土修理事被上卿令奏云時親申云自御（虫損）相當王相方歟丙然則公家被行犯土尤有忌也但社司内々犯土修理不可知食事也者又令申云大宰贄殿物色代事預未申云近年多如此又御厨子所申云前々贄殿物宛供御者也仰云平野修理事陰陽師所申可然也只先加修理至于犯土事追可被定仰也以此台可奏贄殿物事近代用色代者此度許捨納從今年以（虫損）長不可用色代之由可遣仰者即参内奏平野社事仰云頼成月来依

（虫損）事被責下手人而從院被仰云父頼親日者重病暫紆身假為相訪也者限日數可免給歟平野御社事可然事也其由可仰上卿歟未由可仰開白者予奏云伊勢奉幣延不事又宇佐使事可示開白之由先日有仰而依被物忌不可相遇若以人可相傳歟何但事頗嚴重也為之何被仰云適物忌可仰者予参被殿（三字虫損）由仰云頼成（虫損）可（虫損）給至于日数者可随御定依仰可仰下又（虫損）可来向者帰参奏此旨仰云可免十ケ日假之由仰者予即以書状遣仰別當許了即有其返報義了由也仰云昨日朝忽病

惱腹并胸苦痛無極一時許即平復尋常若是數日
在庭中之故欤者予更不承之由恐申了入夜退私
卅日壬子未時許參關白殿依御物忌傳申文書未
一々有裁許但光円阿闍梨解文暫不可奏者即參
内奏件文書未又有被仰事未重可申關白也尋清
僧都申東寺長者之文也似無許也仰云一昨日曉
忽煩腹及午時即平愈其後無事而去夜又煩左胸
経一時又休只今又尋常也所疑是若風病欤可示
關白者即留(冒歟)兩參入而參給鷹司殿彼殿頗有病惱
之故云々仍參彼殿即奉相遇殿下傳申仰旨(虫損)奏

依上文留字忘冒字也

云更所不承也但連夜出御庭中土氣逆上(虫損)悪事
也其氣所奉致欤可有御湯治又令服加梨勒給何
可召问侍醫也卿有所憚不能參入者可有件事欤
云々今奉遷假殿了若隨宜儀者此间可奉幣欤將
猶還宮後可有欤何又宇佐使事須以彼隆家卿子
孫(基家 良基)使可遣也而共以幼少不可令申別祈仍遣
右衛門權佐泰憲仰(虫損)命也申云奉幣事先日仰
云神居復例可被奉者是託宣之心也仍不可申左
右但奉遷假殿之後奉否難定申択々事猶有憚欤
何或人云還宮了後有此奉幣宣命文不快(顛倒事也)於

新宮有憚欤云々此事無由如此之事人间忌也神
道不可然也又最初有遷宮奉幣欤仍更不可云也
可在叡慮(虫損)由可奏也宇佐使事(虫損)御祈之時差
出(虫損)者尤可無便宜以泰憲(虫損)遣尤吉事也早(虫損)
桐加(虫損)由臨期可召仰也者此次又申之神司(虫損)
(虫損司任物依留守所支配催嶽諸郡而當時參河守加制止是前司卒去之後依目代究文也)命云
前司卒去之後猶不可用留守所切文欤可隨御定
者宿侍留甚雨沍及每事無便無期之事何為哉召
忠明入夜參入仰御心地体申云是御風病也可用
御湯殿又可令服加梨勒給予奏此由仰云明日可

獻加梨勒者(虫損)　仰此由了

春記

永承七年

四月五日庚辰天晴　今日公家於豊樂院被行仁王會日也於大極殿可被行也而八省中有死人仍觸穢公家被勘先例云〻御修法等於豊樂院有被行之例云〻於仁王會無此事云〻金吾命云從中古以來大嘗會時豊樂院百官會同也其外未有諸官集會之事不宜事也先例於太政官被行仁王會云〻以之案之不用豊樂殿歟云〻午刻許督（資平卿）殿參

入（自待賢門）予候御共入不老門著逢春門南廊東面座（可入東門而誤用不老門）也此廊東面儲公卿座其南儲政官座也先是民部卿長家卿今日行事右大弁經長卿參入小時右大弁參入著座談云關白被參入在豊樂殿至于今可參其所也者即起座已下相從先是關白及他卿相未參入在此殿見御裝束儀殿南廂中央間懸丈六五大力像（中尊也）左右立高座又殿北廂內方中央間左右各二箇間懸丈六四大力像又其外每間懸百佛像（菩薩羅漢像在之）又仁王經百ア此外金字經一部新寫云〻皆新所被畵繪也香花燈明供辨

百下三四字之間恐可有誤脫頗例乎

脩之各被宛諸司云〻殿內左右立滿百高座砌壇上左右相分儲公卿座又南遣數惣礼座此外堂嚴存例云〻南東西屋為僧集座又儲饗食未時許僧徒皆參入云〻（蔵頭午二點云〻）諸卿著堂前座（須被復廊座後相引著堂前座）左右相分予在東座此間打金關白被坐殿內佛後也不列座也東座右大臣內大臣民ア卿長家督殿中納言並頼俊家左大弁經長予也西座按察大納言信家中納言信長隆國宰相能長基平經成資遷未也諸僧左右相分南遣參上各著高座此後諸卿撤笏起座關白向北壇上進出給下自東廊

朝下脫座字乎

著惣礼座群卿及政官亦同著之政官座在南殿上人自西方進著座了惣礼三箇度了相引參上復本座關白在北座云〻（不被列公卿座也）壇上行廻也法用了（堂童子著遣坐）先左少將（四位）基家自東參進經公卿座前（後無道也）敬著讀師高座下是被相示仍西度（講師在西也）立講師座南邊欲作之人〻又相示仍近寄作給度者之由了退還先觸上卿者也而無此事惣事之不覺其理可然也惣講師僧正真範朝了僧侶退下各著東西屋饗食（諸司儲之云〻）諸卿又起座著東廊座多候關白御坐邊云〻食了打鐘諸卿

丹鶴叢書　二ノ一

丹鶴叢書　二ノ二

已疑巳字訛乎

著座如初次僧侶著座此度自廊中叅上夂座了有
行香左右相分先是行布施外記史取之行香了僧
侶退出群卿退出日没之間也閑白於不老門外乗
車経右衛門陣前小路出自上東門云〻（叅入給儀如此云〻）
諸卿歩〻（如資偲之者）殿上人ホ歩御車後云〻（太遠太不宜事）
也此度尋常僧ホ叅入是閑白被催出云〻
今朝奉袈裟四条解文劒之又僧前解文奉之（在別可行）
精新也
八日癸未天晴昨日有小除目尋取記之　条供奉
漸昕被任云〻　内蔵権助橘季通　刑了権大輔

丹鶴叢書　二ノ三

源師賢（五位）齋院長官藤定成（兼）山城介惟宗兼任
中宮権大夫為上卿　右兵衛督経成執筆　早
旦佛奉迎之灌之布施手作布一段東宮自一日及
明日有犬死穢候宮帯刀某丸一夜火間上屋上已
了仍為雨穢皆殿命云両人無神事之時依召叅内
但神事日不叅入是例事也而今月神事之月也奉
布施有憚仍我汝及弁ホ同所之人也不可奉布施
也但以此由可觸〻弁也皇太后宮東宮奉布施（各低）
（三条）已了晩景皆殿叅竹宮予候御共及深更御佛自
内裏奉将之即奉仕御装束（先東宮）東右京大夫憲偲卿

自内叅入云〻申時許内灌佛了次中宮次皇后宮叅
入公卿源大納言（師房）按察大納言（信家）小野中納言（兼頼）
侍従中納言（信長）二品中納言（俊家）左兵衛督（経任軽服）左大
弁（経長）宰相中将（能長）侍従宰相（基平）右兵衛督（経成）藤宰相
経季（重服之人近代不久以如何〻）三位中将俊房ホ内事了源大
納言侍従中納言左大弁藤宰相ホ叅女院了自余
皆叅両宮云〻御装束了皆殿予資偲卿叅候御前
法橋慧壽奉仕御導師（先置布施如何）各灌佛了退下即撤
御装束叅皇太后宮奉布施灌佛了退出及子夜
十五日庚寅天晴　今日東宮女二宮御百日也無

丹鶴叢書　二ノ四

指事云〻皆殿権弁叅入予稱勞事不叅入後聞殿
上雖儲饗大夫已下不著只有籠物百捧宮侍臣運
之候御前云〻宮渡御〻息所御方之間資偲卿取
御釼前行云〻皆殿命云東宮無此事御釼前行是
主上御事也就中資偲卿取御釼一切無所據若可
有御釼者宮司可候也太無由緒事也者今日被転
人〻皆殿顕房祐家資宗（已上四位還昇）師基仲房（已上四位）
但（新殿上也）敦家公房（已上五位新殿上）宮亮資仲蒙令旨叅執
柄中案内云〻
十九日甲午天晴　今日齋王御禊日也予稱勞事

不出仕、昇殿御坐狭敷、予候御共、見物斎王申終許
渡給、諸衛前駈
左衛門佐顕憲（口取内府随身公久）（馬関白馬云〻）雑色尉平重清
右衛門佐代刑ア權大甫師賢（口取関白）（随身）尉菔範俊
（検非違使）左兵衛佐俊補　尉　右兵衛佐董仲（口取関白随身）
各雑色十余人或八人、莫不染色、又車皆施風流舎
人皆著紅衣、牛飼童或著紅色　関白参斎院、率諸
卿殿上人亦於洞院東路被見物　右兵衛督経成
同供奉之、雖有過著之制、不能糺弾也、太鳴許也、不
如無令矣、見了帰家、参行事上卿源大納言（師房）宰

二ノ五

御下応有脱文

相基平（無前駈）亦同相列在殿下御共、不留列見之所
太奇怪事也、仍違監殊甚也
廿一日丙申天晴　今日関白依例参行賀茂御社
日也、予車已無其実、留小路觸穢車在彼所之故也
仍可候昇殿御車也、凶人定致謗難歟、不可為苦耳
午刻許昇殿、参入高陽院、行予候御車後、先是上
達了、数多参入、主人出客亭、此後民部卿以下参集
神馬及舞人亦渡南違東行、出門了、主人出中門、此
間政官奉仕御（古例門外有御前云〻）權中弁資仲（上藺左中弁在任國）
（云〻）不上道、少納言清房　外記某（五位大夫外記有妻喪云〻）大夫

又字下応有脱文
又字下脱会或同字乎

史孝信亦云〻、蔵人以已下皆前駈、到下御社之間
諸卿飛車、主人留車、而民部卿源大納言小野納言
左金吾亦早下車、趨到彼御車許、仍下藺車共迷下
馳、造太周章也、先〻諸卿一度下車者也、追従之輩
逐年致非常、中心有憚事故也、拔了主人已下参入
社中了、昇殿自此帰去給、社中事了、主人出、行棄車
予令乗左兵衛督御車、見馬馳了、主人参上社、給予
亦同供奉之、日没之間著上御社、予不著拔所、佇立
馬場屋邊、拔了又給了武衛、予棄帰洛、於途中秉燭
右近将監公近叙爵之後、著五位袍奉仕陪従之列

二ノ六

参入公卿　大納言長家　師房　信家　中納言重頼
（昇殿自下御社帰給）隆國　信長　俊家　経輔　経任　宰相経長　能
長　基平　経成　資綱　三位中将二人（俊房忠家）
廿二日丁酉天晴　今日賀茂祭也　近衛府使左
近少将忠俊、出立自源大納言一条家、件忠俊故良
頼卿之息也、失納言加養子之恩、實者家人云〻、基
房朝臣聟也、一向経營云〻、稱労事不参斎院也、使
所人〻可来訪之由、大納言有消息云〻、至于予者
無此事、有負外之思歟、不為愁耳〻、去夜内竪稱宣
旨来作云、車可遣内侍許者、令奏車不候之由了、近

来作法公家出車遣女房許是古今未聞事也今日
内小舍人来作替殿云車可遣命婦許者即被奉了
内〻命云車是内侍命婦内〻借求者也公家更不
可知食　今無此事就中吾年﨟已長事不可被作
事也今代事言而無益了云〻又以小舍人被作事
奇也
權弁資仲奉仕東宮使日者経營今日出立従此殿
但不被儲客饌也馬副手振閑白殿御随身御馬舎
人及雜色ホ有饗也饌餝馬具ホ皆具了主殿頭義
通自早旦来調備雜事依親〻也又他人〻多来訪

也閑白殿御馬二疋将来一疋者餝馬一疋者引馬
共九御馬也御随身近衛忠国来下﨟也依人有優
労欤右府随身近衛光李是又不優者也楽人也随
身無算用〻云左兵衛督被来坐也未剋許雜事皆具
了餝馬了君鞍者用東宮大夫鞍但多改加風流下
鞍用鏡頸総者新作珠玉連聡種〻餝太義也雲珠
又玉雲珠也多加風流餝之笠用縫笠也馬副六人
手振人雜色十六人（色〻有村濃）依有宣旨也被作雜色
之負〻云車無風流但簾緒用組牛借用大納言信家
牛也一具等引渡遊中未時許参東宮了金吾予同

云下脱云字

乗到狭敷（武衛儲也）所　永慶律師来坐之武衛被儲食也
申終許閑白已下（与右府同乗）方引公卿已下見物行事
上卿源大納言同相従寧相基平獨留列見所〻云是
又奇恠事也斎王渡行内蔵寮使助李通（太不合者云〻而如
欤）渡雜色十人取物ホ云近衛府使忠俊（左少将）餝
了馬口取（右府生下毛野助友同公安内府随身）引馬口取閑白随身左
番長大中臣重武右府随身下毛野公長（已上皆着御物）雜
色十五人（色〻）車施風流（敝）馬寮使左助能成　中
宮使權亮師良雜色十五人云〻皇后宮使大進憲、
房（右衛門權亮口取閑白御随身右府生公武近衛時方第一御随身也已給二人被宮事異他欤二

人取引馬口也）長官右少弁定成（口取閑白随身武常）自余如例但車
及口取装束多施過差已非制法欤見了帰給權弁
経營人〻多相訪云〻
廿五日庚子天晴　今日新斎宮自五条宅於東河
原祓除初入竹大膳職日也前駈ホ先日差定云〻
中宮權大夫経輔奉行之参議前駈右京大夫資経
卿也自下﨟被差作云〻前駈ホ無雜色云〻未剋
許督殿予同乗御坐菔寧相宅（径季小代）其息兵衛佐奉
仕今日前駈為訪其事也閑白殿御馬御随身ホ将
来随身忠国也主人羞小食左兵衛督被坐權弁及

資宗公房未来之食了　皆殿参給東宮予同参入
候御前申承雜事晩景皆殿退出予同退出不見物
也雜色成友自伊与國上道去正月為請遂授物下
遣彼國也
廿七日壬寅天晴　皆殿被参斎院予同参入先是
関白殿下参入彼院日者贄物御坐云々御背間云
云醫家申云可蛭喰者醫師雅忠申云前々斎院令
蛭食給云有先例者関白相遇皆殿難命此由皆殿
令申給云々先例何事候哉從雖無其例令勞彼事尤
可令療治彼也療病之事有何憚哉可令隨醫申給

欲出御汗殿更何事候哉者仍今日令蛭喰彼了云
云午終刻許皆殿退出彼予同退出路次死歟太多
尤可恐々々又病悩相就云々
廿八日癸卯天霽　今日皆殿参内彼可定申奉幣
使之故也昨日以中將隆俊令勅語來作云々予候
御共同参入先被参関白殿々下被参斎院皆殿奉
謁神申雜事也良久主人被参斎院於門中乗車近
来之事也太非常也擬天子欲並頼信家基平卿未
候彼御共云々尤武衛参入予乗皆殿御車参内予
参殿上即退下参陣皆殿御端座召外記令奉文書

及硯未此間尤兵衛皆在陣座予執筆書定文廿一
社也偏被祈時疫也参議使經長經成資通卿未来
月五日可被發遣也予書了奉之了召右少弁師家
被奏至于内覧其後可奉覧被参斎院之故是関白
命也者奏下了後皆殿命云関白殿歸給後可被奉
覧也其後可下給外記也年老不可久候之故也尚
書奉神祇官請奏而皆殿加多称給是大御失也思
食失也可奏之文也文書未被下外記了退出彼予
門退出
今日於陣座書定文之間能長卿来欲著予上奇怪

事也下臈書定文之時同階人雖上臈著下臈下是
例事也至于能長者二位也然者可著納言座末欲
不然者不可著座事也皆殿相示給能長驚歸踏牢
相座著納言座末自壁下可著也共是失錯也人々
側目不覺之甚也
五月四日戊申天晴　自昨日内有犬死穢五日奉
幣事延不由皆殿被申関白殿可尋先例之由被作
仍作外記令勘外記文道勘奉之已有先例云々仍
不可延引宣命未不可奏者今夜戌刻許堀河西猪
阿小路北有燒亡依内裏近人々馳参皆殿参入彼

予心神不例仍不参入以帯刀為使遣向前斎宮内
侍之女兵ア小甫良基之妻近曽去月五日卅煩邪氣死乚仍遣向
已有返事
五日己酉天陰　今日被發遣廿一社奉幣使皆殿
奉行給也偏依疫癘事也内有犬死穢依先例不延
引也使参議左大弁経長已了申障右兵衛督経成右京
大夫資任也皆殿昨日不忌佛事只當日被禁也是
例事也云々　伯耆前司良経息前兵衛佐仲房
昨日死去已了朝間煩脚病又無他病昨景頓死云々
無常之理是世上之事無病戚太悲事也皆殿命云

内有犬死穢之時依先例不被停止宣命草上卿一
人見之不内覧依関白命也又卜串同於八省見之
也者
六日庚戌天晴　人々云女院御悩不軽関白奉幣
前斎日被催院又發遣日被立使々之後又被参院
云々以之知之御悩不軽矣午刻許皆殿被参院予
催御共蔵人左兵衛佐信房為勅使参院但直衣也太奇容
談云有可臨幸御消息也其事只今可被定云々関
白右府内府戸部源亜相及皆殿於南渡殿被議行
幸事関白命云依院御悩急有可臨幸之作左可然

諸上脱仰字装下脱束字乎
常上脱非字乎

幸也但日次不宜為之如何明日以後皆有障及十
日也今日道虚日如何人々被申云行幸事在叡念
更不可有左右也但道虚日事可被向陰陽師也無
其忌者今日臨幸有何事哉仍遣召道平朝臣了関
白且被行雜事召撿非違使作可作道之事召外記
史被諸司供奉事召弁被作御装召又弁被作蔵人
方事云々関白命云有可行常赦之作是又可然事
也右衛門督早被参内可被行此事也自内又有召
欤右府云行幸已後可被行也者金吾被申云赦令
事天下重事也一定已成何廻一時哉為御悩早々

可被行欤関白已下許之皆殿退出給予同退出於
途中相遇別當経成被示可参内之由途路経勞冠
蓋相望太周章也皆殿参内給了参議別當可参入
也
留物許参内馬副以皆殿御随身二人令取口依無其人也借用或人馬也先是
諸卿参集已欲出御云々諸卿群立化徳門下著靴
予経営著靴此後公卿兩三人参内々大臣未参入
皆殿被行赦令事了退出給不可被供奉行幸也依
老也此間臨昏左大将右府已下諸卿列立庭中右大
将参入也有鈴奏闈司先奏其後舁下刀禰即寄御輿乗御

燸殿頗訛歟

間予未退出騎馬前行（自輦路行）自堀河（左衛門陣前）南行従二条大路東折自洞院西大路南行自五条大路西折猪小路南行入自院東門御輿寄東廊東戸前地下即入御了御在所在南渡殿云〻諸卿無座所〻群居無饗院東門平座也鳳輦入御太以軽〻也事出従非常之故歟于時戌刻許歟御座未燸早速還御依危急御坐云〻太以周章也万乗軽忽已在今日歟経初道還御有鈴奏又有名謁事了各〻退出源大納言師房還御之間着浅履奇恠也右太将於途中参候経長卿資仲卿追参入或人云臨幸間仙

能下應脱長字

院重悩給云〻又云公家可被行御祈歟先例有此事云〻而今日無其事云〻如何　参入公卿右大臣　内大臣　大納言師房　信家　中納言兼頼　隆国　信長　俊家　経輔　経任　宰相経長　予能　基平　経成　資仲　三位中将二人俊房　忠家

十日甲寅天霽、今日召使来云可被行復任事可参入者令申障了今日二位中納言俊家行度縁請印事（十人）右京大夫資仲着座行之云被奉女院之度縁云〻

十二日丙辰天晴　召使来云左兵衛督行軒廊御卜事只今可参入者即参入先是武衛参入行軒廊御卜漸下了清書之間談云参議藤宰相経季参入之由外記所申也彼相公重服人也先例小野宮殿重服之間奉行此御卜是例也然而今日事是宇佐宮恠事也猶有他人服者強祗候可無便歟仍所催汝也宇佐宮第三寳殿八風上有死虵可令卜申之由有勅命也先且下給了也者神祇官陰陽寮卜了奉之各卜云疾疫兵革（艮巽坤角）官寮同卜申也依御物忌以宿紙令書先奏聞次可及内覧者即以弁令

奏下給云宇佐宮恠已及度〻所卜已同事也若理運事歟将有他祟歟重可令卜申者以右中弁泰憲令内覧（又弁依御物忌不出也）之次令申給旨云〻即返来云御祈事可尋先例重令卜申可随給者云〻上卿即召云兼親宿祢参進給可奉仕御卜之由退出之後又召道平朝臣給此由了各卜申各奉之理運之上本所依神事違例歟者官寮同趣也奏聞之後又令内覧其後数刻帰来関白在六条院之故也御祈事未可尋先例之由給下了予退出

十六日庚申雨降　督殿命云頭弁経家含関白命

来云非常赦詔文無故殺謀殺之文若書落歟將有
先例歟若落失者命書載如何者令申云先例詔書
字落事是常也後日更加入奏之清慎公被行落施
行〻字後日入之又九条殿被行之時落二ケ字後
日注入之是未例也但此度詔文不載故殺謀殺之
文是尋先例所不載也非落失古昔之例多不載此
文或又載之作内記令勘先例令奉覧其後可隨御
定也者頭弁云径成卿以忠方說所申云〻奇怪事
也末代愚者難先賢之所為太希有事也者今以大
内記廣径可令勘注也者

十七日辛酉天晴　皆殿命云大内記持来詔書未
自天應以來有非常赦卅余度也廿度不載故殺謀
殺就中近來臨時載詔書已不載此文已是施行之
詔也淺學人不得法心加難太以不足言事也者
十八日壬戌天晴　今日小野殿御遠忌也依例皆
殿参給東北院予候御車尻資仲資宗別車相從之
左兵衛督蔭宰相先在寺〻家儲饗〻後入堂講說
了有行香一入不足業貞朝臣（経任卿）所用事了退出行
入礼人皆殿左武衛藤宰相（能長卿）〻〻権弁資仲　資宗公
房未也以弁径家顕家稱障不参入也皆殿参行女

院予同参左武衛又被参入被候開白直廬邊良久
開白出遇行命云此御心地已似邪氣仍自廿日可
被行五壇御修法也如今不覺御悩也小時被行例
講明快大僧都為講師晩景事了退出行右府及金
吾拾遺納言　信長　二品納言　俊家　中宮権大夫　経輔
左兵衛督　左大弁　経長　宰相中将　能長　右兵衛督
径成未参入皆殿命云詔書事大略面申執柄已了
近來臨時格載詔施行已了其詔文不載故殺謀殺
以之可為規摸何況此外詔書非常赦自天應以来
卅余度也廿度不載故殺謀殺今十一度載之此由

具申了又明法博士成道云以不入可為吉也又以
載此文不可為難者也大辟死罪也無輕重免之故
殺謀殺籠此中又八虐中有故殺謀殺仍不注載也
末代淺學之人不得法心恣加謗難太不足言事也
可弾指〻〻者忠方所疑以之径成卿申開白云〻
不覺者未也云〻
廿一日乙丑天晴　皆殿命云以弁書云詔書勘文
今明覧開白命云先例多不載故殺謀殺之文又近
嘉臨時格已不載此文全是明鏡也仍不可載此文
者皆殿命云可載故殺未之事別當径成卿以源大

作字恐可字訛

納言令申殿下云〻太不覺者也以不足言而已
者明法博士成道云不知法心之者致莫涼難是忠
方所為云〻
廿二日丙寅時〻小雨　今日公家於八幡以廿口
僧被行御讀経云〻是宇佐宮有虵死恠之故以殿
上人為勅使云〻近衛司　又有行香云〻
廿八日壬申天晴　近曾西京住人夢稱神人之者
来云吾是唐朝神也無住所流来此國已無所據吾
所到悉以發疫病君若歟祭吾稱作住其所了者可留病
患也但吾表瑞想示汝以其所可為吾社也者件人

又見西京並寺傍有光耀其躰如鈎其光下居此所
云〻此事普告郷里云〻東西京人〻相擧仍向其
作立社屋又諸府人等出損致祭礼隣里郷黨雲集響
應云〻此夢不知誰人為後記之世号今宮云〻
六月四日丁丑天晴　心神殊惱不參東宮姫宮御
惱不同輕重太以不審入夜權弁資仲消息云姫宮
今日晩及夜已給已了云〻早可馳參者皆殿參入
給予依御共不審座參詣御息所方只今出給間云
云權弁云自今朝不覺御坐御身腫張噫氣如例入
日没遂以夜死宮中已觸穢而未已給之由披露出

竹云〻太不便事也日者重煩給早速可出給里第
也大夫不被存此由太不覺事也一宮内同宿人〻
多御坐尤無便宜出損　皆殿以資侶卿被申事由只
今出間也即退出竹權弁云雜官司已在弁官加之
十七日千口御讀経事兼行之過中間可籠候也者
件姫宮去正月降誕給也太無常也予已為官司不
觸穢可無便欤為之如何
五日戊寅天晴　皆殿參竹東宮大夫御許予候御
共大夫在簾中皆殿乍立被奉謁暫之出竹皆殿命
云大夫云姫宮於宮中夜已竹了然而未已竹之前

渡他所竹了由令披露至于穢者慮外相混也以此
由可風聞也供御膳卷御簾如尋常儀以吉可下御
簾也来九日可奴奉姫宮者是木大夫所被談也者
皆殿參竹東宮乍立細緋中門邊藏人経成云宮令
歎息竹無極已不召御膳太以不便事也者又云依
例自今夜供贖物神祇官所供也而此間如何者此
事不可自由先可觸大夫也宮中有穢之時神祇官
於陣外供之下了一人觸穢供奉此事如此之事無
先例欤小時退出竹權弁相洪見先例已無所見仍
權弁參宮令申案内可左右者後日權弁云申大夫

（立字有疑恐有脱文歟）

々々云更不可忌日可令供者仍供了者
九日壬午天晴　東宮姫宮今夜収殺云々以頼聖
佛師奉令畫僧文六降三世明王以紙畫之三（虫損）所入也　即畫
了以三河倶新官符為禄（虫損）而（虫損）三尺觀音藥師各
一躰令畫給為武成也召使來云中宮権大夫行内
文可參入者申終許參内暫之往輔卿參入談云呂
宮造宮使官符可請下也者少納言遅參已及夜景
小時外記奉官符上卿見了立他文多加入早可除
者又云可内覧経數刻外記帰參云閑白坐女院早
不能申達之間（三字虫損）遅引者上卿進御所奏了返

帰復座（三字虫損）　上卿返之召近衛司々々稱唯參進
作云（三字虫損）　去所司立案少納言又奉之返々即（以下四字虫損）
去上予相共退出已及子夜降三世明（三字虫損）
師觀音以頼闍梨開眼供養明王者自今日三ヶ
日可奉供養也
又例供養紙佛良覺稱障不来仍以頼闍梨開眼
十日癸未天晴　參內　不御

春記

永承七年
七月一日天晴　未尅許皆殿（資平卿）參内給予同參入彼
是云　主上勞御事非輕云々捐成雅忠等云大如
梅椒掖其根太深固仍令洟水可吉也審々云灸治
御可吉云々以大竹為樋通水々口太廣無間斷可
冷御云々渡御中宮上御曹司方令加此治給云々
王者有此病是故院御例也太悲事也天下政務皆
以非理天道所咎歟如何申尅許奏事（虫損）打金（民部卿作）

弁職如何　出居已上參上次僧侶主上不聞（虫損）請了
可職事也　如馳也晚景退出參入公卿御云々大納言三人長家
朝座例了　皆殿　中納言五人　経長
起居　俊家　兼頼　信家　宰相五人　長
師房中　基平
信家　今日被始御修法三壇大僧都明
能長　快
三位中將律
行觀
師長秀　又被行御讀經等云々宮中周章放御板　法眼
數等洟水云々
二日雨降　未尅皆殿參内給予同參入々々云閑（頼）
白御傍親人々被候云々洟水御無間斷云々申刻
有例行誦説皆殿為上首（源大納言宿衣候御所云々）（皆）（土）座畢晚
景退出誦説如馳（虫損）見苦事也參入公卿中納言

人（重頼　俊家〔虫損〕　経任）宰相　人（経長　能長　予　基平 / 経成件卿日者用門不出）
（任依召即事也今日始 / 参内被免除勘當云々）
三日天晴　今日内御物忌昨日可籠候之由雖有
其催如予者不籠候云々人々云主上猶㳄御水云
云今日寂勝講結願也右大臣為貫首被籠候云々
四日雨降　午後晴皆殿参内給予同参入關白今
朝白地退出給（二字虫損）人々云主上御獘物昨今有減
氣云々頗縮水口云々中宮權大夫經輔左兵衛督
經任右大辨經長右兵衛督經成未候殿上也此間
重頼卿着直衣通御前經長搞到南殿人々側目雖

戚（虫損）人任意通晝御座古今未聞事也其次能長卿
又如之件兄弟三人當世之凶乱人也天下莫不歎
息京中悪事出自此三人九近来枝葉之權門各相
淩之間尋常人已失處無方相認乱世而已人々云
玉躰猶無増減相成雅忠所申各相異相成猶有恐
色雅忠説非事云々然猶㳄水御不止云々善悪不
可計王者御病太可悲之事政皆不吉天之咎歟如
何晩景皆殿退出給予同退出
六日天霽　予参内　未時　先参關白御宿所經輔卿
經長卿祗候之少時相引参殿上尺々云㳄水御猶

不止云々予退出参東宮乍立相遇宮司晩景退出
七日天晴　今日不参内依病也皆殿参内給晩景
歸坐命云主上御惱如平御醫師未申云至于今不
可有恐時々可冷御者醫師雅忠重服者也仍着赤
衣如此之所忌赤物云々仍着鶴喰之袍可参候之
由被下宣旨云々已如雲上客云々被行千寺御誦
經官方奉之云々今夜忠經如霍乱煩依一説令服
冷水即其病即平愈
八日天晴午後雨降即晴　未時許参内先参關白
御宿所左衛門督隆國左大弁經長右兵衛督經成

祗候殿下卧母屋内云々源大納言師房参候申云
醫師等申云玉躰頗減氣御坐云々㳄水猶不止御
云々左金吾已下相引参候殿上公房来云相成朝
臣申云玉躰更不平御猶令㳄水不可止者去夜終
夜汲水無間断云々大納言師房信家候御所供奉
㳄水之事搆他戚里之者敢不可入御所云々仍枝
葉之群戚皆着直衣候戸外云々右府参候内府日
者痢病不能参候云々
九日天霽　皆殿参内給予同参入被候殿上之上
達部中宮權大夫經輔左兵衛督經任左大弁經長

右兵衛督経成宰相経季等也良久相引參關白御宿所邊（皇后宮御方也）民部卿長家小野納言兼頼着宿衣来加此座先是源大納言着直衣自御所来又參上了暫可居此座也無隄防者也執柄自御前来坐被談誰事命云王躰已以平御相成雖忠所申之趣是同之明日許可被止水治者入夜退出

十一日矢晴　未時許參内候殿上藏人信頼云王躰平御兩醫不候于今不用水治只時〻以蓮葉汁令冷給者隆國経任経季資綱卿等參入良久祗候之殿下今朝退出給云〻參皇后宮御方晩景退出

十二日天晴　參殿參内給雖給日依王躰不豫事也先參上藏人信頼云王躰已無事平御已了至于今不可有恐一昨日止水了時〻以蓮葉汁令冷給

十五日可歸朝干飯御方日者御中宮上御曹司方也者小時參關白御宿所（皇后宮御方）殿下自御前下給左衛門督隆國卿參入小時清談給多是王躰平御之由也即入給御宿所了晩景退出給參皇大后宮予候東宮御方（大宮御物忌也仍不參入）督殿同參入給入夜退出給昨日左武衛談云已諍行昭故隆家卿子也（淡亂）而一日可參御讀経之由被召請云〻中宮權大

夫送行事弁資仲許之書状云行昭本病發動不能參入者以此由申關白云〻關白御返事云無止之人公家被請用尤不當事也大失也返〻恐申之由可注返事者資仲即付了云〻關白被參御前大怒被奏云王躰不預是國家之大事也而見御藥重辞申也又我奉仕公家年老命在旦暮因之殊以忽緒也行昭縦雖不覺之人兄弟中納言所申太不覺也件一族心底稟凶悪故入道相國有所申然而依年月多相隔多沐朝恩也云〻所被奏之詞不可書盡云〻渇意人〻候御前聞之所謂長家師房等也二人半

死云〻件卿是世幸人也關白大被顧之者但誠凶人之弟一也天道之所致歟

十四日天晴　午時許參東宮又參宮御方入夜退出宮侍云内勞御事可訪申也而以資綱卿一日大夫令取案内於關白也不吉之穢了之後可有其惮哉不事返事云王躰已以平御又無答之詞云〻仍不訪申也事〻不請何為哉大夫又不參内云〻御氣色不宜之故歟者

十五日天晴　今日尊堂請慶暹阿闍梨令諍涅槃経（自書給也）限五箇日排寝殿安置釋迦三尊（右仏前繪）其前

安置経奏題名僧四人行増暹誉良覚慶壽布施絹一疋入夜慶暹闍梨来即行講説弁才如流聞者感歎予涙下深結成仏之業也件講経事尊堂御多年之億念也死魁事了闍梨五箇日可住此所也朝夕食之又童子中施大破子一荷是毎日事也　昨日被勧賞醫師二人依治御瘡功云々典薬頭相成叙従四位上本従四位下掃部以雅忠叙従四位下従五位下　有先例入道殿之例也

廿五日天晴　皇曜所修之善今日結願也十箇日

召使来云有奉幣使定小野納言奉之云々申障不参入大赦詔書女院御悩之赦今日持来加署名可被施行

之故也件詔不載故鈫謀鈫之由経成卿所難也然而不被用也

八月二日天晴　神祇少副元範云伊勢内宮正負祢宜等率神人五百余人入京在神祇官立公門可訴祭主永輔云々永輔先年諷神人停止各宮参宮之由神人等愁申依此事度々推問永輔其事未被決引及四箇年之間大赦出来仍會赦由云々而神民愁云依神事有罪之人會赦之者不可供神事者為成此愁相挙参上自一日立公文云々事太以濫吹也彼社祢宜不参上之由是古昔之起請也今誠

破此格参上尤忽諸王法也此事數定申也自始早可被決也而懈怠為今日公家無裁許之失也源大納言得賂遺加用意尤可恐之云々督殿参入關白殿予候之執柄有御對面良久執柄参門給了金吾退出給了命云中納言兼頼悪事執申執柄已了者或人云關白参内給之間神人副御車成愁悔也詞云々

四日天晴　今日寂悪日也督殿参内給為詔書覆奏也其儀在列記事了退出給神人立左衛門陣下可在中戸之外由被仰下云々仍退下云々又被取

申文已了云々權弁取之依右大臣宣云々以官掌令取云々

七日天晴　未魁許参八省古昔例先参門上卿相共参入先是左大弁経長侍従宰相基平参入良久之上卿中納言兼頼卿自内参来未四點立伊勢了次八幡次賀茂経卿長次松尾予次官未参入良佐次平野基平予基平卿出自両中御門予用網代車依道狭也共人右衛門尉忠理雅楽允為忠佐渡前司経成帯刀為兼守方無色孝定日没間参着奉幣神人東帯以祢宜令捧御幣依無次官也奉幣了渡河有舩兼作撿非違使教良到梅津之間雨

脚如注共人三人無笠仍留人家可下人等皆温太
難堪於西院邊亊燭此間雨心成時帰私門心神殊
惱年齒漸傾駈仕難堪件役連〻何為哉身雖無一
分之朝恩只為避素飡之責慇所奉仕也明日可被
定祭主永輔由有其催（伊勢神主慙永輔）
八日天晴　頼範闍梨佛供養事今日結願入寺了
早旦参源大納言家大納言近曾有煩腫物之事予
被問不訪申仍今日所参謝也被相遇被談雜事其
次申周防權守可兼任之由明日直物其次可兼任
事可被申執柄之由也予今年伊与權守得替依有

御下脱供字歟
迅恐迎訛

先例所申也定無許容歟又参右府為訪申去夜近
邊（虫損）也其西基房宅舎代一舎焼了即被相遇被談
雜事只今可参門者予退出申初聟殿参門給予同
候御東二條迅伊与百姓廿人許群立申善状強縁
之交退上歟陣下無人暫右府着陣右衛門督二位
中納言俊家（称病退出）左兵衛督経任右大弁経長予右
兵衛督経成右京大夫資綱亦候陣源大納言可参
入云〻右府云参入公卿數少取執柄氣色可進之者
即以權弁資仲被申了御返事云民部卿長家及兼
頼卿隆國卿可催者即遣催良久返事云皆稱申障〻

丹鶴叢書　三ノ八

大外記貞親被申執申返事云諸卿多参入之日可
定慥可令進者仍今日事延引各〻退出時及昏黒
九日天晴　今日直物云〻此次被任國官國云
〻重日任死國如何〻〻可有忌之由云〻予不奉
給申文兼國事以中將隆俊返事云太以難澁云〻
無恩之代尤道理也
十二日天晴　今日可有伊勢定由云〻未剋許召
使来云今日定依公卿數少又延引者
十四日天晴　未剋許聟殿参門給予同参入陣下
無人小時右府着陣（先是参入御前云〻）候中納言俊家参入

虫損恐五字

談云一日関白被参女院右府同参入給関白命云
右衛門督雖年老勤公事于今無怠其子春宮權大
夫素無勤公事以遁避為宗一切無奉公之心者也
云〻予随堪致勤公之誠是皆諸人之所知也而予
一家未奉五穹仍常有其讒以虚事被責屓也何為
哉無恩無極何可致其志哉又年已老万事無益了
良久大納言師房信家中納言兼頼信長経任参議
経長経成亦参候右府云民部卿被申障又此外人
人皆申障至于今不延引歟云〻即以大外記貞親
朝臣被申関白是人〻散用也御返報云件定度〻

丹鶴叢書　三ノ九

延引至于今早可被定申但左衛門督隆國二位中
納言俊家重可遣召者即被仰云貞親朝臣已了即
被下伊勢神主未申文次第見之至予所伊勢太神
宮禰宜未申祭主永輔已了會赦可随神事之由被
仰下神祇官云々案此事依有罪科所會赦也如此
之輩專不可供神事古事記文已無所見永輔濫行
非常不可申盡早以他人可被改任云々又申大宮
司良任可科祓事又非法不善事云々件事未次第
可申上者經成申云永輔度々被推問已無顯露之
罪如此者已無罪之人也而間非常大赦出来依無

罪何謂會赦哉仍如本從神事可無咎又神人所申
涉任意尤可謂非常云々予申云永輔事依神人愁
度々被尋問被是未决罪科之有无此間赦令忽出
已潤其恩本職是帶仍供奉神事殊可無咎欲但神
人所訴申是尤無心推而難決申一定如此之輩可
供奉神事哉否之由可被問法家欲當社并外記可
注申先例欲又申永輔并法事至于赦前事者不可
訴申欲至于赦後事者據子細可言上欤云々右府(教通公)
按察大(信家卿)納言右衛門(資平卿)督侍從中(信長卿)納言尤兵衛(經任卿)督左大
弁未同之源大(師房卿)納言同經成卿重賴卿申云先日所

奉文書未被下法家可被勘欤云々右府云左大弁
可執筆者左大弁云有勞事不能執筆者右府云予
可下筆者予申云日者煩目病相扶所参入夜之後
弥以難堪仍不耐此役者右府以經成卿令執筆予
所思者經長乍候座申障太無謂執筆之事大弁役
也以異他人早以昇進依如此之事也予已無所據
又非經尚書之人極以無由心底太冷仍所辞申也
經成卿書之間太以不覺迷首尾世稱賢才實是不
弁帝帰欤經數刻取目録右府云今夜不可清書者
次定申大宮司良任事良任者去年九月令延引御

共疑祟字或缺乎

祭事依其事彼宮小番神人未可科祓至于良任者
進過状了又被免除了而神人未申云延御祭事良
任之咎也小番神民小事不可科祓若同科祓者良
任供可科也又件良任殊行苛法爲神宮致悪事早
可被解任者一同定申云事已在赦前不可被免除
欤至于中祓者不可會赦欤被問法家可有左右僅
又取目録已了子夜各々分散見氣色源大納言似
被用意祭主太愚事也僉議間自共指既宮間有鳴
鏑音右府驚云此鳴鏑音太高如何滿座不聞此音
欤予獨聞之尤可恐之

十六日天陰不雨入夜月明　未刻許呂使来云今日中宮権大夫經輔卿可定申齋宮御禊前駈可参入他宰相申障者令申可参入之由耳
申時許参内經成卿参入云依催参入而有可沙汰事為之如何予云早可退出予所候也小時經輔卿参入直着外座（不知案内也先可着奥座臨事着外座是例事也一上卿直着外座也）談云日者不嚴行先日蒙執柄勘當其後又有所煩也心神猶惱相扶所参入也者呂外記令奉文書又令進硯云先可書御前人〻者随彼定書之齋女王御前云〻上達部四人（大納言能信　中納言経任　宰相基平　経成　能信者）

（不出仕及年序而依執柄命定入者是経輔卿所云也）四位四人（師成　朝棟）（祐家　経信）五位二人（経行右衛門佐　顕總左衛門佐）已上書官僅散位人者散位從四位下如此書之依先例也次書次司除目以折堺白帋書之太政官謹奏已是除目也式部甫並録未也兵部又如此一帋書之卿云是已除目也可下式部欤而給外記云〻又此事未在別記日次事被定之間已及子夜事了又依催着駒牽各給馬了退出其儀同在別記心神殊惱
十八日天晴　今日於鷹司殿有講説事関白已下可参入給云〻未刻許督殿参入給予同参入脩後

相廂字残缺乎

守良貞貢進之家也（在東洞院東大家也）先是関白右府参入上達部殿上人皆着直衣有饗饌参入〻民部卿長家拾遺中納言信長左大弁經長右兵衛督経成三位中将俊房未也自余人〻皆或喫完或服蒜食了相引着堂前座東對南唐廂也東上北面執柄為首母屋南一間安置佛經五寸許白檀普賢一躰安蒔繪机上基上立佛供机其南立經机（入筥甲　有花足）其前立礼盤一脚（有磬）南廂數高麗端疊二枚一日有二座無論議只講師一人説經也給僧装束云〻（褻装束也）権僧正源泉着座（自寝殿東方参入）講説了退帰間給布施（尤中）

（将定房取之　五十疋欤）事燭後督殿退出予同退出夕座僧正真範云〻
十九日天晴　未刻許参鷹司殿関白已下参入如昨日無饗但左兵衛督經任卿参入朝座天台座主源心（太導）事了給布施（殿上人取之）夕座大僧都明快入夜事了（有布施）退出
廿日天晴　寅尅許権弁消息云今夜東宮御在所有小火事即撲消了只今可参入者乍驚与弁同車参宮寅四點許也参御前仰云北相障子中間置疊三四枚云〻其所懸燈爐金火走落云〻疊三枚燃

枚上應有脱字
此天之間應有誤脱

了間非蔵人源政成候上宿伐撲滅已了又障子枚
燃了希有不燒巳也若此天叅入至暹明入〻叅入
源大納言師房左大弁經長叅入辰尅許退出申刻
許𧿹叅給東宮予同叅入此間雨脚如注伺雨隙叅
鷹司朝座中間也忠命法橋奉仕之人取置座上有布施殿上及
東燭夕座法橋定聖良久事了給布施事了退出此
間小雨
廿一日天陰不雨　午尅許𧿹殿叅給鷹司予同叅
入関白右府叅入上達部如例朝座大僧都慶範夕
座少僧都桓舜入夜事了退出権弁云伊勢定文昨

阿恐闍誤
終日大雨四字如何
応衍文

日被蟲損了源大納言弁経成卿所定申不被用例諸
卿多同申之趣被下法家已了者
廿二日天陰午後大雨　未尅許叅鷹司殿右府被
候此後関白叅入給有饗戸部已下叅入如昨日食
了着堂前朝座阿闍梨済算此間甚雨如注事燭事
了夕座阿闍梨慶暹弁説太尊満座阿喜事了退已
及夜景
廿五日天陰入夜雨降終日大雨　今日李御讀経
始也午剋許𧿹殿叅内給予同叅入左大弁祗候之
予叅皇后宮御方又還陣上﨟不可叅入云　〻以弁

作事由於𧿹殿〻〻着外座召外記被問諸司事又
召弁被問僧事即定御前僧左大弁書之作在座以
蔵人被奏　行事弁定成［ ］了也即被下給了次
蟲損全相引叅上左兵衛𧿹經任右京大夫資𧙃候南
殿出居叅上次諸卿叅着御前座着殿右衛門督隆
國左大弁経長予侍従宰相基平右兵衛督經成未
也事了有行香殿上人二入相加之入夜事了退出
此間雨降
廿六日大雨如注終日不止　召使云今日國忌分
配藤宰相依忌月不叅入他宰相皆有障右京大夫

資𧙃昨日被申可着行而今朝叅宇治已了右大弁
如此者予云猶可催他宰相猶有障可着也只今有
勞事之故也其後召使不来以下人令案門別當経
成卿着行了云〻也可忌當月也経成者斎宮御前　終夜雨降
廿七日雨降　今日有御論議云〻内府有召叅
入着直衣入火徳門通而殿叅御前作候カ簾中評定論
議云〻　又源大納言同有召叅入同候御在所云
件兩人日者服藤蚕未不供奉佛事而御論議之間
候佛後定論議奇恠事也主上遣召已非明主之心
歟又叅入之人太以非常也後聞㧾柄腹立給云〻

無〻乱如何為哉
廿八日天晴　今日御讀經終也其儀在別記皆殿
參給予候御共事燭事了退出　今日眞範僧正參
入皆殿申云長谷寺已以燒亡了只今自彼寺告来
嶺範彼寺別當也今有此事大悲古昔燒亡云不能
取出只取出御頭十一面也作継御身燒亡之後百餘年
云〻靈驗所第一也末法之寂年有此事可恐之但
佛取出事無一定云〻
九月六日天陰小雨間降　前少將資宗云以弁經
家云先年於禁中有哥合事左右各發願而其事已

倏恐作訛

以持也然而可遂其願也右方人〻可參住吉也者
人〻饗應出立事無術計為之如何者又云彼時不
昇殿人近日在雲上至于件人〻可然之人可擇招
云〻
七日天晴　今日山科寺別當眞範僧正奉昇殿之
書云長谷寺事拜見渡難拆候前度燒亡只御面一
術〻以彼塔佛身造立此度左邊忿怒相一面右邊自
牙相一面頂上佛西一西合三面残御足人不奉取
出灰中所存給也皆金色也為火不損侍未法事希
有事侍燒亡以後遠近人參詣如雲某宿報可恥申

主恐王訛

年老頽羅遇於此罪定惜身無處不日堂一欲建立
瀏心云〻此書昨日書也
或說云此寺有本寺号長谷寺至于此觀音堂号豊
山寺養老五年長谷寺僧道明亦建立大仏師警文
會云〻其後天慶七年正月日夜燒亡只取出御頭
一云〻其度燒亡諸廊堂塔皆悉燒亡只二王堂一
宇残云〻此間本所傍候假屋安置御頭三面皆金
帷帳人不能見之云〻衆人參入奉御燈明云〻件
火自若狭國參入下人曉食間火燒苐其撲滅已了
云〻而風忽吹上小焔付僧房其火付廊仍參御堂

之人已以不通御堂燒亡之間桐擣取出御頭云〻
廿八日天晴　今日齋宮入給野宮日也有御禊行事
中宮權大夫經輔　弁師家　先日有定　巳時許行經午許訪出立
事今日忽奉仕御前也權弁資仲顯家經宗亦在之
家主着食小時退出申尅許皆殿見物給予候御車
齋主出自大膳職經東大宮北行自一条大路東行
御河原云〻　御前　有馬副口雜色卅人　取大納言信家　初発定能
信卿依不出化改定云〻　中納言經任　有馬副帶平胡籙　隨身蠻　宰相基平
馬副又有雜色自倚行之　經成　可雜色亦右不　自余四位亦無雜色
見了歸家

春記裏文書

可畫
作物將時令可被仰也哉可
之也仍如之謹啓候
後五月五日　無可權大輔時信奉
謹上　勘解由殿

御塔内ニ佛像不可作只蓮
座作花可作花也可之中作
數并蓋座不並緣作但如茵緣之
令並緣繪を能〔欠〕可作御也七
輪ニは不可書梵字作座并跑座之中于以致
并作浅黄觀蓋作障泥ニ座七又裏ハ寛信之
配作之不配ハ無輪擬作又有數壇ニ遂于頭若
候之恐々謹言
後五月六日　寛信請文

御塔雜事
蓮花臺　可令書繪様給
地盤　霞鉾　寶珠　張網
已上可指示給候
以前事未委可〔欠〕中給者候
御氣色之上啓如件
後五月七日　無可權大輔時信奉
謹上　勘解由殿

蓮花臺
大略繪様進上之外佛座不見作寸法ハ可
之外御塔繪臺上可被居物候也
地盤　霞鉾　寶珠　張網
已上皆如常塔可候之恐々謹言
後五月七日　寛信請文
彼天蓋ニハ四面羅網不可作被見申之繪様ニ不
見候也ハ九流幡ハ臺を半分ニ皆以濃黄色作
半分ノ緣ハ只周邊ニテ可作欤又如例幡可被掛

御願依不定上給之候
謹言　五月九日　　兵部権大輔時信上
了勧修寺僧都御房
宝幢百八拾秘し了ぬ之を撰定給者候
御衆之上給之候
六月十八日　　権中納言顕頼
了勧修寺僧都御房
院宣如此候

去夜御修法極大事ニ候之由候也恐々謹言
顕頼下奉午候之處也
顕頼
如法尊勝法来月　被調物具之間
十七日延引候貴路草了尋候也可被作
寛信許着候　御衆之上給之候
六月廿一日　　兵部権大輔時信奉
追上　此中納言在

貴路草事被承候了天仁御修法之取高野
御所手候之着了後了也云候寛信恐々
六月廿一日　　寛信上
彼御塔四面扉頭云其作細工存御本圖繪
八大尊像候了仍採可被旦可閑食了細
仍依　御気之執啓如件
六月廿五日　　兵部権大輔時信奉
謹上　勧修寺僧都御房

御塔扉被圖八大尊之繪候也以此之由
可令遂此旨所請如件
六月廿五日　　前少僧都寛信請文
御乳母飄　銀提一口
謹請
作事
右如法尊勝法令勤修御衆宗以為宗可被修御
御方精誠無極候祈如作法某廿日於法勝寺

了ゝ節仕御祈禱候又毎日不闕奉祈仕候縁
我精誠了令祈念悉地成就之由候宜又便人
候〃必候事了ゝて上候琳賢誠恐謹言
六月廿三日　　御琳賢請文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事
合
一　蘇　蜜　名香 白檀
一　五寶　金　銀　瑠璃 青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腦　欝金　白檀　麝香　沈香
五藥　赤箭　人參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稲穀　大麥　小麥　大豆　胡麻
一　毎日護摩料
黒沈香　白檀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门冬　訶梨勒　人參　桂心　伏苓　骨路

草 无件草者代用古樓草或用稻木
一　月十五日護摩料
沈　白檀　紫檀　薫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霍香　零陵香　乳頭香　龍
腦　荳蔻　白芥子
蘇　蜜 已上二種和香料　乳　酪
一　敷曼荼羅一鋪 方六尺繪仏師可令畫
多寶塔一基　子細注申先了
天蓋一面　空色
幡九流　浅黄色

一流 長三丈　八流 長各八尺
一　壇二面　脇机四前　燈臺八本
礼盤二脚 在各半疊　壇敷布二端 已上大壇護摩壇料
爐桶一口　大幕一帖
一　壇供米十六斛　御明油一斗五升 已上両壇料
雜穀塩合七斗
阿闍梨　伴僧　承仕二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 黄色
自餘供所雜具等如常

右注進如件

保延六　五　廿三

久安三年十月十日行事大法師信算

阿闍梨前少僧都法眼和尚位

尊勝御修法所

奉供

大壇供六十三箇度

護摩供六十三箇度

諸神供九箇度

奉念

佛眼真言五万二千遍

大日真言六千三百遍

普賢延命真言六千三百遍

尊勝陀羅尼五万二千遍

同小咒六万三千遍

白傘蓋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最勝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先聚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勝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廣生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无邊音聲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發生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不動真言六千三百遍

降三世真言六千三百遍

一字金輪真言卜二万五千遍

右奉為　禅定仙院御息災安穩增長寶壽

御願円満始自六月十二日至于今日并三七

箇日夜之間率十二口伴侶殊致精誠奉修如

右

康治二年七月三日阿闍梨權大僧都法眼和尚位寬信

骨路草事

五仏頂經第五云 菩提流支譯 又法以骨路草寸截和

藥一咒一燒滿一洛叉則轉正業福命延壽云々

一字頂輪王經五云 不空、 又燒屈屢草護广令得

增壽云々

護摩儀軌云若欲延命燒屈蔞草云々

金剛壽命念誦法云次以一器盛滿融蘇以骨屢草

青者一莖搵蘇誦金剛壽命陀羅尼一遍擲於火中

乃至一百八茎或一千八十茎ロ若能於三長齋月
或自本生日作是供養能除災難増益壽命國土安
泰无諸災疫風雨以時一切聖擁護其人云〻
金剛童子儀軌中云又取骨婁草嫩苗榅蕿護广一
千八遍一返擲火中即得一切災難悉皆殄滅及増
壽命云〻
金剛頂義訣云若欲長命以甘美木及倶盧草和蕿
及菓子亦以左手執金剛捧即右手焼之云〻
不動立即儀軌云又除大死法以骨遮草榅蕿乳蜜
護广滿一十万返能除大死難所謂國人民疾疫

行夭折故名大死難云〻
底哩三昧耶法云又法元勾盧草和蕿乳蜜加持汲
火中焼滿十万返能除大疫病云〻
陁羅尼集経十云又法若欲得錢財者七日之中日
日元古淄草（一本云漏草）茎長六指一千八咒一〻
火焼并咒者即得錢財云〻
已上本文云骨路草云歴草云屋蔞草云句盧
草云古淄草三藏前後詞雖異皆是同草也
安祥秘要記云歴蔞草唯在天竺自唐吾朝都无其
代用活蔞草耳云〻増蓮長宴濟延亦記引之

活嚕草　此三宮抄下云〻〻謂爲依茎云〻
倭名云括樓重名菟云〻〻一名倭舩（圭姑二音和名加良須宇利）
六種護广記云延命法ロ相益物歴蔞草（波布ロ良云〻）
此三胎抄中云若欲延命焼歴屡草（波比紫也云〻）
同下云歴屡草者其根遠行草也（倭云伊知之波云〻）
同[金]抄下云倶婁草禅林別記云〻皮乃奈万哉云〻
同胎抄下云屋屡草者此間當擬遊草（高大夫記　覺超僧都記同之）
花藏院抄上云　濟延　後僧正傳云屋屡草者ロ築垣
上岸亦蕩延也云〻
又云有記云延命草（骨蔞草於保之皮和名馬都奈支或以知之八或八ヒ之八或

之八乃根也云〻）
已上諸師尺骨路草或云唐和無之代用活嚕
草或云擬遊草可考又コアロナキ草（件草見在築垣）
上亦又云之皮ノ根云〻　近代自他宗多云芝草
仁海僧正勘文云骨路草者似爲依但有深山者也
其實黄色味美也下人食之無害以根為仙藥件
草匠得故或用爲依　号括樓草　或用甘松香或用
牛膝草云〻
範俊僧正天仁元年公家御祈勤修如法尊勝
御修法（國王延祈之法）壽件支度出骨路草即付假名

云ゝり子云ゝ所遣ㇾ高野山也寛ㇳ去ゝ年
一院御祈奉仕件法又遣ㇾ高野件草彼山多
ゝ也
大觀證類本草才八云骨路交味辛平無毒主上氣
浮腫水氣嘔逆婦人崩中餘血癥瘕殺三蟲生崑
崙國苗似凌𠀤　肖藤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二
名乳藤云ゝ
此文要須也若ㇿり子欲而稚尋醫家并儒家
不知和名尚可考習事

　　　　　　　　　　　　權大僧都寛
宇治左大臣記
昨日所注賜之勘文二通乍悦拜見非門才之身尋
申大事猶多甚恐悦及外聞乎不可披露之由皆以
存知深可秘蔵者也
抑面前可申承事其數仍間可令參啓之由且恐悦
千万ゝゝ不具謹言
　　　　　　　　　在
　　　　　　　　　判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事
合
多寶塔一基 可被造據異常賜土 迸可令營造云ゝ
天蓋 有可被畫繪像等 方七尺
敷物可𠃵新黃色絹八尋 方六尺五寸
天蓋敷曼荼羅等賜佛師可令畫繪之
幡九流之中 一流長三丈淺黃色 八流長各八尺淺黃色
蘋　蜜　名香
五寶
　金　銀　瑠璃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腦　欝金　白檀　麝香　沉香
五藥
　赤箭　人參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稻穀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每日護摩料
黒沉香 燒香料　白檀香 塗香料
乳木 骨路草 件草無者代用古路草或又用栢木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門冬　訶梨勒
人參　桂心　伏苓
每月十五日護摩料
沉　白檀　紫檀　煎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藿香　苓陵香　乳頭香 代用煎香
龍脳　豆蔲　白芥子　蘇 和香料　蜜 和香料
乳 燒供料　酪 燒供料
壇供八木十二石　御明油一斗五升
雜穀塩合七斗
壇敷布二端

阿闍梨一口　伴僧八口　兼仕二人
驅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 黄色
右注進如件
月　日　行事大法師
阿闍梨權大僧都法眼和尚位
注進
五寶五藥五香五穀事

一五寶
建立護摩儀軌云謂金銀真珠瑟〻頗梨寶
瑟〻 代用商法螺貝　頗梨 梵語也 此云水精
蘇悉地経云五寶謂金銀真珠螺貝赤珠代用琥
珀
一五藥
法花儀軌云赤箭 和名於介乃加良　人參 和名加乃尓介久左
伏苓 和名末都保都　石菖蒲　天門冬 和名須万呂久左
一五穀
護广儀軌云稲穀　大小麦　菉豆 似豆青细

胡麻
瞿醯経云　胡麻　小豆
大麦　小麦　稲穀
已上通用
一五寶　金銀　瑠璃　真珠　琥珀 近代多用此五種
一息災香藥
五香　沈水　白檀　龍脳　薫陸　白膠香
五藥　人參　黄精根　甘草　遠志　白朮
一増益香藥
五香　白檀　欝金　蘇合　丁子　青木香

五藥　哥梨勒　桂心　地黃　苟花　天門冬

一敬愛香藥

五香　沉　白檀　龍腦　薰陸　麝香

五藥　牛黃　人參　遠志　檳榔子　伏苓

一調伏香藥

五香　黑沉水　丁子　麝香　安息　甲香

五藥　鬼臼　巴豆　昌蒲　鬼箭　附子

一尊勝御修法香藥

沉 燒香新　白檀 塗香新

天門冬　訶梨勒　桂心　地黃　苟把

若无件藥等者以人參　遠志　黃精根

石昌蒲　檳榔子　伏苓　甘草等相替可足五

種矣

一每月十五日護摩新

沉　白檀　紫檀　薫香　安息　丁子　薰陸

甘松　霍香　苓陵香　乳頭香　龍腦香

荳蔲　白芥子

右注進如件

嘉兼二年十月廿日　法印大僧都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

合

蘓　蜜　名香 白檀

五寶　金銀　瑠璃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腦　欝金　白檀　麝香　沉香

五藥　赤箭　人參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稲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護摩新

沉香 燒香新　白檀香 塗香新

乳木胄路草　或代用栢木

安息　薰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門冬

訶利勒　人參　桂心　伏苓

天蓋 空色　幡九流 之中一流長三丈浅黄色 八流長各七尺浅黄色

數曼荼羅一鋪

多寶塔一基 但九輪畫尊勝陀羅尼重新銅薄之 輪一百八枚數日給之可畫進又給 佃工委可作

壇供能米廿一石 之内大壇七石護广壇七石十二 天壇三石五斗雜器新三石五斗

御明油二斗五升 三壇新

大壇一面　護摩壇一面 在爐桶

十二天壇一面　脇机五前

燈臺十本　　礼盤二脚
半疊五枚　　壇敷布三端
大幭一帖　　閼伽桶三口 在抄
足桶二口 在抄　　長櫃三合
阿闍梨　　伴僧八口　　行事一人
兼仕三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浅黄色
右注進如件
仁平三年閏十二月二日行事大法師
阿闍梨権大僧都法眼和尚位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事
合
蘓　蜜　名香 白檀
五寶　金　銀　瑠璃 青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脳　欝金　白檀　麝香　沉香
五藥　赤箭　人参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稲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一　毎日護广斷
黒沉香 焼香斷　白檀 塗香斷

乳木　骨路草件草无ハ代用舌樓草或又代用栢
木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門冬
訶梨勒　人参　桂心　伏苓
一　毎月十五日護广斷
沉　白檀　紫檀　浅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霍香　苓陵香
乳頭香　龍脳　荳蔲　白芥子　蘓 和香斷
蜜 和香斷　乳 焼供斷　酪 焼供斷
一　天蓋 空色　幡九流 之中一流長三丈 八流長各八尺　浅黄色 浅黄色

敷曼荼羅一鋪 方六尺　給佛師可令畫也
多寶塔一基
一　壇供米十二石　御明油一斗五升
雜穀塩合七斗　壇敷布二端
阿闍梨一口　伴僧八口　兼仕二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黄色
右注進如件
天仁二年　月　日小野権僧正範支度

已上親長日記亦院宣之趣随見及書
写之為後代者可備亀鏡者歟
勝覧

右春記三巻原本春宮大夫資房卿自筆也

丹鶴城蔵梓

京都三条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阪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鍛冶橋五郎兵衛町
中屋徳兵衛

賣弘所
三都書肆

藤原兼實 著

玉葉

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東京國書刊行會鉛排本

據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
東京國書刊行會鉛排本影印

同書巻四十　寿永三年五月



玉葉巻一　九条家蔵古鈔本影印

可任大臣之兼宣旨 [illegible] 日也
候殿下御下 [illegible] 今日賞御上表事 [illegible]
作者式部大輔永範朝臣 清書 [illegible]
伊行 使頭中将定通朝臣 参入云々

同書巻四十　寿永三年正月

十五日己巳 天晴 早旦人告云 [illegible]
[illegible] 義仲 [illegible] 可 [illegible] 不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日庚午 雨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日辛未 朝間天陰 午後属晴
[illegible]
十八日壬申
十九日癸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條家譜）

忠通三男

後法性寺又月輪

兼實 母太皇太后宮大進藤原仲光女號加賀局

久安五年己巳　誕生

保元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正五位下 十歳

同日　元服聽禁色昇殿

同年三月十三日　左權少將

同年四月二日　轉權中將 超左少將藤原成親以下左右近衛大將九人御幸宇治賞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　從四位下 （宇治行幸賞イ）

平治元年正月三日　從四位上 朝覲行幸賞十一歳超左中將藤忠親以下

同月廿九日　兼播磨介

同年四月六日　正四位下 臨時

永暦元年二月廿八（三イ）日　從三位 中將如元十二（三イ）歳超位次上臈次將藏人頭中將信能右中將實國實房等

同年六月二十日　正三位 超敍三位隆季季行等

同年八月十一日　權中納言 十二歳位次上臈參議藤原光忠同公保等不任之

同月十四日　更左權中將

同年十月十一日　從二位 十二（三イ）歳行幸院（東三條第）本家賞超位次上臈中納言五人

應保元年八月十九日　兼右近衛大將 十三（四イ）歳京官除目次于時右大臣松殿爲左大將兄弟相並例也

同年九月十三日　權大納言 十三（四イ）歳元中納言一

同月十五日　被宣下大將如故之由

同二年正月十日　正二位 十四（五イ）歳行幸院日家賞

同年二月十九日　中宮大夫

長寛二年二月十九日　服解 父公御事

同年三月二十九日　復任

同年閏十月廿三日　内大臣 十六（七イ）歳去十七日兼宣旨但無[illegible][illegible]事于時大納言藤原忠雅源雅通等爲位次上臈

同月二十六日　被宣下大將如元之由

仁安元年八月十七（廿イ）日　轉左近衛大將 十八（九イ）歳

同年十月十日　皇太子傅

同月二十（廿一イ）日　辭大將

同月二十一日　賜左右近衛番長各一人近衛各三人爲隨身又聽帶劍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　右大臣 十八（九イ）歳同日經宗轉左大臣清盛任内大臣

同月十四日　皇太子傅如元

同二年二月十一日　右大臣内大臣宣任官次令列之由被宣下同日清盛任太政大臣替忠雅任内大臣忠雅爲本位上臈之故也

同三年二月十九日　停傅依疎詐也
同年八月十日　右大臣内大臣宣任官次令列之由被宣下同日忠雅任太政大臣替雅通任内大臣故也
承安四年正月七日　從一位 廿六(七イ)歲 大臣勞
安元三年五月廿三日 五イ　爲橘氏是定 此一族爲是定事見仰記 六月五日 廿九歲 三十イ
文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被下内覽宣旨 卅七歲 八イ
同二年三月十二日　爲攝政并氏長者 卅八歲 九イ
同月十六日　宣列左大臣上之由宣下
同日　賜隨身聽牛車
同年十月十七日　上表辭右大臣 同月廿八日右大將兼實任内大臣 廿日イ
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任太政大臣 四十一(三イ)歲 去六日被宣旨勅使權大納言兼經是寬治天永例也 同日拜賀有大饗
建久元年四月十九日　上表太政大臣 第三度表使右中將忠親朝臣
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改攝政爲關白萬機准攝政儀 四十三歲 于時帝十二歲後鳥羽
同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停關白 四十八歲 閏イ 九イ 上表無之
建仁二年正月廿八日　出家 五十四歲 五イ 法名圓證
承元元年四月五日　薨 五十九歲
大臣勞二十三年 内二年 右廿年 太政一年 攝關十年 攝五年 關五年

玉葉第一

例言

一、玉葉は、藤原兼實公の著錄せる所にして、一に玉海と曰ふ、公勳戚の家に生れ、英資を以て、攝籙の位に陞り、源平爭亂の餘を承け、源頼朝と東西相呼應し、朝政輔佐の任に當られたり、故に其の記する所、長寬二年より正治二年に至る三十餘年の間、朝章典禮、時世の隆替、公武の事態より、以て天時地理人情風俗の細故に至るまで、率ね目睹越歷する所に係り、時勢を直寫して、又隱諱する所なし、史林は以て眞を此書に徵すべく、有職古典を攷ふる者、亦以て典型を之に探るべし、誠に記錄の上乘と謂ふべきなり、

一、此の書は、世に傳本數種あり、皆名づけて玉海と曰ふ、桃華蘂葉を按ずるに、當家相傳正記事の條に、玉葉八合月輪禪閤(兼實)自筆

記、初寫本也、二條家相傳寫本號玉海、殿御記一合後京極攝政(良經)自筆御記、玉葉七合光明峯寺禪閤(道家)自筆記、以上三代記眞本、圓明寺殿(一條實經)爲三家嫡流而相傳給者也、とあり、三内口訣には、攝家淸華事の條に、近衞は系圖之面雖爲宗領、名記無之、九條は雖爲庶流、峯關白、月輪禪閤、後京極攝政之御記、是ヲ三代ノ正記ト號メ、爲天下之鏡、と云へり、又九條公爵所藏の古鈔本第六卷奧書に、右承安二年、此一帙墨付百參拾貳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爲予三男、任懇望聽繕寫、仍以陶化家古本彼卿被臨摹之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是也、自爾以來、爲後昆之模範、累代無讓他家、吾後者祕握而可貯深奧者也、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蟲拂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と記せり、又伴直方の家記書目備考に、俊明云、此記は源平の頃に當る、九條殿にては玉葉といひ、二條殿にては玉海といふよ

し聞及べり、（下略名物考）と云ひ、秉燭譚には、玉海ハ流布ノ本五十卷、後ノ法性寺（又號月輪）、關白兼實公ノ記ストコロ、初ハ玉葉ト名ヅク、法性寺關白忠通公ノ記ヲ玉林ト名ヅクルニヨリテナルベシ、其後、後福光園院關白良基公新寫有リテ、玉海ト改ムとあり、群書一覽の說亦之に同じ、玉葉の原名たること、固より疑ふべからず、

一、本書原本八合、其卷數を詳にせず、今九條家に傳存する所の古鈔本は、合卷して五十本となせり、二條家傳本の玉海は、二百廿冊目錄十冊、祕閣本は六十八冊、東京大學圖書館本、帝國圖書館本、柳原伯爵藏本、或は六十八冊、九十一冊、五十冊にして、互に卷數の異同あり、二條家は、承應萬治（自火）天明寛政（自火）年中、四たび祝融の災に罹りて、今出川寺町西常盤井の第宅燬け、舊記多く亡びたり、今傳ふる所の玉海は、寛政中幕府の寫送本に係り、題署して日次記と曰ふ、以上の數本、之を坊間の流布本に比ぶるに、較、精本と稱すべ

し、然れども書寫傳承して、眞を去ること愈〻遠く、誤脫訛謬からざるを以て、斯學專攻の者にあらざれば、容易に釋讀することを得ず、九條家古鈔本は、行草體を以て書記し、字畫鮮明にして、頗る原書の面目を存するものに似たり、祕閣本之に據りて校訂し、舊訛稍〻明かなるを得たり、然れども未だ誤謬あるを免れず、本會が哲學書院の校本を得て、更に訂釐せるもの、幾ど完本と稱すべきか、

一、本書は曩に哲學書院に於て出版を謀り、帝國大學の允可を得て、閣本の繕寫成り、前田家本其他の異本に據りて、廣池千九郎氏等數名校正の任に當り、栗田寛、小杉榲邨、井上賴圀の諸大家之を校閱せり、館主更に山田安榮氏を价して、九條家に請ひ、其の古鈔本の對讎を許されたるを以て、山田氏再訂修删を加へ、印刷の緒を啓きしが、事故ありて其の工を中止せり、今回本會に於て其の事業の中止を惜み、哲學書院の稿本を購ひて、更に印刷に付す、此

の書卽ち是れなり、

一、建久別記、建久元年十二月廿六日記流布本玉海に附冊とせるも、九條家古鈔本中には存錄せず、或は云ふ、月輪禪閤の眞記にあらずと、今姑く本篇に附載して、覽るものゝ取捨を俟つ、又別記中に、三中記の建久八年四月廿二日、正治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建仁元年正月廿三日朝覲行幸の記事を引載せるも、蓋し後人の附收せる所ならん、今採らず、

一、閣本玉海に首卷と題して、目錄一卷あれども、完全なるものにあらざれば、今採らず、

一、九條家古鈔本、往々蟲蝕脫行缺丁あり、今「　」を加へて之を畫し、補塡するに玉海を以てせり、又（　）を施せるは註間の細註、又宛充辨等之也の字の類、古鈔本草筆省畫せるもの、一に玉海に從ひて普通の字を用ひたり、又儀議在有許計小少エへの如き、古記錄文

書往々通用せるものは、原本に從ひて、敢て改訂せず、其の他字句の異同には(。)或はィ或はヵ等を施して、一々之を分別せり、

一、玉葉古鈔本影寫、兼實公略譜、並に附收して、覽者に便す、公の肖像は、本册刊布期あり、印工未だ竣を告げざるを以て、第二若くば第三册に揭載すべき事とせり、

一、本書刊行につき、最初よりの關係上、山田安榮氏を煩したること頗る多し、九條家に對する事及び原稿の訂正は勿論、例言の如きも、殆ど同氏の起案にかゝる、玆に一言して其の勞を謝す、

明治三十九年紀元節

國書刊行會識

玉葉第一目録

玉葉第一目錄終

玉葉　卷第一

自長寛二年閏十月
仁安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仁安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長寛二年

閏十月

十七日、戊戌、天晴、此日、權大納言經宗卿、並下官、奉可任大臣之兼宣旨、（權大納言任右大臣、余任內大臣、）下官自昨日候殿下御所、（高倉殿、）今日有御上表事、（爲令補余也、）作者式部大輔永範朝臣、淸書宮內少輔伊行、使頭中將家通朝臣、參入公卿源中納言定房卿、中御門宰相宗家卿、右大辨雅頼等也、今日、殿下御直衣也、重服人上表事、依先例不詳、每事省略、事了、申刻許、向六角東洞院亭、戌刻、內豎來召、文章博士長光朝臣申之、答承畢之由、權大納言退出之後參內、（先例、式同時承之、式前後承之、申殿下之處前後可承之、仍尋問、欲退出所參內也、）前駈八人、（五位六人、六位二人、）扈從公卿宗家雅頼等卿也、殿上人左少將定能、少納言頼信、侍從俊定等也、下自中門廊、（定能獻沓、）於門外乘車、依公卿來也、即參內、入自右衛門陣、（押小路內裏西面、仗座在西也、）著右仗奥座、即藏人頭左中辨親範朝臣來仰云、可成給內大臣、日時可擇申者、余目之、頭辨退歸、次余經本道退出歸家、不改裝束在客亭、長光朝臣持來可作始宿申節并文杖等日時、（入筥、）余見了返給、長光取之退下、此間、宗家卿在座、抑、今夜雖可定大饗雜事、重服之身、任大臣日依不可參內、不定之、凡重服之人任大臣事、先例不分明、且申殿下、又示合內府、（宗能、）大略爲新儀之間、每事略定也、小時改裝束又參殿下、申今日次第、又申合任大臣日事、仰云、不可出仕者、更不可有別儀、且又可示合內大臣者、即罷出了、今夜令遣始宿申節文杖等、

亦補家司職事、

家司、成光　光經　敦佐等也、

職事、泰綱　宗隆　藤行淸（宿勾）等也、

仁安元年

十月

十日、天陰、時々降雨、此日、上皇並若宮渡御東三條、依可有立太子事也、余供奉御幸、（直衣出衣帶釼著深沓、）於東三條、攝政遲參之間、（在若宮御車後也、）依召余參御車熊、雖有左大臣、殊所召余也、下御之後各昇候、院御車被寄東中門廊、若宮御車被寄北中門云々、供奉公卿殿上人被差分兩方云々、余退出、秉燭之後參內、余今夜被任傅也、大夫淸盛卿、權大夫邦綱卿（前參議如何、如何）、亮教盛朝臣、權亮右中將實守朝臣、學士式部大輔永範朝臣、大進光雅、知盛、小進棟範等也、余大夫權大夫等、於弓場殿（中門也、）奏事由拜舞、次參東宮、左府已下於南庭拜舞、次余已下宮司等、於東中門（東三條也、）外奏慶由、此後余退出了、不見節會并本宮事、仍不記之、須候節會座、又始終可祗候本宮也、而所勞之上聊有子細云々、此又恐意不及、莫言之、

十一月

三日、晴、此日、申慶賀於所々、（是依去月二十一日給兵仗也、）申刻許、著東帶（螺鈿釼、）如恒、參院、（土御門東洞院第、邦綱卿宅也、今夕東宮始可有行啓、仍今朝上皇所渡御也、）進中門、付別當左京大夫宗隆朝臣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余拜舞了、定隆來告召由、余昇自中門廊外方參御前、（不敷圓座如何、）小時退出、參內、進弓場殿、付左近少將定能朝臣奏事由拜舞、依無召不參御前、則參中宮御方、付大進朝親啓事由拜舞、（依爲世后無舞蹈也、）依無召不參御前、次參東宮、（東三條、今夜有行啓、余可供奉也、）於西中門付亮教盛朝臣啓事由再拜、登自中門參著殿上、右大將忠雅卿以下、公卿五六人許在座、頭之、右中辨時忠來、余問云、行啓遲々如何、時忠答云、大進光雅渡御帳了、只今可歸參、其後可有行啓云々、又云、大夫相共可勤仕御車寄者、余蹔起座、攝政被參、頭之、先被參院御所了、次公卿列立南庭、（北上東面、）此間寄著御車於寢殿南階、次陰陽助泰親朝臣奉仕反閇、昇自西渡殿、入寢殿西面妻戸而參上、暫而退出、出納給祿、次權亮實守朝臣取御釼、從御車、次余大夫相共取御几帳屏風等立之、次乘御了、（安房候御車也、）此間、公卿爲騎馬前行、余於西渡殿下著靴、前行御車前、大夫在余前、次於西門外騎馬、行列如恒、（在指圖、）經西洞院二條東洞院等、到上皇御所西門外、余下馬暫立門中、公卿等

本自列立中門内、兩亮學士等在門内、次時忠朝臣來臨、余云、大夫先可申事由歟、時忠云、最可然、則入中門内、歸來云、康和例、大夫奏事由後、御車入御、而右將軍不然由被申、仍不可有其儀、早可入御之由有御定云々、余云、縱雖先例存、於御定者不能左右者、此事未得其意、何度例哉、猶不覺悟、可尋也、則入御、余前行加列、御車至南階下、于時余離列、昇自西對代南階、取几帳、祗候上皇御脇中、下御了、余著殿更加列、漸次亮敦盛朝臣問之、余以下名謁等如恒了、各昇、公卿等著殿上座、余依所勞更發、觸示其由於時忠退出、今夜上皇可遷御鳥羽北殿也云云、

抑、今日余拜賀、前駈廿人、四位五位六位相交、扈從公卿二人中納言宗家、左中辨雅頼、殿上人二人、左少將定能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隨身番長二人、秦頼巾、狛胡顯、是保安例也、一員左右府生以上各一人、已上束帶、□□自東宮返遊了、

十二月

五日、甲戌、天晴、此日有旬儀、亦東宮御著袴定也、依所勞不參旬、相勞晩頭參東宮、以殿上外座、今日不參旬、參東宮、頗不可然歟、然而依別院宜所參也、公卿等少々俳佪中門廊邊、下官招大進光雅問云、亮可書定文歟、相存哉如何、光雅云、敦盛朝臣皆所相存也者、頃而、大臣參著奥座、相次右大將忠雅、源大納言定房、大宮大夫公保、三條中納言實房等、參入、下官召亮敦盛朝臣仰云、可奏事由、敦盛云、上皇未渡御、右大將云、御幸未剋之由奉之、而于今遲々如何、爲奇云々、即將軍起座了、此間、寒風頻扇、殿上燈消了、座上下擧之、上方消也、余使藏人召指油、小時右大將復座云、已上皇渡御、敦盛申事由、只今參也云々、此間、別當隆季、新○本書此間有錯簡、即下廿二日條所示括弧中之文字是也、今據他本改訂、中納言資長、春宮權大夫邦綱、左大辨雅頼等參加、自餘公卿多以參仕、然而依座狹不着歟、即頭辨來云、事具了歟如何、余云、以亮敦盛朝臣奏事由、早々相待歸來之間也、事早具了者、頭辨歸參畢、即敦盛來仰云、早可始者、使余仰云、可令勘日時者、敦盛退歸、令泰親朝臣勘申之、持來、入筥、余取之加一見、如本入筥置座前、次召敦盛、仰下紙筆可持參之由、即持參之、候端座末、此間、藏人立切燈臺於亮座前、擧燭、次進例文、長治定文也、自座末次第取上之、末座公卿一兩人披見之、不知案内歟、右大將密語云、於例文者非右可披見歟云々、右大將竊示云、敦盛皆書儲

所懐中也、下官見了、示是定可書之由、返下之、（尚可與奪也、然而執筆頗與奪、准否與奪也、仍雖恐佛端一兩行、尤宜度可哉歟、仍返下之、猶非穩便歟、）次致盛氣色于余、余目許之、致盛書了、又取上之、今度公卿披見之、余見了與左大臣、大臣取之一見了返余、余加入日時、召致盛朝臣授宮、仰可奏之由、小時歸來與余、余卽返下亮了、次余退出、依所勞殊無術所忩罷出也、

擇申　御着袴日時、

今月廿二日辛卯、　時午、

仁安元年十二月五日、　陰陽助安倍朝臣泰親、

廿二日、辛卯天晴、今日、東宮御着袴也、（於東三條被行之、上皇自今朝所渡御也、）仍未刻許著束帶、（蒔繪劍、長治永治兩度無有行幸、仍無異儀、今度上皇參結御腰之間、必不可帶螺鈿歟、相尋人々之處、各々案不同歟、但攝政被命云、〔可〕用蒔繪者、仍因彼儀也、但帶螺鈿之人少々相交歟、）入自西門、候院御方殿上、攝政、左大臣、内大臣、大納言定房、中納言公保、光忠、隆季、實房、宗家、資家等在座、不居饗饌、又無盃酌、於東宮殿上可有之故也、小時、頭辨時忠朝臣來召余、余起座參上之間、頭辨云、可令褰御簾給也、（是上皇令移御着袴座之間、可褰御路簾云々、）者、余此次問云、獻物誰人可受取哉、時忠云、膳部可取也、余云、今度無行幸、若准御賀例、院司可取歟如何、時忠云、尤可然、但已被敷式了云々、此事不可然歟、雖被敷式、有違失者、爭不被直行哉、然而余不能執論、卽入自寢殿南庇東第四間、褰東鳥居障子御簾、（御着袴座之後也、東第二間西柱下也、）上皇令移座給了、余垂御簾、經南簀子、候東宮御方殿上、（須暫候、上皇路入給之時、褰御簾之後可退也、而早退出也、）源大納言雅通、參議光隆、邦綱、雅頼、親範、從三位顯廣等在此座、（隙居饗饌、）暫而大進光雅召邦綱卿、卽件卿起座參上、（爲東宮御前物陪膳云々、）其後、内大臣已下諸卿等、廻北面、徘徊中門廊邊、余召大進光雅、仰云、獻物催某哉、光雅云、皆所催儲也、次余起座、（此間、右大將忠雅密語云、可彈琵琶歟、余云、相扶所勞參入、始終雖候座、忠雅云、爲用意所催儲實宗也、）立東中門下、此間、院御隨身等、取松明立南庭、次左府依召候南簀子敷、（使隨身喚何之、歸來云、已著座〔者〕）次余插笏於腰、（不相待之間、雅頼卿插之、）取獻物、（大進光雅傳授之、）出幔門、北、進前庭、當南階西間程而立、北面、（無揖、）内大臣以下次第取之、經列後立西（東上北面）各不揖、次侍臣立列後、各立定之後、左府被問歟、愼不聞及、余推量申云、御子ノ宮ノ奉リ給フ御贄、（致音申之、傍人二三人許聞程也、）左府仰詞不聞、余亦推量召膳部、（其詞、カシハテ、音程如初、二音召之、）膳部廳以不參仕、亮致盛朝臣進御隨身、令催東方、余云、自西可參也、別當云、西廊方

令催儲也、即膳部五六人許、參入自西方、取公卿之所持之献物、(作立授之也、)余給畢拔笏、以下又如此、各給了、膳部退去、次余拆離列、經前出西透廊之間、頭辨時忠云、可候御遊座歟、余云、持病發動所恐退出也、尤有恐、可然之樣可被披露者、時忠云、早可披露者、即出自西四足退出、不見其後事、

仁安二年

正月

十六日、(乙卯)午後天陰、終夜明月、踏歌宴會也、戌刻許、著束帶、(紛劔、魚袋如本、)相伴左大辨雅賴卿參內、經陽明化德等門、著陣奧座、(或云、大臣猶可用敷政門云々、然而聞攝政任彼答用此門、)源大納言雅通、中宮權大夫定房、三條中納言實房、左宰相中將忠親、平宰相親範、六角宰相家通等在座、暫而藏人頭大宮權亮實綱朝臣來、就余座下方、仰云、內辨、余目之、實綱退歸、次余移著端座召官人、官人參候小庭、余仰云、軾、官人稱唯退去、即持參置之、此次使官人直沓、(常說、自以扇直之、而故殿御作法如此、然是爲家例云々、〇常說云々欄頭有私覺否之事、以官人直之事、家說也云々、十六字上、)次以官人召大外記、即大外記淸原賴業參候軾、(先拜、居定、)余問云、諸司八候哉、(申候由、)又問云、國栖造酒正八候乎、(申候由、)又問云、外任奏八候哉、申候由、余仰云、持參れ、賴業稱唯退去、即持參外任奏、(入筥、)置板敷端、余置笏於奧方、引寄筥、(余引寄筥之間、賴業退去、)次於其中取文見了、如本置之入筥、召官人仰云、頭權亮此方(爾)、官人稱唯退去、即歸來曰、只今可參者、其後暫不見來、此間、在座卿相各起座了、所殘源大納言、六角宰相等也、良久之後、藏人中務權少輔延俊來就軾、(實綱朝臣爲上臈職事之上、仰內辨、仍相尋其人、隨答可參之由了、而今他職事出來如何、後聞、兼語延俊者、然者不可仰內辨歟、尤不審也、)余付外任奏、(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押遣之、)延俊取之參上、頃之歸來、返給奏、余置笏引寄之、作筥中拔禮紙、取文披見、推合テ合眼延俊、延俊仰云、列(爾)、余微唯、寫文入筥、延俊退了、(先是、源大納言示余云、可飛著外辨者、余許之、即起座、欲出宜仁門之間、延俊爲下外任奏參入、大納言佇立、過延俊了出門、須下外任奏之後可著外辨歟、)次余召官人召外記賴業、參軾、余下外任奏、(作持笏給之、如初、)賴業取筥、(不結申、)余仰云、列ニ候ハセヨ、賴業稱唯退了、(此間、宗通起座、)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著靴、亦使隨身押笏紙、(不任隨身之人、以六位外記令押之云々、)亦遣隨身一人、令伺見近仗警蹕了居胡床哉否、(此間、余取笏進立宜陽殿西壇上暢北方、抑問近代警蹕、內辨可著兀子也、而近來其音微、全不聞、仍以隨身若官人令伺見之、故實也、)隨身歸來申云、未居

胡床云々、仍暫相待之、亦令見之、申警蹕了之由、則余正笏自壇上南行、（使頭身褰帳、）著宜陽殿兀子、（先揖、後居也、西面、件兀子在額南間柱中央、頭身等相従、）次内侍出東檻、次余謝座参上着、其儀立兀子前、磬折、微音称唯、揖自砌上北行、自軒廊内西進、（此間劇衣裳平絵等、）出同廊東第二間、斜練行、（自楼樹東程、練始也、）到左仗胡床南頭留立、（去胡床南一許丈、進西五許寸、）西面揖、（〇西面揖以下至寛徳元年十二月廿九日、原本闕文、今以一本補入、臨□□時直向就揖、是雖為略儀、頗被説也、今依為初度、用正而已、）立直向乾再拝、作向同方揖シテ乾方サマニ、一両歩練出テ、大輪ニ右廻、斜練行、（於練始所、練留也、）入自軒廊東第二間、昇東階、（彼南柵、以右為先、）升南庇東面長押、（左足為先、）入自母屋東第一間、自兀子等後西進、著外第二間兀子、（余為右大臣、仍著第一兀子下、許説座之儀也、自下方著、著先揖如常、）居定顧座上方仰云、開門仕れ、開門了、如初顧座上方仰云、開司著座哉否、左近陣頭範直申上云、罷客候、（又在胡床之次将可申之、然而近代皆如此也、）召舎人、（正笏、二音召之、）大舎人於承明門外称（マウチキムタチ）唯、次少納言参入著版位、立定後、余仰云、大夫達召せ、（正笏、只一音仰之、）少納言称唯退立、次弁、諸卿入自承明門東扉、立標下、異位重行、列立了、源大納言以咳聲（シハフキ）警未立定之由、入夜之時定作法也、余仰云、敷尹（シキイン）、（正笏、一音、）群臣謝座謝酒昇殿著、（依暗不見委作法、）著端座人、（源大納言雅通、中宮権大夫定房、左宰相中将忠親、左大弁雅頼等也、）著奥座人、（三條中納言実房、平相公親範、六角宰相家通等也、）次陪膳采女参上、撤御盃盤帖了、著草墪、（暫遅々、仍余催采女、）次余仰左大弁雅頼卿催御膳、（依遅々也、為内膳別当之公卿候座之時、下殿催之云々、）左大弁起座、催之復座、次内膳卒膳部等進庭中、不警蹕失也、膳部等捧御膳昇南階、（可登一級、而多昇、又失也、）采女等迎取、次第供之、此間、群臣立座、前八盤供了、居次脹御膳、（自西階供之、又以遅々、仍余催之、）次余仰左大弁催臣下餛飩、大弁起座、催之復座、即内豎等居之、居畢、左大弁申上、（正笏、自座前合眼于余也、）余作居正笏頗向御所方、候天気、御箸下、（幼主御無此事、摂政被咲也、）則余已下倚立笏於大盤足、下箸也、（不逆、）次第食之、此間、供蚫羹及御菓等、（此間、中宮権大夫抜箸退出、）次仰大弁、催臣下飯汁、大弁欲起、余示作座可被催之由、仍大弁不下殿、以内豎催之、此後（皆不起座也、）次内豎等居飯、余云、雖人不著之所、可居之、随命居之、則居汁如飯、仍余云、至于汁菓等者可随人数也者、（源大納言所可然之由、）居畢、大弁申上、余候天気、皆如餛飩、次下箸、（箸ハ内、我方也、ヒハ外、菓盤方也、）先日、摂政命云、幼主之時、自無下嗚御箸給之事、仍候気色ぬれは、即に臣下箸、是例也云々、次供三節、（先持参銀器、余云、何供銀供（供恐器歟）、陪膳云、可持参青瓷也、即改供也、）

次一獻賜臣下、（余仰大辨催之、毎初如此、）即造酒正、勧端座、內竪勧奥座、巡行了、次余催國栖、其儀拔笏（不拔也、）取笏起揖、右廻降自東階、（北邊、以右足為先、）著殿巽角壇上兀子、（不揖、南面、）仰外記催國栖、歌笛一節畢復座、次二獻給臣下、巡行了、（此間、源大納言拔笏已退出畢、）次奏事由、仰御酒勅使、其儀拔笏正笏立座前磬折、奏云、大夫達（マウチキムタツ）爾御酒給、天許（幼主、無此事、）之後、即居座、正笏召云、家通朝臣、（依為四位召名也、先件人直度哉、見定召之、）即件卿起座揖、出母屋中間、（在奥座也、）經東南庇、入自母屋東第一間、進余後、（揖而立也、）余正笏仰云、大夫達爾御酒給、家通卿揖、右廻經本路下東階、召夾名、遂昇、經東南簀子、當東二間西面而立、召畢、（不同、）右廻經東庇母屋中間、復座、（夾名間中敷、）次三獻賜臣下、巡行畢、仰左大辨催立樂、大辨下殿催之、參入音樂之間、後座舞、（左、萬歲樂、賀殿、右、地久、延喜樂也、）次余奏坊家闘、（別當不出仕也、）其儀、樂中間、（延喜樂之間也、）拔笏取笏起揖、右廻下殿、立巽角壇上、（南面、）催坊家闘、（外記傳催也、）即左近少將源有房、自櫻樹南邊捧文杖、進寄壇下獻之、余指笏、（腰挿也、）拔取文、禮紙ヲ二重ニシテ持左手披見了、如本卷之、乍令持杖於次持縱（○持縱恐侍從誤、）挿烏口、取杖昇東階、自簀子北行、昇東庇南面長押、（以右足為先、）經東庇、入自母屋北小間、西進到御屛風南妻、（內侍出向、）杖ヲ左手ニ發取立テ、三歩許進寄テ、身ヲハ御屛風ニ隱シテ、次左手授內侍、內侍取之入了、（件奏乍杖留御所、）余又三歩許退、拔笏左廻、經大路并南庇母屋東第一間等復座、次仰左大辨令取標、大辨起座、令取之復座、此間、天皇還御本殿、攝政起座、內侍二人出自東御屛風妻、取劒璽等歸入、余已下立座前、（以攝政被起座、始知入御之由也、）內侍入了、居座、（恐親揖誤歟、不問及、）次余催舞妓、（作居坐、仰職事催、為藏人方之沙汰也、先日攝政被示此由也、）兩三度蹴仰之後、出自射場殿方、傍南欄下東行、（先是數延遲、）作輪三匝了退入、次舞妓拜、其儀、下官已下降殿、列立左仗南頭、（北上西面、）異位重行、拜舞、（先例、或內辨不立此列、直著陣、今度依為初度所立也、且又故殿始令勤內辨給之由、明宴令立舞妓拜給、今日准彼例也、）豐畢復座、但余不復座、直經軒廊東二間、入敷政門、（仗座前也、）經小庭著陣、（為見宣命等也、）乍著靴懸片尻、（故實也、）召官人、傳仰、內記可持宣命之由、（不撤靴、仍又更無令敷之儀、）則六位內記、指宣命於杖參軾、（大內勝不參、）余置笏於奥、取文披見畢置前、內記取空杖退、次以官人仰外記可持參見參之由、則外記指見參等杖、（○杖恐狀誤、）候小庭、余目之、外○記（恐脫、）就軾指寄杖、（見參一通、祿法一通、合二通也、）余取文一々披見、（無指

談、相加宣命、下賜外記、外記取挿杖候小庭、余相伴件外記、出暢門、經軒廊東第二間幷階下、少進弓場殿、立西軒廊西第二間、北面、延俊來向、余指笏、依不指得懐中之、取杖付延俊、以左手授之、延俊取之參御所、頭之、返給書杖、不挿之、取加也、余如初懷笏取之、賜外記、外記如常挿之、相伴外記、經本道、立軒廊西第一間、在檻下南面、外記捧杖候更方、余披取文等披見之、更外記令卷整之、是雖非指作法、圖立所爲也、外記卷之進之、余加笏、見參等卷籠一紙、宣命ハ別也、參上著座、次余召忠親朝臣、依四位召名也、即忠親起座揖、左廻進立余後揖、任人在端座、直凹進也、余左手笏與見參ヲ取副ヲ、以右手宣命ヲ微々留自下方著給、以文下爲使方、忠親挿笏進寄取之披笏、取副文退立本所、揖復座、次余召雅頼朝臣、是又四位也、則雅頼進立余後、其路如忠親、立定揖、余給見參祿法、如賜宣命之儀、雅頼取之直著祿所、次余已下拔著起座下殿、列立左仗南邊、其所同舞妓拜、于時所識之公卿、實房家通等也、親範、舞妓拜之時不復座、返出了、 次宣命使出自軒廊東第二間、經公卿列末幷尋常就版東、就宣命版位、宣制一段、余已下再拜、實房、家通不拜、只深居也、雖無禮、近代作法如此、 又一段、余已下舞踏、路次如此、次宣命使經本路復座、次余復座、實房已下不復座、只余忠親許也、拔上起座向祿所、左大辨雅頼、左少辨長方等在于床子、北面、余跪蘆蕟上、挿笏向御所方、取祿下居、一拜、自日花門著淺履、退出於左衛門陣外、雅頼卿來云、今日節會、尤神妙也云々、即歸家、于時子四點許、

廿日、己未、天晴、此日、東宮行啓院御所、法性寺御所、自去夜上皇可遷御也、 蓋爲拜覲也、巳刻、著束帶、松重下襲、紺地、平緒、沈地螺鈿劍、知足院殿、長治行啓爲供奉給、著松重給、追彼跡也、參東宮、候殿上、人々未參、頭辨時忠來、余問云、御拜事如何、一昨日昨日依院宣、余參否、所奏、敢也、左右左右左右歟之間事未切、仍所問也、時忠云、東宮御拜、可爲右左右之由左大臣所申也、是知足院殿仰也云々、勿論歟、暫而、右大將參入、談云、賭弓日、兵衛佐不參、左大將左大臣也、以近衛次將爲代、無有此例事也、又云、立橘樹艮角云々、常說非也、是又一說歟、 次余參御所方、此間、參入人濟々焉云々、申刻、攝政被參、遲參甚、取喩無物、先是、有御裝束、其間又聊六借給、如此間、日景推移、及申終有行啓、先反閇、陰陽師泰親奉仕也、次寄御車於南階、余褰御簾、前方御自元卷也、攝政奉抱乘之、此間、公卿列立前庭、即爲騎馬前行、余於中門邊、著靴懸据、於門外騎馬、在御車前、番長不騎移馬、依爲陣中也、東宮行啓定法也、長治、知足院殿、府生騎馬、番長步行也、而右大將番長騎馬尤無謂也、 日沒之後到院、先是、公卿著到、立於門外、南上西面、於北門北邊下

レ馬、經二公卿列前一、入レ自二南四足一、（四南也、）即御車到二門下一、昇二放御牛一、引二入轅於門中一、此間、下官於二門內腋一、着二踐履一下レ裾、權大夫邦綱卿入二轅內一、令レ奉二抱下一、（先大進光雅立二御榻一、）暫奉レ立二御榻上一、小時、攝政參上、（乘レ車供奉之問、頗遲々歟、）即以入御、（先敷二筵道一、）其行列、先學士二人（永範朝臣、兼光、）相分前二行筵道外一也、

次大夫、（重盛、右、）次下官、（左、筵道上、大夫已下懸レ裾、予獨引レ裾也、）次青宮（攝政取二御裾一、）昇二對南階一給、余居二階下一、昇給之後、更立昇二同階一、頗步進て、參二階當間庇御簾一、即入御（余同參二候御所一、）

次上皇出御、次太子參上、其儀出二對東面妻戶一、（余褰二御簾一、）入御、即余入二同戶一、奉レ扶二持御拜之間事一、（依二先日院宣一也、）攝政猶在二簾外一、御拜了、（御作法尤優美也、）還御、（褰二御簾一等如レ初、）

次上皇入御、次改二御裝束一、（上皇御二庇御簾一也、）

次上皇出御、次太子又參上、（如レ初、但依レ上レ簾無二褰之儀一、）太子御座在二南階西間一、（東面、）上皇御座在二階間一、（南面、）即下官、爲レ相二勞持病一、暫隱二閑所一、（有二子細一、故不レ記、）此間、攝政已下著座、次公卿衝重、次勸盃、（宰相中將成親云々、余不二見及一、）次余着座、（地久之問也、）源大納言起座了、次供二上皇御前物一、（陪膳雅通、）役送參議散三位等如レ常、（成親卿、於二御前一不レ拔レ笏、忘却歟、於二殿西面妻外南腋一、既拔レ之復座、）次青海波舞畢、候レ輪于廻之間、左大臣起座、於二殿巽角一召二光親一仰レ賞、（一階、）光親再拜、入示拜、次敷手、此間、供二太子御前物一、（但下官未二著座一前、太子入御了、仍只取二居御座前一也如レ常、本禮也、）陪膳權大夫邦綱卿、益（供カ）送殿上四位、次胡飲酒（忠節、）舞了之間、左大臣起座、於二初所一召二欄下一仰レ賞、（一階、）再拜入二樂屋一、次新靺鞨、次陵王、次納蘇利、此間、置二御遊具一、先レ是、下官暫起座、

次御遊、拍子資賢卿、付歌通家、笛宰相中將成親、笙少將隆房、篳篥少將定能、琵琶新大納言師長、箏三位中將兼雅、和琴宰相中將忠親等也、呂、此殿、席田、鳥破急、賀殿急、律、伊勢海、更衣、萬歲樂、五常樂急、此間、御送物、又有二引出物一御馬六疋、次被レ仰レ賞、頭辨時忠仰云、正四位兼房、俊盛、之、左大臣先以退出、仍余於二中門廊邊一、召二內記一仰レ之、口宣也、今日有二女御宣旨一云々、（東御方、東宮母儀、時信女也、）萬歲樂之間、右大將忠雅卿、爲二宣下上卿一參二大內一、又內大臣、春宮大夫等爲二親族拜一參內、宣畢、右大將歸參、人々參二女御方一云々、下官勞レ病、隱居閑居之間不參、攝政又不レ被レ參也、

次還御、（臨頭辨時忠示云、還御之時、下官可レ候二御車一云々、而只今來示云、已御寢了、仍女房可レ候也、余云、承了、可レ候二御車之由、返二遣馬一了、爲レ之如何、）下官寄二御車一、乘御了、下官自二閑路一參會、還御供奉人、大夫權大夫之外、公卿只二人云々、

今日、行啓遲々、上皇逆鱗、時忠邦綱等預二勘發一云々、

又攝政被レ蒙二勘發一云々、邦綱時忠等所二談說一也、
廿八日、丁卯、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去廿二日延引云々、）巳刻、着二束
帶一參院、（法住寺殿、）按察使公通只一人伺候、談云、依二所勞一、出
仕不二思寄一之處、依二院司上﨟不一レ候、爲レ申二臨幸之
由一、必可レ參之由、依二別御定一所レ參也云々、午刻行幸、
余已下參會之人供奉之裝、列三立中門外一、（南面東上、）次御輿
到二西門下一、（左大將立二門內北砌內一、右大將立二門內砌外一、）此間、發二立樂一、攝政被
レ進三立御輿前一、爰按察使離レ列、進二中門前砌外一西面
立、與二攝政一相揖入二北腋門幷中門等一、（此間、諸司開二腋門一、）卽歸出
復命、（只氣色也、）如レ本列、次御輿入、（左右大將前行如レ常、各其昇三隨身在レ前爲レ先二下﨟一、）
居中門下一、次下御、（宰相中將成親、今一人次將、不レ見、及勤二劍璽一之儀上、）攝政奉レ抱二
主上一入御、（此間、公卿等徘二徊殿上邊一、）次々將等、垂二中門廊東面簾一、
（是依二中宮下御一也、）次中宮下御、攝政余共參上取二御几帳一、女房等
同候、中宮入御之後、如レ本上二中門廊簾一、次上皇出御、
（階東間許、御座西面、）次殿上侍臣、敷三公卿座於二簀子透渡殿等一、（當四間
座）也、次主上渡御、（成親取二劍璽一、兼雅取二神璽一、）攝政奉レ抱レ之、入レ自二寢
殿西面妻戶一、奉レ居二主上於御座一、（階間南面、）於二渡殿一欲レ奉
レ下、聞依二六借給一乍レ奉レ抱被二參上一也、奉レ下二居御
座一之後、卽入三御母屋簾中一、攝政出レ自二初妻戶一、經二簀
子一、直着二圓座一、頭辨候二渡殿邊一、依二攝政氣色一、參三進殿
殿巽角程一、奉レ仰召二公卿一、左大臣已下參三着御前座一、次
攝政仰二樂行事一、（右、右中將實守、左、左中將實宗、）次光近、忠節、振桙、次
舞、（下官爲レ勞、病悩未二聞、所レ仍不レ見二舞一兩一、）次給二公卿衙重等一、居了之間有二
勸盃一、（頭權亮實綱朝臣、瓶子、藏人次官經房、）次供二主上御前物一、右大將爲二陪
膳一、參議、散三位、役送加レ常、余相二扶所勞一着座、（大平樂之
間）也、內辨起座畢、次右大將復座、次上皇御前物、（陪膳別當隆家、役
送四位殿上人、）此間、右舞口口、左採桑老、（多好方、今日始所レ舞也、）右輪臺、左
打毬樂、右狛桙、左陵王、此間、頭辨有下來仰二攝政一之
事上、（不レ聞及一、）攝政示二左大臣一、左大臣起座就二坤欄下一、以二陣
者一召二樂人一、時秋被レ仰レ賞、（一階、）時秋再拜退下、陵王舞
了入、次納蘇利、次殿上侍臣置二御遊具一、拍子源宰相資
賢、付歌通家、笛成親、笙隆房、篳篥定能、琵琶實宗、箏
兼雅、師長不レ彈二箏琵琶一如何、呂、穴貴、美作、鳥破、
律、歌怨樂、五常樂、兼人々云、未レ及二昏黑一、何被レ略
哉、行啓之時、雖レ及二深更一、猶奏二數曲一、行幸之時、强疎
略、居祐時議歟、如何々々、別當隆季所レ行也、可レ謂二
不忠一之、次御贈物、內大臣取二御本於御前一、攝政挿
レ笏、（其實惣二中之一、）取レ之於二透殿邊一授二貫首一復座、次源大納
言取二御琵琶一、經二御前一、於二對邊一授二職事一、（跪二御前一、可レ稱二物名一、
不レ然如何、）次春宮大夫重盛取二御箏一、跪二御前一如レ例、渡レ西

了、次被レ引二御馬六疋一、（次將随身牽レ之、但一疋、依二大將遲參一、頗遲々也、）次院司祿、（忠雅卿一人預レ之、）次給二攝政已下祿一、此間、上皇入御、群臣平伏、公卿起座了、余依二所勞一、欲二早出一、而中宮同輿之間、人數可レ入、可二祗候一之由有レ仰、仍相勞所二伺候一也、良久不レ被レ仰レ賞、此間、於二便宜所一謁二攝政一、被レ命云、延從解官、依レ不レ供二司奉行事一也、又少將泰通恐懼、（爲下可レ引二御馬一之次將上、而依二遲參一也、）凡近日朝務、不レ論二罪科之輕重一、大略解任、未曾有事也云々、又被レ命云、別當隆季、（院執事也、）忘二却御前物、御贈物等事一、俄有二沙汰一云々、御前物は、卒爾仰二御厨子所預重宗一、令レ調之間、尫惡無レ極云々、或人云、於二打敷一者、御着袴之時、院御前物打敷云々、次余問申云、謝座之時、先可レ突二何方膝一哉、被レ答云、左膝也、余云、若休御所方有二相進事一哉、答云、只以レ左爲レ先之說な所二習傳一也、此外未レ知云々、良久不レ被レ仰レ賞、時忠示二攝政於對面代一、於二南殿庭一、召二左大辨雅頼一令レ書レ之、（左府候レ陣、）書了、付二頭辨一奏レ之、返二給攝政一、召二上卿一下レ之、（下二誰人一哉、依レ所不二見及一、）次還御、（左府先以退出了、）先公卿列立、次鈴奏、次寄二御輿一、（先候二御輿寄一也、）次攝政余相共取二御几帳一、（各三本、）左右、次主上中宮共以乘御、（先レ是公卿等爲二騎馬一前行、大將獨留立、）次出御、（大將在二御輿前一、）攝政出レ自二寢殿西面一、於二西面北門邊一乘レ車、供二奉御後一、事了退出、

今日渡二居九條亭一也、

勸賞總十五人、眞實未二承及一也、

二月

八日、（丁丑、）天晴、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也、

未刻、着二直衣一（半部車、随身上﨟冠、）參院、直着二寳子座一、先レ是事始了、左大臣、源大納言雅通、前大納言實定、前中納言師仲等在二此座一、導師、東寺一長者法印禎喜、題名僧、賢覺法印已下也、申終、左大臣退出、雅通卿已下大略退出、着座之外、公卿多以參入、各隱レ閑參着之人皆以退出、留レ座之人只余一人也、中間僧徒起座、（勸二誦經一歟、定事也、）卽以復レ座、殿上人逐二陀羅尼一如レ常、戌刻事訖、余已下公卿殿上人取二布施一、（導師被物一重、綱裹、自餘裹一、）次僧等退出、次余起座退出之間、邦綱卿追二來中門廊邊一云、攝政可レ有二春日詣一、御參如何云々者、余云、中攝政參詣之時、當時攝政爲二大臣一、故殿仰云、未レ勸二上卿一、爲二人共一參詣、不レ可レ然云々、仍不レ被二扈從一、先規在レ眼、何有二異議一哉者、邦綱然諾、余退出、

十一日、（庚辰、）天晴、此日、任大臣也、（余不參、）又東宮渡二御上皇

御所ニ、法住寺殿、戌刻、着ニ束帶一參ニ青宮一、邦綱亭、邦綱卿云、可レ令レ候ニ御車一歟如何、余云、只可レ隨ニ御定一、又云、傅雖レ可レ候ニ御車一、夜陰也、女房被レ候有ニ何事一哉之由、時忠朝臣所レ計也、且又如何云々、只在ニ時議一、全非レ可ニ好申一之事、近則朝覲行啓還御、女房被レ候、更以不レ可レ有ニ相違一歟者、次出御、反閇如レ常、次公卿列立、帶刀立ニ南庭一、公卿之以前也、各取ニ松明一、次乘御、余取ニ御几帳等一、先レ是、亮取ニ御劍一置ニ御車中一、權亮不參、此間、公卿爲ニ騎馬前行一、次引ニ出御車一、余不ニ騎馬一、依ニ所勞一也、自ニ閑路一參會、先以參着、行啓遲々間、進ニ寄寢殿邊一、見ニ御裝束一、女房在ニ簾中一、忽乘ニ御御簾一、元上ニ御車、寄御簾一也、次行啓、公卿列立、次御車入御、次亮取ニ御劍一授ニ內侍一、以下御名謁如レ恒、余參ニ御前一、邦綱卿參上、

今日任大臣、

太政大臣淸盛、元內大臣、

賜ニ兵仗一、府生已下、如ニ執政臣一、

蒙ニ輦車宣旨一、敍ニ一位一、

內大臣忠雅、大納言、右大將、

大納言、　公保　重盛

中納言、　成親　忠親

參議實綱、時忠、共貫首也、實綱任ニ右大辨一、時忠任ニ右兵衛督一、

藏人頭實家、卽還ニ任中將一、信範、權右中辨俊經爲ニ上﨟一、

攝政敍ニ一位一、卽拜賀云々、是被ニ突上一、淸盛太政大臣無ニ大饗一、內大臣行ニ大饗一、尊者源大納言雅通卿云々、

三月

廿三日、辛酉、此日、於ニ法勝寺一被レ行ニ千僧御讀經一、上皇臨幸、新女御連レ車云々、午刻、著ニ束帶一參ニ寺門一、於ニ南西門一下レ車、經ニ金堂西北壇下一、至ニ于東廻廊下一、內大臣忠雅、已下公卿多以集會、攝政左府兩人猶在ニ御前一云々、余欲レ進ニ着御前座一之間、內大臣云、只今可レ有ニ總禮一也云々、仍余同以徘徊、左方行事頭權右中辨信範朝臣、兩度自ニ壇下一往反、伺ニ總禮事一歟、次講讀師登ニ講座一、次攝政、左大臣起座、降ニ立廻廊一取レ笏、攝政已下皆不ニ帶劍一、余同所レ解レ劍也、爰攝政招ニ隆季卿一、有ニ示事一、不レ屈レ腰、太無禮也、不レ知ニ何事一、隆季步ニ寄左大臣傍一云、攝政不レ可レ被レ立ニ總禮一者、左大臣諾、其後數刻不レ被ニ重立一、不レ知ニ何故一、良久之後、左大臣降レ自ニ廻廊壇一南行、自ニ公卿座末一西折、經ニ座後一、辨少納言座前也、當ニ我座後一立定、筵外也、揖突ニ片膝於筵上一テ、脫ニ服ヲ一寛立テ、

步寄テ着二筵北邊一、（居定不揖、）余已下作法同レ之、所レ立二總禮一之公卿、左大臣、余、內大臣、新大納言重盛、前中納言師仲、別當隆季、三條中納言實房、大宮中納言光忠、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右衞門督實國、治部卿光隆、春宮權大夫邦綱、源宰相資賢、左兵衞督成親、藤宰相家通、右大辨實綱、右兵衞督時忠等也、（已上一列、）次辨少納言、列二居御座一、藏人頭權右中辨信範、右中辨爲親、右少辨重方、少納言宗口也、其後、上官一列、大夫外記賴業、師尙、大夫史隆職、及六位外記史等也、三列一向座定、其後、殿上人可レ列二右方一、暫以遲々、遂以列立（進出自二西方一也、）此度一行也、次一同置レ笏、更起テ三度禮レ之了、揖テ立テ、至二筵端一テ跪テ着レ履、右廻シテ向レ座テ一揖、右廻シテ經二本路一退歸、人々作法皆如二左大臣一、不レ還二着御前座一、直以退出、今日上首不レ練如何、總禮之上首不二練步一事、頗希代之違例歟、攝政行二立東階下一、待二總禮畢一、相二引余已下一、着二御前座一、次敷二堂童子座於庭中一、（左右數レ之、）次堂童子着レ座、（左右各六人、）諸司官人加二着其座北頭一、次唱二人發音、次堂童子昇二南階一、（諸司官人爲レ先、）取二花筥一引レ之、下レ堦復座、次散花二人、（威儀師二人引レ之、）率二僧侶一、下レ自二南階一、大ニ行-道左右廻廊一、僧等相二加之一、行道了、各着座、

次堂童子收二花筥一了、不二復座一、退下了、次院別當左京大夫定隆朝臣、仰二御願趣一、次同人參上申二度者使參之由一、次頭中將實家朝臣參上、經二公卿座前一、就二導師座下一、退下、居二公卿座末程一、召二定隆朝臣授レ祿、實宗取レ之、（不レ指レ笏、懸二於左手一退下、）下二東階一、於二堂巽角庭一拜舞退下、次備後守雅隆朝臣參上、申二御誦經使參入之由一、次敎盛朝臣參上、居二公卿座末一、（不レ參二御前一、）雅隆朝臣授レ祿、敎盛取レ之退了、次導師下レ自二高座一、着二下座一、禮拜七度、（諸僧皆頂、）次行香、先威儀師出來進二机下一、攝政以下八人進寄、次第取レ輪、綱所立二正面西腋間一、攝政已下列二立其西一、（東上、）立畢、綱所入レ自二正面間一、經二行香机西一也、攝政已下從レ之、行香了、綱所出レ自二正面東間一、（御所西間也、）立二御所以東堦上一、攝政已下從レ之、（西列立、）綱所進レ西居二本所一、攝政已下同歸居返レ輪、攝政余復レ座、已下人々皆迷二廻北面一了、抑、堂中堦上併敷二弘筵一、仍不レ著レ履也、又昇二堂上一之時、各賜二笏於僕一、先レ是、信範觸二攝政一、攝政不レ可レ取之由被レ示、仍余已下（○此間恐脫二不字一、）取レ之、余人正面置二導師前一復座、綱褒、右大辨實綱取レ之、以下布施、內大臣已下不レ取レ之如何、次御幸還御、余不二供奉一、暫與二右大將一交レ語、次退出了、御堂巽三ケ間有二打出一、（○出或衣

（殿）紅海樣也、御所問、并今一問不出之、上臯、女御等之所在歟、）攝政不立總禮、左府爲上道不練事、此兩事尤不審也、

四月

四日、（辛未）陰、臨夕雨降、今夜、上皇、春宮相共自法住寺御所、渡給七條御所、（上皇下御所、春宮上御所、御幸如密儀也、）余、戌刻許著束帶、（螺鈿劔、如常、）參春宮、（法住寺、）相尋大進光雅、問行啓具否幷御幸前後、光雅云、事皆具了、只今參仕公卿、權中納言光忠、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新三位朝方等也、於御幸行啓前後者、未奉及、權大夫邦綱卿可寄御車、然者、相尋彼人可申之云々、余參御前、女房云、可有御最密議云々、而先可有行啓之由、自院御方被申也云々、則光雅歸來、先可有行啓之由奉了云々、先御裝束、（邦綱、光雅勤之、無總角、大夫權亮兩人勤總角也、而此兩人不參、仍無之云々、）暫而、權亮實守參上、仍可有總角之由令申、然而兼聞不可參之由、被渡總角具了云々、夜陰也、先々有如此之時、殊不可告、隨上皇仰、夜陰不可告之由御氣色云々、仍答也、御裝束了出御、光雅云、陰陽師泰親申云、依穢氣不可昇殿、自中門遂反問、常事也云々、余答云、可依先例、如此事、道物能覺悟事也、下官不覺悟說、可依先例也、而先例不可勝計云々、仍此定有沙汰、下官可參御車云々、則乘御、權亮實守置御劔、先是、公卿列立、余於門外乘御車立榻、（御車也、隨身取松明步行、）次至七條殿御所、於門外、余下自御車、（此事、不知先例、而去年朝覲行啓之時、時忠爲奉行、可仰車之由有仰、余問云、門外歟如何、答云、可然云々、又於東宮御所如何、同前云々、依案得如此、可勘也、）無榻、次御車入、次下御之間、更垂寢殿御簾、女房參上奉抱下、次名謁、余候御車寄之間不立也、即參御前、次余退出歸家、

五日、（壬申）雨降、不出仕、來八日女院可有灌佛事、而件御導師別可被請云々、宗覺律師、故攝政範御物忌、非御祈、更雖不可被憚事、先日如此事皆被憚也云々、仍大夫阿闍梨公縁可被請云々、召仰行事藏人仲時、

十八日、今日、藏人左衞門權佐經房爲御使來、依穢不昇云々、依所勞不對面、興福寺衆徒申、前別當惠信可被遠流事云々、是去三月十日依夜打也、此條如申者、可有裁許哉否、可計申云々、則相副奏狀幷問注之記、以消息折紙所申云々、明日可勘申之由答了、

十四

十九日、今日、以二消息一送二經房之許一了、其狀如二衆徒申一者、所犯之趣顯然也、先召三出犯人彌繼於二使廳一、被レ決二眞否一之後、可レ被レ勘歟、

或人云、前山階寺別當已被二罪名一云々、此條如何、

卄日、丁酉賀茂祭也、近衛使少將光能、東宮使亮口〔平カ〕敎盛朝臣云々、今日甚雨以外也、

自二右大將許一、今年馬射々手闕如、御隨身等催二賜院以下一、如レ此申請也、余答下可二相催一之由上了、

五月

一日、戊戌天晴、賀茂還立也、上皇密々幸二紫野一、有二御見物一云々、又來十九日可レ有二日吉御幸之競馬之御馬走二云々、人來談云、去二十七日夜、新大納言師長雖二別室俄出レ宅、于レ今不レ知二在所一云々、或云、二十七日盜、持三來衣裳於件亞將之許一云々、其後、夜陰、車十兩許幷帶二弓箭一之盜二十人許行向、箏琵琶幷文書等悉納二件車一了、亞將盜所二持來一之、着二裝束一、改三捨舊衣一、乘レ車被レ向二若狹守平經盛朝臣之許一云々、（舊宅云々）、于レ今被レ座二件所一云々、但不レ知二定說一、又或人云、於二宅出一者、一定可レ聟三取太相國女一云々、件女爲二大宮之養子一、可レ執レ聟云々、此狀又不レ知二一定一、或說、故殿北政所（太相國女）、云々、此事不レ被二信受一歟、但近代之儀又難レ計事也、凡事儀甚以不二穩便一、不二落居一、殊勝了、言語道斷事也、未曾有之世也、狼藉之〇（此下恐有二闕文一）

三日、庚子晴、右中將春宮權亮實守朝臣送二消息一云々、來五日可レ有二御馬馳一、左右番長以下可二皆參一之由可二仰合一、（御教書）、答下可二召仰一之由上了、下家司忠行來、即加二勘發一、去吉田祭奉幣之間之事也、

五日、雨降、季長來、仰二昨日女院仰一、有二條々申旨一、今朝自レ院職人來、催二來十九日日吉御幸摺袴一、可二調進一之由答了、

十五日、壬子參二女院御所一、今日、前山階寺別當惠信可レ被二遠流一云々、此事度々經二沙汰一畢、被レ問二諸卿一、申狀大略一同、召二犯人於公庭一、決二眞僞一云々、而不レ被レ用二彼申狀等一、偏似下以二衆徒申狀一被上レ處二罪科一也、事不レ假二朝務一歟、但神明三寶、定鑒給歟、凡故殿御子息之中、如レ此事出來、爲レ家實悲而有レ餘、當時被レ住二法性寺御所一也、仍追使官人可レ向二彼所一云々、事不レ被レ隱、僧正遮、可レ被レ遷二他所一也、而全不レ然之條、又不當也、今夜、刑部卿重家朝臣來云、經房送二書狀一云、前

僧正可配流云々、而被住法性寺之由、有其聞、而追使官人可參被所歟云々、則可言上之由答云云、又女院辭退封戸事、可被申攝政、又可被仰合邦綱卿事也、示明旦可行向之由、退出、及深更付寢、

十六日、(甲子)終日甚雨、早旦、前務密々被參此御所、則可被歸法性寺之由頻有仰、仍被歸了、參仕之條不得其心、爲避怖布云々、不便々々、春宮權大夫來、請此事等、又示、數刻談議、今夜可出法性寺云云、又重家朝臣來、經房送消息云、去夕無左右返事、仍出法性寺、後可參向之由、召仰撿非違使了、但何樣可有哉、如此事不廻時云々、件間事等、邦綱沙汰也、邦綱退出了、

十七日、(乙丑)終日甚雨、今夜、前僧正、(○恐自脱、)法性寺被遷七條匣所云々、住所、(邦綱卿所尋獻也、)深更明月、

廿一日、重家卿來示云、故美福門院被辭退封戸之間事、相尋朝方之處、朝隆記注進云、如件記者、甚以外儀也、故三條內府沙汰云々、件狀草右少辨俊憲、清書右兵衛督光賴、使同被加署事內府也、件狀被納宮如表云々、其事、朝隆旁加難云々、仍以件記持向前內府許、尋子細之處、此儀尤不可然、又被納宮無其謂、只召加頭辨重家朝臣可付也云々、余答云、前內府申狀尤可然、其定可沙汰也、明後日最勝講之間、早旦可有沙汰也、被加署事、中納言宗家卿可宜歟、件卿明後日可參之由被示歟、若又不參者、可遣歟、草長光朝臣也、清書日向守定長、(光房男、)可相催、他事無新儀歟、大略如前、大臣申狀也、重家退出了、

廿三日、今日、女院令辭申封戸給、重家朝臣奉行也、長光朝臣草進辭狀、信季清書、巳刻、頭辨信範朝臣參入、(兼日、重家朝臣所告也、)相副辭狀於御庄々、可爲官省府之地之由之請文、幷庄々目錄被付信範了、(件狀、幷請文目錄等、中納言宗家加署、依爲院司上﨟也、)信範持參、次有吉書、被付頭辨之間、全無別儀、今日又被始沙汰御祈、重家季長賴輔等、相合可致沙汰之由仰了、

廿四日、盛光自邦綱卿許歸來、(遣使也、前法務奉也、)示邦綱卿返事、可令申女院御所之由仰畢、則歸來、被仰可示法務之許之由、仍則召仰盛光令獻法務之許了、晚頭來示返事等、

廿五日晴陰、夕小雨、申刻、自二東宮一藏人來催云、今夜可レ有二行啓一、令三參仕一云々、依レ有二所勞一、如二只今一者難レ參、及二夜陰一得二減氣一者、答三可レ參之由一了、其後頗有二平愈氣一、仍俄出立之間、僕從各以遲參、仍行啓以後參仕、及二深更一退出、

廿六日、癸亥晴、今日、故攝政殿御月忌也、然而、去夜屈無レ術、仍不二參仕一、可レ謂二遺恨一云々、

六月

五日、辛未自レ院被レ尋二祇園御靈會、春宮番長被レ來先例有無一、

六日、壬申晴、長光來、余令レ申二昨日御返事一、雖二引勘一不二分明一也、仍于レ今遲怠也、

十六日、壬午今日、仙院有二御堂供養事一、（奉レ居二如法不動明王一、同二童子一云々、）如二如法經一清淨云々、公卿其數參上云々、導師公顯法印、（眞實供養也、）讚衆十二人云々、

廿二日、天晴、雨降、季長來示二條々事一、最勝金剛院修理事、重家申二出納清重許一事、

來月二日、故攝政殿御法事、女院御方加布施事、千日御講、幷舍利供等、若山庄可レ被レ免二年貢一事、（廿丁也、）其殘如二先々一參朝無二懈怠一可レ令二勤仕一之由仰了、凡每事返答了、

廿六日晴、向二故攝政殿月忌之所一、導師律師光覺、其後例時、其後一品經供養、（是自二去年八月一、殿中男共各取二法花經一品一、至二今月今日一、講二滿千遍一、仍已千部也、故中上也、）導師實顯、（阿闍梨也、）參仕公卿、（中宮權大夫定房、右大辨雅賴、中納言資長、忠親、春宮權大夫邦綱、左兵衞督時忠等也、共在二正面廣庇一、）下官在二後戸簾中一、事了、參二東宮一、數刻之後參院、以二少將定能一入二見參一、歸來云、令レ申了、密談云、御雙陸云々、（片手、兵衞尉能盛云々、）其後歸宅、

七月

十三日、戊申晩頭參內、中宮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又去十一日軒廊顚倒云々、更無二風雨之難一云々、

凡近日天下天變恠異、不レ可二勝計一云々、主上御樂殊重云々、又參二高松院一、（自二去十三日一、御二八條町一也、八條院御所也、）

十四日、己酉自二去朔日一雨未レ降、念誦如レ恒、修二盆供一、送二法性寺一了、兩人同所也、如レ例、

十六日、辛亥參二院幷東宮一、依二天變事一、自二來十八日一被レ始二北斗法一云々、春宮御祈也、此間、御惱頗重御云云、

十七日、壬子、今日有若帶事、在憲朝臣來、有祓事、帶謹身、東寺長者法務禎喜、使少將定能、祓陪膳同前、役人宗隆、奉行賴輔朝臣、吉時午刻向壬子方着之、夜陰泰親來、有天變云々、以外大事、公家重御厄云々、春宮御厄云々、凡希代變云々、

十八日、癸丑、晴、午後、雷發音、巳刻、藏人中務少輔延俊來催可申定祈年穀奉幣事之由、攝政殿可申之由候云々、余對面申可奉行之由畢、暫談世間事、延俊云、中宮御不豫之間、幼主御時、自此大事候者、何樣乎、以外大事也云々、余答實可有儀事也、實大事也、又云、天變怪異也、尤以不便也、云御祈、云憲法、凡無沙汰、不便云々、申刻、藏人左衞門權左經房來、示可奉行季御讀經之由、奉幣事申可奉行之由了、佛神事兼行、可有何樣哉之由答了、余以書狀申攝政御許云、神事未奉行、奉幣事尤可奉行、然者、季御讀經事、若可被仰他人歟、但可隨仰者、返報云、季御讀經事、當時無奉行之人、早可奉行者、頗雖非本意、共是兵事也、强不可逃避、仍申其由了、

十九日、甲寅、晚景、經房猶可奉行季御讀經之由示送、申承由了、

廿一日、丙辰、內々尋季御讀經定日時、申明日、(二十二日云々、)且仰其旨於官外記了、

廿二日、丁巳、行事辨重方來、余所勞出來、(持病也、)仍今日定不能出仕、若得減者、雖當日可定申、無減者、可告其旨之由、以人仰了、重方申云、定文等內覽事、攝政殿御所頗程遠、當日有定者、彌可及遲々、欲申請如何、余云、早可令申攝政之時、必可覽也、然而又近代之例云々者、遣仰今日定延引之由於官外記了、

廿三日、己未、經房來、明日(季御讀經當日也、)參陣之刻限仰了、同示遣重方之許了、且又可觸之由仰經房了、

廿四日、庚申、如法午刻着束帶參內、(蘇芳紛、)先着仗座、(直端、依非奉行也、)召官人令敷軾、此次仰可召大少辨之內、(行事也、)則來、余仰云、執筆參議誰人哉、未參如何、答云、右大辨也、而遲參、遣召了云々、次仰可勘日時之由、則持來、披見置前、(發願結願等日時也、發願未申、結願未來、)重方云、未參、猶遣召了、余答曰、先例奉行辨書之、常事也、然而代始也、猶暫可被待彼人、依不可有略儀也、但猶遲々者、奉行可書也、重方退出了、未時、

中納言（宗家）、參上、次中納言（忠親）、參、其後暫右大辨參、着二横切座一、（奥方末也）次余召二右少辨重方一、仰云、例文、則史二人進來、一人持二例文一、（入レ筥、二通、新定文一通、今日可二請定一僧名也、）置二余前一、今一人持二硯筥一、置二參議座上頭一、（端方也、）次大辨起座、更着二横切座端方一、余取二例文等一披見之後、氣二色可レ給歟之由於大辨一、大辨無二左右一起座進來、余受レ之、（不レ入レ筥、乍二二通一給レ之也、）大辨取レ之復座取レ笏氣色、余揖許、大辨磨レ墨之、本自書口儲二懷中一也、書了持來、余取レ之（例文二通、懷中、於二予前一取二出一通、新書定文副レ笏、合三通也、）置レ前、大辨復レ座次第披二見之一、（今日定文也、）入レ筥、（日時、同入レ之、）以二官人一召二右少辨一、不レ可レ奏之由、（依二攝政物忌一不レ參內一、仍兼可二申請一歟之由、行事辨示レ余、々早可レ申之由答了、又來云、攝政命云、早可レ然、不レ可二內覽一云々、仍可レ奏之由示レ之也、）重方取レ之則持歸、受○（受恐授誤、）レ予、予存二可レ結之由一間、則起レ座出了、不レ得二其心一之間、經房又出來、余凡不レ得レ心仰天、經房着レ軾余案二此事一、重方存二僻事一テ、內覽之由ヲ存テ、以二經房一爲レ令レ奏、令二參上一歟、仍余給レ筥、（此事、凡不レ可レ說事也、兼申二請攝政一、有レ免從二重方一也、而存二內覽之由一條勿論也、又職事不レ案、召直推參不敢也、余問レ之也、又可二小勘發一也、而未練之間、仰天之外無レ他、仍不レ發之後悔了、但爲レ人不便也、仍不レ容也、）經房卽持來、余先結二申定文一、（仰レ之、余卷レ文、）次結二申日時一、（又仰レ之兩度、他不レ同、定如レ例歟、余卷レ文、父經房退了、）次余召二官人一、史參テ可レ撤レ筥之由仰レ之、史參上取レ之、小庭暫立、人々咲也、早可レ出之由諸卿

示レ之、仍退出了、（不レ撤レ硯、則可レ有二御前僧定一之故也、）次相二待請奏一、又召二外記一、可レ仰下令レ催二出居、堂童子一之由上ヲ存之處、則經房來仰云、御前僧可二定申一云々、（此事又勿論也、遮示記二給了、仰レ之、不敢也、）次揖許、次召レ辨仰云、御前僧例文、重方起レ座了、則持二來之一、余取レ之見之處二通也、此事以外違例也、請奏ハ、僧名定了可レ申也、而職事仰了、仰下可レ進二例文一之由上畢後、相具ハ、可レ爲二御前僧一僧名一紙持來、不レ可レ說、々々々、又御前僧名ハ、史入レ筥、持二參例文一之時、加入テ持參也、而相二具請奏一持參、凡言語同斷事也、余云、僧名ハ具二例文一、可レ入レ筥也如何、又有二二通一、辨云、一通ハ請奏也、余云不レ蒙二御前僧事一、仰レ之以前可レ有也如何、殊無二申方一歟、余返二下請奏一、（先見レ之也、）辨結申、余仰云、申給稱唯退出、猶更不レ進レ筥、仍大辨催レ之、重方立二宣仁門下一云、可レ被レ書二下御前僧一也公卿等又云、史可レ持二參例文一也、余早仰下可二持參一之由上、則史入二例文於筥一持參、直着レ軾進レ之置レ前、又披見了、給二大辨一令レ書レ之、其儀如レ初、（最モ二通給、今入レ筥持二參例文一一通、重方大辨復座之後也、如レ初、）（具二請奏一持參僧名也、）大辨書了進レ余、余披見了、入二今日定文許一、置二二通於筥奧方一、（初ノ定モ如レ此也、）召二右少將一給レ之、仰云、可二奏聞一也內覽之條、先日申請了如何、辨

退出、卷之了持歸、余結之仰之、（不聞）、次余下辨、辨
結之、余仰之、（依定申之）、次召史仰可令撤宮之由、
此間、大辨起座着本座、次史參上取宮、今度退出之
儀、取硯出畢、次召大外記賴業問云、出居ハ候哉、
（申候之由）、又問云、堂童子ハ候乎、（申候之由）、余目之、大外記唯退
出畢、次召辨問僧參否、申云、御前十僧口未參云
云、仰早可催之由了、余議公卿等云、先例兩三人
不待之、十口ハ何持〇（持恐待誤）、可有乎、（只今申行也）、隆季云、尤
可然、（隆季先是所參也）、次又召辨猶問之、未參入云々、示下
可問綱所之由、申云、綱所有例之由令申云々、但
猶遣催了、御前僧之中、僧綱四口可入也、而二人未
參云々、余云、猶暫可待歟、早可遣人、猶遲々者、
不可待綱所、申有例之由云々、重方起了、其後
數刻、漸及申正中、余又召重方問之、僧綱二人參
上也、余可始事也、有例之由、綱所申云々、次余以
官人召職事、（藏人權佐經房）、經房來、可奏事由之由、經房
則來可始云々、又召辨仰云、鐘、重方起了、余候殿
上、（經陪下也）、先是、中納言、（忠親）、參議（實綱）等、示可候南
殿之由、依為下﨟也、次出居着座、次公卿參上御
前座、（余、別當隆季、中納言宗家、參議邦綱、實賢等也）、次諸僧參上、次綱所威儀師、
仰御導師以下役人等、（先跪余前、余目之）、次澄憲律師着半帖、
（第二人也）、打磬、（余已下置笏）、敬白之間、頭中將實宗仰御願之趣、
（先取上卿氣色歟、但不然座もあり）、次總禮、次唄、次堂童子着座、次花宮、
次散花、次收花宮、次讀御經、次導師起座讀經了、
又着半帖、結願了、又復座了、次三禮、着半帖、（咒願在座、度
度例不同歟）、次綱所進就行香机下、次余以下解劔置笏、
進寄行香机下、無人（三人不足也、仍兩貫首出居一人、修範少將上﨟也）、今一人、（定能少將）
也、次威儀師分輪、公卿取之、次第給之了、威儀師引
道、公卿以下從之如常、（藏人取花〇花恐火誤）、行香了復座、公
卿退下、（須僧正之後退出也、而僧等不可退出云々）、先是綱所着行香机下、
定所作人等、余退出、不知夕座、是例也、休息退出
之間、宗家中納言來、
廿六日、晴、今日、故攝政御正日也、仍參東山、
廿七日、晴、今日、季御讀經結願也、未刻參內、着陣奥
座、公卿未參、召外記問出居堂童子具否、次召辨
問僧參否、辨重方申皆參、南殿僧今二人不參云々、而
攝政未被參云々、余問云如何、重方云昨日令參給、
次申事由之處、明日午刻可參也云々、余云、早可
獻使者、重方獻之了、次右大辨實綱參上、數刻待
之、次重方來云、攝政早參院御了云々、余云、先例必

攝政不レ被レ參事也、隨今度初日不レ被レ參、被レ始有二何
事一乎、只今自レ院參內者、已可レ及二深更一也、（子時日入後也、）重
方云、尤可レ然、但可レ隨二御定一、次召二經房一云々、來云、
殿御院參云々、猶可レ被二相待一歟、又可レ被レ始歟、余
云如何、經房云、可レ有レ定、余云、如二初日一尤可レ然、但
可レ有レ仰云々、次示二合右大辨一云々、今初日已攝政
不二令レ參給一、已可レ及二夜漏一也、仍余仰下經房可上レ令
レ奏二事由一、歸來仰二聞食之由一、此間、中納言忠親、參議
時忠參上、仰曰、忠親時忠等、南殿各揖許、次余起レ座
候二殿上一、（經房宜陽殿壇上、）次召二奉行辨一下レ之、辨結レ之、余仰
レ之、（只氣色也、）次辨退、次余以下退出、

閏七月

十四日、就レ寢之後、或人云、依上皇御不例、殊以重御
云々、仍子刻許參院、次參二東宮御方一、相二合女房一、問二
女房一、頗六借御、二禁云々、醫家或恐申、或不レ恐云々、
然而如二只今一者、無二殊大事一歟、
十五日、參院、今日醫家等奉レ見、或申二增之由一、或稱
レ減、以レ何可二是非一哉、
十六日、院御不例有二御減一云々、余依二所勞一不參、
十九日、參院、今日、定成、重長有レ賜云々、各叙二從上
四位一云々、憲基被レ超二定成一了不便也、憲基今度申狀
更無二過失一也、定成、重長ハ一切不レ可レ灸之由申レ之、
憲基ハ灸治尤可レ有、如二只今一者、御藥師許何有レ減云
云、有レ增者、無二左右一可レ有二御灸治一云々、知康大略
同二憲基一、但頗始二灸治一云々、保通尤可レ有二灸治一、無二
灸治一者有レ增歟之由申レ之、此申狀等去十五日也、而
定成、重長申狀相叶、無二灸治一御減、仍有二勸賞一、憲基
以同前歟、而彼趣之條令レ然歟、更不レ劣二定成一醫師
也、但定成賞外又有二御馬并御衣一云々、若布衣云々、
召二出御前一、經房仰レ之云々、次第不レ知、先例可レ尋也、
廿四日、今日、余加二灸治一、憲基灸レ之、凡二十五ヶ所
也、
廿六日、今日、猶灸之、今日灸了、給二單重唐綾等一、度々
二成了、仍不レ能レ引レ馬也、

八月

十五日、己酉、雨降、尊勝念誦如レ恒、請二賢辰一、與二賢辰一暫
談之、頗示二眞言與事等一、自流第○（恐泳誤、）也云々、余皆劣
云々、實殊之間事有二其儀等一、不レ能二具記一、

廿七日、今日、最勝金剛院加二修理一、土用以後、來月晦比可二修理一、

九月

九日、籠居之後、始參二東宮、院一、次參二女院一、今日平座也、

十五日、參二女院一、依二御忌日一也、次參レ院、入二院、女御兩方一見二參之一、自二女御方一親宗出來云、御熊野詣之間、東宮無人、可二祗候一者、申二承了之由一畢、次參二東宮一、次參內、次退出、

廿一日、今日、御熊野詣御進發也、

廿六日、今日參二東宮一、則參住進退所也、依二先日仰一也、定能仰二直廬一也、

廿七日、辛卯晴、內裏燒亡也、夜半參二高倉殿一、五條內裏燒亡也、仍幸二高倉殿一也、余遲參、萬人遲參也、實物等皆不レ燒、神妙也、

三十日、甲午參二女院、東宮一、

十月

一日、乙未晴、平座也、不レ能二參仕一參二東宮一、去夜行二幸大內一、

六日、庚子天晴、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時、着二直衣一參上、事了布施如レ恒、參仕公卿、余、中宮權大夫、中御門中納言、藤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兵衛督、六角宰相等也、

八日、壬寅參二東宮一、有二御馬御覽事一、帶刀不レ候也、仍余隨身乘也、

九日、癸卯晴、今日、攝政長者之後、始被レ向二宇治平等院經藏一、前驅、殿上人、家司、職事、相交廿餘人、隨身、烏帽子、狩胡籙、下﨟、普通布衣、前驅布衣、扈從公卿二人、資長、雅賴、余參二九條殿一、於二御棧敷一見レ之、攝政被レ着二直衣一、先々多着二衣冠一向二經藏一云々、如何、可レ尋レ之、後聞、先於二本堂一有二誦經事一、攝政座二正面長押上一、資長、雅賴祗二候緣一、導師被物、中宮大進資泰取レ之、布施一褁、馬助長經取レ之云々、次々被レ向二阿彌陀堂一云云、次參二經藏一、公卿等相從開レ封、院司重家卿衣冠、家司光成束帶云々、

十日、甲辰天晴、今日、於二東宮一被レ供二養大般若經一、自二今夜一以二六日一僧長日可レ有二御讀經一云々、日別一人相替可二勤仕一云々、申刻、着二束帶一、無文帶、參二上東宮一、先於二中門邊一招二光雅一、五位藏人、東宮大進、奉行也、問二出居有無一、答云、

今度不然云々、(長治二年六月廿五日、鳥羽院春宮御時有此事、而出居無之、仍今度無出居歟、尤可然、)
光雅云、例、御願趣、亮、權亮所仰也、而今度各稱所
勞故障、不參仕、爲之如何、余云、先例如何、如此事
可依先例也、光雅云、先例不分明、但宮司上﨟仰
歟、余云、爲奉行之上、宮司上﨟也、早可仰光雅
者、次着殿上座、公卿五六輩自本在座、余召光雅
問事具否、申僧侶皆參之由、即仰可申事之由、暫
歸來云、申事由、仰云、可令打鐘、光雅退了、則余
以下着御前座、(中宮權大夫定房、三條中納言實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春宮權大夫邦綱、左兵衛督成範、三位雅賢)
等參之、次僧侶參上、(廿口、)次導師禰知法印登禮盤、打磬、(公卿立笏、)次唄、此間、堂童子分花筥、次散花、堂童子收筥
退出、次導師啓白、此間、大進光雅來臨余前、解立、余
示之、光雅就禮盤下、仰御願趣、次揚題名、次說法
了、次導師被物、(或先行香、今度爲先被物、)中宮權大夫取之、次呪
願、三禮、次行香、(春宮權所不參、堂達分輪、引導之如恒、)余、中宮權大夫、中
御門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兵衛督、藤三位(雅賢、)六角宰
相等、一人不足、侍從通資加之、火蛐取、奉行藏人泰
經行香了、僧侶退下、次公卿下、余參御前、次退出、今
夜歸六角第、依方違也、
今日、堂童子、左方少進棟範、藏人泰經、右方侍從通
資、藏人有經、請僧布施如恒、於中門邊被行云々、」
十一日、乙巳、今日、上皇御下向也仍參院、幷東宮、入夜
退出、
十三日、丁未、晴、季長云、來十五日於女院可有舞御
覽云々、是大僧正所被進之童舞也云々、
十五日、己酉、陰晴不定、今日聞、若君(舍弟也、)於七宮白川房、
有出家事、仍余向件所、(直衣、)上達部少々告示、中御門
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大辨等也、(但左大辨迎來也、)若君着童裝
束、(布衣、)先奉拜氏神、(向南、)次奉拜公家、次拜師、各
一度、拜了改裝束、(普通鈍色裝束、件裝束、余申女院、仍自女院所遣也、)向脇息、
已以剃髮、其間事僧等勤仕之、出家事、僧一人取袈
裟、先獻師、師取之招弟子、相向テ三度讓之、即着
之、事了、余參院、次參東宮、歸家、今日自院被
獻幣於諸社、
十八日、壬子、今日、於女院有舞事、余直廬所借召
也、余依所勞不參、攝政被參云々、
廿一日、乙丑、今日、日吉御幸、內競馬也、所勞尚不快、仍
不出仕、後聞、
一番、(左兼綱、右兼文、)追勝、　二番、(左兼國、右公景、)儲勝、
三番、(左風文、右兼清、)追勝、　四番、(左兼任、右敦助、)儲勝、

五番、左近武、右敦依、追勝、　六番、左敦經、右兼仲、不三勝劣二被二追入一、
七番、左武安、右忠武、儲勝、
自二今日一、為二産祈一、始二聖觀音法一、宗命法眼也、
廿五日、己未天晴、今日、上皇參二詣日吉社一給、余辰刻
着二束帶一、縹細劔、參二仙院一、法住寺御所、卿相兩三兼候、攝政同被
レ候、舞人々參集、先御二覽神寶一、五位殿上人役レ之、經房
行事、別當隆季卿獨候二簀殿南簀子敷一、次藏人敷二圓座
於簀子一、次頭中將實家朝臣召二公卿一、次左府以下各着二
簀子圓座一、攝政兼被レ候、次乘尻等自レ西渡レ東步行、
為レ先二上臈一、次神寶自レ東渡レ西、次舞人同渡二南庭一、皆騎レ馬、少將
定能卿渡レ之、各皆相二具所從一、少將辨知盛不レ具二雜
色一也、次乘尻渡、今度皆騎馬、為レ先二上臈一也、次舍人、次居飼、次公卿
等起レ座、於二中門邊一着レ靴、次公卿、左府以下列二立南
庭一、次寄二御車一、一兵、少將二人、光能、修範、前二行御車前一、　次乘御、實家朝臣獻二御劔一、攝政候二御簾一、
公卿等為二騎馬前行一、次出御、路頭行列可二尋記一、不レ能
レ見、余於二白川邊一留了、御幸之間不レ候二東宮一之由、
兼有二其仰一、仍為レ參二東宮一所レ留也、今夜、春宮使來、
廿八日可レ候也、休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之故也、見物人語
云、藤大納言、師長、相二具居飼一云々、未レ知二案內一、可二相
尋一也、自二今日一、為二産祈一、始二藥師法一、玄操法橋、又始二供兩
三壇一也、
廿六日、庚申於二社頭一有二競馬事一、
廿七日、辛酉今日、於二社頭一有二相撲事一云々、
廿八日、壬戌今日還御、余歸レ家、日來候二東宮一也、今日
先參レ院、次參二女院一也、
廿九日、癸亥相二合宗命法眼一、習二受眞言等一、申刻許、藏人
中務少輔延俊來云、明日可レ有二一代一度仁王會定一、早
可レ參者、申二承之由一了、
卅日、甲子天晴、今日、一代一度仁王會定也、早旦、尋二奉
行於延俊之許一、申云、辨信範朝臣、為親等也、而為親所
勞、信範朝臣依二准后事一參院、仍參陣刻限不定之由申
云々、依暫不二參內一之間、延俊進二消息一云、執筆參議
家通、奉行辨信範參候云々、即以參內、藤給劔、直參二着陣
端座一、兼參レ仰之時、先々如レ此也、先仰二官人一、令レ敷レ軾、此間、家通參二着横切座一、次
召二信範朝臣一、仰二日時事一、信範退了、則歸來申云、出居
日時、明日吉日也、而自二明日一可レ為二神事一、神今食、但先例
雖二神事中一、不レ被レ憚レ之、就レ中、承保年中有レ例、不
レ被レ憚之由、殊被二仰下一、仍勘二申明日一歟之由、官所レ申
也云々、余云、承保之例、已最吉例也、不レ可レ及二異儀一
者、信範退歸、持二參日時三通一、一通仁王會、一通出居、一通大祓、懸紙一紙二卷籠也、

二十四

見之、留置仁王會日時、（加禮紙、）日時一通下辨、（依爲上宣文、）（不可奏聞故也、）辨不結申之如何、信範申云、唯今已書僧名等、而其所已過先例云々、廣定卅二三所也、今度依院宮爲御座、三十七所也、爲之如何、余云、如然時、先例如何、信範申云、官申云、隨當時員數、書大間、遂可被留之、所々被押紙定例也云々、余示可然之由、信範退歸、次余召信範仰云、例文、信範退歸、良久、史二人持參之、（一人取例文筥、置余前、一人取硯筥、置參議座、）余披見例文了、家通起座、進着參議座上、摺墨了、氣色于余、余取例文等與家通卿、（是近例也、）僧名一通、例文二通、（一通ハ、日時僧名、檢校以下辨裝束等也、）家通取之書之間、上西門院分僧那（○那恐邪、）書落僧名了、仍家通以史尋之、綱所注折紙包之、家通見之云、此僧名已上西門院、今散花人同名也、爲之如何、同尋綱所、申云、同名人也云々、仍書入了、家通云、檢校、并裝束等注文、無于硯筥如何、余云、可被尋、家通尋史、史申云、可隨召也云云、余召信範問之、信範尋史、史云、先例隨召也云云、仰早可進之由了、（先例、隨召之由、不說悟也、）信範持參之、余給家通、家通書之、（二通、一通ハ行事、一通ハ裝束也、）總三通、書了與余、余披見之處、書法橋和尚、仍返給家通、令書改之、（上人位事也、）加入日時、付信範奏聞了、返給、（內覽ハ、信範申請攝政、仍奏也、幼主之時、必可覽攝政歟、）余結申之、信範仰之、（四通結申之、）便返下信範了、結申之、余如之、信範退出畢、余召史令撤筥、家通起座、次余參御前、即退出、參攝政御許、今日、春日詣定也、事了後所參也、余申仁王會一門過分事、命云、末々所司除之、恒例也、其由仰信範了云々、即歸家、抑、今日、延俊下阿闍梨解文二通、（一通、天王寺三綱、一通、死闕也、）余召信範下之了、（下宣文也、）其後、信俊來云、官申云、先治部省可有宣下、而先被下解文如何云々、此事偏延俊失錯也、奏聞之處、可宣下之由有仰、仍無左右奉下也、給諸省宣下事何樣可有乎、失錯之條不可申盡云々者、余答云、次第頗違亂歟、未被宣下給治部省之條、余兼雖知事歟、但可尋頭辨、延俊退了、余召信範、而此事信範申云、件解文留置于治部省、宣下之後可下之由所存也者、延俊次第可謂未練歟、近代職事如此也、仁王會日時、十二月十三日（癸頭午時、結願申時、）定文、辨日時勘文等書櫃在判、

十一月

一日、乙丑陰、雨降、以二賴輔朝臣一、產之間夜々事、相二尋前內府之許一、返奏云、御湯事、鳴絃、五位五人、六位五人（已上束帶）、可レ宜歟、但近代之法、各出二故障一、定難二參仕一歟、然者、只五位三人、六位三人、各衣冠不レ可レ及二傍難一事也、三夜五夜事、折節神事指合之比、誰人參籠哉、無二人一饗饌一、又以無益事歟、只御前物、幷粥計可レ宜歟、七夜事、任二先例一可レ被レ儲二卿相雲客等饗一云々、條々被レ許旨尤可、今日、施藥院使丹波憲基朝臣來臨、押二借地之法一（寢殿母屋中妻戶幔束間也、上長押南面押レ之也二）、是先例也、當月朔日必押レ之云々、

三日、丁卯上官來云、列見延引了云々、又上官持二來仁王會僧名一、見レ之處、三十二處也、令二五ヶ所被一レ減也、自二今爲二產所一始二修不動法一（賀時阿闍梨、驗者也）、又今日調二進產調度等一（進國在判）、

六日、庚午自二其夜亥時許一、有二產氣色一、丑刻、裝二束產所一（寢殿女房、以二幔東間一爲二其所一、垂二母屋簾一）、修法僧侶、各相二具伴僧等一、祗二候南庇一、加二持之一、卯刻許平產（男子）、相續、後物又平安、先レ是、醫師（憲基）參上、獻二種々藥等一、又陰陽三人（陰陽頭賀茂在憲、同助安倍泰親、主稅助同時晴等也）、候二南簀子敷一、讀二中臣祓一、產成了、陰陽師、僧等退出、給二祿於修法僧侶一、引二馬於驗者二人一（衛府引レ之）、給二祿於醫師陰陽師等一（被物等也）、次陰陽師獻二勘文一、一紙（三人加署、辰刻注レ之、在憲時晴等申二辰時之由一也、泰親申二卯刻之由一、其間、在憲與二泰親一有二口論事一云々、）抑、泰親自二懷中一取二出男子勘文一、（自レ本占二申男子一本產之由一也、）頗有二自讚之氣一云、自二女院一被二悅仰一、又自二邦綱卿之許一示二送悅由一、上皇幸二仁和寺一之間、春宮無人、仍爲二留守一祗候、且所二馳言上一也云々、余答云、無二左右一罷籠之條、有二其恐一、能可二披露一之由返二答之一、又自二攝政之許一被二悅示一、又人々少々來臨、鳴絃、證出幷了、御前物、陪膳、役人等雖二加催一、未レ聞二散用一、

八日、今日三夜也、啜粥、幷御前物許也、先日前內府許示定也、戌刻、供二御前物一（折櫃十二本、織物打敷也）、陪膳修理權大夫賴輔朝臣、役人藏人五位六七人許、自二南面階隱間一供レ之、女房等居二簾中一、傳取供レ之畢、陪膳起座了、不レ被レ出也、次有二啜粥事一、其儀、先下家司二人（リカ）昇二立粥案一脚於南庭一（當二階南間一、去二砌一下二四五尺一立レ之）、次問口家司兵部大輔顯方着レ座、（先例、四位、亥日必也、而今度四位稱レ障、仍五位上﨟勤二仕之一也）、次粥役人等七人入レ自二東中門一、列二立案南一、下家司二人取二松明一分二立左右一、先盛レ粥授二役人等一、次家司問云、（タフ）、次役人第一人、（能登權守久明、民部大夫五位也）、又問云、此殿ニハ、夜ナキシタマヒ、姬君ナオハシマス、顯方奏云、粥役人云、次第ニ廻二殿中一三反、

每度下家司入レ粥也、粥役人問レ之、問云答レ之、（家司問レ之事ハ、初一度計也、）廻了、家司起座、次役人等置二膳器於案上一、退出了、下家司傳取可レ置也、次舁二出案一了、

九日、天晴、今日、浴殿始也、以二寢殿南庇一、爲二其所一、先置二雜具等一、侍等役レ之、又下家司一人、仕丁、亥向二吉方一汲レ水、（東方也、）則汲レ水歸參、仕丁直向二釜殿一、入二加給湯一、次下家司相二具所（〇沂恐御誤）一湯一、參二南階下一、六位二人（信光、左近將監高松院判官代、正綱、皇嘉門院判官代等也、）取レ之進二女房一、女房取レ之入二居桶一、湯一口、水一口、女房入二分盆等一、法眼宗命參二加持一、沂（〇沂恐浴誤）、湯了、始二御湯殿一、讀書光經、鳴絃六人進二庭中一、（光經進二出當階一立也、其後五位四人、其後六位二人、本、五位六位各三人也、而六位一人不レ參、仍用二五位一也、）小兒下レ湯了、光經讀レ之、此間、法眼侍候二障子外一加二持之一、湯了、讀書以下退歸、又更始二夕湯一、其儀同レ前、又加二持之一、置二御湯殿具一、次第先敷二地敷一（手作布五幅、其上絹五幅、）其上立二船一脚一、（在レ瓫、覆二南北共一、）次置二瓷臺一（副二之彫床子一、瓷八合十六也、在二覆等一、）船ノ南北ニ各一脚ヲ立也、次立二置物棚一（北ノ彫床子ノ北ニ立レ之、）次立二小床子二脚一、船東西ニ立レ之、（在二半帖一、）次立二居桶二口一、（各在レ足、南ノ瓮臺南ニ東西ニ竝立、）次居二分桶一口一、（居桶ノ東居レ之、在レ板、）次此盆上置二成杓一、（結二付金銀玉等一、盛二基進一之、）居桶上置ニ湯シタミ一、（各一、）置物棚上、虎頭一、犀角一置、御湯晉、侍等撤レ之、掃二除之一、如レ本取置、

十日、今日五夜也、次第如二三夜一、但、（吸粥五廻也、）

十一日、今日鳴絃、六人之中、一人稱レ障不參、仍五人也、

十二日、今日御湯了、給二祿於讀書人一、於二中門一拜也、秉燭、左大辨來、相續中御門中納言來、於二二棟廊北面一、暫言談、此間、藤中納言來、即出二寢殿東庇座一、（敷二高麗端疊一、對座南上、立二高器各三本一、爲二上達部座一、末敷二紫端疊一、立二高器一、爲二殿上人座一、須二立懸一也、而依二懈怠一立二高器一也、）即兩納言、左大辨等着レ座、次重家朝臣只一人候二座末一、（他殿上人一兩候、然而不レ着レ座、又無二來人一也、）次一獻、（成光朝臣持二參盃一、居二折敷一、五位諸大夫被二撤陪相從一、）余取レ之巡流了、次二獻、重家朝臣勸盃、（瓶子、五位諸大夫也、）次居レ汁、（余陪膳成光朝臣、役送諸大夫、公卿座、諸大夫居レ之、）次下レ箸、次有二催馬樂一、（安名尊、伊勢海、）次三獻、（左大辨勸盃、瓶子基輔、殿上人也、）次有二朗詠一、次顯方參上、申云、皇嘉門院御使參上、次敷二疊一枚於東廣庇南第一間一、（高、）次召二使光能一（五位判官代也、）捧二御衣一、（入二衣筥一、）置二疊上一、次成光朝臣取レ之、自二南面一進二簾中一、退了、次重家朝臣取レ祿給二光能一了、下レ自二中門廊一、再拜退出了、次供二御前物一、（其儀如二先々一、陪膳同レ前、）次有二掛事一、先置レ紙、（公卿料、置二紙於折敷一、居二出高坏一也、殿上人折敷人別置、五位役レ之、）次撤二座上饗饌一、（諸大夫役レ之、）次立二切燈臺一、（職人五位、）次敷二菅圓座一、次置二筒於同座中央一、次自二下﨟一、各取レ紙置二圓座一進、（各一狀、）復レ座、次自二下﨟一、次第進寄、折掛、宗家卿每度

入口、次有粥事、其儀如五夜、但七廻也、此間、公卿等出居廣庇見物、是例也、余出居南簀子敷、今夜範明朝臣問之也、次人々退出、但宗家卿、雅頼等、暫留見小兒、退了、事了人々退出了、後着使送紙等、夜御前物、贊殿別當調進也、御湯殿具、政所忠行調進也、公卿座饗、贊殿別當馬允兼頼勤之、

十五日、天陰、雪降、今日、童御覧也、着直衣、（出衣、）參内、候殿上、先是、攝政在奥座、大納言公保、左衛門督實國等在端座、暫右大將參入無名門、自小板敷、經余後着端座、攝政招頭辨示可催之由、暫攝政起座了、次頭辨入上戸召由、予以下候御座、（來）庇、次左府童參、此間、雪降寒氣難堪也、良久、若狹童參上、左府童（代守、武宗付之、）若狹（□雅忠度、□無諸大夫也、仍爲彼一家付之歟、頗凡歟、）若狹下仕藏人等、南殿方行向、内府見之、示頭辨、仍召還了、事了參御前、攝政被坐、暫攝政退歸、次余退出、

十六日、雪降、近年之中、事外大雪也、今日、新嘗會也、左府可參内辨之由、自頭辨許示送、仍不參内、隨有所勞故也、而間戌刻許、頭辨來云、左府假稱障不參内云々、内辨可勤仕歟者、從者皆迷有遠所之召、定及遲々歟、爲之如何、然而可相稱之由示了、此間、左大辨來、暫參内、（亥刻許也、）候仗座、奥、頭中將仰内辨、余折（○折恐付歟、）端座、令官人令取軾、（此次令直沓、）次以官人召大外記、即頼業具人參軾、余問云、諸司候哉、國栖、造酒正候哉、外記每度申候由、仰云、候ハセヨ、外記唯退、次又以官人召外記、頼業參入、余仰云、外任奏ハ候哉、申候之由、仰云、持來レ、頼業唯退、次頼業持參外任奏、余見之如恒、頼業退、次以官人招頭中將奏之、實家取奏之後、庭雪未消、可沒御裝束之由、并大歌所別當中宮權大夫不參、以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忠親也、）可爲代官事、奏聞了、頭中將參上、即歸來、返給奏、余結申如恒、仰詞又如例、會未卷文入筥之間、頭中將兩條聞食了之由仰之歟、不分明、大略許也、即歸退畢、（實家作法、可謂未練歟、）次告示大歌別當事於忠親卿、（件人在座也、）次召外記下給奏、頼業取筥之説仰、仰詞、頼業唯、又仰云、大歌別當代官ニ、權中納言藤原朝臣者、頼業不唯退了、（卿唯歟、）次召頭辨仰可改御裝束之由、（先尋裝束司辨之處、不候、仍仰他辨也、）次余示可出外辨之由於人々、（暫不起、仍示之也、必不上銘、只隨便宜也、内辨起座之後出外辨、是例也、）即各起座向外辨了、次余於宣仁門外

着レ靴、又令レ押二笏紙一、引レ陣之後、着二宜陽殿兀子一、今日依二御物忌一不二出御一云々、内侍出、余謝座參上、其儀、立磬折、微音稱唯揖、兀子南南三歩ニ出テ、立留テ向レ西揖再拜、又揖右廻、自二砌上一北行、自二軒廊一西進、昇二東階一、南邊、爲レ先二左足一、經二南庇母屋東第一間一、著二兀子一、次顧二座下方一、用二請僉一、催二開門一、開門了由臨頭範直申上、頭催二闈司一如レ初着レ座了、召二舍人一、二音、大舍人唯、少納言參上、依二雨儀一、不レ進二庭中一、參否雜レ見、仍尋二之座頭一、申二參之由一也、仰云、刀禰召セ、少納言唯、出召也、頭、小忌以下參二列宜陽殿西庇一了、仰云、敷畢、則謝座謝酒了着レ座小忌在レ庇、中納言實房、參議雅賴、左大辨也、次各向二五節所一了、經二殿東庇一也、抑、向二五節所一之時、可レ仕二倍階一、參議資賢一人留レ座、頭之、各復レ座、次余仰二參議一、令レ催二粉熟一、無二御出一、仍不レ供二御膳一也、即居レ之、爲レ先二小忌一、資賢氣二色于余一、次第令レ下レ箸了、又小忌以下次第食レ之如レ例、次仰二資賢一催二飯汁一、即居レ之、箸下如レ初、次催二白酒一、即勸レ之、余不レ待二居了一食レ之、他人不レ然、不レ知二故實一歟、次催二黑酒一、即勸レ之同レ前、次一獻、國栖奏、余下殿、仰二外記一催レ之、抑、一獻以前誤奏レ之、余以下自二宮上一加二制止一了、令レ下レ殿所レ催也、次二獻、御酒勅使召二資賢一仰レ之、其儀如レ恒、依レ無二出御一不レ奏、直仰レ之也、抑、無二非宣一之三位參議者、召文、是皆通之説云々、而故知足院殿、令レ勤二内辨一給之時、迅二召之一、仍今日用二訓調一、○訓調恐誂詞誤、資賢候法○法下或脱中字、了復レ座、次三獻、大歌別當代官忠親卿、下レ殿發二歌笛一節一、直參二宜陽殿庇一了、次余召二資賢一、了參二進余後一、仰云、樋ノ中ノ物申司藤原朝臣召セ、資賢退召レ之、別當、別當代忠親卿參着、次仰二參議一、令レ下二小忌臺盤一、上卿宰相起座、下了復レ座、次舞姫四人自二西方一參上、南庇北面居也、女官等乘レ燭前行、近立二御前階下一也、抑、舞姫遲參、仍仰二職事一度々催レ之、數度蒙レ催參上也、可レ謂二懈怠一、次大歌發二歌笛一、則舞姫起テ各舞了、還入、大歌退出歟、不二見及一、次小忌以下降レ殿、列二宜陽殿西庇一拜舞、謂二舞姫拜一也、余不レ立二此拜一、直着レ陣、改須レ立二此拜一、非二初度一絶不レ列、先例也、但初度必可レ立也、依二雨儀一、經二宜陽殿西壇上一、不小庭也、乍レ着レ靴懸二片尻一、軾不レ撤、仍不レ仰也、次令下官人傳中仰内記可レ持二參宣命一之由上、則内記六位也、持二參之一、余置レ笏取レ文披見了、置レ前目レ之、内記取二笏杖一退歸、次以二官人一傳下仰外記可レ持二參見參一之由上、則外記持二參之一、候二小庭一、余目レ之、外記唯、參レ軾捧レ杖、余置レ笏取レ之披見、見參二通、祿法一通、無二指設一、即加二宣命一、下二外記一、外記取レ之指二一枝一、余出二宣仁門一、入レ自二恭禮門一、昇二南殿艮角階一、經二御後一、進二弓場殿一、立二西第二間一、外記取レ杖、自二階下一進向也、豫仰二此由一也、付二延俊一奏レ之、頭中將不レ見、早出歟、即持歸、取レ之下二給外記一了、余經二本路一、立二軒廊西間一、外記持レ杖、自二階下一參向也、余取レ文副レ笏參着、召二資賢一給二宣命一、資賢復レ座、次召二小忌參議雅賴一、給二見

參、祿法、雅頼直向祿所了、（抑、今日出仕之參議、只余獨一人也、件人爲宣命使、仍任小忌、召雅頼、給見參、且是依爲大辨也、是先例也、）次實房卿以下、下殿列立宣陽殿西廂、宣制兩段、（先再拜、次舞踏、）仰、實國卿入自額北間、如何、余用額間也、拜了各復座歟、余持病更發、依不知爲術、直出宣仁門了、不復座之條可謂恠、出花德、陽明等門歸家、于時丑一點許也、後聞、今日內辨其難已多云々、一ハ國栖設、一獻以前奏之時、更不加催、是吏部王記所注也、仍右將軍忠雅卿先年勤仕內辨之時如此云々、余倩案之等不當事歟、勘吏部王記之處、不可催之由不見、又勘先例、長元九年元日國栖設、一獻以前奏之、自當上加制止、一獻二獻了後、更不奏之、仍內辨內大臣、（大二條閑召也、）仰參議催之云々、以之思之、更非失錯歟、後日申攝政、命云、加制止、一獻之後催之定例也、不催事未知云々、勿論事歟、次ハ兩儀、奏宣命等路、可用露臺北階、不可入恭禮門云々、尋申攝政之處、可用恭禮門之由有命、皇太子參入之時、可用北階等歟、以之致此難歟、不知案內之內人如此、何爲云々、

廿七日、今日、攝政被詣春日社也行列有不審事、前驅中間隨身加之、本體神寶、次ニ隨身ハ候也、近代ハ御車近候、今度ハ何トモナシ、

廿九日、今夜、御堂御八講始也、仍相勞持病參仕、公卿一人不參仕、殿上人只二人行香之間、極見苦、大臣次殿上人立事、先例未曾有事也、然而依爲御堂事、不顧見苦、余立行香了、又立加前驅一兩了、又僧綱一人不參、仍以已講爲闕白之而者、又爲兒願、末代諸事如此、悲哉、事了歸家、今日攝政被歸云々、

十二月

四日、今日、參御堂、御八講結願也、先是、中御門中納言參候、暫言談、良久、攝政參入、今夜有閑院度（渡カ）定云々、仍遲々歟、攝政雖着北座、無勸盃、即進堂中座、今夜攝政以下不持笏、在公卿座之時、於（○於恐衍說）不持之、朝夕座了、行香邦綱卿參、加三位中將、爲攝政無參、公卿四人也不足、殿上人立加如恒、事了置布施、余申攝政云、十日可參入也者、今朝以消息示送云、十日移徙也、光臨哉云々、仍申其返事也、又申云、節會日催雜事、於參議不拔箸不取

レ笏歟、又不レ拔レ笏シテ取レ笏歟者、命云、不レ拔不レ取云々、又爲二內辨一日、必可レ用二敷政門一云々、而下官日比入二花德門一、至レ余者、於レ如レ此、傍家定難歟、爲レ耻、抑、十日渡儀、人々束帶、三獻之後可レ有レ徹云々、攝政命也、

六日、光雅爲二御使一來、問二御書始、並行啓等事一、申二恐意一問二了、

八日、今日參二院幷東宮一、申二上明日事一、可レ令二讀經一事也、御壁之程、態微音也、先例令二讀經一、今日無二所見一、然而寬仁談レ之、仍二條殿談レ之、今度依二彼例一也、上皇親王御時、同令レ談給之由、女房示レ之、

九日、壬寅、今日、東宮御書始也、此事去六日可レ有哉否、被レ問二人々一、攝政、左內兩府、下官、藤大納言、左大辨、平相公等、各申二可レ候之由一、依レ之假所レ被レ行也、未刻、參二東宮一、時給劔、于レ時御二七條殿東晴所一也、先招二奉行大進光雅一、問二御裝束事等一、去夜、光雅所存與二愚案一聊有二相違一、仍所レ尋也、大進光雅伏理了、小時、攝政被二參上一、暫言談之時、自二院御方一、光雅爲二御使一、申二攝政一云、今日御書、任二代々例一、所レ被二新寫一也、而讃岐院、近衞院等御時、同被二新寫一、兩度頗以不吉思食、然以二天永鳥羽院御書始御書一、被レ用レ之如何、又可レ被レ用二新寫本一歟、可下令二計申一給上者、攝政云、先例被レ改之條、尤不審也、又被レ問二人々一歟、光雅申云、隨二令レ申御一、可レ被レ問歟、只今可レ問之由、未レ蒙レ仰者、攝政云、左內兩府伺二候殿上一、早可レ尋二彼人々一者、光雅直向二殿上一尋レ之、歸參申云、各申云、雖レ爲二先例一、依二不吉一被レ憚レ之、定事也、以二舊書一被レ用可レ宜云々、攝政被レ申云、先例被レ改之儀、皆以不定事候、但雖レ無下用二舊書一之例上、依二不吉思食一、被レ用二舊書一、何事候歟者、光雅歸參畢、次有二御理髮事一、實守勤二仕之一、先レ是、召二御裝束一、此間、上皇自二西御所一、渡二此御方一、相二具女房等一、最密々儀也、仍下官以下邦綱卿等暫起レ座了、御裝束所レ可レ爲二御路一之故也、次余書二御書外題一、此事、昨日所レ蒙レ仰也、先例就二能書一勤二仕此役一、而余不レ堪レ筆也、可レ爲二後代嘲一、然而先例納言書レ之例、尤以不吉、所謂、前坊之時、伊房書レ之也、久壽度、八條大相國給二里亭一書レ之、天永、源太政大臣參上書レ之、然者則大臣書レ之、皆吉例也云々、仍殊可レ勤仕之由被レ仰也、此上辭申之條、還可レ無二仰給(倫)旨一、銘二五(之內勿然イ)內一、仍愁以勤、當時誹謗、後代恥辱、被レ以謹レ之、金泥筆等藏人持二來之一、此事、天永雅兼書レ之例如レ此、仍召二仰光雅一也、筆石不レ用二意一云々、下官取レ之書レ之、返給了、御注孝經四字也、次儲君出御、令レ褰二御簾一、西第一間也、著二御々座南面一、次余著二殿上座一、次亮敦盛朝臣參上、候二景色一、各副二卷於笏、但攝政外笏可レ執レ之、下官恆中、攝政座、在二長押上四隙子下一、兩面錦一枚也、公卿座在レ緣、次召二公卿一、攝政以下起二殿上座一、著二御前座一、次侍讀學士永範朝臣、尚復給料藤原基光東宮藏人之中、先例爲二文章生一之者、必勤二仕此役一、而基光非成業者也、至二彼身一

巳出（始例歟）等、入東中門暫立、（永範、砌內北腋、基光、南腋砌內、）此事先例、只公卿着座之後、無左右進參歟、次兩人渡南殿、昇西緣、（南面緣也、依無昇階、西端角緣也、件間自無高欄也、）着座、（御座西間賓子、學士東面四座、傾寄西、尙復北面、副高欄也、）次學士能出、取笏起座、經尙復座前、（件所立灯臺、依緣狹無復宜、只可入當間歟、）入御座間、就御書案下、取御書披之返置、又開點而復座、開私書、取笏、尙復又同、攝政已下公卿等同讀之了、取笏、次尙復云、文、次侍讀云、御注孝經序、次尙復云、コ、マテ、次學士尙復等退歸、次公卿等自下﨟起座了、但至下官之所留居テ、暫可候之由奏之由示左府了、退歸畢、次攝政起座了、仍下官暫候、而攝政早退如何、若人不告歟如何、不審不審、次余參上、奉扶持入御、（御路如初、）次人々着殿上座、下官亟就之、公卿等着座了、下官申攝政云、學士亮等可召着歟、攝政云、可然、余召光雅仰之、則兩人着座、（亮奥、學士端、）內府云、宰相一人可被召着歟如何、可申上故也、下官須召學士等以前可召着之也、但座末頗晴之間、定存參着之由歟、不尋人々失也、仍各座中ニ示テ召之、（權大夫邦綱卿仰之、次之、）然而猶以不參上、如何、次仰一獻、四位殿上人置盃、（居折敷、瓶子小進、）次二獻、亮勸盃、（瓶子藏人、）次三獻、權大夫、（瓶子五位殿上人、）次居汁、

（攝政、左府、下官、內府等、皆手長以下人兼居之、）次四獻、中御門中納言、（瓶子同、）次五獻、源大納言、（瓶子光雅也、）件人兼不奉云々、大進不仰之云々、不敵歟、仍不存氣也、仍下官問之亞將、亞將未奉、然而可能寄ハ可寄也云々者、下官云、可然可申之由、光雅奉仰了、而不申候歟、先則起座了、次持參上也、次攝政可被催朗詠、而不被存、良久、仍下官申云、朗詠可候歟、攝政示左府云、如何、左府不覺悟云々、攝政問余、余云、如先例ハ可候歟、攝政許之、仍下官仰之、座中示告、次永範云、佳辰令月（如恒、）一反、無助音、人々可有助音、次又不詠、仍下官云、先々數返也、猶可有歟、次又詠之、人人助音二返也、（先々數返也、二返少也、）了給祿、攝政祿亮取也、（色目如恒、）左府以下同給之、攝政起座退出了、次余示左府云、可令立拜給歟、答可能立候、下官云、今度可舞踏云々、左府云、先々再拜也、下官云、今度依別仰可舞踏云々、相府諸卿各起座、降中門取祿、大臣ハ、（非出衣、即衣紅緋也、）先是、直御座、揚母屋御簾、不褰庇御簾、即出御、次各入中門、列立南庭、公卿一列、其後侍讀、其後尙復也、次立定、拜舞如恒、（各懸口御左腋也、）次退者、次參御前、有御手習事、權大夫、右武衞候御

前、次皆退出了、今日不召御劔御笏也、

十日、癸亥今日、攝政新所移徙也、(閑院、件所、丈十八(〇十八恐凡誤)二町、而中請一町被造之、八條院領也、)亥刻、參儲件所、子終丑始程、攝政被渡、入東門、公卿等降立中門、下官徘徊閑所也、先水火童、次黃牛、次家主、次車、(在廳朝臣在家主前、反閇、)家主暫不出座、(五菓歟、)次被出東對座、(件座、西上對座、家主宿間不口、)次下官着座、其後公卿暫不着、仍召光長、(行事也、盛業等爲行事、)公卿各着座、殿上人在廂、(信範以下四人、)次一獻、次二獻、次居冷汁、殿上人座居了、左大辨申上家主以下候着了、更取汁入飯食之、如願食了、次三獻、次居溫汁、次攝政以下又食也、次居菓子、次欲居湯漬、而攝政云、先々及深更之時必無之、可被略也者、公卿等示傳止之了、次置攤紙、(家主料、光置之、)有下官料、(基明、)次第置之、人別一積、(置各僕、)殿上人中只一積、次撤攤碟、(皆撤之、或撤座上一兩云々、然而無此間、資長路、仍於皆被撤也、)次經房、(殿上人下臈、)指笏取紙經公卿座來、(云、若殿上人可經資子)者、經房突膝置圓座、(先是、撤要之、則先敷圓座、五位諸大夫役也、家主、下官之間、頗すちかへて置之、次立切灯臺、次持參隔簾等、兩度役人如初、攝政云、經座問也、)經房作指笏復座、次俊光朝臣取紙參上置之、(不指笏、猶如初、)其此間、攝政命云、先々殿上人二人取之、然者、今八不可寄、仍通能、信範不寄也、(余案之、先經房、信範等、可寄歟、俊光等不可寄歟、)次右大辨資綱卿指笏、作紙經座中置之、作指笏、右廻復座、次家通指笏進寄置之、(各置圓座上也、)拔笏、(不出、右廻、)復座、(大宮、左府家皆如此、)次親範、(同資綱、)次雅賴、(同前、但左廻、)次邦綱、(同雅賴、)次忠親、(同邦綱、)次資長、(同資綱、)次宗家、(同家通、但左廻、)次實房、(同資綱、仍以今案爲之也、)次下官(不指笏、雖可指、圓座依爲座前、事有煩、仍懷中之躰にて置膝下、是非常也、然而懷中者、每度自致歟、)下官每人折了、入寒(攝政命也、〇寒恐塞誤、)下官攤之時八、次人入之由、或人云、然而攝政自入之由被命、仍所爲之、次攝政折之了、次撤紙了、次直火、次引出物馬、(下官料、)前驅受取之、引出了、則下官退出了、

廿五日、今日、東宮幷女院等、御佛名也、先參東宮御所、今朝聊御不豫云々、御佛名之所、西御所云々、仍參其所、已始畢、事了、參女院、了退出、

玉葉卷第一　終

玉葉　卷第二

自仁安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仁安三年戊子

正月

一日、(甲子)天陰、終日甚雨、欲出仕之間、聊有相障事、不出仕、無院并殿下拜禮云々、又節會内辨別當隆季、中納言内辨、頗希代事也、或人云、雨儀奏宣命等之路昇落蔀小橋、入南殿北廂東戸、經廂云々、(此路頗不審、昇通用落蔀門内橋歟、此旨只是攝政被命之、)又召參議詞、一度ハ召兼國、一度ハ召參議姓朝臣云々、(四位參議可召名也、而召官云々、但可尋問也、)

二日、(乙丑)天晴、今日、院拜禮、并攝政家臨時客也、前後事諮申攝政之處、先可有拜禮云々、其儀院拜禮了、主人先退出、其後尊者已下諸卿相率可參彼第云々、未刻參院、此間、諸卿降中門外、下官加列上、攝政左府内府已列立、下官示辨是非、雖然内府立定、下官進出自列後、加内府上、(是故殿照仰、思出所爲也、逐多人可加自列後之由被仰也、)次々第列立了、拜禮儀如恒、攝政直被退出、下官祗候殿上、春宮權大夫來云、諸卿頗不審申、直可參向彼第歟、將可相率祗候者歟云々、下官云、自殿下被仰旨ハ可相引云々、各定被存歟、而今如此如何、然者、事次此由可被觸人々歟、春宮權大夫示人々、三條中納言、右衞門督等聞此由、無左右早參了如何、中御門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大辨等相引、下官到彼第門橋東邊、西向立車、懸頸木於榻、中納言以下降立、下官同下、(榻改以前、)入門、當第一納言隆季立向、一揖到中門下、主人未被降立、此間、下官沓頗緩、仍召隨身紙ヲかはうむ、(此事不穩便、然而主人未降立之間也、仍隨便依沓緩所爲也、)立入中門、渡中門内橋、練初、向主人立揖、(先是、主人降對西階、經殿階北角二丈許ヲ去テ南面ニ立、少將通能獻沓、隨居透渡殿邊、隨身官人二人在之、人在右後、)次別當以下公卿列立、(一列、)次頭辨以下列立後、(殿上人四人、藏人庭立之間、敢刻無拜、攝政被催、暫進列、)主人下官召再拜、次主人目下官、下官辭之、主人又目之、下官辭之、又同之、下官辭之、次主人不揖、右廻渡石橋、升對西階、着端同座、(東面、入南面西第一間、)次下官揖離列、經列前東行、渡對

南殿送上橋、進出之間、不練只徐歩、此事先例不審、專攝政之處、不可練歟云々、還共可練詞也、隨目逆之時、何練哉、仍所爲也、昇、對南階東邊、一級脫沓、左少將定能朝臣取沓、〔下官昇則取沓、〕不經階昇也、自階當間、入廣庇、經殿上人座前、入東一間、經公卿座末辨座北邊等、着第一圓座、南面、次中納言昇中門内方、四位參議等入中門外妻戸、殿上人公卿等經廊内、着南北座、殿上人經廊内、自座後簀子着座、次居下官前物、三本、折敷、高坏如恒、陪膳資泰、五位也、四位進參云々、光盛不行、頗無志朔參、突爲不便云々、人々返昏内取上之、依主人命、取入中門外妻戸、次主人膳、陪膳尚佐泰行、光盛欲爲、頗殿上五位、主人云、不可然、亦地下五位可役也、殿上五位中間也云々、次一獻、成光朝臣持參盃、居折敷、殿上五位取瓶子、主人乍在座取之飲之、盛酒乍居座勸下官、下官受取之、擬別當、別當在奥座、寛治三年例、不擬同方人、可擬對座人、雖下臈擬相當、〔資季上臈也、〕然而近代不知此事、攝政命云、不可然云々、仍就彼今擬別當了、次二獻、頭辨入對西妻戸、居主人傍勸之、主人讓下官、下官再三頻辭之、然而又頻被讓之、仍下官取之、飲之擬主人、主人目別當、別當經座末廣庇等、參着主人前給之、復座擬資房、寛治元年、二獻被讓亭者也、自余多ハ四獻被讓云々、今度被擬余也、有例、又如此事不可守株、仍取之也、次居飯汁等、申右大辨上主人、主人下箸、下官以下云々、三獻、右大辨、主人取之、資綱取瓶入之、瓶子其公輔、擬下官、須右大辨取瓶入之、下官擬別當了、右大辨起座復座、次居汁、又申上下箸、次主人被示可有朗詠之由、上一獻之後、上

下乘何、資賢朗詠今月、德是、□□□□、東岸西岸、人々助音、次四獻、中納言忠親、瓶子信國、殿下被讓下官、下官固辭、主人取之、次第如恒、攝政被袒裼、下官以下應之、別當ヒモヲトキテカクヌカス、資賢賢綱等又如此、自余袒裼歟、攝政又云、可有歌、宗家卿取右衛門督笏、打拍子出歌、資賢助音、次居菓子、次五獻、三條中納言、攝政取之、下官擬別當、別當擬宗家、宗家在別當次同方也、攝政又云、朗詠催馬樂猶可候、資賢又朗詠、豐酒色、此間、着粢粥居了、攝政申上歟、申被問下官、下官見遣座末、左大辨欲申上之間、主人下箸、皆以應之、此間、引出物馬一匹、諸司券、五位與衛府引之云々、同儀人二人取松明前行、二三廻引出中門、於中門内、前驅行賴取之、次人々ヒモヲサシテ退出、次主人、下官同ヒモサス、下官退出、今日下官着裏款冬下重、院拜禮日可無骨歟之由示人、然而先例寛治五年六條右府着染裝束、列院拜禮、是依臨時客也、但件度有臨時客云々、今度頗相違彼度、然而不可依前後、不可着拜禮、彼度不可然、隨今度初度雖着火色、不然、口打下重頗可遁恨、仍着之了、依寛治例也、前後條全不可依其也、又紺地平

緒、螺鈿釼、又今日下官遲參、拜禮儀、攝政宣之由被ㇾ示爲ㇾ悅、又裏款冬人々難ㇾ之云々、無ㇾ謂事也、火色外雖ニ何色一着ㇾ之、隨又攝政命ㇾ之、火色外無ニ定色一、裏款冬紅梅等宜也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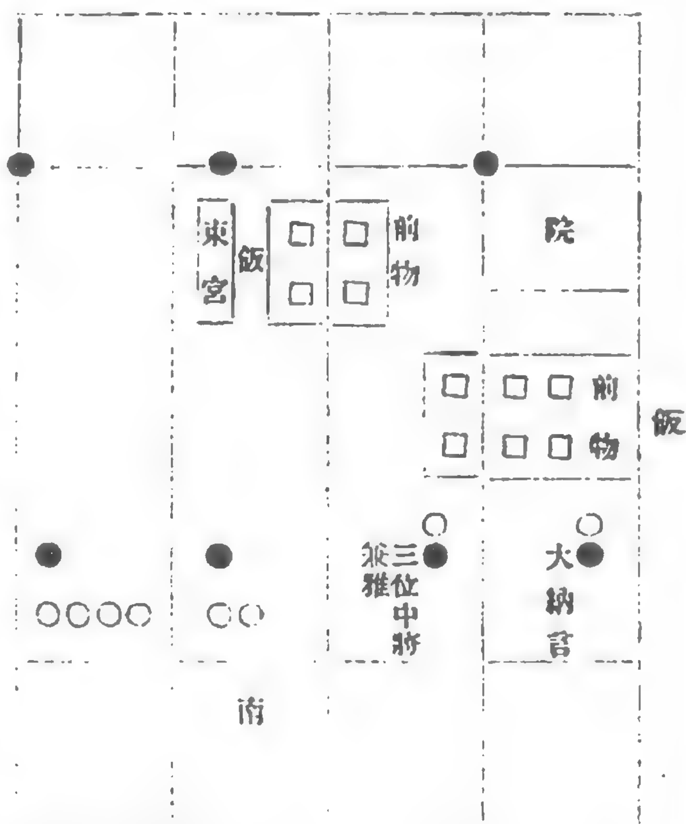
三日、丙寅、天晴、申刻參ニ九條女院一、次參院、先ㇾ是、攝政被ㇾ參、自ニ御所一被ㇾ出了、次依ㇾ召下官參ニ御前一、次參ニ東宮一、參ニ御前一內、先參ニ內御方一、光長云、中宮御方拜禮、待ニ御參一也、殿下可ニ遲參一、不ㇾ可ㇾ待之由有ㇾ仰者、下官以下上卿所ニ列立一、后町廊東、（下官不ㇾ知ニ其所一、尋ニ人々一、忽親云、去年件所也、）仍所ㇾ立也、少將泰道申、次歸來仰ニ聞食之由一歟、下官以下列ニ立弘徽殿東庭一、（南、殿上人在ㇾ後、）舞踏了、下官卽退、不ㇾ經ニ列前一、無ニ便宜一也、歸ニ參內御方一、春宮權大夫邦綱卿與將談、次參ニ高松院一、對ニ面女房一、次退出、

四日、丁卯、天晴、今夜、法城寺（故之）阿彌陀堂修正也、仍參ニ御堂一、攝政被ニ遲參一之間、及ニ曉更一攝政被ㇾ參、則先神分導師、出ㇾ自ㇾ北、次初夜導師、出ㇾ自ㇾ南、次行道等了退出、次居ニ湯漬一、（攝政陪膳通能朝臣、在ニ御共一、君達殿上人、下官陪膳宗雅、君達殿上人、役送諸大夫五位、）參上公卿只攝政、余等也、們侍等（五位、）居ㇾ之、次大導師事了、下官退出、今夜行事家司職事等不ニ參仕一云々、職事兼申ㇾ院、仍他人奉行、家司臨ㇾ期不ニ參仕一、仍闕如了、家司光盛

也、攝政被ㇾ談ニ節會事等一、又來十九日可ㇾ有ニ大饗一、可ㇾ來ニ尊者一之由被ㇾ仰、申ニ可ㇾ參之由一了、

六日、己巳、晴、今日有ニ東宮朝覲行啓事一、巳一點着ニ束帶一、（打下襲、有文帶、螺鈿釼如ㇾ常、）參ニ東宮一、（七條河原、）予ㇾ時春宮權大夫邦綱、權亮實守、大進光雅、此外一有ㇾ座無ㇾ人、暫而人々參集、午刻行啓出御、反閇、公卿列立、寄ニ御車一乘御、攝政候ニ御裾一、下官褰ニ御簾一、權亮實守取ニ御釼一、（璽切、）入ニ御車內一、行啓行列如ㇾ常、下官（番長以下皆步行、裝束如ニ行幸一、）到ニ院門一、（公卿等列ニ南門北一、）下官於ニ北門前一下ㇾ馬、入ニ南門一、（經ニ公卿前一、）立ニ莚道左一、北、權大夫、亮、學士等皆入ㇾ門、次御車引昇、放ㇾ牛引入、入ニ轅於門下一、此間攝政自ニ閑小路一參會、被ㇾ出ㇾ自ニ中門內方一、次大進立ニ御榻一、次權大夫參ニ帳內一奉ニ抱下一、攝政候ニ御裾一、下官、大夫、權大夫、亮、權亮、學士等候、其次第如ㇾ常、御拜之間、如ニ行幸一被ㇾ庇ニ御簾一、拜之間無ニ失錯一、萬人欣盛、實天之命ㇾ然事也、

院陪膳藤大納言、宮三位中將兼雅、



舞左右各三、蘇合之間、宮入御、下官入座、當間、褰御簾、去年大將被此旨之上、時忠朝示可參之由也、御遊之間、琵琶師長大納言、拍子宗家中納言、無付歟、箏兼雅、和琴資賢、不付歟、和琴如何、笛實國、笙隆房、篳篥定能、還御之時、寄御車於對南階、今日有勸賞也、此事如何、去年勸賞無先例事歟、今度又如此、行幸每年勸賞、猶以難之、何況於行啓哉、院御給、從二位光隆、正四位下、親信、女御々給、正五位下、正衡、還御之時、下官猶供奉、白馬、次有蓮花王院修正、下官改裝束參仕、

十四日、丁丑、晴、參御堂、攝政被參、兀子立乎、自余事等如常、與攝政談節會事等、宣命見參祿法二通、宣命指入烏口、今二通ヲチカヘテ可挿云々、又非一上大臣可用花德門之由、故殿御記云々、此外事甚多、不能具記、

十六日、己卯、晴、終夜明月、今日踏歌節會也、左府依所勞不出仕云々、申刻許、自藏人權佐經房之許示送云、今日參內歟如何、報云、依有咳病之氣、難參內之者、傳聞、今日源亞相、可勸仕內辨之由、內々支度云々、下官去年勸仕此節會之內辨了、隨咳病無治術之間、雖凡不出、先例雖參內申、咳病之由被免、是定事也、仍申其旨了、又彼人開可勸仕內辨之由、相儀者、且者無心也、仍旁不參內也、但乘燭以後、密々着打梨束帶、乘網代車參內、不帶劍、入自待賢門修明門等、自御湯殿方參、此事尤非穩便、然而且有此例、又源亞相內辨見物之志切、仍竊所參內也、且有例也、暫而攝政被參內、先被仰內辨陣事、不能見、源大納言聊辭申內辨云々、然而猶勸仕了、次天皇渡御南殿、侍臣炬松燭候、內侍二人持劍璽在前後、御劍前攝政候御裾、主上步御、命婦女藏人等供奉如常、此後下官密々參御後邊也、則出御倚子、先是引陣歟、內侍出居東檻、經房廷尉等引

道也、內辨出軒廊東二間、自櫻樹巽程揖初、（甚早、是依夜陰被略歟、）到左仗胡床南頭、（此間近仗無胡床、）去七八尺許揖再拜、爲先、又揖右廻、（於初所程揖留歟、程遙之間、不見委作法、）入軒廊東二間左腋、昇東階、（南邊、）經南庇、入母屋東第一間、著兀子、（座并若之、當第二間中央程歟、後聞、大臣兀子、只一脚立之云々、然而猶置三脚、若次第四兀子、身爲一大納言、置兀子二如何、但許座故歟、）次顧座上、仰云、開門仕禮、則開門了、次又顧座上仰云、國司罷寄ヌルカ、左近長頭範直、（在櫻樹下、）高辨申上云、罷寄候ヌ、次內辨正笏召舍人、（當笏於口程召也、而今如普通、若彼家々說歟、去元日節會、內辨別當隆季、當笏於口甚近之、雖當口程猶不近事也、而不知口傳、只當笏於口ト云事ハカリヲ聞テ、不傳故實之人如此、所爲甚見苦也、而今亞相ハ傳故實之人也、然而全不當笏、已水火作法也、又召聲甚異樣、又不普通、頗惡也、但定有所習歟、又不審、是彼家說也云々、）大舍人稱唯、次少納言著版、從內辨仰云、大夫君達召、（橘其音又不普通、攝政曰マウチキムタツメセト可仰之由、故殿有仰云々、勘內辨之時依被命此定召了、而今亞相召詞、マウチ君達云々、是事又相違也、如此事可尋也、）少納言唯出召之、次中宮權大夫（定房）以下參、列立標立了、貫首人（中宮權大夫、）咳嗽、內辨仰云、敷尹乎、（仰詞又有不審、所習ハ、シキヰン也、而今仰詞シキン云々、無ヰ字、定有所習歟、同可尋也、）群臣謝座謝酒了、著座了歟、采女三人、（陪膳在此中、）自南庇東進入母屋之御座之間、撤御臺盤一脚、（陪膳撤之、今二人采女各持盤一枚、受之歸了、陪膳亦歸了、）次自南階、內膳供御膳、（內辨不能之、近例能之歟、但供遲遅也、早供時不能之歟、今頗遲々、然而不被催如何、）先稱警蹕、內辨以下起、又稱警蹕、（二ケ度、如何、）次第供之了、（八盤如常、逆物所自西階受盤、而欲自南階受之、內辨被示自西階可受之由了、）群臣居了、（此間內辨之儀、遙遠之間不見、次第亦法、可下湯漬如例、別當答可然之由歟、內辨召云、女官云々參進、仰云、湯漬可下、女官參盤、而兀子之間下了、內辨須見歟、次第雖押笏紙、暗之間不見歟、）次內辨問采女云、餛飩供了歟、采女申云、供了、內辨仰左大辨雅賴催之、左大辨起座、內辨仰云、作座可催云々、次居臣下粉熟了、大辨示色內辨、內辨候氣色歟、次仰箸鳴歟、次內辨以下下箸了、此間自西階、內膳供殘膳、（內盤如恒、下官問中攝政云、先々晴御膳供了後、自西階內膳供殘膳了、未供鮑羹御飯等之前催之由所見也、而今如此、頗有非例歟、餛飩時御膳八盤之中供之了歟、然者此定有何事哉、如何、報云、實可然、只問采女供了之由、サテ令中ハ、雖何程不可告云々、自今以後可隨此命、）次供蚫羹御飯等了、內辨催臣下飯居之、又內辨問采女云、御汁物供了歟、如何、采女云供了、內辨催臣下汁物可居之由了、（此事不審、下官問中攝政、命云、供御飯了、催臣下之飯之次、只飯汁ト催、常事也、此儀強之儀也、可隨此命也、）飯汁居畢可申上、如初御箸鳴歟、臣下下箸了、次內辨仰三節可供之由了、（先是供御菜等了、）采女供之、次催一獻、供之了、催臣下一獻、則巡行如恒、次內辨下殿、催國栖一節了、復座、（此間主上還御、內侍取劍璽等、此間群臣起、內辨下殿之間、無稱警蹕也、又大將公卿等不候也、）次二獻、次御酒勅使、（不奏直仰之、召詞不聞、）次三獻、內辨下殿催示、則奏之、（奏音聲、次萬歲樂、次地久、次賀殿、次延喜樂、各四人舞也、承明門前也、不退音聲、）內辨不復座、直取防家圖、進弓場奏之、（過無明門立下官間、攝政命云、不兩說一說也、第二間西面立也云々、下官云、以何爲吉

哉、命云、我等所知二間四面也、可覧此命、次將持杖相從、少將座房也、奏聞了復座、件奏留仰所、此間示奏了、則又起座下殿、爲催舞妓歟、下官問申攝政、命云、藏人方沙汰也、催舞妓事也云々、今下殿如何、但雖下殿示催事歟、次舞妓進出了、內辨復座、令取標之由不見、暗之間歟、不見、若不撤歟、然大失也、次內辨以下下殿、拜舞如恒、左仗邊、復座、內辨不復座、見宣命見參等歟、奏聞了復座、此間攝政退出了、召資賢給宣命、召左大辨給見參祿法等了、各召詞不聞也、左辨下祿所了、內辨以下不殿、宣命使着版、宣制兩段了復座、但宣命使一人復座、自余不復座、則宣命使下殿了、行祿所、退出了歟、抑、今日舞妓拜之間、雜人昇殿、撤公卿饌了、職事等不加制止如何々々、又下官問申攝政云、謝座之間、自何程可練哉、命云、櫻樹東程也、頗進南今夜來歟、被略之由所見也、又問申云、自櫻樹東程練初、頗向御所方、御所ヨリ見程ヨク猶資伏練之山申如何、命云、未知其說、只何モ同事也云々、又今日入御則撤御膳、內辨雖加制止、不承引撤之了、不重也不女也、今日無別遊亂也、事了、下官退出了、于時丑刻歟、

廿八日、辛卯、今日於攝政家、有詩歌絲竹會云々、今夜行幸也、每事指合、於事無便宜云々、後日可宜歟、依寬治之例、被撰召儒者云々、又獻詩人有不獻歌、又不入詩管絃等人、催有獻和歌、此等皆新儀也、詩資隆、少納言、謝重家朝臣等宜云々、今度重家朝臣兼三事、已不異經信云、

二月

二日、參東宮、今日春日奉幣立也、下官依所勞、着直衣、入夜參、而未被立奉幣、已召御裝束、下官爲直衣無役遂電了、

七日、庚子、晴、參東宮、攝政被參入、言談之次被示云、外任奏不候之時、內辨奏其由、是專不可然、只不奏、無外任奏之由、皆所知食也、何强奏其由哉云々、又諸院昇殿者皆除之云々、又被命云、節會之時、於南殿巽角立兀子、是內辨爲催雜事也、件兀子、南面可着也云々、又節會隨大臣員數立兀子、近日ハ三脚可立也、大臣兩面也、而强不然歟、元日別當隆季着第二兀子云々、隆季陳云、除兩面兀子之外、所着第一兀子也云々、下官案之、計座着之、雖兩面兀子一脚立、猶從兩三可着也、但可尋之、又被命云、第二大臣內辨之時、若兩兀子一脚立、可着件兀子云々、是大臣不可着納言兀子

之故也、

八日、辛丑、中御門中納言被來、談衆事之間及節會事、隆季爲內辨之時、着第二兀子、是兩面兀子立一脚之故也云々、猶計座可着云々、

九日、壬寅、晴、參東宮、自去二日前大相國惱寸白云云、一昨頗以減氣、自昨日又增氣云々、事外六借云云、天下大事歟、上皇來十六日可有御下向云々、

十一日、甲辰、參東宮、前大相國申時許出家云々、所惱重故歟、今夜、八條女院可被渡新所云々、而依大相國危急延引了、六條東洞院云々、猶々前大相國所勞、天下大事只在此事也、此人夭亡之後、彌以衰弊歟、

十五日、戊申、晴、參東宮、今日、上皇御下向、本聞明日之由、而俄有御下向、依相國危急歟、即密幸六波羅第云々、

十六日、己酉、亥刻許、或人告送云、來十九日可有讓位事、於閑院可有其事云々、

十七日、庚戌、晴、未刻許參東宮、相合女房、談讓位事等、昨日俄出來事云々、上皇有思食事、御出家事歟、且因之令急給、又前大相國入道所惱已危急、雖不增日比、更非有減氣、且彼人夭亡之後、天下可亂、依如此等事、頗急思食事歟云々、

十九日、壬子、晴、今日有御讓位事、借召攝政閑院第所被用也、余出仕事、頗有其憚、依爲忌日也、猶有可出仕之儀云々、仍尋申攝政之處、返報云、今度諸事別儀也、早可出仕、又可立昇殿勅授等拜云々、仍所出仕也、但余按之、依有院宣、有限雖出仕、於拜者頗可憚歟、雖不立件拜何有咎哉、然而彼人被拜、下官獨忌之、尤可無便、仍愁所立也、辰刻着束帶、有文帶、螺鈿劍、裝束如常隨身、參東宮、七條御所、日來御座此所、依可有讓位、今日有渡御攝政第也、仍卯刻可參之由、光雅加催、仍殊所早參也、于時權大夫邦綱卿、他卿相未參入、邦綱出、自去十七日陰陽助泰親爲無風之難、所奉仕御祓也、而昨日大雨之間、殊彌可祈請之由蒙仰、而自今曉天晴、感懷尤切、聊內々給小祿如何云々、余云、今日雨止、誠珍重事也、內々給祿、有何事哉者、泰親參御所北面壺、奉仕御祓事了給祿、再拜退出、暫上皇密々渡御、余暫候御前、人々遲參之間、光景推移、漸及未刻、于時攝政被參仕、次御裝束、總角如恒、此間、上皇還御了、申刻出御、攝政、下官之、先是帶刀等候南庭、權亮實守持候宣切、泰親奉仕反閇、出之間、給祿如恒、公卿一兩列立之間乘御、下官參御輿、乘御了、攝政被參御車、先是、右兵衛督時忠傳上皇仰於攝政云、依應德例可令候御車給者、因之所被參仕也、應德堀川院御讓位日、當日平日渡御堀川第、京極殿候御車給例歟、余按之、何被准讓位例哉、故何者、彼者、非儲君、是者皆

閑也、其儀不相似之上、日來痛乘御車給也、去年正月并今年朝覲行啓等、全無同車之人、何見先例、雖二十余廻諸君、猶傅必所候御車也、而下官以不肖之身、居顯要之職、參御車之條、尤可無傾之故、彼申念請歟、且者、後朱雀院成人東宮也、然而、傅小野宮右府實資、每度行啓候御車、依人有其沙汰、顯雖失面目、憖身之不肖、所馳過也、然間今日俄改成人之儀、准幼稚之儀、出不似之例、強令候御車之條、爲憚彼人榮花歟、未辨是非、如先例自本有同車之人者、何及此不審哉、自若至老、是生者之習也、自老施少、未知其故者也、長和年中、後一條院坊御之時、行啓之時、御堂爲左大臣、內大臣、內覽人、祖父也、外候御車、給之曰(ロイ)傅右大臣顯光、內大臣公季等供奉、自車付之、案之、大臣候御車之時、雖坊官爲大臣之者、三公不可引例之故不騎馬供奉歟、爲余顧無面目、雖須就彼例、申子細、近代候法、一日既如無、若思無知人就中爲臣所坐、不當哉許、還可被處奇怪歟、加之、後朱雀院東宮御之時、啓之頃、自大內還御母后上東門院之時、傅右大臣實資候御車、大二條關白、于時爲內大臣左大將、騎馬供奉、且者憶彼例、須有憚于上奏、仍慇騎馬供奉了、凡近代候法、依人用先例、隨事先念跡、悲哉々々、行列如常、但攝政隨身四人、府生二人、番長二人也、騎馬在前車後、行啓番長步行、是不始于今事也、而後如此、若是依爲御後歟、番長步行是依爲陣中云々、然者何依先後哉、但猶可尋問公賢、到閑院下御(無名謁、)乘、先攝政、次儲皇、(攝政褰御簾、)入御後、攝政被參內了、下官退出了、暫休足、戌刻許參閑院、(今度隨身乘移、並胡籙也、)此間、藏人大進光雅裝束御殿也(以東對爲清涼殿、如東三條儀、以寢殿爲南殿也、但劍璽渡御之間、以南殿爲清涼殿、)歟、子刻、劍璽渡御、(御劍、左中將親定朝臣、神璽、右中將實宗朝臣、)諸卿先、(○先下恐在脫、)左右大將前行、入東門幷中門等、到寢殿南面、(路間迄道如恒、)攝政此間被昇歟、登階內侍二人受取之、置夜大殿、此間、公卿等入中門內列立、(先例無列立之由見承記、如何、)劍璽入御了、左府以下各昇自中門北廊、或候對南庇、或坐中門廊邊、是尤違例也、先例不被仰昇殿之前全不昇、或候小板敷、或候帶刀陣邊云々、縱雖昇密々可佇立中門邊也、如法參候御殿南庇之條、專不當事也、奇々、此間、攝政候御前、補藏人一人、(先是出御供、坊一臈平時家、時忠卿男也、爲主一臈不被渡也、)拜舞了、又召之、被仰條事、來仰左府云、牛車輦車勅授等如舊云々、左府云、不被仰昇殿如何、於我者一切不可拜、云勅授云昇殿、旁不可拜、(勅授者爲大將、昇殿者不被仰之故也、)次左府起佇立中門廊、余以下同立之、外記不出來、背(○背恐皆誤、)不被仰之、須被尋外記歟、然而不尋也、然間攝政於對西階下帶劍、進庭拜舞、(攝政拜仰、依暗委不見、)次歸昇、被來中門方、是爲立加勅授之拜歟、(思德如此也、)于時勅授人々(余、源大納言、藤大納言、中宮權大夫等以下也、)帶劍、攝政下自中門、下官以下下自外方列立、于時左大辨雅賴申攝政云、人々不稱申云、昇殿勅授各列拜歟、將又混合歟云云、(是不同藏人仰詞、無疑被仰昇殿之由、存知之人々申狀歟、)攝政返答云、近例混合也、昇殿勅授一度可拜也云々、(下官聞此詞、無疑知被候昇殿之由、藏人幼少之間不仰歟、但父督於階下敎訓、若敎辭事歟、不敢々々、)于時帶弓箭之猶皆悉加列、左內兩府猶不加之、強好職者之故歟、列立了、奏慶賀之由、(中次不見、)拜舞了、各着殿上座、爰左內兩府同着之、(此事尤奇怪也、兩丁不被仰昇殿之由、不立拜、而無左右着殿上座、任意之至、未曾有之不敢所行、)無

盃酌、卽攝政參御前了歟、又向直廬歟、暫而左府着陣了、下官雖可着陣、聊依有用事參御前了、其後所勞更退散了、人々不着陣、又無陣中文云々、希代事、上卿職事辨官、各以有若亡云々、被渡御衆供御膳、攝政直廬吉事等事不見及、仍不能記之、(今夜攝政事了、被引參上出七條御所、上臈等屈從之、今夜無尊號、遂可有云々、只被補院司殿人等云々、成賴沙汰也、)頭信範朝臣、渡、兼盛朝臣、坊亮、五位藏人、(經房、光雅已上渡、於延後不被止)了、六位(平時家、藤顯經、高階泰經、(已上坊職事也、)菅原在經、藤資綱、此人去年搦盜人被補之、件人信範子也、弄文好武、云々、)凡御讓位之間雜事等不見及、人々不着陣、無盃酌、違例也、後聞、左大將前行之間、以前驅并隨身炬松明、右大將以隨身秉燭、前驅在後、又左大將隨身官人褐垂袴、右大將官人束帶如節會云々、兩將軍作法已相違、以何可爲佳哉云々、又於新主御所內侍人忽以闕如、筑前內侍、成定女、俄云所勞不參、攝政被責敢不出來、仍忽被補內侍用之云云、又左中將賴定朝臣持御劍下階之間倒了云々、頗見苦云々、下人說有禁忌云々、又固關之間、聊有違例云々、召左右馬寮兵庫寮等、各司可讓之由仰之也、而雖仰御綱、馬先不參之由、別當隆季語或人云、事質者事外失錯也、虛空仰之條、未聞事也、但如此事非必定說、定僻事歟、今度宣命如常云々、(而或人云、幼主讓位於皇太子儀、我朝始云、幼主年被仰攝政之由、如嘉承寬治等、以上皇詔可仰之云々、)

廿一日、(甲寅)參內、不着陣、直參御前、今日別當以下着陣、饗膳事了云、一昨日兩日無此事、而今日有之如何、

廿二日、(乙卯)不出仕、今日、御卽位之由、被告申伊勢、奉幣大祓等定也、左府被參云々、

廿三日、(丙辰)不出仕、今日、政始也、今日、百日五十日同日食之、其儀、朱臺六本、盤二枚、用銀器、(一枚居市餅三盃、(盃別五十、)一枚居二井熟云々、)居樣承曆例不勘得、仍用康平例了、(左衞門尉紀久信役之、)當日平旦、能登權守紀久明、向市交易餅、(如頃、)陪膳皇太后宮亮賴輔朝臣、四位少將定能朝臣可勤之、而俄穢氣出來、因之卒爾之間用賴輔也、役送諸大夫八人、(藏人五位也、)今日不儲公卿座饗、康平、承曆、皆公卿殿上人招之、而近日大相國所勞、天下大事、旁指合之間、八條院御渡停止了、如此間非人家招卿相觴詠之條、尤可爲傍難、因之不儲也、近代作法依時儀能事也、就中、故法性寺殿、故攝政殿、當時攝政、下官、女院皆以密儀也、且者逐彼例等也、七夜者、折節依無骨、如形逐先例了、然而、今度且者

依近例、且者随折節也、定有傍難歟、
廿六日、己未晴、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巳刻着直衣、參九條殿、未刻、御懺法始、參仕公卿中宮權大夫、藤中納言、堀川中納言、左大辨、余等也、事了參內、頃之、攝政被參內、藏人左衛門權佐經房自院爲御使參條、申攝政、不能委聞申了、來月十一日可有遷幸于大內、其儀如御移徙之儀云々、天仁之例三ヶ夜云々、
廿七日、庚申晴、參內、兼攝政被候、被示云、今度御即位、皇后不可有同輿之儀云々、明日出上可有御拜云々、
廿八日、辛酉晴、不出仕、今日、有開關并解陣事云々、又尊號事、上卿藤大納言
廿九日、壬戌晴、見昨日尊號詔、大內記光範作之、其詞曰、
詔、朕以幼沖、忝承叡託、皇緒之寄不輕、難〇雖恐雖誤委朝政於賢佐、兢業之心未決、何忘夕惕於眇身、上欽祖宗、下懋黎元、太上天皇、德法三才、道光四表、諸夏皆致就日之望、率土旁通瞻風之跡、而忽抽脫屣之思、更謝守文之尊、辭宸居於帝宮、富春秋而養志、訪仙遊於姑射、尋水石而閑心、至矣將聖之道、識（殆カ）介大綠者歟、抑、禮有恒法、國存舊規、列代彝範、何不率由、宜上尊號、爲太上天皇、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仁安三年二月廿八日、有御書、攝政書之、

三月

一日、癸亥不出仕、傳聞、攝政與信章乘逢之間、信章稱空車之由不下、被破車了、遂下逐電了云々、
二日、甲子晴、參內、頃之、攝政被參內、嘗談與頭辨之間、示云、臨時祭使、三位中將兼房催之、雖然依所勞被辭了、仍催三位中將實家了云々、又云、時忠卿被免直衣云々、又云、御即位奉行、藏人方光雅、官方俊經云々、御渡依天仁例、可爲三夜儀云云、可有黃牛水火云々、奉行辨重方、藏人方光雅、立后事藏人方信範、本宮經房云々、又云、平相公親信記委細書之云々、
四日、丙寅中御門中納言、左大辨宰相等被成、中納言云、御遊神度、上卿被催仰云々、又云、御渡日可有女官除目云々、暫而被歸了、左大辨數刻座及亥刻

也、相公云、來九日坊官除事(イカ)可二參執一事云々、去御讓位日、左右兩大將隨身裝束相違云々、左府云、依二應德之例一所レ用也云々、先帝御讓位日、當攝政束帶云々、是如二右大將一也、左府者褐垂袴云々、又云、攝政行啓日者、被レ着二蒔繪劍一歟云々、下官云、蒔繪也、相公云、於二禁中一更被レ改二帶螺鈿劍一云々、是事如何、縱東宮行啓、必可二蒔繪一、節會日也、自レ本被レ帶二螺鈿劍一、有二何事一哉、何況哉、東宮行啓裝束如二行幸一也、是不レ始二于今一事也、而今如レ此、若有下被レ存知一事上歟、尤不審也、又御車後、隨身番長騎馬、此事同以不審也、數刻之後被レ歸了、自二七宮(止カ)一三綱事又被レ尋二申子細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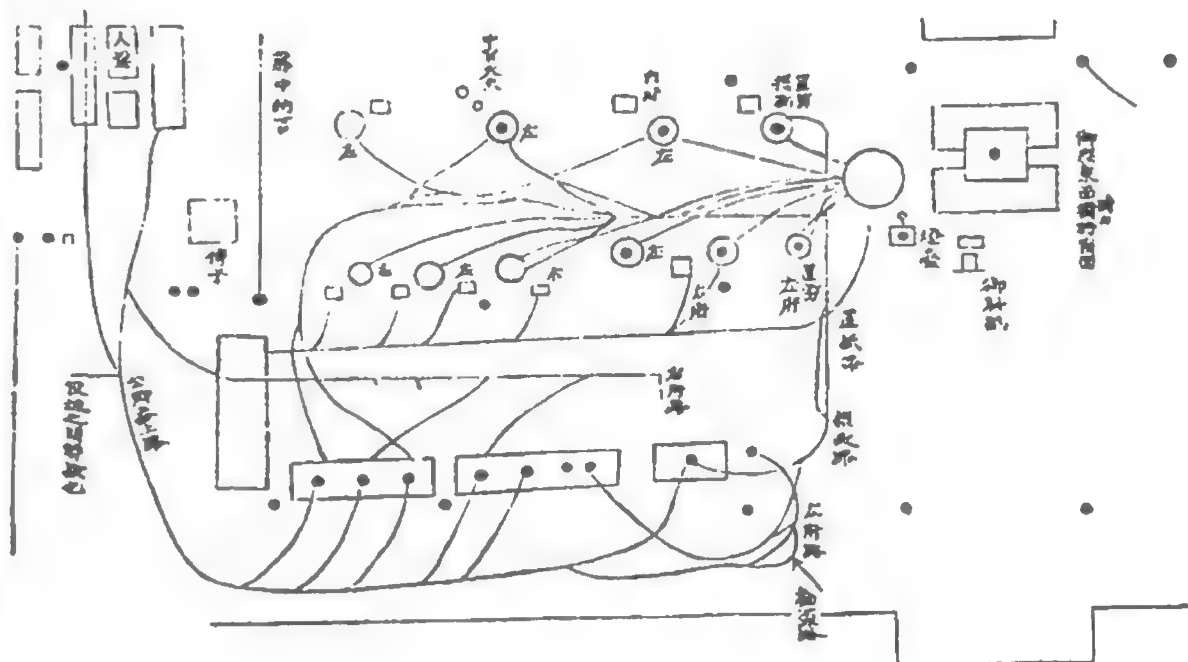
八日、庚午、今日有二八者奉幣(伊勢)一、恒例也上卿左府、

九日、辛未、甚雨終日、今日有二坊官除目禮服御覧一、女御勅使信範、給レ祿退出了、公卿六人參云々、

十一日、癸酉、終日甚雨、今日、自二閑院一有下遷二幸大內一事上、(天仁例也)、戌刻參內、直參二御前一、未レ召二御裝束一、攝政被レ候、下官問申云、御馬被二引進一之間、候二御前一只一上卿許歟、先々納言爲二第一上卿一、仍以下不レ候歟、今度大臣皆參、然者大臣者皆悉可レ候歟如何、答云、先例一人也、不レ及レ他歟云々、仍勿論先有二召仰事一云々、(頭辨若レ陣仰二左府一云)、御裝束御總角事遲々、實守朝臣遲參、數刻被二相待一、猶以不參、仍女房幷邦綱卿等奉レ結レ之、如レ形了之間、實守參、可レ召之由人々申、仰云、不レ可レ然、不レ可レ然、是尤可レ責也、幼稚御意ニ、遲參奇怪思食テ、依不請不請不レ可レ召之由被レ仰、實可レ然事、向後有二其恐一、御裝束之間、內藏頭憲盛勤レ之、無二他人一間、與二下官一勤二仕之一了、出二御東對南面乘庇一、其簾內敷二繧繝端疊二枚一、其上敷レ茵爲二御座一、簾外廣庇座當間、左右廻レ北長押舉、燭(有二打敷一)、御座間、(階隱間也)、東間廣庇廻レ南柱西敷二圓座一枚一、爲二左府座一、下官出二殿上一著座、座自レ本右大將左大辨在二此座一、次左府自レ陣參二御座一、次自二西中門一引二御馬十疋一、(近衛次將、同府生以上引レ之)、立明如レ恒引過了、左府起レ座來居二殿上一、頭辨仰云、家賢、相二加折紙一可レ之、左府少辨、頭辨起了、左府起レ座出二上戶一、於二中門邊一召二內記一、被二仰下一復レ座、內府問二子細一、返答云、上階三人、正三位中納言忠親、參議兼左大辨雅賴、從三位親範、又從四位下資泰、正五位下公輔、從五位上□□、次出御、返閇、次持渡、次公卿列立、此間雨止、仍各懸レ尻進二立庭中一也、次國司、次鈴奏、少納言遲參之間、數刻被レ相二待之一、雨已下、左府云、被二仰下一之後可レ插

レ笠也、然而近代不レ然、仍只可レ相云々、召レ笠、次寄二御輿一、次將安二劒等一歟、此間公卿等爲レ先二下蔺一、爲二騎馬前行一、下官同レ之、行列如レ恒、御路出レ自二閑院東門一、自二西洞院大路一北行、自二二條一至二堀川一北行、至二大炊御門一西行、至二大宮一、於二此辻一上皇密々有二御見物一云々、入レ自二待賢門一、經二建禮承明門等一、下官於二建禮門前程一、下レ馬入二同門一、承明外水火黄牛有レ之、如二恒行事一、辨重方行事立二同門外一、入二承明門一、東扉列立、此間不二雨降一、仍列二立庭中一也、經二公卿列前一、成頼居、是事不レ庶平也、尤雖レ有、有二何過一、人可二窮深一哉、不レ存事也、彼人爲二賢人一也、以レ云二故殿第一、不レ忌二其起一如レ此歟、可レ謂云々、北上西面如レ恒、次御輿至二建禮門一、有二立樂一、此間左右大將起、禮門內左右立、神祇獻二大麻一歟、不レ見及、次到二承明一、以二水火前一、陰陽頭在憲朝臣在二其前一、於二承明門外一反閇歟、不レ見及、火童重方引導、水童行事史、其後黄牛、次其後左右大將也、陰陽師水火等、自二西階登、入二南殿西面南妻戶一、立二御帳西間一、陰陽師者、施二咒術一了、參二清涼殿一歟、不レ見及、此間攝政入二承明門一、經二公卿列後一、昇レ自二南殿東階一、候レ殿、御輿寄二南階一、過レ前之間、諸卿皆深揖、過了起、次下御、御輿退、次留二版位一、又以遲々、行事大納言公保揚行レ之、然而猶以遲々、遂留レ版了、中務次少納言貞宗鈴奏、次名

謁、次左府下官內府等、經二軒廊一出二宣仁門一、於二陣後一雖レ着二沓一、左內兩府著二宜陽殿一、下官相二勞所勞一之折、直自二御後一密々參二御前一、此間供二五菓一、先レ是御座攝政候、陪膳中納言典侍、此后弟、女藏人二人役レ之、自二兒門南際一供レ之、次入御、改二御裝束一御二直衣一、供二夕膳一、攝政下二直廬一見二吉書一了歸參、此間欲レ供二夕膳一也、攝政殿上、下官同座レ之、左府留レ陣、右大將以下少々候二殿上一云々、吉書了、左府參二殿上一、經二御後一兩止了如何、次頭辨勸盃瓶子光雅、五位藏人也、一獻了、次攝政參二御前一了、有二出御一、次召レ之、頭辨、左府已下參二御前座一、孫庇座、次各居二衝重一、殿上五位自二廣庇一自レ前居レ之、攝政雖二居了一、先可レ有二勸盃一、末々者不レ過レ其云々、次內藏頭經二勸盃、瓶子經房、五位藏人左衛門權佐、一獻了、敷二庇長押上圓座一了、攝政命云、今一枚可二持參一、光雅取二圓座一、經二孫庇并庇南第一間圓座中等一、御座南方敷、次召二切燈臺一打敷、五位火、六位保元打敷燈臺、六位火、五位持參、今度相違、次攝政直入二南第三間一着二奧座一、坐二當間一、御座南間也、次左府經二簀子一入二同間一着二端座一、次下官不レ經二簀子一、直進着二端座一、入二南第二間一、當座間也、次內府經二簀子一、直入二南第一間一着レ奧、第二間座、次源大納言雅通、端、次三條中納言實房、同、次資長中納言、奧、次右大辨、端、自餘公卿不レ候、皆以



退出、奇怪々々、次頭窓盛經ニ採庇ニ入ニ御座間ニ、置ニ御折紙、(居ニ出高坏御座東方ニ)此間、主上御寢平臥、人々與レ之、次給ニ公卿ニ紙置、奥座人經ニ座後ニ(欲レ經ニ座中ニ、攝政制ニテ令レ除レ後也、)置ニ端座之人ニ副ニ長押ニ、各後置レ之、次經房經ニ座中ニ、置ニ筒篋於閭座ニ、次六位(資綱藏人)、經ニ座中ニ置レ紙、次光雅置レ之、次信範置レ之、次公卿自ニ下臈ニ置レ之列攝政、(○列恐到誤、)但右大將左廻、資長同、同實房同、公保右廻、定房左廻、雅通同、内府同、下官右廻、(我座方見同能也、御所様サマ也、仍雖レ何後ニナラサルナリ、)左府置レ笏、(自餘皆指レ之置了、不レ拔レ之作レ指復レ座也、各頗膝行也、)置レ之了、次攝政置了、(置レ笏以上二人ハ奥端第各拔一座也、仍如レ此置レ笏歟、保元故殿置給也、)次獻レ紙人打レ之、攝政毎度入レ箋、(拔レ笏歸也、不レ挿、)次給レ祿、次公卿退出、(殿下祿頭取レ之、)自余四位五位、御遊神上卿實房也、今夜參仕公卿、左府、余、内府、源大納言雅通、(不レ供ニ奉大内ニ、)定房、公保、(不レ供ニ奉ニ行幸ニ也、)隆季、實房、(御遊神上卿、仍不レ列云々、)宗家、實國、成親、資長、忠親、資賢、邦綱、成頼、雅頼、親範、俊成、時忠、實家、成範、自余猶有歟、不レ見ニ及ニ也、今夜左右大將隨身、染分狩袴也、不當也、夜行幸染狩袴不レ見也、隨又攝政云、專不レ可レ然云云、下官物節(所々)外褐袴如レ恒、攝政隨身又同ニ余隨身ニ、下官行幸供奉、强不レ可レ然事也、而大臣行幸可ニ供奉ニ事也、近代不レ然、任意也、强不ニ事闕ニ事、又供奉無レ難事

也、就レ中藏坊官也、殊致レ忠也、但於レ事無二面目一無レ益レ忠也、莫レ言々々、今夜有二女官除目一、三條中納言實房行レ之於二閑院一行幸以前被レ行レ之、之間、左府參上、候二陣奥座一云云、實房召二官人一之毎度、凡仰下事毎度窺二色左府一云云、

十二日、甲戌晴、上官來催云、來十四日可レ有二院號一、可レ參云々、依二所勞一難レ參之由答了、以二皇太后宮一爲二院號一云々、未曾有事也、末代朝政皆如レ此、非二國母幷太上皇一執柄等女異體、后宮院號、凡言語不レ及事也可レ謂二幸人々一也、

十三日、乙亥陰晴不レ定、大相國入道所勞不二減氣一、經二日數一云々、仍着レ使相訪、返答云、不食逐レ日陰增云々、無二其恐一、自平愈者不二參啓一云々、

十四日、丙子天陰、終日雨降、持二來院號詔書一、加二朝臣一返給了、外記史生所二持來一也、內藏頭長光朝臣來、數刻言談之次云、寶國卿子公輔、件人名高大夫名也、忠仁公御時令二還俗一之者也、件高大夫者、法名者惟修、慈覺大師御弟子、高名行功者也、辯意和尙之同法也、而稱レ有下可二濫行一之相上、不レ授二祕法一、一兩歲レ帳祈請、三寶夢見之樣、汝尾張國之者有緣也云々、因レ之乞食シテ行二向彼國一、四五歲許女兒出來、見レ之心已動、仍則夢相告已是也ト心得テ突二立劒一云々、然而不レ死、遂蘇生云々、件乞食逐電了、其後經二年序一、尾張國下女參二忠仁公一、爲二半物一宮仕之間、惟修又勤二仕御修法一、祗二候殿中一、見二件半物一已犯了、問二事子細一之處、件女云、我則尾張國者也、而或乞食欲レ殺、然而依二三寶之護念力一蘇生了云々、惟修聞レ之先年殺了、猶有緣之者死去了由存、已是也、生々世々厚レ緣者也、於二于今一者不レ可レ云二左右一、早可レ申二事之由一トテ、事子細ヲ具ニ申二忠仁公一テ所レ望二還俗一、仍令二還俗一也云々、件物名也、專不當歟云々、亥刻、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今日政、上卿右衛門督實國、固關復奏、上卿同前、院號定上卿左府、事等被レ行、仍參內云、其儀改了、實國卿着レ陣、有二申文事一、次被レ行二固關復奏事一、先召二內竪一、前召レ使之處、內竪一人不レ候、仍召二外記一、召レ使之、使等入二日華門一列二軒廊一、雨儀三人、上卿目レ之、次一々參上、進二木契等一、上卿示云、先例入レ筥、仰二外記一令レ開也如何、使々等申、先例皆如レ此也云云、仍更召二外記一、筥一入レ之、令二外記內覽一、次進二弓場一奏聞了、復座了、次左府着二端座一、次職事頭辨經房朝臣、着レ軾、仰下改二皇后宮職一可レ有二院號一之由上、可二定申一之由上、左

府向二官末參議一、（右大辨實綱朝臣、）示二宣旨之趣一、實綱發言云、皇
太后宮職可レ爲二院號一者、九條院可レ宣云々、次宗通
朝臣申云、五條院坊門、次平相公親範申云、同右大辨
定申、次左衛門督、（同前、）次中御門中納言、（同前、）次三條中納
言、（同前、）次藤大納言、（師長、）安喜門院、坊門院云々、次左府、
同九條院、次招二職事一、合三一度問二人々申狀一、職事聞
レ之參上奏聞、次歸來仰レ之、止二皇太后宮職一可レ爲二九
條院一者、以二進屬一可二院司一、年官年爵如レ符者、次左府
召二外記一仰レ之、次召二右少辨重方一仰レ之、次人々退
出、中納言宗家、六角宰相家通等參二女院一、宗家被レ補二
院司一、然者不レ拜退出云々、
十五日、（丁丑、）今日、上皇自二七條殿一、渡二御南御所一、人々上
達部直衣、（內座已下十八人、）殿上人束帶、白中將晴云々、此事不
日、（○日恐得歟、）心事也、中間晴甚無骨、於二南御所一有二立后定
事一云々、與奪源大納言、堀川大納言書二定文一云々、又
有二御卽位敍位事一、執筆左大辨、淸書上卿右衛門督、宰
相右大辨云々、永範三品（前坊學士）也、雖理軍事高軍者也、
（○雖以下八字恐有二錯誤一、）藏人一二﨟敍レ爵、
十六日、（戊寅、）今日、有二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事一、導師禎喜僧
正云々、攝政左府已下多以參仕云々、

八月

四日、天晴、今日、朝覲行幸也、余依二所勞一不二供奉一、所
レ參二會院一也、巳刻、着二束帶一、（留身染分如二供奉一也、）參二院御所一、（法住寺御所也、）先レ是、源大納言、藤大納言、大宮中納言等參二候
於殿上一、與二藤大納言一暫言談、被レ語云、御裝束之間、
源亞相與二前別當一聊有二口論一、母后御座沙汰間事云
云、大納言所レ存西面、前大理所レ案南面云々、又被レ示
云、琵琶貞敏十代之遺風、箏又醍醐天皇十代之末葉
也、可レ貴々々、管絃長者也、未始有二臨幸一、諸卿列二立
中門外一、（東上南面、）余爲二第一一、右大將在二門內砌南方一、左將
軍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云々、暫而攝政參二立御輿前一、（門下、）
氣二色源亞相一云々、揖離レ列入二中門一、（自レ本開二幔門一也、）卽歸出二
幔門一、去二六尺西南一、攝政復レ列、次右大將進行、次攝政
進行、次御輿、于レ時余以下皆悉折屈、昇二居御輿一之
時、人々皆昇レ殿、余源藤兩亞相許跪レ地、是定法也、而
近代皆昇レ殿、不當無レ極也、下御後、余以下昇レ殿、余
卽參二御所一、次上皇出御、次攝政取二敷物一、其儀、經殿西
庇南面西第一間ニテ取二敷物一、（指レ笏跪取レ之、）自二西庇一南行、
自二南庇一東行、當二階間庇兼御座一、件御上敷レ之、次自二
同庇一西行、自二西庇一到二始所一、取二鑌子一置二敷物四角一

先戊亥、次未申、次辰巳、次丑寅、了、拔レ笏左廻經二南庇一、御座南、出レ自二妻戸一、到二主上御休所一、次主上參上給、御拜如レ恒了還御、次上皇入御、次裝二母后御座一、五位殿上人役レ之、南面供二御座一、不レ改二主上御座一歟、垂二庇御簾一、次皇后着二御椅子一、次主上參上、又御拜了還御、次改二御裝束一、次上皇出御、次主上參上、次召二諸卿一、余内府以下參上着座了、次攝政被レ仰二樂行事一、左基家少將、右實守中將、相匝差、不レ着二胡床一、攝政直召、陣官称二相召不一レ參仕一、仍遂仰二此兩人一也、經二我座之後一向二樂所一、次光近振桙、次忠時振レ之、次兩人一度振レ之、次余依二所勞一退出了、抑、今日階間以西、公卿座方、立二日隱一、先レ是、前大理申二攝政一云、朝覲行幸、立二日隱一之例不レ覺、於二競馬行幸一立レ之如何、爲二人雖レ堪、若可レ立歟、返答云、立レ之有二何事一哉、但可レ被レ取二御景色一、別當云、令レ申二事之由一了、仰云、可二隨命一申云々、又別當申云、晩頭可レ取レ之歟、攝政云、可レ然、別當云、誰人可レ役哉、攝政命不二分明一、但殿上人歟云々、然而當レ不二分明一別當退了、又今日行幸如レ例、今月侍賢門院御忌月也、於レ院音樂之條不二打任一也、但堀川院御時例云々、但不レ似レ彼歟、今日可レ有二任大臣之兼宣旨一云々、内府可レ任二太政大臣一、源亞相可二○可下恐脱任字、内大臣一、又可レ兼二右大將一云々、

仁安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庚午、早旦參二觀場所一、后宮女房可二歴覽一之由、別當内々被二告示一之故也、先巡二檢屋々作事幷掃除等一、次著二行事所屋一、大夫史、六位史、主典代等集會、童女八女、稲實公等召二著此屋一、六男子弟令レ候二砌邊一、見物男女、尊卑貴賤濟々焉、頃之、女車來レ座、上皇網代御車也、皇后御同車、別當時、右宰相中將宗、扈從各直衣、右衛門佐信基、伯耆守親宗同候、衣冠、北面下﨟五六人候二御車一、共二此外女房一五車、先入二南鳥居一、御車已下被レ立二行事所搭南庭一、臨屋也、次前庭舁二立臼二基一、入二御稲、次八女取レ杵、各四人謌曲舂レ之、此間、稲實公行事童女猶在二南庇座一、公卿以下祗二候庭芝一、上下感興、漸及二數刻一、次御車廻二北方一、歴二覽所々一、次出二御西鳥居一覽二内院一、次神服院、次入二御主基東鳥居一、於二臨屋南庭一、又有二稲舂事一、其儀如二悠紀方次第一、覽了出二御南鳥居一、還御了、

仁安三年十一月

十四日、辛未、早旦院參、奏二條々雜事一、大極殿縫壇御帳敷

物料、唐錦五段可入之、往古在裝束司、延久以後無其實、每御即位大嘗會、被借用之、在白河殿云々、仍申事由、啓後殿即被借獻之、付行事所了、其寸法一帖、長一丈七尺、弘七尺五寸、一帖、長一丈六尺、弘七尺六寸、一帖、長一丈六尺、弘七尺五寸、一帖、長一丈二尺、弘七尺三寸、一帖、長一丈、弘七尺五寸、准七段八尺、皆赤地唐錦、過差美麗物也、主基方申請院御物、但依皆通唐錦、頗不定云々、於悠紀料者、代々御物在執政家之由、下官知案內、令傳在白河殿由申行也、

自官廳巡檢大嘗宮路事、

治曆四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二日、辛卯、未一刻參內、候殿上、此間乍陰雨不下、則判申一點杭、右府左衛門督被候、則藤大納言來向被申云、關白御消息、今日欲見大嘗宮、朝間雨、及只今雨不下、人々相共參向如何、申云、自曉置御覽定及民部丞歟、但左右隨命耳、關白即被參殿上、相示曰、令御覽事、猶且參向有何事哉、人々相共出自西北門、入自大嘗宮南巡見、令如儀式無相違、仍不記、但衞門無屏云々、即歸參、

供神膳間事、

治曆四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二日、右大臣、下官欲起之處、有勅近召、令問嘗殿神座御座供饌□□□嘗殿神座御座等事、依長元撿校大略所申也、彼時指圖先日所進也、神饌等事、都不知給事也、然而依先日仰大略書、右內書式、新儀式、延喜天曆所記又御覽了、以其旨奏聞、但右府有供饌子細文、以人書送□□□□□□□許所奏也、猶有不審御景色、即退出、送書右府云、前日供神次第、頗天氣所令不當也、然而不露其書、依難知貴殿御止（○止恐心誤、）也、如此書、此時隱覆有何答（○答恐益誤、）哉、若有許容者、今度經奏聞如何、令見其書給、令隨形勢□□□□請之由、秉燭之後忩參、戍一點也、參御前申供神之間事、又以神齡采女所□□□□□文下給也、開見大略不違新儀式、只有一兩相違歟、采女申云、不傳文書、只以後先祖口傳、年來所奉仕也、下官申云、口傳合文書、甚有感事也、但一兩所相違者、猶可令懇獻儀式、及二代御記也、

承保元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一日乙卯、（同）陰晴不定、劔璽〔次〕將共進乍持劔璽、褰卷上御簾、主上被仰下官云、此遊暫留侍供神物等□□□□答云、早可着

御御座也、先々無逗留御儀者也、又經神座西及北邊、可着御御座之由、前日所令奏也、今夜忽然違、余進奏中戸布幔、(兼在内、撥開之、)主上入戸、經神座西頭北邊等、着御東方御座、入御後、敷設次將候南第一間西砌下、

承保元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一日、良久之後、自納言口□□問之云、所司未進衾單云々、入御之時雖參中戸下、不詳撿見、然此尋問悠紀、辨實政朝臣答云、件事神官所司等所職也、仍重不相尋也、召候廻立殿内侍與掌縫令供之云々、此間事甚狼藉也、各不觸事由、任意執行、奇怪無極、大略行事辨子細不行歟、掌殿、内事、宮主、所司等相加所行也、而卜部宮主佐兼國子也、有未進之氣、兼國相副候殿外云々、召兼國問案内之處、申云、至宮主者、修傳供膳事所陪行也、至神座事者、自本所知給也、内侍掌縫等供衾單事、是神嘉殿儀也、至大嘗宮者、不可專然、中臣忌部官人各一人、率縫殿、大藏等官人、奉從衾單於大嘗宮悠紀殿云云、而令掌縫偏執神嘉殿儀、所申至恐也、不可憑用、該謂謬說也、又於廻立殿可申時刻、合於掌殿所申也、尤不當也、凡行事官再(○再疑並誤、)所司等不許(○許恐辨誤、)事躰之所致歟、如何、遂失彼此參差自新時之狀介焉、(○自以下有脫誤、)

十一月

廿四日、晴、辰刻許、自藏人大進光雅之許示送云、節會殊被念、可早參云々、有所勞、定及遲參歟之由返當了、亦自攝政御許被送書札云、今日左相府不可出仕云々、爲内辨可早參者、所惱殊更發、相扶之間已及秉燭、酉四點參内、(裝束如恒、筋劔魚袋、)入自待賢嘉喜兩門、先欲謁攝政之間、藏人治部少輔兼光來向云、頻被尋申、直可令着座給云々、余招光雅示之、出御之時早可告也者、欲着東廂門西腋之間、兼光來云、内辨事、光雅可令申也、而先可申之由、有攝政御命云々、余即自砌西行、(令隨身令褰幔、)着端第一兩面半帖、(立座下撥如恒、件座西上對座、撥置、試若兼不置之時、上卿仰召使令敷之、抑、今日左府不可被出仕之由、兼聞之、又若座以前不參内辨事、仍勇直着外座也、又奥大臣座、)即光雅來就膝突、仰云、内辨、余居向座下方承之、(兩度奉此事也、)次以召使召大外記、即大夫外記清原頼業參膝突、余仰云、諸司八候哉、(由中候、)又仰云、造酒正八候哉、

申二候由一、依レ可レ有二國栖一不レ同レ之也、仰曰、候ハセヨ、賴業稱唯退歸、良久不レ告二出御事一、仍以二召使一召二光雅一問レ之、答云、已出御了、以二召使一令レ申二其由一了、未レ令レ申歟云々、此事専不當也、何自不レ參レ軾、以二召使一可レ令レ申哉、希有事云、次諸卿出二外辨一、大納言、公保、實房、小忌、中納言宗家、忠親、參議實綱、小忌、家通、三位中將實家等也、自余人不レ見二此座一、雖二參入一非二桐便所一歟、次余起レ座、於二東福門北邊一着レ靴、亦令三隨身押二笏紙一、次取レ笏入レ自二同門一、自二廊內一東行、自二東廊柱外砌上一南行、着二兀子一、西面、件兀子在二昭訓門北二間南北中央一、寄レ西當レ柱立レ之、次內侍召人□□、依レ晴不二見及一、仍遣二隨身一令レ見之問、光雅以二件隨身一令レ告二召成也由一、次余起小濟折微唯、揖自二砌上一北行、自二北廊柱內一西行、下レ自二東福門前階一、自二殿巽角程一練初、列二左仗南頭一、去レ南一丈、進レ西一丈、常所會進レ西幾四五寸許也、然而至二此儀一多進出歟、長元二年記、西進一丈許謝座云々、今日逐二彼例一也、西面揖立、向二乾方一再拜、作二同方一揖、右廻、自二陣前一北練行、到二南面東階東邊一、揖登二同階東邊一、爲レ先二右足一、入レ自二座當間一、東第三間也、着二兩面兀子一、兩面兀子一脚立レ之也、件兀子上六兀子二脚、床子一脚立レ之、爲二小忌座一也、次催二開門一、將不レ申二開門了之由一、仍又問レ之、左近衞頭範直、申二開門了之由一、今日闈司不レ着レ座也、次正レ笏召二舍人一二音、大舍人於二昭訓門外一稱唯、次少納言參入着レ版立定、余仰云、刀禰召セ、少納言稱唯、退出召レ之、次諸卿參列、爲レ先二小忌一、列立了、顏知レ之也、余仰云、敷尹、先々入レ夜之時、立定後、

上首以二咳聲一暗二示之一、而今不レ同レ之、不レ知二□故實一歟、將雖二告示一不二聞及一歟、群臣謝座謝酒、昇レ殿着レ座、與座人、成親、忠親、藤實家（○家上下恐有脫字）等也、實國途加二成親上一也、經二南檐公卿座末等一、母屋第一間同南柱邊一洛レ之、着二端座一人、定房、公保、宗家、家通等也、實國途加二此座一也、小忌二人在二余上一、□□□□□□□□大納言實房、參議實綱也、中納言雅不二參仕一、其路皆如二余路一、各入二當間一着レ之也、次采女進レ自二東方一、徹二御臺盤把一、次內膳供二御膳一、南面東階也、中階東階先例不レ同、采女等經二公卿座末一、自レ橋西行取レ之、經二同座上一傳二供之一、八盤也、供間群臣立、供了居、所司不レ稱二警蹕一、尤不敵也、人々見レ持二參御膳一起レ座也、此間、左衞門督藤原朝臣、參議源朝臣等參入之由、自二座末一申二上之一、余云、未レ居二公卿座饌一之前、內豎不レ可レ昇レ殿、先々有レ答、居二粉熟一之後可二申上一也、若又自レ內可レ被レ申歟者、無レ程兩人參着、余云、若自レ內被レ申歟、左金吾不レ示二左右一、已是推參歟、未二曾聞一事也、未レ給二公卿之饌一之前、召二着遲參人一事、有二其例一、見二九條殿御記一也、而余忽不二覺悟一失也、但將通之法、居二粉熟一後可二申上一也、又縱雖レ居餅來、推參之條、尤不レ當事也、後聞、宗通起レ座不レ示二子細一、只稱二無答一之由云々、太奇怪也、縱雖レ然不レ蒙二許可一推參之條、又不レ足レ言事也、有若亡云々、次供二腋御膳一、余問二粉熟供了哉否於陪膳一、采女申二供了由一、示二最末參議家通卿一、催二臣下粉熟一居レ之、內豎役送、爲レ先二小忌一、居了、家通氣二色于余一、余思レ示二小忌一、欲レ令レ下レ箸、中宮權大夫示然、仍覺悟、召二向御所方一候二天氣一、（入カ）御箸鳴、小忌以下下レ箸了、又次第如レ形食レ之、此間□御、依レ陪人々不レ知、攝政被レ立之時、人々始知

之立座前、即取御劔璽了歟、仍各居座了、次供鮑羹、次供御飯、次余仰參議、令居臣下飯汁、參議申上之、小忌以下下箸、次一獻、未供御酒之前、催臣下一獻、恐昧之甚也、例節會入御之時、更不供御膳、大嘗會之時、雖入御供之也、而思渡催之、失錯也、余問中宮權大夫云、去夜入御之時如何、答云、雖入御供之云々、余云、或供、或不供、先例不同、至今夜者不可遁、去夜者後日勘之、雖大嘗會入御之時至御遊者、不可供之由、見宇治左府記也、然者催臣下一獻、強非先儀也、又皆通供之、然者供二獻後催之恒例也、雖何強非以難、但尚引勘舊記等可定是非、即勸二獻、西行唱不、爲先、此間供一獻也、小忌如恒也、次余拔箸、不說取笏揖右廻、自榜行、欲着軒廊兀子之間、猥雜殊甚之上、件兀子不見、仍軒廊邊召外記、催和舞、參進之間復座、於能尼道東階邊奏之、無程入之、次二獻、給臣下、余仰最末參議家通、催風俗、新作舞樂等也、次三獻、給臣下、余召親範朝臣、仰御酒勅使、依入御不奏、直仰之也、件人在座哉否、先問中宮權大夫召之、其詞如恒、但訓召々也、或云可召音云々、親範進立、余後方揖、仰云、大夫達御酒給へ、退歸、作法了復座、次小忌以下起座、箸已共拔、降自東階、西邊於階下揖、忘却歟、渡馳道、國栖等相從也、併佪西華門邊、余招職事、欲問出御之間、一切不見來、各隱居云々、未知由、諸向尋求之間、右少辨重方非職事、基行求也、主云、召成了云々、内辨未着兀子之前〔内〕侍出、是違例也、又職事不告出御之由、直出内侍、不可說、々々々、内辨問出御之由、可着兀子、其後内侍可出也、次第尤不敵也、又非職事之辨官、專不致内侍之沙汰者也、濫吹之世也、余問召成之由、答着光範門北兀子、則降自西華門前階、到右仗南頭、如初、謝座、向東揖、向艮再拜、又揖、進悠紀可知也、經陣前昇西階、揖如潛昇、西邊也、入當間着兀子、次諸卿參列、即謝座昇殿、不仰侍座也、但及元被仰之、然而治暦京極殿不被仰之、仍遁彼例也、次供御膳、群臣立、立居供御膳、此間、左大辨參上出申上、余令如悠紀、未參催之間、内豎等欲居公卿之粉熟、仍追歸了、余問采女、申供了由、仍示家通催之、内豎一兩居之、其後不居之、頻雖催不見來、未得其心、雖然可居粉熟之由催之了、又一兩居了、仍奏事由、其詞、左了大イカリモヒ了源朝臣、朝間有所勞不候列、頗微音奏之也、召左大辨、且凡董仁座未申上也、仍奏之也、即着座、尚不居了粉熟、仍人々頻催之也、左大辨又數座催之、適居之了、不敵事也、粉熟遲居之條、未知由緒、若左大辨着座後可居之由存歟、其理如何、不足言事也、居了左大辨氣色余、々候天氣、御箸鳴、臣下應之、此間入御、劔璽等取之了、宰相中將宗盛雖在座、不許躍、忘却歟、抑件人何程着座哉、諸卿列立之時歟、次供御飯、後催臣下飯汁、左大辨催之、先之家通移奥座也、即居之下箸了、一獻給臣下、次下官起座、於軒廊兀子、催獻

物一復座、人々云、獻物列立了、仍雖レ見レ之更不レ見、人
人云、若退去歟云々、仍以二左大辨一重催レ之、此間、右
近廳頭濟景、於二階下一申云、獻物已參列候不、于レ時下
官仰云、何了物、暫而擬レ程、又仰云、カシハテニ給へ、
彼等申狀不レ聞、又不レ見レ之、故計レ程仰レ之也、（且又是先例也、）
此間、左大辨復レ座云、獻物參列退了云々、次仰二左大
辨一催二田舞一、卽參列、頻舞レ之了、退入了、次二獻、給二
臣下一、次仰二左大辨一催二風俗一、次三獻、余云、於レ予レ令
者、仰二插頭臺一可レ被二舁立一歟、于レ時公保、實國、實
綱、（已上舍檢校也、）雅親、（未基同司也、）四人起レ座下二西階一、舁二御插頭
臺一、舁二中階一立二御帳當間一、（東西要、）各復レ座、次行事弁國司
等舁二和琴臺一、舁二中階一、立二御插頭臺東一、拔レ笏退レ自二
西階一了、次下官云、小忌插頭可レ給歟、卽諸大夫（宰人也、）等
插レ之、（實國之插持ヲ來歟、仍示下可レ持ヲ來歟冬由上、然而不レ得二口□一、尚欲レ插レ冠、仍實綱云、可レ然事也、可レ說々々云々、則插レ冠、是依レ爲二備中權守一、）
了、次余示云、左大辨可レ被レ取二攝政插頭一歟、
也、卽起座、出二西壁外一取二插頭一、經二公御座末一、於二御
壇西階下一、跪脫レ靴、進昇插二攝政冠一了、於二初所一跪插
レ靴復座、次實綱卿出二西壁外一取二插頭一、自二余右方一插
レ冠了復座、次諸卿插頭行事、幷重方、幷寄人、諸大夫
等數遍取レ之、次余云、可レ有二行酒一哉不、公保卿云、去

夜候云々、余云、雖二先例不同一、寬治有レ之、尤可レ候歟、
于レ時公保實國等密語云、御酒勅使之後、可レ有二行酒一
歟云々、中宮權大夫告二此由於余一、余云、已日於二主
基一有二御酒勅使之例一、忽不二覺悟一、如何々々、多於二悠
紀一有レ之歟、（今日於二主基一有二御酒勅使一之由、主基不レ足レ言歟、有若亡云々、）卽左衞門督起
レ座、於二西壁外一取レ盃、自レ擔東行、跪二小忌座上一飮
レ之、更立入レ酒勸二實房一、々々飮レ之返授、人別如レ此、
端座巡行、奧座逆上、（自レ下至レ上也、）最末勸二成親一了、（作人奧座第一也、但三
度欲レ之也、）出二西壁外一、返二給盃一復座、次下官示二左大辨一、令
レ向二祿所一、次下官起レ座、於二西華門下兀子一催二見參一、外
記持二來之一、（插レ杖也、）余見了給二外記一、令レ插也、（縱插ヲ入二爲口一也、）伴二
外記一出二西華門一、於二小安殿坤縵外一、付二光雅一奏レ之、
（問二中務一取レ杖授レ之也、）光雅取レ之參進了、卽返二給之一、（不レ插レ之也、）余取レ之
給二外記一、歸二本所一、取二見參一、副レ笏尋二少納言一、卽定宗
參進、給二見參一了、余欲レ復レ座之間、人々皆避レ座了、
已欲レ撤二御裝束一之間也、仍直向二祿所一、（光範門北庭也、）他卿相
一人不レ見、尤不レ敵也、左大辨在二御所一、行事辨重方不
レ見、若持二參殿下御祿一歟、仍下官祿復經（○經恐誤、）取レ之
授レ之、余跪給レ之、小拜退、經二西華門一、向二攝政休幕一暫
休息、卽參上、俳二佪大極殿北廂邊一、頭中將實守朝臣告、

出御之由一、即下官入レ自二西戸一、脱レ沓、着二東座一、按、政兼被レ候二東座一、然而、大臣皆候二東座一之由見二舊記一、仍寄レ之、次實國、西座、兼雅、東、成親、西、忠親、西、資賢、東、雅頼、西、宗盛、西、家通、東、等着レ座、次殿上人等、通能、定能、雅賢、候二公卿座末一、次置二御遊具一、先御笛筥蓋、入二笙太笛篳篥等一也、置二座上一、次琵琶置二余前一、次箏置二兼雅前一、次居二衝重一、次一獻、頭中將、瓶子取東西兩人也、次御神樂始、無二庭火一、笛篳篥等許也、

次取物、先安知其作法、榊、幣、杓、韓神、唐神之間、居レ物勸レ盃、東座雅頼、西宗盛、

次前張、

星三首、

朝倉、本資國、末資家、

其駒、家通、

次御遊、

先吹二雙調々子一、笙篳篥付レ之、箏琵琶調レ之、次笛付レ之、

次安名尊、　次鳥破、　次美濃山、　次鳥急、箏、琵琶、笛、一反、

次律吹返、此間、箏余取レ之持作音一也、

伊勢海、　萬歳樂、　刻楠、　三臺急、　次更衣、

次五常樂急、數遍後、琵琶、箏、尚百兩三反也、

五常樂急之間、給レ祿先大褂一巡、

次御下襲一巡、但攝政加二半臂表御袴一、余加二半臂一、以下不レ然、

次各起レ座分散、少將定能來取二余祿一、余留半臂持、持レ之退下、是先例也、御衣之中、輕物忠持テ可レ出也、

今日所レ候人、

神樂、

和琴、忠親、本拍子、資國、本方大將也、而依二助音一所レ被レ仰也、

末拍子、資賢、太笛、成親、篳篥、定能、付歌、資家、通能、雅賢等也、

御遊、

催馬樂拍子、資賢、

笛、成親、篳篥、定能、笙、家通、箏、兼雅、和琴、忠親、琵琶、下官、

十二月

廿五日、或人云、大神宮有二炎上事一云々、爲レ朝大歎也、未レ聞二子細一、

廿六日、癸卯、晴、今日賀茂臨時祭也、午時着二束帶一、蒔繪劍、如レ常、參内、候二殿上一、中宮權大夫以下公卿四五人許在レ座、頃之、參二御所一、邦綱卿敎盛卿相共奉二仕御裝束一、此間、攝政被二參入一、下官歸二着殿上一、外座、次有二御禊事一、其儀、御裝束如レ常、出御、頭中將實守朝臣取二御笏筥一、入レ自二上戸一、經二簀子一進レ之、持二笏筥一、次供二御贖物一、頭辨取來、光雅取二人形一、皆入レ自二上戸一、經二簀子

數也、次宮主獻大麻、次使着座、入仙花門、次引立御馬歟、
不及見御覽了、宮主退出、次歌人發物聲、引出御馬歟、不見及、御
拜了、使退出自仙華門、次改御裝束、如恒、此間、下官
奏宣命給使、其儀、以藏人召內記、今日無宣命草、先是可召諸
弓場殿邊之由、示頭中將也、六位內記持宣命、入筥、入自無名門、跪
小板敷、余跪、笏引寄之、跪前、內記退後披見了、付
頭中將奏之、件人在小板敷也、余居小大盤上程也、即返給之、次以藏
人爲使、則宰相中將宗盛卿入自無名門、欲經神仙
門、余咳之、則引小板敷也、先揖、余召上座上、被出宣
命、以右手給之、居向上戶方也、使作持笏登長押上、跪
笏取之、副笏退了、次召內記返給筥、次攝政被
着殿上、奧、次頭中將告御成之由、次攝政以下經
無名明義門等、着壁下座、經座中也、兩揖如恒、取沓跪座前也、攝政、余、
中宮權大夫定房、大宮大納言公保、新大納言實房等
着前座、前中納言光忠一人着後座、自余人々不着
座如何、次頭中將奉仰召使以下、其路、經公卿後座後、渡石橋、經使以下座
前、吳竹臺西北等、未流口告召之由、經吳竹臺東仁壽殿簀柱內等、出向南第二間、渡石橋、退自仙華門了、次使以
下經吳竹臺東、次第着座、次一獻、內藏頭不經俗朝臣、瓶子取雜色、陪從座五位
藏人光雅、瓶子所衆、次二獻、下官、瓶子光雅、陪從座中將賴定朝臣、瓶子所衆、其儀、初獻勸盃
人出自仙華門了後揖、下口着沓立座後揖、右廻

經兩座間、出仙華門明義門等、立廊北壁下、南西面、揖
笏致盃、六位居（折）敷持之立、陪光傳致授之、大臣盃五位藏人取之也、催具瓶子取陪
從座勸盃人等入自兩門、渡石橋、立使座上後方
揖、脫沓居矣、又揖、陪從勸盃人著、復入酒氣、逢于
使飲之、沃弃飾殘、更入酒、擬使拔笏、使持盃
之後揖、作居着沓、立座後揖、左廻經使座上、自
垣下座後着之、兩揖如恒、此後取沓不跪前也、次殿上五位二人跪
衝重、次攝政立座着垣下座、則五位藏人經房、又五
位一人居衝重、攝政密示經房云、可有五獻者、
次三獻、中宮權大夫、瓶子親定、陪從座、少將基家朝臣、其儀如恒、持盃不揖、彼
一字〇字恐家說之習也、不着垣下座如何、又持盃、不
傳垣下座、有五獻之時、先例三四獻傳垣下座
禮、今不然如何、次立插花、螺盃、銅盞等於長橋東
妻、插花南、螺盃北、次四獻、大宮大夫持盃揖也、不着垣下座、瓶子伊輔、陪從座侍從朝臣、使盃傳垣
下座、其儀、攝政氣色于使、使指笏仍懷中、不揖得、起座、進
沓攝政前跪、從進盃、攝政取之飲之、更入酒、瓶子取自座
前入之也、目第一舞人、此間、使歸座、舞人取盃、後可歸歟云々、可尋、中將知盛起座
參進、給盃擬下官、々々取之、知盛卿座了、飲之前入酒
之間、瓶子被逐乞了、余目第二舞人、但未目之間參也、伊保
進余前受盃、歸座巡流、次五獻、三條大納言實房着垣下座、終獻人不着

レ之、（先例也、三四獻人可レ着也、瓶子親定已座、座無二他人一歟、陪從座）件盃直下也、抑、下官之外人、陪從座勸盃人不レ待二着座一、早勸レ之如何、可レ尋事也、次置二重盃一、圓座如レ恒、次中納言成親卿、參議家通卿勸二重盃一、（瓶子親定、）雖二舞人座末一如レ恒、陪從座、頭辨信範朝臣、（經二座末一也、）次爲レ撤二圓座一、雜色參進、攝政追二歸之一、（此不レ可レ撤二圓座一事也、被二追歸一也、）次給二指華一、其儀、先藏人治部少輔兼光跪（搢○拱恐笏誤、）指華南方、次攝政起レ座右廻、（兩拱如レ恒、）渡二石橋一、跪二長橋東頭一、指レ笏取レ花挿二使冠一、拔レ笏左廻、直出二仙華門一、被レ着二殿上座一、次余起レ座（攝政退歸之間也、）取レ之、（如二攝政儀一、但以二南方一爲□□指二舞人右一也、）跪二第一舞人前一挿レ冠了、左廻出二仙華門一、着二殿上一、次々第挿々了如レ恒、（兼光取二最末挿頭花一、故實也、）使以下退出了、次入御、攝政被レ參二御前一、次改二御裝束一、次出御、頭中將召二公卿一、次余以下着二簀子圓座一、（攝政候二簾下一歟、）次中將奉レ仰召二使以下一、（如レ初、但着レ沓也、使人在二□□□□階下座一、殿上人等同着レ之也、）次使陪從等進立二吳竹臺西頭一、（雜色二人昇二和琴一立、）發二歌笛一、次舞人經二辨臺東、路臺北第一二間等一、（一舞出二三間一、二舞出二一間一、）舞二駿河舞一了、經二本路一歸入、（自レ上退也、）次祗舞子了、自レ下退了、次公卿自レ下起レ座、（入御之後、公卿可レ起レ座歟、）次入御、次下官參二御前一、攝政被レ候、邦綱晴忠等同候レ之、次余退出、今日參仕公卿、攝政、下官、大納言、（宗房、公保、實房、）中納言、（宗家、邦綱、成親、實國、晴忠、）參議、（實賢、家通、）前中納言、（光忠、）散位、（實家、）

今日使不レ着二染裝束一、此日被レ行二下名一、上卿成親、宰相家通云々、

廿七日、早旦相二尋頭辨之經一報レ之、去廿四日夕、祭主以二書狀一被二逍告一、卽院奏、同廿五日朝奏狀到來、先可レ勘二申先例一之由、……（○此間）被知官外記次定二仰別勅之人々一、召二諸道勘文一歟、……（○此間）日依二日次不一レ宜、諸事無二沙汰一、但法華會舞樂被レ止レ之了云々、余案レ之、隨二聞食一、早速可レ有二御沙汰一歟、被レ撰二日次一之條如何、若先例歟、今日、於レ院依二神宮火事一、被レ定二光正之間事等一云々、攝政、太政大臣、左内兩府以下卿以參仕云々、下官依レ無二其催一、不レ能二出仕一、或人云、太相國按察使直衣、自餘皆束帶云々、

廿八日、頭辨示送云、昨夕於二院殿上一有二拜議一、且被二仰下一了、公（○公恐忿誤、）召立可レ被レ行、（止二舞樂一了、不二出御一、）院拜禮、小朝拜停止了、朝覲行幸、日吉行啓延引了云々、左大辨爲二勅使一、明日（廿九日、）可二進發一、可レ有二奉幣一、可レ有二廢務一、正月中旬可レ被レ仰云々、又明日於二御直廬一可レ有二僉議一、可レ令レ參二御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昨日之評定不レ蒙レ催、明日之僉議、豫參之條如何、未レ得二其心一、又攝政

示送云、昨日不參仕、尤奇思給、大臣可皆參之由仰頭辨了、而不催申之條勿論云々、又被奏僉議事、倚仗議可宜存也云々、

廿九日、今日有陣定幷伊勢幣事、申刻參內、（去夕家其催、外記來催也、）日來依所勞事不快不出行、今日仗議、朝家之大事也、仍相扶出仕、於清涼殿廣庇與攝政言談、公卿等未參、勘文未集了云々、時刻推移、今朝有軒廊之御卜云々、左府爲上卿召退出了、仍直參云々、秉燭之後、勅使左大辨參內、暫被奏宣命草、（內記不出仕、仍左中辨俊經朝臣書之云々、上卿內府、）頭辨覽攝政、攝政見了返給、（今日御下了、宮中有地震、）（此事別被戢之云々、）暫奏清書、攝政見了返給、次有御拜、（今夜往歟、將可及歸參期歟、有沙汰、余案之、今夜許可有歟、）戊四點着陣座、奧、先是、左府、按察使、（公通、）左大將、（師長、）皇后大夫、（實定、）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修理大夫（成親、）等在座、小時頭辨持諸道之勘文、入自宣仁門、就軾下之、左府召取之置前、（總有表紙、其上以紙緒結中、）信範朝臣仰云、伊勢大神宮火災事、任諸道之勘申趣、可定申者、左府取笏開之目之、頭辨退了、左府示云、宰相不候、宰相可被寄座之由、可被仰者、修理大夫召官人傳仰之由、平相公親範、右大辨實綱等着座、又左府被示云、內大臣被歸參歟、將亦自八省直退出歟、遣可然之召使、可令見之、外記可罷向也、然而無人數之由令申云々、然者、以如召使可遣見、若出密々可問如前駈也云々、右大辨召官人傳仰之、此間、外記持參筥、左府披見云、勘文也云々、有禮紙不引之、作卷加之大束、（〃〃カ）次又頭辨下勘文兩三通、（皆無懸紙、結緒也、）頒之、內大臣着座、次左府披見勘文（如形、）了、如本結之傳余、余取之披見（如形、）了、如本結之傳內府、々々不解結緒與按察使、々々々又同前與左將軍、々々委披之、每見了一通次第也、以下人々各委見之了、右大辨取之、左府仰可談上之由、右大辨向見之、暫不談之、左府密々示云、於談上人者、如此不見事也、只無左右可談揚也云々、頒之、實綱卿先談神宮解狀（非晝凡不問、尤夜也、）次第談勘文（但不談所引勘先例、只談々案之詞、是上卿命也、今案也、詞尚不分明、）談揚了、左府被示可發語之由、右大辨申云、兩方兼行者、定有僻事歟云々、仍示平相公、卽親範居直正笏申云、諸道勘申伊勢太神宮炎上事、假殿幷正殿事、廢務事、德政事、次右大辨、次修理大夫、次第定申之了、後右大辨書之、又一返問之、各示之、如形書了、（三ケ條也、）談揚之、

又以不レ問、左府示了、追可レ有ニ清書ニ云々、次左府召ニ外記ニ給レ筥、執筆撤レ硯了、人々退出、下官同退出、凡人々申狀見ニ定文ー、仍不レ能レ記ニ定文ニ云、其詞不レ見、抑、今日定必馳ニ天下大事ー、能々可レ有ニ評定ー、而勘文等兼不レ被レ廻、又當座不ニ談上ー之間、人々未レ得ニ勘文之意ー、例以ニ聞得ー定ニ申之ー、大略許也、卒爾之間如レ此、可レ談ニ不便ー、

卅日、自ニ執筆右大辨之許ー、送ニ書狀ニ云、昨日御定趣、雖ニ頭風ー記尚不レ慥、可レ注ニ給一紙ー云々、仍如レ形注送了、書雖ニ不當ー、近代作法云々、

玉葉卷第二終

玉葉　巻第三

自嘉應元年正月
至同年十二月

嘉應元年〔己丑〕（高倉院仁安四年四月八日改元）

正月

一日、未四點、參二女院御所一、次參院、法住寺殿、相次攝政、左內兩府、三位中將等參、數刻之後、攝政被二退出一、次余退出、於二中門廊一右大辨示云、彼神宮定事、令二定申一御趣頗有二不審一、仍改直進覽了云々、余云、何事哉、但有二御不審一者、若可レ被レ尋歟、無二左右一被二改直一之條如何、大辨云、如二師元朝臣勘申一被レ書候テ、其下ニ非二勘文之意趣一事ヲ被レ書候ヘハ、存二僻書之由一改直也、雖レ可レ申二事之由一、及二深更一不レ能レ申也、實綱之意趣、以二灰燼之地一不レ稱二古宮所一、以下可レ有二正遷宮一之所上、去年冬山口祭、奉レ立二心柱一之地也、可レ謂二古宮一、而如二定申一者、古宮所非二正殿一云々、是非二勘文之心一、師元意趣ハ、古宮所可レ非二假殿一云々、余之意趣如二勘文一云々、令レ稱二古宮所一者、灰燼之地、仍其所可レ非二今度正殿一之由令レ申也、然者、大丞之所存、下官之案趣、師元之意趣、各意ハ不レ違、於二古宮所之條一有二相違一也、勘文與二余案一同、實綱見苦僻事歟、次參內、節會未レ始也、參二御前一、攝政被レ候、被レ問曰、內辨如何、余云、所勞不レ知二爲方一、然而、依レ爲二元正一出仕、不レ能レ勤二仕內辨一、內府參上者不レ可二事闕一歟、若可レ及二闕如一者可二勤仕一、又余申二右大辨意趣一、攝政命云、不レ被二甘心一、如二勘文又汝案一也云々、又申云、內辨尚可二勤仕一歟、攝政被レ示云、雖レ參有二故障一退出、恒例也云々、今日宴會、國栖奏被レ留了云々、次余退出、於二中重一逢二右大辨一、余問云、彼事如何、大辨云、尚古宮所ハ、可レ有二正遷宮一之地也、逢二合師元一能評定也云々、余云、於有評定也云々、○余以下九字恐衍、余云、於レ有二評定一者、不レ能二左右一、但可二相尋一也、大辨云、又相尋且改直之趣可二注進一也云々、次參二中宮一、參二御前一、次參二高松院一、於二殿上一逢二女房一、次歸レ家、此間甚雪、手水如レ恒、

二日、依二不審一尋二師元一、返事不二分明一、此間、賴業來、

問二古宮所事一、賴業意趣、實綱意趣也、
三日、以二肥後國司光經一、遣二師元朝臣一、問二子細一、返答令レ申給趣神妙也、古宮所ハ灰燼地也、其後山口祭後、以二本古宮所一爲二新宮一、仍定二名改一也、實綱本令レ申也、不審也、又相二逢師元一之由、尤以虛言也、未曾有、未曾有云々、右大辨來臨、余對面問レ之、實綱只如レ先、仍示二子細一、實綱頗有二後悔之氣一、又承伏、不便々々、尙以二光經一遣二師元之許一、被レ修レ文、今日又頭辨來、子細信範如余已是光經未二歸參一也、〇子細以下恐有錯誤、
四日、實綱改二直定文一也、今日自二頭辨許一送二書狀一、是依二彼示一也、
七日、甲子 陰晴不レ定、雨時降、節會也、申刻參內、欲レ着二左仗座一之間、上下無レ人、仍參二殿上方一、內府、六角宰和家通之外、他人敢不レ見、又職事等未レ參、可レ謂二綏怠一、余參二二間方一謁二女房一、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也、酉刻許、光雅參入、余密々問云、有二加叙一哉、答云、兩三人、又有下被レ止二位記一之者上云々、小時攝政參、被レ坐二清涼殿廣庇一、余同在レ于二此所一、攝政問二光雅一云、左府未レ參歟、光雅申云、自レ本不レ可レ被レ參、攝政示レ余云、早可レ着レ陣者、余問申云、書二入加叙之人一事、與下被レ止二位記一之者事上、先可レ仰二何事一哉、被レ答云、同時事也、但先可レ令レ書二加叙之者一歟、此間、人々漸參集、則余經二南殿御後一、着二陣奧座一、先レ是、內府以下上達部七八人在レ座、于レ時初着座、次藏人皇太后宮權大進光雅來二余座下方一、余頗居二向座下方一也、仰云、令レ候二內辨一ヨ、余目レ之、光雅退之後、余起レ座、於二宣仁門外一、令二隨身一令レ押二笏紙一、着二外座一、召二官人一令レ置二膝突一、此次令レ直レ沓、次光雅來レ軾、移二着端座一、則可レ下二下名一之由、兼密仰二光雅一、先仰二加叙之由一、次自二懷中一取二出下名一下レ之、或云、相二副折紙一、書下加叙之體幷止二位記一之者上也、抑、先下二下名一之後、可レ仰二加叙之人等一、但可レ爲、余置レ笏取レ之置レ前、光雅退之後、以二官人一、傳下仰外記可二持參一之由上、則持參、置二參議座前一、次余氣二色于成賴卿一、于レ時成賴家通兩人在レ座、仍仰二上﨟一也、參議抑二遣硯於奧方一、進二寄座前一、余置レ笏給二下名一、參議置レ笏取レ之、余給二折紙一、仰二以レ是可レ書之由一也、依二事可二例忘一、隨二便宜一給レ之、雖レ非二指儀式一、且是近例也云々、成賴取レ之、副レ笏復座、先書二加叙之人一、置レ筆取レ笏問レ余云、從五位下藤原經重、可レ書二何下名一哉、余云、職事申云、藤氏爵無官之人也、成賴云、可レ書レ式歟、余諾、即書了欲二返上一、余問云、被レ止二位記一之者被二改直一哉、參議申云、可レ懸レ勾歟如何、余依二愚不二覺悟一、分明不レ答、此事未レ知二先例一、自身作法尙以暗然、於二他人之禮儀一哉、恐成迷惑不レ知レ所レ爲、成賴召二外記一令レ切二

緘之、（但今撤硯了、）取副笏進寄、余置笏取之、參議自懷中取出折紙、返上之、則復座、余披見下名、置前、次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六位外記持參之、余入下名於件筥（折紙同中之、）之後、以官人招光雅、奏聞之、次以官人召大外記、則賴業與人參軾、余問云、諸司候哉、申云候、但左馬頭有障不參云々、又問云、御弓奏候哉、申云候、又問云、造酒正候哉、（去元日被止闈柄了、仍不問之、）申候之由、又問云、輔代候哉、申候由、余仰云、候ハセヨ、賴業稱唯退去、次又召外記、賴業參軾、余問云、外任奏候哉、申候之由、仰云、持參、賴業唯退、則持參之、余披見了入筥、（此間、賴業退了、）取笏以官人招光雅、奏外任奏、（已持笏給之如恒、）光雅取筥、余奏御弓奏可付內侍所之由、幷左馬頭有障不參之旨、光雅參進了、卽歸來給奏、余結申之、（如恒、）職事仰云、令候列、余微唯、卷文入筥、光雅仰云、御弓奏可付內侍所、（內辨奏可付內侍所之由之時、可仰聞食之由歟、）左馬頭事、以左近衞少將修範朝臣爲代官者、余目之、光雅密云、只今忽被止位記之者出來、自院被馳申也、（資孝云々、）可進下名之由有攝政之御命者、仍下之、（式部一通也、）歸去、次余以官人召大外記、

則賴業參軾、余賜筥、賴業取之、余仰々詞如職事、賴業稱唯、余又仰云、御弓奏內侍所、又左馬頭事、以左近衞少將修範朝臣爲代官者、賴業不稱唯退立、（若可唯歟、）次余給下名於參議、令切緘之、進之、余召外記筥入之、以光雅奏之、次六位外記入自宣仁門、候小庭申代官、（其詞如恒、）余仰云、誡ヨリヤ、又申云、（如恒外記申詞、微音不分明也、）仰云、候ハセヨ、外記稱唯退去了、次召大內記、申云不候、仍召六位內記、仰加叙之發位記可獻作之由、又仰止位記之者事、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着靴、此間、遣隨身一人、令見內侍出哉否、（出宣仁門也、）歸來申云、出了、余入自宣仁門、自宣陽殿西壇上南行、（隨身等可留軒北之由仰也、而尚進出奇恠也、仍追入之了、）經軒廊到東階下、（不揖、）指笏昇階五級許、（可昇二三級也、然而階高難及、仍昇五六級也、故記也、）懸左膝取下名、（二通、式兵、無裙附、）退降階下、不揖、拔笏取副下名、左廻自軒廊內東行、自宣陽殿壇上南行着兀子、（先揖後居之、南第四間進立之、）座定後、正笏召內竪二音、內竪稱唯、立宣陽殿西壇下北面、余仰云、式ノ官サ兵ノ官サ召セ、內竪唯出召之、次二省丞列立壇下、（其所同內竪、西上北面、式立西也、皆着靴、）各立定後、余召云、式ノ省サ、式部丞昇石橋南行、更東折、於南第三間北柱下、指

笏更進出、西、漸風行膝行、跪兀子坤角、余持笏與兵下名於右手、以左手微々差給之、（以文下名為表方、）丞取之逆行、取副下名下石橋、經兵部後復列、立定後、召兵部給下名、其儀皆如式部、兵部給之退下、未加列之前、式部先退、二省共退了後、余起座、暫歸入幔北方、此間、内府以下出外辨、余以隨身令見陣引哉否、良久不引之、數度蒙催之後引之、次余着兀子、次内侍出、次余謝座參上、其儀、起磬折、微音稱唯、揖自砌上北行、入自軒廊東妻西進、（此間、留立刷衣裳等、）出自同東第二間、自櫻樹東程練初、斜到左仗南頭、（進西五寸、南去一許丈、）西面揖、向乾再拜、乍同方揖、大輪右廻練行、於初所練留、入自軒廊東二間、昇東階、（傍南似左足為先、）入自母屋東第一間、着第二兀子、（西面兀子二脚立之許、我座了後、所着第二兀子也、）座定頗（○頗恐頗誤、）座上催開門、門部催闈司、（如初、）着座了起座、立軒廊西第一間、（南面、）召内記、（便以隨身召之、）内記指宣命於文杖參進、跪余東方捧杖、（六位内記也、仍余問云、大内記不參歟、申云、有所勞不參、尤不敵也、）余指笏拔取之、見了返給拔笏立、内記取之指杖、（縱指之也、）余相伴件内記、出自東第二間、經階下進弓場西第二間、北面立、以隨身尋職事、頃之、光雅出自無名門向立、余指笏、取杖于左手授之、光雅取之參進了、余拔笏立、則歸來返給之、（不指取加之、）余指笏取之給内記、々々取之指之、余經本路立初所、内記相從跪東方捧杖、余指笏拔取宣命、副笏昇殿着座、（但中宣命也、）次召内豎、（二音、）内豎唯、參立櫻樹東方歟、依暗不見及、陣廳頭簡直申參之由也、余仰云、式ノ官サ兵ノ官サ召セ、内豎唯退、其後良久二省不參、若又雖參列、依暗不見及歟、仍尋之、而之間、式部輔代昇自南階參進、余追歸之、待召可參自東階也、勞奇恠々々、其後余召云、式ノ官サ、式部輔代昇東階、自庭西進立余後、（雖示可入東一間之由、凡不得其意、）余笏ヲ腰ニ指樣ニテ、左尻ノ下ニ置テ、取位記筥、自座下方給之、取笏候、（每度如此、次密々仰早可參之由、依有上階、式宮有二合之故也、隨内侍置位記筥於内辨座前上大盤下々方也、兼解結緒也、）輔代取之下、自東階授丞歸參、余如初左尻下置笏、取中宮給之、輔代取之退了、次召兵部給之如式部、二省置案上了退、次余正笏召舍人、（二音、）大舍人於承明門外稱唯、次少納言參入就版位、余仰云、刀禰召セ、（頗知立定之由也、）少納言稱唯退出召之、次内府以下立標下、列立了、仰云、支木升、（猶直申列立之由、雖不問申之也、）次群臣謝座謝

酒、昇殿着座、抑、内府欲着座之間、揖更不居座下殿了、其後左将軍以下着座了、将軍密語余、稱無座之由、被退出了云々、各座定後、暫不引叙列、仍仰右大辨實綱卿催之、右大辨下殿催之、復座云、叙列已引了云々、次余取出宣命、副笏召云、右兵衛督藤原朝臣、（先件人有座哉否、問左大将召之也、）兼雅卿經東南庇入自母屋東第一間進余後、（件卿有奥座也、）余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自下方給、（以文下為使方、）宣命使給之、經本路復座、（依有上臈川中納言也、或雖有上臈、川参議上臈云々、然而将通川納言也、）次下官以下下殿、列立左仗南頭、（去六七尺許也、于時次将着胡床、）異位重行、北上西面如恒、次宣命使着版、宣制一段、余以下再拝、又一段、又再拝、次宣命使左廻復座、次余以下右廻復座、次叙人給位記退出、（依立前時不見及、仍仰右大辨令之、次仰可撤宣案等之由也、右大辨復座了、叙人給位記、拝舞了退、又令撤宣案等了、）次余以下々殿、親族拝舞、（其所如初、）了復座、左大将問余云、取白馬奏之時、大臣立壇上、納言立軒廊西一間也、而内府退出了、納言猶取両奏之時、立所不審云々、余云、雖不覚悟、将軍之所思可立軒廊歟云々、而之間、内府發前聲、進出東階邊、左大将起座下殿了、（内府存退出之由之間、被隱何所哉、後聞在陣座云々、）左右大将取奏了、右大将直退出、左大将復

座、余問其儀、将軍答云、先左大将奏聞了、立弓場殿造合間、顔向坤方立、退歸了間、右大将被進也云云、次余仰右大辨令取版標、次白馬渡如恒、次余仰右大辨催粉熟、實綱欲起座、余示作居可催之由、仍以内竪催之也、即居了、右大辨氣色于余、余已下落下、次催飯汁、即居之、於飯者雖入不着所居之、（余命令居之、）次居飯汁菜等、隨人数居之也、居了申上、余已下落下、（飯外方延之也、）次一獻、巡行如恒、（無國栖奏也、）次二獻、次余召御酒勅使、（先是、将問左大将云、御酒勅使與宣命使、上臈可勤仕何役哉、雖何無難、共多先例云々、仍案之、先例多ハ、下臈令勤仕御酒勅使也、尤有其謂歟、仍召下臈也、）其儀、問家通卿在座哉否於左大将、召云、政大夫藤原朝臣（依為三位召官也、皆通無官三位参議、音可召之也云々、然而、故宇治殿間説訓召之、仍任彼例也、）家通卿起座進立余後、（件人在奥座、其路如兼雅卿、）余仰云、大夫逐御酒給へ、家通卿退下歸昇、作法了復座、次三獻、次余拔落、（不拔匕、）立、揖右廻降自東階、（北邊如恒、）出軒廊東第二間、入楊門經小庭着陣、（乍着靴懸尻、）召官人、傳仰内記可持参宣命之由、（不撤軾也、）則六位内記、指宣命於杖参進軾、余置笏取宣命、披見了撥前、内記取空杖出楊外了、次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参見参之由、則外記指見参於杖候小庭、余目之、外

記稱唯進軾、余如初置笏、取文披見了、相加宣命賜外記、々々取之指一杖、（宣命縦指之、見參祿法チカヘテ指之也、軾指之也、）了候小庭、余起座相伴件外記、經軒廊東第二間、並階下等、進弓場、（其所同叙位宣命、）付光雅奏之、返給外記、經本路、立軒廊西第一間、（南面、）外記跪東方指寄杖、余指笏披取之、小披見取副笏、（合三通、宣命祿法各一通、見參二通、自本卷之也、）參上着座、左大將云、修理大夫訓讀如何、答曰、北山之所注、作リ納ムル官云々、余案之、尚納（ヲサメノツクルツカサ）メ作クル官也、見資仲抄也、仍召之云、修理大夫藤原朝臣、（先問在座也否、是如恒也、）成頼進余後、余作持笏與見參等於左手上、以右手給之、成頼取之復座、次問傍人、召右大辨（ミギノオホイオホトモヒ）藤原朝臣、即實綱卿進立余後、（作人、在端座、直進西、）余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給見參祿法、（二通一度給之、）實綱就祿所、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如初、）次宣命使就版、宣制二段、（先再拜、次拜舞、）次宣命使左廻復座、次群臣復座、次拔匕下殿、出軒廊東二間、到日華門前、（實綱、長方僕在床下座、）指笏跪[illegible]祿上、取祿一拜、拔笏出自日華門、改着淺沓退出、于時丑刻許也、

今日參仕公卿、

余、內大臣、（不着座、候御座、取白馬奏退出、）左大將師長、中宮權大夫定房、（中間退出了、仰親族拜了、復座之時、着座之間兀子退去、仍居板敷了、人々含笑、）新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左衛門督實國、（件人早出、）右兵衛督兼雅、（叙位宣命使、）修理大夫成頼、（例宣命使、）源宰相資賢、（早出、）六角宰相家通、（御酒勅使、）右大辨實綱、（祿所也、）抑、今日〔大永七正十五日書之、右白馬節會國栖奏、并坊家奏立樂無之、案之、去年太皇宮炎上事有之、仍無之歟、〕（○大永以下之文、後人之補筆也、）欲參內之間、藏人治部少輔兼光來里亭、傳院宣云、依神宮火事、來廿六日可被發遣公卿勅使、而假殿之間可有憚哉否、仍不思食得、被尋外記之處、勘例如此、會釋延曆、長曆、寬治等之例、可計申者、（件勘文在別紙、今度可被加神寶也、）

延曆例、（炎上之刻、發遣參議二人、有奉幣、其後無別公卿勅使云々、）

長曆例、（顚倒之刻、早速欲發遣之處、資平卿障出來止了、次被仰其卿之間、依御託宣延引、正遷宮非期近、仍其後被發遣也、被加金銀幣、無神寶、）

寬治例、（御假殿之間、權大納言雅實公爲勅使發遣、神寶之有無不註之、假殿被造之條、左府定申云々、）

已上大概許注出之、

余申云、寬治例尤可被據用歟、但彼者未被獻勅使、且依遲々恐、殊有忩沙汰歟、於今度者、燒失之刻被立勅使了、已是相叶延曆之例、隨又長曆之御託宣尤可恐、然者今度正殿被忩造之後、調具

神貸ニ被ニ發遣一、有ニ何難一哉、但神慮尙難レ測、早被レ行ニ御卜一可レ被ニ左右一、愚意趣難ニ計申一事者、兼光歸參了、

四月

十日、天晴、晩頭、陰陽助安倍泰親來、相逢曰、問ニ所勞事一、（米問酉刻）占云、土公咒咀成レ祟、不レ增不レ減、而可レ經レ程、但六月八月爲ニ減氣之期一云々、但六月殊爲ニ其期一云々、又問ニ發心地事一、占云、（去六日申刻）咒咀靈氣祟、甲巳庚申日爲ニ減氣一、故又一同曰、酉刻今レ占レ之、其占云、土公靈氣增減之日同レ前、但若胸所勞自發動歟云云、共不レ及ニ大事一云々、抑、言談之次語云、第三條院御時、有行（泰親祖父）、師平有ニ相論事一、有行今レ申云、騎陣將軍之中、客星出來云々、師平申云、非ニ客星一、彼騎陣將軍其也云々、各論之間、天氣在ニ于師平方一、有行大怒、今三日之内可レ有ニ天下大事一云々、而間、後三條院御惱遂有レ事、是以ニ師平僻事一爲ニ正說一故云々、又云、二條院御時、師業爲ニ御師一奉レ敎レ星云々、泰親聞ニ此事一大驚而云、於ニ師業一者不レ見レ星者也、鳥羽上皇仰云、上中下三星ハ我敎也、更不レ見レ星也云々、此仰泰親與ニ信西一共奉レ之、爭爲ニ帝者之師一哉、定有ニ其咎一歟云々、則夜受レ病遂早世云々、

又云、廣賢、二條院御時、奏ニ慶雲立之由一、蒙ニ勸賞一、泰親申云、慶雲事ハ、聖代之時也、又曰、孝相主之時事也、而今上於レ他者可レ謂レ賢、至孝之儀者已闕、爭慶雲立哉云々、而之間、廣賢死云々、

又云、廣賢子信業申云、陳星、土星也、侵レ月、是未ニ曾聞一事也、土星ハ、每夜一寸行不レ動星也、爭侵レ月哉云云、而間、信業自ニ目鼻耳口一星入之由有ニ夢相一、即受レ病死云々、於ニ天文道一者、更非ニ涉事一、其咎如レ此云云、又周易六十四卦ハ、曆王六十有也、今四無レ之、口傳云、於ニ四卦一者、相ニ配四季一、仍不レ入ニ口次一云々、而家榮不レ知、爲康士（算博）問レ之時、不レ知之由云々、

又云、晴通參ニ宇治左府一、々々問云、彗星文云、陰亂不明云々、是如何、晴通申云、星微也云々、左府云、有若レ亡云々、元非ニ星微事一、天下政陰亂不明之時出也云云、

六月

十七日、（壬寅）天陰、時々雨降、今日、上皇御出家也、所レ被

レ始二御逆修一也、限以二五十ケ日一、云々、一向被レ遂二保延鳥羽院例一也、下官自二去正月一、依二所勞一籠居、雖二尙不快一、依レ爲二天下之大事一、相扶出仕、午時着二直衣一(隨身上臈從、)參二法住寺殿一、候二公卿座一、先レ是、內府、新大納言(隆季、)等在二此座一、自餘公卿各佇二個便所一云々、太相國、左府候二御前座一、已有二彼出家一云々、仍兩人早參、仍被レ召二御前一、余內府等遲參、故無云々、頃之、少將光能來臨、(人々多參二御前方一、仍招二光能一、)問云、御布施歟、答云、未二事訖一、令レ申二御參之由一、事始於二着座一者、只今不レ可、然同時也、御布施之時可レ申之由、有二其仰一云々、即光能來云、事口云云、仍余內府已下參二御所方一、(其所東方御懺法堂也、□殿府參也、)先五位院司光長取二被物一、授二太相國戒師布施一、次事了、此中有二御裝束二具一、前大納言實定、新大納言隆季取レ之、是保延之例也、奉行成賴卿進云、永治之時於二御裝束一者、大納言上臈取レ之云々、實定、隆季猶相讓之間、左府早可レ進之由示二實定一、仍先取レ之、次隆季取レ之、次奏經(五位也、)取二被物一、左府須二上臈一也、次第取了、(相國、左府無レ歸二參御前座一了、)次顯方(五位)、傳二被物一、余取レ之、唄下臈法印澄覺也、着座次第了、次內府已下剃手上臈澄覺取了、內府又着レ座、次實定已下公顯之布施取了、次各從僧等參進、

取二布施等一了、次僧進下、次公卿退、各着二便所一、次打僧集三會鐘一、次僧等參集、次光能來仰二可レ始之由一、是相國示也、成賴云、先例以二鐘聲一公卿參着也云々、而相國僧入來可レ仰之由示也、仍仰レ之、即相國已下參上着レ座、次僧侶參、次堂童子二人、(一方也、)盛隆、兼光着レ座、次唄、次分二花筥一、次散花、次說法、未二事了一、余依二所勞一更發二退出了一、今日、攝政早參早出云々、是日來發心地所勞、今日發日相勞之故云々、

今日戒師、三井寺長吏前大僧正覺忠、

唄、法印公舜、　法印澄覺、

剃手、法印澄覺、　法印公顯、

御逆修僧名、(三法印稱譽、　三澄覺(但爲戒師也、不レ着レ座、)　三尊覺、　山實寬、　三公顯、　山僧都隆遍、　法眼顯智、　三觀智、　山律師玄明、　三法橋實慶、　山靜重、　三智秀等也、)

公卿、(攝政、　太政大臣、　左府、　余、　內府、　大納言、　公保、隆季、實房、　中納言、邦綱、宗家、實長、兼雅、成親、忠親、時忠、(此不二語見一也、)　參議、實賢、成範、泰行、　憲盛、實綱、　前大納言實定、　前中納言光隆、光忠、　非參議俊成、俊盛、實宗、定隆、　朝方、)

今日、先有二御奉書一、使成賴卿、作者俊經、淸書朝方、次御隨身返祿、隨官取レ之云々、將曹已下仰下可レ令レ候二本府一之由上、重近、兼賴等被レ仰二可レ令レ候二召繼所一之由上云々、保延之度、此條不レ被レ仰歟云々、隆季卿語

也、隆季又語云、今日御隨身等不帶劔云々、未知其故、又內府不帶、

十一月

十九日、（辛未）天晴、今日、小兒（三歲）、有食眞菜事、女院御所寢殿北面、（依密儀、用北面、）母屋中央間、敷繧繝端帖二枚、其上加東京錦茵、（無地鋪、先例也、）爲其座、當件左右柱、（敷子、）立燈臺、乗燭、（臣明徹西方燭、依爲便道路也、）戌刻、（吉時、非日問日時於在茲朝臣、當日無勘文之儀、又例也、）是陪膳散位俊光朝臣、（正四位下前侍從也、隨所定左少將定能朝臣也、而依參御熊野詣御共故也、）進候北緣、次役人五人捧前物參進、（第一盞、和泉守季長、第二、中宮大進信國、第三、備後守光經、（雖儒士忽無其人之上、依爲殿上被勸之、）第一盤、三位季成、第二、刑部權大輔信季等也、抑、分御器一口四種二口等、至外皆様器、是承曆例也、又無酒盞銚子等、案事理、必可有之、仍撿代々吉例之處、皆以是無、故今度又如此、今日陪膳取打敷、參進、永曆之例、役人之上臈取之、今度欲追北例之處、兵部大輔顯方迎參、仍隨常例陪膳取之、追案之、役人取打數、無其卿事歟、）陪膳次第供之、女房二人、（新宰相、卿君、）在簾中取入之、帥局（刑部卿宗長朝臣女、即乳母也、）取居之、（陪膳退下、）余立箸含之、（先取飯花、如恒必含調也、）此後無別儀、件前物退乳母局云々、承曆例有盃酌膳祿事、今度依略儀止之、彼例於四條宮（殿方御方歟、）有此事、因之用女院御所、余贊殿預右衛門尉紀久信勤仕御前物、（承曆久信勤之、）陪膳已下役人皆衣冠、下官直衣、無立明、爲密儀之無其便之故也、

抑、今日支干叶承曆例、可謂吉祥歟、又俗諺云、自所生月當二十月食之、而承曆例當二十五ヶ月、（當所生同月、）食之給、今依彼例所行也、陪膳以下自女院御方被催之、自去年女院養爲子、仍每事院中沙汰也、

依爲院司季長行今日事、

十二月

廿三日、（甲辰）陰晴不定、時々小雪、巳時許或人云、延曆寺衆徒集會京極寺、漸申下成親卿可被遠流之由、而依無許容、忽發向云々、或說太多、未知可否、下官日來有所勞不出仕、昨今殊不快、出仕頗猶豫、已及午後、下人說曰、衆徒已參大內、又上皇御所、公卿等多以參集、又帶箭之輩滿院殿中、甚周章云々、依非爲希代、相扶所勞欲參內之處、僮僕忽不見來、已以仰天、及申終參內、而衆徒亂入宮中、甚以猥雜、於東面門等者、悉以閉之云々、仍極難參入、令伺便宜之間、數刻逗留、遂入自美福門、（件門者、當時石基許也、）經修明門、（件門外、平經正、源兼定等、各率郎從等立門左右、）北門神輿奉

昇居延暦門壇上、（日吉社、祇園、北野等云々、）又大衆等有左衛門陣外、其數不知幾多、各放發叩皷、高聲猥雜不可勝計、雖記于端毫、自右衛門陣經高遣戸方、參入于版、主上御萩戸、則以參上入見參、有召仍參御前、女房等伺候、卽以藏人兼親、觸參入之由於攝政御許、（于時被坐殿下直廬、）歸來云、只今可參者、余招兼光問此事子細、兼光云、尾張目代與比良野神人、有相論事、相遞訴申之間、不召問子細、觸神人三人禁獄、仍衆徒等以奏狀訴座主、云々、以頭辨奏聞、卽被放歸了、于是衆徒等太憤忿怨之心、彌增訴訟之思、今朝辰刻許、先集參京極寺、次參大內、兼光爲御使參院、申大衆參入之由、院宣云、衆徒早參院可申訴、專不可參內裏云々、然而大衆敢不承引、如此職事等往反已兩三度、尙未事切云々者、小時、信範朝臣爲院御使參內、參北房直廬、卽攝政被參上、件事有被仰座主之旨云々、攝政、余共參萩戸方、座主、邦綱卿等同在于此所、自院被仰座主之旨、衆徒參內裏之條尤不當、早可參院、若猶大衆不參者、皆悉追歸彼寺、座主引率僧綱已講可參院、其時可有尋沙汰云々、卽以其旨座主仰衆徒、々々申云、載報之條全不可、仍參于內裏、如此時雖幼上參內、是恒例也、更以不可參院、只不奉裁許之仰者、不可歸本山、神輿又不可奉迎、只任手足可逐電、天台宗之佛法滅亡在于此時云々、卽以其趣仰信範、々々歸參了、此間、沙汰許定、非追于記錄、座主密示余云、此事爲朝爲宗已以大事也、山大衆之非常不敵、不可始于此、若無裁許者、定濫吹出來歟、只今可仰之詞、更以不覺悟、爲之如何云々、余觸是非、頃之、余參院、太相國、左將軍等相逢路次、遞前駈下馬過了、院中無人、以兼輔申入女院御方、又資賢卿出來、余問子細、未事切云々、卽退出、

今日於院公卿等有僉儀云々、

廿四日、（乙巳、）天晴、或人云、昨日早參內裏、可追歸衆徒之由、被仰重盛卿、而申云、已及夜陰了、內裏太無情、自外責伏、衆徒亂入內裏之中、大事出來、後悔不可叶云々、然而、猶被仰已三个度、仍欲參內之間、又被止了、明曉可向云々、聞此事、今曉衆徒皆悉逐電云々、余今朝以消息尋邦綱卿之許、返事云、成親已可被遠流、然者、衆徒等定奉迎社輿

歟云々、（逐電之時、奉レ具二社輿一云々、）又或人云、目代禁獄、尾張停任、納言配流、是衆徒訴訟之意趣也、相二叶我意一云々、

廿五日、（丙午）今曉大衆等參二内裏一、奉レ迎二社輿一云々、歡悅之至、成親卿配二流備中國一、目代禁二西獄一云々、上卿資長卿云々、抑、沙汰之次第、尤不便々々、一切不レ可レ有二裁許一之由被レ仰、而衆徒參洛之時、忽然申二裁許一、不レ似二朝政一歟、又兼不レ被レ儲二軍兵一歟、有若レ亡沙汰也、

廿八日、（己酉）或人云、時忠卿院勘云々、以レ使訪レ之、無レ于レ家云々、曉更或人來告レ之、此夜半計、時忠卿信範等配流、（時忠出雲、信範備後、以レ有レ配二流此國一、□□）成親被二召返一了云々、今日沙汰、抑、天魔所爲也云々、

廿九日、（庚戌）以レ使訪二時忠信範等一、（○自仁安二年正月十六日條迄是九條本闕脱、今以祕閣本玉海補之、而據異本校了、）

玉葉卷第三　終

玉葉　卷第四

嘉應二年春

嘉應二年

正月

一日、〈壬子〉陰晴屢變、時々小雪、寅刻拜天地四方如恒、午刻手水、申刻著束帶、〈帶劍、魚袋如常、〉先參女院御所、則參院、〈法住寺御所、〉昇自中門廊、欲着座之間、人々皆起座、仍不着座、則攝政已下列立中門外、〈北面東上、〉次成賴卿〈院司參議修理大夫、〉雖列進、於中門下、相揖于攝政、右廻昇自中門北廊南妻戸、〈脫沓於階間、沓脫之上、〉進御所南簀子敷、〈昨殿階間、〉件間不打出、〈自余兩皆出之□□、〉奏事由、左廻降自中門內方、〈不着沓、〉仰聞食由、〈攝政以下相揖、〉出中門、着履、〈以手取之著也、〉加本列、次攝政以下列立前庭、〈攝政被練、砌外二許丈練、大相國以下不練、〉次殿上人、內藏頭經盛朝臣以下三十人許、列立公卿後、最末兩三人未立終、有拜禮、〈舞踏如常、〉了、次第經列前、如本列中門外、依可有女院拜禮也、次院司衆雅卿〈中納言右兵衛督、〉進出、氣色于攝政參上、〈北路同成列、但脫沓於庭、兩人作法已以不同、〉申事由、〈北所不見及、〉如初、下自中門內方、仰聞食之由、出中門、着履、獨立北方、次攝政以下進立庭中、〈今度攝政不被練、〉拜舞〈殿上人列立如初、〉了、各歸出、昇從中門外方、着殿上、〈攝政登自中門內方、降之時又如此也、〉則左府退出、次攝政被出、次余退出、參新院、〈參御前、〉次參高松院、〈白河、〉於殿上謁于女房、次參中宮、〈參御前、〉次參內、經進德門、出殿御後等、參殿上、〈於御後進于太相國、余問小朝拜、示答云、依日次不宜、停止了者、〉即參朝、于時攝政被候、依脚氣難堪、不能勤仕內辨之由觸申之、被許諾、余欲退出之間、於清涼殿殿庇、藏人大輔光雅來云、可勤內辨歟如何、余云、子細申攝政已了、依所勞難奉仕者、光雅退了、則歸來云、申此由了云々、余欲出從本路之間、公卿等候仗座云々、頗依無便宜、以藏人前驅隨身等、可廻弘徽殿方之由仰之了、即參萩戶、言談與女房、頃之退出、〈不發前聲、〉于時子刻許也、內辨內府云、今日左右一員等如例、

抑先例、院拜禮之時、諸卿參候殿上、聞執柄參入之

山一、降二立中門外一、執柄不レ昇レ殿、直有二拜禮事一云々、而近例諸卿不二降立一、仍執柄又昇レ殿、更各下レ殿列立、未レ知二可否一者也、

二日、（癸丑）今日不二出行一、手水如レ恒、人々少々來、然而、依二歡樂一不レ遂二政官列參一、元三行事職事（信光）、取二見參一持來、抑、今日可レ有二臨時客一云々、而依二大衆事一被二停止一、尤可レ然、

三日、（甲寅）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午四點、着二束帶一（有文帶、螺鈿劍、）參院、未刻臨幸、抑、御輿於二西門外一、左右大將立二門內砌外一（左北、右南）、余以下列二立中門外一（東上、南面）、小時、攝政被レ進二立御輿前一、則實房卿跪レ列步出、相二向攝政一揖、入レ自二腋門北方一、進二御所一奏二事由一、經二本路一歸出、如レ初相揖、加二本列一、撤二中門前腋一、次左右大將進行、（左北、右南、各隨身等前行、爲レ先二下臈一進レ前、）次攝政被レ進、（隨身等左右前行、發二前聲一、）次御輿、（次將等在二左右一、如レ恒、）過御之間、公卿等敬屈立、御輿昇二居中門下一、下御之間、公卿可レ跪レ地、仍余暫跪候、而自余公卿悉昇レ殿、尤奇恠、下人等狼藉殊太、仍余又昇レ殿候二殿上一、則參二主上御所一、攝政被レ候、女房等同候レ之、次法皇出御、其儀、先太政大臣參進、褰二御簾一、（階東間、東柱下、東御簾也、於二簾中一跪、挿レ笏褰レ之、）法皇出御着座給、（件御座、母屋階當間也、此間、相國候在二簾下一歟、）次太政大臣取二三衣筥一、入二母屋一、（經二階東間一也、）置二御座左右一（東）、左廻經二同間一、候二階以東簀子敷一、（御拜間在二此所一也、）次攝政取二敷物一、鋪レ之、其儀、經二透渡殿一、入レ自二寢殿南廂西面妻戶一、（當二透渡殿一之間也、）自二西庇一北行、跪二屛風下一、指レ笏取二敷物一、（件敷物、懸二北屛風西第一枚一、鋪子在二屛風下一、不レ取二件鋪子一也、）右廻南行、自二南庇一東行、敷二主上御座上一、（件御座、在二階當間庇一也、）左廻經二本路一、跪二屛風下一、取二鎮子一如レ初、進二置御座四角一、（先上置レ之爲レ善也、相二逆先年之作法一、以置次第、先乾次坤、次巽、次艮也、）拔レ笏左廻、經二御座南一出二初妻戶一、參二主上御休所一、次主上出レ自二御休所東面妻戶一、（頭中將實守朝臣進二御笏一、攝政候二御裾一、）入レ自二寢殿西面妻戶東一、進二於御座上一、有二御拜一、（其御作法、殆適二成人之禮一、見者無レ不二感歎一、貴賤々々、）可下經二本路一還二御御休所一上、（御拜之間、攝政候二南簀子敷一也、）次法皇入御、太政大臣參上、褰二御簾一、入御之後、取二三衣筥一進二簾中一、拔レ笏退下、歸二着殿上一、次改二御裝束一、其儀、垂二母屋御簾一、（庇簾自二本卷レ之、不レ改レ之也、）撤二主上御座上敷物一、置レ茵簀子敷、并西透廊敷二當間座一、（已上、殿上五位役レ之、）次左右次將着二胡床一、次主上渡御、（實守獻二御笏一、攝政候二御裾一、三位中將實家候二御劍一、頭中將實守取二神璽一、各置二御座一、退下、）卽攝政着二御前座一、今日、法皇不レ出二御此座一也、次攝政召二頭中將一、卽實守朝臣參二候寢殿坤角簀子一、承レ仰歸二出殿上一、召二公卿一、則太政大臣以下次第參二着御前座一、（于レ時、余不レ候二殿上一、於二主上御所廣庇邊一立二加之一、着座也、）次被レ仰二樂行

事、左、左中將經資朝臣、右、右中將實宗朝臣、次振鉾、先光近、次忠節、左右一度振之、次舞、左、萬歳樂、三臺、陵王、右、地久、鳥蘇、納蘇利、萬歳樂之間、居公卿衝重、纔居兩三有勸盃、頭中將藏人左衛門權佐經房取瓶子、巡流了、三臺未出之間、供主上御前物、件御前物、近年自院被儲、仍下官所勤仕也、仰重宗調之、懸盤御器等進下家司、於內納殿令誂取之也、當日納長櫃三合、赤衣仕丁持之、重宗相具參院、御厨子所預爲便宜之故、殊所仰重宗也、陪膳資房卿奉仕之、也、解劔、役送參議散三位等如恒、未持參御酒盞之間、依人々命、資房退歸了、先例、御酒盞、持參庭、殿角程之間、示可持歸之由也、今度不然、如何、帶劔復座、此間、奏新鳥蘇、家藏人治部少輔兼光參上公卿座下、申上云、日已暮了、若可被略歟者、先居左大將前程、示氣色、被命可申上之由、則所申上也、攝政被云、合左府、先是、大相國退出了、左府被申云、被略可宜、又云、程遠參進可申歟、攝政召寄兼光、被仰可略之由、兼光申云、本所被定左右各五也、然者左右各可略二歟、將可止一歟、攝政被仰云、陵王、納蘇利外可被止歟、左府被申可然之由、即被仰其旨了、兼光退下、次攝政以所官人、以笏被招之、左近陣頭逐直所參也、召左右樂行事、被仰可奏陵王、納蘇利許之由、即各向樂屋了、各經胡床後也、次陵王、次納蘇利、次居御遊具、五位殿上人役之、次地下召人著階下座、殿上召人候座中、次殿上五位取御遊具置各所、先兼光取琵琶置余前、余讓左大將、左大將又固辭、余尚讓已及數度、遂置余前、退了、雅賢取箏、置左大將前、將軍被讓右武衛了、辭之、遂置大將前了、次雙調々子、笙笛付之、琵琶箏等調之、各彈撥合等、資賢卿打笏拍子出歌、資賢、次鳥破、次美作、次鳥急、次吹平調、調子了出歌、青柳、次萬歳樂、次伊勢海、二反、是左大將被示也、次三臺急、箏、琵琶、共第三反、此間、給公卿祿、次更衣、次五常樂急、次各起座、余祿、少將定能來取之了、余即欲退出之間、於中門廊邊、左大將示云、今日御遊、尤有其興云々、則退出、于時戌刻許也、今日、御前物供了後、主上入御、攝政奏御簾、公卿平伏、又兩方殿上人着階下座、其程不見及、何次也、但內御方、衛門權佐經房、兵衛佐雅賢等許也、

此日御遊召人、

拍子、資賢、琵琶、余、箏、左大將、笛、資國、笙、少將隆房、

篳篥、少將定能、和琴、忠親卿、付歌、雅賢、

四日、乙卯、或晴、或陰、此間雪降、今日不出行、雖須可參阿彌陀堂修正、依脚氣不快不參也、此日召重宗給馬、依昨日御前物勤仕也、雖遣召隨身等遲參、仍以有官侍二人令引之、重宗取綱末二拜退出、布衣也、昨日行幸賞、重家朝臣敍三位、自余賞不聞、重家三品、世人許之云々、

五日、丙辰雪降、朝間天陰、午後雪晴、外記佐光持來十年勞、○勞下恐脫帳字、留勞帳、返給宮了、陰陽大允泰茂來、申天變事等、尤可恐云々、時晴來、問方違事等、今日依所勞不參叙位、

六日、丁巳天晴、時々小雪、見叙位聞書、無殊事、但其次有小除目、成親卿任右兵衛督、爲檢非違使別當、世以驚耳目、未曾有之、兼雅轉右衛門督、又左近中將賴定朝臣爲藏人頭云々、

七日、戊午天晴、不出行、山大衆可發向之由、下人云云、武士等遍滿河源、然而依無其實、皆分散云々、

此日申家吉書、今日內辨左大將云々、

八日、己未陰晴不定、申時許參內、直衣、隨身上藤冠、參御前、欲退出之間、逢兼光、問昨日內辨事、左大將初被奉仕、兼光云、乘燭之程被仰內辨、其後加叙事未定之間、經時刻驚奇、又云、被奏叙位宣命之間、於東庇被落笏云々、又云、謝座之間、進出胡床西五六尺許云々、尤云々、又召刀禰之詞、頗不審、刀禰與召兩詞之間、殊有其程云々、戌刻退出、欲參法勝寺、而御幸未成、仍參高松院、依爲巡路也、於殿上謁女房、亥刻許、御幸已成云々、仍參法勝寺、攝政以公卿十人許、候兀子、二手了、攝政被參御堂了、余相次參入、余問申昨日內辨之間事、兼光之所稱、依有不審等也、被示云、無殊事、取下名之時、於階下不拜、是恒例之式歟云々、謝座之所、又召刀禰之詞等事、皆普通云々、兼光若見聞誤歟、呪師一手之後所退出也、依心神殊惱也、于時子終許歟、

今日、御齋會初也、

九日、庚申天晴、前民部大輔憲雅朝臣來、言談之次云々、左大將云、去年白馬節會、下官下下名之後、暫歸入幔北方、于時、公卿等有不審之色、我又不存此事、而歸家之後、引見先人記之處、已有此事、深所感思也云々、又云、朝覲行幸、琵琶殊神妙之由、頻被感申云々、凡不存事也、

十一日、壬戌天晴、召泰茂問方違事等、相違時晴申狀、不具記之、今夜爲方違向季長家、四條坊門宮小路、乍乘車引入門內、聞鐘聲則歸了、當時第九條、本所六角第也、

十三日、甲子天晴、不出行、或人云、賴盛卿今夜向福原、是依入道相國命也云々、重盛卿又明日可向云云、山僧發向之由風聞之比、專不可然歟云々、

十五日、丙寅、天晴、參二女院一、亥刻許、左大將被レ參、似二藏人一被レ尋レ余、余於二殿上一對面、數刻話談、殆及二曉天一、禮樂事、多以被レ談、又被レ問二賭弓之間事等一、少々事等示了、忽不二覺悟一之上、又不レ能レ示二子細一、又被レ示云、故富家入道殿仰云、内辨謝座之時、雖レ可レ突二右膝一、依二足不一レ叶突二左膝一云々、大將之所存、先可レ突レ右歟、是依レ爲二御所方一也、又云、謝座、西面揖、乾面再拜、又揖、常作法也、又說、西面揖、再拜又揖云々、又說、西面揖一拜、乾面一拜揖、是一說也云々、直向レ乾揖之說、大將若不レ被レ知歟、余不レ示也、此外事太多、不二具記一、今日初夜也、外記持二來闕官帳一、留レ之返二給筥一了、

十六日、丁卯、天晴、終夜明月、踏歌也、戌時許參内、陣頭無レ人、仍參二殿上方一、職事等候レ之、余問二攝政參否一、經房云、可レ有二御參一者、兼光云、左府不レ可レ被二出仕一云云、又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可二出御一、但御物忌輕、外宿人皆參入云々、仍自二鬼間方一參朝、于レ時、上御二秋戸方一、即參上、暫與二女房等一言談、亥刻攝政被レ參、命云、内辨事、經房欲レ申者、余問申云、坊家別當、次將不レ候之時、他將率レ奏、是定事也、而件事、若外記申二上卿一歟、先例不レ見如何、被レ答云、申二上卿一之由不二覺悟一、藏人方存知可レ致二沙汰一者、則余經二南殿御後一、著二左仗奧座一、（先レ是、於二陣後一示二經房一云、坊家別當將不レ候歟如何、答云、不レ候、余云、他人雖レ人可二奉仕一哉、定相存歟、致二沙汰一歟、申云、雖レ非二藏人方之沙汰一、相存可二申沙汰一者、）大宮大納言隆季卿以下、上達部三四人許在レ座、即左衞門督着座、次藏人左衞門權佐經房來、就二余座下〔方〕一仰云、内辨、余目レ之、（居二向座下方一、承レ之也、）經房退後、移二着外座一、召二官人一、令レ置二膝突一之次、令レ直レ履、次又召二官人一仰云、外記召セ、官人退召レ之、則大夫外記賴業參レ軾、余仰云、諸司ハ候哉、闈栖造酒正ハ候哉、外任奏ハ候哉、每度申二候之由一、余仰云、持參禮、（外任奏事、最末問レ之、仍便仰二此詞一也、）賴業稱唯退、此間、掌燈太暗、仍家通卿仰レ史、令レ召二指油一、次賴業持二參外任奏一、（入レ筥、）置二余座前一、余置二笏於奧一、引二寄筥一、披二懸紙一、於二筥中一取レ文披見了、如レ本卷レ之入レ筥、賴業退出、次余取レ笏、以二官人一召二職事一、（其詞、藏人左衞門權佐、此方に、）則經房進就レ軾、余乍レ持二笏於左手一、以二右手一押二出筥一、經房取レ之參進、頃之、返二給之一、余結申、（見レ文之儀如レ初、但鼠開二于奧方一推合、合二眼于經房一如レ恒、）經房仰云、令レ候レ列ヨ、余微唯、卷レ文入レ筥、（經房先レ是仰二々詞一了、則退了、）次余取レ笏、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則賴業參レ軾、先、余下二給筥一、（其儀如レ付二職事一、）賴業

取笏、余仰詞如職事、頼業稱唯退去、次余起座、於
宣仁門外著靴、又令随身押笏紙、又遣随身一人、
令見陣引哉否、歸來申云、未引者、此間、隆季卿以
下出自敷政門、向外辨、（先留立宣仁門下、示氣色、余目之、各經余前也、）余則
入自宣仁門、進立宜陽殿西壇上幔北方、猶令伺
陣已引了者、自壇上南行、（令随身褰幔、）從北方着兀
子、（先立座前、揖、如常、）只今引陣之間也、態問之、随身申云、
自堂上引陣了出、可申内辨旨、攝政密被仰者、
是陣良久不引、依事所懈怠歟、次内侍臨東檻、余
謝座昇殿、其儀、立敬折、微音稱唯揖、北行、出自軒
廊東二間、斜到左仗胡床南頭、（去南一許丈、進西五許寸、依脚氣難堪、闕座之所、三四丈許、纔以揀也、）直向乾、揖再拜、又揖、大輪右廻、經本路、
（如初、二三丈揀留、）歸入軒廊東二間、昇東階、（傍南欄、爲先左足、）經南
廂東妻、拜母屋東第一間、著外第一兀子、（先揖如恒、今日、兩面兀子立、與）
次顧座上方、仰云、開門仕礼、即開門了後、如初
顧上方、仰閑司、左近廳頭直申上云、罷寄候、（又在胡床之次將、可申也、）
次余正笏召舍人、（二音、）大舍人於承明門外稱
唯、次少納言就版位、立定後、（順知之、）仰云、大夫達召
セ、（正笏、）少納言稱唯出召之、次外辨諸卿參列定立、（隆季咳聲）
也、正笏仰云、敷尹、即謝座謝酒、昇殿著座、大納言、

（隆季、實房、）中納言、（實國、忠親、）參議、（實賢、家通、）散三位（成範、）等也、參議親
範、三位中將實家等雖參入、不著座、如何、次余仰
家通卿、（件卿在外座也、）令催餛飩、則居之了、家通氣色于
余、余以下著下了後、更如形食之、次令催飯汁菜
等、人別居之也、居了、家通氣色于余、余以下下著、（參八内、七八外、）
食之、次一獻、（仰家通催之、毎獻如此、自是後以内豎催之、余示其旨也、）飯居了、
返授之、取盃之時、作盤取之也、次國栖奏、其儀、
拔箸、（不拔匕、）取笏起揖、右廻、出自母屋東第一間、降東
階、（傍北、以右足爲先、）着巽角壇上兀子、（無揖、南面、）召外記催國
栖、（外記在階下座也、）一節了復座、（如本延奏、以下如此、）次二獻、次御酒勅
使、其儀、余置箸、（不拔匕、如初、）取笏召云、政大夫藤原朝
臣、（先可召之人在座哉否、問隆季、可召之也、無兼官又三位也、仍召詞如此、於兼國者、不召也、或説、參議音可召之云、）則家通卿自座後直進西、立余後、（揖去三四尺許立也、）余
仰云、大夫達に、御酒給へ、（微音仰之也、）家通揖、左廻降東階、
召交名、返昇自巽子進西、東第二間西柱程西面
立、召了、右廻復座、次三獻、立樂、仰家通催之、
家通下殿催之、參音聲之間復座、舞、（左、萬歳樂、賀殿、右、地久、延喜樂、）
次奏坊家圖、其儀、延喜樂間、余拔箸、取笏下殿、
立殿巽角壇上、（南面兀子東也、）催坊家圖頭之、左近少將有
房、令持杖於將監、進立壇下、取杖奏、（揖）授余、余

レ笏拔取レ奏、（件圖、插指也、）披二禮紙一、二重テ持二左手一テ見レ奏、如レ本卷レ之、作レ令レ持二杖於少將一、縱指二入鳥口一、拔レ笏更出レ自二軒廊東一間一、經二階下一、（少將持レ杖相從、）進二弓場殿西第二一間一立、經房出向、余指レ笏取レ杖授二經房一、經房取レ之參進了、卽余拔レ笏、經二本路一復レ座、仰二家通一令レ取レ標、家通下レ殿仰レ之、取了復座、次余仰二職事一、催二舞妓一、（作レ在レ陣、能三仰之一職事在二御後一也、）良久、自二永安門一參進、作レ輪三匝了、（先レ是、敷二筵道於南庭一、）退去、次女樂拜、余以下下レ殿、於二軒廊一讓二隆季卿一、余直經二軒廊東二間一、并𢢽門小庭等一着レ陣、（作レ着レ靴、黙レ沉、）召二官人一、傳下仰內記可レ持二參宣命一之由上、則內記自二軒廊一持二參之一、進就レ軾、余置レ笏拔三取文一、見了置レ前、內記取二空杖一出二𢢽門一了、次召二官人一、傳下仰外記可レ持三參見參一之由上、則六位外記指二見參於杖一、直參進レ軾、（先候二小庭一、日可レ進レ軾也、尤奇怪、余示三仰其旨一也、）取レ文一々見了、（見參二通、祿法一通、）相二具宣命一、給二外記一、外記作レ在レ軾並指二一杖一、（見參二通、卷二加之一、祿法一通別也、依本雖三三通一、今二通也、）退三立小庭一、余經二本路、並階下等一、進二弓場殿一、如レ初立二西二間一、付二經房一奏レ之、小時返三給（之）一、（取副給レ之、）余取レ之給二外記一、如レ本令レ指レ之、軒廊西第一間南面而立、（外記跪二東方一挿レ杖、）余取レ文取三副笏一、昇レ殿着座、先資賢卿在レ座哉否問二隆季一、正レ笏

召云、政大夫源朝臣、（此人又無二殿官一也、）則資賢卿進三立余後一、余作レ持レ笏、取二見參於左手一、以二右手一、微々後方ニ差三給之一、（以二文下一爲二從方一、）資賢卿指レ笏給レ之、取三副笏一、右廻復レ座、次召二家通一給二見參、祿法一、（其儀同下給二宣命一之儀上、）家通直下レ殿就二祿所一、次余以下下レ殿、列三立左仗南頭一、（胡床皆撤レ之、仍且レ程立也、北上西面、異位重行、）次宣命使進就二版位一、（版位等撤レ之、仍計レ程立之也、）宣制一段、余以下再拜、又一段、群臣拜舞、次資賢左廻不二復座一、[illegible]退出、次余以下右廻欲二復座一、而堂上殊狼藉、御裝束已撤レ之、仍不レ能二昇殿一、各自二軒廊一、直着二祿所一、跪二庭薦上一、指レ笏取レ祿一拜、退三出自二日華門一、于レ時丑時許也、

今日、參內以前、攝政御許進二愚札一、歸レ家之後、披二見御返事狀一云、今日內府參內之由、經房來申、仍上﨟等存二故障一歟之由之處、今命尤悉奇云々、（是左府不二出仕一者、相三扶所勞一可二參內一、職事未二告示一、仍不審之由令レ申、仍有二此返報一、）職事所行頗不レ得二其心一、近代作法、職事兼尋三問之一、隨二上﨟之參否一、告二下﨟一也、而不レ示二下官一、直觸二內府一如何、余不レ知二其子細一、無二左右一參內、定不レ叶二職事之雅意一歟、凡兼告廻事、不レ可レ如（恐イ）レ然者也、是近代之例云々、舊例只以二參仕之上﨟一、所レ被レ仰二內辨一也、

今日參內之間、自レ院藏人來催云、來十八日可レ參二逆

華王院修正、可有御幸也、又廿日可進尊勝多羅尼云々、
十七日、(戊辰)終日、甚雨(不止、不出行、)人々云、入道相國今曉入京云々、又云、成親可被停止別當之由、頻辭申云々、
十八日、(己巳)天晴、今日、蓮華王院修正也、戌刻著直衣、(牛車、)參彼御堂、御幸頗遲々、下官依騎馬之所勞、乘所參候也、小時(亥刻許歟、)御幸、余以下列立御堂東庭、供奉人々立加之、(北上東面、)寄御車於御堂御所、(件御所、御堂正面五箇間、緣上造出也、)余參上、褰御車簾、(御隨身來告也、)即入御々所了、余著堂中座、(正面以內戶內也、)自余公卿等、資長卿以下、各以著座、殿上人在北末、小時、右衞門權佐盛隆(衣冠、)參自南方、(經公卿座前也、)進御前、奉仰退了、次初夜導師登、(頗遲々、)(仍隆季卿仰頗催之也、)咒子、散樂等如恒、余咒子三手之後、依心神殊惱、忽退出了、時子刻、
廿日、(辛未)天晴(參女院、)今日賭弓云々、左右大將共出仕云々、
廿一日、(壬申)陰晴不定、今日中納言入來、(今月彼人忌日也、然而天下不落居、且殿下頗不閑之由、下人申、仍密參殿下、不逢見參、只今御參內了云々、)言談之次(云)昨日賭弓左右大將取奏之間、頗有相違、奏之時、主上御簾中、而右大將ハ、取具弓於杖、跪置弓、進入杖、取弓復座、是常作法也、左大將ハ、不取加弓、持杖進簾中之後、被目隨身、隨身持弓趨來云々、此事未曾聞事也、出御之時、不取具弓、御簾中之時、晋杖留御所、仍所取具弓也、若被忘却歟、萬人屬目云々、或人云、天下物忩、六原之邊、武士群集、不知幾多、凡近日上下奔波、更以不安堵云々、恐怖無雙之世也、(時忠卿昨日向淀邊云々、)
(廿二日、(癸酉)天晴、今日不出行、左少辨經房來申慶、)
廿三日、(甲戌)天晴、或人來云、昨日於院被定山僧愁申二箇條事云々、其趣被配流成親卿、并可被召返時忠信範等之由云々、諸卿定申趣非一云々、備顧問之人々、太相國、左府、內府、左大將資長卿、成頼卿、親範卿云々、攝政不被候座如何、今日權右(中)辨重方來申慶、
廿四日、(乙亥)(天晴、不出行、人々云、京中尚不靜云云、)以定成訪入道內府所惱、
廿六日、(丁丑)天晴、參女院、法眼尊忠被參、日來在山上、今日下向云々、余問衆徒訴事、配流成親卿、可被召歸時忠等、意趣彌以熾盛云々、今日、院尊勝陀

羅尼也、余依觸穢不參、自去廿一日、女院御所有五體不具穢氣也、

廿七日、戊寅天晴、去夜下名云々、見聞書、親宗任讃岐、是建春門院御分云々、又俊經賜文章博士兼字、此外無指事、

廿八日、己卯天晴、申刻、參御前、去廿二日自大内幸院也、右大辨俊經候御讀、五帝本紀、暫而退出、女房語云、賭弓日、左大將退出之後、飲食不通被煩云々、失禮之條、古昔以來、更不論賢愚事也、就中、至愚之者耻辱、只在身上、更非人事、〔退出之次參院、女院、女房出逢、頃之退出、〕

廿九日、庚辰天晴、〔參女院、光經持來重家卿送經房之許之書狀、是兼光過言之間事也、爲兼光尤不穩、凡彼等之一家、以不言爲事、而依多言之失、乖人々不便事歟云々、〕

自來廿二日、上皇始精進、可令參熊野給、〔經三月十五日、御還向云々、〕

卅日、辛巳陰、○陰一本無、小雪、季長來申女院御持佛堂供養之事等、來十九日御忌日次、有可被供養之儀云云、奉行被仰光長、但毎事難叶云々、又云、昨日參院之次、光能語云、去廿七日僧綱等院參、二箇條事伺訴申、仰云、於此事可裁許、自今以後台山之訴訟、一切不可有沙汰云々、僧綱不能申左右、退出云々、

二月

一日、壬午朝雪降、夕晴、實晴闍梨入來、語云、成親可被配流之由、已被仰山上了、又時忠信範等可被召返云々、此旨自山上所告送也云々、但或云、兩人被召返之條謬說云々、

〔二日、癸未天陰、此日、立春日奉幣如恒、申刻、光長季長等來、申御堂之間事、不具記、大略期日近々難叶之由也、右少辨兼光來申慶、〕

三日、甲申天陰、今日、春日祭也、今朝近衞府使少將公綱下向、實定卿息也、見物之者云、前驅六人云々、又行事辨經房下向、經家入來、語云、民部大夫正家、候院北面、又在六原云々、依虛言、永被追却入道之許云々、又或僧綱一人有被問事云々、不知何事、大略是衆徒之間事枝葉歟、

四日、乙酉時々雨雪、參女院、未刻、邦綱卿參入、御堂之間事、有其沙汰、來十九日供養延引之儀事切了云々、

件卿密語云、世上尚以不落居、成親可被流之由、乍被仰大衆、未被宣下、大路又變依歟、每事勿論、莫言々々、

五日、丙戌晴、參女院、午時許、左頭中將賴定朝臣來云、可奉行祈年穀奉幣事、左府被申障也、日次事、內內相尋之處、十五六日之由令勘申、攝政仰云、十五日可宜者、雖有所勞、相扶可參仕之由令申了、內內問行事辨、事未申定云々、自今日立神事簡了、（自今日忌僧尼重輕服人、幷月水女等也、別居月水女等居住、強不忌之、自前日可出也、）

六日、丁亥晴、奉幣定日次事、內々尋遣在憲朝臣之許之處、注申云、今月九日庚寅十二日、癸巳十四日、乙未等也云云、則在憲來申云、奉幣日次、十五六日之由令注申了、而件日常樂會日也如何、余云、強不可憚歟、先例如何、申云、禁中神事中、他所佛事更無憚、然而、十八日爲吉日、隨二月十五日釋迦如來涅槃日也、同ク八十八日如何之由雖令申、又不可憚歟云々、申旨無所據歟、但有所存者、付本奉行了、職事可申歟之由答了、奉行辨事、尋頭中將、返事云、相尋役之次第於隆職之處、經房當仁之由令申、仍遣仰了、未見返事、隨到來可參啓者、

八十

七日、戊子天晴、大外記賴業、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了、申可參之由、明後日可有奉幣定、爲仰其間雜事也、奉行辨未知誰人、

八日、己丑晴、早旦、尋遣奉行辨於頭中將之許、巳刻許、依昨日告、賴業眞人來、余著冠直衣、於外出居相逢之、（賴業在前簾底、）余仰云、明日可有祈年穀奉幣定、宰相內記例文等催具、可令候陣者、賴業云、何刻許哉、余云、未刻許也、余又云、奉幣日次事、陰陽寮勘申十五六日之由、十五日可宜之由、有攝政御命云々、仍存其旨之間、在憲朝臣來示云、奈良常樂會日也、隨釋迦如來涅槃日也、答可被改歟、十八日無障云々、此事不存可憚之由如何、賴業申云、內裏神事、他所佛事、更不憚、何況於被付寺家哉、勿論云々、余問云、中臣使爲公卿之時、或給宣命於件中臣、或尚給使王、先例不同如何、賴業云、舊例多中臣使爲公卿之時給之、然而、近代尚給之也云々、賴業云、使之催定、奉幣前日可經御覽者、又云、一昨日被宣下云、時忠卿信範朝臣等宜令召返、又成親卿可解却中納言右兵衛督等、此事少納言泰經爲院御使申殿下、殿下召兼光被仰（○仰一本無）下之、藤中納

言、卿參レ陣行レ之云々、又云、今日可レ有二春日行幸定一云々、上卿大宮大夫、公保、宰相成頼、辨長方、爲親、外記師尚、又六位外記一人、史隆職云々、余問云、奉幣行事外記誰人哉、申云、祐職是也者、〔卽〕退出了、小時來、頭中將返事狀云、行事辨經房領狀之處、法勝寺常行堂修二月可二奉行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之間、已以違亂、子細只今可二參啓一者、卽來、余又相二逢之一、賴定云、奉行辨事次第如レ此、而間只今光能朝臣申送云、於二修二月事一者、可下仰二少納言一行上レ之、神事有レ限、經房早可二奉行一云々、卽令レ見二件狀一、余見了返給、賴定朝臣退了、則召二遣經房一了、戌刻許來、余又出逢、仰云、明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幣定一、陰陽寮可二召設一者、經房退了、以二光經一申云、明日拜二任辨官一之後、可レ申二行政一、又官掌以下史部等可レ給レ祿、是來十四日爲レ著二列見一也、且是逐二父祖跡一也、而依レ指二合此定一、被レ延二引列見一哉由、相二語左大辨一、而不二承引一、彼日欠日也、仍明日必可レ隨レ事、其事了參レ陣者、可レ及二深更一、此事生涯之大事也、若被二延引一哉、以二私事一申二延嚴重之神事一之條、付二冥顯一有レ恐、雖レ然奉幣期日尙遠、枉可レ蒙二御恩一云々、余案レ之、依二私語一延二引公事一之條、頗雖下不二打任一事上、儲日十二日也、件日雖二定申一、不レ可二事闕一、加之、以下限二式日一之事上、默二止人々大事一、似レ無二會釋一歟、仍可二延引一（來十二日可レ被レ行）之由答了、經房恐悅退出云云、卽遣三觸延引之由於二頭中將賴業等之許一、各承了由有二返事一、抑、今日長光朝臣來、良久談、退出了、

九日、庚寅、〔晴〕、人々云、大衆蜂起云々、入道內府所惱以後時訪レ之、時忠卿信範朝臣等昨日入洛云々、

十日、辛卯、晴、今日、大原野祭也、依レ相二當遠忌一、不二奉幣一、如レ此依レ際不二奉幣一之時出祓、是恒例也、然而、依レ爲二忌日一、尙不レ修二件祓一也、催二布施取等一遣レ之、（或云、由祓、執柄被レ修事也云々、可レ祭レ之、此說僻事歟、）今日、外記祐職（奉幣奉行外記也、）宣命草奏、明後日定次（○定次恐倒置、）可レ候歟由、賴業令レ申云々、答云、前日若ハ當日早旦可レ奏者、又使等事可二催具一由仰レ之、申云、大略催二沙汰一而已、大夫在レ京、只一人稱レ障、仍所二責催一也云々、

十一日、壬辰、召二外記祐職一、問二使王事、辨、大內記參否、使々事等一、申云、大內記所二出仕一也、使王在レ京、只一人雖レ所二遁申一、責二取領狀一了、使等催調可レ令レ申也者、

十二日、癸巳、天晴、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申時許、著二束

帶、（所謂鈍色歟、如恒、）先參院、（今夜、令如熊野御精進給也、）女院御方、女房出逢、
傳上皇仰云、今日入精進屋之間、有取亂事、不能
謁云々者、則參內、（于時御閑院、）入自左衛門陣、着左仗
奧座、（以東爲端、公卿着件座以北爲上、前有立部、）則家通卿着横切座、次余移
着外座、以扇直沓之後、以官人令置軾、此次仰下
可召左少辨之由、（行事辨也、）卽經房來就軾、（〇軾一本作膝突、）經社外
（不取笏、）余仰云、祈年穀奉幣日時勘申セ、經房微音稱唯
退、持參日時勘文、（不入筥、）余置笏於奧、取文置前、
披禮紙取勘文見了、如本卷之置前、經房退之
後、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眞人參進、余仰云、
奉幣了、例文持參、賴業稱唯退、次六位外記持例文
筥趨來、置余前、（其筥、入五位已上歷名一卷、年々定文一卷、（已上有祓、）又今度可不仕之使交名二通、
（一通公卿、一通四位五位、）折紙一枚、（是其社、）其人等定之所注也云々、）又一人持硯筥置參
議座前、（入禮紙、）余略見例文交名等了、取笏目家通、
家通退下、又弁著參議座上頭揖、正笏而候、余示
氣色、家通置笏、取續紙、撤禮紙卷之、入硯筥下
方、卷返續紙、横置座前、摺墨染筆置筆臺、取副
續紙於笏候、予氣色、余目之、參議置笏染筆、余
讀揚之、（先讀揚云、諸社に奉幣ノ使、參議書了讀上之、次伊勢、次石淸水、次第先令書社、次書也、參議書之、家通頗有不
審之色、其還、每書一社、且可入使之由歟、是近代之例歟、但
故殿令勘本留上卿給之時、先書社、其後入使、仍用彼例也、）次

余披見、今度使交名讀揚之、（所書之定に讀之、官姓朝臣名也、准公卿如此、自石淸水
至北野、次第示之、伊勢、丹生、貴布禰等、無注社號不入使、依爲神祇官之沙汰也、）參議入使等了、
注年月日、押遣硯於奧、取副定文於笏、進余所、
（經端座也、）余置笏取之、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之、（無禮紙、）如
本寫之取出例文等、置筥奧方、加入日時定文於
件筥、取笏以官人召辨、卽經房來、余置笏押遣
筥、仰云、內覽、經房取筥退、頃之、持歸置余前、則
示可奏之由給之、經房參進、小時返給之、余先
結申日時、（其儀作結申、披禮紙取文、頗披其奧方押合、合眼于經房如恒、）經房仰云、依
勘申、（稱、）余微音稱唯、卷文入筥、次結申定文、經房
仰云、依定申、余寫文入筥如初、經房退去、次加
入例文於件筥、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參進、
余押出筥、賴業指笏取之、余目之、卽唯退、此間、
家通復本座、外記一人出來、撤硯筥、次行事辨覽神
祇官請奏、余取之披見、誤欲結申、忽覺悟寫之、卽
付辨奏之、返給、結申如恒、經房仰云、宣旨ノタウ
ヘ、余微唯、卷文返下辨、辨又結申、余仰云々詞、（如職事、）
經房稱唯退了、次藏人（陣座暗之間、不見其人、）下內藏寮請奏、余
結申、藏人仰詞不聞、大略有氣色、余微唯、卷文置
前、（藏人不待稱唯退歸了、）次召行事辨下之、結申、余仰云々

詞一如レ初、辨唯退去、次召二外記一、則頼業來レ軾、余仰云、伊勢、丹生、貴布禰等使、仰二神祇官一、可レ令二參進一者、頼業稱唯退了、須下定文等一之次、仰中此事上也、而忽失不レ仰レ之、仍更召仰之、頗似レ有二事煩一、但如レ此事、更無二定法一、是不レ及二失儀一事也、次以二官人一、傳二仰內記可レ參之由一、則內記參進、于レ時擬二秉燭之期一、座中猶以暗然、余仰下可レ草二祈年穀奉幣宣命一之由上、內記退了後起レ座、欲レ參二御所一之間、經房於二陣腋之邊一示云、今日々時定文等內覽事、今朝參二攝政殿一之次、不レ可二持參一之由、有二其仰一云々、余參二御前一、攝政被レ參、良久談話、及二子時一退出、

抑、今日大內記不二出仕一、尤奇怪、宣命事大內記不參之時、仰二文章生內記一、其不レ候者、仰二儒者辨一、是恒例也、而仰二非文章生內記一、頗失也、但大內記遂可二出仕一、依二所勞一、今日許不參也、強雖レ非二巨難一、爲レ後記レ之、

入道內府、昨日戌刻許入滅云々、生年八十六、年齡雖レ不レ可レ惜、朝家彌無二古人一、可レ悲事也、又爲二下官一尤足レ歎、言而無レ驗、何爲々々、

十三日、甲午、晴、奉行外記祐職來、所レ召也、問二內記不參事、幷使々事一、申云、大內記兼申二可レ參由一、而俄出レ障、於二定日一者、不レ能二出仕一由令レ申、仍觸二頼業一之處、先例六位內記奉レ之、恒例之由令レ〔申仍不レ及三〕譴責一、又不レ申二案內一也、使公事頭中將奉レ仰、所々兎、諸院殿上人、各被レ申二本所一、隨二彼左右一催具、明日可レ申二散狀一者、內記事仰二子細一了、申狀無レ謂也、外記又申云、使王一人可レ參、今一人催出、必可レ有二卜串一之由、頼業所レ申也云々、仰云、尤可レ然、外記退出、

十四日、乙未、晴、早旦、外記祐職來云、王大夫已二人催出、可レ有二卜串一、又使等事、未レ承二左右一、夕方可レ申二散用、○川一作山、恐狀誤、又大內記加二勘發一之處、所勞俄出來、不二出仕一、當日必可二出仕一、返々恐申云々、仰〔云、〕卜串、明〔日早〕旦可レ開レ之、宣命草奏、幷卜串事、須レ有二今日一也、宣命可レ有二辭別一之由有二其聞一、而未レ被二仰下一、仍今日難レ叶也、又明日巳一點可レ參レ陣、云二陣頭一云二八省一、早可二催具一、兼又使等事于レ今未レ定、尤不便、不レ可レ致二懈怠一、又今度定文可レ進者、爲二書寫一所レ召之一、外記退了、未時許、頼定朝臣送二書狀一、是宣命辭別事也、外記勘例二通、一通賴業、一通師尚、御占形四度、幷八通相二副之一、其趣見二彼御教書幷勘文一、卜形等在二別紙一、大略衆徒事被レ申二七社一、又豐受宮、松尾、日吉等怪異事也、早答下可レ仰二含內記一之由上了、如レ此事、職事可二來仰一也、近代之作法、可レ謂二奇怪一、則遣二召大內記光範一了、秉燭之

程、祐職持参日時定文等、書寫了返給、問使等事、申云、當時進奉之者十二人〔闕〕如七人、職事沙汰懈怠之間、于今如此、頭中將經奏聞、可譴責之由被仰下、仍放史部等了、隨散狀、明旦可令申云々、慥不可懈怠之由、召仰了、戌刻許光範來、余召前仰辭別事、卽給職事書狀、占形、勘文等、光範披見之、申云、衆徒事、被申七社趣、不分明、爲之如何、余云、職事不來仰、御教書之外事、上卿敢難知、但無殊事歟、只任彼趣、可被載歟、又倘有不審事者、早直可尋奉行職事也者、又定日不参事、粗令尋問、殊無申方、卽退出了。自今日殊以潔齋、

十五日、丙申 天陰、巳刻以後、雨脚間灑、臨晚風雨甚烈、此日、祈年穀奉幣也、早旦、奉行外記淸原祐職來申云、使不足、少々催出者、只今可参陣、每事無懈怠可催設之由、仰之了、辰刻沐浴、爲致潔齋也、巳刻、著束帶、劔笏、先修祓、於外出居有此事、陰陽師主稅助時晴候弘庇、兵部大輔顯方勸陪膳、次以時晴、同〔所〕令身固也、則参內、閑院、着左仗端座、直履之後、召官人令置軾之次、仰可召外記之由、則賴業眞人参軾、〇軾一本作膝突 仰可進卜串之由、此次問使之事、申云、公卿使六角宰相之外、可被参、合八省、白余使不足、殿下被仰可催進職事兩三人之由、然而未見其交名云々、賴業稱唯退去、次外記祐職持参卜串、納筥、置余前、余置笏、引寄筥、取出卜串、乙下合也、透見之、返入賜之、仰可開之由、外記取筥置前、以不合之卜〇以一本作一串筥下方橫置之、開乙下合、懷言王、丙合、兼綱王、等、作筥進之、余見了、〔懷言王〕返給、仰可遣乙下合者之由、其詞云、乙下合、懷言王ヲ遣セ、祐職稱唯退出、此間、家通卿参著橫切座、次以官人召內記、則大內紀光範参軾、余仰云、宣命草持参、光範退持進之、余披見了、一通、諸社例宣命、一通、太神宮以下七社辭別、一通、松尾辭別、幷三通也、返給令讀之、一々讀了、仰可內覽之由、光範持参殿下、于時、御坐三條堀川少將通能朝臣家也、有數刻歸來申云、殿下仰云、台嶽衆徒事、被載七社辭別、而蜂起未止之句、可被書直、是則大衆已和平之故也、件大衆事、日來彌間騷動之由、而今依此命、始所聞和平之由也、余仰云、早可改者、光範取筥退去、良久、改直持参之、見了、又獻內覽、〔此次、仰下〕可申請淸書內覽事之由、幼主之時、必可覽攝政也、而彼[illegible]內覽三箇度、猶可注時刻之上、是又先例也、或攝政之時、內覽之外、更不奏云々、此間、家通卿語云、件大衆、兩方相分、或和平、或騷動、而座主付印鎰於寺家、忽欲離山之間、去十二日一向令和平了云々者、山上無事、天下之悅也、申初、光範歸來、置宣命筥

於余前一、申云、清書內覧事、已有二許容一者、則返二給宮一、光範取レ之立二小庭一、余起レ座出レ自二當間一、經二小庭并立蔀西邊一、進二中門一、內記捧レ宮從二余後一、付二左頭中將頼定朝臣一奏レ之、叡覧經レ程之間、脚病發動、頗失二方略一、良久、頭中將歸來、返ヨ給宣命一、須レ仰下可二清書一之由上也、而不レ仰如何、余取レ之給二內記一、還着レ陣、光範相從置レ宮、則返給、仰下可二清書一之由上、光範退出之後、清書頗及二遲々一、此間、外記祐職持ヨ來宮一、余披見之處、今日使等交名也、背ニ折ニ紙一、見了、則返ヨ給之一、祐職取レ之退去、又參進候二小庭一、申下使王申二御馬一之由上、余目レ之、外記唯退了、清書尚遲引、度々遣レ催之後、持ヨ參之一、余一々見了、返ヨ給之一、先例、或每社如レ封、仍解二件結一見了、如レ本結レ之也、而今度無二件結緒一者也、光範取レ宮立二小庭一、余起レ座經二始道一、付二頭中將一奏レ之、此次奏下使王申二御馬一之由上、頭中將持參之後依二甚久一、中門內方落板敷懸レ尻、皇居大內之時、御覧遲引之間、居二小板敷之邊一、是故實也、而今日殿上無二便宜一、仍徘二徊此所一也、隨又草レ奏之時、聊氣更發之故也、頃之、頭中將歸出、余退ヨ立中門一、頼定授レ宮、此次仰云、使王二御馬給へ、余目レ之、給二宮於內記一、直欲レ參二八省一之間、事在二于二條堀河一、數町步行依レ難レ堪、可レ廻二二條町邊一之由、仰二前驅一了、此旨兼仰ヨ含隨身一、而不二下知一之條、勿論事也、余還ヨ〔著〕陣座一、召二外記一、則祐職參ヨ候小庭一、使王可レ給二御馬一事、可レ仰レ寮之由仰レ之、外記稱唯退去、此事、或於二八省一仰レ之、或於レ陣仰レ之、御二大內一之時、還ヨ着陣座一、依レ無二便宜一、多直所レ向二八省一也、而今度仗座、可レ謂二咫尺一、仍還着仰レ之、加レ之、長元九年八月、祈年穀奉幣、主上御門右府爲二上卿一、着二陣座一仰レ之、于レ時主上御、是則仗座有二便宜一之故也、今度且ヨ准二據彼例一耳、隨身來告二御車之由一、即起レ座、此間、大內記光範以二前驅一申云、縱雖レ向二八省一不レ可レ參二東廊座一、聊有二相憚事一云々、余仰云、草ヨ進宣命一了、已無二其憚一歟、其上參二八省一之條、更有二何差別一乎、尚早可二參仕一歟、若有レ憚者、草ヨ進宣命一之條如何者、光範申二可レ參之由一、則出レ自二左衞門陣一、大內之時、經二右衞門陣一、今度出二此門一、是又依二便宜一也、向二八省一、五位外記史以下、皆悉相從、先レ之、參議家通參了、須レ俱二上卿一也、而近代皆如レ此云々、非二穩便一歟、余入レ自二待賢門一、經二暢門并嘉喜門一、晴儀、有二上官出立事一、其儀、行事并以下上官等、立二嘉喜門北邊庭上一、揖二相揖所一過也、而今日依レ雨無二此儀一、自二砌上一西行、着二北廊西第二間兩面半帖一、隨身以レ弓褰レ帷、沓脫二置壇上一也、先レ是、使公卿等在二此座一、兩揖了、東向居、直刷二下襲尻一、以レ扇直レ沓之後、召ヨ喚使一云々、稱唯、參ヨ候砌下一、余仰二可レ召レ辨之由一、則左少辨經房入レ自二嘉喜門一、經レ砌著レ軾揖、帶レ劍、取レ笏、余仰云、幣物具了哉、申二具候由一、余目レ之、經房退出、不レ着二辨座一、直出二嘉喜門一了、次以二召使一召二外記一、即賴業參レ軾、○一本軾作膝突、余問二使等參否一、申二候由一、余目レ之、賴業唯退、

次以召使仰內記可持參伊勢宣命之由、大內記光範捧宣命筥、入自嘉喜門、經砌欲參進、余示可留立嘉喜門邊之由、召使等又教訓、可謂未練歟、次余起座、歷砌東行、自東廊砌南行、入自座北間、立座北頭、揖突膝、西面居直、又揖直沓、（上官等相隨、但內記在余後、五位外記也不沓、如何、）內記卽置宣命於余座前着座、次可令取伊勢幣由仰辨、辨仰在後之上官、然間、中臣以下入自東福門、自柱內西進、經大極殿東北壇上、列立小安殿登廊、（北上東面、中臣在北、次忌部、次卜部、）次忌部經中臣前、自小安殿南壇上東行、入自南面東第一間、取外宮幣授卜部、（件卜部相隨忌部、跪砌上間受取之、）次執內宮幣、相共經本路、出自東福門、（今度、先忌部、次卜部、次中臣、）次御幣過前之間、余少平伏、經房以下深平伏、（如主上御前不伏、是不然事也、）次召召使、喚使王之間、王則入自東福門、經砌參進、着膝突、余置笏於右、以左手給宣命、（以本文爲使方、）王取副笏、左廻經本路、出自東福門了、次余目內記、進取筥、退立三（上）官座北間、（上官座北間也、北上南面、）次余起座、辨以下列立東廊柱內、余相揖過之、（辨揖如初、）經本路、（辨以下相從、但今度內記在于上官列、）逕着北廊座、以召使傳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則六位內記持參宣命

筥、置余前、（諸社宣命等皆入之、不加假結、若有結之時解之、是又恒例也、）次余目左衛門督、（件人在端座、押、大內記雖可持參、石淸水使也、）督揖進寄余前、余置笏於奧、以右手授石淸水宣命、實國卿置笏左、（若可右歟、）取副宣命於笏、右廻復本座、揖起座出自嘉喜門了、次目家通卿、給賀茂宣命、退出如初、（但置笏於右、取宣命也、）次目實家卿、（件人在奧座也、而經座間進寄、失也、在奧座之人、可經端座之人後也、但是又近例云々、）給松尾宣命、次目信隆卿、（件人在端座、）給平野宣命、公卿使等各立座之後、召召使、召稻荷使、卽重雅朝臣進着軾、余給宣命、（以右手給之、以下如此、）次々使等同前、但兼兩社之使、取合宣命二通給之、雖隔他社、尙如此、（住吉、廣田是也、）丹生、貴布禰兩社宣命以外記傳給之、舊例或召使於軾給之、今度且依外記來申給之、是亦近例也、次第給了、召內記返給筥、次余起座經本路、自待賢門退出、于時戌刻也、今日始終發前聲、幣立之後、退出之時可發否、尋申攝政之處、不可止之由有教訓者、抑、台山衆徒騷動事、被謝申七社、（伊勢、石淸水、賀茂、春日、日吉、祇園、北野等也、）尤可然、但長曆三年二月、祈年穀奉幣之次、被申衆徒事於廿一社、尤可被准彼例也、今度被追長治天永等例云々、是非如此之次、臨時別被

レ申也、其例頗不二相叶一歟、
十七日、戊戌晴、自二攝政之許一、被レ借ヲ送故殿御日記一卷一（永久四年秋、）即書了、明旦可二返上一也、
十八日、己亥晴、自二源中納言許一、送二書（〇書一作公或本、）記一、昨日所レ被レ借之御記、返ヲ上攝政殿一、又借ヲ賜一卷一、（永久五年春、）
〔或聚人來談話、〕
十九日、庚子天陰、雨、〔降〕今日、故殿御忌日也、年來送二法性寺堂一、而去今年攝政以下皆悉各別被レ修レ之、（攝政自二去年一、中宮自二今年一、）仍一身非レ可レ送、加之、忌日必可二相逢一也、仍今年於二此第一所レ修也、導師公舜法印、請僧覺智僧都以下九口、是女院御方被レ請二僧等一也、彼御方御諷了後引來也、無二堂童子一、布施取、布衣衣冠相交、行頼行事也、
廿日、辛丑晴、〔施樂院使丹波憲基來、問二所勞事等一〕戊刻許、藏人兵部權大輔光雅來云、可レ參二仁王會定一者、當時咳病無レ術、他人不レ參者、相扶可二出仕一、重可□□示、明旦可レ告之由、退歸了、奉行辨兼光云々、
廿一日、壬寅雨降、此日、春季仁王會定也、未刻自二藏人大輔光雅之許一、送二消息一云、今日定他人不レ參、若出仕者、可レ承二刻限一云々、雖二所勞不快一、相扶申刻許可レ參之由返答了、則兼光、賴業、隆職等之許、今日定、毎事可二催具一由遣仰了、（依二卒爾一、召二外記史辨等一、不レ仰レ之也、）前驅隨身等遲參之間、及二申終一參內、着二陣奧座一、參議家通卿參ヲ着横切座一、余移ヲ着外座一、（職事並來仰、仍當座不レ仰歟、）仰二官人一令レ置レ軾之次、仰下可レ召二右少辨一之由上也、（奉行、）兼光參レ軾、余仰下可レ令レ勘ヲ申仁王會日時一之由上、兼光微唯退之後、頃之、持ヲ參之一、余披見之間、兼光退了、件勘文云、可レ被レ行二臨時仁王會一日時云々、又注二儲時一、（或一代一度仁王會之外、春秋無レ所二臨時一云々、）仍召二兼光一問二兩條一、（先例、多注二春季仁王會一、以二秋季一注二臨時一、又依レ爲二一之日次一、不レ可レ勘二儲時一之由、存二所見一、仍所レ尋也、）申云、件兩事、共以不審、仍相尋之處、依二寛治二年例一、所二勘申一也、今度一向被レ逐二彼例一云々、余云、殊於レ被レ逐二吉例一、不レ及二沙汰一者、（去年十二月、被レ行二一代一度仁王會一、恒例之仁王會、今度已爲二最初一、仍殊被レ逐二吉例一歟、）又仰云、例文兼光退了、其後良久不レ進、兼光來申云、今日定事、夜前俄被二仰下一、即下ヲ知官一、今朝綱所參上、仰ヲ合子細一〔了、而〕及二申刻一始申云、文書不レ候、可レ申ヲ請官例文一者、官雖レ稱下無二先例一之由上、事依レ不レ可二默止一、忩給二例文一了、其後書二僧名一、綱所之懈怠、言而有レ餘、頻雖レ加二催定一、尚及二遲々一歟云々、余云、沙汰之次第尤不快、綱所之不覺、奇怪不レ能二左右一、爲二自今以後一、能可

レ誠二仰例文一、忩賁下早可レ進者、此後已歷二數刻一、（此間挙燈、）數度雖二召仰一敢不レ進、及二亥刻一適持ヲ參之一、六位史二一人進二例文硯等一如レ恒、（例文筥、入二寛治二年借名例文一局、行事撿校等例文一局、今度可レ召之借名等、一局也、硯置二參議座一、）余披ヲ見例文、幷今度之借名等一之處、今度所レ注百〔四〕ヶ所（滿二百堂一、是例也、寛治又如レ此、）仍召二兼光一問レ之、兼光問二大夫史隆職一、歸來申云、二條院御時、依二院宮多御座一、被レ除二所司四ヶ所一、（所レ謂木工寮、大膳職、掃部寮、織部司等也、）其上尙其數已多、隨二上卿仰一可レ除レ之云々、余云、於レ有二先例一之所一者、乘二除之一可レ注也、其上以二忩案一輙難レ計二除一、皆是爲二要須之所一、須レ申二事由一也、而攝政御ヲ座里第一、夜已及二深更一、數度往反、爲二擁怠之基一、當時任レ數載二定文一、後日申二事由一、隨レ仰可レ被レ除歟如何、兼光問レ官、歸來申云、此儀尤可レ宜、且者、二條院御時有二此例一、近卽去年一代一度仁王會、又以此定也、且ハ被レ隨二彼等之例一、有二何難一乎者、余仰二家通一令レ書二定文一、（須レ見ヲ合借名例文等一、可二與奪一也、然而、事彌可二遲引一、只以二早速一爲レ先、仍給二借名一所レ令レ書也、）寺付之間、今度借名有二散々事等一、或下官召レ辨問レ之、或家通以レ史尋レ之、綱所之申旨、隨問レ之、失度大略無二存趣一、偏是惘然也、委尋沙汰者、天已欲レ曙、加之、兼光申云、綱所〔之〕有若レ亡、已無レ物二于取一喩、悉被二改直一ハ、今夜不レ可レ叶、只任二寛治之例一、可レ被二注載一歟、後日可二改直一、非二卒爾之時一、尙以如レ此、且ハ積ヲ習彼等之例一、綱所存二如在儀一之處、殊被二尋沙汰一之間、已迷二是非一了、於二今度一者、何爲哉者、仍余且ハ示ヲ合家通一、只任二寛治之例文一令レ書了、而之間、今度借名與二大間一有二相違事一、先例所レ被レ除諸司等、皆書ヲ入大間一、仍付二借名一書改テ、召レ史令二切續一了、余此間召二兼光一、仰下可レ進二撿校行事等例記一之由上、卽持ヲ參之一、（被二一紙一、）余讀揚令レ書レ之、家通書了、取ヲ加借名定文等於笏一、押二硯於奥一、持ヲ來余前一、余置レ笏取レ之、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了、置ヲ列文等於二宮奥一、入ヲ日時勘文、幷定文等於二件筥一、召レ辨內ヲ覽之一、兼光云、出居大祓日時、何程可レ進哉、余云、雖二何程有一、何事〔之有〕哉、歸參之後可レ宜歟、卽參二攝政御許一了、（此間、家通復二本座一、）頃之持ヲ歸之一、余仰二可レ奏由一、則參二御所一了、小時返給、余結ヲ申之一、（日時定文、皆結ヲ申之一、先結二日時一也、）兼光仰云、詞如レ恒、余微唯卷レ文、兼光進二出居大祓日時一、一（紙二）紙、余不二結申一、（依レ爲二上宣文一也、）取ヲ具日時定文等一、下ヲ給兼光一、兼光皆悉結ヲ申之一、余仰詞同レ前、兼光每度唯、卷レ文了、申云、請奏ハ先例覽二撿校上卿一、仍不レ申云々、余諾、兼光退了、次召二官人一傳ヲ仰史參テ可レ撤二例文一之

由、則史一人參候小庭、余目之、史稱唯參軾、余置笏下給宮、史取之直退出、家通示令取其硯宮、史取重之退出、次參御前、逢邦綱卿、則退出、于時丑時〔許也、〕
廿四日、乙巳晴、史久盛持來仁王會僧名、申云、綱所追書進僧名、被清書已了云々、又云、綱所僧有無四度解事等、仍相尋子細、有返事、即進之、余留僧名、返給綱所書狀了、公文、從儀師貫雅也、(已上非等、以識求信光中也、)定後事、撿校上卿之沙汰也、然而此事定夜、綱所散々、仍進僧名之次、彼申狀經御覽也云々、今夜參女院御方、〔逢覺智僧都、經法文事等、〕今夜向季長家、違方、乍乘車引入門內、〔鏡辨即歸了、〕
廿六日、丁未晴、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仍午時許時參入、事了、攝政被參、余仁王會條百堂(○堂恐座誤)事奉問之、彼答云、一所也、而無可除所、仍只如定文百四箇所也、昨日兼光來申之時、以此旨答了云々、余參內、攝政被參、主上令過仁王經御修法之時給、(乘海律師勤之、)返御本殿之後退出、
廿九日、庚戌可參仁王會之由、有其催、
卅日、辛亥今日、春季仁王會也可出仕之由、出立之間、巳刻以後、心神不豫、仍留了、

三月

〔二日、癸丑 憲基持來醫心方廿八卷、先日爲加□所下給也、〕
三日、甲寅〔雨〕今日、宇治一切經會也、今日攝政被向了云々、自今日以已講覺珍、始行仁王講三箇日、聊有夢想事之故也、今日雨降、〔不出行、〕
〔五日、丙辰雨、不出行、〕
〔日來依咳病止沐浴、今日始浴之、〕
〔仁王講結願了、〕
八日、己未左將軍所借送之書、書記(大イ)二局返送之、又二局、幷讚岳一局被借之、
十日、辛酉陰、小雨、仰康佛等、令實撿最勝金剛院山、是上座泰實、多切取之由、有其聞之故也、
十一日、壬戌雨降、右頭中將實守送書狀云、來廿六日可被行季御讀經之事、可奉行、依寬治例、春日行幸、二月可定、明日云々、申承了由、近日左內兩府有所勞不出仕、即召遣奉行辨兼光了、又遣仰賴業隆職等之許、兼光依深更甚雨不來、仍御事可催

具ニ由、仰遣了、
十二日、癸亥雨降、申刻以後晴、今日、春季御讀經定也、
申刻許、參內着陣、先奧、次外、左大辨實綱卿參ヲ着横切座ニ、余移ニ外座ニ之間、更起レ座、余着座了、更進着、次余召ニ行事右少辨兼光ニ、仰下可レ令レ勘ニ申季御讀經日時ニ之由上、則持參、見了置レ前、幷願結願日時也、
次召レ辨、仰下可レ進ニ例文ニ之由上、小時、六位史二人持ヲ參例文硯等ニ、一人取ニ例文筥ニ、置ニ余前ニ、件筥入ニ年々定文ニ、同、今度可レ請之僧名一通ニ、一人取ニ硯筥ニ、置ニ參議座前ニ、入ニ續紙續飯板等ニ、余披ニ見例文等ニ了、取レ笏目ニ實綱ニ、實綱進着ニ座上頭ニ、下テ更昇着也、余又氣ニ色實綱ニ、無ニ左右ニ進寄、余給ニ僧名之側記ニ、側イ 須ニ與奪令レ書レ之、而爲レ無レ煩、頗有ニ所思之氣ニ歟、加之、依レ爲ニ近代例ニ所レ給也、是非ニ穩便ニ、尚可ニ與奪ニ也、實綱取レ之復座、取ニ副續紙於笏ニ、氣ニ色于余ニ、余目レ之、實綱摺レ墨、写ニ返續紙ニ書レ之、素書レ之、懷中、當座端一枚許書レ之也、一枚之奧、頗書餘、仍更取ニ出飯板等ニ、切ニ續之ニ、頗似レ無ニ用意ニ歟、書了持來、余置レ笏取レ之、側イ 側記自ニ懷中ニ取出進也、實綱復レ座之後、披ニ見之ニ、取ニ出例文等ニ、置ニ筥奧方ニ、加ニ入定文、無ニ續紙ニ、日時等於筥ニ、召ニ兼光ニ仰下可ニ內覽ニ之由上、兼光申云、今夜法勝寺御念佛事、奉行參テ內覽ハ彌可レ經ニ時刻ニ、仍內々申請之處、彼日可ニ持參ニ之由、有ニ其仰ニ者、〔兼光申ニ免之由ニ、〕余云、雖レ須ニ先內覽ニ、有ニ免者ニ、早可レ奏歟者、則持參了、頃之返ニ給之ニ、余結申、先日時、次定文、兼光仰ニ々詞ニ、同時依ニ勘申ニレ、定文令ニ廻請ニヨ、余一々微唯、卷レ文入レ筥、欲レ下ニ給兼光ニ示ニ氣色ニ、余覺悟、取出下給、是愚昧之甚也、兼光一々結申、余仰詞如レ恆、兼光唯退了、次余返ニ入例文等筥ニ、以ニ官人ニ傳下仰史可レ撤ニ例文ニ之由上、此間、兼光覧ニ清書ニ、卷使ニ付レ辨奏聞、則返給、余結申、仰詞如レ恆、返ニ下兼光ニ、兼光結申、仰ニ々詞ニ了、兼光退下、次史一人參、取レ筥退出也、次取ニ重硯筥ニ退了、次以ニ官人ニ召ニ外記ニ、則大夫外記賴業參レ軾、余仰云、來廿六日可レ被レ行ニ春季御讀經ニ、出居堂童子等可レ令レ催者、賴業唯退了、次余參ニ御所ニ、入レ夜退出、于レ時亥四點也、

十四日、乙丑 史持ニ來季御讀經ニ、給ニ日時僧名等ニ留レ之、返レ筥了、今日、上皇還レ自ニ熊野ニ給、

〔十五日、丙寅 參院、次參內、〕

十九日、庚午 晴、今日、石淸水臨時祭也、午時着ニ束帶ニ參內、閑院、參ニ御前ニ、右衞門督兼雅、左頭中將賴定、件人、奉之行也、外、他人未レ參、未終許、攝政被レ參、先レ是、公卿等漸參入、使、舞人皆參了、余着ニ殿上座ニ、次御禊如レ恆、次余付ニ藏人大輔光雅ニ、奏ニ宣命ニ、頭中將賴定稱問、奉行事與光雅云々、不レ可レ然事也、〔召〕使於ニ小板敷ニ給ニ宣命ニ、使通能朝臣、次庭座始、依ニ御物

忌不出御也、公卿着中門内座(北上)之後、賴定朝臣奉仰、召使以下、次使、舞人、陪從等、次第着座、次一獻、(内藏頭經盛)次二獻、(余瓶子右衞門權佐盛隆)著垣下座、次三獻、(定房卿)不着垣下座、使通能朝臣爲傳盃於垣下座、進寄余前、三獻之時、不傳盃於垣下座者也、仍余示氣色、通能更復座、二獻之後、置插花、蝶盃等、於中門廊内緣南頭、(六位藏人二人置之)以之可知三獻之由也、次置重盃圓座、次重坏、(修範頭信等朝臣勸舞人座、五位藏人兼光勸陪從座也)次給插頭花、五位藏人光雅分之也、余以下取之、次第着殿上、次召公卿、(賴定朝臣召之)次攝政以下着管子敷、次依攝政氣色、賴定朝臣參入奉仰、(是又攝政氣色也)渡西召使以下、復中門内座、次使以下參入、舞人進舞如恒、次退出、此日余盃、宮内權少輔棟範傳授之、是無五位藏人之時事也、五位職事兩人候、尤可傳獻也、是賴定朝臣所爲云々、尤不當、余仰其旨、仍兼光傳取獻者也、

廿二日、(癸酉)晴、此日、春日行幸也、余有所勞不供奉、

廿三日、(甲戌)入夜行幸還御、兩日無風雨之難、是有神感歟、

廿四日、(乙亥)今日、爲輔季御讀經闕請、召遣經房、依行幸還御、及夜半、治。(治恐持誤)病更發、今日無術、加之、只今催見史綱所等者、可及解怠之由示送、仍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了、依兼光神事奉行、改爲經房云云、此日心神殊惱、若是發心地之微歟、

廿五日、(丙午)此日〔爲〕輔季御讀經闕請、午時許、行事〔左少辨〕經房、奉行所史綱所等來、余著衣冠、出居上達部座、(外出居也、件所、東面前在廣庇、余座北第一間傍奥西也、辨座傍南障子北面敷之、紫端白本所敷予端也、高麗疊二枚不敷之、又脇息、硯筥等不置之、件座總有三間也、)次余以家司兵部大輔顯方、召辨、則經房參上着座、(地面)次余以顯方傳仰史可持參闕請例文之由、則六位史持參例文筥、跪南布障子之許、(件布障子在廣庇南妻也)余目之、史稱唯、遞來長押下居、行跪登長押上、置筥於余前、退下長押、拔笏退去、次顯方持參硯、置行事辨前、(居折敷、白瓷筆墨二卷、小刀、管筆紙墨裘紙無瓶、只灑紙於硯水入硯也、又置紙兩三枚於硯下方置之也、又不續之只卷進也、)次余略見例文等了、(年々例文、可召之、僧名、并僧三人辭書也、)目辨、辨摺墨染筆置之、取紙引取一枚、(短如本置之、)卷返、副笏候氣色、余讀舉僧名之側記(例イ)、令書之、但經房申云、寬治元年無闕請字、依其例、去仁安三年無其字、今度如何、余云、無是、代初也、自余之例不詳歟、然而今度殊被遂寬治例之由被仰下、加之、寬治、上卿二條殿也、

旁隨彼例、被止件字、何事之有哉者、即書了、副笏持來余前、（自長押上奥方進也、或説、降長押可進寄云々、）余取之披見、（此間、經房頗退候、）了返給、經房置笏取之、結申之、余仰云、令改請、經房微唯、卷文副笏復座、次余以顯方、仰下史可撤例文之由、次史參入候初所、余目之、史稱唯參進、指笏、余押遣筥、史取之退下、次顯方取硯退出、余示經房云、明日必可出仕也、而日來有風病更發之氣、昨日殊又倍增、今朝頗有減、仍雖補闕請、明日出仕、頗以不定、無別事者、可參仕、若不出仕者、可然之樣、可有披露者、經房退了、於陣上、以闕請文下史云々、

今日巳刻許、外記來云、明日何刻可參哉、答云、可早參、但有所勞、出仕頗不定者、入夜所惱尚不快、仍明日不能出仕之由、觸遣實守朝臣許了、

廿六日、丁丑晴、此日、春季御讀經始也、余依爲上卿、雖可出仕、依發心地、不參仕、今朝實守朝臣送消息云、尚可出仕之由、有別院宣者、今日已發了、仍令申其旨了、爲本奉行之上卿無所勞者、何不參哉、譴責之條、頗難堪、後聞、御前僧事、大宮大納言隆季卿定申云々、

廿八日、己卯晴、今日、八十口之僧侶、修百座之仁王講、又請法印公舜受戒、午刻發了、

廿九日、庚辰晴、雖爲關白、依度數頗重無力、太無術計、

玉葉卷第四終

玉葉　卷第五

嘉應二年自四月至十二月

嘉應二年

四月

一日、辛巳天晴、瘧病不レ發、公舜法印來授レ戒、又覺智僧都相二率弟子六口一、始二大般若讀經一、限以二七ヶ日一、阿闍梨實晴來加二持之一、佛法之効驗雖二末代一不レ空者也、

三日、癸未晴、資長卿來、隔レ簾逢レ之、所惱之後、尚不快之故也、良久談話、晩頭飯了、

四日、甲申晴、不二出行一、

七日、丁亥雨、此日、日來所レ修之大般若讀經結願也、

八日、戊子晴、不二出行一、今日向二季長家一、違レ方、如二先々一、

九日、己丑晴、不二出行一、小兒參二高松院一、

十日、庚寅晴、不二出行一、今日、建春門院入内云々、

十一日、辛卯晴、不二出行一、

十二日、壬辰雨、不二出行一、

十三日、癸巳晴、不二出行一、

十四日、甲午晴、此日無二齋王禊事一、

十五日、乙未晴、恒例之尊勝念誦、於二別屋一〔修、〕日來之湯治、今日止レ之、

十六日、丙申降雨、此日、攝政被レ參二賀茂一、雖二甚雨一、尚被レ參、是院宣云々、余不二出行一、

十七日、晴、參二女院一、

十八日、戊戌朝間天晴、晝風雨、入レ夜又晴、晩景參内、逢二邦綱一示云、來廿三日故殿若君可レ有二首服事一、爲二加冠一可レ令二渡御一之旨、相國入道所レ申也云々、答下可二行向一之由上了、於二近衛第一、祖母家也、可レ有二此事一云々

十九日、己亥晴、此日、法皇令レ下二向南京一給、明日依レ可レ有二御受戒事一、雖二凶會日一、今日所下令二出京一給上也、攝政於二宇治一有二御設事一云々、被レ引二御馬一、又被レ進云云、御戒牒、資長卿草、清書忠親卿云々、故院御時、實光書レ之、伊通爲二中納言一清書云々、入道相府同爲レ受レ戒被二下向一、有二前駈等一云々、戒牒永範卿、清書朝方卿、共公卿也、故院御時、知足院殿如レ此、爲二御共一令二

受戒給、戒牒致光朝臣草之、彼尙非公卿、但今度只別儀也、莫言々々、

廿日、(庚子)晴、自今朝、女院有五體不具之穢、今日、攝政被皈洛、

廿一日、(辛丑)晴、此日、上皇還御、先是、入道相國歸京云云、今日、臨時除目、重盛任權大納言、(六人也、)成親別當右衞門督、權中納言信基左衞門佐云々、

廿二日、(壬寅)不出行、

廿三日、(癸卯)雨降、此日、故攝政殿若君於近衞第、有元服事、(作家、祇候二品被坐、家監斷無便宜、)依雨有不定之儀之由、邦綱卿示送、仍暫猶豫之間、戌刻許、左近少將顯信朝臣爲使來、着束帶、寬治、兼綱朝臣直衣云々、答只今可參向之由、(顯信上皈了、)則着束帶、(蒔繪劔、如恒、)向彼第、昇自中門廊、欲着座之間、上達部未着座、仍招奉行光長問之、申云、御着座之後、人々可着座云々、(先例、公卿着座之後、加冠來着、仍所相待也、然而今度依無主人、加冠着座之後、公卿可着歟、可然云々、)余入自寢殿南面西第一間、(此間、上達部在殿上人座、)經座末與座後等、着第一座、(件座與對座、龍鬢上敷、東京錦面、西第五間也、自第二座對座敷之、)其後良久、人々不着座、不知何故、中宮權大夫定房、新中納言邦綱、右衞門督兼雅、藤中納言資長、新藤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賴、宰相中將宗盛、平宰相教盛等、適以着座、(殿上人同着座歟、不見及、)次居余前物、(折敷、高坏四本、陪膳和泉守季長、依四位不參歟、役送殿人五位四人、飯在此中、公卿殿上人座、陪膳役送、飯同居之、是依承例歟、)次一獻、勸盃左近少將有房朝臣、(先例、殿人頭勸盃、今度不然如何、但延久、殿上四位勸之云々、)瓶子殿人五位、巡流如恒、次居汁、(居折敷、陪膳役送同前、自余公卿、殿人五位役之、)居了、教盛卿候氣色、余以下下箸了、次二獻、教盛卿、瓶子殿上五位、次居菓子、(陪膳人同前、)居了、教盛申上、是不可然、至菓子者、不待居了食之者也、次可敷圓座、而數刻不敷之、爰右近少將光能朝臣(件人奉行此事、人以側目云々、)參進、與邦綱卿有示事、光能往反已及數度、如此之間、時刻推移、良久、光能朝臣參進、申刻限到之由、退了、(先例、主人召奉行人問刻限也、申誰人哉、)則和泉守季長、前下總守高佐、各取菅圓座一枚、敷西第六間、(一枚冠者料、南面、一枚理髮料、北面、其間去二許尺、)次邦綱卿起座參進、(先光能朝臣來告之、是爲扶持若君歟、座中聊有許定歟、余不聞及、)

次若君經寢殿西廣庇、昇南簀子敷等、入西第六間、着與圓座、(南面、邦綱卿相副扶持、卽復座、抑先例、皆依爲殿上童、着件裝束、而今度無其儀、仍着直衣、(浮文鶴中機物指貫、非二重織物、不結裝、故攝政殿元服之時如此、追彼例歟、但彼不宗儀也、今度被逐度々嘉例、已爲彼儀、若可被追天曆例歟、彼度、當日先有殿上童事也、)次左兵衞佐季能取冠、(居柳筥、)置若君右方、次右衞門佐忠度取泔坏、(居柳筥、)置左方、次左衞

門佐信基取二櫛巾一、(入二打亂筥一、懷紙五枚、疊二枚、(此内一枚解櫛、一枚擇)髮搔一、剃刀一柄、已上三人殿上人也、)次脂燭二人參二候圓座左右一、(藏人兵部權大輔光雅、侍從成家等也、)次藏人五位二人、(季佐、親高、)持二參脂燭一、(盛二土器一、居二折敷一、)各置二脂燭人前一退下、次理髮藏人頭右近衞中將實守朝臣經二南簀子敷一、進著二理髮座一、(入レ自二當間一、)先取レ冠、拔二巾子一、返二置柳筥一、開二櫛巾一、(以レ黃爲レ表、或說云、以二黑爲一レ表云々、)取二髮搔一、自レ中分レ髮、先梳二上左方一、(先以二解櫛一梳レ之、)以二小本結一々レ之、次梳二右方一、(如レ左、但不レ結レ之、)解二左小本結一、梳二合之一、左手取レ之、右手取二長本結一卷レ之、(以二短方一卷レ之、)五六返許之後、結二固之一、(異結也、)以二髮搔一、引二遶幅一、取レ櫛梳二上之一、次以レ刀設二爭結一、返二入刀一、取二髮搔一、分二髮末一、以レ爭卷レ之、各以二紙捻一結二其末一、(先左、次右、)以二本結長方一卷二固之一、切レ末、(先切レ左、)畢梳二上髮一、取二巾子一入レ髻、退去、(理髮作法、不レ知二子細一、只圖二見及一、如レ形注レ之、定有二相違事一歟、抑先例、理髮人退二候簀子一、今度出二束帶戸外一徘徊、如何、但或次第云、候二便所一云々、)次余拔レ笏取レ笏起レ座、著二理髮圓座一、(經二座上一、冠者與二脂燭一之間也、)置レ笏、取レ冠入二冠者額一、(引二入巾子一、結二於巾子一、)結二髻尾一、(實無二此事一、)取二髮搔一渡レ額、(左右各一度、)返二入髮搔一、取レ笏復座、次理髮人參進、如レ形理レ髮、調二雜具等一退下、次冠者起座、(暫退々、仍余示二氣色一也、)經二本路一、飯二入曹司一、(脂燭二人前行、邦綱卿扶二持之一、)次忠度撤二泔坏一、信基取二櫛巾一、(所レ置レ冠之柳筥、取二具之一也、)各退下、初役人撤二脂燭燈殘折敷等一退下、次季長、高佐撤二圓座一、次敷二加冠座一、散位光雅取レ燈、左馬助季佐取二誰臺一、散位賴高取二錦端疊一、次第全鋪レ之、(冠者座跡也、)次藏人左少辨經房經二簀子敷一、就二余座前一、仰云、冠者敍二正五位下一者、余不レ堪二不審一問レ之、(無二名字一、仰二敍位事一、先例忽不二覺悟一、仍一旦問レ之、然而猶稱二冠者一、此事自二本所一經二奏聞一、職事奏レ勅令二宣下一之、然者、上卿強不レ及二尋沙汰一事也、)余存下可レ召二仰他辨一之由上、而經房云、便可二宣下一之由、兼蒙二其仰一、且是被レ逐二吉例一歟云々、仍則仰レ之了、(其旨如二職事一、)經房退下、(延久、寬治、頭辨雖二仰下一、被レ宣二下他辨一、仍今度雖レ存二此等之例一、可レ仰二下于經房一之由、本所被レ存之、不レ能二左右一事也、但二寬治爲房、爲承爲隆、承レ之、皆是藏人辨也、就レ中、經房爲二爲隆之孫一、強被レ逐二吉例一之旨、又非レ無二由緒一、加之、兼二職事一之辨、宣下之事、便仰レ之者恒例也、又縱雖二不當之事一、本所之所存、專不レ可二承諾一、就レ中、近代之作法、豈可レ然哉、)次居二加冠前物一、(陪膳、役送同レ前、白織物打敷、高坏十二本、)即居二理髮前物一、(如レ恒、)此間、余移二著加冠座一、次中宮權大夫定房卿起レ座取レ盃勸レ余、(瓶子、)余擬二右衞門督一、々々起レ座經二端座一、進二寄余前一、(此間、定房復座、)下官授レ盃、兼雅飯レ座、巡行如レ恒、頃之、大夫改二著裝束一、(被レ用二五位藏人光雅袍一云々、)於二中門廊前一拜舞、再拜、(依二雨儀一、不レ進二庭中一、邦綱卿扶二持之一、前驅等不二參進一、武成獨取二松明一、候二中門内方一、)畢飯二入曹司一、次新藤中納言忠親卿取レ劍、(入二錦袋一、)置二下官前一、宰相中將宗盛卿取二女裝束一、同置二下官前一、此間給二理髮祿一、(女裝束、)則左少將定能朝臣取レ劍給二前驅一、民部少輔宗雅取二裝束一同給了、此間、引出物馬一匹、自二東方一引二出之一、

（五位一人、衛府一人引之、又大夫二人、取松明前行、）渡南庭到中門、余前驅受取之、次余拔箸欲起座、而人々尚不起、仍暫遲遲、則各起座了之後、余經本道、欲退出之間、邦綱卿示云、大夫名字未一定、永範卿所擇申之名二、兼忠、家實共不快、仍故殿御時、内々敦綱所擇之名三、被取出之、基通、忠房、貞實等云々、此中被尋人人之處、各申可被用基通之由、而件基通爲謀反之者所謂爲賴俊之敵、爲取印鎰、依此事蒙其罪、不敵非常之者是也、而或申可有禁忌之由、又如此下劣之輩、強者不可及沙汰歟、如何云々、余云、基通事不知子細、若有難者、被用他名、有何事哉、忠房不惡歟、又強不可憚者、非此限、尚被問人々、可被計定左右、只在衆議者、邦綱卿退飯了、（此事、始終本末、全以不知、更雖示是非、名字于今未定、尤不便事歟、或人云、爲永範卿、頗不足言事歟云云、）余以信基令觸案内於二品方、即參内、小時、大夫參入、自左衛門陣代、進立中門、付右少將泰通朝臣、奏事由、舞踏、次主上出御、（御直衣、）大夫依召參御前、（候御所南間簀子敷、邦綱卿扶持之、）次實守朝臣、取紅袙一重、給大夫、（自南廣庇方、持參之、）大夫懸御衣於肩、降中門拜舞、（先例、於御前之庭、拜舞、而依雨儀無其儀、仍於中門拜之、）先是、仰昇殿事云々、仍一度拜之、次昇殿上、（昇自殿上口方也、）着座端、（頭中將在奥座、藏人修理助仲基候横敷、）次仲基自袋取出簡、付簡了、如本入袋、立之、召主殿司、令直灯、次居湯漬、（三人料、）居之、大夫居上テ着之、（實守朝臣對座歟、）仲基候奥座末、如形下箸了、各退、大夫座起了、（已上付簡之間事、主上時々有御覽、女房等候之、余同候于此所、）次被下禁色宣旨、（經房下之、上卿忠親卿云々、）大夫於便所、改着御衣云々、（件御衣、下襲、表袴等也、經房爲御使、持向宿所云々、）余退出、于時天已明、卯刻許也、

今日加冠事、〔雖〕不可必然、故殿深恩、何時可報哉、加之、有院宣之間、所行向也、

今日事、奉行人邦綱卿、光能朝臣、光長等也、或云、甚多云々、

奉行事、先被仰俊經朝臣、辭申之、重被仰之、怨奉行、而間依穢氣又辭退、仍改爲光長云々、抑、澆出物劔不付平緒、如何、用細劔之時、可付平緒歟、且是嘉承例也、此日、大夫前驅六人、（季長、俊成、高佐、光雅、親高、貞俊、）邦綱卿、宗盛卿、賴信朝臣等相具之、

後聞、大夫參院、依仰於中門、付左近少將脩範朝臣、奏事由、拜舞、即被仰昇殿、昇自殿上口方、藏人付簡、湯漬如恒、依召參御前、被引御馬、（重近一人引之、爲承、近衛一人引之云々、）大夫下自中門内方、取綱末一拜、前

騙季長受レ取御馬一如何、嘉承、扈從之殿上人、藏人少
將宗能受レ取之一者、卽退出、不レ參二建春門院御方一、是
眼前上皇仰云、女院御二此所一、同事也云々、仍不レ參、但
雖レ參二御前一、昇殿是別事也、尙可レ付レ簡歟、且不レ被レ仰二
昇殿一、又勿論也、皈二近衞第一、大夫前物如レ恒、陪膳重方
朝臣云々、晝下事、又以二重方一云々、
家司、
　權右中辨重方朝臣、　中宮大進光長、　宮內少輔
棟範、
職事、
　和泉守季長、　散位光兼、
知家事、
　主稅允親重、
案主、
　刑部錄久行、　主稅屬忠弘、
雜色長、
　下野毛武成、衞府長、　松久、走長、
今日事、一向院御沙汰云々、光能自レ院被レ仰レ付奉行一
云々、
廿四日、甲辰雨、不二出行一、
廿五日、乙巳陰晴不レ定、時々降雨、參二女院一、
廿六日、丙午雨降、今日、加二少灸治一、憲基來也、
廿七日、丁未晴、不二出行一、
廿八日、戊申天晴、時々小雨、參二女院一、
廿九日、己酉天晴、晝間風吹雨降、晚景參內、次參院、於二
建春門院御方一、女房出逢、頃之退出、抑、於レ內邦綱卿
談云、大夫今日可レ任二侍從一云々、而無二其事一、仍今日
着二直衣一雖レ可レ參二所々一、依レ無二其事一停止了、但可
レ參二白川殿一云々、是事專不當事也、着二直衣一、初度之
出仕、不レ參二院內一、私行尤見苦、不レ知二案內一也、又何
故不レ任二侍從一哉、依二其事一出仕止、又不レ得レ心、
三十日、庚戌晴、晚景雨下、不二出行一、雷發レ聲、去夜、大夫
任二侍從一云々、不レ可レ然之由邦綱示、今又如レ此如
何、

閏四月

一日、辛亥晴、參二女院一、
二日、壬子晴、時々小雨、參二女院一、
三日、癸丑天陰、入レ夜雨、今日參內、次參二攝政御許一、公
事之間事多而申レ之、大略官奏事也、子細在レ別、

四日、(甲寅)朝間風烈、午後天晴、今日、新侍從被申慶云云、子刻許、被參女院、前驅三人、顯信信基等在共云々、別當經家朝臣爲申次、藏人政經付簡、湯漬如恒、是元服之夜不參、仍今夜有昇殿事也、次參御前、小時退出、琵琶一面入錦袋、女房差出之、共人取之云々、

五日、(乙卯)不出行、

六日、(丙辰)午後陰、晩景雨、不(○不下恐脱出字)行、

七日、(丁巳)不出行、

八日、(戊午)參女院、重家卿參入、依召也、是御庄役夫工之間事也、

九日、(己未)不出行、

十日、(庚申)陰晴不定、季長參□□條々事、

十一日、(辛酉)不出仕、

十二日、(壬戌)晴、重家卿來、女院御庄々役夫工事、被申院、爲御使可參院、仍先來此第也、子細示了、

十三日、(癸亥)不出仕、

十四日、(甲子)朝夕天晴、晝間雨、不出行、(土イ)

十五日、(乙丑)晴、自雅賴卿之許、借送書記三弓、返遣江家官奏抄了、返事之次也、

十六日、(丙寅)天陰、不雨下、此日、於女院御所、有童舞御覽事、前大僧正被獻也、源中納言雅賴、新三位重家等參入、又左兵衛督成範推參也、殿上人等廿人許參候、下官依炙治相亂、於簾中見物、舞左右各十、此外、先振鉾、又安摩、無答、舞童體、頗雖容顏不美、於舞者堪能也、秉燭事了、退音聲、長慶子、源中納言舞間示云、依平淸水別當光明配流之間事、今日參內云云、今日自內給琵琶、可修理進云々、又給草子一帖、(古今卷下)可書進云々、依不可叶進(○進一作返)、上了、

十七日、(丁卯)終日雨、自攝政御許、職事前豐前守惟業爲御使、持來多武峯怪異占形、氏公卿之中、己亥年人、可愼病事、廿日之內、戊巳日云々、下官當其年也、留占形、能業向三位中將之許云々、此日、返上手本於高松院、又給故殿御筆古今一部、爲寫所申請也、

十八日、(戊申)不出行、

十九日、(己巳)昨今物忌也、今夕自內、藏人國行爲御使來云、先日所給之御琵琶也、彈安之體可直也云々、

廿日、(庚午)今日午刻戌刻、兩度地震、

今夕以二國行一、返二上御琵琶於內一、付二直柱一、又懸二改緒一
也、納二長櫃一、進レ之也、今夜爲二方違一、向二季長家一、自二重家之許一、
進二大相入道返事一、女院御庄下司事也、
廿一日、辛未晴、不二出行一、
廿二日、壬申不二出行一、
廿三日、癸酉陰晴不定、大膳權大夫秦親朝臣來、密々
持二來天文奏案一、伺見之處、尤重可二恐申一也、又以レ人
示云、來月晦日於二嵯峨釋迦堂一、可レ供二養法華經一、是
爲二一世資祈一也、奉レ始二法皇一、執柄、三公、九卿、男女、
貴賤、併勸二進之一、余同可二奉加一者、余諾、
廿四日、甲戌晴、參二女院一、
廿五日、乙亥不二出行一、
廿六日、丙子不二出行一、參二女院一、
廿七日、丁丑晴、入レ夜小雨、參二院、幷內一、逢二申攝政一、談話
之次、問二申官奏事一、持文刺事或以二挿文之方一爲レ上或
爲レ下如何、答二此事不レ知云々、立二西軒廊二間一之時、倚レ西テ可
レ立歟、答可レ然、
廿八日、戊寅不二出行一、
廿九日、己卯昨今物忌也、

五月大
一日、庚辰不二出行一、
二日、辛巳不二出行一、
三日、壬午不二出行一、
四日、癸未參二女院一、
五日、甲申雨、節供如レ常、陪膳行頼、行事定成、余依二所勞一不レ着レ之、
入レ夜、院藏人行房來催云、來十日可レ參二法勝寺卅講
結願一者、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了、
六日、乙酉雨、女院御方、聊有二御風氣一云々、仍召二公舜
法印一、令二受戒一給、今日別事不レ御、其驗歟、余入レ夜退
出、今夕、三位中將被レ參、
七日、丙戌今日、女院別事不レ御、
八日、丁亥不二出行一、
九日、戊子不二出行一、
十日、己丑晴、此日、法勝寺三十講結願也、巳刻着二直衣一、
參二法勝寺一、半蔀車、隨身上﨟冠、昇レ自二阿彌陀堂東面北階一、經二東
簀子南廊方一、資長卿相逢、余問云、先例、大臣取二布施一
歟如何、答、先々不レ見歟云々、午一點御幸、供奉參會
之輩列二立東庭一、北上西面、余降レ自二堂東面南階一、加二列上一、
依二人數多、所狹一、頗西二南面二立廻也、次寄二御車於

廊東面、（攝政去御座、）下御了、余、內府以下自東庭北行、昇堂東面北階、經簀子、入當間、着長押上座、攝政先是着座、次上卿重盛卿召行事辨經房、尋事具否歟、（不及、）不聞其後氣色攝政、々々揖許、重盛仰云、鐘、經房皈着紫端座、（所司座上頭也、南面、）召預仰之、則打鐘、次證義者着南座、聽衆着北座、次講師（講南、讀北、）着禮盤、三禮、次着高座、次打磬、次唄、次堂童子着座、次行花筥、次散花行道、次法用、次論義（問者座在正面、以南、）訖、僧等起座、（此間、前太政大臣忠雅參入、平衣、直衣、指貫也、）竪而內府退出了、次重盛卿如初召經房仰鐘、次又僧着座如初、座事了、又第三座始、又同前、此座法用之間、余起座退出、降北面西階、初路、依御所顯也、余參內、入夜退出、

十二日、（辛卯、）不出行、

十九日、（戊戌、）參女院、恒例御舍利講也、論義有興、講答猷嚴、（三井寺、）問者淨心、（山、）共本寺之學者、各有名譽、

廿一日、（庚子、）天晴、午時、大外記賴業來申云、今月可有賑給定、而左相府依所勞、不可被參仕、且可申事由旨有命、若參仕者、何日可被行哉、答云、明後日、（廿三日、）可參最勝講、其次可宜歟、但內々相尋日次、自是可示者、又仰云、或職事來仰之、又外記來觸、恒例也、先例不同如何、賴業申云、至大臣者、外記相存次第、觸申之、皆有故障、及納言之時、經奏聞、依勅定、納言行之也者、不必然、雖大臣奉勅、是例也、只隨時事也、尋日次於在憲之處、廿三日吉者、觸遣官外記、爲令催辨參議等也、

廿二日、（辛丑、）不出行、

廿三日、（壬寅、）天晴、此日、最勝講初日也、又有賑給定事、早旦先參中宮御所、（高倉殿、）依遂屋與禁裏行程遙也、未刻、着束帶、（蒔繪劒、）參大內、經華德門、南殿御後、弁弓場殿等、着上殿座、先是、衆僧參上了、仍則出自殿上々戶、經簀子敷著御前、攝政、內府、中宮大夫定房、平大納言重盛、大宮大納言隆季、五條中納言邦綱等自本候座、（自余公卿、或候殿上、或徘徊便所、）衆僧々（〇々恐衍、）禮之間也、次講讀師著高座、（講師南、讀師北、）此間、堂童子着座、次威儀師打磬三、公卿搢笏、次唄、中段之間、分花筥、（唄前起、）次散花行道、次講師啓白、發頭中將實守朝臣出自殿上戶、經孫庇、入自南第三間、跪高座右方、仰御願趣了左廻、（可尋、）經本路退下、次神分、（發心經、）次勸請、此間、威儀師起座經孫庇、跪經机西邊、開御經箱蓋、取出御經二卷、如本引掩蓋幷覆等、

登御帳間、置講師前机、經本路復座、次釋經、次論義、（講師山階寺權別當法院權大僧都覺珍、問者東大寺惠珠、新聽衆也、）不致疑難、只問題許也、依爲證誠也、講師作二箇條覺悟釋趣、答了、惣講師啓白之爲體、可謂神妙也、次依證誠命、（尋範僧正也、）打磬、次六種廻向等之後、講證師復座、（講師經毎屋南第二間、幷御帳後等、著證誠座、證師經廊前、幷御帳後等、復聽衆座、）次威儀師、進自廣庇、登自額間、跪證義者座邊、（咒願座邊、隔僧正歟、）退返之次、跪廣庇南端、（東面、）召僧正從僧、（二音、）更返昇進、跪凡僧座末、告三禮由、了復座、次僧正從僧取草座、參進、（進自廣庇也、）敷禮盤上、（南面、敷之、）畢退、候童子敷邊、次咒願、（山階寺別當僧正玄範、證義者一人之時、上﨟勤咒願、是例也、）三禮（講師下﨟已講勤之、）著禮盤、（咒願經御帳後、僧綱座前、小若南禮盤、三禮、同經御帳後著北、）三度禮佛、次行香、先威儀師進行香机下、次公卿等解劔置笏、列居机下、（攝政余等直進、依爲同間也、內府以下經簀子進居也、）威儀師分輪、次第取傳之、威儀師前行經机東、攝政以下二間從下作輪立了、火虵取修理助高階仲基、（行事、）頗遲參、攝政被催之、卽參自廣庇、取火虵、立加公卿末了、則南行、入自額間、先行證義者、（立向庇、）次三禮、次咒願、（各立禮盤前、）次入自母屋南第二間、（僧綱座間也、）自上﨟、次第行、僧綱、講師、（僧綱五人、依座狹、法眼勸智獨立、凡僧座上、凡僧講師五人不起、仍不行之、近代如此云々、）經下僧綱座末與凡僧座之間、上南行、（聽衆座前也、）自南第一間出孫廂、直折南、降長押、殿上戶前、候輪立了、更經簀子敷、如本列居机下、返輪了、（威儀師次第取置之、）各復座、（攝政直復座、余以下經簀子復座、末座一兩不復座、人々少々居下、仍余登自次間復座也、）次仲基返置火舍退下、攝政、幷余如本帶劔、自余人々只手持之、次僧侶退下、次公卿自下﨟下、候殿上、（攝政同被著殿上、）次夕座、攝政以經房召頭中將、則賴定朝臣參、小板敷下、攝政被示氣色、（先例強不擇參行人、只隨見參仰之歟如何、）賴定出無名門、仰鐘歟、攝政示云、不申事由、直仰鐘如何云々、則槌鐘、次出居、昇自靑瑣門著座、（少將賴信、通親等也、）次攝政已下著御前座、（內府朝座了、卽被退出了、）次僧參上、（朗通々々、仍攝政仰出居令催也、）證誠二人昇自額間著座、自余次第著座了、（威儀師留立長橋、衆僧著座之後著之、）此間、家通卿加著御前座、次講證師著禮盤、三度禮佛了、各著高座、（講師權少僧都敬緣、）次堂童子著座、次唄、中間分花筥、次散花、此間、余可行賑給定之由、觸申攝政、々々許諾、則下官經殿上御後等、著陣座、（左大辨實綱、右少辨兼光等、所相具也、）則實綱卿著橫切座、次余移著外座、（實綱先起座了、）以扇直沓、次實綱著座、次余召官人令置軾、又仰官人召外記、則大夫外記賴業參軾、余仰云、例文、賴業退去、次六位外記持參例文筥、置余

前一、（其賃入二年々例文一卷、每歲諸衞補任一卷、同諸衞差文、（卷二重之一）兵庫寮差文一、（左衞門佐代官也、）今度可二勅任一之使之側（例カ）記）等也、余一々披ヲ見之一、此間、置二硯筥於參議座一、余見了、取レ笏目二賃綱一、々々移ヲ着參議座南頭一揖、余又示二氣色一、賃綱置レ笏、取二續紙一引返、摺レ墨取レ笏、候二氣色一、余揖許、（賃綱取レ筆、持二續紙一候、）訖見ヲ合例文、側（例カ）記等一與ニ賃綱之一、賃綱書レ之、（自レ本所二讀二中一之端一枚許書レ之也、是近例也、書レ入无書、）訖押二硯於與一、取ヲ副定文於笏一進來、余置レ笏取レ之、參議復座之後披ヲ見之一、入二例文筥一、（例文皆取二出之一、）取レ笏、以二官人一召二右少辨一、則來レ軾、余給レ筥、（置レ笏給也、）仰云、內覽、則退皈了、（此間、夕坐）了、（僧侶皆退出了、）頓之、兼光來二膝突一、返ヲ給之一云、便奏聞了者、仍留ヲ置之一、兼光退了（余不二着中一也）此間、賃綱復二本座一了、次余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則賴業頁人來レ軾、余返ヲ入例文等一給レ筥、（定文在二此中一、）賴業取レ筥候、余目レ之、賴業唯退去了、次六位外記參進、撤二硯筥一了、次余起座、參二御所一、（朝餉方也、）雖二御物忌一、外宿人參也、攝政被レ候、余問ヲ申今日行香路事一、（有二兩說一事也、）命云、是恒路也、執柄立之時、或又有二用路一、所謂經二御帳後額間等一退下也云々、是必每度非レ可レ用之路一、只任二意之所一レ爲也者、又被レ示云、夕座問者長海、（延曆寺、故辨覺法印子云々、）即退去歸、參二高倉殿一、改二裝束一、皈二九條第一、于レ時戌刻許也、余曰、賑給定、左衞門佐信基依レ遭二母喪一、以二兵庫頭範保一爲二代官一、令レ勤ヲ仕之一、是恒例也、

廿四日、（癸卯）晴、不二出行一、近日雨不レ降、天下大歎云々、

廿五日、（甲辰）晴、參二女院一、資長卿示送云、昨日參內、參仕公卿七人、實房、兼雅、教盛、信隆、永範、資長、實定等也、攝政無二御着座一、右衞門督仰二鏡事一、朝座講師玄緣僧都、問者辨曉、婆娑論議、講答不二分明一、又證誠不レ精云々、夕座講師覺長法眼、問者性憲、（山、兼雅朝臣息、）能問能答云々、酉刻事了云々、

廿七日、（丙午）晴、一昨日有二僧事一云々、披ヲ見聞書一、與福寺權別當法印覺珍任二權僧正一、六僧正希代事也、未曾有云々、此外、大小僧都、律師、法印、法眼、法橋、凡其數不レ知二幾多一、不レ遑二具記一、其中教緣叙二法印一、人以許レ之、顯智同叙、世上不レ爲レ可云々、併莫レ不レ驚二耳目一、此次阿闍梨解文有二其數一、又七宮被レ蒙二親王宣旨一、珍重事也、仍以二行賴一申二賀由一了、又奥州夷狄秀平任二鎮守府將軍一、亂世之基也、

廿八日、（丁未）晴、天下有二旱魃之訴一云々、仍自二今日一東寺長者僧正禎喜、於二神泉苑一被レ始ヲ行孔雀經御讀經一云々、

廿九日、戊申晴、入夜雨、終夜不止、衆民悦豫云々、
卅日、己酉雨降、

六月小

一日、庚戌雨降、
二日、辛亥雨、早旦、竊見水、此十余年以來第一之洪水也、近日下民愁旱魃、仍自去廿八日被行孔雀經御讀經、自翌日甚雨、迄于今日、已以大洪水、國土雖止旱魃之歎、黎民還懷水損之愁云々、佛法之効驗雖掲焉、只恨及此洪水、今日午刻以後晴、
五日、甲寅參女院、今日方違如恒、
六日、乙卯此日、太政大臣上表、使少將通親、勅答使少將定能朝臣、作者成光朝臣、清書定長云々、
八日、丁巳參女院、
十六日、乙丑今夜爲違秋節、參女院、
十九日、戊辰參女院、恒例御舍利講也、相逢覺智僧都、言談之次、語云、近日自東國小童來、生年纔六七歲許云々、究竟智者、殆如佛云々、近曾以來天下之上下、門前成市云々、
廿一日、庚午參女院、
廿二日、辛未參女院、御匣殿聊不例被坐、
廿三日、壬申御匣殿不例頗六借云々、余爲訪崇向彼第、或聖人來授戒、頗宜云々、
廿四日、癸酉彼不例同事云々、又密訪之、今日宜云々、
廿五日、甲戌病者平愈了、昨今尙授戒也、
廿六日、乙亥參內、雨降、今日可被行孔雀經御修法云云、而自仁和寺不進本尊等云々、仍停止云々、
廿七日、丙子或人云、孔雀經法停止事、禎喜不請之故云云
廿八日、丁丑時々雨降、不出行、
廿九日、戊寅參女院、祓如恒、

七月小

一日、己卯今日日蝕也、雖有現不現之論、尙付正見之例、有御祈等、公家被行七壇北斗法云々、女院御方、幷余共修金輪念誦、雨降之間、現否不決、
二日、庚辰今日風病殊發動、
三日、辛巳今日、法勝寺御八講初也、有御幸、攝政被參法勝寺之間、於途中越前守資盛重盛卿嫡男、乘女車相逢、而攝政舍人居飼等打破彼車、事及恥辱云

云、攝政飯家之後、以右少辨兼光爲使、相具舍人居飼等、遣重盛卿之許、任法可被勘當云々、亞相返上云々、

四日、壬午或僧來云、山僧與廣隆寺僧可合戰云々、山衆徒可燒廣隆寺之由結構云々、然而實否難知、事之由緒、太少事云々、

〔今日、知康賴基等來、問所勞事〕

五日、癸未今日以時晴、修鬼氣土公等祭、又小兒修招魂祭、人々云、乘逢事、大納言殊欝云々、仍攝政、上臈隨身、幷前驅七人勘當、但隨身被下廐政所等云々、又舍人、居飼給撿非違使云々、

六日、甲申遠基來針齒下、語云、主上御不豫、御堅根云云但御平愈了云々、新院遂日增氣、萬死一生御云々、

七日、乙酉節供、乞巧奠如恒、

十日、戊子外記持來神宮訴訟文書、可令廻諸卿云云、依堅固物忌、明後日可持來之由仰了、

十一日、己丑昨今物忌也、

十二日、庚寅召季廣、召和泉國舍人事於殿下、子細不能記、外記持來神宮文書、來十六日可有定、可參云々、答所勞之由了、件文書二ケ條、一ハ外記雜穢事、一ハ機殿宮可造進哉否事、書留之返給了、今日參女院御方、

十三日、辛卯成賴卿、此一兩日所勞霍亂云々、一昨日已欲出家云々、昨日少減、尙不快云々、遣訪了、參女院、

十五日、癸巳兩堂送盆具、舁居前、拜之如恒、

十六日、甲午自今日服藥、或人云、昨日攝政被欲參法成寺、而二條京極邊〔エ〕武士群集、伺殿下御出云々、是可搦前驅等之支度云々、仍自殿遣人被見之處、已有其實、仍御出被止了云々、末代之濫吹、言語不及、悲哉、生亂世、見聞如此之事、宿業可憾々々、是則乘逢之意趣云々、

十七日、己未自頭中將實守朝臣之許、送消息云、來廿七日可被發遣祈年穀奉幣、可奉行云々、依所勞申其旨了、

十八日、丙申方違如例、

十九日、丁酉女院御方恒例御舍利講也、

廿一日、丁亥昨今物忌也、

廿二日、庚子今日於院中、中務大輔經家與周防守信章、有口論事、及非常、信章取經家之烏帽子云々、

兩人共除籍、但信章依二過怠殊重一之故也、此事之起、去夏之比、於二西八條泉一上皇有二御遊會一、如レ例於二御前一、各戲遊之間、自然經家撥二落信章之烏帽一云々、凡濫觴不善之事、其終如レ此、今日之鬪諍御所之傍云云、

廿四日、(壬寅、)以二光經一令人事申二殿下一了、報云、如レ申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長光朝臣來、數刻退出、

廿六日、(甲辰、)今夜有二除目一、且見二聞書一、

廿七日、(乙巳、)今日、祈年穀奉幣、上卿大納言實房卿、行事權右中辨重方云々、

廿八日、(丙午、)今日午刻、法眼玄操入滅、生死之無常、誰人免哉、悲哉々々、

八月大

一日、(戊申、)參二女院一、

二日、(己酉、)晴、入レ夜雨、參二女院一、

三日、(庚戌、)今日、山法親王始被レ參レ院、依レ被レ借二馬二匹一、置レ鞍借二獻之一、

四日、(辛亥、)參院、以二少將光能一入二見參一、御念誦之間云云、參內、攝政被レ候、邦綱卿候、

五日、(壬子、)女院恒例彌勒講也、山座主申二東北院山事一、子細不レ記、

今日、實晴阿闍梨入滅、可レ憐事也、年來召仕者也、

六日、(癸丑、)參二女院御所一、

八日、(乙卯、)暴風雷雨、總無レ物二于取一レ喩、近年之間、未レ有二如レ此之大風一者也、

九日、(丙辰、)晴、參內、進二手本一、故殿御手也、先日依レ有レ尋也、退出之次、參二高松院一、(八條院同宿、)女房出逢、小時退出、

十日、(丁巳、)雨、此日加二灸治一、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來也、

十一日、(戊午、)憲基來、灸治同二昨日一、

十二日、(己未、)晴、不二出行一、攝政所レ被レ借之權記一卷、(寛仁元年冬、)返上了、

十三日、(庚申、)今日、灸治了、上皇自二烏羽一歸給、智詮阿闍梨來、

十五日、(壬戌、)放生會、上卿內大臣、辨兼光、出居通親云々、恒例尊勝念誦、實嚴阿闍梨來、

今夜、有二御書所作文一、題云、琴詩月被レ催、情字云々、序者、式部權少輔敦綱云々、

十六日、(癸亥、)參二女院一、

十七日、(甲子、)不二出行一、

十八日、乙丑雨降、不二出行一、
十九日、丙寅雨降、此日、秋季仁王會云々、公舜法印來談、上皇幸二仁和寺一、一切經會云々、
廿日、丁卯雨、今日、寮官除目、爲二群行被一レ行云々、
廿二日、己巳晴、昨今物忌、
廿四日、辛未信助阿闍梨來云、三井寺法印所勞大事也云云、仍以二揚息幷使者一訪レ之、無二殊事一云々
廿五日、壬申此日、家所充也、
今日以二賴輔一、遣二法印之許一、委爲レ聞二有樣一也、余依二灸治相亂一不レ向也、雖二兄弟多一、自二幼少之當初一、殊相憑人也、偏是一身之歎也、
廿八日、乙酉憲基來、爲レ問二法印事一所レ召也、申云、去廿五日奉レ見レ之、以外大事也、但非二今明之事一、又今日一兩日之間可レ見事也、風病之上、傷寒之氣相加歟云々、諸醫皆申二不レ可レ有レ灸之由一云々、
廿九日、丙子寅刻許、自二邦綱卿之許一、送二書狀一、燃披見之處、法印去夜二十八日、亥刻許入滅給了云々、聞二此事一之後、心神失レ度、哀慟無レ雙、同兄弟之中、親昵異レ他、凡云二法器一云二心操一、末代難二出來一之人也、可レ惜可レ悲、則以二賴輔朝臣一、遣二僧正之許一、下官灸治相亂、不レ能二起居一、仍不二行向一、又以二行賴一同道レ之、僧正返事云、凡是非不レ覺云々、
卅日、丁丑法印事、悲歎無レ他、

九月大

二日、己卯昨今物忌也、
四日、辛巳方違如レ恒、
五日、壬午刑部少輔範房卒去了云々、俊憲子也、雖二年少一、才智足者也、爲二朝家一尤可レ惜、
七日、甲申上總國、五節可レ獻之由有レ催、領狀了云々、
九日、丙戌節供如レ恒、依二灸治一不レ着レ之、
十日、丁亥今日、齋宮群行也、仍有レ行二事于八省一云々、三車牛可レ進由有レ催、是去三日可レ有二群行一之定也、延引之由無二來告人一、隨又暇之間、若有レ憚歟、仍不レ進也、
十一日、戊子自二今日一院供花始、僧俗能讀、一時各一人、奉レ轉二讀法華經一、毎年五月九月有二此事一也、年來之御勤也、
十二日、己丑昨今物忌也、
十五日、壬辰自二今日一女院御方被レ行二御懺法一、限以二三

七ヶ日一、每年所レ被レ行也、以二今日一爲二式日一也、
十六日、癸巳公舜法印來談、又季家入道來、
十七日、甲午攝政今朝被レ向二宇治一了、法印事後、五十日之內也、隨伴人、平等院院主別當也、折節之遊興、專不レ可レ然事歟、世人傾奇云々、
十九日、丙申今夜爲二方違一參二女院御所一宿侍、逢二覺智僧都一、談二天臺宗法文事等一、
廿日、丁酉今日、城南寺競馬云々、五番、其事了、法皇令レ向二入道太相國之福原山庄一給、是宋人來着爲二叡覽一云云、我朝延喜以來未曾有事也、天魔之所爲歟、
廿二日、己亥昨今物忌也、寬珍已講來談、
廿三日、庚子此日出二河原一除服、
廿四日、辛丑參二女院一、
廿五日、壬寅外記來催下可レ參二行幸一之由上、明後日可レ幸二大內一云々、灸治之後未レ快、仍不レ能二參仕一之由答了、
邦綱卿來、數刻談話飯了、語云、十一月可レ有二公卿之勅使一、內府、邦綱之間可レ有二御卜一云々、
廿七日、甲辰參二女院一、故攝政若宮參入、雅賴卿所二相具一也、余逢二納言一談、今夜行二幸大內一、閑院第攝政被二返給一云々、引出物馬六匹、各從二平文移一云々、此外笛琵琶等被レ進云々、家賞事、以二三位中將兼房一可レ敍二二品一之由、再三被レ申、然而無二許容一、遂有二不請之氣一云云、爲二中將一悲事也、
廿九日、丙午女院御講如レ恒、每月晦日所レ被レ行也、除服之後可二出仕一之由、存之處、除服可二出仕一之由、未レ被二宣下一、仍不レ堪二不審一、內々尋二申殿一、報云、早可二下知一云々、職事近代不レ存二如レ此事一歟、抑、去今月、云二灸治一、云二服暇一、不二出仕一者也、

十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參二女院一、
二日、戊申晴、不二出行一、季長云、兼光申云、御除服事被二宣下一了云々、而未レ見如何、外記之懈怠歟、
三日、己酉陰晴不定、昨今物忌也、
四日、庚戌晴、不二出行一、召二光長一、仰下御堂供養事不レ可二懈怠一之由上了、來月廿六日由、先日在遠朝臣所二勘申一也、
五日、辛亥晴、入レ夜雨降、資長卿來談二衆事一、多是御元服之間事也、談云、師元朝臣語云、散位人有レ作二式之例一哉否之由有二其尋一、令レ申二無レ例之由一了云々、或

云、前太政大臣被レ所三望式可レ作之由二云々、未レ知二可
否一、又示云、來廿日比於二殿御直廬一可レ被レ令レ議二御元
服事一云々、余借三與大治師時朝臣記一、件記、陷書之也、件卿彼間
不二出仕一也、資長可レ勤二上壽一歟之由有二豫議一云々、
仍爲レ致二用意一、其作法可二勘知一之由所レ談也、良久歸
了、
六日、壬子晴、攝政被二示送一云、昨日弓場始射手、公卿、
隆季卿、實國卿、重家卿、殿上人、賴定朝臣、實宗朝臣、基家朝臣、俊範朝臣、隆房朝臣、雅賢、六位藏人親光、但公卿一人不足、仍
賴定朝臣代レ之、爲二其首一之故也、亥刻許出御、參仕公卿忠親只一人云
云、所掌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雅賢之外不レ中レ的云
云、
公舜法印、長光朝臣等來談、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
七日、癸丑晴、參二女院御方一、依二御懺法結願一也、余外重
家卿一人參候、忠親卿事了參入也、
光長申二御堂供養事等一、源中納言雅賴、可二奉行一之由被二
仰遣一、申二承由一、去春有二其沙汰一之時、資長卿爲二奉行一、
而依レ爲二神事之行事一、有レ憚被二改仰一也、賀陽院、土御
門殿之內、被レ供三養御持佛堂一、省略之儀也、件度文書、
光長尋取、信範所二持參一也、簡略之條、大略以レ彼可
レ被二計行一歟、然而其例尤爲二不吉一、仍非下被レ追二彼例一
之儀上也、今日々次不レ宜、仍諸事不レ及二沙汰一、
今夜、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借三與除目祕書一也、
八日、甲寅朝間晴、午後陰、入レ夜雨、今朝、外記祐職來申
云、除服可二出仕一由、一昨日被二宣下一、而依二日次不一レ
宜、今日可レ申二事由一之旨、賴業眞人所レ申也者、職事光經
申二次之一、答下今日可二出仕一之由上了、秉燭着二束帶一參內、
吉書事、隆職三仰兼光一事、於二途中一攝政被レ送二書札一云、明日伊勢
幣、今日參內如何、可レ依二先例一云々、相三尋賴業之許一
之處、申云、輕服人除服之後、當日尚不レ憚、何況出二前
後之齋一哉、更以不レ可レ憚、先例不レ可二勝計一者、仍參
內、先參二女院一、此間遣二問賴業之許一也、着二陣奧座一、兼光來、下二吉書一、余結
申、兼光仰二々詞一、次余移三着外座一、令レ置レ軾、召レ辨、則
兼光來レ軾、余下二吉書一、辨結申、余仰二々詞一、辨退下、余
參二御前一、退出之次、於二鬼間邊一、兼光下二維摩會不足米
文一、則返三下兼光二了、抑、大臣或先可レ有二申文一云々、
然而如レ此依二故障一籠居、始出仕之時、更無二申文一、只
下二吉書一許也、是故殿御例也、仍隨二彼儀一、
今日、參內之間、殿下職事泰定來、催二維摩會灸事一、
九日、乙卯陰晴不定、參二女院一、依二家中犯土事一、女房小兒
等、參二女院御所一、小時各退皈了、三位中將被レ參、

今日、光長季長等參上、且申沙汰御堂供養事、此間、源中納言參上、可有内々議定、不可及書定文云々、
今日有廿二社奉幣、上卿左大將云々、
十日、(丙辰)晴、不出行、
十一日、(丁巳)晩頭參内、被取出御手本等、多是故殿御手跡也、邦綱卿語云、廿日比可有御元服定、就中御調度事、殊可有沙汰云々、
十二日、(戊午)或陰、或晴、秉燭之後雨、今夜以泰茂修百怪祭、堅固物忌也、又行仁王講、
十三日、(己未)晴、不出行、昨今物忌也、或云、明日於建春門院可有和歌會云々、隆季實定卿等結構云云、
十四日、(庚申)晴、參女院、
十五日、(辛酉)恒例尊勝念誦如恒、實嚴闍梨來勤之、
十六日、(壬戌)晴、今日於女院、内々被評定御堂供養事、雅頼卿參仕、依可沙汰此事也、御導師公舜法印、讃衆十口、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僧綱裝束不可有庭儀、毎事省略、御願文作者長光朝臣、淸書光長、不可有地鎭、於鎭壇事者、可被尋公舜、又佛前甚狹少、無便于立壇、其間事、同可被仰合公舜、議定趣大略如此、又々追可被定之、
十七日、(癸亥)晴、不出行、自成頼卿之許、借送季仲卿記一局、亥刻、左大將參女院、被告參入由、余參會、數刻言談、及曉更被出了、語之次被示云、伊勢一社奉幣之時、幣立了、上卿仮出之時、上官等不列立東廊、爲出立嘉喜門也、故左府記被注法性寺殿仰申也云々、此事尤有興、不可仮著北廊之故也、余所存如此、或有列立之例兩說歟、然而上官先出爲善也、又被語云、去月廿七日自閑院遷幸大内之時、有御引出物、御馬、先例問之、然而、故左府不被問、仍不問之也云々、
十八日、(甲子)雨降、方違如恒、入夜月明、
十九日、(乙丑)晴、參内、退出之間、光雅云、明後日於攝政御直廬、可有御元服定、可有御參、刻限未時、人々束帶云々、答可參由了、余參攝政御許、(被坐閑院)上下無人、適尋出侍一人、申入了、數刻而被出逢、言談雜事等、語及公事、問申云、除目大間懸紙引取事如何、被答云、漸卷取之說爲勝云々、又命云、御前定之時、隔人ハ不申問之由、於陣座者非此限、但下﨟

等申詞、皆叶二我意一之時、可レ同二最初令一レ申之人一也云
云、又被レ示云、著二用火色下襲一之時、可レ用二紅梅地、
紺地等平絹一云々、余退出、參二郁芳門院一、余參入以前
有二和歌會一云々、去十四日延引云々、
廿日、(丙寅)季長申云、公舜法印申云、曼陀羅供堀事、可
レ用二四尺堀一、然者可レ有二行道路一云々、件〔堀事、可
レ用二四尺一〕又件束柱可レ用二法服一、於二宿裝束一者、進退
甚有レ煩云々、仍申二事由一、仰云、然者可レ爲二法服一、仍
仰二其旨一了、〔御堂供養事、〕件爲二法服一俗直衣、衣冠、
是恒例也、
廿一日、(丁卯)陰晴不定、寒風頻扇、此日、依レ可レ有二御元
服議定一、申刻、着二束帶一參二大內一、源中納言雅頼來、會二
陽明門下一、相共經二花德門一、南殿御後等一、參二殿上方一、余
參二御前一、暫候之間、或人云、攝政參給之間、於二途中一
有レ事皈給了云々、余撫遣レ人令レ見之處、事已實、攝政
參給之間、於二大炊御門堀河邊一、武勇者數多出來、前驅
等悉引二落自レ馬了云々、神心不レ覺、是非不レ辨、此間、
其說甚多、攝政殿不レ被レ參、今日議定延引之由、光雅
來示、上皇御下向之後、可レ被レ〔仰二〕定日一云々、人々
退出、余退出之次、參二攝政御許一、(閑院第、)資長卿外敢無
レ人、以二兼光一申入、不レ被レ逢、則余皈レ家、凡今日事不
レ能二左右一、不レ如二道路以一レ目、只恨生二五濁之世一、悲哉
悲哉、
廿二日、(戊辰)晴、今明物忌也、昨日事、巷說種々、但前驅
五人之中、於二四人一者、被レ切二本鳥一了、又隨身一人、
同前驅五六許、于レ今在二大路一、見者所レ談也、前驅五
人、(高佐、高範、家輔、通定、六位一人不レ知レ名、)此中、通定一人不レ失レ髻云々、
猶武勇之家異レ他歟、如レ夢如レ幻、
廿三日、(己巳)物忌也、攝政御許、人々多參入、又造作不
レ被レ止云々、
廿四日、(庚午)朝小雨、午後晴、長光朝臣來談、
今日、攝政被二參內一、又重盛卿參內、武者甚多云々、入
レ夜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送二消息一云、明日於二院殿上一
可レ有二僉議一、未刻可レ參、上皇今夕明旦之間可二入御一
云々、依レ有二世間之恐一、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了、哀哉々々、
廿五日、(辛未)天晴、晚景雪降、終日風烈、此日、御元服僉
議也、依二寬治例一、去廿一日於二攝政直廬一、可レ有二此定一、
而彼日延引、(事趣見二先日記一、)今日於二院殿上一所レ被二議定一也、(天永、先有二所定一、其後人々相率參院、更被二議定一、今日何度例哉、但彼度御忌月事、有二諸道勘文一、仍殊及二仗議一歟、)申刻、着二
束帶一參院、(七條殿、)於レ院可二僉議一之由、光雅所二告送一也、抑、(今朝上皇自二熊野一令二下向一給、)今日必依レ可レ有二此定一、殊忩

入給云々、本謂明日御入洛云々、
先レ是、大宮大納言隆季卿、堀河中納言忠親卿等候二上達部座一、余同著レ之、頃之、左大將被レ參、秉燭左大臣參入、各著二此座一、此間、人々漸參集、内府遲參之間、暫被二相待一、件人參入之後、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來示、左大臣云、可レ令レ寄二殿上一者、左相府率二人々一、移二着殿上座一、内大臣以下濟々在レ座、着二端座一人、左大臣、内大臣、左大將師良、三條大納言實房、藤中納言實長、源中納言雅賴、中宰相親雅、左大辨實綱、着二與座一人、余、中宮權大夫定房、大宮大納言隆季、堀川中納言忠親等也、已上十二人皆以二別勅一召レ之、人々座定之後、光雅來、仰二左大臣一云、先レ是一兩度往反、不レ知二何事一、御元服之間事可レ被二議定一、先日次事、正月三四日共爲二吉日一、三日有二御元服一者、四日可レ有二後宴一、四日有二御元服一者、六日（六日又吉日云々、）可レ被レ行二後宴一、兩條如何、伊勢幣、可レ被レ付二月次祭一哉否事、山陵使、可レ被レ付二荷前使一哉否事、朝拜可レ被レ行否事、御調度事、寛治御調度、至二久安一被レ用レ之、于レ今見在、今度可レ被レ用レ彼歟、將又仍二寛治例一、被レ用二當今大嘗會御調度一、其不足物、可レ被二新調一歟、上壽人事、賀表作者事、女院可レ有二入内一哉、若然者、可レ御二何所一哉事、已上八ケ條也、此等事、何樣可レ被レ行哉、且又先例如何、可レ被二定申一者、密々下二折紙一、且是左府被二尋取一也、左大臣誦レ之、光雅退去、爰左大臣示二人々一云、見二下座末方一所レ被レ示也、明年正月可レ有二御元服事一、日次事、子細同二職事仰詞一、可レ被二定申一、次第定二申一ケ條一了後、又被レ仰二他事一也、子細皆同レ前、

一日次事、
左大辨發レ語云、御元服日次事、取レ此條事、人別如レ此、以下倣レ之、
四日御元服、六日後宴、可レ宜、
平宰相同レ之、
源中納言申云、御元服三日、後宴四日可レ宜、忠親以上皆悉同レ之、此内左大將申云、吉事爲レ先二近日一、仍可レ被レ用二三日一云々、内大臣獨申云、兩日爲二吉日一者、尙被レ尋二優劣一、可レ被レ用レ勝歟、
一伊勢幣、可レ被レ付二月次祭一哉否事、
左大辨申云、雖レ有下付二月次祭一之例上、頗不二打任一事歟、付二常儀一、別可レ被レ奉レ遣レ之、
平宰相申云、雖レ被レ付、何事之有哉、但大治被レ付レ之、頗不快歟、別被レ立可レ宜、人々同レ之、
余申云、共有二先例一、被レ付與レ不レ被レ付、就二吉例一可レ被レ行歟、
一山陵使可レ被レ付二荷前一哉否事、
一同申二不レ可レ被レ付之由一、
一朝拜有無事、
左大辨申云、付二近例一、不レ可レ被レ行、
人々皆同レ之、此内、源中納言頗申二子細一云、御所大内之時、可レ有二朝拜之積一、天永度、雖レ有二其沙汰一、而白河院仰云、御所雖二内裏一、任二近例一不レ可レ行二朝拜一者、今度任二彼例一不レ可レ候歟、大宮大納言獨申云、偏不

レ可レ候之由令レ申之條、非レ無二自由之恐一、進退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一御調度事、

左大辨申云、寛治御調度、于レ今見在者、被レ用彼、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堀河中納言、藤中納言等同レ之、左大將又被レ同レ之、但其狀云、雖二大治、久安一被レ用二件御調度一、又非レ無二寛治、天永之吉例一、何強可レ被二改作一哉、閔子騫曰、仍二舊貫一如二之何一、必改作哉、是則舊事不レ可レ改之謂也、被レ用二寛治御調度一、可レ宜歟、

平宰相申云、寛治御調度、天永有二沙汰一被レ用レ之、今度又被レ用レ之、有二何難一哉、但偏被レ遂二寛治例一者、被レ用二大嘗會御調度一、其外不足物新調、又可レ無レ難、兩方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源中納言申云、寛治調度、天永尚有二其議一歟、件御調度、大治久安被レ用歟者、今度被レ用二當今大嘗會御調度一、其不足物、可レ被二新調一歟、

實房、定房、內府、余等同レ之、

左大臣大略被レ同レ之、但被レ申云、任二寛治之例一、可レ被二新調一、是御元服御調度、必非二可レ累レ代之物一之故也、

一上壽人事、

左大辨申云、大中納言之間、年齒相コ叶先例一之人候者、可レ被レ用レ之、平宰相同レ之、

源中納言申云、見任公卿之中、無下及二耆老之年齡一之人上歟、然者、大中納言之間、只可レ被レ用二壽考之人一歟、抑、貞觀、生年五十四人勤二此役一、今度有下相コ叶彼年齒一之人上者、被レ用レ之、何事之有哉、

資長、實房、左大將、內府、余等同レ之、

堀河中納言申云、先例多大納言勤レ之、今度同可レ然、

中宮權大夫申云、大中納言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大宮大納言申云、蓋耆老所職之由、承平之比令レ記歟、耆老年齡見二戶令一、代々六十已上之人勤二此役一、若此由歟、但見任公卿之中、無二年齡相叶之人一、此條勿論、於二六十未滿一者、年齡之增減、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只可レ然之人可レ勤之歟、凡上壽儀尤可レ依二本文一也、管見之士不レ及二子細一、雖レ然奉レ觴進レ酒、皆言二上壽之志一（○志一本作レ忠、）ハ、文乃前後、非レ擇二耆老之人一、隨又寛治以往、或擧點二親王以下納言以上一之由注レ之、雖レ勤二官秩一、未レ指二年齡一、今依二此意一者、不レ論二年齡一、可レ被レ用二納言一也、抑、永祚以後、惣大納言勤レ之、今度大納言之中、可レ被レ點二其

人二、如レ此申狀者、已所レ望二此位一歟、凡上表之儀、不レ可レ依二年齡一之由、殊陪申狀歟、人以爲レ奇、
左大臣申云、猶相二尋先例一、可レ被二計定一、今夜不レ可二事切一事也
一賀表作者事、
左大辨申云、文章博士、儒者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親範、雅賴、資長、隆季、定房等同レ之、余大略同レ之、但申云、先例多文章博士勤レ之、但寬治、天永儒宗勤レ之、依二吉例一可レ被二計仰一歟、且又可レ在二勅定一、
三條大納言申云、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可レ宜、
左大將申云、權中納言 藤原朝臣、右大辨 俊經朝臣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內大臣申云、以下叶二吉例一之人上、可レ被二計仰一歟、
左大臣申云、依二寬治例一、上﨟可レ書歟、
一女院御入內、幷御在所事、
左大辨申云、可レ有二御入內一、御所可レ依二先例一、親範同レ之、
源中納言申云、御入內之條、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御所事、可レ被レ尋二先例一、若不二分明一者、可レ被レ用二當時御入內之時御所一歟、自レ是上、人々皆同レ之、
但左將軍申云、必可レ有二御入內一、此條非二啻本朝之例一、

已爲二唐家之禮一歟、如二通典文一者、天子加二元服一、其日冠訖、着二通天冠一、詣二大后所一、就二御前一、北向再拜云々、當日拜二現母后一、可レ謂二正禮一歟、於二御所條一者、同二源中納言定申一、
左大臣以二議定之趣一、付二光雅一被レ奏レ之、折紙被レ書レ之、抑、光雅定之同、候二南簀子一、聞二人々申狀一、是依二左府命一也、光雅稱下不レ聞二得平宰相、左大辨等申詞一之由上、左府被レ命下直可二問聞一之由上、仍光雅問レ之、參二御所一奏聞、後聞、直參二御前一奏レ之云々、旣來仰云、
日次事、三日御元服、四日後宴、
御調度事、依二寬治之例一、可レ被レ調二加今度大拜會御調度不足之物一、
上壽人事、追可レ被レ仰レ之、
自余事、大略可レ依二人々定申一、又追可レ被二仰下一云云、
光雅退之後、左大臣被レ示二此由於人々一、
今日定以前、隆季卿語云、正朔日蝕事、被レ問二算道、宿曜道、陰陽道等一云々、但如二算道申狀一者、專不レ〔可二〕正現二〔歟、先例、後未日出爲二同刻一之時、尙不二正現一〕、何況於レ隔二一時一哉云々、
廿六日、壬申、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七日、癸酉、晴、泰茂持二來公家太一命期御勘文一、明年支

于合、御愼殊重云々、又上皇、明年太一定分之御厄云
云、
消輔朝臣來談、
廿八日、甲戌晴、參女院、
廿九日、乙亥或云、奈良大衆蜂起云々、
今日、可有臨時祭定云々、而依攝政不被參、延
引云々、
卅日、丙子晴、少將光能爲院御使、向入道相國之許、福原、
云々、世人不知何事、

十一月小

一日、丁丑雨降、不出行、
二日、戊寅晴、物忌也、
三日、己卯晴、物忌也、今日有臨時祭定云々攝政被參
內、光能自福原皈參云々
四日、庚辰晴、參女院御方、今日奉渡御佛於御所、自
今日可奉押箔也、佛師法橋院慶奉相具之、此御
佛相好、故殿御時能々有沙汰、度々被奉直、西院佛
彌懸云々、
五日、辛巳晴、季長參上申云、光長申云、御堂事、庄々所
課、大畧領狀、其中少々有所遁之聲、重所貢伏也、
又鎮壇事可仰誰人哉、東寺人可勤仕歟、又御導
師公舜可勤歟、如何者、仰云、公舜有便宜歟、但法
性寺兩御堂、共天台人雖爲導師、東寺人勤之、長幸
僧都爲被召仕之者之上、已爲當寺長者、何不
被召仰哉、但又申事由、隨仰也者、
六日、壬午天陰、時々雨、參內、退出之次、參院、
七日、癸未陰、早旦泰親來、密令見天變奏案、誠以可
恐、子細不能記、
八日、甲申
九日、乙酉
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亥
十二日、戊子物忌也、
十三日、己丑五節參也、公卿、堀川中納言忠親、源宰相資賢、受領、上總、越中、本但馬國可獻、而依受班痾、改定越中、此中上總之外、皆曉參、又御覽、資賢
卿許云々、今夜、攝政被出帳臺、扈從、左大臣、內大
臣、左大將、三條大納言、左衛門督等也、是皆別御定云
云、下官依物忌、今日不出仕、
十四日、庚寅

十五日、辛卯晴、此日、童女御覽也、申刻、着二直衣一出二柳厚衣一、參內、經二南殿御後、無名門等一、參二殿上一、左大臣、左大將、三條大納言實房、左衞門督實國等候レ之、秉燭之後、童女參上、是依二奉行職事如一レ泥也、頭中將賴定也、左府召二賴定一示云、小部可レ下者、仍令レ下了、又被レ示云、年中行事障子可レ押レ南、六尺許、則令レ押レ之、此事每事雖レ被レ加二諷諫一、猶以有二未練之氣一、先奉レ仕二御裝束一、其儀、垂二淸涼殿東庇簾一、同南第一二間、孫庇也、敷二圓座一、爲二公卿座一、御座間第四間也、左右弘庇立二燈臺一、有二打敷一、擧レ燭、依レ無二女院入內一、二間無二打出御裝束一了、出御之後、頭中將賴定告二左大臣一、大臣以下次第經二上戶簀子敷等一、着二御前座一、次童女參上、左少將定能朝臣、同雅賢等付レ之、依二親昵所一レ付也、經二新造長橋一、自二廣庇一南行、付人經二簀子一、前童居二南第三間北頭一、次童居二同間中央一、次下仕參上、藏人親光、仲基等付レ之、各當二童候間一、居二前庭一、各居定之後、左府云、藏人指二脂燭一、可レ候二下仕左右一、是爲二暗然一之故也、賴定行レ之、令三他藏人持二參脂燭一、而自レ本所レ付之藏人等、又取二紙燭一參上、仍件藏人退飯了、次童下仕共、人々取レ扇、各付人取レ之置レ前也、頃之、如レ本令レ持レ扇、次各退了、前々童女到二南第一間一、更還レ北者也、而今夜不レ進レ南退飯了、是依レ爲二夜陰一歟又燈臺與二上達部座一之間、尤狹之故也、次人々自二下臈一、次第起レ座了、皈二居殿上一、左府被レ示云、只今可レ有二御退出一歟如何、答二暫可レ候之由一、則觸下可二退出一之由上被レ出了、其後與二左大將一言談、小時左大將退出、余卽參二御前一、次退出了、

十六日、壬辰、此日節會也、內辨左府云々、

十七日、癸巳、晴、參二女院一、

十八日、甲午、不二出行一、

十九日、乙未、晴、參二女院一、御舍利講如レ恒、

廿日、丙申、晴、不二出行一、此日、吉田祭也、尙依レ爲二服日數之內一、雖二除服一不二奉幣一、又無二由祓事一、但神事如レ恒、不二念誦一、

廿一日、丁酉、參二女院一、雪降、御堂之間事見レ之、

廿二日、戊戌、物忌也、雪降、近年之間、可レ謂二深雪一、及二五六寸一也、

廿三日、己亥、物忌也、源中納言示送云、初齋院事、可二奉行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仍三御堂供養奉行事有二違亂事一、一定追可レ申レ之、

廿四日、庚子、朝間甚雨、午後天晴、今日、被レ奉レ安三置御佛於御堂一、仍參二女院御方一、然而依レ爲二神事一、今日、大原野祭也、

參二別屋一、不レ奉レ見二御佛一、佛師院慶給レ祿（被物一重、判官代盛光取レ之、）不レ賜二御馬一也、小佛師等給二祿布等一、又御匣殿被レ供二養持佛堂一、導師前座主快修、曼陀羅供也、依レ爲二彼人之大事一、余偸行向、依レ爲二神事一、不レ入二堂中一、又供養以前退歸了、

廿五日、辛丑、參二女院一、終日申二沙汰御堂供養事一、資長卿參入、依二神事一、明日不レ可レ參、依レ有レ恐、今日所レ參也云々、

廿六日、壬寅、天晴、此日、女院御持佛堂供養也、導師法印公舜、讃衆十口、（此中僧綱一口、導師以下皆法服也、）奉行新藤中納言忠親卿、（本奉行源中納言雅賴卿、而依二御産院事一、奉行辭退、仍被レ改二仰件卿一也、則被レ補二院司一了、）中宮大進光長等也、午刻、人々參集、未刻、導師參上、祗候二便所一、攝政可レ被レ參之由、有二其聞一、仍被二相待一之間、經二數刻一、尚以遲參、仍日沒之程事始、先公卿着座、（此間攝政被レ參加二着座上一、）堂南面廣庇敷二高麗端一、爲二公卿座一也、東上、次僧參上、（無二庭儀一、自二堂上一引列參入、）引道之後、說法了、敷二上○上恐三誤禮座一、（五位殿上人二人役レ之、季廣、能業、共判官代也、件座圍座也、）次供養了、次上○上恐三誤禮了、初役人撤レ座、次導師着二下座一、次引二布施一、（攝政不レ被レ取レ之、余以下取レ之、左大將、五位判官代僧ヲ役之、不レ渉二他人一、被レ優之故也、）中宮、攝政、余等有二加布施一、又攝政被レ引レ馬、（隨身二人引レ之、）又奈良僧都被レ獻レ牛、同給レ之、（余隨身引レ之、）事了、僧退下、公卿退出、攝政被レ參二御前一、和泉守季長依レ爲二御堂造營行事一給レ祿、於二寢殿西面一給レ之、重家卿可レ取レ之、而兼不レ告退出了、仍隨候、少將顯信朝臣取レ之、季長給レ之、降レ庭拜レ之、凡今日事、最略定也、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參入公卿、攝政、余、左將、前中納言光隆、新藤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賴、左兵衛督成範、六角宰相家道、新三位重家等也、今日無二堂童子一、仍不レ立二散花机一、東寺人爲二導師一之時、雖二曼陀羅供一、有二散花一、三井寺人不レ用二此儀一也、今度無二鎮壇事一也、（驗雖レ有レ儀、故二板敷一之條有レ煩、又依二略儀一停止了、）今夜、今熊野燒亡之由、下人云々、仍參院、然而廻廊僧房等許燒失、不レ及二御殿一云々、余入二見參一、即退出了、

廿七日、癸卯、不二出行一、今日、攝政被レ上下辭二內舍人一之表上云々、俊經作レ之、定長淸二書之一〔云々、〕

廿八日、甲辰、參二女院一、今夜方違如レ恒、

廿九日、乙巳、此日、此堂御八講始也、戌刻、參二御堂一、着二南庇座一、先レ是攝政、忠親、親範、家通、重家等候レ之、次一獻、（四位家司資泰朝臣持二參盃一、）攝政撤、余進寄給レ盃、巡行如レ恒、次召二光長一、（行事家司也、）被レ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之由一、次攝政以下着二堂中座一、次僧參上、次朝座了、（講師已講辨猷、）有二行香一、攝政

以下立レ之、（崇徳分輪）自二座前一進、倚二机下一、行香如レ恒、返二置輪一之後、經二簀子一復座也、頃之、余退出、（南門西門四足也、）件門内有レ屏、（南北行、）公卿經二件屏南一、殿上人經レ北也、

十二月大

一日、丙午

二日、丁未

三日、戊申

四日、己酉 昨今物忌也、自二攝政之許一、大饗日可二參向一之由、被二告示一、件日相二當堅固物忌一、仍申二其旨一了、

五日、庚戌

六日、辛亥

七日、壬子

八日、癸丑

九日、甲寅 此日、太政大臣兼宣旨也、勅使左衛門督實國卿云々、其儀如レ恒、藤中納言資長卿傳二獻祿一、事了有二大饗定一云々、兼光書二定文一、公卿、三條大納言實房以下五六人參候云々、

十日、乙卯 此日被レ發二遣公卿勅使一、（中納言邦綱卿、）是天變恠異頻示之上、明年辛卯爲二太一命期之御厄一、仍被レ祈二申彼殃一云々、上卿左大臣、八省之儀如レ恒、攝政不レ被レ向二八省一、只參内云々、主上於二南殿南庇東一間一、御拜如レ恒、又自二今夜一至二十四日一、每夜可レ有二御拜一云々、件御拜於二御殿東庭一有レ之、如レ常、

十一日、丙辰 申刻許、參内、退出之次參二攝政殿一、被レ逢、大饗日不レ可レ參之由恐申也、余問申云、除目摺レ墨之時、或三所、或二所、此事如何、被レ答云、不レ知事也、只一所久摩レ之、水多クテ可レ摩云々、又命云、御元服、勸學院に學生參之時、大臣問云、名父祖申セ云々、良久皈畢、

十二日、丁巳

十三日、戊午 晴、

十四日、己未 甚雨、昨今物忌也、此日、有二任太政大臣事一、内辨左大臣云々、大饗尊者又同云々、

十五日、庚申

十六日、辛酉

十七日、壬戌 此日、攝政任太政大臣之後、被レ申二慶於所所一、前驅之中無二殿上人一、先例、多殿上人相交勤二前驅一、今度纔一兩人、還可二見苦一、仍停止了云々、

今日、被レ下二御元服日時一、又擬侍從定也、左大臣以下、

卿相四五輩參陣云々、下官依レ無レ催不參、天永、大治依レ有レ被レ定事一、人々多參陣云々、今度依レ無二指事一、少少被二相催一歟、又右大辨俊經朝臣可レ草二進賀表一之由、攝政召二直廬一被レ仰レ之云々、

十九日、甲子今日、內御佛名云々、又出二院殿上一、被レ定下明年行二幸院一事上、大宮大納言與奪、源中納言執筆云云、近例大納言與奪之時、中納言勸二執筆一、頗無レ謂歟、

廿日、乙丑此日、被レ立二山陵使一云々、任二永祚例一、加二高祖一四ヶ所被レ立云々、

今夜、女院御方御佛名也、下官、左將軍、堀河中納言、治部卿等參也、於二新御持佛堂一被レ行レ之、無二行香一、公卿直衣冠、堂童子同衣冠、是年來之例也、導師遲參之間、深更事始、先打レ鐘、次公卿參上、次僧參上、次第如レ恒、後夜錫杖之間、被レ歸二廻一、祿下官以下取レ之、僧座在レ北、公卿座在二南長押上一、取レ祿人須レ經二佛前一也、而御所與二佛前一甚狹少、仍經レ後也、事了僧俗退出、冬行別當季經朝臣、判官代能業、六位仲時二獨分配也、等也、左大將被レ語云、大饗日、人々不レ懸レ尻、偏爲二晴儀一云云、又主客之前吻机下、敷二菅圓一、而以二竹方一可レ爲レ表歟、以二絹方一爲レ表歟之、不レ得レ心如何云々、

廿一日、丙寅今日、被レ立二荷前使一、上卿權大納言實房卿、使納言、各稱レ障不參、仍納言爲二上卿一之時、卽勸二仕使一、爲二先例一之由、職事仰レ之、上卿頗辭遁之間、及二曉天一進發云々、

廿二日、丁卯參內、光雅云、能冠人、上壽人被レ仰下了、能冠親信朝臣、上卿資長卿云々、

此日、被レ始二行御元服御祈一、不動法、權僧正覺讃、於二仁壽殿一修レ之、愛染王、東寺僧正禎喜於二眞言院一修レ之、大威德、法印房覺於二宣耀殿一修レ之、已上皆御持僧也、又被レ取二御冠頭形一、大納言重盛卿、宰相中將宗盛等候レ之、先例、強兩人不レ入事歟、無益々々、

廿三日、戊辰定能朝臣來、卿有二管絃之興一、

廿四日、己巳朝間雪、午後雨、

廿五日、庚午參二女院一、

廿六日、辛未今夜、官奏云々、

此日、下官渡二居三條萬里小路第一、件家、隆輔朝臣家也、而自レ院召レ之、被レ奉レ借二攝政一、此四五年來所レ被二居住一也、而是間、皇居爲二大內一、攝政被レ坐二閑院一、近日依レ無二居住之人一、所レ借二申攝政一也、破損之爲レ體、已

以荒蕪、然而爲レ避二逸遊之煩一、強所二渡仕一也、
廿七日、壬申、史持二來奏報一、
此日、於二仗座一、被レ行二條々事一、雖レ有レ催、脚氣之上、咳病相加、仍申二其由一不參、後聞、被レ行事等、伊勢高宮御帳帷、不レ待二其替一解放令レ納二御倉一事、人々申云、召二上禰宜宮司等一、可レ被二一决一、同內宮火事之時、不參之輩罪科事、人々申云、任レ法可レ被レ行、但宿館逸遊之者、無二罪科一歟、抑合レ致之條、可レ在二勅定一者、已上上卿內府云々、赤氣事、有二諸道勘文一、人々申云、施二德政一、可レ被レ禳二兆災一者、上卿左府云々、
又有二軒廊御卜一、又依二齋院不例一、有二賀茂奉幣一云々、
此事等、源中納言所二示送一也、
廿八日、癸酉、此日、御元服習禮也、余依二勞病一不參、後聞、攝政、左相府以下、人々少々參仕、被レ評二定御裝束事等一云々、人々先着レ陣、則相引經二階下一、參二殿上一、次攝政以下經二上戸長橋等一、入レ自二北廂西第一間一、先於二北廂一評定、但無二指事一、次入レ自二御帳後戸一、於二南殿一議定云云、酒具机等、西第三間中央立レ之、而攝政被レ仰二廻レ東可レ立之由一云々、
廿九日、甲戌、攝政被レ送二書狀一云、御元服日、出御々冠之間、可下令レ執二申御作法之間事一給上、是依二天永之吉例一、自レ院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仍爲二案內一、所レ令レ申也者、申二承之由一、
卅日、乙亥、源中納言來、余逢レ之、令レ見下合余所二抄出一之御元服次第上、頗有二褒譽之氣一、申刻許、藏人國行來云、只今可レ參之由有レ仰、是祭醴給之間事、依レ可レ有二御習禮一也云々、仍則營參、先レ是御習禮了云々、攝政被レ候、余問申云、寬仁以來毎二一祭了一、建レ匕置レ盃給、或皆疑二此事一、今度如何、只可レ依二先例一歟、命云、今度可レ依二先例一也、寬仁御堂御記分明之故也者、即皈畢、
今夜、有二除書一、追儺、上卿各別云々、追儺雅頼卿、除目忠親卿、先有二除目事一、中納言被二加任一、依レ可レ勤二上壽一、資賢被レ任也、中納言九人之例始レ之、希代之事也、資長卿、依二服暇一改定云々、
山阿闍梨道快、敘二法眼一、七宮公家御祈賞云々、是依二下官申一、所レ被レ任也、可レ謂二面目一、
抑、今日於二內裏一光雅仰云、御元服日、可下令レ候二御後一給上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只今欲二參入言上一之間、今有二御出一、仍使二言上一者也、如レ法辰刻可レ有二御出仕一云々、答二承〔了〕由一、

右一帙、(花押)嘉應二年庚寅四季 一冊、墨付百拾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識、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 寺兼實公、且加日 錄號玉葉、爲后昆之軌則、不容與他、十襲而可祕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 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五 終

百二十

玉葉　卷第六

自承安元年正月至同年三月

嘉應三年（歳次辛卯）四月廿一日改元承安

正月

一日、丙子、陰晴不定、微雨間灑、今日、日蝕有現否之論、遂不正現、乖曆家之術、叶算道之說、（宿曜道同之、）辰刻、拜天地四方、如恒、（昨日攝政被命云、有日蝕之論、現否雖不知、此事如何云々、仍檢先例之處、長久三年雖致此論、尚有四方拜事、仍准彼例不止此事、）申刻、着束帶（色目如恒、）參院、（法住寺、）候殿上、先是攝政、幷他卿相多以在座、頃之、有拜禮事、其儀人々參集之後、攝政已下（攝政起奧座、經殿上、）列立中門外、（攝政降自中門內方、立東溜內砌、余以下、降從中門外、列立其西、東上北面如恒、）次權中納言忠親卿、（院司、）進出到中門下、與攝政相揖、右廻昇自中門廊西面南妻戶、（脫沓於履脫之庭、下雜色出來取之、）自廊內北行、經西對代南緣透渡殿、幷寢殿、南簀子等、進居南階西間簾前、（有打出、表濃紅梅、階間不出之、）奏事由、起左廻、經本路、降自中門內、仰聞食之由、（攝政相揖、）經列前、至本所、着沓、（雜色持來、令着之、）獨立北方、次攝政以下列立南庭、（攝政去砌三四丈練始、當南階西柱立、進立殿上人（左近中將基家朝臣以下、）庭中之後、隨身不進前、余以下不練之、）立列後、（第一人當第二人後、）立定之後、舞踏了、攝政拜離列練步、（於寢殿坤程練留、）經列前、立中門內北方、余以下次第經列前、如初列立、（左大臣進參了立中門外北方、自予前立加上、先被示氣色、）各立了後、攝政更如本加立列上、次女院拜禮申、次別當成親卿、（少將取沓、）其儀如初、（今度攝政不被練也、）此間小雨、然而不及濕損、上達部列立之後、殿上人兩三未列畢之前、左大將參上、入自中門、將立北掖、令列殿上人等了、經公卿後侍臣前加列、次拜舞了、次第還昇、（攝政昇自中門內方、左大臣以下昇自外方、此間秉燭、）或祗候殿上、或佇立中門廊、次攝政被出了後、余參女院、（參御前、三位中將被候、）則參內、參殿上、內府已下人々候座、余經上戶參朝餉方、（攝政被候、）召御裝束之間也、雖御物忌、可有小朝拜云々、則歸着殿上、相次攝政着奧座、示人々云、御裝束已了者、各自下﨟起座、於弓場殿着靴、攝政

以下列立、北上西面、攝政軒廊第三間西面而立、余以下、追合間以南列立了、次頭辨長方朝臣出自無名門、氣色于攝政、歸入奏事由、御殿御裝束先是奉仕了、歸來仰聞食之由、攝政以下入自明義仙華等門、列立東庭、攝政不被練依暗夜也、前庭無立明、仍暗然、頭辨須加催、適出來、殿上人四五雖立列後、雖貫首在位立之、立定之後、拜舞如恒、訖各經列前、自本路出弓場殿、脫靴、改着淺履、攝政被着殿上、內府以下經階下向仗座、後聞、內府則退出云々、余參殿上、觸所勞由於攝政、則參御所方、謁女房、此間、節會欲被始、而參議不候、被尋催之間、家通卿參入、參議一人之例、被尋外記、申云、元日節會、參議一人、恒例也、加之、今日無祿所之役、宣命使、御酒敕使兼行、諸節之常慣也云々、仍被始行、余雖有所勞、左府不參、內府退出、就中、去年去々年依脚氣難堪、乍參內不候節會、今年又令早出之條、依可有其恐、恐所奉仕內辨也、聞余奉仕之由、左大將被退出了、余着陣奧座、先是別當成親、參議家通在座、次頭辨長方朝臣仰內辨、次余移外座、以官人令置軾之次、令直沓、次以官人召外記、賴業與人參軾、余仰云、諸司ハ候哉、諸司奏ハ候哉、國栖造酒正ハ候哉、外任奏ハ候哉、外記称度申候由、余仰云、持參、賴業稱唯退去、衎不

進外任奏、仍仰家通令催之、則持參之、余見了、賴業退了、以官人招頭辨、奏聞之次奏諸司奏、可付內侍所之由、頭辨奏聞、聞了返給之、余結申、頭辨仰云、令候列、余微音稱唯、卷文入筥之間、頭辨仰云、諸司奏事、聞食了者、則退了、次余取笏、以官人召外記、返給外任奏、外記取筥之後、仰々詞、外記稱唯之後仰云、諸司奏內侍所、賴業不唯退了、次成親家通等向外辨、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着靴、令隨身押笏紙之間、遣隨身一人、令見近仗居胡床哉否、皈來申居胡床了之由、次余取笏、經宣陽殿西壇上、着兀子、次內侍出、次余起磬折、唯揖北行、出自軒廊東第二間、到胡床南頭、向乾留立、揖再拜、又揖右廻、經本路昇東階、着第二兀子、今日兩面兀子、立三脚也、次開門、次闈司就、次召舍人二音、次少納言參入、余仰云、大夫達召セ、少納言唯出了、次外辨列立、暗之間儲不見、殿頭猶直中列立了之由也、余仰云、敷尹、參卿謝座謝酒、昇殿着座、新大納言實國、別當成親、中納言、參議家通等也、五十人之卿相、公事之時如此、末代之作法、何爲々々、此間、主上入御、采女欲撤御臺盤、仍余追留了、但不撤御臺盤也、依公卿次將不候、余稱警蹕、離御座二三尺許之間稱之、余以下磬折立、內侍取御盃後居也、內侍二人出御屛風下、上﨟內侍取御盞、授

次内侍之後、取御劔可入也、二人出來各取之如何、亦爲一説歟、可尋之、次余仰家通、催餛飩、居了申上、下箸如恒、次飯汁居了申上、又下箸、（箸内、匕外、）次一獻、次余下殿、催國栖一節了、復座、次二獻、次御酒勅使、其儀、余拔箸取笏、召家通、（其詞、政大夫藤原朝臣、）家通進立余後、余仰云、大夫達御酒給へ、家通退下、自東階取交名參上、作法了復座、次三獻、次立樂、（仰家通催之、）三曲之間着陣見宣命見參等、給外記、令並挿一枝、經階下進弓場、付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奏之、返給、歸立軒廊西第一間、取宣命副笏、（見參給外記例也、）參上着座、召家通、（其詞如初、）給宣命、家通復座之後下殿、於軒廊誘賀國卿、出自宣仁門、退出了、于時丑刻許也、家通卿一人、兼勤御酒勅使、宣命使等了、今日一員如恒、出行以前手水、（陪膳和泉守秀長、）（依四位故障也、）

二日、丁丑、天晴、不出行、手水如昨、左大辨實綱來、余對面、政官列參、亥刻許、明日御遊、可彈琵琶之由、光雅所相催也、申承了由、

三日、戊寅、辰刻以前、雨脚屢降、巳時以後天欲漸晴、此日有天皇御元服事、（御年十一、）

加冠、攝政太政大臣、　理髪、左大臣、能冠、内藏頭親信朝臣、（寛治、曾祖師信朝臣、爲内藏頭勤此役、爲逐彼佳例、去追儺之次被任之、）行事、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修理助高階仲基、（藏人匕橘、）裝束司、藏人頭左中辨長方朝臣、

巳刻、着束帶、（色目同節會、餝劔、魚袋也、紫緂平緒、）參内、（一員如恒、）入自化德門、先向南殿、見御裝束、大略如度々記文、但帳臺上敷厚疊二帖、（源中納言、或只行之、差緑數之例云々、）亦八足小机、子午妻立之、（久安之外無之、卯酉妻之例、）又御帳乾艮、屏風子午妻立之、（其御帳五尺許、承平圖、東西行立之、然而代々例如普通、南北行立之云々、）又酒具机等廻東南立之、又御帳中土敷、隨引重屆北敷之、此外東西洗器、北廂裝束、庭中版標等、皆存舊規、仍具不記之、

次參朝餉方、（邦綱卿、親宗、及女房等候之、）

次召御裝束、（總角、童服、緑鞋如恒、新宰相中將實守、遲參之間、暫被相待、件人參入之後、先有御裝束、大邦綱卿、宗盛卿、親宗等奉仕御裝束、）此間、攝政自直盧被參、（今朝着直衣、被早參云々、）余竊見玄象、依無絃柱等、召民部大夫有安、（被召仰之、）於便宜所令懸絃付柱、（後聞、於後涼殿邊懸之云々、仰付藏人國行也、）臨渡御之期、行事藏人（光雅、仲基、）取出御調度等、並立東御屏風前、

天皇渡御南殿北廂、（寛治、先被問刻限、天永以來不然、今度又不被問也、）其儀、經長橋幷北廂西第一間、西御屏風北邊等、御大床子御

座一、（攝政被レ候二御張一、）内侍持二劒璽一、候二前後一、御座定後、置二大床子北頭一、（御劔在レ帳、）女房八人供奉、（上髮如二節會一、衣色紅匂、）則候二西第一間一、（西屛風後也、内侍同候レ之、）

攝政太政大臣候二御座艮圓座一、（南面、）

余候二大床子乾邊一、（東面無レ座、不レ候二御共一、渡御之後參上、入レ自二西第二間一也、）職事等候二北廂戸西邊一、

渡御之後、五位藏人二人（光雅、親宗、）參進、各取二唐匣泔器等一、置二理髮草鞋北邊一、（唐匣南、泔器北、天永以來、奉行五位藏人一人役レ之、今度依二寛治例一二人役レ之、）

次攝政仰二光雅一、召二能冠人一、

次親信朝臣、着二當色一（紫色、）參上、奉二仕御理髮一、其儀、

自二長橋方一參上、入レ自二西第二間一、先就二大床子北邊一、（經二余前一也、如二舊記一者、可レ候二大床子東草鞋邊一也、）開二唐匣宮蓋一、置二大床子上北端一、次取二上懸子一置二其南一、又取二下懸子一置二其南一、更起經二攝政前一、就二大床子東方一、（草鞋北邊、）先取二出櫛巾一、（在二唐匣身一、）開二置大床子上一、（裹香、是檜皮色歟、裹黄、）次取二御本結一、展二置其上一、次就二草鞋一、先解二左御髮一、（總角具、入二唐匣下懸子一、）次解レ右、（如レ初入レ之、）取レ櫛、（在二下懸子一、）奉レ梳合レ之、（此間主上臥御、）奉レ理二御髮一、（如二例（○例或凡誤）人作法一、但以二紙撚一不二結分一）也、取二櫛帋二枚一、（在二櫛巾内一、）裹二分御髮末一、以二帋撚一、各一所奉レ結レ之、取二依○依恐衍、刀一、（件刀入二櫛巾之中一也、而求二唐匣内一無レ之、仍攝政召二光雅一尋レ之、巾ト在二櫛巾一之由、仍見レ之、如レ案在レ之、）先切レ左、次切レ右、（御髮末レ突二頸頂一之程也、件切等押二隱櫛巾之中一、）

取次レ髮攪レ之、分二御髮總一、以二小本結一、奉レ結二左右總一、（如二舊記一者、先以二小本結一奉レ結之後、以レ帋裹分切レ之云々、可レ尋、）以二泔器水一、（先取レ置二蓋下一、）奉二梳上一之次引二遣幅一、（舊記此事不レ見、然而事理尤可レ引歟、）次取二御幘一、（在二上懸子一、）奉レ結レ之、（如二凡人一結二烏帽子一結二御髻（總）一籠二幘内一也、寛治、大治入二打亂筥一、天永、久安安二唐匣身一也、）次二懸子等一、次第入レ之、覆レ蓋、（泔器蓋同置レ之、）

經二本路一退下、

理髮作法、隨レ見如レ形記レ之、全不レ知二子細一、定訛謬多歟、凡理髮之間、尤目安、

次攝政以二光雅一被レ問二刻限一、（其間、時問ヘ、天永以來加冠之時、先被レ問二刻限一、今度依二彼例一、理可レ然、）光雅歸參申云、巳刻候不、

次出二御々冠座一、

經二東御屛風北頭一、入レ自二御帳後一、着二御之一、（南面、）余依二院宣一、候二御帳後邊一歟、光雅候二御後邊一、先レ是攝政（御理髮之間也、）召二光雅一、被レ仰下出敷可二改直一之由上、（本願引直北敷、而御加冠之間有レ煩、仍端方へ引遣テ可レ敷之由也、久安、故殿仰二亞家一令二改直一給云々、）即行向直レ之歟、

次攝政出レ自二西第四間一、（出御之後也、）降レ自二露臺東小階一、於二左青瑣門東頭一着レ靴、（天永例云々、但或記云、於二敷政門邊一着レ之云々、大治、故殿於二陣後一着給、存二便宜一歟、）

左相先レ是於二同所一着レ靴云々、

次大相入レ自二宣仁門一、經二宜陽殿西壇上一、出レ自二軒廊

西第二間ノ自ニ櫻樹東程一練始、斜南行西折、更向レ北、當ニ南階東柱程一留立揖、北面、去ニ版位一東二尺許、練之間、不レ可レ追レ前、而尚追令レ進ニ庭中一之後止レ之了、但後聞、雖ニ練之間ハ揖以前ハ可レ追レ位之由、攝政被レ示云々、此事未レ知ニ子細ハ可ニ相尋一也、次左相出レ自ニ軒廊東第二間一、攝政立定後、出ニ軒廊一也、先々相共進行、北間或二三丈、或四五丈、而今如レ此、頗違ニ先例ハ又爲時之便宜、太以爲ニ遲々一、練步、其体頗不ニ甘心一、當ニ太政大臣東一立、有レ揖北面兩人之間一丈許歟、北面、立整再拜共先突ニ左膝一、起時先ニ右足一、訖、先攝政揖練行、大輪右廻、經ニ左相前一也、於ニ初所一練留、歸ニ入軒廊西第二間ハ暫佇立、次左相揖、同歸ニ入軒廊東第二間一、太相歸入之後、揖進行也、次太相更出レ自ニ同間ハ練ニ度馳道一、經ニ櫻樹橘樹等北ハ去レ砌五六尺許、自ニ櫻木北程一練始、隨身度ニ階下一、昇レ自ニ西墻上西方ハ立ニ洗器北邊ハ堀河中納言忠親、自レ本陪ニ候幔內ハ寛仁以來、親族公卿勤ニ此役ハ今度藤實國卿有レ可ニ勤仕一之議ハ而任ニ大納言一了、仍被レ點ニ忠親卿一云々、自ニ墻上ニ南行、就ニ洗器西頭一取レ楾、示ニ主水正ハ傳取獻レ之、太相給ニ笏於隨身ハ久安、故殿給ニ笏於隨身一、洗レ手不レ嗽、了、納言返レ楾了、引ニ寄手巾布ハ揷レ杖、內藏持レ之立ニ壇下一、攝政拭レ手了取レ笏、昇レ自ニ西階南頭一、一級脫レ靴、匣家卿取ニ御靴ハ給ニ隨身ニ云々、爲レ先ニ右足ニ不レ歷レ階、自ニ簀子一東行、當ニ西第二間中央ハ東面而立、揖、

左相於ニ東墻洗器下一洗レ手、不レ嗽、此間、作法可ニ尋記ハ但粗留見、夾ニ笏於左腋一洗レ之、天永、左大臣置レ前云々、大治、右大臣夾ニ左腋ハ久安不レ同歟、登ニ東階南頭一、一級脫レ靴、爲レ先ニ左足一、自ニ簀子一西行、當ニ東第二間中央ハ西面而立、揖、

兩相同時進行、見合テ一度ニ揖也、

次左相又揖、菩記等此揖不レ詳、而久安有ニ此揖ハ宇治左府被レ申ニ合故殿ハ令レ答ニ可レ有レ揖之由一給也、今追ニ久安例一歟、登レ自ニ同間東頭一、爲レ先ニ右足一、直入ニ母屋一、斜進就ニ東御屏風南頭一、先レ是內侍取ニ御唐匣ハ(無レ蓋)出レ自ニ御屏風下ハ職事并余等數ニ調之一、作レ立搢レ笏、頗向レ乾以ニ左右手一取レ箱、內侍取入、左廻、自ニ御帳東間一出ニ廂西ハ進ニ當御前一、小寄レ右、跪、先突ニ右膝ハ膝行三度、更起テ此事可レ尋、昇ニ帳臺ハ爲レ先ニ左膝一、又膝行三度、置ニ箱於御座西端ハ上、土敷以ニ左右手一取レ蓋置レ南、脫ニ御幘一、不レ解ニ結緒ハ以ニ左右手一拔ニ取之一也、或說云、解レ緒、但久安不レ被レ解レ緒也、帖入ニ第一懸子ハ覆レ蓋、膝退下ニ帳臺ハ先ニ右膝ハ又膝退三度、拔レ笏左廻起、先起ニ左右ニ西倚右廻、立ニ同間西柱與ニ御帳一之間、東西無レ揖、當ニ上柱北一立也、

次太相揖、久安有ニ此揖一、入レ自ニ同間ハ直入ニ母屋ハ斜進就ニ西御屏風南妻一、先レ是內侍取ニ御冠ハ(入ニ御冠筥蓋一)出ニ向御屏風下ハ職事等引導如レ初、跪、左片膝、內侍內相跪、依ニ太相命ニ也、搢レ笏、受ニ取御冠ハ不レ取レ蓋、內侍取レ蓋歸入了、御冠持樣、久安爲レ違ニ皆通例ハ左手取ニ巾子ハ右手取レ額、或說云、冠額左ニ人方ニ云々、寬治以來右手取ニ巾子ハ大略如ニ今度一歟、右手留取ニ巾子一、取レ項也、摺自レ本ニ懸ニ巾子一也、左手留取ニ磯額一、手ヲ上留懸也、巾子在ニ前方一、外ニ也、額在ニ我身方一、如レ納ニ冠筥ニ、磯額在レ上也、當ニ乳程一歟、巾子在ニ外方ニ之條、未レ見ニ餘文一、但非レ無ニ其理一歟、委可レ尋レ之、

後日、源中納言雅頼示云、御冠巾子方在右、額方在左、横サマニ令持給由、慥見之云々、已違于余之所見、尤不審、但余委問申攝政、被答旨、同下官之所見、納言見誤歟、追案此事、猶頗不審也、

起右廻、自御帳西間出、廂東行、當御前、(當帝右、大治當帝左、久安故殿御記云、是普通之儀也、今度爲違古御説、當帝右、且是寛仁例也云々、)於壁代外、(廂北邊也、)跪、(右片膝也、依當帝右也、可然、)奏祝詞、(不聞、其詞如恒歟、依不記、)更起入母屋内、跪、(先突左膝、被失歟、當帝右之時、先可突右歟、)膝行三度、(先左膝、次右膝、次左膝、此定也、)昇帳臺、(先左膝、)又膝行、(如初、)以左手刷御髮總、以右手奉加御冠、乖纓了、(密被申、以御手可令押給之由、則令押入給、)膝退、(先退右膝、)降帳臺、(先右膝、)又膝退三度、(先退右膝也、)拔笏、頗乾方居向起、(先起左膝、)從廂西行、(机北也、)出自西第二間、歸立上所、(西面、揖、)

次左相、(不揖、)直進御前、(當帝右、)跪、(先右膝、)膝行三度如初、更起昇帳臺、(先左膝、)又膝行、開唐匣蓋置、(如初、)取上懸子、置宮東頭、以右手取下在第二懸子之御髮搔髓、以左手抑御冠額、以右手奉理之、(先左額、次右額、各一度也、後左府被語云、主上落ヌヘシト被仰、仍以左手奉抑入、是臨時處分也云々、)訖、(被申可抑御之由歟、不聞之、有其氣色也、)以本納御髮搔入懸子覆蓋、膝退下帳臺、又膝退拔笏、右廻起、(先右膝、)自廂東行、出自第二間、立本所、(西面、揖、)

次主上入御、(下官候御後、申可入御之由、也、兩大臣立定後、入御也、)經本路、若大床子御座、(余如初候之、)

次兩大臣相揖退下、

攝政右廻、降西階、(如初、仍附、爲先左歟、)經殿上長橋等、參北廂、左相左廻、降東階北邊、(爲先右足、歸從座歟、可尋之、)

次女官取唐匣、自御帳後授内侍、々々取之置臺、(在本所、)歸居西一間、

采女移立小机於帳臺上御座前、(先敷資疊、如恒、)

次攝政召五位藏人親宗、被申吉時御加冠之由於上皇、(上皇御所法住寺也、寛治以來、五位藏人爲御使、久安、五位藏人一人候、依爲奉行、用頭中將公通朝臣、)即親宗自花德門方參院了、

次以光雅召能冠人、

即親信朝臣、(不着當色、)如初入自第二間、就大床子北邊、奉理御髮、(御髮頗寄前、仍以刷、(在匣中、)聊奉引拔御髮、奉押寄後方、奉入御冠、而頭頗弘、仍以寄、後方奉押夾、爲不令落御冠也、此後奉理之、)

此間、召御裝束人、

宗盛卿自東方參上、入西第三間、候大床子東邊、申攝政云、今一人、誰人可奉仕哉、能冠人如何、攝政答不分明、此間、親信退去了、暫案之、攝政召光

雅ニ被レ仰下可レ召ニ賢宗朝臣一之由上、光雅申云、能冠人可レ候歟、攝政云、有ニ先例一哉、光雅申云、天永例也、攝政云、不ニ覺悟一、然而有ニ先例一者、非ニ此限一、早可レ召者、仍召ニ親信朝臣一、

宗盛又申云、於ニ大床子上一可レ召歟、將下歟、攝政被レ示云、下何事之有哉、

余申云、大床子上可レ宜歟、下無ニ其御座一、頗凡也如何、攝政云、上頗有レ煩ニ子奉仕一歟、然而上是本體事也、於ニ大床子上一可レ召者、

則宗盛親信等(親信押ニ御前一也、)奉ニ仕之一、

脫ニ御本御袍、御半臂、下襲等許一、(自余如レ元、)改ニ着御袍(朝衣、黃櫨染也、)下襲等一給、(今度不レ召ニ半臂一也、)件御裝束褁レ之、置ニ大床子西方御厨子前一也、本御裝束、親信朝臣帖レ之、納ニ彼平褁一、

此間、攝政召ニ光雅一、被レ仰ニ土敷如レ本可レ壓レ北之由一了、次出ニ御々帳中一、(御路如レ初、)

攝政被レ候ニ御裾一、着御之後、即被レ退ニ殿上方一了、余如レ初候ニ御帳後一、

次左相着レ靴洗レ手、(如レ初、)昇レ自ニ東階一、(階下脫レ靴、如レ初、)自ニ簀子敷一西度、(度ニ御前一也、)入レ自ニ西第三間西邊一、(机與ニ西柱一之間也、左足留レ先、)立ニ北机西邊一、(東面揖、)搢レ笏立ニ廻机北邊一、以ニ左手一褰レ帳、取ニ盃并匕一、(不レ取レ盞、取レ盤如レ恒、抑如ニ舊記一者、就ニ机西頭一取レ之云云、而今立ニ廻北巷一、是有ニ便宜一歟、將又舊記具不レ載歟、可レ尋之、)更經ニ西并南一、机(先例、經ニ机北一就ニ南北行東机東頭一、而今經レ南、就レ南如何、何例哉、可レ尋レ之、)就ニ南北行東机南頭一、褰レ帊以レ匕酌レ醴、(三度酌レ之、入レ盃、)以ニ覆布一拭レ匕、(此事先例不レ見、然而依ニ當時之便宜一歟云云、追尋ニ天永例一、堀川左府被レ拭レ匕也、)以ニ左右手一持レ盃加レ匕、(持様委可レ尋レ之、但匕如レ持レ笏也、)左廻、立ニ机西頭一、(初所也、東面、不レ揖、)

次太相着レ靴洗レ手、(其儀如レ初、役人同レ前、)昇レ自ニ西階一、(脫レ靴、)入レ自ニ西第二間一、立ニ左相北一、(東面揖、)搢レ笏、頗向ニ巽方一、(左相、又向ニ艮方一、各小向合也、)受ニ取盃一、(左相拔レ笏立直、)加レ匕、(取ニ盃匕一、兩柄歟、持様可レ尋レ之、)左廻東進、當ニ御前一、(當ニ帝右一、如レ初、)北面立、(南北頭也、)頗敬折奏ニ祝詞一、(不レ聞、加冠之時跪、天永例也、)訖入ニ母屋一跪、膝行三度後、昇ニ帳臺一進レ盃、(小膝行進レ之、)

主上以ニ右御手一取レ盃、置ニ机西端上一給、

太相膝退降ニ帳臺一、又膝退拔レ笏、起左廻、經ニ本路一、(自レ南西行、經ニ第二間簀子等一也、)到ニ西階一、着レ靴南行、自ニ橘樹西程一棟始、斜東行、(去ニ橘木一二丈餘、)當ニ西階西柱一、東面而立、揖、

次左相揖東進、(經ニ机北一、)進ニ御前一跪、(先ニ右膝一、)搢レ笏膝行、昇ニ帳臺一、(先ニ左膝一、)以ニ左右手一、取ニ干鯛一、(在レ東也、)及供レ之、

主上以ニ左手一取レ之持給、

左相膝退降ニ帳臺一、(先ニ右膝一、)拔レ笏退、(不ニ膝退一、)拔ニ御帳臺下一、(居、)

次主上(左相居定後也、)以ニ右御手一取ニ御箸一、挾ニ一切一置ニ箸臺一、

取三匕、又挾一切嚌御之、（如形食、返置之給、）置箸、向眼于
是也、
左相、
左相搢笏昇帳臺、膝行、以左右手給之、置木机、
（本所置之、）膝退降帳臺、又膝退、拔笏起、左廻經本路、
（南西第三間、并南簀子敷等也、）降自東階、著靴、出自軒廊東第二門、
度馳道、（經櫻樹北、橘木南也、天永經兩樹北云々、如何、）經太相北幷西、立其
南、揖、（兩大臣同、同東面、）
次主上（左相立定、揖之後、）以右御手取盃、（在資薦西端也、）取度左御
手、以右御手取匕、（件匕本自如盃也、）祭醴、（如泚水、）如本建
匕於盃、置机東資薦東端給、
次又以左御手取盃、如初令灑給、建匕置東給、
（初所也、）
次又以左御手取盃令灑給、（如初三度出匕了、）此般不置資
薦、右御手取匕、以左御手寄盃於御口給、如
此引改々々三度啐御了、如本建匕置資薦東端
給、（初所也、）
件間、下官候御帳後、申子細、自本能々有御暗誦、
仍只申其程也、御作法間、太神妙也、抑、啐醴之間、
匕持御右手事、慥不見云々、然而置匕、左右手
持盃、嘗御之由、又無所見、久安故殿御記委被
注此御作法、而置匕哉否之條不見、爰知若可置
匕、豈被記漏哉、右手持之由有何疑乎、仍攝政
所被申行也、又或抄云、毎一祭了、建匕置盃事、
是違儀禮、已失儀也云々、久安又此沙汰出來、然而寛
仁御堂御記慥被載毎度置盃之由、仍寛治以來隨
彼例、今度又任先例申行之由、見故殿御記、仍此度
又不被違寛仁以來之例也、
次兩大臣再拜、
次主上入御、（久安、大臣先退、今度攝政暫不入、其趣早可入御之日歟、加之、先例多主上入御後、大臣退去、仍今度早所入御也、）下官候之、
後聞、主上入御後、兩大臣退下、左大臣尚度階前被
棘云々、此間、邦綱卿等、申可供御菓子、小餅等
之由、無勅許、仍余申可爲古例之由、此間、攝政被
參、又改南殿御裝束歟、其儀不見、追可尋記
之、
余經紫宸東小階、宣仁門等、著仗座、內府以下人々
在座、左府不見、
即官人來宰相座後云、出御後出外辨者、事可遲
引、且早可著外辨之由、有其仰者、（引陣之間雖出外辨、有何假忿、）
哉、而今有此仰、先例未聞事也、

仍余以下出外辨、
其儀、出宣仁敷政等門、於橋東頭、向北揖、（依上官在床子也、但辨、少納言以下皆居、外記、史平伏、下官過了、辨、少納言破折立、）東行、過床子後、（身懸裾出了、）随出宣陽門、自壇下南行、於鳥居曹子東庭着靴、（前駈等令着之、預於曹子內着也、而件曹司東無戸、又南戸太略、已無橋、仍不堪昇降、仍於此處着之、已非例也、但近代又如此云々、）西進、經辨、少納言床子北、（随身等留床子東、傍南築垣可西行、而相從、是爲失也、）昇自假橋、（件假橋、如外記者有二、今見之、當長樂門東腋西第二間、只構一、仍上下經此橋也、）自砌少西進入、自當間、（長樂門東腋間也、）經式宮（留參、立第一兀子前也、）東、立第一兀子前、揖居之、（下襲尻引寄前、）內府以下、（沓脱之所問前、）次第着之、（各入當間、下臈等自砌東行也、）余不問諸司具否、（代々無所見之故也、但天永、內大臣問之云々、然而家秘抄、不可問之由有所見、仍不問之也、）
次開門、承明、建禮、長樂、永安、皆開之、
闈司着歟、
卽陣官（左近臈頭、随直也、）自承明門方出來、跪壇下、告召成之由、（此間上官未着床子、太懈怠也、）
次余以下參列、（日没以後、秉燭以前程也、）
其儀、先余起揖、經式宮東、出自當間、降自假橋、自壇下斜行、經左兵衛陣南幷前、（件陣只立胡床、已無北入、經承明門前幔東頭、（內府以下褰幔入之、後日問中攝政、命云、褰幔入之由不覺悟云々、可恐事也、）入自同門東門東扉、（随身不可入門內、而依[illegible]入、失也、）渡橋、其北去二丈許揖初、（下襲尻引、下橋之後卽揖始、是常事也、而雖由氣不可堪事、爲希代之故、如形揖步、仍數進北所揖初也、如此事不可守株、又是不可叶揖體、不法尤可耻々々、）自標等（○等恐下、）西頭、（問申攝政、西頭有便立之由被示也、）北進、立標下揖、（隨見定我標立也、版位南一丈許、東二丈許去之、立大臣標、）內以下、次第就標了、（異位重行、四上北面、如常、）大夫十人許立西標下了、
六位百官主典已上在門外歟、
仰、余起外辨座了問、左大將以下動座、余降壇後復座、內府起之時、又動座也、此事有兩說、然而、每度動座爲善也、寬弘三年正月一日、左相府定也、具見北山抄、幷小野記等也、
後左大將被語云、人々持疑、然而我起座、仍人々從之也者、
各立定拜舞（先突左膝、如恒、）訖余揖、大輪左廻、經列西、（今度於揖初所可揖留、而依御氣尚增、去揖三四許丈揖留也、）歸出自東扉壇下、直東行、於初所遂脫靴、改着淺履、密自華德門方、到南殿北廂遂暫休息、頭如本皈入敷政門、着仗座也、而心神殊惱、辛苦不可堪忍、雖須直退出、御遊座可有其所作云々、仍爲相勞、暫隱休此所也、
後聞、人々少々不歸出承明門、直向弓場殿方云云、專非便歟、

内府以下經本路、歸着仗座、

頭之、人々經階下着殿上、

先是、主上渡御女院御在所、（弘徽殿、）有拜覲禮、（其儀不見及、可尋記、但自南殿北廂、經長橋黒戸等方渡御云々、内侍持劔璽候、攝政、職事外他人不候云々、又於簾外着御履、右衛門督宗盛取白給、敷之云々、御拜了、即還御本殿云々、已上光雅說也、）

此間、奉行職事奉仕淸涼殿御裝束、（其儀如官奏云々、）余良久休息之後、自御後、經明義、無名等門、着殿上、（頭身經階下、來向弓場方、）先是左府以下在殿上座、

抑、盃盤不居發饌、尋非例也、寬仁有盃酌、寬仁以來雖無其儀、必所居饌也、今不居之、尤違例歟、

次主上出御晝御座、（御裝束如本、攝政被候孫庇座、）

次藏人頭右近中將實宗朝臣入自上戸、召公卿、

次左(相)府以下、經同戸、（年中行事障子、引廻南、）着簀子敷等、着御前座、（南第一二三間、敷公卿座、又傍南檻敷之、除目之時、依人數多也、天祿又如此云々、）

攝政、左大臣、余、内府、

左大將、（師長、）大宮大納言、（隆季、）新大納言、（實國、）新源中納言、（資賢、）別當、（成親、）堀河中納言、（忠親、）新三位重家等也、（忠親、重家、在橫切座、已上人々依別御定召之也、）

次居衝重、（經座前也、殿上五位居之、大略皆居了、）

次一獻、（勸盃頭中將實宗朝臣、瓶子藏人右少將雅光經簀子、昇長押上勸之、不取續酌、有兩說事也、）

次實宗朝臣參進簀子敷申之、源定季候不、（家季子也、此事究治以來爲彼等之一家事、年十一云々、實十歲云々、）

攝政、被仰可召之由、實宗退了、

次冠者着淺黄袍、入自仙華門、進庭中拜舞、（太從也、人人與之、）訖歸入之間給祿、更歸進、又拜舞了退出、

次二獻、（頭辨長方朝臣、瓶子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長方取續酌、）

次頭辨參進、申勸學院冠者參入之由、（其詞不聞、）被仰可召之由、次冠者二人入自仙華門參上、（太政也、拜問、故々人々咲之、大冠者等也、左府云、藤冠歟云々、）訖歸出之間給祿、又亂舞了退出、

抑、左相府可被問名、父祖名等也、而其事不問如何、頗違例歟、

次三獻、（内藏頭親信朝臣、瓶子藏人右衛門尉親光、親信不取續酌、）

次召御遊具、（先笛箱置隆季前、次琵琶置余前、次箏置左大將前、次和琴置忠親前了、）

次殿上召人三人、（實宗朝臣、定能朝臣、雅賢等也、）依召候東簀子敷、（天祿候年中行事障子下、寬仁以來候簀子也、）

次依攝政氣色、笙吹、雙調々子、

篳篥付了後、琵琶、箏等調之、（和琴、不待篳篥付、調之、）琵琶、箏、各彈撥合、

次調子了、出歌、（安名尊、）三段一反、

次鳥破、二反、次席田、一反、
次鳥急、五反、三反ハ笙以下皆付レ之、其後一反ハ琵琶箏共笛、其後一反、箏笛、但笛獨始終吹レ之、成親獨也、
次吹ニ返平調一、余、此間取ニ持律音一、
調子了、出レ歌、伊勢海一反、次萬歲樂、加ニ牛帖一一反、
此後無レ音留了、未レ知ニ由緒一、非レ無ニ其興一、尙可レ有ニ歌樂等一歟、太不得心事也、
次給ニ内御方祿一、自ニ座後一給レ之、頭辨取ニ殿下御祿一、則持歸給ニ隨身一、四位五位取レ之如レ恒、祿法委可ニ尋記一、
次給ニ女院御方祿一、瀧口方饗レ之、左少辨經房行ニ此事一、内府於レ座加ニ催促一、件祿自ニ座後一欲レ給レ之、而內府入レ自ニ座末一、自ニ前方一可レ給之由被レ示、仍更自レ前給レ之、內御方祿、自ニ殿上方一持來、尙自レ後給レ之、今此祿自ニ北方一經ニ實子敷一、持ニ參之一、聚ニ便宜一、強廻ニ座末一、自レ前給レ之、是非未レ辨、可否難レ畫、兼殿上人取レ之、攝政御祿、親信朝臣取レ之、即持歸給ニ隨身一了、余祿共定能朝臣來取レ之、給ニ隨身一、
次爲レ先ニ下﨟一起座、候ニ殿上一、即左府退出了、
次入御、
余退出之間、於ニ南殿御後一、左大將被レ示云、玄上殊鳴、此程鳴事未レ聞云々、頻褒譽、存外事也、
次歸レ家、于レ時亥刻許歟、今日出仕以前、手水如レ恒、
御遊召人
拍子、資賢卿、琵琶、余、箏、左大將、和琴、忠親卿、笛、實國、成親、笙、隆季、重家、篳篥、定能朝臣、付歌實宗朝臣、雅賢、笙笛各兩人、何例哉可レ尋レ之、

太相作法事、
一於ニ左靑瑣門東頭一着レ靴事、依ニ天永中右記一歟、大治於ニ陣後一着レ之、
一東拜了、還ヨ入軒廊一事、永祚以來皆如レ此、但久安不ニ還入一、直渡レ西、今後當作法也、
一洗レ手之間、給ニ笏於隨身一事、久安、故殿給ニ隨身一之例也、
一取ニ御冠一之時跪事、寬治爲房記說、并久安例也、
一進ニ御前一之時、當ニ帝右一事、寬仁、久安之例、并天永知足院殿御次第等之說也、久安故殿御記云、普通當ニ帝左一、大治之度如レ此、且ハ爲レ避ニ彼儀一、又依ニ寬仁例一、當ニ帝右一者、
一加冠之時、跪奏ニ祝言一、進レ醴之度、立敬折奏レ之、兩度不レ同事、天永中右記、并同知足院殿御次第等之說也、此外代々舊記不レ同、但大治久安兩度共立奏レ之
一加冠祝言之時、突ニ右片膝一事、當ニ帝右一、理可レ然、
一同爲ニ膝行一跪之時、先突ニ左膝一事、當ニ帝右一、若先可レ突ニ右膝一歟、若被ニ思失一歟、
一御冠巾子在ニ外方一事、是事子細不レ知、可レ尋レ之、舊記等持樣委不レ見也、
一爲レ受ヨ取盃一、進ヨ立左相北一之時揖事、大治無ニ此揖一、久安有ニ此揖一、御記云、思ニ事理一所レ爲也、
左相作法事、
一東拜之時、太相立定之後、初出ニ軒廊一事、此事不審、先例或二三丈、或四五丈去レ之、練進者也、今之作法、不レ知ニ是非一、
一酌レ醴之時、經ニ机南一事、加ニ舊記一者、經ニ机北一、就ニ東妻一、而今如レ此、何度例哉、可レ尋レ之、
一面レ菜之時匕持樣如レ笏事、不レ知ニ子細一、可レ尋レ之、但太相ハ不レ然也、

一爲二西拜一、度二馳道一之時、經二橘樹南一事、（天永經レ北云云、可レ尋二知何一之事、可レ依二便宜一歟、不レ可レ守株一歟、）

一不レ被レ問二小學生等名、父祖名等一事、（何例哉、代々皆被レ問云々、尤遂例歟、）

外辨不レ問二諸司一事、

代々例無二所見一、而天永内大臣雅實、被レ問レ之、中右記云、先例不レ被レ問歟、可レ尋レ之、

又寛治二條殿御記云、不レ問二諸司一、（上卿六條右府也、）

又天永知足院殿御次第云、外辨上卿不レ問二諸司一云、就二此等記一、不レ問レ之也、

面葉面柄事、

儀禮士冠禮云、

贊者洗二于房中側一、酌レ醴、加レ柶覆レ之、面レ葉、（葉柄大端也、）

寛治江記云（寛治（○治一本作仁）以往記、只雖レ注二面葉柄一、不レ記二子細一、）

左大臣又洗レ手參上、立二北机西邊一揖、挿レ笏褰レ布執レ杯、又取レ匕經二案北一、褰二南北行東机一、以レ匕酌二酒海所レ在之醴一了、頗退立、太政大臣進ヨ立左大臣北一、左大臣、以レ匕覆二醴上一、以二上柄一當レ外、進二于太相一、太相挿レ笏向レ南取レ之、左大臣拔レ笏立、太政大臣

進二御前一、祝了、跪進レ之了、

天永中右記、

同度知足院殿御次第、

已上兩記同二于寛治之江記一、仍更不レ說レ之、

案二件等記之意一、大臣先爲レ外レ葉立、太政大臣進ヨ立大臣北一之後、大臣以二匕柄一當レ外、進二太政大臣一、々々不レ取ヨ直匕一、作レ外レ柄進二主上一歟、若然者、面前ハ前也、外ハ可二了見一歟、

寛治爲房記云、

左府以上酌レ醴、加レ匕覆レ之、面レ葉（面前也、）立、太相國殿下立二左府北一、受二御盃一、以レ匕覆レ之、面レ柄進二御前一、祝言了進レ之云々、

案二此記之意一、太政大臣受ヨ取盃一之後、取ヨ直匕一歟、已違二于以前三記之意一、重二葉柄之内外一者、

不二具記一、

久安故殿御記云、

次左相酌レ醴加レ匕（私方爲レ内、）太相進ヨ立左相北方一、（右相レ揖、）向授レ盃、太相取レ之（匕弘方爲レ外、柄爲レ内也、覆レ之、）參進祝詞了獻レ盃者、

案二此記之意一、太相受ヨ取盃一之後、取ヨ直匕一、已遂二

寛治江、天永等記一、但叶二寛治爲房記一歟、左府爲二內藥一、太相爲二外柄一之條、又乖二寛治、天永等記一、若因レ茲者、而ハ前也、內ト可レ得レ心歟、

今度儀、

御元服後朝、攝政被レ送二書札一云、左相府作法、委不二見及一、可三注送一者、仍粗注二進之一、其中、匕藥方之內外、慥不二見得一、但如二舊記一者、（謂二久安御記一也、）柄在レ外、（在二前方一也、）藥在レ內（我前方也、）歟之由、注二獻之一、返報云、匕柄在二前方一之由注給如何、藥方在レ上之由見給、若僻事歟云云者、（攝政相向天受三取盃一之人也、更不レ可レ被二見誤一歟、）又余問二申攝政御許一云、左相取二直匕一テ被レ進歟、將又太相受取之後、而柄留取直給歟、如何者、返報云、太相受取之後、所レ取二直匕一也者、爰知今度左相爲レ外二藥方一、太相受取之後、以レ柄爲レ外、參上之儀已以必然也、

以レ之案レ之、太相受二取盃一後、取二直匕一之條乖二寛治江記、幷天永記等一、叶二寛治爲房記、幷久安御記等一、大臣爲レ外レ藥立、太相爲レ外レ柄進之儀、同二寛治之記一、違二久安之例一、

上件等之作法、何是何非、眞僞難レ決者也、以檢二本書之文一、細訪二先賢之儀一、早散二蒙昧一、將レ斷二疑慮一、仍聊記二子細一而已、

四日、己卯、晴、此日、御元服後宴也、申刻、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昨、）參內、參二御前一、召二御裝束一之間也、御冠頭不二相叶一、其沙汰之間、時刻從推移、本自二攝政一被レ催二御前一、余觸申云、依二脚病更發一、不レ能二練歩一、仍難レ候レ列、爲レ之如何、攝政被レ命云、近代皆雖二白晝一、全無二練儀一、是雖レ非二穩便一、於二今日一者、日已爲レ暮、更非二此限一、何況於レ有二所勞一乎、但又遲參之躰、先例多、左右只可レ在レ意者、余向二南殿一、見二御裝束一、左將軍源納言雅賴等同在レ之、余招二源中納言一云、今此事、其答同二攝政一、酉刻、主上渡二御南殿一、先レ是、左大臣奏二宣命草幷外任奏一、各被二返下一了、引レ陣之間、人々起二仗座一、欲レ向二外辨一、此時余自二陣後一立二加之一、經二敷政、宣陽等門一、（於二布政門外一、向レ上上官相揖、如二昨（日ニ））於二鳥居曹司東庭一着レ靴、經二辨少納言座北邊一、（今日隨身留二床子東一、經二南一渡レ西也、）昇二假橋一入レ自二當間一着レ之、兩面兀子立二一脚一、而內大臣已候、依レ無二其座一、令レ加二立之一、（掃部寮出來、取二替敷物一了、）此間、內大臣以下留立、辨少納言、床子東頭敷レ座之後、次第着レ之、少納言信康、左少辨經房、及上官等着二押下床子一、（少納言着レ北、）次余召二召使一、二（音）、召使稱唯、

參進壇下、余仰云、外記召セ、召使稱唯退召之、次在外辨座之外記、經我座前、并少納言座南參進、昇橋候壇上、余仰可候壇下之由、而尚不降、已有若亡、仍追下了、退跪候壇下、（內府同被稱可候壇下之由也、或說有候壇上之例云々、然而是誤說也、國又諸例未勘得、只保元造宮以後如此云々、是上下不存先例之所致也、）此事尤奇、資仲抄、幷年々日記、皆載候壇下之由、新任之外記、未練之令然歟、但師直子云々、已重代者也、彌以奇恠、余問云、大舍人ハ候乎、侍從列ハ候哉、國栖ハ候哉、外記每度申候由、余仰云、候ハセヨ、外記稱唯退去、經本路復座、次開門、少時、少納言信康起座、（大舍人稱唯、不聞、如何、）後揖自壇下西進、入自承明門、余起揖、降假橋、進立左兵衛陣南邊、（作陣不立胡床、又無人、尤違例、但依程立之、）內府已下同進立、雁行如恒、余、幷內府起座之時、左大將已下每度動座、如昨日頃之、少納言歸出、經軒東頭南進一許丈、立揖、（南面、）歸入軒中、稱唯、不飯出、直退西了、（或更又飯出、敬折立、今不然、但少納言召儀、有說々事歟、）次余以下北進、（內府以下次第到余立跡揖、進行也、）入自承明門東扉、立標下、（此間秉燭、）今日余不練、有所勞之上、依及夜陰也、立定、以咳聲摠示、次內辨左大臣下殿、出自軒廊東二間、斜進、不練、經大臣列後、大納言列前、立加余上、揖、次上壽人、權中納言源資賢卿揖離列、經大臣大納言等列上、（西也、）而版東等、不練、立南階東頭、揖昇階、（以東、爲先右足、）自簀子敷西進、（度御前之間、不敬屈、天永、俊明卿敬屈、自余不然云々、）昇自西第二間東頭、（爲先左足、）酒臺東邊北面而立、（有揖、）

此後之儀、堂上燭暗之間、不能望見、仍辭申攝政、以下被注送之狀書加了、

上壽人、入自西第二間東邊、北面立、（有揖、）此間、采女撤御臺盤幷酒臺帊、（壽者未進之間、可撤歟、將壽者昇進歟、不審、）次采女授御酒盞於壽者、々々受之、（插笏受之、）自廂東行、進立御帳間、（中央歟、代外程、）陪膳采女進出取之、置御臺盤、上壽者拔笏頗退跪、奏壽言、（其聲頗高、詞分明也、）次更起再拜、又跪候、采女取御盃、供主上、々々令飲給了、返給采女、々々賜之、欲返給壽者、仍加制止、召他采女、給御盃了、采女置御酒臺了、次壽者揖經本路、下自南階東邊、右廻向階揖、次左廻復列、

已上作法攝政所注給也、

壽者於堂上再拜之間、內辨以下同時再拜、（依燭暗、諸不見、依隆季卿申、群臣從其間、再拜也、）壽者復列（經本路、但自我列後、加立之、）之後、群臣拜舞、（成盛之詞不聞、左府咲云、可振袖歟云々、然而無其事、）次左府揖離列、經大臣列前、參上著座、此間、余示內府云、今日不可有謝

座謝酒之禮歟、內府云、慥不覺悟、但尚可有歟者、然而余依代々例、揖離列、經列前參着座、此間、內府尚不進、是被待侍座之宣歟、頗不便、遂依無其宜、內府以下次第着座了、次左府顧西云、職事候者、御膳可候者、（采女自本候草塾也、）次內膳供御膳、自南階供之、采女等迎取供之、出入自御座間也、（盤等自南階迎給之、若自西階可給歟、內府同稱此由、）供之間、公卿等起座前、（聞警蹕聲所立也、）供了居、次左府問昆屯供了哉否於采女、申供了之由、則仰左大辨實綱、催臣下餛飩、（被示作座可催之由、）次居臣下餛飩、（箸匕等太少、仍取奧座上之箸匕置、居外座了、退內辨命內豎令置也、）左大辨申上、左府作居向御所方、候天氣、御箸鳴、（自鳴給也、）次臣下下箸、（匕不進、）次內辨問御飯供哉否、申供了由、次仰實綱催飯、（拔箸取笏仰之、此事可尋、如此細々事、強不拔箸、又不取笏者也、如何云々、）則居之、又問進物所、御厨子所供否采女云、未供、然而汁菜等居了、其後良久不供御菜等、仍左府云、待供了者、可經數刻、只隨宜、且可候氣色、如何、余云、左右只可隨便宜者、左府候天氣、御箸鳴、臣下應之、（余箸內匕外立之、他人箸外匕內也、可尋之、）此間、供進物所、厨子所御菜了、次催一獻、則供之、次催臣下一獻、則又勸之了、次左府拔箸取笏、（可然、是依為宗之事也、如國栖立樂、必可取笏也、）仰實綱催國栖、（此事違先例、尋常節會、一獻有國栖、是例也、而元服後宴、三獻後有此事、寬仁久安之例、四宮、北山之記、及代々記、度々或已被乖誤、如何、寬治、天永、大治、皆混合節會、仍一獻、有國栖奏、若被思度彼等之例歟、可無事也、）實綱卿下殿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了、內辨起、敬折奏云、（其詞不聞、）復座、召親範卿、（其詞云、参議件卿、在外、平朝臣者、）進立內辨後、仰云、大夫達御酒タウヘ、（タウヘノ詞、頗ツキアケテ仰之、可尋、）親範作法了復座、下官依心神殊惱、拔箸匕退出了、（退出之人、箸匕共拔之也、但或說云、雖退出之人、皆起座之時ニテ、尚箸許ヲ可拔云々、可尋之、）仍不見此後事、後聞、宣命拜了之間、還御本殿云々、

今日、不可有謝座謝酒禮事、

元慶、承平、天祿、寬仁、久安皆無謝座謝酒之禮、寬治、天永、大治依兼行節會、有此禮也、兩三之卿相存可有謝座謝酒之由、是違先例歟、後聞、內府被稱思度之由云々、不足言々々々、

五日、庚辰、依坎日、無敘位事、

六日、辛巳、今日、敘位也、（直廬儀、）執筆左大辨、

七日、壬午、沒、天晴、此日、白馬節會也、又有賀表恩詔等事、未尅、着束帶、（如恆、）參內、參御前、攝政被候、頭之、余着似座、先是、左相府以下七八人計在座、左府仰左大辨實綱卿、被催賀表詔書事、（件賀表、右大辨俊經朝臣、今朝草進之、小內記經長於陣讀之、先例、外記、史生之中、能讀之者讀之、而寬治、天永依無其人、少內記讀之、大治、久安、頭

（頼、光頼等書之、今度史生、内記、辨官皆無堪能之者、仍只任寛治、天永之吉例、所被點内記也、縦雖有非官能書之人、大治、久安之例、已以不快也、何況於無其人哉、）實綱以官人尋之、清書已了、爲中擬政御判、持參殿上口方了云々、（後聞攝政於殿上加署、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傳獻之云々、）其後良久不持來、仍重被相尋之間、持參宣仁門下、左府被示早可持參之由、（左府云、須召外記、仰可持參之由、已後可令進也、然而日已爲暮、事又懈怠、雖刹那、以早速可爲先、加之、當時已持參、仍且随便宜者、）則六位外記捧表筥、（覽筥也）經小庭、直進膝突、屈片膝行、進之、次令一人持參硯筥、同置之、左府置笏、奥、各引寄前、（表在北、）先取表、撤禮紙、入筥中、取表見之、自端奥サマ卷寄、至署所、返入筥、搢笏、更取表、（持左手、）以右手染筆、加名二字、返直筆、如本卷表、加懸紙、入筥了、授左府云、一人取重可進、奥座歟、將二人各取可進歟、大治一人取重兩筥、先例不定如何、左大將云、進奥座之時、尚二人可進歟、撤去之時、一人取重歟者、（此事將軍示旨可然、）仍被仰二人可參之由、六位外記一人出來、候小庭、（本取表筥外記也、）左府目之、外記稱唯參軾、欲取二筥、左府硯筥東方へ押遣、（硯在端也、）表筥引出給之、外記取之退之間、今一人進出、取硯筥、各經奥座後、自余座下方置前、（先置表筥、次置硯、表筥東方へ押遣、硯筥西令置了、）

余置笏於右方、（普通之說置左方也、然而依便宜置右方、是又一說也、片執之說、若加懸紙歟、）引寄筥等、先作筥中開禮紙、留筥中、取表見之、卷寄署所、返入筥、磨墨、（以左手押硯也、）如本卷取表持左手、取筆染之、書名二字了、置筆於筆臺、卷返表、如本加禮紙入筥、次第押下取笏、次内府加署、（如余、）次左大將、次隆季卿、（自是以下不卷返、）次第押下、各加署、但資長雅賴兩納言在端座、（進賀表之間、左府被候、署可參之人々、件兩人依奥座狹、著外座、是例也、資賢卿雖參不著座如何、後聞不著座人於陣後加署、）任座次、奥端互押遣之、至實綱之所、加署了、卷返之、召外記返給、一人出來、取重退出也、次左大臣以官人尋頭辨、只今不候陣邊、相尋云々、而之間、光雅候之由、親範卿申上、仍可召彼人之由被示、即光雅來就軾、仰可昇賀表之人々、退歸了、次左府告人々云、各上臈可被勤仕、但寛仁被免上壽人、彼者依爲同日之事也、尚可告新源中納言者、（先例、不被免上壽之人、而寛治依爲同日、不能一身兩役歟、天永、大治、久安雖非同日、依逐寛治吉例、又被免云々、然者今如左府之被示者、棄置天永以來之例歟、）仍左大辨以官人告之、而逃避云々、實綱申上之、仍左府被示資長卿、此間、左大將觸左府云、漸可進歟、左府諾、則可昇案之人六人（左大將師長、大宮大納言隆季、別當成親、藤中納言資長、兩平宰相（教成、親範）等也、）起座、出自布政門、向日華門方

了、在座之人々、爲見物同起座了、此間、頭辨來

仰恩詔之趣於左府、(不聞及、仍問左府、答云、天永之例云々、)則召內記(大内記光範參膝突、)被仰下、此間、下官爲見物起座向南殿、於

御膳宿東邊(屏風之後也、)見之、人々同於西階之邊見物、

則公卿六人昇表案、入自日華門、(中納言昇前、大納言昇中、參議昇後、各上﨟在南、南人以右手取案、北人以左手取案、)經櫻樹左仗等南、昇南階東

頭、(東人爲先右足、西人爲先左足、此事可尋、昇長押之時、皆爲先左足歟、猶不見及、)經簀子敷、入自御帳西間、同間東西妻立之、(中央立之、)此間、上﨟

在北也、立了、各拔笏、(別當親範卿、跪拔笏、自余不然、寬仁楷記云、跪拔笏、兩人之作法依此記歟、)自下﨟次第退下、先親範(揖不見及、追可尋之、)右廻、降自

南階東頭、右廻向階揖、右廻退了、次教盛(不揖、)降階、

右廻向階揖、左廻退下、(自是以後人皆如此、右廻向階、左廻退也、是常作法也、親範定有所存歟、)次資長、不揖、次成親、不揖、次隆季、有揖、次師長、

有揖、幷北人左廻、南人右廻也、各降南階之時、爲

先左足、(或有爲先右足之人云々、可尋之、)此間、主上暫御御帳後、不

御帳中也、次內侍出自通障子邊、(光雅令出之、)斜南進、

自立案之間出庇、就案北頭取筥、左廻皈入、

進攝政、々々於御帳後見了、給光雅、々々給行事

藏人仲基、仲基置御殿御厨子云々、次女官等出來

舁入案了、(其路同內侍、但傍北障子西行、舁入御膳宿北方也、)次余還着仗座、昇

案公卿等同皈着之、此間、左府返給宣命於內記、以

官人召外記、則大夫外記淸原眞人賴業參膝突、左

府仰云、外任奏、賴業稱唯退了、(不被問諸司御弓奏、如何、若最前被問之歟、可尋之、)次大外記持參外任奏、(入筥、)左府見之、(外記退了、)以官

人召頭辨、則長方朝臣來着軾、大臣被奏之、(此次、御弓奏事被奏歟、又有被奏之事等、不聞及、)次頭辨返給外任奏、左府結申、長方

仰云、(詞不聞及、)左府卷文、(府唯、音不聞也、)又仰御弓奏事、又有仰

事、依不聞得、問內府、馬頭代事云々、次大臣召外

記、下給之、仰云、詞、卽仰御弓奏可付內侍所之

由、賴業稱唯、次又馬頭代事仰之、(其詞云、馬頭代事、頭辨內々申定、各可皆云々者、外記不唯退了、)次六位外記一人參候小庭、申代官、(如恒、)大臣

仰云、誡タリヤ、(如恒、)上宣令候ヨ、其後外記

稱唯術申之、(左府宣原、早速歟、)申了、又仰云、令候ヨ、外記稱唯

退了、次左府召官人、令見出御成哉否、歸來云、出

御已了者、左府起座出宣仁門、頃之、着靴、(笏紙自本押之也、)

入自宣仁門、(相具隨官一人、)進立宜陽西壇上幔北方、以官

人令見內侍出哉否、暫不出、少時、申內侍出之由、

則自壇上南行、自軒廊西進、(此間、人々仰官人令打上壇前幔、爲見內辨之儀也、然而軒廊暗然、不見其儀也、)給下名、自軒廊東行着宜陽殿兀

子、次召內竪、(二音、)召二省給下名歟、其間又不見

及頃之、出自宣仁門、帰入陣後了、立左青瑣門西頭、次下官以下起座、經敷政、（床子無上官、仍不相揖、以隨身令見之、在腋陣云、）宣仁等門、於烏曹司東遊着靴、經弁少納言床子北、（作床子向北立之、仍余留立、召召使令立直之、北南引道之、）着之、（如恒、）公卿次第着座了、（人々多参、然而着外弁之人纔五六人、尤奇怪也、）良久、上官不着、仍欲和奏之間、即着座了、（次召召使、二音、）召使称唯、参進壇下、余仰云、外記召せ、召使称唯退、外記康定（今度叙爵之者也、）参跪壇下、余仰云、式部弼正ハ候哉、大舎人候哉、刀禰列候哉、叙列ハ候哉、國栖ハ候哉、外記衡度申候由、余仰云、候ハセヨ、外記唯、復床子座、小時開門、其後經數刻、是奏宣命給位記之間歟、良久之後、小納言起参入、（舎人無称唯之音、後安日又如此、如何々々、）到承明門之間、余以下起座、臨行左兵衛陣南頭、（陸孝簡雖若外弁、乃被引叙列留座也、）其後奬従、少納言不歸出、列立之卿相各称唯、就中、下官脚氣重發、已失方略、（後聞以下召内竪之失歟、召使告少納言云々、）良久、小納言歸出、揖了、歸入幔内、称唯、又出更行西了、（相逢一日之作法、）次余以下入自承明門東扉、進立標下、（標皆紛失、仍出扠立、公伎胡床也、）左經舞臺東幄西立標也、立定、余以咳聲称示内弁、宣敷尹、（堂下摂籙高聲殊甚之間、其聲一切不聞、仍尚相待之間、陣官告召成之由也、）余以下謝座再拝、次酒正取空盞、自軒廊方趨來授盞、

下官相跪、（先突左膝、）置笏於左取盞、（不取盤、）酒正取盤、退歸之間、作居小拝而立、次群臣共再拝了立、次酒正又趨來、下官相跪、返盞取笏、作居小拝（酒正退帰之間也、）立、次余揖離列、經列前入自軒廊東二間、昇自東階着座、内府以下、次第着座如恒、（不列外弁之人々、多以着座、近代之作法、尤奇怪事也、）次内弁仰左大弁令催叙列、實綱下殿催之、昄着、申叙列立了由、次内弁問別當候座哉否於余、答候由、則内弁召云左（○左下恐脱衍）負督藤原朝臣、（依有上階、召納言也、中納言只一人候歟、）即成親進立内弁後、（在奥座、經東庇、并南庇東一間、如恒、）内弁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指給宣命、（件宣命、叙位宣命に、被加叙敍令事也、）成親取之復座、次内弁以下列立左仗南頭、（北上西面、異位重行、如恒、）次宣命使成親卿着版、（經位記案并尋常版位東、）宣制一段、群臣再拝、（只風聞、近代之作法也、如何、）次又一段再拝、次宣命使、左廻復座、但到東階之遊之間、左府示云、只漸可進歟、余云、可然、（須宣命使復座之後、可離列也、然而已及夜陰、仍随便宜也、）次第右廻復座、（先是天皇遷御本殿、）下官直出自宣仁門、参御所方、暫勞脚氣、退出了、其後事不見及、但余自御前退出之間、両大將取白馬奏、（此間、内弁已下起座、進東階上見之、頗經々歟、）進先左大將進弓場、入西第三間、（進合二間也、）進西立第二間、（向坤、）付職事退了、次右大將、入自第二間、（向乾立、）両人之

作法、已以相違、

抑、今日可免見徒之由、何程仰下哉不審、可尋之、（後日左大臣語云、御座（拝）了、欲昇殿之間、於軒廊邊作法、召右衛門權佐盛隆、仰思詔事云々者、尙宜制之後、仰下有使、）

今日、參仕之公卿、多以退出、節會之間、頗無人也、

凡御元服後宴賀表、三箇日之事、粗雖見及、文章共闕、不能委記、只爲備後日之忽忘、繼注惡眼所及許也、努々不可及外見、

八日、癸未、院藏人來催、今日可有御幸法勝寺之由、申所勞了、

九日、甲申、晴、不出行、

十日、乙酉、晴、昔間雨降、

十一日、丙戌、不出行、

十二日、丁亥、不出行、

十三日、戊子、天晴、朝雪降、此日、御元服之後、初朝覲行幸也、午刻、着束帶參院、先是前太相國、大宮大納言等參候、（相國者三衣宮、役人亞相等、中司大院司也、）頃之、左大臣、三條大納言等參入、各在對代南庇廂中、（主上御休所是也、）未終臨幸、相國、左相、下官等不列立、（隆季卿以下參候之人、供奉之還、列中門外、）如恒、左右大將立門中砌、（左北、右南、）攝政進立御輿前、爰隆季卿進出、向攝政相揖、入中門、自南庭東行、當階東間、（並御屋間也、向東間也、）奏事由、（啓屋奏之、左大臣云、白河院御時、或雖出御以前、尙當南階間奏事出云々、）右廻歸出中門了、次左右大將入自中門立、（左北、右南、）次攝政同入、立中門內北腋、次御輿昇居中門內、（東西並砌內也、此間攝政、左右大將居地、）次三位中將兼房脫靴參進、（參自御輿與中門北柱之間也、）跪置弓、開御輿戶、取御劍、跪候中門東砌北方、（左大將西程也、）次下御、（攝政取御裾、）兼房持御劍、昇自中門廊南端前行、（不經簀子、進自庇內也、）頭中將實宗取御璽候御後、入御自御休所南面中間、（頭辨長方褰御簾、）內侍二人在廂中、取御劍璽、置大床子、攝政、余、邦綱、實守等候此所、實守卿奉刷御髮、次法皇出御、（先前太相府置三衣宮、如去年儀、）次攝政取白袷、（件袷不懸于屛風、攝政欲取之間見之、仰跪殿西庇、召人實宗朝臣參進、取袷懸之、本懸屛風而為風被吹落屛風後也、）次被置鎮子、（先艮、次巽、次坤、次乾、）次主上渡御、御拜如恒、返御休所、次改御裝束、次重渡御、次召公卿、次前太相國已下參上着座、（攝政依被候、被仰樂行事、左中將基家朝臣、右中將親實、攝政依以親宗被取御氣色也、）次振鉾、次舞、（萬歲樂、地久、賀殿、延喜樂、龍王、納蘇利、是皆攝政以內々之仰仰隆季卿令用意也、天永例云々、）萬歲樂之間、居公卿衝重、（五六人許居之、）次有勸盃、（頭中將實宗朝臣、瓶子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延喜樂了、供主上御前物、（陪膳隆季卿、御飯居主上右、尤可尋事也、）此間、南方殿上人着階下座、（內御方、即起也、）供御膳了、龍王

出御、此間、主上入御、（攝政憂居御歟、）次納蘇利舞了之間、秉燭、（先是相國、左相退出了、）次掌燈、（依無（○無恐衍）役人數少、時貞一人取松明等、尤奇怪事也、御座左右擧）之、次置御遊具、次御遊、拍子資賢卿、琵琶左大將、箏家通、笙重家卿、笛實國卿、篳篥定能朝臣、和琴實家卿、呂、新年、鳥破、（一反、）美作、鳥急、律、青柳、萬歲樂、更衣、三臺急、（左將軍被示可有五常樂急之由、而吹三臺如何、）抑、琵琶、左大將頻固辭、然而下官讓彼人了、（予有所勞之上、將又已此道之後長也、非無其食釋歟、）三臺急之間、有送物、三條大納言實房取之跪御前、稱物名、（不聞、）經簀子敷、行西了、又有御馬二疋、次給祿、次人々起座、下官則退出、後聞勸賞、（正五位下、源雅賢、院御給、少將從五位上平時實、（女院御給、時忠卿之子、））

十四日、己丑今日、脚病殊增氣、此由申攝政了、

十五日、庚寅

十六日、辛卯自攝政御許、大饗日必可來、可彈琵琶之由、被示送、脚氣逐日增、敢不能行步、仍其旨具申了、立返、被示遺恨之由、今日節會也、

十七日、壬辰

十八日、癸巳明日不行向、尚爲遺恨、仍忽加灸治、但卽悉之、靈驗難叶事也、終日甚雨、

十九日、甲午晴、此日、攝政太政大臣朱器大饗也、三公皆有障、一人不行向、以左將軍爲上首云々、下官日來有其請、又存可參向之旨、而扶脚病出仕之間、自去十四日殊增、更不能起居、仍今日不向、自他之遺恨、無物于取喩、今日事、右大辨俊經奉行、然而當日事光長行之云々、少將顯信朝臣取圓座、民部少輔宗雅取沓、右少辨兼光召史生、脇飼、諸武、左將軍勸四獻盃、其盃親範卿傳受也、納言爲上首之時、公卿傳盃事、先例可尋之、又馬一疋被引大將、此事、豫被問人々、申旨不分明、而隆季卿覺申永保例、（堀川左大臣初任大饗、無大臣之客、大納言之中、拔出大將二人被引馬云々、）因茲有此儀云々、

百四十

廿日、乙未

廿一日、丙申

廿二日、丁酉今日遷九條第、

廿三日、戊戌

廿四日、己亥

廿五日、庚子

廿六日、辛丑

廿七日、壬寅

廿八日、癸卯

廿九日、甲辰
卅日、乙巳

二月

一日、丙午 不二出行一、
二日、丁未 晴、春日奉幣自二河原一進發云々、依二灸治相亂一、不レ拜也、顯方朝臣來申レ壓、依レ敍二四品一也、召レ前談二雜事一之次令レ申云、修理大夫申云、伯耆守宗賴者、入道大納言光賴最愛之少子也、而申三付成賴一、立爲二嫡孫一、日記文書、併附三囑成賴一、是爲レ令レ傳二彼男一也、爰身沈二重病一、如レ無二其憑一、雖レ須下辭二所職一擧中申辨官上、光雅爲レ兄之上、當時已爲二上﨟一、又居二顯官一、推レ彼令レ申之條、尤濫望也、仍只今不レ能二申出一、成賴若支二性命一者、向後昇進之事、偏所レ仰二御吹噓一也、未レ令二初參一、遮以言上、頗雖レ有レ恐、重代相傳之君、更不レ可レ及二新參之儀一、若所勞平愈者、必相具可レ參、仍且所レ申也、加之、故顯長卿幼少之時、父顯隆卿申三置法性寺殿一、是又未レ令レ進以前也、爲レ君爲レ家、最吉之例也、仍且者逐二彼跡一所レ申也、便宜之時、可レ洩三申此趣一者、又云、雖レ須レ申二執柄一、殊依レ有二存旨一、申三置御邊一之由、內々所レ談云々者、今日釋奠、上卿雅賴、宰相親範等着云々、〇着下恐有座字、
三日、戊申 今日、春日祭也、
四日、己酉
五日、庚戌 參二女院御所一、源中納言來、聞下余候二此御所一之由上、則參入、余相逢、談話良久、多是公事之作法也、其次語云、賭弓日、左大將不レ被レ問二的付將名一着座、荒涼召之間、素存知之次將參入、應レ召之人不參云々、然而不レ能二追歸一、被レ仰レ之云々、其間頗違亂云々、今日、小童垂髮、雖二時下食一、無レ憚之由、在憲朝臣所レ申也、
六日、辛亥
七日、壬子
八日、癸丑 重家卿來、言談之次語云、大饗日、上達部先來着、辨、少納言座、南上北上之間、無二存知之人一、而隆季卿參三着南端一、存二南上之由一歟、仍已次人從レ之云々、此事有二兩說一事也、但南上尋常之儀也、隆季之所爲可レ然、但雖二北上一、又非二巨難一、先跡共存之故也、但南上尙有二便宜一、
九日、甲寅 法橋忠成爲二僧正使一來、有レ被レ示事等一、
十日、乙卯 今日、大原野祭也也依レ相二當遠忌一、不二奉幣一、

佛事送二法性寺堂一、布施取等同遣レ之、如レ例、
十一日、丙辰 自二今日一犬產之穢、
十二日、丁巳
十三日、戊午
十四日、己未 參二女院御方一、毎月御懺法如レ例、必今日被レ行也、
十五日、庚申 臨レ夜邦綱卿來談二雜事一、不二具記一、小時歸了、恒例尊勝念誦如レ恒、實嚴闍梨來、可レ成二熟管絃一之願、佛菩薩等、眞言、幷要文等注出、持來也、是依二先日示一也、
十六日、辛酉 參二女院一、院中御佛事、幷雜事等、可二支配一庄々事、大略申定了、
十七日、壬戌 以二顯方一、訪二成頼卿所勞一、自二去年一煩二痢病一、不レ增不レ減、經二數月一、昨日聊有二增氣一云々、仍所レ訪也、段申之由有二返報一、又宗頼事、重有二示送事等一、又邦綱卿惱二風病一云々、仍以二左馬允奉（○奉或泰誤）頼一遣訪、頗六借之由所二示送一也、自二今日一欲二湯治一、而聊心地有二不快事一、仍止了、
十八日、癸亥 醫師定成來、問二湯治事等一、明日雖二吉日一、黃帝死日也、是重忌也、來廿五日爲二上吉日一、然而及二彼日一者、有二懈怠之咎一、仍尙自二明日一始二水湯一、至二廿五日一可レ始二潮湯一云々、今日心地無二別事一、仍行水、泰山府君都狀加二署名一如レ恒、邦綱卿今朝聊有レ減云々、
十九日、甲子 參二女院一、故殿御忌日也、於二新御堂一被レ修レ之、導師公舜法印、請僧十口、（加導師定）余佛事、同於二此御堂一修レ之、（諷誦、余自加レ名）兩佛一度懸、幷供二養之一、余依二所勞一不二出座一、參入公卿、藤中納言資長、藤三位重家、平三位信範、事了引二布施一如レ恒、（余布施同給レ之、）次有二御舍利講一、（恒例事也、）右少辨兼光參入、余相逢、言談之次語云、昨日被レ定二祈年穀奉幣日時使等一、上卿左大臣、執筆頼定朝臣、辨爲親云々、又云、去年赤氣、廣季、師直等列二勘文一、皇天無レ親之句有二禁忌一、仍可二改直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云々、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御懺法一、恒例也、
廿日、乙巳 長光朝臣來、心地尙不レ快、仍止レ湯了、
廿一日、丙寅 女院新御堂修二月也、余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毎事被二省略一、僧十口、亂聲、幷大導師、登（○登恐奏誤）樂等停二止之一、又不レ引二大幕一、立二障子一、參入公卿、堀川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頼、六角宰相家通等云々、別當季長朝臣、判官代能業等奉二行之一、
廿二日、丁卯 入レ夜甚雨、

廿三日、戊辰 或聖人來談話、良久歸了、
廿四日、己巳 定成來、問二湯治事一、所勞之體、倚脚氣風病令レ然歟、試二今一兩日一、可レ始二水湯一、自二來月二三日之間一可レ浴二潮湯一云々、又云、建春門院有二不例之氣一、來月二日可レ有二御灸治一云々、
廿五日、庚午 明旦可レ有二烈見一之由、自レ官所二來告一也、
廿六日、辛未 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公卿、僧徧一人參入云々、公舜法印來談、左中將定能朝臣來申二慶賀一、依レ參二熊野詣御共一、延及二于今一也、
廿七日、壬申 憲基來令レ針二齒下一、時晴來、示二天變等事一、其中、熒惑犯二東井北轅第一執臣 ○臣或法誤 星一、此變常不レ見、尤可レ恐云々、
廿八日、癸酉 終日風烈、朝間雨降、
廿九日、甲戌 小雨間降、

三月

一日、乙亥 前齋宮、院御女、前齋院、二條院御女、今日之中、兩人令レ隱給、天變不定、豈不レ恐哉、或云、齋院昨日戌刻隱給云々、
二日、丙子 今朝攝政被レ向二宇治一、依二明日一切經會一也、尤足レ爲レ奇、昨日、齋宮隱給、今日、執政〔之〕臣遊二覽洛外一、是可レ然哉、就中女院聊不例由、又齋宮御事者、爲二院中一頗可レ歎歟、莫レ言々々、
三日、丁丑 攝政俄自二宇治一皈給、有二諫申人一云々、今日、節供如レ恒、陪膳顯方朝臣、但依二所勞一不レ着レ之、攝政被レ渡二邦綱卿正親町第一、三條之第、以二前齋院之近隣一也、
四日、戊寅 終日雨降、
五日、己卯 織部正定成來、加二灸治一、
六日、庚辰 定成又來、加二灸治一如二昨日一、秉燭灸了、醫師退出、引二馬一疋一、今日方違如レ先、
七日、辛巳 今曉、小兒年五歲、始參二詣春日社一、以レ船所レ參也、明日爲二吉日一、仍明曉可二奉幣一、前駈六人、和泉守季長、〔四位、〕上總守基輔、肥後守光經、散位光能、奉行、散位定成、已上五位、藤原賴兼勾當、等也、先例不レ論二四五位、儒者、君達一、只見在之輩皆所二前駈一也、賴輔朝臣依レ不レ能二騎馬一、先向二船津一、今夜可レ着二西御門一也、欲レ出之時、先有二祓事一、雖レ非二當日一、偷爲レ致二潔齋一也、
八日、壬午 終日雨降、亥刻、小兒自二春日一歸路、○路恐洛誤、參社之儀、無二殊事一云々、前駈六人、網代車、車副四人、共侍四人、先於二祓殿一有二御祓一、次昇二放車一、居二中門一、神主泰

房申レ祝、前駈光能取レ幣(布衣)、事了、給二仕司祿ハ(褂一領)、前駈肥後守光經(五位)、取レ之、次若宮、(社司正預)、率川幣、以二小使一令レ奉レ之、次歸二宿所ハ、相二具女房等ハ、奉レ禮二大佛一云々、午四點乘レ船云々、

九日、(癸未)召二顯方朝臣ハ、仰二(家カ)來十四日乙若眞榮事ハ、申刻許、院御輿昇法師原與二余(招〇招一本作松)、出納ハ聊闘諍、出納男逐電、法師原追二入女院中ハ、事已非常、仍以二尹明一令レ進レ院、逢二可レ然近習者ハ子細可レ被レ聞之由、所二仰合一也、近代之作法、依二如レ此下劣之訴訟ハ、大事多出來、依二無益一所レ申也、

十日、(甲申)中將定能來、

十一日、(乙酉)成賴卿、今曉進發云々、

十二日、(丙戌)

十三日、(丁亥)

十四日、(戊子)參二女院御方ハ、毎月御懺法如レ恒、

十五日、(己丑)尊勝念誦如レ恒、

十六日、(庚寅)此日、乙童始食二眞菜ハ、(九條第、)陪膳定能朝臣、(左中將、)役人六人取二打敷臺三本、盤二枚等一參上、陪膳取二進膳中ハ、女房二人取二入之ハ、陪膳女房取二居之ハ、(飯中、菜子)(尤如レ恒、)即陪膳退起了、依レ不レ可二取出一也、今日事、顯方朝臣行レ之、申刻食レ之也、陪膳以下皆衣冠也、御前物、久信勤レ之、分二御器四程ハ、箸臺外皆土器也、而用二樣器一失也、打敷蘇芳織物也、小兒產、臺上加レ茵、兒童例也、毎事路儀、偏逐二彼度之例一也、役人、藏人五位六人、(家季、宗隆、能業、邦業、光能、良俊等也、而良俊、依假服事出來、仍信光勤レ之、光能、信光者不レ經二藏人ハ、然而各依レ爲二一所殿上人ハ、又院司所二准用一也、)入レ夜久信參上、有二所勞一不二相具一云々、於二閑所ハ給二御衣一領ハ、(不レ重レ單、)先例無二祿事ハ、仍密所レ給二御衣一也、勤二仕御前物一之人、先々多馬、若ハ必御衣給レ之、非二祿儀一也、去々年依二不參一不レ給レ之、今度參上、仍所レ給也、自二今夜一供二若君御料ハ、如レ恒、

十七日、(辛卯)參二女院御方ハ、

十八日、(壬辰)不二雨降ハ、雷鳴、

十九日、(癸巳)憲基來、問二御匣殿所勞事ハ、

廿日、(甲午)此日、臨時祭也、余不二出仕ハ、使左近衞權中將定能、舞人、(〇以下恐闕文、)

廿一日、(乙未)

廿二日、(丙申)參二女院ハ、

廿三日、(丁酉)自二今日一御匣殿被レ修二七箇日佛事ハ、今日備二進春日祚季御供ハ、仍修レ祓、依二灸治相亂ハ、不レ拜也、

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行季御讀經ハ、

廿四日、戊戌

廿五日、己亥今日佛事、余沙汰也、導師隆憲僧都、

廿六日、庚子今日、千僧供御讀經也、有御幸、

廿七日、辛丑

廿八日、壬寅今曉有燒亡、季長朝臣家也、右少辨兼光同宿、文書等一紙不取出云々、

廿九日、癸卯今日、御堂殿佛事、女院御沙汰也、雨下、

卅日、甲辰今日、佛事結願也、導師公顯法印結願也、

玉葉卷第六終

玉葉　卷第七

自承安元年四月至同年十二月

〔嘉應三年四月廿一日改元承安〕

四月

一日、乙巳晴、
二日、丙午雨、
三日、丁未雨、
四日、戊申雨、午後晴、參二女院一、
五日、己酉今日、女院爲二御本所一、渡二御法性寺御所一、
六日、庚戌女醫博士賴基來、問二所勞事一、
七日、辛亥
八日、壬子灌佛也、女院御方奉行別當右少辨兼光、四位院司、皆有二故障一、仍被レ用二五位別當一也、但頗遲參云云、判官代肥後守光經、六位範行等也、重家卿一人參會、自余人々事訖參入云々、早旦獻二布施於所々一、去夜有二除目一、具在二聞書一、其中親範任二民部卿一、可レ謂二殊悅一者也、今日、新院無二灌佛一云々、余依二灸治一、不二出仕一、
九日、癸亥雨降、參二女院一、
十日、甲寅泰茂來、牛昇二板敷上一、爲レ問二其事一所レ召也、占云、下人之中喧嘩事云々、卅五日之中、戊巳日可レ愼云々、件牛則給二陰陽師一也、又天變之中、大臣可レ有二愼事一、注出密所二持來一也、今月五日己酉、昏戌時、熒惑入二輿鬼一、犯二西北星一、（相去三寸所、）云二占文一、云二前例一、咎徵不レ輕、兼可二禳災一云々、就レ中漢書天文志云、誅成、賁二此文一尤可レ恐云々、今日甚雨、
十一日、乙卯今日、攝政謝二太政大臣第二表一、（作者長光朝臣、清書定長、）
十二日、丙辰雨、今日、內裏有二舞事一、（傳聞記レ之、）
內裏舞御覽〔事〕、（嘉應三年四月十二日、於二閑院一有二此事一、密儀也、）
舞、
左方、
萬歲樂六人、（光近、則近、季時、光重、光茂、近重、）
打毬樂四人、（光近、則近、季時、光重、）

百四十六

散手、光近、
蘇合四人、同打毬樂、
太平樂二人、光近、季時、
還城樂、光茂、
抜頭、則茂、
陵王、光正、
右方、
延喜樂六人、忠節、好方、忠光、近久、景節、成長、
狛鉾四人、好方、忠光、近久、景節、
貴德、忠節、
新鳥蘇四人、好方、忠光、近久、成長、
新靺鞨六人、好方、忠光、成長、爲保、助成、季景、
崑崙六人、忠光、近久、景節、成長、爲保、季景、
林歌六人、忠節、好方、近久、景節、成長、爲保、
納蘇利二人、好方、近久、
童舞、座主進之、
左、
五常樂、四人、　太平樂、四人、
甘洲、四人、　抜頭、
陵王、
右、
地久、四人、　古鳥蘇、四人、
皇仁、四人、　林歌、四人、
納蘇利、三人、

於清涼殿東對南面有此事、西第一間懸几帳帷、爲白川殿候所、攝政被候簾中、垂廂御簾、南簾子敷敷公卿座、西座、依雨臨期改敷庇、殿上人座敷東寄廊西砌外、雨後上、敷假板敷、如臨時祭時、東中門西砌引幔、爲樂屋、西透廊東砌引幔、以爲陣座、爲舞裝束所、內藏頭親信儲舞人樂人肴物、又座主設童舞等破子、巳刻出御、攝政被參、次公卿着御前座、五條中納言一人、其後追參、新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源中納言、六角宰相、右宰相中將等也、殿上人依雨降不着座、在幔內樂屋北邊也、或殿上人等居殿上、開上戶見物、頗無便宜云々、

先舞左右各三、其後童舞、其後又男舞云々、此度以蘇合爲始云云、

今日、胡飲酒無此事云々、奉行藏人右少辨兼光、六位修理亮源國行、攝政隨身布衣云々、被渡舞裝束、樂器等所々、

法勝寺、　歡喜光院、　最勝寺等云々、

十三日、丁巳、

十四日、戊午今年無御禊事、
十五日、己未昨今物忌也、雨降、
十六日、庚申雨降、申刻以後晴、自賀茂社持來奏、如恒、
十七日、辛酉祭使少將隆房、近衛使、皇后宮使少進國兼云云、天晴、
十八日、壬戌
十九日、癸亥雨降、參女院、逢覺智僧都、
廿日、甲子吉田祭也、奉幣如恒、(陪膳光經、奉行宗隆、)今日、攝政被上謝太政大臣第二表、作者長光朝臣、
廿一日、乙丑今日方違如先々、時晴來、問天變事等、大略同先日、泰茂示、但大臣之愼殊重之由、强不見云云、是不見漢書天文志文歟、今日改元定、可參之由、外記來、催申(○一作催申、)所勞之由了、新任外記來申慶、
廿二日、丙寅陰晴不定、昨日有小除目、上卿源中納言雅賴、宰相左大辨實綱云々、
權中納言平時忠、(乘國、十人例始歟、宗盛始九人之例、今人如此、未曾有之、)
土左守藤資賴、　備中守源雅賢、(兼、)
敘位、

正二位藤實房、(建春門院去年御給、)同邦綱、(坊官賞、)
以院宮御給敘上階、未曾有事也、
年號、
承安、(資長卿撰申云々、或人云、件年號、先々撰申之、然而依有難不被用云々、而今度被撰用如何、)
時忠、邦綱等之許、以消息示慶由了、
廿三日、丁卯自源中納言許示送云、
改元定、參仕公卿、
左大臣、按察、前大納言、(資定、)中御門中納言、堀河中納言、源中納言、(雅賴、)民部卿、左大辨等也、
年號字、
藤中納言、(養元、承安、)宮內卿、(承資、應仁、嘉祿、)
俊經朝臣、(大應、嘉永、)成光朝臣、(長養、養元、貞久、)
人々定、
左大臣、(養元、貞久、)按察、(養元、)前大納言、(長養、)中御門中納言、堀川中納言、左大辨、(承資、養元、)源中納言、民部卿、(養元、承安、)
各雖有少難、付難輕被用了、天明事了云々、參女院、今日平野行幸也、(上卿源大納言定房、宰相民部卿親範、)
廿四日、戊辰
廿五日、己巳昨今物忌也、今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泰親朝臣勤レ之、恒例事也、
廿六日、庚午、重家卿來、依ニ女院御庄之外、宮役夫間事一也、
廿七日、辛未、此日、大原野行幸也、
成光朝臣以下、儒士少々來、密々有ニ聯句事一、韵陽庚也、
廿八日、壬申、
廿九日、癸酉、昨今物忌也、
卅日、甲戌、長光朝臣來、

五月

一日、乙亥、
二日、丙子、
三日、丁丑、晴、
四日、戊寅、天晴、物忌也、中御門中納言來、物忌强不レ堅、仍對面、故法性寺入道殿、初令レ勤ニ仕執筆一給、故右府記所レ被ニ持來一也、語云、今日依ニ當番一、參ニ法勝〇一作性、寺一云々、
五日、己卯、昨今物忌也、節供如レ恒、余不レ著レ之、
六日、庚辰、參ニ女院御方一、
七日、辛巳、季長參上、今朝攝政被レ向ニ宇縣一云々、

九日、癸未、晴、此日、於ニ今日吉一(有ニ)競馬一云々、今日物忌也、
十日、甲申、雨、今夜攝政、被レ還レ自ニ宇治一云々、
十一日、乙酉、自ニ今日一院被レ始ニ供花一、每年之勤、五九月有ニ此事一云々、僧俗勤ニ讀經一如レ恒云々、儒士五六輩來、密々有ニ連句事一、支字、
十二日、丙戌、
十三日、丁亥、參ニ女院一、晚景小雨、
十四日、戊子、物忌也、今日自レ官太神宮遷宮神寶料、鷲羽五十枚可レ進相催、持ニ來廻文一、合ニ爪點一返給了、
十五日、己丑、物忌也、
十六日、庚寅、天晴、晚頭陰、時々小雨、今日、依ニ日次宜一、參ニ內、院等一、先參〇一本作見參、院、依ニ御物忌一、於ニ鬼間邊一謁ニ于女房一、退出、次參院、秉燭、申ニ入兩院御方一、法皇仰云、依レ有ニ取亂事一不レ遂云々、次退出、最勝講奉行、五位職事勘解由次官親宗、六位大學助親經云々、今日出納來、催下可レ參ニ最勝講初後一之由上、申ニ承了由一、院藏人二人依ニ女會事一除籍云々、後聞、除籍之儀被レ止、只召籠云々、
十七日、辛卯、

十八日、壬辰、物忌也、
十九日、癸巳、物忌也、攝政被參女院御方云々、申刻許、大外記賴業與人來申云、最勝講之間、可有賑給定、而左大臣有障不可被參、若可勤仕者、何日可被行哉者、答云、明日可參最勝講、其次可定申、文書幷執筆宰相等、催調可候陣、但明日、若日次有障可延引者、自是可告示、不然者、可存知明日之由者、賴業退去了、依爲物忌、立門外、以人所申也、則日次事、遣問在憲朝臣之許之處、明日、廿日、無憚云々、仍大夫史之許、辨一人可催設之由仰遣了、又藏人辨兼光之許、可用意之由同仰遣了、下知官之上、重雖不可仰、事卒爾之間、若有相違事乎、仍殊所觸遣也、
廿日、甲午、自夜甚雨、辰刻以後天晴、
此日、最勝講初日也、又有賑給定事、未刻、着束帶、（色目如恒、賑給例、）先參院、以少將光能朝臣、申入法皇幷女院〔御〕方、則參內、（居間院參、）上下參集事、未始先參御所方、次着殿上座、（先是藏人次官親宗示云、事皆具了、攝政御直衣也、定不着殿上給乎、）招頭中將實宗朝臣、問事具否、（雖可尋奉行職事、只随見參也、是先例也、）申具之由、便以件人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則召藏人辨兼光、仰可打鐘之由、（無殿上辨之時、或仰奉行藏人云々、候之時、必仰殿上辨、）則打鐘、次出居著座、次余以下出自殿上戶、着御前座、（今日御裝束、以西對西面爲道場、西簀子敷爲公卿座、（北上、）南簀子敷爲出居座、幷左方堂童子座、右方堂童子座、二棟廊南緣敷之、今日堂童子爲御所方、以右方爲上臈也、證義者座在北、講師、聽衆座在南、高座立庇、散花、行香机立西簀子、御經机立母屋、御帳南、惣同東三條儀、）次威儀師率衆僧參上、其路登自廊中門廊南妻、經同簀子、幷御殿南廣庇西簀子等、入自同西面南第一間、著座、（衆僧着座了後、威儀師者座如恒、證義者二人經佛前渡北也、）次講讀師、（講師法印覺緣、兼證誠也、）先着禮盤、衆僧相〔共〕惣禮之後、各着高座、次威儀師打磬、公卿置笏、次唄、次堂童子着座、頗遲々、仍仰出居催之也、則分花筥、次散花、次堂童子收花筥退下、次講師啓白、此間、頭中將實宗朝臣經對面廣庇、同西簀子敷等、（行香机西、）入自西面北第一間、跪講師座（講師北、讀師南也、）西邊、仰御願趣、右廻經本路退下、次威儀師取御經給講師、次說經、次論義、（問者延曆寺慶深、故辨覺法印子云々、）依證誠不加難、只問題許也、次依證義者命打磬、次講讀師復座、次威儀師進、告示咒願、三禮等、還跪南廣庇、召前權僧正、從僧復座如恒、次咒願、前權僧正覺珍、三禮已講明遍（東大寺、）等着禮盤、三度禮佛、此間、威儀師就行香机頭、次余以下解劍置笏、進机南頭、（余、左大將師

良、一條大納言公保、大宮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新源中納言資賢等也、但著御前（座）人、七人也、仍今一人不足、資賢卿追參加也、北間頗以遲々也、威儀師分輪、次第經行香机西、列立二棟廊南縁、（東上南面、）行事藏人大學助藤原親經取火蛇相從、次入自西面北第一間、（威儀師前行也、）先行證義者、次咒願、次三禮、次自母屋北第三間行、僧綱、講師、了經同座與凡僧講師座之間、（凡僧、講師不起座、仍不行香、去年又如此、近年之例云々、）右廻西進、（經諸衆座前也、）出自母屋南第一間、經西簀子、如本列居簀子對面廣庇列立、（西上、）了更經西簀子、如本列居机南頭、各返置輪復座、余如本帶劒、自余人不然、藏人置火蛇於机上、經公卿座前退下、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下、（公先下臈、）出居先是各以退下、公卿退之後可退去也、余召兼光、問賑給定事、申云、只今寮相省々書設定文、今漸有程歟云々、仍還著殿上座、以頭中將奏中事由、（職事等不相存、匆揚令奏之、適出來也、）歸來仰聞食之由、又召兼光仰鐘、次槌鐘、次出居著座、次公卿著座、次僧侶參上、次講讀師登講座、（講師構僧部卒實、歷御帳後到北也、）次堂童子著座、次唄、散花、次收花筥、次講師啓白、次說經、次論義、（問者興福寺隆翫、表白之間有逾恒之詞等、）二重如恒、證誠等評定之後、打磬、次衆僧退下、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主上相具女房等、出給佛前、余參上入見參、

次著陣座、行賑給定事、其儀、先著陣奧座、則左大辨實綱卿著座、次余起座移著外座、（實綱先起座、余移著了後、更著座也、）以扇直履之後、召官人令置軾之次、仰可召外記之由、次大外記賴業具人參軾、余仰例文可進之由、賴業稱唯退去、次六位外記持文書筥、置余前、又一人持硯筥、置參議座上頭、余見文書了、目實綱、實綱移著座上、取笏候余氣色、實綱搢笏、卷返續紙、候氣色、余揖許了、披例文、見可合今度可勤仕之使、側記與奪之定文、自本書儲之、仍如形、端四五行書之了、持來余前、置授之、余置笏取之、實綱復座之後、披見之處、左兵衞佐家光注右兵衞、仍返給令改直了、取出文書等、置座前、入定文於筥、以官人召兼光、給筥、仰可內覽之由、次兼光歸來、返給筥、兼光云、便奏了云々、則退去了、次召外記、大外記賴業參軾、余置笏給筥、（文書定文等加入也、）賴業取之、有待上宣之氣、仍目之、賴業唯退去、六位外記一人出來、取硯退出、此間秉燭、次余退出、先是左大辨起座了、于時戌始許也、今日使等無代官也、今日攝政着直衣、被候簾中也、

此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師長、公保、隆季、資房、）中納言（邦綱、宗家、資賢、成親、時忠、）參議（教盛、實綱、雅定、）

堂童子、

右方（左衛門權佐隆盛、近江守實教、）　左方（藏人辨兼光、宮內小輔棟範、）

雖右方依爲御所方上藺所勤仕也、

僧名、

證義者、

前權僧正覺珍、　法印致緣、

講師、

法印致緣、　權少僧都章實、

法眼覺長、　觀智、　公慶、

律師行兼、

已講、　藏俊、　源賢、　弘雅、　明遍、

聽衆、

（興）隆兼、　（同）勝詮、　（山）慶深、　（東）辨曉、　（山）覺辨、　（寺）長宗、

（山）貞覺、　（同）信性、　（東）聖慶、　（寺）顯忠、

廿一日、（乙未、）不出仕、後聞、朝座講師覺長、問者長宗、（三井寺、資長卿子也、）夕座講師觀智、問者勝詮、（興福寺也、）參入公卿、前大納言重盛、一條大納言公保、平三位信範三人云々、

廿二日、（丙申、）天晴、入夜小雨、未刻參內、着殿上座、左大將已下六七人許在座、余召奉行藏人親經問事具否、申具之由、又申云、攝政可有御參、而未參給、仍被相待云々、

其後良久、仍招兼光、問攝政參否之兼（一イ）定、申云、可參給之由所承（○恐不承歟、）也云々、余云、事具了之由、密可進人歟者、其後已經時刻、而之間、親宗出來云、殿下只今有御參云々、暫而攝政被參、其後余招頭辨長方朝臣、奏事由、飯來、仰可始之由、則可打鐘之由仰伴人、次槌鐘、次出居着座、次公卿着座、次僧侶參上、其後儀如恒、啓白之間、威儀師給御經於講師、說經了、論義、講師法眼公慶、問者辨曉、（東大寺、華嚴宗、）問答之間、講師有所鬱歟、事了、衆僧退下、次公卿、出居等退下、余以兼光（長方朝臣、先是退出了、）奏事由、仰鐘、次槌鐘、次出居着座之後、公卿着座、次僧參上、其後如恒、講師權律師行兼、問者覺辨、（興福寺、）論義之中、有娑婆論義、講師云、自宗他宗大乘小乘凡諸經論之中、未聞是名目云々、如此之間、問答不分明、於今一重者、講答已明、但證誠加疑義歟、事了、僧退下、公卿退下、余參御前、則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師長、隆季、資國、）中納言（邦綱、資賢、兼雅、時忠、）

參議教盛、實綱、　散三位兼房、實家、
堂童子、
北方、　木工頭親雅、　越中守行雅、
南方、　左兵衞佐家光、　兵部大輔通定、
廿三日、丁酉、不二出仕一、後聞、朝座講師澄俊、已講、問者貞覺、山、貞憲之子云々、夕座講師、已講源賢、問者聖慶、三論宗、東大寺、師行入道子云々、講答不レ明、問者甚優也云々、
廿四日、戊戌、不二出仕一、雨降、光長來云、女院春日御塔竊盜入、取二佛具等一云々、可レ被レ尋二沙汰一之由、被レ仰三遣僧都之許一也、乘燭、信性闍梨來云、今日、攝政立二行香一給、北路非二普通一、經二御帳後一云々者、彼執政之人、用道有二其說一是也、又云、朝座講師、已講弘雅、問者信性、夕座講師、已講明遍、問者顯忠云々、今日物忌也、
信性資長卿子也、新參者也、
廿五日、己亥、昨今物忌也、院自二今日一令レ始二熊野精進一給、
廿六日、庚子、或人云、最勝講之間、有二少僧事一、又藏人親經敍爵云々、僧事未レ聞、法橋一人云々、
廿七日、辛丑、
廿八日、壬寅、今日物忌也、泰親朝臣來、謁レ之、
廿九日、癸卯、今日院令二進發一給、侑山有下謂二六月會一事上、上皇爲二椙越一致二祈進一給云々、御願文光綱草二進之一、

六月

一日、甲辰、雨、
二日、乙巳、雨、
三日、丙午、雨、
四日、丁未、雨、
五日、戊申、密々有レ詩、題云、飛泉爲二夏友一、又當座有二和歌一、題云、水邊忘レ夏、契二明夕一戀、
六日、己酉、今夜方違如レ恒、
七日、庚戌、
八日、辛亥、昨今物忌也、或聖人來、言談、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伊勢遷宮神寶用途料鵰羽、依二先日催一、進二行事所一了、書二副送文一、相二副下家司一、但下家司不參、仍遣二出納一也、
十一日、甲寅、
十二日、乙卯、今日、參二內一、幷女院等一、入レ夜退出之間、心神頗惱、

十三日、丙辰 早旦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歸レ家、所勞殊以更
發、
十四日、丁巳 所惱同レ昨、
十五日、戊午
十六日、己未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辛酉 昨今物忌也、
十九日、壬戌
廿日、癸亥 御匣殿被二退出一、日來敢無二其儀一、俄被レ發レ心一
云々、神妙事也、
廿一日、甲子 上皇下三向自二熊野一給、
廿二日、乙丑 密向二御匣殿亭一、邦綱卿訪來、余相逢、
廿三日、丙寅
廿四日、丁卯
廿五日、戊辰 早旦或聖人來、相逢、巳刻、自二藏人右衞門
權佐光雅之許一書狀云、來二十八日可レ有二參院一、卜定
可レ參レ陣者、雖レ有二所勞一、相扶可二出仕一之由令レ申了、
卜定上卿神事之有無、幷輕重不審、仍問二人々一之處、
各答不レ同、攝政殿被レ命云、卜定上卿專不レ可二神事一、
只當日許可レ忌二服者僧尼等一云々、源中納言雅賴、所
レ示又同、是初齋院上卿宗レ可レ爲二神事一之故也、藤中
納言資長、可二神事一、自二春日一可レ立レ札云々、余案レ之、
攝政之命、雅賴之所レ示、理可レ然、但當時、家中無二服
者僧尼一、仍自然神事也、
廿六日、己巳 來廿八日可レ有二定卜一由、仰二官外記一了、
廿七日、庚午
廿八日、辛未 天晴、午後陰、此日、賀茂齋王卜定也、自二今
朝一不レ逢二僧尼服者一、幷月水女不レ入二家中一、巳刻、外記
師友來、申二上達部散狀一、問二參陣刻限一、申刻可レ參之
由答了、申終、着二東帶一蒔繪劔、如レ恒、參內、閑院第、先レ是於二陣腋一
召二左少辨經房一、奉行辨也、問二事具否一、申云、神祇官、陰陽寮
以下諸司具了云々、次余着二陣奧座一、次移二着外座一、以
レ扇直レ沓、此間、六角宰相家通參二着端座一、令二官人一令レ置レ軾、次藏人右
衞門權佐光雅就レ軾、仰云、賀茂齋院卜二定日時一、仰二陰
陽寮一令二擇申一與、余揖レ之、光雅退歸、次余以二官人一
召二左少辨一、則經房參レ軾、余仰云、賀茂齋院卜定日時勘
申セ、經房微唯退了、頃〇頃下恐脱之字、持二來日時勘文一、余披見
之後、經房退了、件日時、今月二十八日、時戌二點云々、次余召二官人一、傳下仰外
記筥可二持參一之由上、則六位外記持レ筥參上、余入二勘文
於件筥一、以二官人一召二光雅一付レ之、光雅申云、攝政殿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可二持參一由有レ仰、

小時奏聞了、歸來返給宮、余結申如恒、光雅仰云、依御申行之、余微唯、副文入宮、光雅退、了後召經房下之、(余誤作入宮欲給之、經房示氣色、更覺悟、取出下之、先年又如此、頗(被)懸其上也、)經房結申之、余仰同職事、經房唯、副文退了、次召外記、返給宮了、次光雅來軾、仰云、頂子內親王可為賀茂齋院卜哉之由、令卜申(與)、余揖之、光雅退下、次余以官人召經房、則參軾、余仰可敷社司官人座之由、經房退下、仰掃部寮令敷之、先敷筵之上、敷紫端疊北面也、(柱外也、)次置水火如恒、次余召外記、仰神司官人可能寄座之由、外記唯退下、則神祇權大副卜部兼康以下、神官四人參上着座、(自西方參也、社官人着座之後、持來賢宮一合置之座末、納卜具也、)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候小庭、余仰硯紙可持參之由、外記唯退下、則持硯宮、置余前、(入紙二枚、)次余摺懸取紙、先卷取禮紙、置硯宮、(硯下方也、)次卷返紙、取筆書之、(頂子內親王五字、紙端四寸許、上二寸許置之、不書年號月日、)了、如本卷之、更加禮紙置前、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入、余給名簿、仰可封之由、〔召三〕外記作候軾揷笏、自懷中取出封紙、(不知如何、)以小刀封之了返上、外記退出了、余取之、其上書封字、(封伺上也、)取副名簿於笏召云、神司(カムツカサ)ノ權大副ノ朝臣、(被問)(稱微音召之、四位召官朝臣、五位召名朝臣、恒例也、或說雖他社事、尚召中臣云々、普通之說、伊勢事、不依位階、召中臣、他社事、召第一座者也、而賀茂、齋院卜定、度々召中臣也、但其時參入神官座次不載、仍尚不審、問中攝政之處、召中臣例、自然中臣為第一之故歟、忽難勘得云々、今度付普通例召第一座者也、守二說之說、定致疑難歟、)則兼康經座後幷末也、(束、)參軾、余給名簿、(先例、或召筥入之下給、長元九年、天仁元年等例也、然而治曆五年齋宮卜定、故大殿以手給之、唯彼儀不召筥也、加之、申攝政之處、以手給之由、覺悟云々、)兼康取之復座、次第取下、卜申了、封上書卜乙卜合之由、(或封下書之云々、)入板宮蓋、兼康持參、余取之置前返宮蓋了、次召外記、仰神祇官可起座之由、則開之、神祇官等起退了、仍外記不能仰、則掃部寮出來撤座、次余以官人外記可持參宮之由仰之、則外記持參宮、余入卜形於件宮、給外記、外記取之立小庭、次余起座、相具件外記、進中門、(經小庭、幷立部西頭等、如恒、)付光雅奏之、覽之、光雅歸來、返給宮、(卜形留御所、)余云、先例或自御所直返給者也、或又有給上卿之度、光雅無所申、余取之給外記了、(外記取之退下了、)余又云、齋院卜定之由、歸陣之後可被仰歟、然者待其仰、可仰中臣、幷辨等也、此次被仰、又先例歟如何、光雅云、同事也、此次令申、又先例也、然者只可令仰御云々、余歸陣、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小庭、余仰可召定隆之由、(中臣也、)外記唯退下、小時定隆參軾、余仰云、

以二項子內親王一、卜三定賀茂齋院二了、任レ例可レ令レ行
者、定隆退了、次召レ辨、經房來、余仰、大略同下仰二中
臣一之詞上、但仰下可レ成二官符一之由上也、經房微唯退下
了、次光雅來仰云、令三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左少辨藤原
朝臣、右大史中原長倫等二、行二初齋院事一與、散位平朝
臣時盛可レ爲二勅別當一者、余揖レ之、光雅退了、次余以二
官人一召二經房一、仰二此旨一了、（延久五年齋宮卜定、上卿大殿召二他辨一被レ仰レ之、仍欲レ召二他辨一之處不レ候、依レ不レ可二默止一、則仰二行事辨一了、是又先例云々、）
次余召二光雅一、密々問云、於レ今者、無二被レ仰事一歟、光
雅云、不レ可レ候二奉幣大祓日時一、齋院上卿可レ被二勘下一
云々、（先例、或卜定上勘レ之、或齋院上勘レ之、仍密々所レ問也、齋院上勘レ之、恒例也、）次余起レ座參二御
所方一、逢二女房一、則參院、一切無人、尋三出藏人一人一、申三
入兩院一、退出、心神殊惱也、卜定所、中御門京極云々、
廿九日、（壬申）祓如レ恒、陪膳顯方朝臣、

七月

三日、（乙亥）向二御匣殿之許一、訪二所惱一、上人二人來、各授戒
了、
四日、（丙子）頭中將實宗朝臣來云、廿二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
幣一、可二奉行一者、當時有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出仕一、臨レ期減者
可二參仕一、如二只今一者、不レ可レ叶由令レ申了、依レ有二所
勞一、不二相逢一也、
七日、（己卯）節供、乞巧奠等如レ恒、
十日、（壬午）醍醐僧都宗命入滅了（年五十三）、賢覺法眼寫瓶之
弟子也、於二東寺一知法之人也分數之理可レ悲云々、
今日、法皇始二百日念佛一給、十二日、
十二日、（甲申）去夜半許、東北院燒亡了、今日辰刻始聞
レ之、則以二季長朝臣一、依二所勞不參一、多二其恐一之由申二
殿下一了、被二移造一之後、未レ有二火災一、今遇二此徵一、可
レ哀可レ憐、但護摩堂、不斷經所等免二餘炎一、又本佛經等
奉レ取三出之一、（件佛經等、奉レ安三置西北院一云々、）炎上之庭、邦綱卿一人參入
云々、攝政返報云、不肖之令レ然也、爲レ恥爲レ歎、故示
送旨爲二本意一者、今明物忌也、
十三日、（乙酉）自二頭中將許一、問三送奉幣上卿事一、申二無レ術
之由一了、
十六日、（戊子）向レ北病者、有二危急之氣一、則復レ例了、先レ是
邦綱卿來
十九日、（辛卯）向レ北病者於レ今者如レ無、但苦痛甚止、念佛
無レ他、可レ悅々々、
廿日、（壬辰）酉刻許、告送云、病者有二惱氣一云々、則馳向、

無二殊辛苦一、只其期已近之儀也、念佛無レ絶、佛嚴聖人爲二善知識一、自二日來一、所二居住一也、正念々佛之條、爲レ悦無レ限、戌刻許、余歸レ家、女院遂御了、其後、一時許而入滅、亥刻許歟、平時之間、轉二讀妙經四千餘部一、女人行、爭過レ之哉、宿善可レ貴、余自二幼稚之昔一、蒙二彼奉仕一、已越二乳海一、其恩德惣難二報謝一者也、可レ哀々々、

廿一日、癸巳、公舜法印來、今夜被二葬送一云々、

廿六日、戊戌、自二今日一、少湯治、

廿七日、己亥、今日、新年穀奉幣、上卿、内府云々、

廿九日、辛丑、晴、晩頭陰、泰茂來云、廿四日以後、天變五ケ度云々、新院御惱瘧病、大事御云々、

八月

〔三日、乙巳、天晴、物忌、閉門、同二昨日一、時晴來、申二天變事等一〕

〔十日、壬子、今日、攝政娶二前太相國嫡女一云々、〕

十一日、癸丑、參二女院御方一、内膳正親能王初參、何心哉、可レ嘲々々、

十五日、丁巳、當齋院崩給云々、去今月、貴女、親王可二愼給一之變頻示、今有二此事一、尤可レ恐、或云、蘇生給云云、

十七日、己未、齋院一定蘇生云々、

廿一日、癸亥、政所侍等所宛也、

廿二日、甲子、今日、攝政、室家嫁娶之後、初被レ行、被レ向二華山院一云々、攝政廂御車、前駈廿人、不レ論二君達諸大夫一、院殿上人等也、四位四人、無二六位一、權右中辨重方朝臣在二御車後一、刻限亥時云云、先レ是被レ始二政所家司五人一云々、還了、後攝政相共被レ渡レ北、邦綱卿家云々、日來攝政所、被レ居二此家一也、而爲二此事一、暫被レ申二請中宮御所一、以二彼家一、故攝政殿娶二白川殿一給、依レ爲二不吉之例一、故被レ遂二彼例一云々、中宮御同宿云々、頗以見苦事也、

廿五日、丁卯、天晴、此日、爲二故御匣殿一、自二女院一有二御佛事一、三尺普賢菩薩像、導師公舜法印、事了、公舜法印來、良久談歸了、

九月

二日、癸酉、今日、爲二故御匣殿一、女院女房已下供二養一品經一、導師覺長法眼云々、

此日、自二頭辨之許一、送二消息一云、可レ奉二行例幣事一、内内取二御氣色一、可二仰遣一、隨二左右一可二參啓一云々、遣二賴輔朝臣之許一也、余昔二返事一、當時有二所勞一、誠今明若減者、可二參仕一者、此一兩日腰邊少熱物出、丹云々、付レ藥

聊有レ減、仍申二此旨一也、又來六日爲二故御匣殿一、可
レ供二養佛一、仍至二于彼時一、奉二行神事一、有二事憚一、旁當時
不レ能二領狀一也、
三日、甲戌今朝、丹瘡平減、醫師等申二出仕不レ可レ憚之
由一、仍以二消息一內々觸二頭辨一云、所勞夜間減氣、若尚
可二勤仕一者、六日以後可レ蒙二重催一、至二于彼日一、有二故
障一〔之〕故也者、返事云可レ存二此旨一云々、
五日、丙子自二去六月晦一有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今日日次宜、
仍着二直衣一、先參院、以二藏人一入二見參一、中將定能爲二御
使一來云、故入道殿御手多可下令二尋進一給上、有二被レ尋事一
也者、令レ申云、入道手跡、尤雖レ可二相持一、以二尋常本一二
切不レ候、其故、老耄之後ハ、稱二目不一レ見、不レ被レ書候、
又其外殊不二相傳一候、異樣之物少々候歟、罷出撰求可
レ進、但多々不レ可レ計候者、又歸來云、不レ論二善惡一、多尋
進者、次參二高松院一、謁二于女房一、次參內、雖二御物忌一、
參二御所一、依レ召也、退出之間、邦綱卿出來言談良久、次
退出、
今日、御匣殿法事也、光長沙汰云々、
六日、丁丑爲二御匣殿一修二佛事一、導師前大僧都覺智、無二
願文一、諷誦文、成光朝臣草二進之一、

七日、戊寅外記廣元來云、例幣事、左府申レ障、若可レ參歟
者、申二可レ參之由一、又仰云、大內記出仕哉、又使王二人
催出哉如何、申云、大內記近日依二鹿食一不二出仕一、然而
加レ催可レ申二散狀一、使王皆所二催沙汰一也、又申云、御參
陣刻限如何、仰云、巳刻可レ參、每事可二催具一者、退出
了、此事等以二職事光能一所レ仰也、
今日、一昨日院所レ召之手本、以二基輔一進レ院、付二定
能一可レ進之由所レ仰也、手本四卷、大文字一卷、合五卷也、以二檀紙一裹レ之、
置二硯筥蓋一進也、歸來云、返々神妙思食者、
申刻許、頭辨來、予相逢、冠直衣、先以レ人尹明也、令レ申云、例
幣事可二奉行一者、仍所二相逢一也、余問云、若可レ有二宣
命辭別一歟、答、未二申定一、早申二事由一可レ示、又問二奉行
辨、藏人等一示云、辨右中辨爲親朝臣、藏人惟賴云々、
卽退出了、自二今日一立二神事札一、憚二僧尼重輕服人、月
水女等一如レ恒、又佛經等奉レ渡二別屋一、但月水女等、別
屋強不レ憚也、重服、僧尼一切停止、又輕服人、除服之
後、憚不レ憚有二說々一、相尋可二一定一也、
九日、庚辰節供如レ恒、藏人不レ奏三下內藏寮請奏一、仍內々
相尋之處、下二他上卿一堀河中納言、了云々、如レ此請奏可レ下二
奉行上卿一也、藏人之所爲勿論、近代或如レ此云々、不

レ可レ然々々々、又奉行辨爲親之許明後日午時、毎事可二催具一仰遣之由仰遣、又神祇官請奏事遣尋、返事云、伊勢幣事、內藏寮之沙汰也、神祇官不レ進二請奏一歟云々、此事不レ得二其心一、近古內藏神祇共成二請奏一者也、而近代官掌只觸二奉行史一、成二宣旨一、不レ覧二上卿一云々、雖レ不レ知二是非一、依二近代之例一、不レ仰下可二成上一之由上」

十日、辛巳、早旦、奉行職事之許、遣二書狀一云、明日奉幣可レ有二辭別一歟如何、返事云、今度不レ可レ有二辭別一云々、仍明日直可レ參二八省一、今日爲レ開二卜串一、大外記可レ來之由、遣仰已了、返事云、相二具卜串一、只今可レ參者、則奉行外記廣元來、相尋云、大內記參否如何、先日相催、可レ申二左右一之由令レ申、而于レ今無音如何、令レ申云、加レ催之處、申云、有二所勞一、直參二此御所一、可レ申二左右一云々者、申狀不レ憖、如レ聞者、不レ可レ參歟、何于レ今不レ申二此散狀一哉、重相二尋參否一、早直可レ觸二奉行職事一、更不レ可二懈怠一之由仰了、頃之大外記賴業參來、予以二家司光經一仰云、今度奉幣宣命、不レ可レ有二辭別一之由、今朝被二仰下一、仍明日直可レ參二八省一、今日可レ開二卜串一也、於二里第一開二卜串一之儀、恒例也、然而近年之間不レ聞歟、兼又使王申二御馬事一、先參陣之時、外記出レ陣申二上之一、上卿奏二事由一、召仰者也、而明日不レ可二登陣一、於二八省一令レ申者、有レ煩二于奏聞一、（但攝政被レ參二八省一、不非二此限一、）今日於二里第一可レ申歟、且又先例如何、令レ申云、如レ此之時、外記不二進申一者也、開二卜串一之儀了、使王申二御馬一者、直付二職事一奏聞、可レ給之由、自二御所一被二仰下一、是先例也、更於二八省一不レ可二申上一、又不レ可レ被二仰下一者、則下官着二衣冠一、出二居上達部座一、（東面、外出居也、）以二家司肥後守光經一（衣冠、候、）召二外記一、則大外記賴業與人持二卜串筥一、先候二東廣庇一、（南布隙子內也、）下官目レ之、賴業稱唯、進來登二長押一、（入レ自二寄居間一也、）膝行、指二寄筥一、拔レ笏、下官取レ之置レ前見了、（或取二出返一見之、然而今度不二取出一、又一說也、）押二出筥一、仰云、開ヶ、賴業挿レ笏取レ筥置レ前、取二不合卜串一、筥中下方橫置レ之、（或取二出自二筥置一之、兩說云々、）開了、並二置筥內一、（乙下合、丙合、）進レ之、下官引二寄筥一見了、（是又不二取出一也、）返給、賴業取レ筥、予仰云、遣二乙下合致重王一セ、賴業稱唯、揖退下、次下官以二光經一仰二使王御馬事一、（先レ是問二賴業一、依二彼申一所レ仰也、）了、外記申云、大內記可レ參之由、領狀也云々、後光經語云、可レ仰二六位外記一之由、賴業令レ申、仍仰レ之、廣元稱唯云々、先レ是、奉行右中辨爲親參入、申云、于レ今不參、昨日遮蒙レ仰、返々恐申云々、余以二光經一仰云、明日午刻直可レ參二八省一也、

毎事可催出、又神祇官請奏事、先例多也、然而可依近代例者、爲親退出了、例幣之宣命、無辭別、大臣爲上卿之時、有二説、一説、當日先參陣、開卜串、幷奏宣命、次參八省、一説、依爲例狀、宣命更不可奏聞、仍當日不參陣、前一兩日於家中開卜串、當日直參八省云々、此兩説之中、申合攝政之處、命云、兼日於里第開卜串、當日不奏宣命、直參八省爲善云々、加之、舊記多如此、就中九條殿之子孫用此儀之由有所見、仍旁就此説了、今日家中裝束更無相改事、只如例也、

十一日、壬午 天晴、此日、例幣也、辰刻沐浴、爲致潔齋也、巳刻、頭辨長方朝臣送書狀云、今日、奉幣宣命、可被載天變事之由、只今所被仰下候也者、答云、奉了、只今可參陣、此旨仰遣大內記許了、而若有懈怠歟、且直可被召仰歟者、則大外記之許仰遣云、可有宣命辭別之由、假被仰下、仍先只今可參陣、內記召儲可候陣者、又大內記光範之許、仰遣宣命辭別事了雖須召仰、依事可遲引、所不遣也、

未刻、着束帶參內、先有被事、陰陽師有親、陪膳頭方朝臣、(束帶)直着陣端座、令置軾之後、招頭辨示云、宣命辭別事、以今朝仰、今申遣大內記之許了、其上有子細者、定直被召仰歟如何、頭辨云、其外殊子細不候、但大內記只今參候、大略仰含了者、則退了、次以官人召內記、則大內記光範參軾、余仰云、宣命草持參否、先問云、辭別未、定存知哉、申云、承存候者、光範退、則持參之、入筥、件草載辭別許、此事、有兩説歟、或宣命詞皆書載之、或依例狀、只載辭別許、今如此、余問內記、申云、依爲例狀、所載辭別許也者、或犯載辭別許之條雖之、仍一端雖相尋、是又非失錯、仍不改直也、隨又先例甚多也、余披見了返給、仰云、內覽、淸書內覽可申辨(之)由仰之、攝政之時、必雖可見之、爲近例之上、亦依可懈怠、仰此由、光範參向攝政之亭了、暫而持歸云、淸書不可內覽者、余返給筥、內記取之、退立小庭、余進弓場、其路、見去年新年穀奉幣記、仍不注之、付頭辨奏聞之、小時歸來、余取筥給內記、復陣、內記置筥則返給云、可淸書、則持參淸書、並書筥之歟、令持內記、進弓場、付頭辨奏聞、返給之、內記不還着陣、參八省、光範以前駈令申云、有所勞、不能參八省、余云、必可參也、作參內申所勞、不打任、非也者、上官相從、入自待賢門、用南門、經殿門、先是、行事(右中)辨爲親朝臣、又六位上官人立嘉喜門西腋、北面南上、余自殿門下垂裾、對辨相揖、辨跪地、上官平伏也、入嘉喜門、自砌上西行、着北廊座、隨身以弓擬幔、着亦二間開而半帖也、砌上隈設小莚、爲軾、兩揖了、以扇直沓、沓在座下也、之後、以召使召

辨、即爲親入自嘉喜門、經砌參軾、余問幣物具否、申具了由、余目之、爲親不着座、出嘉喜門了、次召外記、賴業經砌參軾、余問使參否、申參候由、余目之、賴業稱唯、出嘉喜門了、次以召使傳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則外記廣元參上、不着軾、候砌也、申云、大內記光範申云、雖參上、依有相勞事、不能着東廊座、可隨重仰者、仰云、乍出仕申此由、頗不當事也、尙早可罷寄者、大內記光範持宣命宮參上、立嘉喜門南塀下、次余起座經砌、自東廊西砌南折、上官等相從、內記在予後、辨以下列其次也、入自座北間、自座北頭着之、兩揖如恒、辨已下着南面座、內記置宣命宮於余座前、同着座、次余仰辨、令取幣物、則中臣祭主從三位大中臣親隆朝臣率忌部卜部等、入自東福門、經嗖門、列立少安殿南庭、東上北面、次忌部進登自少安殿南面東階、取外宮幣、於階上授卜部、卜部登階一級受取之、次取內宮幣、降階不復列、直進行、次卜部、次中臣、次第出自東福門了、次余以召使召使王、即致重王入東福門、經砌着軾、余置笏取出宣命給之、使王眼前申所勞之由、依不足言、給宣命了、使王取之退下、次傳仰辨、以召使令見幣出宮門御哉否、暫而目

內記、令取宮、此間、爲親申云、可有廻廊列哉否、余云、先例不同、然而不退着北廊座之時、先退出、有便宜歟者、爲親以下起座、出自嘉喜門了、次余經本路、出同門、辨五位外記史以下列立門西腋、辨跪地、上官等平伏、五位皆平伏、余對辨相揖、經嗖門、退出自待賢門南間、于時酉四點也、

今日、始終發前驅、又使王申御馬事、昨日於里第仰外記了、仍今日外記不申上、又余不奏事由也、此旨密々語示頭辨了、雖不可必(然)、不知子細之人、定存失禮歟、仍所觸示也、

十二日、癸未、晴、申刻、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爲法皇御使來、則余着冠直衣相逢、光雅仰云、齋院兩度卜定已不叶神慮、尤有其恐事也、而當時其人不御座、何樣可被行哉、可令計申者、余申云、已是朝家大事也、以短慮輙不能定申之上、如仰詞者、子細不分明、於其人不御座之條者、何樣可令申哉、奉沙汰之趣之後、可計申事歟、光雅云、此事被仰下之時、人々定被申此旨歟、聊存子細、可答申之由、再三雖申事由、只先可申此趣之由有御定、仍所參啓也、但內々齋院可卜定哉否之由、

被問先例、仍其勘例各可令見申歟之由雖令申、又以不可然由有仰、仍力不及候、余云、一切至于其人不御者、爭默止哉、然者以齋院被卜定之條、雖可然事、無先例之上、其運已盡人也、今及沙汰之條、非無神慮之恐歟、但是就職事之密語、令答之詞也、專非可被奏聞、尙有恐事歟、光雅申云、可存此旨、密事此事仰詞之次第、頗以不審也云々、余內心案之、院御子被加元服之宮御坐、其御子息女宮兩人被坐云々、何其人々不被卜定哉、或人云、非親王之人子息、無爲齋宮齋院之之例、若父宮被下親王之宣旨者、其又不可然云云、此條尤神慮難測事也、作可然之人、被行無先例事之條、非愚意之所及、人々皆雖存此旨、一切無其人之由被仰下之上、不能申出歟、末代之政、只在小人之心歟、可哀々々、又孫王卜定有先例也、入夜、例幣奉行外記廣元來云、使王兼不申所勞、參八省之後、雖申風病更發之由、仰可相扶由令立了、而於粟田口餓絕入、此午時許、告送此旨、則觸頭辨、頭辨云、須申上卿、又經院奏也、然而事已火急、只指替他使可尋遣也者、因之催出經隆王、令立了、不申此旨之條、依有恐所執申也、余仰云、外記先可觸上卿事也、然而事火急、直令申職事、又非强過怠、凡ハ事已非常、有如此事之例哉、問賴業眞人、可令申、諸社祭使於途中病惱恒事也、然而至于此條、尙有不審者、外記退出了、以職事光能令申也、

十五日、丙戌、〔天〕晴、今日、女院御方御懺法始也、先有御忌日、故北政所、予參候重家卿候之、講了、余參院、次參攝政第、次參內、亥刻退出、

〔十六日、丁亥、自今日始湯治、先水湯、〕

十七日、戊子、小將定能來語云、去十四五日兩夜、於八幡、有御神樂、資賢卿兼光等下向、定能、雅賢取拍子、通定內大臣息、兵部大輔、和琴云々、

或人云、齋宮不例御坐、仍母堂在洛中、忽下向云々、

〔十八日、己丑、自今日、院御所、被始恒例供花、〕

廿日、辛卯、外記廣元持來伊勢幣使於途中有闕改定例、先日依仰也、日比依惱氣不持來云々、仰賴業令勘也、

廿一日、壬辰、自今日始潮湯、今日日次不宜、仍去十一日如形浴始潮了、仍今日所浴也、

廿二日、癸巳 邦綱卿來、湯治之間、隔レ物相逢、
廿三日、甲午 今日、南都衆徒可二上洛一之由有二其聞一、又進二奏狀一、仍一昨日右少辨兼光爲二攝政御使一、向二南京一加二制止一、仍衆徒上洛延引云々、此事趣ハ、前下野守信遠、信忠法師子、候レ院下北面者也、依二僧兼玄之讒一、知二行山階寺領坂田庄一之間、致二濫惡一、其中殺二害大織冠大炊女末孫等一、又凌二礫興福寺政所使等一、依二此罪一、可レ被レ配二流其身一、又件庄可レ被レ付二寺家一之由、經二奏聞一之處、仰云、於レ庄者、早可レ付二寺家一、於二信遠流罪一者、其罪科無二一定一、信遠不レ過由陳申、然者、早可レ奉二證人一、其時於二使廳一經二沙汰一、隨二所當之罪一、可レ被レ行二罪科一云々、而衆徒申云、自二上代一大衆之訴、未レ有下進二證人一之例上、何巧二申虛言一哉云々、又山階寺末寺庄園等五十餘所、可レ被二起立一云々、依二此等之訴一、可レ企二上洛一云々、當時雖二延引一、來十月十餘日之比、尙可二上洛一云々、或人云、更不レ可二上洛一、先々如レ此云々、
廿四日、乙未 浴レ湖、毎日二ケ度、
卅日、辛丑 自二今日一止二湖湯一、浴二水湯一也、

十月

〔一日、壬寅 平座云々、不二出行一〕
六日、丁未 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依二湯治一不參、公卿二人參入、民部卿親範、藤三位重家等也、
今日、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示云、可レ獻二五節一之由、依レ被二譴責一、愁領狀了、而無二計略一事等甚多、丑日、舞姬裝束可二調給一云々、早給二色目一、可二調獻一之由答レ之、余依レ愼レ風、隔二障子一所レ談也、被レ語云、按察宗家記者名二登林一、故入道右府記ハ名二忠林一云々、
今日、定能朝臣來談云、來廿一日上皇可レ幸二入道相國福原別庄一、人々殊結構云々、兩三日可レ有二御經廻一云云、
七日、戊申 晴、自二今日一所レ止レ湯也、愼二風冷一同レ前、
八日、己酉 今日、上西門院有二御堂供養事一、法皇、幷建春門院、渡二給件御堂一、法金剛院內別被二建立一也、
又故攝政〔殿〕母儀二品、於二西林寺一、被レ供二養一切經一云々、
九日、庚戌 晴、自二中御門中納言之許一、注二送昨日御堂供養儀一云、前太相國、左府、左將軍以下神事奉行、幷所勞之外人、大略皆參二仁和寺宮一、大阿闍梨讃衆廿口、公家有二度者、御誦經使一、又有二勸賞一、頭中將進二大阿闍梨座下一、下二仰阿闍梨三口一云々、

院、建春門院御方有二加布施一、大相國以下取レ之、院、上西門院五
有二御送物一云々、人々上下皆束帶云々、上總守基輔語
云、布施、導師五十、讚衆、被物布施許云々、又有二打
出一云々、未刻事始、秉燭事了、則院女院還御云々、入
レ夜、藏人國行來云、主上聊有二御咳氣一云々、仍以二消
息一申二女房〔之〕許一了、

十日、辛亥 去夜、女房御返事、今朝持來云、雖二殊事不一
レ御、聊御咳病之氣御也、若尚有二御煩一者可レ告云々、
邦綱卿之許同示送、其返事同前、去夜泰親參上、修二鬼
氣御祭一、又房覺法印勤ヲ修千手法一云々、今朝又尋ヲ
〔申〕女房一返事云、頗宜御云々、邦綱卿送二消息一〔云〕、
有二御減一云々者、今年相ヲ當太一一、支干合二御厄一之上、
天變頻示、就レ中太白入二太微一、是殊可レ恐之變云々、祈
節懇思之處、如レ今者御減可レ悅々々、

十四日、乙卯 高松院渡ヲ御上皇御所一、爲二念佛聽聞一云々、

十八日、己未 入レ夜能業爲二攝政御使一、持ヲ來多武峰恠異
占形一、墓鳴動、長者可レ被レ愼二口舌火事等一之上、氏公卿之
中、寅申巳亥人可レ愼二病事一云々、卅日之中、丙丁日
也、今月十一日恠異云々、邦綱卿煩二二禁一云々、仍訪
返報云々、

十九日、庚申 前法務、在二配所遠江國一、未被レ配二伊豆國一、去年之比、被レ渡ヲ任二件國一也、去九月
廿五日 或說廿四日云々、入滅云、憐事也、今日始聞レ之、此日有
レ行ヲ幸于松尾社一、攝政依レ被レ煩二咳病一、不レ被二供奉一云
云、雖レ爲二服假一、前法務事也、除服可レ被二出仕一之由、別有二院
仰一、然而所惱重、尙不レ被二參仕一也、

廿一日、壬戌 今日、院百日御念佛結願也、前太相國、烏帽子直衣、平禮、著二平絹直衣一云々、左大臣以下公卿濟々、內府、左大將不レ被レ參云々、併十口、
人別布施五千具、其上建春門院加二布施各五一云々、下
官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今夕、高松院還ヲ給白川殿一云々、
今日所勞頗宜、仍可二方違一、參二女院御方棧敷屋一、

廿二日、癸亥 今日、上皇渡ヲ御鳥羽殿一、明曉爲レ乘レ船也、
院藏人來、催二大乘會袈裟事一、

廿三日、甲子 今曉、上皇渡ヲ御入道太相國福原別業一、公卿
六人、重盛卿、資賢卿、兼雅卿、成親卿、宗盛卿、時忠卿
等也、殿上人十八人許、不レ及レ記云々、
今夕、所惱又增氣、如レ忘二前後一、仍修二鬼氣、土公、招魂
祭等一、終夜辛苦、曉更頗落居、

十一月

一日、辛未 源中納言雅賴送二消息一云、昨日、參ヲ勤軒廊御

百六十四

卜、（太神宮別〔宮〕御森内鹿闘事云々、）官申云、自然事也、寮申云、神事不信之所致也、公家御薬、口舌兵革云々、又云、明日、平野祭分配、新源黄門故障之替、可参勤云々、又云、近日、院、建春門院可歴覧平等院云々、仍殿遊営之云々、今日、雖立春日祭幣、為服日数之内、仍不奉幣、

二日、（壬申）此日、春日祭也、辨兼光云々、」

三日、（癸酉）或人云、今日、法皇密幸成親卿五辻第、有競馬云々、

四日、（甲戌）或人云、近日、上皇可幸重盛卿六波羅第云云、

九日、（己卯）出川原除服、

十五日、（乙酉）晴、今日、除服之後、始出仕也、秉燭着束帯、先参院、次参内、（経花徳門、）着陣奥座、次蔵人右衛門権佐光雅来奥座、下吉書、下官結申、光雅仰仰詞、余微唯巻文、光雅退、此間、左大辨実綱着座、次余移着外座、令置軾之後召辨、右少辨兼光参軾、下官下吉書、兼光結申、下官仰仰詞、兼光唯退去、次下官起座参御前、頃之退出、抑、今日可参陣、可相儲吉書之由、昨日仰遣光雅許了、又為被下吉書、可催辨一人之由仰官了、但不可及申文之由、同仰遣之、而可有申文之由、致其沙汰、〔仍〕左大丞参陣之由所談也、傾以不審、但隆職為用意令相催歟、凡大臣参陣之日、参議可候陣、況於大辨者、必可参陣事也、然者縦雖無申文、実綱参陣専不可後悔歟、但近代礼儀、如無大臣雖参陣、参議敢不参、非穏便事也、

十九日、（己丑）陰晴不定、入夜雪飛月明、此日、五節参入也、主上依御物忌、不出御帳台、寛治三年例也、抑、雖御元服以後、復辟以前、猶為幼主之儀、縦雖不当御物忌、何出御哉、但寛治四年五節可勘見也、同五年為有復辟之後故也、則引検寛治四年記之処、所出御也、御衰日有先例云々、但非御物忌、亥刻、着直衣（不出衣、主上出御之時、多出之、執柄出之時、不必然歟、為決疑申合女院御方、仰云、於今夜者、強不備花麗歟、不出衣可宜者、随仰不着出之、凡上臈并宿老之人、強不出之歟、只可依人之意、）参内、経南殿御後、弓場殿等、参殿上、先是、内大臣左大将等候座、相次左大臣被参、子刻許、五節参入云々、（実作闕一所云々、雅隆云々、）其後、良久無音、数刻之後、頭中将実宗朝臣入自上戸、告摂政出給之由於左大臣、則左府已下経上戸、并年中行事障子西、（件障子不抑也、）自長押昇廃庇、

攝政示氣色被進行、左相府已下相從、攝政以下皆於新長橋西妻遂着沓、各或子息、或親昵殿上人令着之、余、左中將定能朝臣令着之、經同橋、并承香殿南縁、同中間后町廊等、殿上人指脂燭、相從前後、攝政於常寧殿馬道南長押下、壇上、凡路之間、皆有筵道、被脫沓、左府已下於階下脫之、各經馬道、入妻戶內、件妻戶懸簾之、攝政與堂被座、左府已下並居其前、妻戶內際敷高麗帖一枚、爲屈從上達部座、然而人數多、不必居件堂也、其後舞姬等次第參入、各退歸了、此間頗久、次攝政已下經本路被返、各於脫沓之所着之、左府、內府、左大將等自后町廊邊、被退出了、余經本路參御所、攝政被候、則被出了、次余退忠了、抑、隨身等臨其期、廻流口方、兼召仰(之)也、殿上人取儲履、二間北簀(子)邊候、又於常寧殿取沓給隨身也、隨身等經弘徽殿前、皆進后町廊下也、又返御之時、於本着沓之所脫履也、

五節、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參入、御覽、先被(○被一本作無)召免、新宰相賴定、御覽、美作雅隆朝臣、參入、相模有隆、御覽、

今日、參內以前、以家季送今夜舞姬裝束於中納言許、用副、蒸物、件裝束依先日被請也、又家季定成等爲童女裝束遣之、此外細事等尤多、

廿日、庚寅、今日、御前試也、下官不出仕、大夫史隆職參入申云、來廿三日仁王會定、可出仕歟、可承刻限、答依所勞、辭申了、又申云、去御着陣之時、催大辨、皆有所存、無申文之時催之由、左大辨答云々、仍所申也、

廿一日、辛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也、依先日催、申刻許、着直衣、出衣、參內、先參殿上方、內府、三條大納言實房等(在座、小時、頭中將實宗來、告出御由、內府、實房、時忠等、)次第經上戶、年中行事障子押之、簀子等、各着御前圓座、次童女參上、賴定卿寬、中將賴實一人付之、相模意、少將泰通、濟通付之、院宣云々、此間、漸以暗然、依仰賴實取脂燭參上、尙以暗、仍召掌灯、本自可召掌灯事也、藏人仲基、獨左右手持灯臺燭等參上、依他人不候也、尤見苦、當御座間南柱立之、今一燈不持參、仍下官催之、又藏人二人持參之、舉御座北間之程了、共無打敷、又灯臺之爲體不足言、奉行職事頗無用意歟、須五位殿上人役也、而各在五節所、遣召之間、可遲々、隨便宜歟、次下仕參上、當童女後居庭中、藏人取脂燭候左右、又童女前雖掌燈、尙北面不見、仍濟通取脂燭候童傍、件脂燭、藏人取之、雖庭

〔中ヽ〕被済通一也、次依二攝政命一、令レ置レ扇、其後下仕今二人尚不參、被二相尋一之處、賴定卿下仕遲參、不レ可レ叶二今日事一云々、仍勿論各令レ持レ扇等如レ例、到二南第一間一、各右廻退歸了、下仕同歸去了、次公卿等自二下﨟一起座、歸二着殿上座一、小時、下官參二御前一、攝政被レ候、頃之、攝政被二退出一了、次余退出、兼光語云、賴定下仕二人依レ論二座次一、一人江口者、一人神崎者〔云々〕一人今朝遂電、仍忽難レ尋レ替、事闕〔了〕云々、又兼光問二廿三日之參否一、相二扶所勞一、今日參入、其後出仕不レ可レ叶之由、辭退了、又實宗朝臣、問二明日之節會之參否一、同答二不レ可レ參之由一了、參入公卿等、皆以二別仰一召レ之、例事〔也、〕但其中、左大臣左大將不レ被レ參也、今日、攝政被レ候二陣中一、

廿二日、壬辰、此日、節會也、余不二出仕一、

廿三日、癸巳、此日、仁王會定云々、夜半人云、中宮御所炎上云々、下官依レ有二所勞一不參、以レ使申下不二參入一有レ恐之由上、中宮渡二御北小路攝政亭一、件家、邦綱卿宅也、自レ其渡二御邦綱卿東山家一云々、殿御車、件炎上放火云々、

廿四日、甲午、今日、家中有二犯土事一、仍參二女院御所一、資長卿參上、余相逢、强二泉事一、良久退出了、出納來、催二臨時祭摺袴一、并可レ參由一、申二所勞一了、於二摺袴一者領狀」、

廿七日、丁酉、乙黃、初參二吉田、祇園一、余網代車、前駈二人、光能、知詣、布衣基輔、地下、衣冠乘車在二車後一、隨身重武一人候二御共一、小使下家司遲參、仍相二具出納一、先進レ幣了、下家司參二會社頭一云々、先參二吉田一也、

廿八日、戊戌、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送二消狀一云、來月二日於二法住寺殿々上一、可レ被レ定二女御入內雜事一、如レ法已一點可下令二參仕一給上之由、可下令レ申二上右大臣殿一給上者、依二院宣一執啓如レ件、謹上修理權大夫殿云々、下官消二返事一、依レ有二世間之恐一、可レ參之由、領狀了、或人云、今度入內、待賢門院例云々、仍法皇爲二養子一、諸事御沙汰、但彼例頗不二相叶一之由、世以傾レ之云々、或人云、去八月之比、左衛門權佐盛隆爲二院御使一、詣二前太政大臣、左大臣、左大將等之許一、天變頻示、尤可レ被レ施二德政一、其趣可二定申一之由、密々被レ仰云々、太相、左將軍等以レ詞直被レ申、其趣不二聞及一、左大臣追以二消狀一被レ付二盛隆一、其狀委細、大略意見歟、如レ此事、職事須二奉行一也、但不レ及レ旣、以二近習者一、密々自レ院被二尋仰一歟云々、

卅日、庚子、御堂御八講始也、又秋季仁王會也、余爲二勞病一不二參〔仕〕

十一月

一日、辛丑、今日弓場始也、

二日、壬寅、天晴、此日、於院殿上（法性寺殿）、被定女御入内雜事、未一點著束帶參院、（去月廿八日、爲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奉行、有其催、大臣之外、被催院司公卿也、）先是公卿七八人許參入、或候上達部座、（對代南庇也、以西爲上、爲常上達部座也、）或在殿上邊、左府、幷時忠卿等於女院殿上、豫被議定此事歟、（件兩人奉行女御入内雜事之人也、）及申刻、攝政被參、著上達部座、（余、内府、三條大納言〔實房〕、自本在此座、）小時、頭辨長方朝臣、（永久、頭辨顯隆朝臣行此日事、今度依被遂彼例、被用此人也、）申攝政云、可令寄殿上御者、則攝政、左大臣、余、内大臣、大宮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源中納言（雅賢）、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別當（成親）、源中納言（雅賴）、平中納言（時忠）、平宰相（親範）、左大辨（實綱）等著院殿上、（攝政、余着奥、左府、内府在端、又雅賴卿著外座、件人執筆也、）次頭辨來、仰左大臣云、（其詞不聞、可定申入内雜事之由歟、）次頭辨持參勘文二通、（一通入内、一通造御殿、勘申日時歟、入筥、）左大臣披見之、有可進攝政之氣色、攝政被諾、左大臣乍入筥進之、（引出筥進之也、）攝政引寄之、如形披見兩通了、如本入之返左府、左府取之置前、次左大臣見遣座下方云、可召硯者、時忠卿召藏人仰可進硯之由、則藏人持參硯、（置柳筥、副續紙例文等、）置源〔中〕納言雅賴前、左大臣云、可被取上例文者、雅賴傳兼雅、兼雅傳實房、實房欲傳内府、而内府被稱次第可取上之由、仍實房更傳隆季卿、（件人奉奥座、此事理雖可然、誤事歟、只自外座直取上、有便宜歟、）隆季卿傳内府、（已上兩人、自座盤上傳之、）内府傳余、余傳左府、（已上、自奥座盤下指遣也、自座盤上取越、不得心事也、）爰左大臣目雅賴、雅賴磨墨染筆、卷返續紙、取副笏候氣色、左大臣被目之、雅賴置笏取筆、左大臣披例文、與奪之、（其詞定入内雜事、）雅賴書之、伺氣色、大臣云、（一御裝束事、）雅賴書之、此後、大臣不讀之、雅賴自懷中取出行事注文折紙書之、書了、放紙餘、細卷置硯傍、卷定文、取副笏、（折紙置中之、）候氣色、大臣云、自末座可取上、仍雅賴與時忠、至實綱之許、披見之、次第取上、各如形見之、至左大臣之許委見之、次進攝政、攝政如形見之、返左大臣、大臣加入日時筥、藏人（時忠召、次之、）藏人參上、大臣云、頭辨此方、藏人退了、次頭辨參上、大臣授筥云、可被奏者、頭辨取筥參上、此間大臣返下例文、今度、依大臣命、直自端座取下也、頃之歸來、授大臣、大臣便可返下之由、氣色于攝政、攝政許大臣、則返下頭辨了、頭辨取之經簀子、向待方了、次大臣被仰可撤硯之由、雅賴仰藏人令撤之、次大臣

云、於今者、可歸着上達部座歟、則攝政以下（攝政作簀敷上、此間、左大將忠親卿等參入、）起座移彼座、（攝政、左大臣、余、内府、左大將、大宮大納言許着之、自余人依所狹、所不着也、）此間勅使藏人頭右近衛中將實宗朝臣參小門外、（經殿、帶釼、）頭辨相逢奏事由、次敷勅使座、透廊東一間、（經殿上西戸前也、）副南欄敷之、（高麗端疊一枚、北上施東京錦茵、院藏人役之、）次長方歸出、降自小門内方、告召之由、歸昇出小門東寄妻戸了、次實宗朝臣昇自小門内方、經簀子、（持笏、不解劔、）着座西、申被敘從三位之由歟、次時忠卿取祿、（女裝束、於中門廊作立揖笏取之、傳受人不候、六位歟、）經對代南簀子、自勅使座前授之、拔笏右廻、經本路退歸了、次勅使取祿經簀子、降自對代南階、頗進東舞踏、（左右左之時、尚持祿也、）了右廻出自小門外了、頃之、攝政被出了、左大臣云、暫可候也者、余退出、參御堂、攝政先是被參、余經屏南着南庇座、攝政、忠親、重家卿等在座、相次雅賴、親範等等參入、小時攝政被稱可寄佛前之由、次第着佛前座、次朝座始、問者東大寺已講覺珍、講師興福寺已講覺海也、次講讀師下自高座、直欲着禮盤、禮佛、仍攝政被稱可有例之由、（朝座了、僧侶退出、次更可參也、而之列也、）仍僧侶退下、則歸着座、次夕座始、講讀師着禮盤、三禮了着高座、次唄、次爲散花、僧等起座立佛前、攝政以下起座、自座前南行於南戸邊、各取我捧物、（攝政、實家朝臣傳獻、余、光長傳授、攝政、余、銀花也、自余籠物也、）次第經佛後、（是大行道也、）其次第、先僧、次公卿、殿上人等也、三返、（經佛後、自北第一間、降簀子南行、昇自南一間也、）了公卿自簀子各着本座、〔僧〕同歸着座、公卿捧物在座前、次諸大夫等參上、取公卿捧物、從佛前、次論義、此間、下官觸攝政退出、參高松院、今夜御佛名云々、下官無催、然而聞有御惱之由、仍參入、自然參會也、忠親、親範等在殿上、余以能章（奉行判官代也、）入見參、被仰可始之由、仍下官着殿上、則槌鐘、次余以下着佛前座、（長押上、不解劔、）須別當居戸口可問也、而無別當、仍余直座、追參上間也、仍忠親以下名謁也、次僧參上、初夜終頭、實長卿參上、半夜中間、下官退出之次見參女房、依所勞恐出之由令申、又問御惱之間事、下官今夜始八字文殊供也、其間事、女房被問之、次歸家、于時子一點歟、此女御、平入道姬也、而重盛爲子、又院爲子、依永久例有沙汰也、凡每事殊勝、以詞不可言、莫言〔々々、〕

四日、（甲辰）晴、未刻、着直衣、（網代車、）參院、每年御懺法結願也、前太相國以下人々濟々、小時事始、先公卿着〔簀

子〕座一、奉行少將光能、事始之由、於二公卿座一也、事了、被レ引二布施一、前太相國以下取レ之、前八日也、了、先太政大臣出了、次余退出、參二〔大〕內一、良久之後歸宅、

六日、丙午、中納言資賢來、良久談話退歸了、今夜、院御佛名也、又有二朝覲行幸一、定良例事也、左大臣與奪、資長卿書二定文一云々、

七日、丁未、外記廣職持二來闕官帳一、留レ之返二給宮一了、

〔參二女院御方一〕

八日、戊申、此日、京官除目也、余不二出仕一、

九日、己酉、見二聞書一、少將光能任二中將一、可レ憖々々、但近代之事、不レ可レ言二左右一、重家卿任二大貳一、開白分也、今夜、上皇令レ始二熊野精進屋一給、秉燭之後、建春門院藏人來催云、明日可レ有二御佛名一、可レ參者、申二承了由一、

十日、庚戌、此日、建春門院御佛名也、亥一點、參二七條殿一、已事始、初夜中間也、下官則進二佛前座一、左大臣、按察左大將等自レ本候レ座、小時、五位殿上人等居二火櫃一、先僧、次公卿、如レ恒、後夜錫杖之間、奉行判官代爲頼、雖方入道息也、進二內侍座下一取二被綿一、六位藏人一人取レ之相從、置二衣筥蓋一、次第被レ之、先後夜導師進二禮盤下一、被綿取レ之、次初夜第一、次中夜第三、說經二公卿御座前一、下退了、六位一人取二弟子僧綿一給レ之、如レ恒、此間、公卿解レ劔、次行香、着座公卿數少、仍左大臣召二男共一被レ催不足四人、左大臣以下經二簀子一、并入二帳西間一、進二頭間一、列二居机下一、先行事藏人參二行香机下一也、次分輪、次第取レ之、自レ庇西行、先行後夜御導師、次入レ自二帳西間一行、初半夜導師等、各立二座前一、依二所狹一不二列立一、次第出レ自二本路一、自レ庇西行、自二西第一間一降二簀子敷一東行、入レ自二東一間一、如レ初居二机下一、次第返二置輪一、藏人取レ之、經二簀子一復座、余如レ本帶劔、自余人必不レ然、次奉行判官代爲頼就二內侍座前一、次按察取レ祿、爲頼傳レ之、就二禮盤下一給レ之、次左大將取レ祿、〔如レ初、〕授二初夜導師一、次實長卿取レ之、各經二上達部座前一、并下レ自二簀子一着座、次僧退下、次爲二名謁一、公卿等參、次第列居所狹少之間、二一重留居、次殿上人居二簀子一、奉行別當間レ之、名謁之人々退出、今日參上公卿、左大臣以下十七人也、

十四日、甲寅、天晴、此日、院姬君入內也、酉刻、着二束帶一、蒔繪劔、如レ恒、參二法住寺殿一、法皇及女院同居、抑、法皇自二去九日一、始二熊野精進一給、然而今日自地渡御、則度二給七條殿御棧敷一爲二御見物一也、云々、人々兩二祗候、余着二公卿座一、西對代東面也、副二西北障子一、立二四尺屏風一、敷二弘莚一、其上二行、敷二高麗疊一、立レ机居レ饌、北上對座也、相次攝政參入、同着二此座一、次左大臣參上、次御書使左近少將泰通朝臣參上立二中門外一、頭辨長方朝臣、相逢申二事由一、此間、敷二勅使座於寢殿西妻戸前一、件妻戸間、有二打出御几帳一也、透廊東第一間、副二南欄一、高麗帖一枚、上施二東京錦茵一、院藏人

役レ之、次長方朝臣召二勅使一、次勅使參上、直就二簾下一、進二御書一、拔レ笏着二座西邊一、（件御書置二御硯一、伴方進レ之、紅薄様、（無レ硯、）有二御歌一、攝政被レ詠、又被レ書レ之、後聞、召二奏通於朝餉簾前一、主上手給レ之、不レ召二御直衣一云々、攝政被レ詠レ之、）次一獻、右近中將雅賢朝臣、（職事上﨟也、）瓶子、（院藏人也、）次敷二圓座二枚於勅使座前一、（院藏人役レ之、）次二獻、右衛門督宗盛卿、（瓶子不レ及レ見、）則件卿着二西圓座一、次居二肴物一、（勅使前折敷高坏二本、勸盃公卿前一本、已上院藏人役レ之、）次三獻、大宮大夫公保卿、（瓶子不レ及レ見、）勅使取レ盃、（公保勸了、）擬二宗盛卿一、宗盛取レ盃飮レ之、置二座下一、（則可レ起レ座、而數刻留レ座、如何、）次自二簾中一被レ祿、（女裝束一襲、此間、宗盛起了、）奏通進寄二簾下一、置レ笏取レ之、降二對南階一、少進二前庭一拜舞、（遠狹、追被レ出之間、勅使不レ取レ之、敢在二簾下一、所見苦、遂女房引入了、）退了、次攝政被二參内一了、此間、有二妝肴一、女院結レ腰、永久、大宮結レ腰、其例云々、有二贈物一、隆季卿取レ之、御本一卷、（裹二松重五重織物一、付二銀松枝一、）自二東方一經二南簀子一、於二對代廣庇一跪授二盛賴朝臣一、（女院執事院司也、）拔レ笏、着二公卿座一了、其後良久女房乘二出車一之間也、子刻許、寄二糸毛車於寢殿南階一、（永久、唐御車也、然而、今度被レ用二糸毛一、是又先例也、）前駈諸大夫等取二松明一參上、列二居南庭一、殿上人等早騎馬云々、次公卿等起レ座、暫行二立中門廊邊一、重盛宗盛等可二參上一、立二几帳屏風等一、此間、公卿降レ自二中門外一、列二立屏外一、（東上南面、先レ是左大臣云、永久無二公卿之列一歟、而或記載レ之、又事理可二列立一歟、仍可レ存二進次第一之由、存レ仰之時、被二其由一了、且ハ何樣可レ有乎否、余云、事定了、其上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者、內心存レ之、無二列立一頗似レ無二詮儀一、左大臣之案雖レ可レ然、永久不二分明一、強今度不レ可レ有二此列一歟、）前駈等次第出レ門了、次御車過二公卿前一、（人々只列立也、敢不二敬折一也、）次左大臣以レ人令レ見二出車行進之程一、次大臣經二列前一、（引二下簾尻一、前駈相從出レ門了、）乘レ車、次余揖離レ列、經二列前一、於二門外一（隨身相從迫レ前、）乘レ車、次第如レ此、扈從過二御棧敷前一也、（左大臣、余、左大將、前駈六人、內大臣四人、自余人四人云々、）其路、自二河原一至二京極一、自二京極一至二于四條一、自二四條一至二東洞院一、自二東洞院一至二中御門一、自二中御門一至二大宮一、入レ自二上東門一了、左大臣以下降レ自二陽明門一、左府直被レ向二玄輝門方一了、余內大臣、左大將以下、直入レ自二常寧殿南面東戸一、昇レ自二后町廊一、自二同殿南壇上一西行、著二西庇座一、（南上對座、余着二東座一、（奥也、）入レ自二南面一直着レ之也、）此間、於二朔平門外一、仰二手車一、則乘移、（永久不二乘移一、依二裏内一也、）藏人五位十二人引二手車一、寄二弘徽殿西細殿一云々、其間事不二見及一、仍委不レ記、藏人仲基仰二手車一云々、又公卿等不レ列二行車後一、各自二東方一、且以着座、乘二移手車一之所、左大臣、重盛、宗盛、時忠等許行事云々、良久、左大臣着座、（件人寄レ車之間、行向被レ見二沙汰一云々、）其後頃之、一獻、（頭辨長方朝臣、瓶子、藏人仲基、）次二獻、（左大辨實綱、瓶子殿上五位、）次三獻、（花山中納言兼雅卿、瓶子殿上五位、）已上巡行如レ恒、次余起座自二本路一退出、（不レ週二座末一也、隨二便宜一也、）于レ時丑刻歟、

今日、扈從公卿、
左大臣、　余、　內大臣、　左大將、
定房、　公保、　重盛、　隆季、
實房、已上大納言、　邦綱、　兼雅、　成親、
忠親、　雅頼、　宗盛、　時忠、已上中納言、
頼盛、　教盛、　親範、　家通、
實綱、　實守、　頼定等也、
出車人々、可二尋記一、
女御、其衣、表濃蘇芳云々、女房衣色々々、
入道相國女、法皇御養子、永久例云々、但彼者自二誕
生之昔一、有二撫育之禮一、随又主上御孫也、仍於レ儀無
レ妨、今度已可レ爲二姉妹一歟、尤以有レ忌如何、
十九日、己未此日參二日野一、連々相障、延及二于今一、最末尤
無骨、
廿一日、辛酉此日、女院御佛名也、亥刻事始、余先參二御
前一、次向二殿上方一、大宮大納言隆季卿以下五六人在
レ座、余召二奉行判官代光經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了之由一、
仰二可レ打レ鐘之由一、(其後)暫不レ槌レ之、頻催レ之、打レ鐘、
其聲如二寺(々)修正一、初夜鐘、人々解レ顧、次余以下
着座、次僧參上、次第如レ恒、堂童子衣冠也、後夜導師、
錫杖之間被レ綿、六念之間給レ祿、余不レ取レ之、隆季(卿)
以下取レ之、光經授レ之、隆季以下經二佛前一也、去年、余、左大將、經二佛後一、依二御所前一也、今度、其所頗狹、又僧座南北行敷レ之、仍經二前一也、次僧退出、次名謁、次人々
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余、　隆季卿、　邦綱(卿)　宗家(卿)　資長(卿)
忠親(卿)　親範(卿)　家通(卿)　成範(卿)
重家(卿)　信範卿等也、
廿二日、壬戌參二建春門院一、次參內、攝政被レ參、申二公事一
之間、作法子細在レ別、
廿六日、丙寅此日、女御宣旨下、露顯日也、下官不レ出二仕一、
仍不レ能レ記、主上渡御、御共人、
攝政、　左大臣　內大臣、　平大納言、　右衞門督、
權中納言時忠等也、永久五人、今度六人也、
廿九日、己巳追儺云々、

此一册嘉應三年辛卯墨付百拾八枚者以三條院道敎公
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畢慶安二年己丑正月
仲旬陶化太閤(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七終

玉葉　巻第八

自承安二年正月
至同　年三月

承安二年春夏

正月

一日、庚午朝夕天陰、雖間雲晴、時々小雪、先着二直衣一、參二女院御方一、次手水、陪膳和泉守季長朝臣、申刻、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恒、參二建春門院一、七條殿、拜禮之間也、舞踏已了、仍不レ能レ加レ列、縣昇レ自二中門方一、向二殿上一、則拜禮儀了、攝政幷左大臣、直被レ出了、內大臣、左大將、着二殿上一、內大臣問レ余云、可レ候二節會一否如何、余云、依二御氣不快一、不レ可レ候者、兩人退出了、此間、八々大略退出、平三位信範來問レ余云、殿原殿上人御時、令レ着二蒔繪劒一御歟、將螺鈿歟、余答云、分明不二覺悟一、引檢追可レ示者、余招二女院藏人一示云、勞事候之間遲參尤有二其恐一、能樣可レ被レ入二見參一之由、可レ申二女房一者、則參內、經二華德門一、於二公卿休所邊一、暫勞二脚氣一、此間、左大臣、左大將等參上、各被レ着二殿上一了、則着二殿上一、經二御後一、於二小板敷下一揖、進着如レ恒、小時、攝政出レ自二御前方一、經二上戶一、被レ着二殿上奧座一、被レ問二左府一云、可レ起レ自レ上歟、可レ退レ從レ下歟、左大臣申云、猶不二覺悟一、退レ自レ上可レ宜歟、攝政起レ座、出レ自二第二間一、於二小板敷一自被レ呼二隨身一、則隨身兼淸持二參履一、攝政着レ之、出二無名門一了、次左大臣以下次第起レ座、於二弓場殿邊一各着レ靴、攝政立二西第三間一、柱內、左大臣立二同第四間一、攝政云、北上西面可レ被レ列歟、則隨二其詞一、左大臣以下列三立攝政以南一、左大臣立二遣戶之間一、次頭中將實宗朝臣帶二劒一笏、出レ自二無名門一、氣二色于攝政一、歸入了、御殿裝束了歸出、此度不レ取レ笏、猶以帶レ劒、仰二開食之由一、攝政相揖、左大臣以下不レ揖、次攝政以下經二明義門仙華門等一、各隨身上﨟一兩入二明義門一、副二下﨟一、不レ入二仙花門內一也、列三立淸涼殿東庭一、攝政當御座間、額南間也、殿上人實宗朝臣以下列三立公卿後一、大略職事等許也、六位列立了、舞踏如レ恒、各經二列前一、於二弓場殿一改二着淺履一、攝政被レ着二殿上一、此間、頭中將示二內辨事於左府、余、內府等一、左大臣、余稱レ病逐電退出、左大臣經二階下一、出二日花門一了、後聞內大臣勤二內辨一云々、今日、小朝拜之間、主上出二御御倚子一、有二承足一、御

座左右供二等燈一、又主殿官人立レ明、在二東庭北邊一、

今日、一員如レ恒、〔余依二〕疲極一不レ着二節供一、寅刻、四方拜如レ恒、

二日、辛未、天陰不レ雨、此日、攝政家臨時客也、于レ時被レ坐二錦小路大宮第一、件家、前太相國之領也、新加二修造一、所レ被レ獻也、以二四爲一レ限、無二對并透廊等一、申刻、着二束帶一、火色下襲、黑半臂、沈地銀螺鈿劍、紅梅地平緒等也、件平緒自二故殿下一給二二條殿一御物也、給二右小松一、銀裝束用二骨革一、或説黑革云々、故殿先年仰云、共無レ鞘云々、先レ是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頼、大貳重家從三位、等來會、下官裝束了、出二居上達部座一、示二人々一云、大饗之時、尊者東向レ門立レ之、先年臨時客、准二據此儀一、而或説至二臨時客一者不レ可レ然云々、此事、或儒相之所レ執云々、仍爲レ遁二後日之誹謗一、所レ出二此問一也、但未レ見二慥文一、可レ遵二先度之儀一歟、將如何、宗家雅頼等問答云、慥二事理一、雖レ臨二時客一、豈レ用二彼儀一乎、加之、不レ見二慥文一、專不レ可レ改二以前之作法一者、兩儒之所レ示理可レ然、下官示二氣色一、則各起レ座列二立中門外一、次下官降レ自二東面廣廂一、定能朝臣持レ沓來、出二中門一顧レ揖、與二第一人一相揖、不レ及二相向一、只氣色許也、過二列前一、隨身懸二禄於弓一、前驅等出レ門乘レ馬了、於二門外一乘レ車、定能朝臣褰二車簾一、行列如レ恒、先居飼、次舍人等、雖レ不レ及レ給二公色一、各不レ打レ梨、次一員、左右各三人、將監、將曹、府生等也、東帶如レ恒、次前驅十二人、五位十人、六位二人二行、爲レ先二下臈一、抑、或人云、大饗前驅多是十人也、何過二彼數一者、此條一端雖レ似レ存二理致一、專難二指南一歟、彼者專二殿下一故、足レ固二員數一、是者不レ正二法度一、何必定二其數一、加之、忠保之比、京極殿臨時客、（上臈客、堀川左府、）二條殿、令二參向一給、前驅十六人、若可レ定二十人之員數一者、何依二執柄一添二其數一哉、仍只所レ聞二見參一也、此條更不レ及レ論二先例一、又不レ足レ論二道理一、然而近代之識者、只以二己之所一レ執爲レ正、以二人々所作一爲レ非、恣吐二種々之詭言一、頗致二様々之誹難一、仍爲二後進之者一、相紛二子細一而已、次隨身番長二人、各騎二（新）馬一、但左番長兼武、自二去年一沈二重病一、仍召二樋、次下官車、車副四人如レ恒、次下臈隨身六人、二人不足、仍召二樋、路次追之故、皆以騎馬、彼等近之問、下レ馬歩行二車後一、次雜色雜人等、次扈從上達部車四兩、其人具載レ右、次殿上人車、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也、但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散位源忠季（者）在二此次一、經家（者）重家息、源忠（者）、雅頼子也、仍各所二相具一也、到二大宮第一、於二西門外一税レ駕、暫亞廉、昇二於牛一懸レ被立レ榻、留二到木一當二門中央一去二一許丈一東向立レ之、門前無レ榻、仍且程立レ之、上達部車並二立北南一、各降二立車前一、此間、大納言以下列二立中門外北邊一、東上南面、次改二立榻於轅中一、雜色取レ榻授二前驅一、前驅取レ之立二踏板前一也、自卷レ簾下レ車、定能朝臣褰レ簾、降二立榻上一、刷二衣裳一、此間、前驅等列二居車前一二行西上、入レ門、隨身相從於二前驅一異二大饗儀一、抑、去仁安三年、余爲二尊者一之日、依レ不レ勘二得此事一、中二合攝政一准二大饗之儀一、入レ門之後止二前驅一、而今相存、所二見及一（宇治左府也、）仍中二攝政一命レ之、先度無二指證據一、暗准二大饗儀一、今已有二明文一、尤可レ用二其説一者、仍改二先年之儀一者也、前驅等留二門外一、上達部入二中門一之後入レ門、是先例也、東進、當二第一大納言隆季卿一、向レ北揖入二中門一、於二中門内砌一刷二衣裳不結等一、隨身上臈入二中門一（不レ出二砌外一）刷二下襲一、整二前裾一、余隸進二庭中一之間止レ之、是又改二先年之儀一異二大饗之例一、先レ是上達部列立了、余下レ車之間（也）、主人降レ自二寢殿南階一、三位中將兼房卿參、退二東庭邊一佇立、於二巽角砌外去七八許尺、南面立、隨身等在二寢殿巽方庭一、去仁安三年、上臈二人進候二主人後一、今日遂二彼儀一可レ發二中之一、下官自二溜東頭一隸初、東進當二主人北面一而立、揖、隆季卿以下列二其

西、此間、大宮大夫公保參上加列、殿上人頭中將實家朝臣以下十餘人列立上達部後、藏人仲基檢非違使、在列末、今日上官不參、是例也、各立定了、主客以下再拜之後、主人被目之、下官辭之、目之辭之共小揖也、又被目之、又辭之、又被目之、此般下官不辭、進北一許丈、向主人北面而立、進出之時不揖也、主人又三讓、下官三辭、不可相並、故三辭、抑大饗臨時客、揖讓或三所、或二所、座々例皆以不同、仍取攝政之氣色之處、今朝被送書札云、二所可宜之由所存也云々、仍於所三辭也、可有三所之揖讓之時、今度尚辭、斜進行乾方砌外、當南階西端來面而立、(主人西面立、)又三讓三辭、主人先昇也、或人云、揖讓必於三所可有之由、見要抄之中云々、然而先例不必然、就中臨時客不正禮儀、仍多是二所也、今日又如此、但三所又多(其)例、只可隨便宜歟、主人不揖右廻、昇自階東頭、一級脫沓、故昇立簀子之間、三位中將兼房懸揖、插笏從來、取履退初所了、抑、隨身發之前聲、(一聲也、)攝政以笏被制之(云々)、此間着東第一間階東間也、圓座、乾面拍遣西柱敷之、下官斜進行、主人昇階上之間進行也、昇自階西頭、一級脫沓、不歷階、公先左足、昇立簀子之間、定能朝臣入自中門、取履昇出了、自簀子敷西行、入自西第一間、經座末殿上人座上也、并與座後等、着東第一茵、拱、件茵自本敷之、或說、大臣來之日臨期敷之、而先年并今日如此、親昵之人來之時、不必然云々、次公保卿昇自南階、着奧座、須着端座也、而着奧失也、大臣不來之日着端座也、其說且久無取之人、故刻之役、前駈走出取之、頗見苦、次隆季卿昇自同階、着外座、須着奧、而依公保着奧着端也、其替少將隆房朝臣取之、次中納言參議等昇自中門內方、次第與端相分着座、邦綱、實綱等不着座、着奧座人、公保、定家、成親、雅賴、兼房、信賴、着外座人、隆房、實雅、忠親、親賴、實守、重家、賴定、次掌燈、進上

部座上下、殿上人(座)上下、中門廊上下、五位諸大夫役之、主人隨身等立明前庭、次居下官膳、折敷、高坏三本、一本箸匙、當右手內方居之、一本敷赤等右手外、一本菓子平切左手外、此定可居、而進亂居之、仍敢調令居之也、陪膳季長朝臣經簀子敷、入自階間東邊、余座當間也、居余前、持笏參上、插笏居之、拔笏退也、但實不插之置中也、是略儀也、役送藏人五位三人如恒、跪長押下、授陪膳也、次居主人膳、陪膳資泰朝臣、役送五位三人、陪膳跪并居樣皆同前、次一獻、四位家司資泰朝臣持參盃、居折敷、其路同陪膳之時、瓶子地下五位、瓶子茶提也、先例多殿上人五位取瓶子歟、但無定法歟、可尋之、地下五位二人取銚酌、主人取盃氣色、下官入酒、資泰取瓶子入之、殿上五位取瓶子之時、持參盃之人、取空折敷退下也、今度取瓶子、仍件折敷留主人前、飲之、又入酒擬下官、下官從笏、小居寄賜盃氣色、公保飲之、盛酒資泰尚持瓶子、入余盃了後、退授地下五位、擬公保卿巡行訖、其盃傳殿上人座歟、雖不見得、殿上人座在庭之時、別有勸盃、在長押上之時、先例多傳上達部座盃歟、次二獻、勸盃頭中將實宗朝臣、北路經簀子敷、就主人下勸之、瓶子藏人仲基也、主人被讓之、下官辭之、遂主人取盃擬下官、實宗朝臣被主人責酌、不及辭者、太不得心事也、巡行如初、實宗不被召、着上達部座末、英華之人爲貫首之時、召着之、又雖非華族、非大辨之貫首必召着之云々、次居飯、主客料居折敷高坏一本立加之、左手內方也、陪膳役送同前、上達部座居折敷一枚、持來取居本高坏、手長役送共五位也、殿上人座不見及、取居机歟、次居海雲汁、副零餘子燒、居折敷一枚、持來、陪膳取之居客高坏、陪膳居飯汁之後起座也、上達部座取居如初、先居下官飯汁等、陪膳起座之後、居主人飯汁也、居了、賴定朝臣申上之、主人以下建箸了、更

濆汁如形食之、置高坏下、次三獻、勸盃新宰相賴定朝臣、其路經簀子、入自東一間、就主人上勸之、是准東三條東對儀歟、非普通寢殿之儀、可尋之、瓶子殿上五位、主人頻被讓之、仍下官取之氣色、攝政飲之、更盛酒賴定取瓶子入之、擬攝政、攝政取之飲了、盛酒、賴定尚入之、拔笏退了、被目公保卿、公保卿起座、經座末幷簀子敷等、居攝政下、揖、指笏給、盃復座、次第巡行如初、次着雉爽、副雉足、海松、生蚫等、居折敷、持來、取居之主客以下、皆如海雲、陪膳役送同前、先下官、次主人、居了後不申上、又不下着如何、尤奇(事)也、次主人云、可有歌、令宗家卿打笏拍子用別笏、出歌、新年、一反、席田、二反、青柳、一反、將無助音人、仍主人云、六角宰相、幷隆房朝臣可助音、仍兩人付之、隆房朝臣起座欲參進、付之、仍隆季卿示作座可由也、次四獻、勸盃家通卿、其路同二獻、瓶子殿上五位、勸主人、巡流如初、次主人氣色余、被袒裼、下官以下從[之]、但成親、雅賴、親雅、盛家放紐、不袒、保雅不放紐、着半臂人、主人、下官、公保、宗家、實守、雅房、賴定、不着之人、隆季、兼雅、成親、家通、此間又朗詠、介月、東岸西岸、新豐酒色、各數反、人々助音、隆季云、歌尚可候歟、攝政被諾之、仍宗家卿出更衣、兩三反、此間居菓子、居折敷、高坏一本、居飯左方、上達部座前折敷一枚、居加之、先下官、次主人如前、次五獻、勸盃成親卿、其路同賴定、瓶子殿上五位、主人被讓下官、下官辭之、遂主人取之、成親不取續酌、又朗詠、倚新豐酒色也、數反、此間、執事家司兼光參行也、參上座末申云、五獻而可止歟、重家卿申上之、主人被示隆季卿云、及六獻如何、亞相云、常事也、攝政被仰其旨了、又被示云、六獻之時、先例多大納言勸之歟者、隆季拔箸差紐、取笏起座、於寢殿西廣庇南第一間跪指笏、他人皆於此所取盃歟、不見及云々、取盃經簀子、就攝政下、如家通作法、攝政被讓之、下官辭之兩三度、遂攝政取盃、今度下官須取之也、然而爲恥敬禮、固辭之、巡行如恒、五獻以前皆様器、今度土器也、後聞、隆季卿三獻以後可爲土器之出席之、兼光進執土器、遂資取土器了云々、北盃過我座之後、隆季卿復座、次居薯蕷粥、先下官、次主人、如汁物、取居之、陪膳役送同前、兩三居了、隆季稱云、且可候歟、主人云、不申上歟、隆季云、不待居了者也、仍主人下官以下且食之、食了、居高坏下也、次引出物、馬、鴾毛駮、自東方率之、大夫二人取松明前行、又大夫一人、衛府一人爲擬、兩三廻之後、率出中門、下官前駈行賴一人、於內砌受取之、次主客以下拔差箸紐取笏、自下﨟起座了、次下官起座、揖、出自南面西一間、經中門廊西面妻戶退出、或經南階退出、然而攝政爲重任之上、爲吾兄弟之禮用之、加之、不相並昇之時、先例多退出自臆也、宗家重家兩卿降立中門外、依爲扈從之人也、邦綱卿參內裏了、雅賴卿不見也、皈家之後手水、陪膳兼光依四位不候也、今日出行之間、上官列參云々、今日、役人居物等、委問遣兼光之許、注別

紙進之、仍所切入也、

臨時客、

御裝束（儀、）追可進指圖、

饗、下家司親重給料材調進、

主客各三本、

一本卷部鉀、不居飯、

一本削梨子四葉、干棗、脊苔、引干楚割、

一本腹赤、鯉鱠、干瓜保夜、

一本（以海月用之、）但二種、窪坏、

殿上人料、黑柿机八前、居物同、但居飯、

先尊者御前物、陪膳季長朝臣、役以政、長經、忠業、

次主人御前物、陪膳貞季朝臣、役朝親、信國、光綱、

一獻進御盃、貞季朝臣、瓶子長綱、續瓶子仲盛、季貞、　殿上人次五位、

二獻勸盃實宗朝臣、諸大夫傳盃、瓶子藏人仲基、續瓶子諸大夫、　殿上人（座）同前、

飯　海雲　零餘子燒

大納言手長、以政、長經、

中納言手長、重章、忠光、

參議手長、忠業、季佐、

殿上人手長、貞盛、

三獻、勸盃堀川宰相、瓶子侍從實明、續瓶子、　殿上人座、同前、

雉羹　雉足　海松　生蚫

四獻勸盃六角宰相、瓶子右衛門佐實教、續瓶子、　殿上人座、同前、（次）菓子、小柑子、獼猴、（枝柿、）蘇、（平土器、）甘栗、（平土器、）

尊者主人御料高坏、自餘折敷、

五獻勸盃別當、瓶子左兵衛佐光憲、續瓶子、　殿上人座（等）、同前、

六獻勸盃大宮大納言、瓶子木工頭親雅、續瓶子、　殿上人座（等）、同前、

次薯蕷粥、

次曳出物、

鞦、治部大夫重遠、右衛門尉經弘、

學松明者、馬大夫貞房、兵庫大夫光俊、

參入公卿、

一條大納言　大宮大納言　五條中納言　中御門中納言　華山院中納言　別當　新藤中納言　源中納言　民部卿　六角宰相　左大辨　宰相中將　左三位中將　大貳　平三位　新宰相

殿上人、

實宗朝臣　長方朝臣　脩範朝臣　雅長朝臣　定能朝臣　泰通朝臣　經家朝臣　顯信朝臣　重方朝臣　有房朝臣　隆房朝臣　信基朝臣　經房　盛隆　光雅　親雅　光憲　親宗　經正　實教　實明　棟範　兼忠　高階仲基　源惟頼（○頼一本作範、）　兼光

三日、壬申、天陰不雨、手水如昨日一昨日、未刻、參女院御方、信範來余第、即參此御方、余相逢、良久交語、昨日出立之間事頻感之、秉燭故殿少將基通參入、入夜攝政參入、余有次尋申云、敍位除目之時、參攝政直廬之路、隨身主殿官人共取松明歟、此事有說々云々如何、被答云、不知云々、又被示云、當時直廬淑景舍也、參入公卿路、入自南戶、經南面西第一間、及公卿座末、幷後等着座、(其座東上南面云々、)又命云、元日內辨、內府、主上出御、粉熟御箸下之後入御、仍不供御飯以下云々、

四日、癸酉、此日、阿彌(彌下恐脫陀字、)堂修正也、着直衣先參延春門院、次參內、(大內也、)進鞭(十二)(納櫃)、自宿年有其沙汰、殊好給、人々多進云々、仍所進也、次參御堂、經門中屛南、昇南面東階、(昇自廻(廊)西方也、長者入先件廻廊戶、昇自東方例也、)是人々着堂中座、仍着東簀子、自座後着之、攝政、邦綱、兼雅卿等在座、此間、初夜導師昇、次居僧湯漬、次居上達部湯漬、攝政、幷余、陪膳資泰朝臣、(四位家司也、)役送藏人五位、件湯漬高坏二本、攝政以下人別如此、(一本居湯漬、右給進菓箸等、一本居菓子也、)居訖、資泰暫留候、次五位持參湯、(入提、)資泰欲勸攝政、攝政被目不可入之由、次又余同前次資泰退下、他五位等勸公卿皆如此、不下箸只居許也、無撤去之儀、次大導師(凡僧自此進出、)次散花行道、次法用了、資泰朝臣取祿給之、(自北方出來、)導師作居禮盤受之也、次攝政以下退出、余參高松院、謁女房、今日、攝政於宿堂被示云、七日節會給下名於二省之時、不指出文下表(衣)袖副サマニテ可給云々、

五日、甲戌、此日敍位也、余不參、

六日、乙亥、今日、上皇下向自熊野給云々、

七日、丙子、陰晴不定、今日節會也、未時、着束帶先參院、(七條殿、)相綴攝政被參、余問申云、先々勸仕內辨之時、令供御飯幷汁菜等之後、臣下飯汁一度催之、(代々家記如此、)而他人々各每供了催之、此條如何、又粉熟者在晴御膳八盤中、然者其後即可令居臣下粉熟歟、或又供殘膳四盃了、可令居云々、此又如何、被答云、飯汁事、我勸內辨之時、如汝作法、他人々各別被催事、不習傳事也、至于粉熟事者、可隨便宜供了、即令催何難有乎者、余觸申案內、先以參內、經化德門南殿御後、參朝餉方、攝政即被參、仍向陣座、(經南殿北庇如初、)先着奧座、平大納言重盛

卿以下五六人在座、爰頭辨長方朝臣來着余座下方、不仰内辨、仰加叙事、仍余云、若可勤仕内辨者、先被仰其事時、移着外座之後、被仰加叙事、可宜歟、頭辨隨其言、仰内辨、余目之、頭辨退後、移着端座、仰官人令置軾、（此次令直沓、）次頭辨來退着膝突、仰云、從五位下源成實、即下式部下名一通、余置笏取之置前、頭辨退後、召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硯之由、六位外記持硯筥、置參議座上頭、次余目家通卿、（于時所候之參議家通、頼定許也、）家通進着座上頭、執笏候、余又目之、彼卿進寄余座前、余置笏賜下名、仰云、從五位下源成實者、家通給之復座、書入之返上、余取之置前、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之、（于時及秉燭、座中甚暗、仍仰參議令擧燈、）次以官人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六位外持記空筥置余座前退出、次余入下名於件筥、召官人仰云、頭辨此方南、則來着軾、余置笏授筥、頭辨取之參進了、此間、家通卿復〔本〕座、召外記、令撤硯筥、次余以官人召内記、即六位内記進參軾、余仰云、從五位下源成實可令造位記者、内記退去、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即〕大夫外記中原師尚參候軾、（上﨟外記頼業、貫人去除夜遭喪、仍不出仕、）余仰云、諸司ハ候哉、師尚申候之由、（可申不具之由歟、仍雖内辨所奏可付内侍所之由也、但近代皆改、雖申候之由、内辨私奏其旨也、）又仰云、國栖造酒正候ヤ、申候之由、又申云、左右馬頭申障不參、其外諸司候、（此事問諸司之時可申歟、）余又仰云、外任奏持參、（普通說問諸司等之後、仰可令候之由、外記稱唯退去、更召外記、先問外任奏候否之後、仰可持參之由也、然而又是一說也、元永二年正月七日、故殿令用此說給、如此事必不可守株歟、行執之猶定致疑難歟、）師尚稱唯退去、即持參外任奏、（入筥、）置余座前、余置笏引寄筥、披置禮紙於筥中、取文披見、如元卷之入筥、此間師尚退、余取笏以官人喚頭辨、而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推參軾、（此事如何、頭辨爲上﨟職事之上、仰内辨、仍招彼人、而他職事出來、頗不得其意、然而必非可付頭辨、如此事可隨見參也、仍付外任奏了、）余作持笏於左手推於筥、（仰可奏之由、）親宗取筥之後、奏可付御弓奏於内侍所之由、幷左右馬頭申障不參之旨、親宗退去、頃之歸來、返給外任奏、余結申之如常、親宗仰云、令候列與、余微音稱唯、卷文入筥、親宗所奏兩事又〔不〕仰左右欲立、仍余問之、親宗云、御弓奏事聞食了、左右馬頭事可用代官、余云、指其人可被仰下歟、荒涼下知如何、將又職事直可被仰外記歟、其議又以神妙、親宗云、尋參候次將等、相計可仰外記者、即退了、次余召外記下外任奏、（作持笏給之、如奏聞儀、）師尚賜之結申、（先々頼業〔其人〕不結之、今如此、若中家習歟、）余仰云、候

レ列セヨ、師尙稱唯、余又仰云、御弓奏內侍所、(困)、左右馬頭代官事、直可レ被ニ仰下ニ云々、早可レ尋ニ職事ニ者、師尙不レ唯退了、(祖父師遠朝臣兩度稱唯、今不レ然、如何々々、)次余欲レ立レ座間、六位外記參ニ小庭ニ、申ニ代官與奪ニ如レ常、(先令レ誡タリ、十、次候ハセ)介ヨ、外記稱唯退去、次余起レ座於ニ宣仁門外ニ着レ靴、介レ押ニ笏紙ニ、(令ニ隨身押レ之、)此間、遣ニ隨身一人ニ、介レ見下內侍持ニ下名ニ出否上、皈來申ニ出了之由ニ、次余取レ笏入ニ宣仁門ニ、自ニ壇上ニ南行、(隨身褰レ幔、)入レ自ニ軒廊東妻西ニ、進渡ニ石階ニ、立ニ東階下ニ、(無レ揖、)指レ笏昇レ階五級、(可レ昇ニ三級ニ也、然而高而難レ及之時、昇ニ五六級ニ、故實也、先ニ左足ニ不レ歷レ階、當ニ中央ニ、)懸ニ左膝ニ、以ニ左右手ニ取ニ下名ニ、(右手取レ之、副ニ左手ニ也、二通式兵無ニ書付ニ、)退出ニ本所ニ、(先ニ右足ニ、)拔レ笏(無レ揖、)取ニ副文ニ、左廻、自ニ軒廊內ニ東行、自ニ宜陽殿壇上ニ南行、着ニ兀子ニ、(先揖之後居也、件兀子立ニ南第四間中央ニ、如レ恒、此間、隨身等在ニ幔邊ニ、不ニ進出ニ也、)次余正レ笏召ニ內豎(チフサワラハ)ニ二音、次內豎稱唯、入レ自ニ日花門ニ、立ニ宜陽殿坤壇下ニ、(內豎數刻不レ參、於ニ日花門邊ニ騷頭ニ、藏直頬雖ニ相催ニ、尙以不ニ出來ニ、良久之後、參ニ進櫻樹下ニ、仍余仰令レ立ニ坤壇下ニ、)余仰云、式ノ省サ兵ノ省サ召セ、內豎唯退召レ之、次二省進ニ宜陽殿西壇下ニ、(當ニ南第三間ニ、去レ西一丈、式部在レ西、各着レ靴、)立定後、余仰云、式ノ省サ、丞稱唯、練步昇レ自ニ石橋ニ、自ニ壇上ニ南行、自ニ南第三間中央程ニ更東行、又北折戾ヨ行於第三間北柱下ニ、指レ笏膝行、就ニ內辨座南頭ニ、余持下笏與ニ兵部下名ニ於

右手上、以ニ左手ニ式部下名頭上方ヲ取テ、文ノ下方ヲ南ニ取成テ、徽々ニ差給、(件下名ニ共無ニ書付ニ、仍以ニ大卷ニ下ニ式部ニ、無ニ書付ニ之時、以ニ卷之大小ニ知ニ式兵ニ、是故實也、式部ハ多ニ叙人ニ之故也、)丞取レ之、逆行起、退立ニ本柱下ニ、拔レ笏取ヲ副文ニ、經ニ本路ニ、自ニ兵部後ニ復ニ本列ニ、次余召ニ兵省ニ、給ニ下名ニ、皆如ニ式部之儀ニ、二省相共退去、(兵部未レ復レ列之前、式部先退、如レ例、)次余起レ座、(有レ揖、)暫皈入ニ幔北方壇上ニ、此間、公卿出ニ外辨ニ、次近仗引レ陣、(余以ニ隨身ニ介レ見下近仗居ニ胡床ニ哉否上、)皈來申ニ居之由ニ、次余自ニ壇上ニ南行着ニ兀子ニ、(如レ初、)次內侍出居ニ東階上ニ、次余起敬折揖、自ニ壇上ニ北行、入レ自ニ軒廊東妻ニ西進、出レ自ニ東第二間ニ、(暫留ニ立廊內ニ、〔南面刷ニ衣裳〕)斜行自ニ櫻樹北程ニ練初、(常說、自ニ櫻樹東程ニ可レ練也、然而入レ夜之上、御病雖レ堪、神心不レ快、仍省略也、)到ニ左仗胡床南頭ニ、(去レ南一許丈、進レ西五許寸、)向レ西留立揖、立直テ向レ乾再拜、(爲レ先ニ左膝ニ、或說爲レ先ニ右膝ニ、常說先突ニ左膝ニ也、)乍レ留ニ同方ニ揖、同方サマニ兩三步練出、大輪左廻、於ニ初所ニ練留、(已上練作法頗略レ之、依ニ脚病無レ術也、)皈入レ自ニ二間ニ、西進昇レ自ニ東階南頭ニ、(爲レ先ニ左足ニ不レ歷レ階、)經ニ南庇東妻ニ、并母屋東一間ニ、自ニ兀子等後ニ西行、自ニ我座下方ニ着レ之、(今日、兩面兀子立ニ二脚ニ、着ニ第二兀子ニ、或第二大臣勤ヨ仕內辨ニ之時、立ニ二脚ニ者、可レ着ニ第一兀子ニ云々、是攝政命也、可レ然、又得ニ便宜ニ而余先年內辨之時、着ニ第二兀子ニ、是即計ニ我座ニ之儀也、而今改ニ彼作法ニ者、已可レ爲ニ失儀ニ歟、以前之作法於レ爲ニ失儀ニ、尤可レ改レ之、今着ニ第二兀子ニ者、是正禮也、着ニ第一兀子ニ、今案也、爭以ニ今案之說ニ、改ニ正禮之儀ニ乎、若第三大臣參者、仰ニ內豎ニ立ヨ加兀子ニ、何妨之有乎、又以先規也、抑雖ニ大臣ニ着ニ〔大〕納言兀子ニ、先蹤多存歟、是立ニ兩面一脚ニ、三公皆

參之時、第二三大臣強不レ嫌ニ其座一者也、雖レ然尙可レ令ニ立加一歟、又可レ依ニ先例一、次余顧ニ座上一仰云、開門仕禮、開門了之後、又如レ初顧ニ上方一仰云、闈司ハ能〔寄〕倚メルカ、無下申ニ着否一之者上、經レ程仍又問レ之、左近䆐頭申ニ着之由一、近代在ニ胡床一之次將、無音不レ知ニ案內一也、動內辨外辨之後、皆悉退還、非禮事也、次余起レ座揖、經ニ本路一但降レ階之時傍ニ北欄一也、以ニ右足一爲レ先、立ニ軒廊西第一間一石橋下南面、召ニ內記一、則六位內記指ニ宣命於杖一、參進候ニ余巽方一、余指ニ笏於腰一、拔ニ宣命一、見了返給、令レ指レ杖、縱指ニ入烏口片枝一、取レ之、以ニ左右手一助ニ取之一、文當レ口程如ニ官奏之儀一、但杖頭想レ自ニ官奏一也、昇レ自ニ東階南頭一、自ニ簀子一北行、入レ自ニ東庇南妻一當ニ簀子一巡昇ニ長押一也、經ニ母屋東面面北小間西一、進到ニ御屛風南妻一、去ニ屛風ニ三尺許、直ク取ニ立杖一テ三步許進寄、藏ニ身於屛風一、以ニ左手一授ニ內侍一、內侍取レ之入了、余兩三步退立、拔レ笏右廻、立ニ北障子第三柱下一戶西柱也、坤面無レ揖、則內侍出ニ屛風南妻一、余參進無レ揖不ニ徐步、如レ初、不レ到ニ屛風下一二三尺許、而指レ笏兩三步、步寄、以ニ左手一取レ杖、不レ指ニ宣命一之杖等、取加給レ之也、兩三步退立、左手ニ取レ文、右手ニ取レ杖テ以レ杖置ニ文上一、以ニ左大指一抑レ杖、左廻經ニ本路一、但傍ニ北欄一、立ニ本所一召ニ內記一、返レ杖拔レ笏、取ニ副宣命一、參上着レ座、其路如レ初、即入ニ宣命於懷中一、次余召ニ內竪一、二音、內竪稱唯、參ニ進櫻樹下一、籬直中ニ參之由、余仰云、式ノ省サ兵ノ省チ召セ、鳴レ笏令レ知レ之、內竪唯出召レ之、

次二省輔代卒レ丞參進、立ニ櫻樹東方一、北上西面、六位在ニ南皆着レ靴、次余召云、式ノ省依レ暗不レ見ニ參否一、雖レ程召之間、進參ニ東階下一待レ召參也、太爲ニ早速一、式部輔代昇レ自ニ東階一、入ニ庇一間母屋二間等一、進跪ニ余座後一、須レ經ニ南庇東面、并母屋東一間一也、今所ニ爲失也、余笏ヲ指レ腰之樣ニテ、左尻下ニ指テ、以ニ左右手一取ニ位記筥一、式部筥也、解レ緒有レ蓋有レ紙、內辨外殿以前、豫取ニ置上崇盤下方一、兵筥〔筥〕在レ下、依レ無ニ上階一ニ筥也、自ニ座下方一給レ之、取レ笏候、輔代指レ笏取レ之、降レ自ニ東階一授レ丞、次召云、兵ノ省鳴レ笏示レ之如レ初、兵部輔代參進、其道如レ例、余賜レ筥之儀如ニ式部一、輔代取レ之下レ殿授レ丞、各置ニ庭中案一退出、輔先出歟、依レ暗不ニ見及一、次余正レ笏召ニ舍人一、二音、大舍人於ニ承明門外一稱唯、次少納言就ニ版位一、余仰云、刀禰召セ、少納言稱唯、版出召レ之、次外辨諸卿立レ標列立了、上首人以ニ咳音一驚ニ示之一、是例也、余正レ笏仰云、敷尹、諸卿謝座謝酒昇レ殿、着ニ端座一之人々、大納言、重盛〔卿〕公保〔卿〕隆季卿、實房〔卿〕實國〔卿〕中納言、兼雅〔卿〕參議、家通〔卿〕賴定〔卿〕著ニ奧座一人中納言、宗家、成親、忠親、參議、實宗、非參議、成範〔卿〕座定、余仰ニ賴定朝臣一催ニ敍列一、賴定下レ殿催レ之復レ座、申ニ列了之由一、次余、家通〔卿〕在レ座否問ニ傍人一、自ニ懷中一〔取ニ〕出宣命一、取ニ副笏一召レ之、政大夫藤原朝臣、即家通卿進立ニ余後一、余乍レ持ニ笏於左手一、以ニ右手一頗取ニ宣命上方一自ニ座下方一微々指給レ之、以ニ文下一爲ニ使方一、頗飽袖ニ職樣ニテ、後方指遣也、

家通卿如指笏、取宣命、副笏復座、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左仗胡床南頭、（去胡床四五尺、北上西面、異位重行如恒、）次宣命使就版、（其道如恒、）宣制一段、（右推合群臣再拜、又一段群臣再拜、）次宣命使復座、（左廻、）次群臣復座、（右廻、）此間、主上入御、仍余不居座警折立稱警蹕、于時宰相中將實守卿雖候未復座之故也、（凡諸卿悉不復座之間也、）內侍出來取御劔璽、仍余以下居、攝政同被立座了、此間、諸卿漸復座了、次二省賜位記〔於〕敍人、敍人拜舞退出、頭退出、次余仰賴定朝臣、令撤位記筥案等、賴定復座無音、余問撤了否、于時申撤了之由、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如初拜舞、拜舞訖復座、（猶之親族拜、）但余留立東階南腋、使次人昇殿、（重盛卿以下大納言三人早出、以實房卿爲上首、）以左右大將不參、爲取白馬奏也、其儀余立巽角壇上、（南面、）催白馬奏、即左右馬允指奏於杖、一度進跪、余指笏先拔取左奏、開懸紙、紙與指下人差指與中指之間、又押返端挾同指間、拔見文了、（大將被加禮、）卷之、加懸紙指杖、（作令持杖於允、指之、縱入鳥口片枝、指入文中也、）次開見右奏、（如左、）了、指左枕鳥口之片枝、（右允持空杖退了、）次余取笏出自軒廊東二間、歷階下進弓場、（左允捧杖相從、）付職人次官親宗奏之、（予向軒廊西二間乾面立、允自左方進杖、余指笏取之、親宗出無名門請取之、）余拔笏退飯、（件奏依留御所、不可返給之故也、）經本路復座、仰賴定令取版標等、次白馬渡、（頻遲々、仍仰賴定催之、）次余仰賴定朝臣令居粉熟、（依入御、不供御膳、但不撤御臺盤、）居了申上、下箸食之、如常儀、次令催飯汁、即居之、（先飯一巡、次汁菜等居之、）居了申上、下箸食之如恒、但今度箸匕共建之、（箸內、匕外立之、）次一獻、（兩行唱平如恒、）次國栖奏、余仰賴定朝臣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次余賴定朝臣在座否問傍人、拔箸取笏召之、賴定朝臣、（依四位召名、）賴定朝臣進立余後、余仰云、大夫君達賜御酒へ、賴定退下、取交名參進、作法了復座、次三獻、次余拔箸取笏下殿、取舞妓奏、其儀同見白馬奏、別當中將定能朝臣取杖進之也、余見了指之、（片指、）進弓場付親宗奏之、（中將相副、其道同白馬奏、件奏同留御所、）歷本道復座、次仰賴定催女樂、未參之間、余同新大納言實房卿出、（上臈卿等、自此以前退出了、所殘卿相實房、宗家、成親、實守、賴定等許也、）相扶所勞出仕、猶以不快、仍可退出、女樂拜、并宣命見參等事、可被存知者、實房卿許諾、即余拔箸取笏、（不拔匕、失）也、降自東階、歷宣仁門退出、隨身不發先聲、于時子刻許歟、

抑、今日於院左少辨經房申攝政云、大元法阿闍梨堯眞依良明事入滅、（去五日、）可有其憚之間、勤仕件法之

例、同官、并綱所已不分明、然間自御堂被申云、法橋等實齡及七旬、深傳習此法、〔加之、〕得名不分明堯眞讓、旁當其仁云々、又行朝爲秋篠寺并今寺權別當之上、付琳覺習此法、尤得其理之由、以自解令申、又東寺長者禎喜僧正申云、有謂醍醐上野闍梨實心者、年齡已闌、智法普聞、賢覺法眼付所瀉瓶之弟子也、尤叶其器、東寺長者擧申大元阿闍梨者例也、以件實心早欲被仰下者、以此等趣、先經奏聞之處、仰云、如此之事、偏可依法器、重被問仁和寺宮、并東寺長者等、可被仰歟、暗難左右、但於實心者、智法之由、所聞食置也、於彼兩人者、不知食器量、且可申事由者、攝政被申云、此三人併不知名字、況於善惡乎、如勅定委被尋問仁和寺宮并禎喜僧正、可被計仰、於無法器之勝劣、稱得讓、頗有理歟、

〔八日、丁丑、昨日退出後脚病更發、仍今日不參御堂、又不參御幸、〕

九日、戊寅、今日依公家御衰日、女敍位延引、

十日、己卯、此日、女敍位也、皇嘉門院依無可被擧〔之〕人、不被上御申文、

十一日、庚辰、今日、上皇御幸圓勝寺云々、

十二日、辛巳、有咳病之氣、

十三日、壬午、咳病不快、

十四日、癸未、天晴、此日、御齋會、并諸寺修正等竟也、余雖咳病不快、相扶參修正、是修正七ヶ夜之間、一日不參御堂、多其恐之故也、故殿常被仰云、宇治殿仰云、有七度之事、ハ可欲八度參仕云々、此事深銘心肝之故也、秉燭着直衣、半蔀車如恒、先參大内、頃之參法勝寺、於途中人々御幸已成云云、仍暫逗留、御幸了之後參入、經三條東門如恒、自壇上東行、入自座後布障子着座、大宮大納言隆季卿以下人々四五人許候座、初夜導師之間也、隆季語云、參御齋會不參內裏、直所參上也云々、又云、一日節會平大納言爲外辨上首、其外公卿四人也、其殘五六人、併留俳佪東階邊、爲見物內辨云々、此事甚難堪也、又云、御早出之間、三條大納言不存其由、只不可立舞妓拜之由、有御定と存之處、聞御退出之旨、失度由所談也云々、余云、其座滿座、定聞及歟、憖觸退出之由、隨又許諾、今如此力不及事也、若有疑殆之氣色者、重可示、聞承諾之上、爲之

如何勿論事也、亞相云、不及沙汰云々、又云、揖讓事、本文之中有見及事云、不示子細、咒師一手了參法成寺、（依不過無量壽院前、自宮小路過土御門、入自西面北四足、恒例事也、）經埴上自座後着座如法勝寺、先是攝政、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堀河中納言忠親、三位中將兼房、大宮三位實家等在座、咒師一手始之間也、下官問申攝政事等、

一見白馬奏之時、或幷指一枚兩奏、或取二枚、有兩說、如何、被答云、幷插一枚爲勝、有兩說事也、云々、

此事、二條殿寛治之比、取給兩枚、但余一日幷插依尋常作法也、

一問諸司之時、左右馬頭不候之由、外記申上、上卿以職事奏聞、或被仰其人於上卿、或職事直仰下如何、被答云、無定法事也、上卿奏事由之條、無疑事也、爭不奏哉、此次、余申二日之親宗之間事、攝政解頤被語云、件馬頭事、申詞奇特（○特一本作怪、）也、左右御監申障云々、仰天不得心、疑若是馬頭歟、仍其定仰了、又御弓奏事、不奏云々、不敵事也、

一七日當卯日者、加其奏可稱諸司奏歟、被答云、可然、

一見敍位宣命（了）令插之時、給內記令插歟、將作令持（令）插歟、被答云、返給令插、異白馬奏、（一日余作法如此、）

一臨時客尊者二人之時、下﨟尊者、給主人盃之時、其路如何、（此事於法勝寺陸季卿問余事也、疑殆之旨、尤可然、問申也、）被答云、不覺悟、但推之可從上﨟尊者後歟、被示旨尤可然、下官所存如此、但尙可勘見歟、

一朝覲行幸、被仰舞人勸賞之時、只奉仰之、則雖舞中間可仰歟、又云、舞人之時、以誰人可召哉、被答云、雖舞中間被仰之、則下知之、又召舞人事、只直以勞可召、不聞及者、仰陣官人召之、

一除目廿一日之由、下人申如何、被答實也、

咒師三手了、依勞風痺忩出了、

宗家卿咒師二年（○年恐手誤、）之間參入、余問讓內辨之間事、答、實房卿被相存歟、被仰付旨慥承及了、而申不存之由條、不敵々々云々、又云、今日御論義之間、候座之公卿、實國、資長、親範、家通、賴定云々、

[十五日、甲午、天陰雨降、節供如恒、]
[十六日、乙酉、此日節會也、余不參、]
十七日、丙戌、自源中納言雅頼卿許、示送昨日節會事、內辨一條大納言公保、(着座以前押笏紙云々、)外辨上首雅頼卿、大宮大納言、三條大納言、花山中納言、別當等不出外辨云々、雨儀之間、事々如形、外辨上首有失禮云云、謝酒了不立直、乍居待酒正云々、先々大嘗會小忌等之時、度々勤仕、今度忘却、不可說云々、又內辨謝座之間、攝政令徵唉給云々、又堂上不居飯之前、被催一獻、然而遂居飯之後有一獻、又不供三節之樣見及、御飯箸鳴之後、主上入御了、粉熟國栖立樂等、內辨降殿催之云々、御酒勅使家通、宣命使實守、祿雅頼、此外無別事云々、入夜外記來催云、明後日可參行幸、依脚病不能供奉之由申了、
[十八日、丁亥、可參院申了、]
十九日、戊子、陰晴不定、此日朝覲行幸也、下官不供奉行幸、參會院御所、(法住寺殿、)巳刻着束帶、(色目如恒、)參上、入自西面北門、先是前太相國、大宮大納言隆季卿等參候、頃之、左大臣參上、此後人々多參集、相國、左府、下官等座主上御休所、(西對代也、)左大臣云、去十六日節會宣命使實守卿、雨儀之路、經軒廊二間同南砌宜陽殿西砌等、是坊門按察實季所被用也云々、又云、供御膳之間、入御者可供其殘、先年宇治左府爲內辨之時、供膳了、小間入御、左府止之不被供、而故法性寺殿仰云、未供之(○之一作了)前、入御者可止之、供始入御者、早可供了云々、仍被供之云々、其後經數刻、未終臨幸、抑御輿扣西門外、供奉參會之公卿立中門外、(相國、左府、下官、不列立也、)左右大將立門內砌外、(左右北面、)次攝政立御輿前、平大納言重盛卿進出氣色攝政、入中間東進到階東第二間、敬屈奏事由、左廻皈出復命了、御輿昇居中門、(左右大將攝政等前行、次將相副御輿、如恒、)攝政居中門內、(北方、)左右大將居中門內砌外、次宰相中將實守參上、(經御輿與中門北柱之間也、)開戶取御劔、居攝政西方、次頭中將實宗朝臣進御草鞋、次下御、次三位中將兼房取御璽、(其路同實守、)攝政取御裾、御劔在前、(左、)御璽在後、(同、)經中門廊對代南廣廂等、入御自南面東間、攝政奏御簾、(此間已御裾、)於長押下脫草鞋、(實定取之給藏人、)內侍居簾中、劔璽置大床子、主上御大床子南平敷御座、此間奉刷御髮、(○一作髮、)御裝束等、(實守卿奉仕、)攝政、余等候此所、內大臣、左大將等、昇自中門內方、諸卿等着殿上座、

次法皇出御、前太相國參上、跪簾下、挿笏褰御簾、(南庇西面中御簾也、)法皇着御母屋御座之後、取三衣筥自御座東間入、置御座左端、拔笏候南階以東簀子敷、(當階東二間也、)次攝政敷帛袷、經透渡殿入自寢殿南庇西妻戸、自西庇北行、跪屛風下、指笏取帛袷、(件御座南懸屛風也、)右廻經同庇、自南庇東行、自御座西頭(庇階當間敷之、搯綢疊二帖也、)敷之、其端ヲ疊下ニ押夾也、自御座南廻東敷之了、不拔笏經御座南、如初還跪屛風下、取鈸子、經初路、御座四角置之、(先乾、次坤、次巽、次艮也、)次拔笏經御座(間、過法皇御前之不敬折也、)出自初戸、參主上御休所、次主上渡御前對代西廣庇、召御靴、(藏人頭進之、)取御笏、(同前、)入自南庇西面妻戸、直進束於御座上、向北先揖、次再拜舞踏(右左右、)了、下居小拜、又再拜了揖、左廻經本路還御、(於初所脫御靴、返給御笏、)次法皇入御、(相國撤三衣筥、了、皈着殿上、)次改御裝束、(殿上五位之役、)其儀如恆、次立胡床、次將着之、此間攝政招親宗、樂行事可取御氣色之由、故示之、而親宗觸大宮大納言、皈來申可在御定之由、攝政被笑、有不足言氣色、尙被仰可取御氣色之由、仍親宗參進、皈來申云、可令計給云云、攝政云、只上臈可勤者、可仰其由、若別可仰者、分明可被仰其人歟云々、親宗不申左右、次主上重渡御、今度召御草鞋、(其所同前、)又實守卿取劍在前、實宗朝臣取御璽隨後、(兼房早出之故也、)如初入西面妻戸、着御座、(南面、)御劍璽置御座東頭、(御草鞋實定取之、給藏人、)攝政直被着南簀子敷、次攝政氣色實宗朝臣、實宗參上在寢殿巽角緣、又被氣色、實宗出殿上召之、次前太相國以下、參着御前座、下官於廣庇邊立加也、次攝政被仰樂行事、(左基家、右通親、共左右第一人也、)次振鉾、次舞、左、(萬歲樂、拔頭、散手、龍王、)右、(地久、狛鉾、貴德、納蘇利、)萬歲樂之間、給公卿衝重、有勸盃、(頭中將實宗、瓶子親宗、)又兩方殿上人着階下座、(先內御方、)狛鉾之間、供御膳、陪膳重盛卿、(御飯右左如恆、)此間舞人居地不舞、供了、重盛卿拔笏不揖退下了、次舞等了、(拔頭之間幷灯、先前庭立明、主殿官人院御隨身等立明、)置御遊物具、先是太相國、左大臣、退出了、琵琶置余前、(先是隆季示云、可彈琵琶之由有御定云々、)地下召人着階下、殿上召人候座末、先雙調、安名貴、鳥破、席田、賀殿急、平調、萬歲樂、更衣、三臺急、此間給公卿祿、又實國卿取御贈物、(御本歟、)經南簀子向西對代方了、又有索出物、御馬二疋、御遊了、各起座、下官則退出、(如初經北門、)今日召人、

拍子、資賢卿　琵琶、下官

等、家通卿　笛、泰通朝臣
笙、隆房朝臣　篳篥、定能朝臣
付歌、雅賢朝臣、維盛等也、
參入公卿、
攝政　前太相國　左大臣　下官　內大臣　左大將
源大納言　平大納言　一條大納言　大宮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新大納言　五條中納言　中御門中納
言　源中納言雅賢、花山中納言　別當　源中納言雅頼、
右衞門督　平中納言　左兵衞督　平宰相　六角宰
相　宰相中將　三位中將兼房　實家　左兵衞督
修理大夫　大宮三位　六條三位　新宰相
已上卅一人也、
今日大宮大納言云、此間可レ行二公事等一
廿一日、立后兼宣旨、除目始、　遊花王院修正、
廿五日、院晝咒師、　廿八日、尊勝陀羅尼、
廿九日、賭弓、　二月三日、女院新御堂棟上、女御退出、立后定、
十日、立后、　十七日、行啓云々、
廿日、己丑、外記持二來闕官帳一、留二闕官一給レ宮、
廿一日、庚寅、此日除目始也、執筆左大辨云々、又遊花王
院修正也、下官依二風病發動一、共不二參仕一、

廿三日、壬辰、此日入眼也、雖二次日一不レ被レ忌也、申刻許
下官參內、或人云、今日入眼延引云々、又云、尙今日可
レ被レ行云々、秉燭之後退出、參レ院、次歸レ家、後聞今日
有二入眼一云々、
廿四日、癸巳、聞書有二非據事等一歟、
廿五日、甲午、此日乙若密々參二吉田祇園等一、今日於レ院
有二晝咒師一云々、
廿七日、丙申、今日下名也、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卿爲二上卿一、
先來二余第一、示二國相轉之間事一、今日余申二改飛驒國司一、
是基輔依レ病申二其號一也、以二侍中原安有一申補、民部大夫五位
也、國大〇大一作太、凡早〇早一作畢、早恐畢仍所二申任一也、
廿八日、丁酉、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未刻着二直衣一牛﨟車如レ恒、
參レ院、七條殿、先レ是事已始、人々着二御前座一、余着レ座、
我子敷高麗疊也、相次攝政被レ參、導師東寺長者法務禎喜也僧
廿口如レ恒、殿上人等運二陀羅尼一了、供養法以前、下官
退出、今日乙若參二詣吉田祇園一、密儀也、
廿九日、戊戌、此日賭弓也、兩大將被二出仕一云々、
卅日、己亥、參內、謁二邦綱卿一、示二世間事等一、藏人次官親宗
謁云、賭弓奉行兼光、依二左大將遲參一、秉燭之後事始、
的付將高房有房、射手隨頼實、顯信、兵衞陣左兵衞佐、宗光、

一人兼二申兩方一云々、

二月

二日、(辛丑)左少辨經房示送云、明日建春門院新御堂棟上、可レ有二御幸一、令レ參御哉之由、內々可二尋申一旨、御氣色候云々、當時咳病無レ術、夜間得レ滅者、可二參仕一之由申了、又騎馬無レ術之由、同申了、步御幸云々、仍勿レ論二雨降一、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之由云々、

三日、(壬寅)此日建春門院新御堂棟上也、余依二昨日催一、着二直衣一(隨身上臈冠、牛飼車、)參二院御所一(法住寺殿、)將レ之御幸、先院御車、次女院御車、(左相府寄二兩方御車一、)次左大臣以下公卿、列二行御車後一、殿上人在レ後、其路及二二許町一到二御堂一、兩御車向二御堂一(西向、)列立、左大臣以下着二行事所屋一、件屋卯酉妻建レ之、片庇屋也、母屋庇之間立二亘紙障子一、其前立二四尺屛風一、敷二滿弘莚一、其上敷二高麗疊六枚紫疊四枚一、殿上人等列二居御車邊一、各歸二居件庇屋一、左少辨經房自二座末一經二中座一氣二色左府一、(中二事具之由一歟、)左府被レ答二可レ奏之由一、經房參二進御車邊一奏二事由一、皈來仰二可レ始之由一、左府揖許、經房退、次舞人忠節(束帶、)進二鼓下一、(件大鼓、池西砌立レ之、御車在二東砌一也、)次打レ鼓、次上棟大工束帶自取二庇柱一昇二屋上一皈降了、次又打レ鼓、末之屋同上棟了、忠節退了、(上棟之間不レ止レ打レ鼓、微音也、)次大工以下賜レ祿、大工二人被物一重、布一結、裝束一具、馬二疋、(各候レ院下北面五位取二被物一、六位有官衛府等取二他祿一、又引レ馬也、(二人引レ之、))自余引頭等祿同レ之、但馬一疋、木工等、褂一領、布一結、馬一疋、八十餘人給了、次還御、人々列二行御車後一如レ初、左大臣爲レ寄二御車一參了、余以下留二候西方一、人々退出了、余同退出了、今日左大臣束帶也、他人皆直衣、但時忠、成親、宗盛等束帶也、

今夜女御退出、立后定依レ無レ催不參、雅賴書二定文一、左大將以下爲二扈從一云々、依二永久例一、大臣不レ被レ催、然而左大臣推參、依レ奉二行此間事一也云々、

〔四日、(癸卯)大原野祭也、奉幣如レ恒、〕

五日、(甲辰)今日自二大內一渡二御閑院一、又女御之許、有二御書之使一云々、

七日、(丙午)今曉右中辨爲親早世了、日來煩二邪氣一云々、

今夜中納言邦綱卿來、良久退皈了、

八日、(丁未)進二發春日奉幣一如レ恒、今日釋奠也、十日可レ參二立后一之由來催、申二遠忌之由一了、

十日、(己酉)天晴、此日有下冊二命皇后一事上、(女御德子爲二中宮一、以二皇后宮一爲二皇太后宮一、以二中宮一爲二皇后一、本皇太后宮不二御座一也、)下官依二遠忌一不二參仕一、後聞、內辨

左大臣、宣命草并清書、作レ在二陣座一被レ奏レ之、頭辨、云
云、宣命使別當成親卿、永久別當忠教勤仕之例云々、外辨上首左大將云
云、宣制了、退出之時、左大臣不レ被レ揖云々、宮司除目
之時、執筆并清書上卿執筆左大臣、清書上卿納言、許、被レ召二直廬一、去
寛治五年立后幼主之時也、郁芳門院、之時、大臣以下豫參二直廬一、仍
今度人々存二其旨一之間、無レ召云々、可レ尋事也、宮司
等拜了、則參二本宮一、先レ是宣制之後、勅使賴實朝臣參二
本宮一、而大夫除目以後、參入被レ相二待彼一之間數刻候
云々、下二除目一并仰二啓陣一事、左大臣被レ讓二源中納
言一云々、左大臣以下參二本宮一、出二內裏一之間、有二出立
事一云々、以二二條町一爲二陽明門代一、北南行時差去レ東引レ之、而臨二出立之期一撤二件前驅一云々、于レ時左大
臣不レ居レ陣、降レ自二中門一、人々相率、少納言辨外記史以
下在二左衛門陣代內一、官掌召使等進出、大臣被レ留、被レ留二御前一之時、相代可レ參之故也、出レ門
之後、大臣被レ留レ之、相代召使前行進如レ常、至二二條
町一左大將以下雁行、路北、大將迫二首路一東面立、仍以下
重立、或第一人頗倚レ北東面、其以下頗左ズチカヒテ坤方サマ二雁行云々、大臣立還揖皈出了、
其後人々次第乘レ車云々、主上御二簾中一云々、本宮儀、
先宮司申レ慶、次勅使被レ召、大夫取レ祿、大褂、次勅使藏
人參入、權大夫取レ祿、女裝束、次左大臣進二前庭一再拜、攝政不レ被二立拜一、次
上卿着レ座、攝政若レ揖云々、一獻、攝政、左大將、二獻、左大臣、內大臣、三獻、源納言、大夫、永久、一獻上﨟二人被レ取レ之、尙不レ得レ心事也、
尙一獻ハ大夫權大夫可レ取レ之也、然而代々不レ定、仍
今度被レ遂二永久例一云々、打出欵冬匂云々、四位侍從
座在二南庇一、五位侍從座在二中門廊一、如二去仁安儀一云
云、以二傳說一所レ記也

宮司、

大夫權大納言藤原朝臣隆季
權大夫權中納言平朝臣時忠
亮左馬頭平重衡
權亮右少將平維盛重盛卿男、
大進勘解由次官平基親
權大進左兵衛佐藤原光憲
權大進前伯耆守藤原宗賴
少進佐渡守藤原重賴
權少進正六位上源兼綱賴行子、賴政養子、女御之時勾當也、
年預、右衛門丞檢非違使資成

御遊召人、

琵琶、左大將、　柏子、宗家卿、　箏、兼雅、
笛、成親、　和琴忠親、　篳篥、定能朝臣、
笙、隆房朝臣、　付歌、資宗朝臣、維盛朝臣、

曲、

呂、　安名尊、二反、　鳥破、　席田、二反、

律、　伊勢海、　萬歲樂、此間侍從給レ祿、

三臺急數反、

此間公卿給レ祿、先宰相、次中納言、次大納言、次大臣、

十一日庚戌、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也、恒例式日廿八日也、而今度可レ有二御幸一、又此御處御堂修二月、同夜可レ被レ行、仍被レ縮レ之云々、御幸上達部可レ供二奉之一由雖レ令レ申、一切不レ可レ然之由有レ仰、殿上人衣冠、下官連レ車、在二出車後一牛䊹車也、出車三兩、殿上人、攝政被レ參二御車寄一、則先被レ參二法性寺一了、被レ乘二八葉車一如何、女院御車被レ申レ殿、牛䊹也、然者可レ被レ乘二網代車一也、而八葉頗以輕輕歟、仍不レ被レ連レ車歟、於二御堂一又攝政下官共候二御車寄一、下官近二法性寺一之間、馳レ車先二立出車一、爲レ參二會御車寄一也、是定事也、先攝政以下公卿着レ座、次神分導師、次初夜導師、有二亂聲一、次行導、次大導師、有二昇降之樂一、次唄、散花、無二堂童子一也、次四位經家朝臣、取二大導師祿一、次公卿取二請僧祿一、先給二撿挍尊忠法眼一也、次人々起レ座、次還御、攝政、下官、乘車參入如レ初、此御堂修二月、攝政不レ被二着座一也、渡御則被二退出一了、余以下着レ座也、其儀如レ恒、

今夜參入公卿、

攝政、下官、中納言邦綱、前中納言光隆、

中納言資長、忠親、參議家通、

散三位重家、信範等也、

今夜、下官兩度共不レ取レ祿也、

兩堂共無二堂童子一、修正修二月之恒例也、

最勝金剛院御堂圖在レ別、

今日立后〔之〕處、第二日也、左大臣、左大將、以下漸々參入云々、又御書使姿通朝臣、件御書紅薄樣在二上薄樣一云々、永久第三日有二此事一、今度依二日次宜一、今日有レ之、

十二日辛亥、申刻以後甚雨、此日未刻參二新中宮一、院女院同居、人々未レ參、仍參二院御方一、殿上隆季卿獨候レ之、暫言談、申刻人々參集、次下官及隆季等着レ座、端本立二机三脚一、不レ居レ版、(〇版一作飯)大臣料歟、前二脚、奧一脚也、次左大臣內大臣參上、左大臣着レ端、內大臣着レ奧、便宜頗惡、仍下官移レ奧、內府着レ端居替了、

今日座躰、對代南面三箇間、對座敷二高麗端疊一、有二弘筵差筵等一、立二赤木机一備二䊹饌一、大臣料不レ居レ版、(〇版一作飯)也、爲二公卿座一、同南孫庇同敷レ筵、迫二南柱一敷二紫端疊二枚一、立二黑柿机一備レ饌、爲二殿上人座一、東上一行、中門廊副二西壁一敷二紫端疊三枚一、爲二啓陣時座一、北上一行、但臨レ期敷レ之、

先一獻、亮重衡朝臣、（瓶子地下五位、）二獻、左大辨實綱、（瓶子殿上五位、）次居飯、（手長四位也、經家朝臣勤之、殿上人也、〇飯一作販）次居汁、（手長不起座、待居了後起了、）申上下箸、又居汁、申上下箸如恒、次三獻、（權大夫時忠卿、瓶子殿上五位、）次居菓子、次欲差著蕷粥、而左大臣云、可略之、仍不居之、殿上人座一獻、（大進基親、瓶子次五位、）二獻、（權大進光範、瓶子同、）三獻、（權大進宗頼、瓶子同、）次殿上人起座了、此間敷啓陣座、又立黑柿机、不居飯遲々也、次大夫召宮司、宗頼參上、仰可召亮之由、則重衡朝臣參候履庇、大夫仰云、啓陣將召セ、（或説曰、啓陣ノ將ト可仰云々、可尋也、）亮退下、次啓陣將佐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右近少將隆房朝臣、右衛門權佐光雅、左兵衛佐光範、右兵衛佐兼能等著座、（各蒔繪螺鈿胡籙也、）次欲居飯、爰大夫怒仰云、先可居之、不然者、二獻後可居、甚以奇怪、即進飯了、（尤可然、）行事基親失錯歟、次一獻、（權亮維盛、雖年少十四云々、作法優美、人々感歎、瓶子次五位、）次二獻、（權大進基親、瓶子同、）飯汁、（次五位、）次三獻、（權大進光遠起啓陣座勸之、瓶子同、）次給祿、（四位ハ可給大褂云々、而皆單重也、）宮司等取之、將佐取祿退出了、次余退出、此後事不見及、依爲他氏御寺氏院等參賀不可有云云、又有八幡奉幣定云々、其事大夫可行也云々、打出歟冬旬也、

十五日、（甲寅、）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示送云、來十八日可仁王會定、可參仕云々、申承了由了、奉行辨事遣尋、返事云、左少辨經房也、大夫史隆職宿禰之許、可來之由仰遣了、又大外記頼業之許、仰遣同旨、而奉行之者不示可參之由、只仰可催儲執筆宰相之旨、依爲同事、重不遣召也、

十六日、（乙卯、）午時許隆職宿禰來、依昨日遣召也、余著冠直衣、出居公卿座召之、文書幷陰陽寮等事仰之、此次公事之間事多以談語、余問云、節會御裝束宜陽殿兀子、南第四間（額南間也、）立之定例也、而或有立額間之説云々、若有兩説歟、所傳習如何、隆職申云、記文注北行第四間、官之故實、就記文奉仕御裝束、其上依内辨仰改直者也、代々皆立第四間也者、余云、七日給下名之間無便宜、仍有執額間之難云々、石橋常内辨正面之故也、此條道理可然歟、雖爲異説、如故實處尋問也者、隆職云、此條家之（〇之一作了）口傳之中有習、然而近代不用此儀、尙無謂事也云々、余云其説如何、隆職云、南第三間前置石、可爲二省之路云々、以之思之、古來以第四間爲是歟、而先例無用此儀、仍雖傳口傳不顯其事云々、（余案之、雖無先例、於傳其説ハ何不用乎、不審、但此事尤有興事也、）又仰

云、堂上大臣兀子、可立何脚乎、官之所存如何、隆職申云所習只立一脚也、而近代内々聞參入之大臣數、隨其數立之云々、此事□年（○年上有脱字、）七日節會之時、（下官爲内辨、内府稱無座之由者、）内大臣家以爲親朝臣、條々被加勘發之其一也、其子細、

一大臣兀子任見參之員數可立之、而立二脚失也、又縱雖立二脚、臨參列之時、仰諸司可加立也者、隆職申云、官之習、大臣御座、不謂員數立一脚也、而近代聞參入大臣之數、隨其數立之、今出仕大臣二人也、處立二脚有何失之哉、若可立加者、隨内辨之仰可令立加也、又臨參列之期、於立加之條者彌不可叶、内辨御昇殿之後、内豎之外者、於内豎者非官之下知之者云々、

一宜陽殿兀子、可立南第三間、而立四間失也者、（此事元日事也、彼日内府爲内辨、而其後不被仰、追七日被發之、次被加仰也云々、）隆職申云、就記文處立也、而内辨被仰可改由者、早可改、雖何處、非裝束司之可告、自今以後、可立三間者可蒙仰者、（此上尚不被仰可立三間之由也云々）

一近仗胡床不待上仰、遮改雨儀之條奇恠也、是又元日事也、隆職申云、近仗事、專非裝束司之所行、古來（近衞）次將之中、被置裝束司一人、是爲奉行彼被官事也、官更以不加催役事也、本府相存致沙汰歟、此條雖自今以後力不及、有別宣旨、左右近衞府之事可爲官之進止、可存其旨、不然如何、（是又此上不改仰左右云々）

一大海浦紺毯代、敷兀子獨床子下者也、而敷臺盤之下、不敷兀子獨床子之下違例也、如何、隆職申云、上古依布幅弘、敷臺盤下毯代、其餘及兀子獨床子等之下也、別非敷之、（件布三［幔］幅也、）而近代依布幅狹少不及兀子等之下、仍更又不敷之、而宇治左府之時、殊有沙汰、以別毯代敷之、而一度被敷之後、尚爲不穩事、又無先例、仍於今不可敷之由重有定、其後又不敷歟者、是又非官之過失、被仰諸國可被弘布幅歟、將如左府之宣、以別布可敷歟、是又可待上仰也者、（此事又不被仰左右云々、）

已上四箇事有勘發云々、

又余云、去立后日有留御前云々、其儀如何、隆職云、先宮司除目了、左大臣起陣座、被徘徊中門廊邊、（諸卿別居中門東外緣云々、）降自中門内方、被出中門、公卿亂立中門外、于時外記、史、至門外、（擬左衞門陣、）而大臣被

仰可立内之由、仍外記一人、史一人、立門内左右、外記左右大臣進行之間前行、出門折北六七許丈行之間、大臣被鳴扇笏、外記、史、左右平伏稱唯、起揚作居外記召召使（史不召官掌、是有兩說、然而家所習傳、尚可召也、外記召々使、史何不召哉、而史奏宗不召非也、云々、）召使四人、（左右各二人、）代出前行、官掌二人、雖不被召進出前行、（是又先例也、）而到二條西洞院辻、大臣宣云、官掌前行專不可然、可留云々、仍自件辻留了、左大將以下諸卿、隨大臣之後、其後少納言辨外記、別行二條町辻、擬陽明門代、到幔門下、大臣立還揖、（此間公卿雁行立路北、辨少納言立差去北東上列立、已上皆答揖、外記、史、平伏也、）揖了上官起、尙路南、北上東面列立了云々、此外不見給、依立后之間、宣旨事留陣、仍揖之所儀以傳說所申也云云、又問云、大臣奏之時、若勤奏史哉如何、隆職申云、伊通公爲大臣之時、隆職爲六位之史候奏云々、大臣稱唯之聲、事外高聲、初終均シテフツキレナリキ、後朝持參奏報之時、大臣被相逢被示云、稱唯如何、大臣之稱唯ハ、シリカシラ同聲ニテフツキレナルヘシ、フルクラナルハ似上官之稱唯、異樣事也云云、又隆職申云、近代ハ裝束司史バ付大夫史了、其外無之云々、内辨被立直宜陽殿兀子之時、被仰史、史仰諸司令立直云々、下官云、先例、或裝束史（六位、）立直之、或官人立直之、只隨便歟者、

數刻之後、隆職退出、（稱唯起座、）

十七日、（丙辰、）左少辨經房來、欲召之間也、余冠直衣相逢、明日未刻可參由仰之、文書陰陽寮事同仰之、經房退下、以季長申云、明後日列見、仍明日御出早速可行云々、巳刻可有御出定、成披露可催具諸司云々早々其定可沙汰之由、召仰之、經房退出、」

十八日、（丁巳、）天晴、此日春季仁王會定也、未刻着束帶參內、（閑院、）入自左衞門陣代、欲着陣座、隆職宿禰申云、經房早參、而只今白地退下、近邊之處、申置可告御出之由、仍遣召了、又執筆參議未參云々、仍下官不着陣、先參御前、暫言談與女房等、則經房參上、每事可催之由仰之、經房申云、皆具了、宰相一人未參、重遣召由、外記所申也者、參議參入之時可告之由示了、小時、光雅參上、（奉行之職事遍參、奇恠也、）此後尙參議不參、仍召光雅可遣責之由欲仰之處、已參入云云、仍余向陣、先着奧座、次移外座、（以扇直笏、）次召官人令敷膝突、此次仰可召左少辨之由、（奉行也、）此間新宰相賴定於立蔀下氣色、余目之、仍着座、次左

少辨經房（不持笏也）、來（就）膝。（○一作試）、突（經柱外）、余仰云、仁王會日時可令勘申者、經房退了、次持參日時勘文（有誑紙、不入筥、仁王會日時也）、余置笏取之披見了、取笏仰云、例文、經房退了、則史二人持參例文硯等、一人持例文宮（置余前、件宮入去年例文日時檢校行事僧名并今度僧名等、合二卷也、續加【　】）一人持硯置參議座上頭、余披見例文等（必不待硯也）置了、目參議、參議下地更着上頭候、又目之、則搢笏染筆取續紙、（先下入筥、卷取續紙、以左右手返自奧卷之、押ヒヨメテ置硯下方、先取續紙、座前置之、其續入續紙也、）卷返副笏候氣色、余自給、參議置笏、余染筆置例文、取今度僧名讀揚之（先南殿）、賴定書件兩字了、置筆取笏申云、申請可書云々（近代之例、爲省煩、上卿給僧名於參議、也、書之定事也、而下官守舊儀與奪、）賴定未練之（問尚申而也）、仍賜今度僧名、賴定參上、取之復座書之（〔若尋仁王會大間書也、仍書入僧名、而今日無大間書、仍讀南殿字也、近代之書之端僅一兩枚、於座被書入、然而尚可有大間書歟、可尋之、後聞、近代無大間書云々、如何々々、〕）此間、下官召經房仰云、例文有百四堂、今度僧名載百三堂如何（此事不令書參議之前可問也、然而爲早速、且給參議令書也、）經房申云、去年百四堂、今度減今一堂、是依四條宮例、皇后可奉除由有殿下仰之由、隆職令申、然而尚相尋、一定可申云々、余云、堂數尚委可問之者、經房退相尋、皈就軾申云、被減之條、只初如令申也、又堂數百三堂也、下官云、雖被除

皇后宮、其替中宮入之、然者何減哉（本皇太后宮不御座、今立后之後、其數助之故也）、如此僧名ハ、皇嘉門院奉除之如何、經房問隆職、申云、同可奉除之由、有殿仰、是彼兩所、依四條宮之例、雖入給定文、不被行講演、而院宮多々之間、余百堂其數已多、仍件兩所無其實、於諸司者度々被除書了處、殘皆爲要須、可奉除件兩所之由、有仰云々、次賴定書了（本自書之、端一枚許令書之也、而書損又書替、頗不自安也、）（假カ）先是下官召經房（問堂數之時也）、仰檢校行事等之側記可尋進、經房申云、職事可令申歟、余云、先例、宰相存（例カ）進側記也、早可相尋者、則尋取持參之（載一紙）、余取之見了（經房退了）、示賴定云、是も可進歟如何、賴定云、書候なん云々、仍余讀揚之、賴定書了（檢校一紙、行事一紙）、相具僧名并所給之僧名之案文等、進寄進之、余置笏押宮於奧、取之置前、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之處、賀茂下社以下講師不寺付、仍見合僧名之處、無之、召經房仰問綱所之由、皈來申云、已講已灌頂不寺付云々、余云、件條ハ勿論事也、賀茂下社已下僧、專非已講、仍所問也、重相尋可申者、經房皈來申云、村落了云々、早可注進之由、仰之、注一紙持來、仰賴定令書入之、賴定申云、賀茂上社歟、辨

本所書、園城寺、所令注進、東寺、爲之如何、余云、今注進一定歟、付其可被書歟、賴定召史令摺除之間、經房來參議座下、賴定示此旨、經房問綱所、申云、今注進之定可候也者、仍其定書了進之、余披見之處、文字狼藉、不被讀解、疑是專寺歟、然而不遑、但向深更、雖宜强不致沙汰、取出例文等、置宮奥、(縱、)入加日時勘文僧名檢校等文、(行事文、留置不奏之也、)召經房給之、仰內覽之由、密仰云、內覽了便一度可改奏之、是雖不穩事、非無先例、爲省煩也者、經房退去了、良久之後皈來、(此間賴定復本座了、)余取之一々結申、(先日時、次僧名、檢校、)經房仰之詞、(不聞、)則取出三通、加行事文、(四通一度給之也、)給之、經房結申、(四通、)余一々仰之詞、經房微唯、卷文退出了、次余召官人、仰可召史之由、此間經房持參出居大祓日時、(載一紙、)余見了返給、(依上宣文奏也、)經房結申、余仰詞如恒、經房卷文退出了、次史參入候小庭、余云、可撤宮、史稱唯參上、取宮退皈之次、取重硯宮退出了、次下官起座、(不撤、他人皆撤之、故殿無此儀、仍不撤之、家之習也、人々雖奇云々、)參御所退出了、次參攝政許、而五體不具之穢云々、仍自門外(不下車、)申入退出了、

檢校、(中納言宗家、)　參議實綱、
行事、(左少辨經房、右少辨兼光、)　右大史盛弘、
日次、來廿七日、丙寅也、(今度不注儲時也、)

十九日、戊午、此日故殿御忌日也、下官於女院御方御堂、修之如去年、導師公舜法印懸置一座供養之也、公卿(邦綱、俊範、)殿上人衣冠布衣相交也、今日祈年穀奉幣定、(上卿左大臣、執筆實守卿、辨重方、)又有列見云々、

〔廿一日、庚申、此日祈年穀奉幣也、〕

廿三日、壬戌、今日小除目云々、

廿四日、癸亥、見昨日聞書、辨官轉任也、右中辨重方、(爲親死去替、元藏人右中辨、)權右中辨經房、(即敍四位、)左少辨兼光、右少辨親宗、光雅二代五位藏人、有坊官舊勞、光賴卿息、尤可被抽補、故超越之條、尤不便、但外戚(戚恐感歟、)有限歟、〔勘解由次官宗賴、〕

〔廿七日、丙寅、今日春季仁王會也、下官不出仕、〕

三月

一日、己巳、參內於內裏、兼光語云、去夜堀河中納言上卿、被下大僧正快修辭書、(依重病辭申之云々、)同弟子某被敍法橋云々、又示云、去十九日賀茂社遷宮日時被

レ定云々、（上卿左大臣、）季御讀經今月可レ被レ行、而行幸以前、於二禁中一被レ行二佛事一頗不レ穩、仍延引、加之、來月下旬、女院可下幸二平野一給上、（一品、殿上人、舞人云々、）可二指合一、仍五月最勝講以前、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又語云、〕此日攝政被レ向二宇治一、依二明日一切經會一也、又明後日（四日）、可レ被レ參二詣長谷寺一云々、扈從上達部、兼雅卿、資長卿、雅賴卿、（但資長痢依二騎馬所勞一不レ參二長谷寺一、於二奈良一可レ相二待還御一云々、）寛治京極殿例云々、深更退出了、

二日、（庚午）右中辨重方來、依レ招也、上總國役夫工事可レ被レ懸二前司一之由、有二沙汰一云々、爲レ示二其事一也、此次、重方申云、去十九日列見奉幣定、指合之間、外記史遲參、仍被レ召二籠上官一、（史ハ故仰、辨外記ハ被レ仰二頭辨一、共不二上奏一、直下知、）昨日優免云々、今日又右少辨親宗申慶也、

三日、（辛未）甚雨、一切經延二引明日一云々、

四日、（壬申）攝政今朝一切經被二忌行一、未一點被二進發一云云、

六日、（甲戌）物忌也、今日一日之由、攝政自二長谷寺一被二遁向一云々、

八日、（丙子）今日女房有二發心地氣一、仍卜筮了、

九日、（丁丑）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日、（戊寅）今日修二百座仁王講一（僧十口）、尙發了、但頗宜也、

十一日、（己卯）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二日、（庚辰）今日一日圖二繪供一養藥師佛一、導師覚珍已講、又請二法印公舜一受戒、今日又發了、

十四日、（壬午）請二六口僧一藥師經御讀經、又請レ驗者、然而發了、今曉又行二泰山府君祭一、

十六日、（甲申）阿闍梨獻勝來加持、平愈了、仍引レ牛、又給二御衣一、

十七日、（乙酉）自二今日一始二女房祈一（不動供）、

十九日、（丁亥）或云、福原千僧供養、導師法師公顯說法、叡感之餘、被レ仰下可レ任二僧正一之由上云々、事若實者、未曾有事也、

廿日、（戊子）今日、上皇自二福原一皈給、此日於レ院、被レ定二建春門院平野御幸儀一、內府以下公卿七八人參入、雖二大臣候一、中宮大夫隆季與二宰平相公一、親範書二定文一云云、

〔廿一日、（己丑）參二院幷內一、及二深更一退出、〕

廿二日、（庚寅）或人云、公舜法印、一日可レ被レ加二僧正一之由、注申云々、公顯ハ公舜之弟子也、縱雖レ非二弟子一、一門之後進、以二何事一可レ越二公舜一哉、況於二弟子一哉、只

一日被㆑任卽可㆑辭云々、自㆓攝政之許㆒被㆑申㆑說云々、公顯之上﨟法印十三人云々、言語不㆑及事也、未㆑聞說法之勸賞被㆑任㆓僧正㆒事、

廿六日、(甲午)今日日吉行幸也、

廿七日、(乙未)今日行幸還御、寬治當日還御、今度一夜之儀、不㆑得㆑心、攝政被㆑傾云々、尤可㆑然、是院宣歟、可㆑尋、但永久例云々、昨日物忌也、

廿九日、(丁酉)今日被㆑仰㆓行幸事賞㆒云々、上卿大納言實國卿、(從二位)宰相敎盛(卿)讓㆓息通盛㆒、(正四位下)外記師尙讓㆓父師元朝臣㆒、(正四位上)史(業)叙爵、中納言宗家卿爲㆓之上﨟㆒、仍叙㆓二品㆒、大宮右府、賀茂八幡行幸事賞云々、尤雖㆑召㆑幣殊被㆓抽叙㆒、可㆑謂㆓不次之恩㆒、來月一日爲㆓拜賀㆒被㆑請㆓車牛等㆒、依㆓車取破㆒、可㆑借㆑牛之由、答了、

卅日、(戊戌)今日俊光朝臣來、召㆑前談㆓世間事㆒、語云、行幸上卿實國卿於㆓社頭㆒、仰㆓社司勸賞之由㆒、惣一階之由仰㆑之、成仲四位正上也、已以三品歟、尤恐也、云々、於㆓內府之邊㆒聞及歟、又云、平野女院御幸、故殿少將可㆑被㆑勤㆓舞人㆒之由、有㆓豫儀㆒云々、然而沈淪頗見苦、寬治知足院殿爲㆓中將㆒、被㆑勤㆓舞人㆒、今爲㆓少將㆒之條頗不㆑便云々、

正平十一年六月五日一見了、

關白在判

玉葉卷第八終

玉葉　巻第九

自承安二年四月
至同　六月

承安二年夏

四月

一日、己亥、天晴、今日中御門中納言申慶於所々云々、依叙一品也、平座上卿可勤之、

二日、庚子、晴、顯方朝臣來申文書之間事、

三日、辛丑、甚雨、重家卿來語云、去正月賭弓日、内府爲上卿在陣奥座、（于時宗家卿、并重家等在陣、）兼光下日時、内府披見云、先例無此事、如何、兼光云、延引之時定事也、内府尙傾奇、然之間、兼光退了、于時内府問宗家卿、宗家不分明答、又問重家、重家又答不知案内之由、内府云、縱雖非被下之、又不可不知者、則移外座召外記、（頼業參入、）被下了云々、後日以憲雅朝臣内府被陳云、先例不同、或有被勘日時之事、或有不然之時、彼時依所勞、委不見日記之間、先例不覺悟、此事尤恐也、又云所〇（一作取、）奏之間頗不如意云々、隆季語云、爲不存失禮、被始新二壇供、而毎事違亂、新師不請云々、

〔五日、癸卯、參女院御方、自今日始湯治、〕

八日、丙午、此日灌佛也、依當當麻祭使立日、公家幷院、建春門院、中宮、新院、不被修了云々、八條院、高松院、皇嘉門院、皇后宮等被修之、余獻布施之所申也、大宮、上西門院、九條院、皇太后宮、等、依不被催不進布施、先々不進也、以隨身下﨟獻布施、（若隨身不參之時以下家司進也、）左少辨兼光來云、來十七日、廿二日、社奉幣可被發遣、可奉行云、令申云、自去月風病不快、近日始湯治、不出仕者、依在湯之間、不逢也、

十日、戊申、今日有仗議云々、去仁安三年神宮炎上之時、不參之輩罪科事云々、左大臣上卿也、

〔十二日、庚戌、憲基來、齒下加針、〕

〔十四日、壬子、知康來、口加針、今日中納言宗家卿來、加級事殊被自愛、尤可然々々、數刻談話、入夜皈了、〕

十五日、癸丑、恒例尊勝念誦修レ之、雖二祭月一不レ憚レ之、凡祭月神事之法、隨二人之意趣一歟、公家幷執柄人之家作法、八日無二灌佛一之時、自二朝〇朝恐朔字、日一神事、有二灌佛一者、自二九日一神事也、於二他家一者、自二御禊日一神事、但或說、執柄家不レ論二灌佛之有無一、自二九日一神事云々、

十八日、丙辰、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爲二親宗奉一左番長重武可レ遣二中宮使餝一之由、有二院宣一、申二承了由一、

十九日、丁巳、參二女院御方一、舍利講如レ常、召二重武一仰二中宮使餝事一、

廿日、戊午、此日法性寺所レ被二植置一〔之〕牡丹堀進レ院、依レ有二御尋一也、以二隨身重武一令レ付二定能朝臣一、

廿三日、辛酉、此日賀茂祭也、不二念誦一、今年依レ無二御禊一今明許神事也、見物之者語云、近衛使左近中將平知盛朝臣、餝馬、餝、重近、兼任、引馬、賴文、近文、々々者〔〇者下恐有脫字〕方大將隨身也、中宮使亮左馬頭平朝臣重衡、餝、兼賴、兼國、引馬、重武、武安、今日祇喜法務見物之間、棧敷一條萬里小路云々、顚倒、法師原多被二打損一了云々、

〔廿四日、壬戌、及レ晚解齋念誦、〕

廿六日、甲子、建春門院御幸、依レ雨延引、

廿七日、乙丑、此日建春門院御二幸于平野社一、一員云々、舞人十人、右中將通親朝臣、右中將資實朝臣、右少將泰通朝臣、右少將隆房朝臣、左兵衛佐家光、侍從時家、右近少將維盛、右近將成經、藏人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源國行、藏人左近衛尉同惟賴、供奉公卿、內大臣、左大將、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平大納言重盛、大宮大夫公保、中宮大夫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新大納言實國、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花山中納言兼雅、別當成親、中宮權大夫時忠、左兵衛督成範、右兵衛督賴盛、平宰相教盛、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守、平三位信範、新宰相賴定、右衛門督宗盛、爲二後騎一、奉行內大臣、時忠、經房等也、殿上人等、右御車後、御車後、出衣皆紅二藍表衣、出車衣、若カエテ朽葉表衣、二藍唐衣、已上練厚衣、同單衣、物具皆生也云々、一員近衛、左知盛朝臣、右資宗朝臣、左兵衛佐光遠、左衛門佐保盛、已上在二御車前一、右兵衛佐經雅、右衛門權佐光雅、已上在二御車後一、其次侍從代二攝政一、自レ車供奉云々、已上見物之者來語、定有二訛謬事等一歟、

今日或聖人來、

廿八日、丙寅、依二奈良僧都借二請半部車一、車副四人、牛飼、赤衣仕丁、已上皆給二當色一、牛等借二遣之一、明日別當大僧正尋範、參二御社一之共也、

〔廿九日、丁卯、雷電、申刻地震、〕

五月

一日、己巳、朝夕雨降、晝間天晴、今日院幸二法勝寺卅講一、初日也、大宮大納言隆季以下、卿相十人許候云々、今日本

命日秦山府君祭也、秦親朝臣勤之、
二日、（庚午）今日加少灸治、施樂院使丹波憲基來、晩頭灸
了、依例事以給衣一領（重生、單、（單一作平））或云、新三位基家
日來惱世間心地、遂以早世云々（後聞謬說）、
三日、（辛未）或人語云、去廿七日建春門院御幸、雨御祈、顯
智法印俄奉之、前日依甚雨延引、仍殊被仰之而
忽雨晴、仍被行勸賞、（阿闍梨二口、法橋一人云々、）我（○我恐或字）云、甚過分
云々、
五日、（癸酉）今日又加灸治、（聽一所、）憲基又來也、其次語云、昨
日依召參院、先是主稅頭知康參入、依仰下向伊
勢國、是當齋宮煩痢病及獲麟、仍爲彼療治所下
遣也、隨御有樣可給哉否、不日可言上左右云
云、憲基依遲參不被遣、以先參可遣之由、有
御定、依事急速也、驛家事、併目上有御沙汰、爲路
守護、檢非違使一人、被指副云々、余聞此事、大略
齋宮可替給之期至歟、尤可哀事也、齋院不御坐
已及二年了、今又如此、神捨國、豈有憑哉、
今日節供如恒、
七日、（乙亥）或人云、齋宮隱給了云々、醫師不能參著
云云、去三日事云々、可恐々々、而明後日今比叡競馬
倚可被行、又日吉御參籠倚可被遂云々、各僻事
歟、
今日上皇欲幸法勝寺三十講也、而依雨延引云々、
〔今夜參女院御方〕
九日、（丁丑）今日於今比叡可有競馬、是恒例事也、而
依齋宮御事停止了、可然可然、
十日、（戊寅）上皇欲幸法勝寺、臨期止了、此日齋宮薨奏
也、（上卿花山中納言兼雅、）後家事、被付本寮之由、被宣下、（上卿同、）
自今日廢朝三ヶ日也、又有御錫紵事、攝政被參直
衣云々、此日中御門中納言來談衆事、或人云、依齋
宮御事、可被立公卿勅使云々、其人未被定、或
云、齋宮寮中事、違例多端、又役夫工之間、事變波（○波恐頗誤）
無雙、往古勤來庄園併免除、新立權門勢家之領又以
同前、帶代々宣旨官符、嚴重之神社、佛寺之領、多被
催勤、然而充除之所太多之間、國司泥進濟、神事
擁怠、古來未有如此事云々、依此等之咎徵、令
有此災歟、齋院于今不御坐、重又如此、可悲可
恐云々、寮頭忠重京上云々、是去五日事也云々、
十二日、（庚辰）參院幷内、自去三月廿日〔之〕比風痺相
侵、漸々倍增、都不出行、仍去三日加灸治、聊得其

滅、雖不復尋常、齋宮事朝家大事也、仍相勞所出仕也、上皇爲訪上西門女院之瘧病、密々幸仁和寺云云、女院御方女房出逢、則以參內、依御物忌不見參、相逢女房、頃之退出、或人云、齋宮日來有非例事等云々、重服人竊以祗候、又於宮中有流產、其人云々、未曾有云々、昨日晝御座御劍緖犬食切之云々、事非常、仍召陰陽師(在憲、泰親、宣憲、)有御占、公家御藥幷火事云々、來十六七日、御物忌可堅固、仍公卿已下可籠候云々、今夜攝政室家渡住產所、去月四日渡始也、

十三日、辛巳、陰陽大允泰茂來語云、齋宮有怪異云々、內々寮頭忠重、問道泰親之許、占云、若退出給歟、云云、其占令符合、珍重々々、

十四日、壬午、此夜建春門院入內云々、今日覺智法印率五口僧、始轉讀大般若經、本所持之經三ケ帙欠、仍事如之、今日更所奉供養也、

十五日、癸未、終日雨降、申時如沃、此日最勝講第二日也、早旦向邦綱卿正親町第、去十三日行幸、大內九條第其行程遼遠之故也、未刻著束帶(諸縫、劍、)參內、經華德門南殿御後等參殿上、先是兼雅卿在座、信範卿在小板敷、余參上時降地平居、余著座了、更經神仙門著座末、余招行事藏人基清、問事具否、大略申具之由、但僧少々未參云々、又問攝政參否哉由、則余參御所方、于時上御女院御方云々、(弘徽殿、)謁女房、女房云、殿只今可參給云々、則歸著殿上、先是攝政被參候奥座、余於上戶下、請益、攝政被目、仍經端座著之、(追案之、尚自下戶可著座也、尤失也、)次攝政召光雅、被問事具否、申云具了、但堂童子未參、又證誠大僧正在近邊、遣告了、攝政云、於堂童子遲參者、召加六位恒例也、事具早可催大僧正者、則僧正參入、徘徊弓場殿、先是衆僧集會右近陣、(僧正二人、覺珍、公顯、佇立弓場也、)次攝政召藏人、被仰可召頭中將之由、(于時在渡殿方云々、)則實宗朝臣參小板敷、攝政被氣色、實宗、經高、遣戶參上了、小時歸來居小板敷、申可被始之由、攝政便被仰鐘、實宗出無明(作名)門、召行事藏人基清仰之、則槌鐘、次出居着座、(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少將清通朝臣、顯信朝臣、通親朝臣等、經神仙門等著之、西上北面如恒、)年中行事障子自本、副出居座後壁、引東立之如恒、次攝政揖起座、經上戶簀子等著之、余以下同著之、次攝政云、僧可催者、出居等催之、次威儀師(忠在、顯、○一作月)引衆僧、入自仙華門、留立

長橋下㆒、大僧正以下經㆓廣庇㆒著㆑座、(證誠入㆑自㆓南第三間㆒、經㆓佛前㆒、講師經㆓第二間㆒、聽衆經㆓第二間㆒、但夕座着座之時、講師以下經㆓第一間㆒也、)次威儀師著㆓聽衆座上頭㆒、講讀師登㆑高、(先著㆓禮盤上㆒、禮了著㆑之、讀師聽衆之中次第勤㆑之、經㆓佛後㆒如㆑恒、)此間堂童子著㆑座、次堂童子以㆓花筥㆒退出了、(分㆓花筥㆒、次散花、次散部勤捐、次堂童子、)次威儀師打㆑磬、公卿置㆑笏、次勧請、啓㆓白釋經㆒如㆑恒、勧請之間、威儀師置㆓御經二卷於講師前机㆒如㆑恒、次論義二條、問答畢打㆑磬、次公卿取㆑笏、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㆓候殿上㆒、次出居退下、次攝政召㆓實宗㆒、奏㆓事由㆒仰㆑鐘、出居公卿僧侶參上之儀、一如㆓朝座㆒、釋經了、(覺長僧都説法、太優也、)論義二條如㆑恒了、打㆑磬、次僧以下退下、又同㆓朝座㆒、次攝政並余參㆓御所方㆒暫言談、此間兼光申㆓攝政㆒云、公卿勅使、内大臣可㆑被㆓進發㆒之由、有㆓院宣㆒者、早可㆑仰之由被㆑答、即下官退出之間、兼光云、來月三日公卿勅使上卿可㆓勤仕㆒者、來廿日可㆑有㆑定云々、當時加㆓灸治㆒、神事有㆑憚歟之由答了、兼光云、左大臣同被㆓灸治㆒之由也、而勅使内大臣、上卿如㆔上臈可㆓勤仕㆒也、各御灸治尤不便候、申㆓事由㆒、若爲㆓別御定㆒者、重可㆑申㆓案内㆒、但勅使上卿相兼之條如何、先例可㆓相尋㆒云々、次下宮退出、今日參入公卿、

攝政　余　中納言兼雅　宗盛

參議家通　實守　散三位信範等也、

中納言邦綱　時忠等　雖㆑聞㆓祗候之由㆒、不㆑著㆑座如何、

堂童子、

左方　勘解由次官平基親　宮内權少輔平棟範

右方　兵衛佐平經正　因幡守藤隆保

證誠

大僧正尋範、(山階寺別當、法務、)

前權僧正覺珍、(山階寺權別當、)

權僧正公顯、

講師

權大僧都章覺、　玄緣、

權少僧都行兼、(今日朝座講師也、)　覺長、(今日夕座講師、)

法眼顯眞、(始被㆑召㆑之、日來雖㆑不㆑最頓有㆓天氣不快事㆒、不㆑勤㆓公(○公一作而)請㆒也、)

法橋藏俊、　範玄、

已講道顯、　弘雅、　明遍、

聽衆、

榮禪、(山、社、○社一作新下同)　良有、(興、社、)　勝詮、(興、今日朝座問者也、)

相覺、興社、　昌俊、山、社、今日夕座問者、　貞覺、山、
信性、山、　聖慶、東、　顯忠、寺、　覺僘、東社、
今夜白河殿入內云々、
十六日、甲申、雨晴不レ定、自二今日一ハ二間、中宮夜大殿、
女院大盤所白川殿、仍內女房等在二鬼間一、
十八日、丙戌、雨降、此日最勝講結願也、攝政、前太相國已
下、人々濟々云々、余不參、
廿日、戊子、此日攝政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余同參候、被レ開二
舍利一、攝政、余、共三粒給レ之、凡此舍利、故殿殊有二御
願一、令二集置一給、不レ可レ開レ之由有レ仰、而如レ此被レ開、
不二甘心一事也、
今日藏人左少辨兼光、以二消息一示云、公卿勅使上卿
事、尙可二奉行一、勅使自勤二上卿一之例、殊不レ快、左府又
服假出來云々、下官則申二攝政一、攝政云、申二事由一可
レ仰由、下二知兼光一了云々、件消息稱二攝政仰之由一也、
余卽見二申攝政一、被二傾奇一也、何樣ニモ無二奉行人一、勤
仕可レ宜之由、被レ示也、下官申云、今明聊有二相憚事一、
過二一兩日一可レ奉之由可レ令レ申也者攝政云常事也、早
可レ申二其旨一者、仍令レ申二其旨一了、余計思、攝政不レ被
レ示事、兼光自由仰歟、但若攝政雖レ仰二其旨一、如レ此被
レ示歟、
今日洪水殊甚、六波羅邊人家、少々流了云々、今日邦
綱卿參二女院一、余祇候之間也、仍相逢語云、齋宮御事、
今度不レ被レ付二本寮一者、天延蒐二于齋宮一之由、文籍注
レ之、今度出二宣旨一、館有二此事一、然者退了後令レ蒐、更不
レ可レ及二本寮之沙汰一云々、此事一旦雖レ有二其謂一、尙思
慮可レ被レ行事也、非二愚意所一レ及、
廿三日、辛卯、此日女院御方、聊御不豫之由、女房告送、仍
營參殊事不レ御、大略御風歟、卽陰陽師等許遣二占形一
了、退見レ之、今日沒日也、尤不敵、推云、御風土公鬼靈
等、云々、
廿四日、壬辰、召二五輪房法印公舜一、令レ受レ戒給、又日來
所二轉讀一之大般若、覺智法印殊致二精情一祈念、其驗已
新忽滅給、兩法印尙無二止事一人也、
此日、下官日來所二轉讀一之大般若讀經結願也、卽覺智
法印也、件人彼御方兼行勤也、
〔廿五日、癸巳、公舜參上、受戒如レ恒、〕
廿六日、甲午、受戒同レ前、今日女院御方、大般若御讀經結
願也、
廿七日、乙未、先日兼光之許、今日可レ催由相語了、而終日

無音、仍晩頭遣消息尋之、返事未到之間、亥刻許、自彼送書狀云、來月三日公卿勅使事可奉行、明日可有定者、申承之由、則返事到來、神寶事遲々、仍行事所不立離之間、不參啓、自是令申了云々、則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明日可有日時定、可催陰陽師之由、仰史、可召內記之由、仰外記也、及深更之間、不見返事、官方同兼光奉行之由所示也、」

廿八日、丙申　此日公卿勅使日時定也、賴業、隆職等返事到來、各可催儲之由也、申刻著束帶（蒔繪劍）參大內、經華德門欲向陣之間、一條大納言公保爲上卿、奏伊勢宣命草之間也、仍徘徊南殿御後方、招左少辨兼光問事由、申云、今日被發遣伊勢幣（齋宮御幣）、幷被行軒廊御卜（同事）、上卿辰刻可參由被申、御參陣未刻之由被仰、存刻限甚隔之由、兼殊不申案內、隨上卿殊早參、而宣命之趣問、有違亂事、依其沙汰只令馳參殿下、歸參、奉幣進發之後、可有此定也、所處可經時刻、尤恐申者、仰早可參之由了、則余參朝餉方、女房云、今日堅固御物忌也、是則今朝御卜、齋宮御事、殊可愼御之由令申、仍自此壺俄御物忌也、早可參二間方者、仍參二間相待、兼光歸

參之間、經數刻、戌刻兼光歸參、上卿奏宣命草幷清書、向八省了、此間攝政被參、（直衣、）先著殿上、召右大辨俊經朝臣、（束帶、）卽參候小板敷、被仰宸筆宣命趣、（不聞及、）了被參二間方、小時、幣已進發之由令申、仍於石灰壇有御拜、於南殿雖可有、依御物忌也、是例也、（南第一間石灰壇上、向巽敷進二枚、其上敷高麗端半帖、爲御座也、）攝政幷余、依爲外宿之人、隱昆明池障子北邊了、此間、余問申攝政云、御物忌堅固之時、以宿侍之職事、奏文事恒例也、而今日外宿人等悉參殿上、然者只以兼光可奏歟、（奉行也、）攝政云、直不可奏事也、然而外宿人何事之有乎者、攝政云、職事兼不申定宣命趣事、臨期違亂、尤不便事也云々、小時兼光歸來自八省、下官相共經南殿御後、向仗座、召官人令置軾之次、仰可召辨之由、卽左少辨兼光參、欲仰日時事之間、兼光遮仰云、可被立伊勢公卿勅使之日時勘申々者、下官便仰可令勘申之由、（此事先例不定、或當座仰之、或兼依仰、當座不仰也、上卿直仰下之、是元永元年故殿御例也、仍不待仰欲下知之間、職事遮仰之、是又本躰事也、）持參日時、（不入筥、有禮紙、）余披見了之間、兼光退歸、次余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則大外記賴業眞人持參筥、（六位外記不候歟、如此細々使、先先六位外記所勤仕也、如何々々、）余入勘文於件

宮、以官人召兼光付之、仰內覽奏聞之由、兼光取之參進、頃而歸來、置宮於余前、余結申、兼光仰云、依勘申、余微唯卷文入宮、兼光仰云、明年當三合、今年有閏月、其外天變怪異、如此之妖孽、可拂退之趣、可被載宣命者、余目之、又云、於辭別事者、明日奏定可仰、卽退去了、次下官以官人召外記、賴業眞人參入、置笏給宮、（入日時、）賴[illegible]取之、余目之、賴業稱唯、余又仰云、仰神祇官[illegible]可催儲者、賴業不稱唯退了、次召大內記、此間兼光下內藏寮請奏、便返下結申之如恒、次光範參軾、余仰宣命趣、（其詞同職事、仰詞々、不仰辭別事也、）光範退出了、次下官起座退出、（不撤軾也、）于時亥刻終許也、今日兼光語云、伊勢幣宣命之趣事、先例（天慶例、行以前發去條、雖同天延、相叶今度之儀、）其替齋王、可奉卜定由、指其期（明春、）被申、而今度其人不御坐、仍只追可卜定由、載宣命、是則兼申定、殿下所仰也、而今日以六位內記、內覽草之處、仰云、當時無其仁、以誰人追可卜定由被載哉、已以虛言也、神慮有恐、大內記不參入之間、難被仰子細云々、爰上卿云、存先例被載了、今如仰者、無其人由可載歟、是條又如何、一切不被申其替事、又以有恐、此等間參殿下早可定者、仍馳參令申之處、數刻評定、被引舊記幷柱下類林等之間、經數刻了、遂不改其辭也云々者、下官所案者、攝政御難、一旦雖可然、追可卜定由被申、專不可有其恐、縱當時不御坐、遂其人出來之時、爭不卜定哉、然者只追可卜定由趣不乖示事也、兼光又云、此事頗被申院、而院中有穢之間、不參云々、不知何事穢、自何日出來哉、下官者退出之間不問之、余歸家、一兩之男共參院邊也、仍不可混之由、誡仰之間、申云、今朝爲勤所役參院、（行賴御讀經番、基輔花番、此兩人也、）巳刻退出、敢不被立觸穢札、又無告示人、仍今朝所參上自院也、若其穢爲巳刻以前、已以此殿穢也云云、事尤非常、穢起不審、雖相尋、及深更之間、不聞左右、

廿九日、丁酉、早旦、問穢事於候院之人々、各答云、昨日寅刻許、御寵犬（大斑也、）夭死云々者、彼兩人等定觸穢歟、就中行賴參入之間、其犬猶不出院中歟、然者下官已爲乙穢、內裏又丙也、末代之法、無左右申此旨者、必有不快之儀歟、雖然不可不奏、進退惟谷、但只恐人意爭輕神慮、仍以使者示遣兼光之許

曰、穢氣次第事旨如此、但是傳說也、曉更之穢及巳刻無沙汰、尤以不審、疑巳刻以後被用穢歟、左右爲隨上仰、今朝參院之處、如只今者不令混合者也者、申攝政之旨又同、丑刻許使者歸來云、兼光申曰、早可奏聞、縱禁中雖不〇不一本作無穢上卿又無他、延引無疑歟者、攝政返報云、承悉不少、早可被奏聞、件穢昨朝事云々、內裏丁歟、丁無忌云々者、此事先例不同、丁忌神事否、依時儀有沙汰事也、凡今度勅使暫可延引也、其故齋宮之穢、定及路次之驛家等歟、隨又彼穢所、卽勅使參宮之路云々、過卅日之後、被發遣尤可宜歟、攝政產事當來月、仍其事以前、早速可被發遣歟云々、依此事不被憚彼穢歟、末代事、以人意推萬事、神慮奈何之、今度勅使驛家事、偏院御沙汰也、是殊有思食事之故也云々、且又爲省人煩、云々、而期日近々被責諸人之領、遂成人領之煩費、又爲神事之擁怠云々、

六月

一日、戊戌勅使延否、幷穢氣無音、仍不堪不審、內々以消息達攝政御許、返事云、三日延引了、其旨兼光定令申歟云々、仍此後參院之躡混合了、

二日、己亥辰刻許、自兼光之許、送消息於季長朝臣云、依一日御使來申、則內覽奏聞、三日勅使延引之間、彼基輔、行賴等、觸穢之後不參入、不可有穢之由、於院爭申云々、以外事也、依不審所令申也云々者、余幾召彼兩人問之、各申云、彼廿八日不知穢之由參院、退出之後、參此御所、其後廿九日朝、爲勤番參院、於其後者不參此殿、是難穢條無疑、待上仰之間、爲用意暫不可參之由、依有仰也、但於院無尋問、仍又不及申此子細、況於爭申哉、勿論事也云々、基輔申云、兼光只今於院相逢、依尋問申開子細了、各令書申狀、遣兼光之許了、凡此間事恐懼多端、境節依穢氣延引之條、深可被恐神慮之處、遂以令申穢子細、被處奇恠、是偏兼光之結構也、不能左右、可哀之世也、

四日、辛丑申刻兼光示送云、日時定明日可候也、但當日則可問外記之由、有殿下仰、仍遣問了、自是可申左右、又三日延引之由、可載辭別之旨、內々告內記之許了者、報曰、明日申刻可參、但當日有

レ例者可レ宜、左右早可三示送一者、

五日、壬寅、早旦兼光申云、外記勘申當日例不快之由、猶今日可レ有レ定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者、則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仰遣了、頼業之許密々問レ例、注送曰、保延長寛如レ此、當日被レ勘二日時一、共以不快、永久五年兼日被レ勘レ之、爲二最吉例一、又被レ奏二宣命草一云々、因レ之所レ被レ仰歟、以二消息一、日時内覧可レ被レ免之由、幷宣命草、卜串等、可レ有二今日一歟之由、申二攝政一了、未レ見二返事一、申刻著二束帶一參内、兼光未レ參、仰二隆職一介二遣召一、又頼業問云、若今日儲二候卜串一哉、申云、永久只被レ奏レ草、當日被レ開二卜串一、依二彼例一今日不レ儲二卜串一者、所レ申可レ然、已上巫等作レ立二陣後一所二召仰一也、即參二御所方一、于レ時及二秉燭一、兼光猶未レ參、度々蒙レ催適以參來、太以奇怪、此人以二如泥一爲レ先、○先或失余責二遲參之旨一無レ所レ遁歟、次余著二陣外座一、令レ撤レ軾之後、召二兼光一仰二日時事一、則持來、見訖、兼光退下、次召二外記筥一入レ之、召二兼光一仰二可レ奏之由一、申云、於二内覧一者申請了、抑宣命草委任二永久例一、今日可レ候之由被二仰下一、仍存二其旨一之間、只今攝政渡ニ給宇治一云々、爲レ之如何、余云、内覧事申請哉、兼光云、不レ然、余云、上卿更難二進止一事也、宣命草者、非下可二奏下一之文上、或先奏聞、次内覧、間有二其例一、今夜如レ可レ有二草奏一之由有レ仰者、追内覧不レ可レ有二殊難一歟、但兼不二申請一、又不レ被レ免者、奈ニ何後咎一、就レ中幼主御時、以二内覧一爲レ宗、一説惣以不二奏聞一、只以レ覧二攝政一爲レ奏云々、而攝政不レ被レ坐之間、奏二宣命草一之條、尤可レ有二思慮一、左右在二職事最一、兼光云、仰旨可レ然、不二必當日奏一レ之、若有下乖二永久例一之咎上者、以二此趣一可二披陳一者、即奏二日時一了、歸示返給、問云、宣命辭別、去三日依二何事一延引之由、可レ被レ載哉、居二穢氣一之由歟、答曰、然也、次召二頼業一下二日時一之次、仰曰、使々事可レ下ニ知神祇官一者、退下了、次大内記光範退下了、次余退出之次仰二兼光一云、明後日如レ法辰刻可レ參レ陣、上卿雖二早參一、奉行人遲參、太以難レ堪、爲レ之如何、兼光卷レ舌不レ答、余即退出了、

七日、甲辰、天晴、此日被レ發ニ遣伊勢公卿勅使一也、去三日可レ有二此事一、而依二穢氣一延二及于今日一、此由被レ載二宣命辭別一也、

勅使、内大臣兼右大將藤朝臣雅通、

行事、

上卿、余、

辨、左少辨兼光、藏人方事、同以奉行、但當日番物事、被仰右少辨親宗、兼光神寶之間事奉行、依可懈怠也、
外記、中原廣元、廣季子也、一臈外記也、
史、○一本無史、
職事、兼光、　六位左兵衞尉源雅賴、

已一點著束帶參內之間、於大炊御門町辻逢內大臣、彼人扣車下前駈、余又下前駈隨身等過了、經陽明待賢等門、先欲參御所方之間、兼光相逢云、攝政候御前給、事皆具了云々、則著陣、先奧、次端、此間右宰相中將實守於宜仁門下氣色、余目之、則著座、余仰官人令置軾之次、問內記參否、申候由、則仰可召之由、官人退召之、大內記光範參軾、余仰云、宣命草持參歟、退去則持參之、入筥、辭別注別紙入之、余各披見了、神寶員數具不載之、只內宮其物、外宮其物と註也、仍余云、雖草尚具可載也、然而粗有如此之例、隨又可遲怠、仍不改直者、之、內記退了、次以官人召兼光給之、仰云、內覽、執柄被坐里第、居直廬之時、以內記內覽也、而今日被候御前之由、隱聞之仍付職事內覽、或說雖被候御所、尚以內記內覽、內記付藏人云々、不知執柄在所八、此儀可然、兼隆聞此旨八、理不可然也、江次第云、執柄坐里第八以內記可內覽云々、就此說或被候禁中之時、有不內覽直奏(人)云々、此事尤非也、永久四年六月十八日、臨時伊勢奉幣之時、故殿上卿、知足院殿雖候御所給、草清書被內覽、仍聞後儀也、兼光取之退了、良久不歸來、此間招外記、大外記賴業來、豫問卜串儲候哉否、申候由、此次賴業云、長治大夫外記、開卜串、永久五年不然、今度可依永久例之由、被仰下、若隨永久之例、以六位可令開歟、余云、長治不可處不吉、五位外記開之、何事之有哉、但偏可依永久之例、六位又不可有難者、賴業退了、長治上卿知足院殿、內覽右大臣也、今度隨彼例、以五位可令開、然而殊被逐永久之例上、保延元年故殿上卿之時、大外記雖出仕、六位開之、仍強不逐長治例也、頃之、兼光歸來、置筥於余前、次召大內記給筥、取之退立小庭、余經小庭軒廊東二間階下等、內記欲經階下、仍余示可經階前之由、先例依持無止事宣命不令經階下也、進弓場殿、立軒廊西第二間北面、此間頭辨長方朝臣來、向余搢笏於腰、取宣命筥付之了、拔笏立、小時歸來返授之、仰云、可令清書者、此間內大臣在殿上座也、頭辨經上戶鬼間等參朝餉奏之歟、余搢笏取之返給、內記拔笏經本路還著陣、內記置筥、即返給、仰可清書之由、次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廣元也、行事參進小庭、仰云、卜串持參歟、即持參之、直進著膝突進筥、余取出卜串、透見之、返入給筥、仰可開之由、外記開之、開乙下合丙合二也、不合卜串、筥內下方横、本自置之、或說開進之時、取出自筥置前云々、若有兩說歟、進之余、此度不取出、乍筥見了返給、仰可遣乙下合恠言王之由、外記稱唯退了、次外記歸來候庭、申云、使王申請馬者、余目之、外記唯退了、次大內記光範持來宣命清書、入筥、余見了、內記退了、以官人召

左少辨兼光、數刻不還來、又依他官人不候、以隨身尋之、則兼光來、付之内覽、此次依度々例、不載使大臣名也、若有事尋者、可達此旨之由、含兼光了、則返來置宮於余前、次召光範給宮、取之退立小庭、次參弓場奏聞、（其儀同奏草、）此次、奏使王申御馬之由、郎返來返給之、次仰云、使王御馬事、聞食了者、余取宮給内記、（此間兼光在弓場殿、仍早速可向八省之由仰之、兼光申云、八省事、親宗奉行之由、假被仰之、兼光依神寶之間事奉行也、親宗候八省、令奏幣物之由所申也者、）經月華陰明〔修明〕等門到嘉喜門外幔門下相待、勅使尚遙云々、（大外記、大夫史等相從予也、）仍不能相揖入幔門、先是右少辨親宗行事史等、列立嘉喜門西掖、（史平伏、辨深磬折立、先々居地、今如此、依爲外舅歟、禮歟、可嘲々々、）余向辨相揖、入自嘉喜門、（隨身等相從、）自砌西行、著昭慶門東廊第二間兩面端半帖、（隨身以弓袋幔、據置小筵爲軾、）兩揖了、直沓之後、居向東、以召使召辨、辨親宗經砌參軾、余仰云、幣物奏了哉、申云、奏了候、郎退了、次召外記、奉行外記廣元參候砌、仰云、使等參哉、申云參候、又抑云、使王可給御馬者、稱唯退了、此間、勅使内大臣入自嘉喜門、經砌并座末奥座、著奥兩面半帖、（脫沓於瓣〔〇一作席〕外地也、）次余召辨問云、刻限至哉、申云到候、次以召使仰内記可持參宣命之由、次内記捧宮進嘉喜門壇下、次余、勅使以下經砌移著東廊座、（余、勅使、經座北間也、其座共西面、本座頗絕階數之、而内府欲著座之間、仰奉行史、於下數階者、可引進、仰之、仍數積了著之、可尋事也、）其行列、余、勅使、内記、（捧宣命宮、勅使可立前之由雖示、然而余可奉勅使後辨前之由仰之、仍内記不進、）辨、外記、史也、著座了、内記置宣命草於余前、著上官座、次余仰辨令取幣物、辨傳仰史、以召使令催之、（或上卿直召召使仰之、先例不定、隨宜也、）次中臣神祇權少副大中臣朝臣定隆、忌部等、入自東福門、經幔門列立大極殿北庭、（西上北面、迫砌立、）次忌部昇自小安殿南面階、入東一間、取外宮幣於階下授卜部、卜部取之復列、次取内宮幣退出、（今度先忌部、次卜部、次中臣、）了之後、余置笏於左取宣命少開見、（先々強不開見、然而元永元年故殿開見給、仍所見也、今案、必可見事也、）以右手及賜使、内大臣置笏於右、以左手取之、副笏揖著沓、（沓在筵外也、仍更起到筵端、又跪著之也、）向座（南面也、座北頭也、）揖自杜内南行、同經南廊杜内、出自東福門了、（隨身等、内府著座了、出自嘉喜門、經廻廊外、入自昭訓門、到東福門外也、）宣命給使王歟、（或給中臣云々、）次余仰内記令取宮、内記取宮立座、（北間、）次余返座、經本路歸著北廊、（親宗、内記、外記、史等、到東廊、如恒、余相揖過也、）以召使令見使出自待賢門哉否、頃之、歸來申出了由、仍余出自嘉喜門、辨親宗五位外記、史、以下出立如恒、（五位外記二人、史一人、六位外記一人、史一人、）

皆平伏、親宗偃座如初、予相揖與辨出軾門、取沓退出、召使前行到待賢門下、近代無待賢門出立也、予退出之間、小雨則留了、後聞、今日御前儀被止了云々、長治永久、共有之、嘉承無之、不吉例也、尤不審事也、或人云、右少辨親宗辭退、仍被仰兼光、領狀之間、尚被止了云々、

〔九日、丙午、醫師定成來、問病之間事、又遣賴輔之許、令見所勞躰、歸來申云、大事歟、又僧等兩人來、各相逢遣之、寬珍已講來、三論宗要文先日依尋也、一反見了、〕

〔十日、丁未、參女院御方、入夜雨降、夜深雷鳴、〕

十二日、己酉、雨降、申刻參內、依御物忌不參御前、於二間謁女房、左少辨兼光祗候、余問勅使之間御前之儀、答云、攝政殿自前夜令參給、日出之程上給、衣冠、先是御湯殿了、次右大辨俊經持參宸筆宣命草於朝干飯緣、謁申之、攝政被候、次召淸書之料紙筆、兼光持參之畢、蒔繪硯筆二面、墨一挺、水入、土、小刀、檀帋五枚綴一面、三枚綴一面、各有禮帋、已上置柳指蓋、持參朝餉方、主上自令淸書給、堀川院御時、寬治七年、初有自御淸書、鳥羽院御時、永久二年、初行此事、是皆自萬機行之後也、復辟以前未有此例、然而御入木之體已以堪其能、事出自新請、縱雖無例、自令書給、更何難之有哉、時儀如此、仍令書給云々、上卿奏宣命淸書、返給之、次頭辨奉勅召勅使、頭辨歸出仰勅使、在殿上、勅使經上戶、跪候年中行事障子下、隨御儀動起、不揖、入自前第一間、依御物忌垂御簾、給宣命出、自無名門、於同門外改紙入懷中袋了、著紐經陰明修明等門、被向八省云々、抑今度不被具御前、其子細不吉、仍問之、答云、先去月廿日比、內々謁勅使之次、被示奏事由可催出、仍相催之間、親宗領狀、臨期今月四日俄辭退、仍被仰兼光、領狀外記史、五位、各申障、仍六位等勤之、少納言信季參之間、五日參向內府第之次、被示云、先例不被供御前、爲吉例、有御前之度、尤不快之由、大外記賴業勘之、申殿下之由、奉之、尤有恐、一切不可具云々、仍兼光申殿下之處、仰云、全以不聞事也、但執柄專不可知御前之條、只可在大臣之意也云々、至于當日不止之、勅使參入尙觸申、且又傳殿下仰旨被示云、內內有奉樣、仍不可具云々、然而事起院宣催之、仍儲東廊邊、被示可止之由、仍各止了云々、內々所奉之、中宮權大夫時忠密々和讒不可被具

之由二云々、内府内々被レ觸云々、此事尤理也、大臣只三御前一、只可レ在レ意事也、全自レ上非下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上也、專見苦事也、或云、頼業密々勘二先例一、見二時忠卿一云々、所レ爲之旨不當歟、長治、嘉承、仁平、皆具二御前一、永久五年無二御前一吉例也、然而御前之條、偏大臣之進止也、專不レ可レ及二上御沙汰一歟、近代之作法、皆如レ此云々、又語曰、去年伊勢幣上卿内大臣、辨兼光、東廊出立如レ恒、上卿於二嘉喜門下一留立、令レ出二上官一等、恒例也、而不レ被二立留一、辨已下不レ能二出立一、只五位上官等、列二嘉喜門外一云々者、此事也、未レ知事也、或伊勢一社之幣之時、不レ可レ逕二著北廊一之故、無二東廊出立一、或有二出立一之時、留二内大臣一、令レ出二辨已下一是例也、未レ聞下有二東廊出立一、無二嘉喜門出立一事上、秉燭之後、攝政被レ參、兼光申二攝政一云、明日可レ有二止雨奉幣一、戌日如何、但其後連々無二日次一、不レ可レ憚歟、攝政云、百千事無益、雖二一日一以二早速一可レ爲レ先者也、早明日可レ有也者、藏人可レ爲レ使云々

余問二申攝政一云、勅使入レ自二第一間一、居二何處一哉、被レ答云、只入レ自二一間一直進給二宣命一〔也、〕又〔問〕申云、給二宣命一之外、有二被レ仰事一歟、被レ答云、給二宣命一之外、無二被レ仰事一、成人御〔之〕時、随二御意趣一有二其詞一、幼主御時〔强〕不レ然歟、我候二御帳北邊一云々、余又問申云、宣命草幷清書内覽事、執柄或雖レ候二御前一、以二内記一内覽、内記付二職事一、或進二弓場一奏二聞之一、次先可二内覽一之由、示二職事一云々如何、被レ答云、其不レ可レ有レ難、但進二弓場一之次、内覽事頗省略歟、未レ見二慥例一云々、申云、於レ陣以二職事一内覽、如何、命云不レ可レ有レ難、理尤可レ然事也、

十三日、庚戌、或人云、昨日快修前大僧正入滅云々、日來煩二不食一云々、役夫工事、頭辨長方朝臣奉行、而依二此事一爲二服暇一、左少辨兼光可レ奉云々、快修者長方之叔父也、

十四日、辛亥、天晴、今日祇園御靈會〔也、〕馬長自レ院殊有二御沙汰一、仍其數多レ自二例年一云々、但八條院、高松院、自二今年一停止云々、此女院、年來御出家以後也、無二沙汰一、而七八年之前、自レ院被レ加レ催、其年被レ騎レ之、以停止、以レ之爲レ例所々如レ此、

十五日、壬子、今日月蝕也、余殊依レ可レ愼自二今夜一〇一作去始修二一字金輪供一、信助阿闍梨也、又修二一字金輪念珠一公舜法印弟子〔僧〕三口也、

十七日、甲寅今夕有レ行二幸閑院一也、
廿日、丁巳凶會、早旦女院御方被レ仰云、攝政殿有二御産氣一云々、仍獻二使者一了、歸來云、未レ成、自二昨日晩頭一有二其氣一、然而非二火急之體一云々、其後數刻無レ音、仍晩景又進レ使、歸來云、日沒之程平安成了者、仍又以レ使申二悅由一、使歸來云、修法僧七口、各給二單重一、（僧綱織物單重、凡僧綾單重、）此間驗者二人、（三井中納言阿闍梨俊寬、（雅兼卿子、）山階成房阿闍梨俊寬、（下官猶子也、））各加二給馬一匹一云々、又顯智法印自レ院被レ獻、同給二馬單重等一、此外給二野劍一腰一、（入レ袋、）云々、陰陽師五人、（陰陽頭在憲朝臣、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圖書頭周平朝臣、縫殿頭宜憲朝臣、主税助時晴朝臣等也、）連二居寢殿南簀子一、讀二中臣祓一、成了之後、各降レ地、次第給レ祿、（絹單重、）醫師二人（典藥頭重長朝臣、施藥院使憲基朝臣、）又給レ祿、（織物單重、）各退出云々、五條中納言邦綱、藤中納言資長、堀川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頼、大武重家、以下殿上人、諸大夫、濟々參入云々、後事暫遲々、仍諷誦祈禱、小時、平安成了、其後又産婦聊被レ損二心地一云々、仍僧等又加持、即被レ復レ例了云々、」
廿一日、戊午參院途中、公卿車相逢、（入衆車也、）不レ知二誰人一、而不レ押レ車、遣ヨ入前駈之中一、尤以奇怪、仍前駈等不レ下レ之過了、余車與二其間一二三丈許、而始押レ之、前駈遙行延了、更召返不レ能レ令レ下レ馬、余車過了、院有二孔雀經法一、東寺長者法務權僧正禎喜勤レ之、番僧廿口、此内僧綱四口云々、以二寢殿一爲二其所一、法住寺殿也、邦綱卿候、只今參二故殿御墓所一由所レ示也、次余以二中將定能朝臣一申ヨ入兩院御方一了、次參内、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謁二女房等一、主上被レ仰云々、連句等、女房持來令レ見レ之、尤神妙、移レ刻退出、
廿二日、己未自二攝政許一被レ送二消息一云、七夜必々可レ來、先日返事深以相ヨ憑之一、枉可レ蒙二芳恩一也云々者、返報云、必可レ參由存思給、而昨日參内退出之後、所勞發動、不レ能二參入一、彼日以前、若得レ減者可レ參、如二只今一者、不レ可レ叶者、
廿三日、庚申此日攝政産三夜也、其儀中納言注ヨ送之一、奉行朝親云々、此夜事惣攝政沙汰也、
廿四日、壬戌五夜也、此夜事前太政大臣沙汰也、今朝下官參否、重被二相尋一、申二無レ術由一了、定（有二）不快事歟、所惱更以非レ傍、約見レ病力不レ及事也、自二去五月之比一、不食相侵是毎夏事也、仍不レ歎之間、此六七日增、然而無二殊事一、仍出仕之間、自二去廿二日一俄以倍增、一切不レ食、神心不レ快、辛苦惱亂更不レ可レ堪、仍申二此旨一也、

廿六日、甲子、今日、有ニ孔雀經法結願一云々、又有ニ小除目一、宮内少輔親經、俊經子、刑部少輔隆雅、隆季卿、僧事、法眼隆曉、（前法僧正孔雀經法營議云々、）今日七夜也、下官送ニ兒衣一、衣筥二合也、其色目自レ本所レ被レ注ニ送之一也、使太皇太后宮大進源行頼、正五位下、皇嘉門院殿上人也、納ニ長櫃一合一、衣冠下家司一人相ニ具之一、赤衣仕丁二人昇レ之、秉燭之後進レ之也、

廿七日、乙丑、去夜儀或人語云、先勸學院參賀、次人々參集、盃酌三獻之後、自ニ所々一有ニ兒御衣一、先建春門院使判官代木工頭親雅、女院被レ忌ニ卅日一、不レ昇ニ堂上一、進ニ立中門一、家司資泰朝臣相逢、申ニ事由一、即家司二人傳ニ取進レ之、可レ有レ祿哉否、有ニ沙汰一云々、然而依レ被レ忌不レ給レ之、依ニ權議一、兼雅卿下ニ逢中門一、謝ニ遣之一云々、尤件衣筥二合也、所々皆同前、而籠ニ下机一褁レ之云々、尤失也褁レ筥置ニ机上一也、次皇嘉門院御使、別當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四位也、給レ祿、褂袴、件御使事、重家卿内々伺ニ攝政形勢一之處、承暦三年堀川院誕生之時、自ニ陽明門院一有ニ養産事一、御使四位別當有宗朝臣也、仍准ニ彼例一、別當可レ宜云々、仍先被レ點ニ季長朝臣一之處、爲ニ本所家司一、所レ傳ニ獻兒御衣一也、仍難ニ兼行一之、所レ被レ改ニ定經家一也、余倩案レ之、所々御使、依ニ産所之尊卑一、可レ有ニ沙汰一歟、專以ニ帝王降誕之例一、難レ准ニ臣下養産之儀一歟、康平、承暦（之）例、自ニ后宮一有ニ養産一、皆是大進爲ニ御使一、准ニ彼等一者、五位判官代可レ爲レ使歟、但執柄産之儀、古來所レ不レ見也、仍今度爲ニ新儀一、依ニ時宜一所レ被レ用、尙不レ被ニ甘心一、次皇后宮、御使、大進信國、次下官、其人在ニ昨日記一、次太相國北方、使散位高階泰定、次四五獻云々、事了聚攤之後、有ニ絲行之興一云々、康平、承暦、只雖レ有ニ觴詠一、不レ及ニ管絃一歟、是又殊被レ專ニ威儀一也、

卅日、戊辰、今日下官所勞今日頗宜、今夜有ニ小除目一、紀伊守藤弘家云々、光能朝臣知行（給）國也、

玉葉卷第九 終

右承安二年春夏、此一冊懸付八拾五枚者、以ニ三縁院道教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照卿被書寫之畢、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　卷第拾

自承安二年七月
至同十一月

承安二年秋冬

七月

一日、戊辰、法皇幸鳥羽、依明日故院御忌日也、

二日、己巳、今日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也、

三日、庚午、今日法勝寺御八講初日也、有御幸云々、

五日、壬申、晴、長光朝臣〔來、〕呼前談雜事、此次語云、南都僧等密語云、先例藤氏后宮御産之外、無與福寺參賀之例、仍一旦雖申此旨、依別仰所參也云々、執政家産儀、先蹤不詳、今度始儀也、仍毎事被用權儀云々、康平、承暦吉例共執柄以前也、仍一等可勝彼等例之由被結構云々、世人不甘心歟、又云、廣季爲全經之儒侍浴殿云々者、此事又天子降誕之例也、專非人臣所生〔之〕儀歟、但可尋先例、

七日、甲戌、今日法勝寺御八講結願、無御幸云々、是則南都僧等、參賀于殿下産、以其身參法勝寺、法皇忌産穢卅日給之故也、白河鳥羽兩院共雖被奉崇熊野叡山等、除御參詣之時之外、未忌給産穢卅日也、而至于此御時者、〔傍〕祈兩所之靈社故、有數日之忌禁歟、謂其歸敬已越先代者也、抑依式文有限、於内裏者、不被忌七ヶ日以後、然而至于參禁中之人、不被憚院參、只直向産所之人、不參院中也、是依御信心之餘、雖有卅ヶ日之忌、更非式條之所載、又非法令之所指、仍被略丙穢云々、是又頗權議歟、近世事不存首尾、

八日、乙亥、小雨、昨今物忌也、或人語云、攝政産七夜、自建春門院、被送見衣、時忠卿奉仰調之云々、而一合納細長、一合納綾小衣、如小宿衣、后宮産、寛弘以後未見此例、臣下産、康平、承暦又無此儀云々、前〔大〕相國見之與言云、成人之後可令奉着、早可割置、太能治之沙汰也、尤神妙云々、其語自達法皇之御聞、仍時忠之識者、太異様之由、有不快之御氣色云々、但時忠定有所見、致其沙汰歟、尙普可

二百十四

尋見先例也、
九日、丙子、或者語云、伊豆國異形者出來云々、國司（頼政朝臣知行國也、）注進子細、去比當國出島鬼形者五六人許出來、（島イ）乘珍重之船一艘、（以桑檀赤木等之類造之、）來着件島、島人等暫成怖畏之思、雖不近之、只有希異之容貌、未有非常之所行、仍漸近寄粗言談、然而敢不返答、又或者進寄、勸以酒、于時雖不出詞、有許容之氣、仍與酒、如此之間、彼鬼類等乞弓箭等云々、島人惜而不與之、爰各太怒、以三尺許白木、（件木自本指屢云々、）打突島人等、即時五六人終命、殘七八人僅雖存命、其疵太重云々、仍島人等發人勢、帶弓箭欲射留之、鬼等敢不恐怖、自其腋出火、所耕作之畠等、悉燒失之、則乘船逐電、指南海逃云々、疑是蠻夷之類歟、辨希代也、仍粗注進之、國司付藏人右少辨親宗奏之云々、
十二日、己卯、來廿一日攝政若君行始、可被參女院云云、院中經營殆可及陪從之祿云々、是攝政被存可然之由歟、但扈從公卿可預贅祿云々、
十四日、辛巳、法性寺兩堂送瓮具如恒、
廿日、丁亥、去十五日多武峯恠異占形、自攝政許以職事能業被送之、可愼病事等云々、
廿一日、戊子、此日法皇有御移徙、新造三條御所（丹宮成親卿造之、）一夜儀云々、余依物忌不參、今夜有勸賞事云々、成親卿從二位、丹波重任、越後重任、遷任國司、又追可被仰之云々、五ケ事之賞未聞事也云々、資賢兼雅等卿被超越了、兼雅卿權門之人也、今被越之條、世以傾之云々、
今日攝政若君被參女院、余依物忌不指出、其儀以傳說聞之、
唐車、（出紅衣、）車副六人、（白襖上下、濃打衣、）出車五兩、（檳榔毛、出女郎花衣、前駈侍各二人、衣冠、檳榔出車太過差事也、否云々、）（不可云々）前駈、殿上人四人、（經家朝臣、顯信朝臣、宗雅、行雅、）地下君達二人、（定家、兼能）家司職事十七人、（四位二人、五位十五人、無六位云々、）後騎、（左少辨兼光、）衞府長左府生中臣季近、在車後、（平禮、白襖、濃打衣、紅單、）扈從公卿、（檳榔毛、）
中御門中納言、（束帶、）花山中納言、（直衣、）藤中納言、（同、）源中納言、（束帶、）大貳、（直衣、）藤中納言〔ハ〕（淺黃指貫、）大貳〔ハ〕（薄色指貫、）云々、
寄車於寢殿南面、（兼雅卿候之、）此間公卿隱居閑所云々、下自車之後、公卿等著殿上座、（兼居饗大盤上居之也、進物所預勤之、）次有贈物手本、（道風手、入銀筥、以錦裹之、以玉結之、付銀松枝、）自簾中女房

被レ出レ之、院司中御門中納言取レ之、召二本所家司一授レ之、次一獻、經家朝臣勸盃、殿人範行取二瓶子一、可レ有二三獻一之由、雖二相儲一、不レ可レ過二一獻一之由、人々被レ示、仍略レ之云々、次給レ祿有レ差、納言、蘇芳滑物單重、參議、女郎花單重、女院殿上人等取レ之、次還御、今日事光長奉レ〔仰〕行レ〔之〕、判官代行頼奨行事云々、

廿三日、庚寅此日有レ行二幸于院御所一、新造三條御所也、不レ知二何事一、秉燭之後有二行幸一、明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云々、抑臨二萬機之餘假一、有二一日之臨幸一之時、先例必專一事、被レ行二其事一者也、或詩歌〔之〕會、或管絃之興、隨レ境依レ時歟、今度無レ指事一、〔又非二御方違一〕又非二朝覲一、已似レ無レ所レ據、如レ此事無二申行之人一歟、

廿四日、辛卯今日還御云々、昨今無爲無事、太以冷然云云、識者定傾奇歟、

八月

一日、丁酉今日釋奠也、上卿藤中納言資〔長〕參議平相公親範云々、」

六日、壬寅今日法皇被レ供二養御塔、并木像、法華曼陀羅等一、長光朝臣假奉レ仰作二御願文一云々、是御沒後料云云、

十日、丙午此日攝政若君五十日也、今日滿日、卽相二當吉日一云々、公卿直衣、三獻云々、或人云、豫可レ有二御遊一由、有二其沙汰一、所作之人々、被二催儲一、當座俄停止、不レ知二其故一云々、後聞、宮達五十日百日之外無二先例一、而如レ此被二結構一、已蔑二爾朝憲一歟、太爲二奇恠事一由、有下申二入院邊一之人上云々、仍召二兼光一條々被二掲發仰一、凡今度產間事、每事過差〔也、〕已忌二先例一、偏汝奉行由聞食、頗不二穩便一事也、就レ中行初之間事、未曾有云々、又今日可レ有二竹肉之興一由聞食、太異樣、〔慥〕可レ陳二申子細一云々、兼光無レ所レ于二披陳一、馳二參殿下一告二申此由一、仍停止云々、

十三日、己酉昨今物忌也、今曉山僧五六十人許、下二向祇陀林寺邊一、件寺別當家散々打破歸昇了云々、此事根元、熊野別當湛快子、法眼湛宗之從者、與二山僧一去七日有二濫行事一云々、山僧一兩被二殺害一了、依二其事一自二公家一召二湛宗之從等一、給二檢非違使一了、其後山僧等猶爲二報答一、假下向欲レ伐二湛宗一之間、誤破二他人之家一了、嗚呼之極也、此事大衆等不レ知、下法師原所爲云々、或云、依二此事一自二公家一、山僧等被レ召二下手一云云、

十六日、壬子、今夜法皇渡御北殿新造小御所、非御移徙之儀、只如常之御行、密儀云々、

廿日、丙辰、今日欲渡竈神於此第、九條、北町六角第本竈神令坐之所、為他領之故也、而至于今年北方相當大將軍方、可憚哉否、問時晴、可憚之由所申也、仍延引了、去十七日内裏閑院、蚋二間許群集、事太希代也、而無其沙汰、及今日俄召陰陽師等、兼光奉行、有御占、云々、申云御藥殊重、又兵革口舌太以可恐、今日之内可移他所給云々、在宣朝臣、泰親朝臣等、一同令申云々、仍今夜俄遷幸新造院御所、三條烏丸、件蚋集南殿云々、

廿一日、丁巳、朝間雨降、午後天晴、此日小童有着袴事、於女院御所有此事、代々例相准行之、今度用略儀也、小童今年六歳也、京極殿以来皆六歳着之、承保三年三月、知足院殿、於四條宮着袴、久安四年三月、故攝政、於高陽院有此事、彼兩度之例相叶、今度之儀、仍相准擬之、自去十八日始裝束、光長行其儀、寢殿西庇、當時御座也、自南第二三間二ヶ間、為着袴所、母屋庇并南北障子、皆懸簾垂之、南間敷繧繝端畳二枚、南北行、其上敷東京錦茵、為其座、副北障子敷高麗畳一枚、東西行、西廣庇南第二間南北、立燈臺二本、各敷畑、上下庇不敷筵、西卯酉廊西四ヶ間、為上達部、殿上人座、日来女院殿上也、而今日儀、依無其所、暫被渡北廂、抑、久安記云、殿上人如元、其外別儲月卿雲客座、是皆賀陽院御沙汰也、仍今度准彼例、殿上之外別被儲其座也、又故入道殿并故攝政殿、此御所御同宿歟、女院之時以北庇為殿上、此所被儲尋常之上達部座、同准彼儀、暫被渡北面也、是依御定也、南西二面懸簾上之、東北等垂簾副之、立〔亘〕四尺屏風、敷弘筵、有差筵鋪子等、其上敷高麗端畳五枚、二行對座、但此内、東第一間奥疊敷東京錦茵、為余座、件座無對座、仍敷五枚也、抑余座敷茵之條、豫有議、承保三年四條宮并大殿御沙汰也、而彼日左右大臣被参、即被敷茵、大殿并内大臣、〔二條殿〕御座不敷茵、依此例者、余座不可敷歟、〔而〕久安四年、偏為高陽院御沙汰之故、依知足院殿仰、故殿御座被敷茵、〔今日他大臣不被参〕今度殊相似久安之儀、仍所敷茵也、彼承保之例依被尊、左右兩府被卑我子歟、理可然、今度無他大臣、一向被摸久安之例、為公卿座、其末不絶、敷紫端畳二枚、為殿上人座、此座南簀子敷筵、或説云、無高欄之所、不敷筵云々、然而座敷筵之時、無廣庇之所、必簀子敷之、何依高欄之有無哉云云、仍所敷也、當日先居饗饌、判官代能業奉行之、上達部座、朱塗高坏各三本、余料四本、但追居之、殿上人座、懸盤二脚、各兼居飯、申刻陰陽頭賀茂在宣朝臣、主税助安倍時晴朝臣、共四位也、参上、令勘申日時、吉時〔戌〕刻、兩人連署、承保以来召陰陽師二人被勘之、仍所召二人也、秉燭以前、源中納言雅頼卿、相具息男大夫兼忠、今夜殿上人不足、仍可相具之由、豫以光長所示也、暫言談、納言即参女院御方了、余座茵少示合納言、光可敷〔之〕由所答也、相次余参上、此間光長来申云、大弐〔卿〕申云、三献勧盃當其仁歟、而脚病殊無術計之間、進退難堪、更非對捍、所役之儀可然者、納言勧盃可宜歟者、余〔云、〕於所労者非此限、但乍置参議散三位等、納言勧盃先例不分明歟、何様可有哉、有先例者、不可及沙汰、可被相計、

者、則參ニ女院御方一、此間、光長覽ニ日時勘文一、入レ筥、先余見レ之、次伺ニ女房一經ニ御覽一、即返給了、刻限余已下着レ座、余、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賴、大貳重宗等也、〔次殿上人着レ座、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中務大輔經家朝臣、大夫兼忠等也、〕次余起座到ニ着袴所一、此間、權中納言實長參上着レ座、次小童出來、出レ自ニ南障子一也、着レ袙、次余召レ人、則光長參來、仰云、中御門中納言此方に、又可レ召ニ定能朝臣一者、光長進ヨ寄公卿座長押下一、告ニ納言一、則兩人〔來〕入ニ簾中一、納言居ニ高麗〔端〕一疊一也、先レ是、置ニ裝束於座北邊一、薄物直衣、濃打衣、生蘇芳衣一領、青單、濃張袴、帶二筋、扇等也、不レ具ニ指貫一、先例也、直衣、筥蓋裹赤色裹也、抑、治曆以來至レ于ニ久安一、皆自ニ他所一被レ送ニ裝束一、治曆自ニ上東門院一進レ之、承保爲ニ四條宮御沙汰一、自ニ中宮一進レ之、（堀川院母、）康和爲ニ殿下御沙汰一、姫君裝束、自ニ四條宮一進レ之、若君裝束、自ニ中宮一進レ之、久安爲ニ高陽院御沙汰一、自ニ美福門院一（于時皇后宮院后、）進レ之、上件例等皆依レ爲ニ親昵之院宮一、有ニ此事一歟、今度自須ヲ自ニ皇后宮一進レ之也、而先々縱雖レ爲ニ親昵之故一、又自ニ當所一被レ進レ之儀也、但承保、久安、爲ニ院宮之御沙汰一、自ニ后宮一進ニ裝束一、頗乖ニ此儀一歟、然而彼等皆爲ニ時之〔寔〕后一、頗依レ可レ爲ニ事之防一、殊有ニ此御防一歟、今度爲ニ女院御沙汰一、自ニ皇后宮一被レ進レ之條、強非ニ珍事一、加之、下官着袴〔之〕時、本所儲ニ裝束一、不レ解ニ仍且ハ依ニ祖父之例一、且ハ隨ニ當時之便一耳、次定能朝臣、レ紐宗家卿等介レ着ニ裝束一、下官結レ腰、其次第下レ袴、次衣、次直衣、龍尻如ニ束帶一、不レ異ニ（主）上御引直衣一也、着訖、兩人退了、次供ニ前物一、陪膳定能朝臣、取ニ打敷一參上、不レ解レ紐、如レ初、進居ニ南第二間長押下一、小筥ヲ上簾ニ供レ之、臺〔上〕六本、第一盞資泰朝臣、第二盞秀長朝臣、第三盞顯方朝臣、（已上四位三人）第四盞信綱、第五盞光綱、第六盞定長、御飯信季、御湯能業、酒番居ヨ

加蓋、承保、久安之例也、康和自レ簾供レ之、不ニ分明一云々、定能次第取居了退下、即垂レ簾、次余含レ之、件膳不レ撤也、次相ヨ具小童一出ヨ居上達部上座一、定能朝臣、扶持也、小童居ニ端座上頭一也、無ニ其座一只遜上也、小時歸入了、定能朝臣扶持如レ初、次居ニ余膳一、陪膳資泰朝臣、役送四人、（藏人五位）次一獻、季長朝臣持ヨ參盃、泰信取ニ瓶子一相從、余取レ之擬ニ宗家卿一、端第一座也、巡行如レ恒、次二獻、定能朝臣、取ニ瓶子一、瓶子經宗、次催馬樂、已上三也、廊田、更衣、余先示ニ人人云、先々有ニ催馬樂一、今度可レ然歟、人々云、尤可レ候、余云、拍子無ニ便宜一如何、宗家卿云、只可レ打ヨ鳴扇一歟、余云、召ニ殿上人笏一如何、人々相議、雅賴卿云、攝政若君御五十日之時、有レ議被レ用ニ他人笏一、然者、被レ召ニ殿上人笏一、有ニ何事一哉、宗家卿云、同公卿笏ハ定事也、殿上人之條如何、雅賴云、共於レ用ニ他人一者、雖ニ殿上人一有ニ何差別一、隨又連レ座有レ便歟、重家卿云、召ヨ上地下召人樂器一、是定例也、被レ用ニ殿上人笏一可レ宜、余云、尤可レ被ニ准據一者、則召ニ經家兼光等笏一、兼光一獻之間參上也、（于時）定能未レ復レ座之前也、無レ之、次居ニ熱汁一、余陪膳如レ初、納言手長、藏人五位二人、參議手長一人、殿上人座役次五位、居了、重家卿申上、余以下下レ箸、次三獻、重家卿經ニ奥座後一、居ニ余座上一勸レ之、取ニ瓶的一、瓶子兼忠、次朗詠、中御門中納言、今月、德是、北辰、人々助音、次湯漬、役同、不レ待ニ居了一食レ之、次菓子、同前、次先殿上人起レ座、次公卿起レ座退下了、次余參ニ御所方一、小童於ニ御前一着ヨ始指貫一、光長

申云、所々御裝束翌日可撤歟、將可過三ヶ日歟、余云、吉事過三个日定事也、但先例有所見者、可隨其趣也、次歸家、

今日無女房衙重、所々饗、長食等事、御前物（女院進物所預紀久明勤之、給料才、○才恐材誤也、）打敷蘇芳二重織物也、上達部、殿上人饗、（女院進物所預重宗勤之、同給料材、先例院司家司之中、可然之受領勤之、今度無可然之人、仍進物所〔々〕調也、）公卿直衣、殿上人已下束帶也、

公卿、殿上人、自女院被催之役人等、余方職事等、催之、其不足、女院殿上人、（藏人五位、）被催之、立明官人、自余方催之、（左右各五人、并十人也、）余隨身着褐冠、立〔交〕立明官人、（○此間恐有脫字）抑事訖、給立明官人祿、（疋絹自女院御方給之也、余隨身不給之、承保、殿下、內府、御隨身不給之例也、余仰之也、但久安、故殿御隨身給之云々、）今日事、一事已上、皆女院御方沙汰也、

今日、〔朝〕雨下、夕天晴、天地相應、可謂吉祥也、

廿三日、己未、昨今物忌也、女房自去十七日發心地、然而一昨日薄發、仍參彼御方、是又可謂佛神助歟、自今夜始藥師供、自一昨日始觀音經、五口、一昨并今日驗者同人也、一昨日聊有其驗〔故〕也、

卅日、丙寅、自今日於院有御念佛云々、

九月

六日、壬申、外記來催云、可奉行例幣者、依咳病不快、辭申了、

七日、癸酉、今日院御念佛結願云々、自去卅日被始行之、

九日、乙亥、今夜御書所作文云々、序者式部少輔業實、題菊開聖德中、（題中）俊經朝臣出之、主上有出御云々、

〔十一日、丁丑、長光朝臣數刻談、退出了、〕

〔十二日、戊寅、儒士兩三人不期而會、有少連句事、〕

〔十三日、己卯、參女院御方、入夜定能來、良久談管絃事、〕

十四日、庚辰、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仰云、可奉行太神宮文書事者、申承了由、但今一兩日之間、可請取文書之由、相含了、此事去朔比有其催、而以恐昧之微質、難行嚴重之神事、仍辭申了、而重又有此仰、仍愁領狀、日來上卿內大臣也、而依服假辭退替也、左府左大將等可奉行之由、雖有其仰、各以辭遁、下官先年有此催、因以遁避、依為末役、殊所被仰歟、今

明依レ爲二物忌一、兼光於二門外一、以レ人所レ令レ申也、自二今日一立二神事札一、家中佛經併奉二取出一了、又月水女、重輕服之輩、又出二郭外一了、先祖之中、無下奉二行此事一之人上、仍萬事不審、且以二消息一問二遣左大將之許一、件人度度被レ奉二行此事一也、以二使者一可二示遣一之由有二返報一、凡神宮上卿事、上古不レ定二其人一、堀川院御時、源太相國殊爲二上卿一行レ之、其後間有レ之、而自二二條院御時一連綿不レ絕、又神事之躰、人々所レ爲不レ同云々、

十五日、辛巳、早旦沐浴解除、爲レ致二潔齋一也、須二昨日修一レ祓、而事忽而今日所レ修也、今朝重以二書狀一、尋二左大將許一、返報云、

神宮文書事、不レ知二子細一候、且故左府不レ被二奉行一候けるにやと覺候、仍每事不レ及レ爲レ例事也、且其恐候歟、

一請二取文書一事、出納一人相具候、家司一人請二取之一、敷二淨物一置二其上一、披二見之一、合二目錄一了、〔取〕置淨所一候歟、置二文書一之所、殊洗潔テ之めも引廻候、是も不レ知二先例一、只所二推行一候也、

一禰宜等座事、神宮禰宜者、おほろけにて、入洛事不レ候歟、依二別仰一被二召上一之時、若入二來上卿里第一候者、或立二中門一、或召二上中門廊一候歟、內宮禰宜忠良、元滿、神主、來候之時、令レ上二中門廊一、尋二問文書不審一候き、但此條不レ知二先例一候、又外宮禰宜申云、着座例不レ覺、郞下ニ立地一候、

一寄人事、近年ハ上卿辨之外、別寄人不レ候歟、

一佛經事取二出郭外一候也、

一輕服人、除服之後可レ憚否事、日數之內、尙可レ憚之由、官人等申候也、

以前條々以レ之不レ可レ爲レ證候、爲レ恐々々、有雅來候之時、可二言上一候、恐々謹言、

九月十五日　　師長

又以二上總前司基輔一、問二遣神事之間〔事〕於二〔前〕太相國之許一、入レ夜歸來云、

一置二文書一之所、不レ引二注連一、除下置二文書一之所上外、於二別屋一者、佛經僧尼等不レ憚レ之、只置二文書一之屋許に、不レ置二佛經一、不レ入二僧尼一也、

一內大臣旬日被レ修レ祓之由承レ之、強不レ可レ然之由所レ存也、

一灸治之人、可レ忌二三箇日一云々、而女子所惱之時、於レ前令レ灸レ之、而無レ程天亡、依二其事一辭退、是尤不

吉之例也、
一殊潔齋之日許、不レ逢二僧尼一、不レ然之時ハ、於二別屋一
聽二聞說經一、何況〔逢二〕僧尼一、更不レ憚レ之、但內府之
神事之體、如二公卿勅使一精進屋云々、是不レ存二知事一
也者、
送二書狀於兼光許一云、明日十六日可レ被レ渡二文書一者、
承了之由有二返報一、
十六日、壬午、早旦召二肥後守光經、前出羽守尹明等一、文
書事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仰二含之一、先レ是沐浴解除、申刻
出納盛俊（右衞門志）、相二具文書一來、家司光經（著二衣冠一）、相逢受二取
之一、（件出納不レ召二上之一、候二中門平板敷一、）豫造二三階棚一脚一、取二置文書櫃等一、
（四合云々、）委合二目錄一了、賜二請文一、（光經書レ之、侍民部大夫貞親又仰二付之一也、）余着二
衣冠一、出二居上達部座一、披二見之一、（先第一櫃一合、光經持二參之一、）此間、中御
門中納言自然來會、問二神事之間事一、故內府依レ被レ奉二
行此事一也、答云、內府奉行之時、殊神宮訴訟事、可
レ計二成敗一由、殊有二勅定一、仍被レ申二寄可レ然之輩五六
人一、評二定此事一、神事之條如レ此、文書沙汰之時外、强不
レ密、月水女、〔僧尼、〕皆在二家中一、不レ被レ入下置二文書一之
座上云々、暫言談被レ歸了、置二文書一之所、豫洗二潔之一、
但不レ引二注連一也、依二前相國、兼康等說一也、件文書之

中、多是僧尼申文也、引二注連一之條、還可二嗚呼一云々、
理可レ然歟、
今日神祇權大副卜部兼康來、依二昨日遣一召也、神事之
趣條々尋二問之一、
一齋月事、
二月上十个日、四月上十四个日、六月上中十八个
日、九月同二六月一、十二月同二六九月等一、
已上御祭日、幷初日可レ有二御祓一、
一旬日事、
每月旬日三个日、（一日、十一日、廿一日、）但前三後一御精進、（自二八日一至二
一日一、）但當日早旦可レ有二御祓一、但是神官等令二潔齋一之
次第令レ申也、必不レ可レ然歟、且在二御意一、又前三後
一不レ可二必有一レ之、當日齋宜歟云々、
一月水女忌事、
七个日以後、（自二初日一計レ之、）沐浴了可二參入一、若尙有二其事一
者、出止後過二三个日一、可二參入一云々、
此事不審尙殘、仍猶問云、自二出始一計レ之、以二七
个日一爲レ限、第八日沐浴參入、是古今之通例也、又
舊記等之所レ注如レ此、而今如レ令レ申者、若七个日
以後、尙有二其事一者、出止之後過二三个日一、可二參

入ニ云々、此條不レ得レ心、若出止後、必可レ過ニ三个日一者、若一日二日而出止之者、何强可レ待ニ七个日一哉、又不レ謂ニ日數之多〔少〕、只自ニ初日一以ニ七个日一、可レ爲レ限者、過ニ三个日一之儀、又不ニ相叶一事歟、重分明可レ令レ申者、

申云、以ニ七个日一爲レ限之條、世間所ニ用來一也、然而所ニ習傳一、只自ニ出止一以ニ三个日一爲レ限可ニ參入一也、然者若七个日有ニ此事一之人ハ、第十一日に可ニ參入一、若一日有ニ此事一之人ハ、第五日可ニ參入一、不レ可ニ必待ニ七个日一、而憚ニ七个日一之條、依レ爲ニ世間之流例一所レ令レ申也者、

此申狀、雖ニ會釋相當一、非レ無ニ不審一、尙問ニ祭主等一可レ決レ之〔也、〕

一灸治者忌事、

七个日可レ有ニ其憚一、但召仕輩、齋月旬日之外、强不レ可レ憚歟、

覆問云、入ヲ來家中一之者、皆召仕之輩也、若可レ憚者、何依ニ召仕一哉、

申云總雖レ申ニ七个日由一、是參ニ神宮一之人事也、當日之外、更不レ可レ忌〔歟〕者、

一火忌事、

不レ顧ニ旬日齋日一、常可レ被レ尋ヲ誡之一、

覆問云、家中障人不レ可レ有レ之、而食ニ他所之火一之人、合ヲ食淨火一如何、

申云、正ク不淨之人ト不ニ令レ同レ火御一者、於ニ轉々事一者、一切不レ可ニ知食一、但就レ重ハ總於ニ御料以前一〔者、〕食ニ他所火一之人、不レ可レ食レ之、但是非レ所レ見、只以ニ今案一所レ申也、於ニ御料以後火一者、更以非ニ此限一者、

一參ニ公所佛事之座一事、

旬齋日等之外、何事之有哉、

覆問云堂舍如何、

申云、於ニ堂舍一者可レ憚、

一女事、

齋月旬日、幷神事御沙汰、日外不レ可レ憚レ之、

覆問云、卽時必可ニ沐浴一歟、將必雖レ不レ然、臨ニ潔齋期一可ニ沐浴一歟、

申云、不レ可ニ必然一歟、臨ニ潔齋之期一行水可レ宜歟、追案レ之、尙卽時可ニ沐浴一歟、若卒爾殊可ニ潔齋一之事出來者如何、

一輕服之人、除服之後、服日數內可レ憚哉否事、
尤可レ憚不レ可レ依二除服一、但於二除服以前一者、消息尙
可レ憚歟、但是齋月旬日〔之時〕事也、
一御護可二取退一否事、
齋月旬日、并殊潔齋日、可レ被レ渡二棟別之所一、其外不
レ可レ被レ憚也、
一非二潔齋時一、僧尼住二別屋一事、
齋月旬日〔之〕外、何事候哉、
一同時、不レ可レ忌二僧尼消息、并佛事沙汰一事、
更以不レ可レ被レ憚、殊潔齋之時ハ、消息可レ憚歟、抑
於二不吉之佛事一者、總可レ被レ憚レ之、
一潔齋時、席疊、并御衣事、
尤可レ被レ用二新淨物一也、他時强不レ可レ然、
一針灸事、
非二潔齋時一、於二別屋一者、不レ可レ憚レ之、但其後可
レ有二御沐浴并解除一〔也、〕
一產穢日數事、
七个日也、但其身三十个日不レ可二參入一、是近代儀也、使者
往反、七个日之外、不レ可レ憚歟、
一姙者、着帶後不レ可二參入一歟事、

更以不レ可レ憚レ之、
一輕服之人、除服之後、不レ入二家中一、奉行雜事、全不
レ可レ憚レ〔之〕
一置二文書一之所、〔可〕レ引二注連一哉否事、
不レ可二必被一レ行レ之、自二今夕一女房隙出來、渡二別屋一、
於二妻室一者、別屋不レ憚之故也、
十七日、癸未晴、早旦沐浴解除、依レ爲二御祭日一也、衣冠也、午
刻許、左少辨兼光來、奉行辨也、余出居二上達部座一、本日着二衣冠一不レ改〔之故〕
也、兼光進二來前廣庇一、余目レ之、兼光進昇二長押上一、與二
文書一、本解一通、宣旨書二枚也、一枚ハ、神宮致二濫行一之輩、可レ被二停止一事〔在二本解一〕一枚ハ、大宮司修二造外宮破損一可レ被レ遣二覆勘使一事、〔無二文書一〕余披二本解一、結二〔申〕之一、如レ恒、兼光示二氣色一、余
卷レ文、兼光云、於二仰詞一者、不レ可レ返、預先々被二返
下一、同辨之時、被レ留二上卿御許一也者、余留二仰詞二通一、
返二下本解一、兼光取レ之下レ自二長押一、居二廣庇一揖之後、
結二申之一、於レ前結申之後可レ退歟、但定存二先例一歟、若相二准官奏之儀一歟、余目レ之、兼光奏
レ文、此後談二雜事一、兼光云、所レ被レ渡之文書等、皆是二
條院御時文書也、彼時經二沙汰一之文、或未定文等、代
代如レ此雖レ被レ渡レ之、敢無二其沙汰一云々、余云、於二事
切文一者、或可レ在二官底一、或可レ給二本主一、何徒可レ留二上
卿許一哉、尤可レ被レ撰二分事一歟、兼光云、可レ然事也、此

間、召具隆職宿禰參上、可致其沙汰、余云佳事也、早相具可來者、余問云、此間殊爲大事之沙汰、何事哉、申云、當時被遣覆勘使、外宮修造懈怠事也、此間事等、子細繁多、不遑記錄、此事內大臣奉行之時被申定也、覆勘使二人（神祇權少副大中臣定隆、（祭主子也、）前神祇大祐卜部兼友等也、）又申云、昨日奏神宮恠異事、奏聞了、今日經內覽、須奉下也、而依爲初度、故憚之、怪異頗非吉事之故也者、又語云、自大宋國供物于法皇、幷平相國入道等云々、其注文云、賜日本國王物色、送太政大臣物色云々、賜國王頗奇恠、仍可被返遣歟、將可被留置歟、有其儀、然而事體不可被返歟、又不可及返牒云々、異國定有所言歟、可耻々々、今夜太神宮司公俊來（修造使也、）申、不誤（調イ）子細、今日初參也、余云、一切不知案內、如此事一向付奉行辨可申、不可有越奏者、今夜以有雅條々問遣左幕下許、

十八日、（甲申、）今日不祓、今夜泰山府君祭也、仍今日精進恒例事也、入夜有雅來示昨日左大將返事、

灸治人忌事、

灸了後、或忌三个日、或忌七个日、就重忌七个日了、

月水女忌事、

或自出來初七个日忌也、或其事止之後七日忌也、是又就重止了後七个日忌也、

六齋日精進事、

神事之間不精進云々、

祭主來時事、

某爲上卿之時、祭主未昇公卿、然而召上同長押對面、依恐神宮也、於今者爲公卿、不可有異儀、

火忌事、

此事能々可誡仰、抑、神宮之習、不用火打、用火切云々、是能問禰宜等、可致沙汰也者、

十九日、（乙酉、）晚頭或人云、公卿聊有御不豫事云々、以藏人國行、尋遣子細於邦綱卿許、了、

廿日、（丙戌、）雨降、午時許參內、依御不豫事也、依御物忌、候二間方、女房相逢云、去十七日未時許、有御浴殿事、其時始奉見付之、御腰上脊骨右方有御二禁、（其勢圍碁石頗小稱也、）仍召遣醫師等（重長、定成、憲基、）此中憲基早參、（于時酉刻許也、）奉見之申云、今夜可奉付蛭、（實擔大黃於蛭、奉付之、而君之御療治、體不

可及針灸、以大黄為至極之治、仍申大黄由入、忽可恐思食之故、今夜先申可令付蓋由、隨今夜體、自明日偏可奉付大黄云、御寢之間、可奉押帖云々、入夜定成參入申云、蓋帖專不可然、療大黄於麥門冬、可奉付之、不可及見今夜之形勢、太以懈怠也云々、其後重長參上、申狀大略同定成、仍一向奉付大黄、被止押帖之儀云々、十八日夕、醫師申有小增之由、其中憲基申云、奉付之人若令相替歟云々、果以然也、頗自讃云々、其後不增不減及于今日、余召寄憲基、定成等、相尋子細、各申云、殊事不可御、自今朝聊有御減云々、定成語云、鯉魚、石榴等共以為禁食、而憲基注申可好聞食之由、太以不覺也、仍注出本文、令見人々云々、秉燭之後、攝政被參、暫余退出、

廿一日、丁亥、甚雨不止、申時許、藤中納言資長卿來、余相逢問神事之間事、件人度々奉行神事之人也、仍所問也、答云、月水女事、不依日數之多少、只自出來始日計七个日、第八日沐浴解除、入家中、止以後過三个日事、專不聞事也云々、又云、六齋日精進事、雖居交魚味於臺盤等、實不食也云々、此事尤可然、可遁此儀也、入夜兼光來、下宣旨四枚、官寮占申大宮殿事、仰致祈謝、且令注申神事違例、祭主卿言上外宮松木顛倒事、同正殿上葺生事、同正殿棟持壁柱等、仰下可奉送棟木事、已上三个條、又覽複奏文、遠江國司疎中部自御仰令勘例、子細在目錄、余留怪異解狀三通、為下勘外記也、犬產穢卜形返下、兼光御厨文返付之、為令覆奏也、此次余問云、外宮修造事、宮司公俊相具覆勘使、被下遣歟、將被留置歟如何、兼光云、今月神嘗祭之時、宮司尤可隨其役之由、內大臣再三被申、而更不可下遣之由有院宣、其後右少辨親宗私有相觸事、仍重以經房取御氣色之處、尚不可下遣之由、有御氣色云々、余云、度々御定切了、不可及沙汰、但覆勘使修造相共下向、注進勤否者、不被殘後愁緒、為後沙汰宜歟、憶事理、尤可被下遣歟、但非上卿推擧之儀者、此次問公家御事、今朝又聊有御減云云、兼光又語云、維摩會辨別當俊經朝臣、不可下向、申事由、可催他辨之由有殿仰、仍奏院、仰云、隨關白被申可催者、長方、重方、經房皆辭申、而俊經云、全不申有可下向之由云々、次第尤為奇、今日依為旬日、早旦沐浴、巳刻解除、奏親朝臣、依雨於堂上有此事、余及陪膳役送皆衣冠也、

廿二日、戊子、天晴、巳時許、大外記賴業眞人來、依昨日告也、余着冠直衣、出居上達部座、去夜兼光所下之宣旨三通、（留宣旨、

書下次第啓辭也、瑩紙題紙結申、）召賴業、參來前簾底、余目之、賴業來就余座下、余下之、賴業取之、（指物取之、拔物取副文、候氣色、）余仰云、令勘例與、賴業稱唯退去、余目留之談仰雜事、其次賴業語云、自大唐有供物、獻國王之物、幷送太政大臣入道之物、有差別云々、其送文二通、（一通書云、賜日本國王、一通書云、送日本國太政大臣、）此狀尤奇怪、昔朱雀院御時、大唐贈物于公家幷左右大臣、（左大臣貞信公、右大臣仲平、）於公家御分者、自西府被返了、（有返牒、）左右大臣分者留之、（各有返牒、）後一條院御時、異國供物、其牒狀書主上御名、（但仁懷、書間違歟、）仍不及沙汰被返了、承曆之頃、又有此事、其牒狀書、廻賜日本國、因之、殊有沙汰、兩度被問諸道、遂經兩三年被留了、時人謗之、今度供物、非彼國王、明州刺史供物也、而其狀奇怪也、尤可返遣、上古相互送使贈物、其牒狀、自大唐ハ天皇に送上と書、彼國王ヲハ天子ト書、自我朝ハ又送と書、相互無差別、而今度之所爲不足言、而無音被留之條、異國定有所存歟、尤可悲事也云々、尤可然、今日參內、御二禁頗有御減之由、醫師等令申云々、然而未及被止御藥云々、攝政ハ被參、余入夜退出了、

廿三日、（己丑、）賴業眞人持來昨日所給之神宮解狀三通、（各副勘例幷六通、）令肥後守光經傳進（入筥、）見了返給筥、則召遣兼光了、入夜來、余相逢下之、（留勘例、）兼光結申、余目之、兼光如本卷結、又令見可覆奏之文、（神宮禰宜等請文、神事違例事、）見之返給、爲令覆奏也、兼光又結申了、退出、

廿六日、（壬辰、）參內、女房等語云、去廿三日聊有御增、是定成暫被止御藥、奉倦可奉針之由令申、仍聊被緩御療治之所致歟云々、然而則殊被付御藥、令復例給了云々、又廿四日、少增氣、疑御邪氣歟、仍房覺、昌雲、顯智之人相替奉護身、昨今無御增云々、定成可奉針之由令申、人以爲奇云々、

廿九日、（乙未、）昨今物忌、然而輕不忌外人、參內、自昨日、（廿七日、）夜被止大黃、被付鹿角云々、大略御平腹、仍今日召定成、重長等、被勸賞等云々、各讓子息、加階、云々、憲基一人漏其恩、又昨日被召院預勘發云々、其事起定成讒言云々、今度憲基無殊過怠歟、獨漏恩、長被斷人之道、實不便事也、

十月

三日、戊戌、今日左少辨兼光、右少辨親宗等來、下宣旨、子細在目錄、兼光云、軒廊御卜日次、內々相尋之處、八日之由令申、重問之處、四日而重日也、雖有例如何、余云、申事由可隨仰、若明日可被行歟、早可告之由相含了、入夜無音、仍遣消息、申八日可被行之由、

四日、己亥、參內、先參院、主上自去朔日、每日申刻聊溫氣御坐、仍此一兩日被止護身、自今夕被始孔雀經御修法、（仁和寺宮、）今夜依御惱可有御占之由、有其沙汰、不聞左右退出、今日被賞醫師二人勸賞、（重長、定成子等、各敍一階、）上卿別當成親、辨親宗奉行云々、

六日、辛丑、大外記大夫史等、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之、

七日、壬寅、今日依昨日告、大夫史隆職宿禰來會、召前仰明日可被行軒廊御占、可催儲官寮之由、如法午刻、此次仰雜事等、今年未被行公事等、大粮申文、官所充、位祿定、吉書奏、此外恆例事等、仁和寺最勝會、東寺灌頂、大乘會等也、小時、藤中納言、中御門中納言等來、相逢、中御門中納言卽參院了、藤中納言暫言談、此間、左少辨兼光來、下宣旨、（具在目錄、）又賴業來、仰軒廊御占事、申云、參議近代凡不出仕、如何、仰早可催之由、中納言出了、

八日、天晴、此日軒廊御卜也、神宮怪異三个條、（一外宮內院直會殿北方所在松樹一本顚倒事、一內宮正殿井垣上葺生事、一內宮正殿東方棟持柱并壁柱朽損低下事、）已上勘官外記覆奏了、昨日左少辨兼光所來下也、早旦沐浴、次解除如恆、未刻、相具文書、（入車中、）參內、先於陣腋問權大副兼康、陰陽助宣憲、爲官寮之貫首者、又申云、今日可有他事、被召返流人等云々、上卿花山中納言者、則余着陣奧座、（于時皇居三條烏丸新造院御所也、）中納言兼雅、參議家通等着座、次余移着外座、令官人置軾、次召左少辨兼光、令奏軒廊御占候由、歸來仰云聞食、則仰可敷官寮座之由、兼光申云、神宮土宮土代破朽、可被請獻之由被宣下先了、（內大臣上卿之時也、）而今日令勘申日時、如何、余云、早可令勘申、但先被行御占之後、可有此事歟者、兼光退歸了、則掃部寮敷座於小庭了、（神祇官東上南面、陰陽寮西上南面、此座左仗也、以西爲上、以東宿屋爲其所也、前有立蔀、）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進小庭、仰云、神祇官陰陽寮可參寄座者、外記稱唯退去、則官寮官人參上、自西各着座、（神祇官權大副卜部兼康、（四位）權大祐正五位下卜部兼貞、權少祐大中臣爲定、（五位）陰陽寮助賀茂宣憲、圖書頭同周平、主稅助安部時晴、掃部頭同季弘、（已上四位）權曆博士安陪廣定、漏刻博士菅原季親等也、）置占卜之、

雜具、幷水火等之後、余召云、（不向座奥也、）爲定朝臣、（依爲伊勢幣、召中臣也、）爲定參就膝突、余賜本解（在續文）、勘例等（卷籠禮紙也、）、仰云、可令卜申吉凶、爲定取之復座、次召云陰陽助朝臣、（依四位召官也、不用諱詞、抑、件宣憲雖爲殿頭、依爲本寮官、召陰陽助也、）宣憲朝臣來就軾、余仰云、祭主卿言豐受宮々々々、（子細在端、）吉凶可令占申者、（依不下文書、以同付細々所仰也、）宣憲復座、神祇官令傳見文書、於寮官卜之、寮占之、此間經時刻、各成勘文、次第加署、先爲定進卜形、（副本解等、返板筥盖、占形指盖上、假入之、本解下方橫入之、）余取之置前、爲定復座之後、宣憲進占形、（借用官板筥盖、）余取之置前復座了、各披見之、（先卜、次召本解等、）其趣見占形等、次召外記、外記參小庭、仰云宮可持參者、外記持參之、余入占形本解等於宮、（官寮各加禮紙、不撤之、或撤一通也、禮紙卷籠今一通、）以官人召兼光、仰云、攝政被參歟如何、申云、未參給、余云、然者以外記進內覽、其間可令勘申日時歟、兼光云、只今勘日時、相具兼光、可參內覽歟、占形等只今雖被內覽、今夜不可被下、明日可奏院之故也、於日時者、今夜可被下者、余云、若有覆推事者如何、仍相待內覽之間、官寮可候座也、然而今夜院奏不可叶之上、近古以來專無此儀、仍官人等可令退座也、其後隨

仰可令勘申者、兼光退了、（此事近代內覽奏聞之間、官寮候座事、絕而久、然而依爲奉行之初度、爲守其禮、一旦令見其由許也、不可乖近代之例之上、夜漸欲除、仍令退座、且又陰陽寮依可勘日時、可離候座右、）即撤座了、次召兼光、仰日時事、則持來披見之處、而所有誤、仍返給令改直、（一ハ調字書鉡字、一ハ宣憲朝臣之着所書宣草等也、）則進之、余見了、加入宮、付兼光、早可持來之由相含了、（兼光云、經時刻可有煩、明旦可持參御所歟、余云、尤可無使、亦不可然者、）此間良久、余示兼雅卿云、可有他公事者、移剋之條、似無心、暫罷起座如何、兼雅云、神宮事有恐事、一度可行者、兼雅之所答可謂存禮、余爲聞報旨所示也、仍相待之、亥刻、兼光歸來、日時許也、（入宮、）即返付、仰可奏聞由、持歸下之、余結申、仰如恒、余卷文返下辨、（不入宮、）兼光結申、則退了、次余召外記給宮、起座參前、攝政被候、談雜事之次被示云、相具文書參陣之人、着座之後、以官人召文書置前、若仕隨身之人、同隨身置之、余問申云、雖番長尚自可持來歟、以官人令傳取歟如何、被答云、此條未勘見、但計之、雖番長無憚歟、又被示云、本解勘例等、多分覆奏之文也、而奏占形之次奏聞、專無其理、而近代皆如此、尤有疑、但我爲不奉行之公事、又不尋見先例、只依不立所聞也、余

云、事理不當、仍粗伺見先蹤、大略被奏之、又傍輩皆奏之、仍只所付恒例也、尙勘檍說、可定歟、兩度奏聞意疑付占形、若有可備叡覽之事故歟如何、攝政云、此儀可然、但不當歟、重有召者、其時可進也、進兩度奏聞、惣奏書之中無此事云々、余申云、官寮者中召外記催之、上代近古〔弁〕官催之、而尙仰外記召之、理不可然歟、攝政云、尤可然、仰辨可召歟、余云、近代之例皆以外記召之、雖理不當、近代之儀以外記所召也、攝政云、然者不可背近代之例者、余之所案尙不可然事也、尋見檍文、可左右、攝政又被示云、大臣參宮以前密密參春日、爲不吉之例、法住寺太政大臣爲光有此例、時人爲奇、始終無指事、仍以彼例、處不吉云云、此事余先年申合、仍所被示也、此後經數刻退出、

今日、女院入内云々、又五節定云々、於攝政直廬有此事、又主上御惱平愈之後、可浴御湯之日次、醫家申來十一日之由、然而尙被問陰陽師云々、尤可然、

十一日、此日參内、依御物忌不參御所、於鬼間逢女房、建春門院以女房有被仰事、可申皇嘉門院事也、小時退出、今日、太上法皇令補阿闍梨給、前大僧正覺忠園城寺放解文、一身阿闍梨也、上卿左大將師長卿、職事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仰之、被仰左大辨實綱卿云々、希代之珍事、上代未有如此事、是自來十五日、法皇已下、仁和寺宮、山七宮、凡僧綱、凡僧一千口、於福原被行法華法、可有加持、入道太相府依可爲其大阿闍梨、殊有此事云々、事躰非言語之所及、今日兼光云、神宮怪異事奏聞了、而扶木事々切々後、一度可奉宣下云々、

十三日、法皇今日向經輪田千僧給云々、今曉請印云云、

十五日、自今日被修千僧云々、

十九日、今日、上皇還御自福原、鳥羽南殿修造之後渡給、非御渡儀、

廿日、今日、稻荷祇薗行幸御祈、奉幣口社、上卿五條中納言、

廿二日、兼光來、公俊外宮修造覆勘文持來、仰可覆奏之由返付了、又來下宣旨等、子細在目錄、

廿三日、今日、稻荷祇薗行幸、上卿邦綱卿、宣追可申之、宰相家通、正三位、辨親宗、宣同邦綱、史隆職、追可申請、外記賴業、同、今

日行幸無人云々、仍上皇六借給云々、祇園別當顯眞任僧都、
廿五日、今日左少辨兼光來、外宮修造覆勘文持來、仰云、於官底可令注分勘否云々、扶木事如神宮申請、可奉差强扶木、待遷宮之期之由、殿下院有仰云々、余云、早可下知、但件一度之占形〔今兩本松木倒事、茸生事〕等皆持來、爲書寫留之、抑、奉差扶木事、不可有事危之由、兼友令申者、無左右事也、若尚可有其恐者、尤可有御口入、但尚可聞兼友申狀事也、明日可召進之由、兼光令申也、余云、仰切了、更以不可有異儀、早可被下知之、但召問兼友可被示、又自是も可問之者、兼光退了、今日又下宣旨、指昇正殿事也、
廿六日、今日除目也、今朝兼友來問正殿事、申云、被差扶木者、一切不可有事危云々、仍其旨示遣兼光之許了、昨日爲書寫所留之文等返遣了、返事云、早可下知云々、又昨日所下之宣旨旨、大外記令下勘例勘進、仍又遣兼光之許了、
廿七日、今日有軒廊御卜云々、余依物忌不出仕、中宮權大夫時忠爲上卿云々、見昨除目聞書、殿少將基通被任右中將、實敎任少將、尹明叙從上五位、依下官申也、高松院未給也、今日下名也、又攝政被向宇治、〔相具宗家也、〕又法皇入熊野精進屋給也、
廿八日、見下名聞書、大和守宗季解官、除目任之、下名解書、依凡卑之者也云々、
卅日、兼光來覽文書等、〔子細在目錄、〕此次申云、爲奉差扶木、可被差遣官使、而史歟、史生歟、官掌歟、又官使歟、隆職宿禰申云、余云、上卿可計下知事也、然而尚可被取御氣色歟、兼光云、豫申殿下并院了、仰云、史、史生ノ間、撰器量可遣也云々、余云、尤可然、早仰隆職宿禰可令計申其人者、又余云、公俊下向事如何、兼光云、院殿等仰切了、仍於今者無異儀、余云、不可及沙汰、一夜不審申之趣、若被取殿御氣色哉、兼光云、廿六日除目、廿七日御出宇治、仍不能申、又殊可奏聞之由、不蒙仰、仍不申院云々、余云、御定切了之上、上卿更不可抑留、只爲後恐一旦令申也、便宜之時被聞食殿邊歟、兼光云、公俊明日可下向之由令申留置、後可令申歟、將下向以後事次可申入歟、余云、此條可被相計、何樣にても可有事也、院御定切了御、御進

發於レ今者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事歟、只爲二後恐一申置事也
者、兼光退了、今日修レ祓、來月二日爲レ奉二劒於神宮一、
自二今日一致二潔齋一也、漏刻博士常明、

十一月

一日、猿怪卜形等、以二消息一兼光之許遣了、又越賀御
厨事、同以二消息一遣二親宗許一了、可レ覆二奏文一也、今日
行水祓如二昨日一、陰陽助宣憲、
二日、今日祓如二一昨日昨日一、陰陽大允泰茂、今日獻二劒二腰於
神宮一、一腰内宮、一腰外宮、共野劒也、今日於二庭上一遥拜也、如レ此
潔齋之時、敷二新疊一着二淨衣一也、各有二解文一、聊述二
意趣一、長光朝臣草進、余加署、或又云、王臣已下輙莫
レ進二幣帛一者、仍不レ指二幣紙一、只入レ櫃相副、又志之至
也、更非レ破二我文一、又近代之作法云々、且是此上卿之
間、有二其恐一之故也、
四日、自二兼光之許一申云、宮司之間事、於レ殿有二其沙
汰一、參上可レ申云々、
五日、今日奉レ進二神宮之劒可二奉納一也、昨日可二參着一、
而日次不レ宜、今日可二奉納一之由所レ仰也、自二進發日一
至二今日一、殊潔齋、但進發之日之前二ヶ日同以潔齋、又
二昨日昨日不レ祓、是先日依二兼康申一也、今日修レ祓、
權暦博士賀茂宣憲、先レ是沐浴如レ恒、酉刻、左少辨兼光來覽二文書
等一、子細在二目錄一、此次、宮司下向之間事相二尋之一、申云、先日
奉レ仰之趣、則可レ取二殿下御氣色一之處、宮司公俊、已
自二上卿一賜二身暇一之由令レ申之間、非レ無レ疑、殆徒經二
一兩日一了、而之間、一昨日自二殿下一爲二朝親奉行一被二
仰下一云、宮司着任、先日御定、下向者、不日可二罷上一
之由、早可二下知一、若又未二下向一者、暫不レ可二下遣一者、
則馳參令レ申二御旨一申上了、仰云、上卿内々被レ傾之
趣、理可レ然、自所存已以如レ此、仍所レ尋二下向之條一
也、予レ今不レ令二下向一之條、尤神妙、更不レ可二下遣一、先
度相二具覆勘使一、可二下向一之由令レ申之時、再三自レ院
有二御抑留一、今度自レ殿事發、下向之條、尤有二後恐一歟、
加レ之、一日參院見參之次、勅語及二神宮破壞事一、其天
氣不レ可三必下二遣宮司一由歟、然者至二還御之時一、更以
不レ可二下遣一、但扶木之間事、若宮司不レ候ハ、可レ及二事
恐一歟、其條如何、兼光申云、件條專兼難レ知事也、但不
レ候ハ定不法事出來歟、但雖二在國一去春扶木不法、然
者只可レ在二御定一歟者、仰云、殊仰二遣子細於祭主之
許一、其上指二遣史生二人一、於レ史者、多相二具辨官一所レ下也、史獨下遣之條不二分明一云々、殊

加殊檢臨、能々可奉差之由、可下知之由、可仰下者、於今者仰切了云々、余云、御定切了、尤神妙、抑、宮司公俊之次第、先日被尋光經之許之時、其返事光經委令申歟、其外更以無別事也、又件公俊修造之間、覆勘文於官底令注分了云々、則所副覽也、爲披見撤留之、加之、兼光明後日曉爲春日祭奉行可下向云々、仍八日夕可歸洛、其時可返給之由、所申也、余云、還御之時可有沙汰歟、將又此間經其沙汰、還御之時可被申歟如何、兼光云、還御之時、定有沙汰歟、兼被沙汰儲事不可然歟、又先日所來臨之攝庭薗田等御厨文書、返與兼光、薗田御厨事ハ可覆奏、於攝庭御厨者、有不審事、可問官之由仰了、其故外宮權禰宜依氏行訴、可問同禰宜元忠神主之由、被下宣旨了、而今度以元忠陳狀、神宮可被進之處、以件元忠陳狀遮問氏行、以彼是申狀、禰宜等計申氏行有陳由、事體頗和議、若爲先例者、非此限、不然者、於今度者、氏行陳狀者、尤可返給（下賜）之文也、以元忠陳狀、重可問氏行之由被宣旨之時、可申子細也、兼光云、理尤可然、以之可問隆職宿禰也、同八日歸洛之時可申上者、

九日、召遣兼光父納言、五節經營之間、忩々不可來之由令申、力不及、

十二日、此日五節參也、主上始出御帳臺、後壁（障イ）以前寛治四年例也、今日御衰日、幷凶會、雖初度不被憚之也、（御衰日寛治例也、）又今日御物忌也、然而被破了、承久例云云、依先日催、亥刻、着直衣（出唐綾柳序衣、去年不出衣、今年主上初出御、仍頗可副歟、申合攝政、非宿老之人可出之由被命、余雖年少官已高、然而先年二條院御時、故攝政被出之、宿老之朔（例カ）不可過執柄歟、仍所出也、綾指貫也、）參大內、經陽明、薤德、南殿御後、明義、無名等間、參殿上、無人、仍直經上戶、參御所、相次攝政被參、（不被出衣、）暫左府被參、余經下戶、着殿上談話、小時、左大將參、其後經時刻、仍下官參御所、（經下戶、經大將後也、不經沓脫、）五節參了、於朝餉召御裝束、（邦綱卿、實守等候之、又時忠卿候、）攝政、余候大盤所、御直衣也、（御指貫、紅打御衣、實守卿申攝政云、令引上御指貫御之時、出衣ハ可籠前歟、可出後歟、攝政被答云、出後無下之惡事也、自昵立ハ前ニ引籠テ引出也者、）次藏人自五節所參上、申女房等昇了由、仍出御、其路出自母屋北第一間障子、經御帳北間、（此間余欲若殿上人、而實宗朝臣（召）左大臣以下、仍人人漸欲進、仍候廣庇邊立加也、）左大臣、余、左大將、平大納言、中宮權大夫等列立廣庇、（北上東面、副長押也、）主上於額北間召御沓、（實宗朝臣獻之、攝政奉扶持之、御指貫を踏入給也、攝政已下居之、殿上人等取脂燭、候簀子、隔

[頁首已下大略直衣也、五位職事等束帯、]自廣庇斜行、經假長橋、[攝政於長橋被着沓、經宗朝臣持參之自路、左大臣余於橋西頭着之、余沓定能朝臣持來之、]承香殿南緣同馬道、[已上無遂道、]后町廊等、攝政於宣耀殿壇上被脱沓、左大臣以下刻階下一級、脱之、經馬道入御自大師壺福妻戸、[殿上人等取脂燭、候前後、]攝政、褰御簾、實宗取御沓給藏人、攝政、左大臣、余已下皆入妻戸内、主上西御座中立屏風、東間敷疊一枚、攝政已下皆列居、此一間太狹無便宜、必不居歟也、此間、舞妓等昇了舞了、殿上人等於廊亂舞了歸參、舞妓等下了、次還御、其路同前、着沓之所同前、余參御所暫候退了、抑隨身等臨期以藏人國行告之、令廻瀧口方、參列之間、進后町廊邊也、還御之時、於廊邊受沓、殿上人、人々皆如此也、

十三日、今日中宮淵醉云々、平大納言、新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花山中納言、本宮權大夫、右衛門督等參候、三獻、亂舞二反後度二人舞、宗家兼雅束帯云々、殿上人三十人許也、

十四日、此日童女御覽也、未刻、着直衣[出薄紅梁竪文織物厚衣、竪文織物濃色指貫、]參內、經化德門御後等、參殿上、先是左將軍、平大納言等被候板敷、余入自無名門之間、兩人降立小板敷前、余示氣色、昇自小板敷着座、兩人出自神仙門着座、于時殿上淵醉了後、未撤其饗也、左大將云、雖不撤饗、公卿着此座歟如何、余不覺悟、但必無定法事歟、且近年間如此、將軍諾、此間攝政被參、小時、時忠卿來自下戸着座、[大將出唐綾柳厚衣、綾指貫、重盛加濃色厚衣、(而唐物也、殊勝々々、)時忠不覺悟、]次頭中將實宗朝臣入自上戸、告御出之由、余已下參御前、[經上戸、年中行事障子西、件障子引南也、實子等也、敷厚圓座二枚、余參次圓座、]以自南第三間為御所、[攝政被候御簾中、南第二間也、]二間有打出、[北間紫匂、南間紅打、無表着、]實宗朝臣在小板敷、次童(女)參上、先新大納言實國童、[侍從公時、公衛付之、]當御座間西面居、[黄紅葉柏、]下仕二人經行臺西、[付藏人挹束、]當童女居間居庭中、[付藏人國行、敦重候仁壽殿西庇、]次信濃童、[少將高房、維頼付之、高房出裏款衣厚衣、]次(第)並居、下仕同前、[藏人惟頼、升時付之、各居了、]攝政被示可取扇之由、[于時日入之後、未秉燭也、]則付人等取之置各前、頭之、被仰可令持扇之由、又各取之令持了、次第起到南一間、右廻歸北退下如恒、下仕退下了、公卿自下﨟起座了、歸着殿上、又左大將被問明日之參否、答可隨體之由了、又被問云、內辨奏宣命歸立之所、母屋第三柱歟、第二柱歟、答第三柱之由了、定事也、余參御前、攝政被

候、余問云、不供御膳之前、入御之時、不供之定例也、供初中間入御之時、可止之歟、將又可供了歟、先例不同、説々様々爲之如何、被答云、不覺悟、引勘可示、又人々訪五節所之間、且可居公卿座物歟、將可待歸着歟、答同不分明、可勘、又供白酒黑酒之時、一度供兩種了、更催臣下白酒歟如何、答然也、暫退出了、

十五日、天晴、入夜陰、此日豐明節會也、早旦自左大將許被送書狀云、今日出仕如何、又中間入御之府供御飯之由、保延左府記被注之云々、去夜余問此事、入御之時止由被答、仍今有此狀歟、返報云、今日可出仕、中間入御之時、説々不同、其多其例者、自攝政許被示云、去夜不審申事等、

一白酒黑酒事、
先供白酒、次給臣下、次供黑酒、次賜臣下、（見元永御記）者、

一訪五節所之人、歸着後、可居物歟事、
不待歸着、且可居、

一中間入御之時事、
保安御記云、中間入御、供御膳、（内辨花園左大臣、）入御之時、不須供者也云々、
今案、此事不審猶殘、供初之後入御哉否、不見歟、尚可尋申也、

乘燭後着束帶（飾劔、魚袋如恒、）參内、經陽明化德等門、着仗座、先是左大將獨在座、則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來奧座、仰云内辨、余頗居向座下方承之小揖、光雅退了、次余移着外座、（下重裾頗垂下白長押、故實也、）此間、大貮重家卿參着横切座、（先示氣色也、）次余召官人、官人參候小庭、仰云軾、官人唯退、持參敷之、此次令直沓、又余仰云、宰相候者可仰可寄座由者、官人唯退了、次余召官人仰云、外記召せ、官人唯出召之、次大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參軾、（經柱外例内如恒、）余仰云、諸司ハ候哉、國栖酒正ハ候哉、小忌ハ候哉、外任奏ハ候哉、外記毎度申候之由、余仰云持參れ、（外任奏最末問之、仍仰此詞也、）賴業稱唯退了、次賴業眞人持參外任奏、（入筥、）置板敷端、余置笏於奧、引寄筥、披禮紙於筥中取文見了、如本卷之入筥、（載上野守藤季一人、）賴業退了、次余取笏召官人、仰云、藏人右衛門權佐此方に、此間、皇后宮權大夫（定、）三條大納言（實、）花山院中納言（兼、）別當（成、）左大辨（實、）等參着、次光雅參軾、余已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押遣筥、光雅取之

參進了、小時歸來返給、余結㆓申之㆒、其儀如㆑恒、光雅仰云、令㆑候㆑列ヨ、余微唯、卷㆑文入㆑筥、光雅退了、次取㆑笏以㆓官人㆒召㆓外記㆒、則賴業參進、余給㆑筥、賴業取㆑筥、余仰云、令㆑候㆑列ヨ、賴業唯出了、余問㆓左大辨㆒云、宰相又被㆑候哉、申上云、六角宰相候、余可㆑被㆑寄㆓外辨㆒之由、示㆓左大將㆒、左大將已下起㆑座了、次余起㆑座於㆓宣仁門外㆒着㆑靴、令㆑押㆓笏紙㆒、此間、以㆓隨身㆒人㆒令㆑見㆘近仗居㆓胡床㆒哉否㆖、歸來申云、內侍已進之由、光雅令㆑申者、余取㆑笏經㆓宣陽殿壇上㆒、（隨身褰㆑帳、）着㆓宜陽殿兀子㆒、（先揖如㆑恒、件兀子南第四間立㆑之如㆑恒、）則內侍出居㆓東階上簀子㆒、余起敬折微音稱唯、右廻自㆓砌上㆒北行、出㆓軒廊東二間㆒、（此間留㆓立廊內㆒、砌㆓云裝等㆒、）斜到㆓左仗南頭㆒、（去㆑南一許丈、進㆑西四五寸、白㆓櫻樹巽㆒練始、依㆓夜陰㆒頭進㆑南、白㆑例、）向㆑乾揖再拜、又揖大輪右廻、歸入㆓初間㆒、（於㆓練始所㆒練留、）昇㆑自㆓東階南頭㆒、（先ヨ爲左足、不㆑歷㆑階、）經㆓母屋東一間㆒、自㆓兀子下方㆒立、前揖居㆑之、（今日兩面兀子立㆓一脚㆒、）次顧㆓座上㆒催㆓開門㆒、（北洞云、開門仕れ、）則開㆑之、次問㆓闈司着㆑座哉否㆒、左近廳頭範直申云、着㆑座了者、次余正㆑笏召㆓舍人㆒、（二音、）大舍人四人於㆓承明門外㆒同音稱唯、次小忌少納言參入就㆑版、（顧知㆑之也、）余正㆑笏仰云、刀禰召せ、少納言稱唯出召㆑之、次外辨諸卿爲㆑先㆓小忌㆒、參列立定、（總頭中㆓立了之由、上首以㆓仰咳聲㆒可㆑驚、不㆑聞如何、）

云、志木尹、謝座謝酒了、昇㆑殿着㆑座、小忌着㆓南庇座㆒、（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宰相成賴卿、件座東第三二間立㆑之、）着㆓端座㆒人、（左大將、皇后宮權大夫定房（件人大歌別當也、）三條大納言（實）、新大納言（實國）、參議（家通、實綱、共三位也、））着㆓奧座㆒人、（別當成親、花山中納言兼雅、源中納言雅賴、大貳巫家、）次陪膳采女進撤㆓御臺盤帖㆒、此間、余問㆓大將㆒云、被㆑訪㆓五節所㆒歟如何、將軍云不㆑可㆑訪、將軍密示㆓定房卿㆒歟、則件卿已下起㆑座、經㆓東庇北面戶㆒、向㆓五節所㆒了、（小忌不㆓前行㆒、任㆓位次㆒立也、）左大將、別當、左大辨、等留居、此間供㆓御膳㆒、（遲々（之）時、內辨仰㆓參議㆒催㆑之已了、今夜不㆓懈怠㆒、）采女令㆘史就㆓版位㆒稱㆗警蹕㆖、采女等迎取供㆑之、此間余已了立㆓座前㆒、八盤供了居、（件御膳盤白㆓南階㆒返給、仍可㆑給㆑自㆓西階㆒之由示㆑之、然而不㆓承引㆒、）次供㆓殘膳㆒、此間、余問㆓采女㆒云、粉熟供了哉、（粉熟在㆓晴御膳八盤內㆒、然而爲㆓故實㆒問㆑之也、）采女申云、供了、次余自㆓座前㆒合㆓眼實綱卿㆒、仰云粉熟、實綱下㆑殿催㆑之、則內豎等先居㆓小忌座㆒、次居㆓余已下前㆒、余云、可㆑居㆓入着所㆒也、隨㆑命居㆑之、（小忌故障人不㆑着㆓居之㆒也、詳見㆓寬治二年匡房（稱）記㆒、）居了、實綱復㆑座、太以爲㆓遲々㆒、實綱申ヨ上之㆒、余乍㆑居向㆓御所方㆒候㆓天氣㆒、主上鳴㆑箸給、（以㆓御扇㆒鳴給之也、）余以下應㆑之如㆑恒、次問㆓御飯供否㆒、未㆑供云云、則供㆓蚫羹御飯等㆒、余又問㆑之、申㆓供了（之）由㆒、又問云、進物所御厨子所供了哉、申云供了、又申云、御厨子所未㆑供、余仰㆓實綱㆒催㆓臣下飯汁㆒、一度催㆑之、（或說供㆓御）

（飯一了盛レ之、供二御汁物一了又催レ之、然而此說不二習傳一事也、仍不レ用レ之、）實綱又下レ殿催レ之、則居レ之、（先飯一巡、次汁菜等爲レ先二小忌一、）居了、實綱申上、余候二氣色一、御箸鳴、臣下應レ之、（箸ハ內、ヒハ外、他人箸ハ外也如何、）此間、供二御厨子所等一了、次余仰下可レ供二白酒一之由上、此間入御、余已下立二座前一、左大將稱レ警、內侍出來取二劔璽等一歸入了、余已下居、余仰二釆女一云、入御(了、)於レ今者不レ可レ供レ之、然而至二白黑一者尙供レ之了、余仰二參議一催二白酒一、則居レ之、不レ待二居了一食レ之、次催二黑酒一、又勸レ之了、尙欲二一獻一、仍余仰二不レ可レ然之由一留レ之了、釆女申云、可二罷出一歟、余不レ可レ然、只一獻已下不レ可レ供レ之者、釆女尙數刻居二草塾一也、此間、諸卿歸着レ座、各建二箸匕一了、黑酒居了、余仰二實綱一云一獻、實綱起テ催レ之、余仰二作レ座可レ催由一、仍以二內竪一催レ之、則勸レ之爲レ先二小忌一、次余拔レ箸取レ笏下レ殿催二國栖一（着二里元于一、如レ恒仰二外記一也、）一節一了、復レ座如レ本建レ箸了、次二獻、（同催レ之也、）次御酒勅、(使)其儀拔レ箸取レ笏、家通卿在レ座哉否問二大將一、被レ稱レ在レ座之由一、召云政大夫藤原朝臣、進立二余後一、仰云、大夫達（マフチキミタチニ）御酒給（オホミキタウ）へ、家通退作法了復レ座、次三獻、次大歌別當定房卿降レ自レ殿、出二承明門一了、小時發二歌笛一、余拔レ箸取レ笏、問二實綱在一レ座哉否於大將一、召云左ノ（オホキモトホトモヒ）藤原朝臣、（三位也、仍不レ召レ名、）實綱進立、仰云、キサイノ宮ノ司源朝臣召セ、稱唯退進二南欄一、（如二御酒勅使一、）召レ之、下レ殿着二陣官一告レ之歟復レ座、此間、舞妓自二西方一進出、余仰二早可レ退之由一、已再三、然而敢不二承引一列居了、高聲尋二職事一雖二召仰一、職事一人不レ候、不レ足レ言事也、次大歌別當參着レ(座、)次余仰二實綱一令レ改二大歌座一、歸着申二改之由一、又仰令レ下二小忌臺盤一、實綱仰二內竪一令レ下レ之、上卿宰相起レ座下レ殿了復レ座了、（元在二第三二間一也、今令レ下ニ立一間一也、）次問二大歌參進哉否於實綱一、申二參進之由一、次余女官取二脂燭一可二參進一之由召仰、又以無二聞入一、雖二職事一敢無レ之、違例之甚何事如レ之哉、小時女官一兩取二脂燭一出來、舞妓等起テ舞、大歌無レ音、大辨申下移二着座一之由上、而今無レ音、(凡)不レ得レ心、仍仰二大辨一、大辨下レ殿催二仰之一、于レ時調二發歌笛一、仍又舞(妓)舞、大畧二反歟、左賀（吹イ）唄也、舞了尙不レ動レ座、仍余舞了者早可レ退之由仰レ之、仍退了、凡此間違例無レ雙、職事等不レ尋二行之所レ致也、近代事皆如レ此、尫弱之上卿何爲哉々々々、次小忌起レ座爲二舞妓拜一也、余觸二大將不レ可レ立二此拜一、直融二軒廊東一間崚間小庭等一著レ陣、（作レ著レ靴忍二片尻一如レ恒、）次以二官人一召二內記一、內記參レ軾進二宣命一、（指レ杖）余拔取テ見了置

前、内記取笏杖退了、次以官人召外記、外記數刻不見來、東西尋求、官人等分散尋之、經數刻之後遮出來、候小庭、余目之、不稱唯參上、此卿相在軒廊咲之、外記參軾進文、（指杖、）余披取見之、（見參二通、祿法一通、）見了卷、加見參二通、再三通（加宣命祿法、）給之、於軾令指也、外記調歟、凡不知故實、仍余教喩令指之了、尚候軾、仍可退小庭之由仰之、外記退立後、余經本路並階下等進弓場殿、立北廊西第二間、尋職事、又以不見來、已經時刻、適六位藏人光重出來、須以彼可奏也、然而上﨟等數人乍候不見、奇恠、仍慥仰可召出之由、則頭中將實宗來、余問之、實宗申云、節會光雅奉行也、仍定相存歟之由存之、而不候不敵々々、余付見參等了、次光雅出來、予問子細、此次舞妓之間事責仰、敢無所陳退下了、尤不足言事也、良久、仍進居小板敷、小時實宗朝臣來、仍余總退立本所、返給之、（不指杖、取副也、）召外記給之、如本令指杖、相具立東軒廊西一間石橋下、指笏（實憲中、）取文等返給外記令奏、悉取之副笏、（見參卷籠也、）（宣命別也、）參上着座、問六角宰相在座哉否於大將召之、（其詞如初、）進立余後、余乍持笏再見參等於左手、以右

手給宣命、（以文下為使方、如恒、）家通取之復座、次召實綱給祿法見參等、如初、直下殿向祿所了、次小忌宗家成賴起為宣命拜也、余已下相從於軒廊、委大將經宣仁門逐電、但密々經御後參御所方、為勞脚病也、節會儀了、於御前廣庇（座、）殿上人等有亂舞會、余此間退出了、今日節會違例在舞妓事、職事之不覺云而有餘事歟、

十八日、此日重家來、余相逢數刻談、亥刻以後歸了、今日未刻許、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今日兼光可參會由令仰、仍所參也、是先日所令下之文書目錄相具參也、代々被度之文書目錄也、其中或事切了、或未沙汰文等相交、仍撰出、且下官或為返給本主注付子細可進之由、先日仰兼光下官也、為申其事也、此次余問仰云、為外宮扶木事、檢知官史生二人可差遣之由、去五日事切了、定下向歟如何、申云、五日承此由、而于今不被書下仰詞之間、數日逗留、于今未下向也云々、此事尤懈怠也、又仰云、鑁庭御厨事、禰宜祭主等所為頗不當、而官取進、若有先例歟之由被尋仰、于今未申上如何、申云、（如イ）則申子細於兼光了、凡以件事付辨之時不似先例、何

様可レ候哉之由申上、而無二左右一被二取進一也、凡事次第不當、尤可レ被レ返二神宮一、但神宮事非レ可レ無二思慮一、以二元忠陳狀一被二取上一、於二氏行陳狀一可二返給一歟、余仰云、申旨偏可レ然、但神宮事以二次第一解所レ申也、仍祭主禰宜等申狀、副二氏行陳狀一之由已以載レ之、仍不レ可レ止二彼狀一、又以二彼狀一進覽者、已事可二迷亂一、仍只偏可二返給一歟、又爲二先例一、只可レ奏歟、但事理尤奇恠可二返給一歟、申云、仰旨至極之理也者、文書事且令レ致二沙汰一也、申刻、兼光參上覽二文書等一、（子細在二目六一）返下了、余又給二文書等一、（子細在二目六一）此次余仰云、史生等定下向歟、（未二下向一之由、雖レ有レ所レ聞不レ仰二其旨一也、）申云未二下向一、仰云、以外懈怠也、去五日殿下仰切了、於レ今者殆差二扶木一了可二上洛一之程也、而于レ今不二下向一之條、次第如何、陳申云、件史生、院廳官也、仍不レ給レ假之由令レ申、例觸二奏聞一了、今明之間可二下向一也者、申狀不當事也、又陳云、凡ハ懈怠に候、爲二春日祭一辨下向、又五節事偏以沙汰之間、自然遲怠仕了、余仰云、於レ事不レ切事者、〔忿々之上遲々、〕一旦可二構申一、於レ事切事者、只則時可二下遣一也、尤懈怠也、又兼光申云、隆職宿禰申云、奉レ差二扶木一之時、若有二事危一者爲レ之如何、又本所奉レ差之扶木可レ被レ寄歟、將可二差副一歟、仰云、殘勘使兼友〔歟、〕召問可レ左二右事一也、但且ハ又可レ申二殿下一、又件間事、祭主、禰宜、工等能々評定申上了、且ハ令レ奉レ差之時、臨二其庭一、隨二當時之體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也、於二京途一雖レ被二定仰一、全不レ可レ依二其事一也、隆職申云、尤理也、兼光云、兼友召二殿下一問レ之、可レ申二殿下一者、又神宮工等尤以不堪、仍差二木工寮工二人一可レ遣、先日殿仰云、延暦、仁安之火事之時、遣二木工寮工一之由見レ之、而今度遣レ之時、不快之例也、不レ可レ遣、但於レ有二他例一者非二此限一者、隆職申云、先例不レ可二勝計一、加之、以二神宮工一偏可レ造之由、或文無レ所レ見、彼等不堪之間、且ハ御殿不法如レ此之事出來也、尤可レ遣者、仍今度木工寮工二人所二差遣一也、又先日下官外記所レ令レ勘之犬死穢事、可レ有二軒廊御占一、仍近日問二日次一可二申行一之由、仰二兼光一之處、申云、牝鷄事自二神宮一付二光雅一之由承レ之、今明定奉レ下歟、一度被レ行二御占一宜歟者、依レ可レ然、件穢解狀、勘例可二〔留〕置一也、來廿五日宜日之由、豫所二見給一也、

十九日、參二建春門院、內等一、今日光雅來下二牝鷄解狀一、入レ夜歸レ家、

〔承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〇年月日恐衍、此日、吉田祭也、奉幣如恒、申刻直衣參建春門院、先是中宮大夫隆季卿參上、暫言談、以藏人申入、則參內、入夜退出、今日參內以前、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來、下神宮解狀、〔牝鷄雄或事也、余結申、仰勘例行御卜、〕

〔廿日、此日、賀茂臨時祭也、下官雖有催不參、申刻大夫外記頼業與人依昨日召來、爲下牝鷄狀也、召羅行〇行疑外誤下之、仰介勘例、余着冠直衣也、依物忌不出羅外、依不進直下云也、凡神宮事隨堪不可輕、此次談雜事、語云、陽成院暴惡無雙、二月祈年祭以前、自拔刀殺害人云々、依如此事、昭宣公奪天子位授小松天皇也、于時諸卿出異議、事不一揆、融大臣深有此心、仍議大濫吹、爰參議諸葛懸手於劍柄、見御服云、今日事偏可隨太政大臣語、若於出異議之人、忽可誅之云々、于時諸卿止異議、相率參小松親王第、奉迎之云々、昭宣公之外孫爲親王、以彼可奉吹噓之由、人以疑之、而以老棚之舊王、介踐天子之位、賢之至也、此事委細記先年所見也云々、又云、八幡之火事之時、大外記實俊、而右大辨公能有論事、實俊申旨雖似有理、以殷周之例、合蜀魏、豈叶時儀哉、無斟酌歟云々、又云、定頼卿入公文道、不執公事云々、又云、正家朝臣介申遣けるは、俊房公每事不可及父大臣殿、而於仗座被行事之體、玄隔被勝云々、仲平大臣無才富人云々、又云、四條大納言公任、容器進退頗凡也云々、又云、安和之比天下亂云々、小野宮殿雖爲關白、不預政務、兼家等被行云々、又云、西三條良相爲執政臣云々、〕

廿二日、昨今物忌也、未時許侍等申云、北門內在物骨、其長六七寸許、無上下節、其上無皮肉、又頗白云云、其中赤々自上下〔顯〕見云々、穢否之間不審、仍以使者問遣明法博士許、此次以書狀問遣藤中納言許、如此穢之時、神事之間不審事等也、秉燭之後歸來申云、明法博士兼俊不候、逢、範貞申云、如奉者不可爲穢歟、但又可在御定、又被問兼俊、可被一定、獨難左右云々、申狀頗不足言、納言云、依神事不進御返事、穢之條若可爲穢者、明日御奉幣不可候、大原野祭奉幣事、可立自河原歟之由問之、又文書若可被渡他所歟云々、此間大夫史隆職來立門外、依遣召也、以入問此間事、申云、左大將之時三十日穢出來、過穢

限一如レ元奉行、又故右中辨爲親奉行之時、連々有レ穢、其時承候ハ穢之間文書不レ動之由、又官中文書如レ此被レ渡二他所一之儀不レ可レ候事歟、文書已穢了之故也、又穢否之條、範貞令レ申歟、但强不レ可レ爲レ穢歟云々、穢事尙不審、仍明日業倫兼俊等尙可レ來之由仰遣、又範貞可レ來之由仰遣了、

廿三日、今日奉幣事、穢條不定之間、幣等不レ取三入家中一、而陰陽師兼親無二左右一參入着レ座、男共可レ告也、此由而不レ告、尤不覺也、巳刻、範貞來問レ之、申狀如二去夜一仰云、申旨具可二書進一者、申云、退下可二書進一、仰云、依二申狀一定二穢否之條一、可二奉幣一也、退出者可二遲遲一、令レ申レ旨令二書進一、更以不レ可レ有レ煩、尙可二書進一者、申云、乍レ候ハ不レ能二書進一、枉可二退出一、則逭逐云云、業倫今朝死去了、兼俊稱レ病不レ來、仍以二書狀(中イ)一遣問、申云、可レ爲レ穢、件骨卽烏咋レ之飛去了、此同問レ之、申云、雖二烏咋飛去一尙可レ爲レ穢云々、此條範貞同令レ申也、重兼俊之許遐問云、先例腰已下二足、尙有二不レ被レ用レ穢事一、何況六七寸骨、豈可レ爲レ穢哉、申云、雖二六七寸一於二生骨一者可レ爲レ穢也、先例如レ此、近則神宮有二申事一之時如レ此也者、今日奉幣留了、由祓幷

自二河原一立之儀同留了、陰陽師穢之故也、召三遣光經一了、穢一定了、仍爲レ遣レ觸二辨之許一也、此次可レ示二子細一、依レ爲二淨人一遣レ召也、今日範貞注進之狀、如二參上申一、頗不二分明一、

廿四日、早旦光經參來、余云、遣二辨許一云、穢出來且ハ兩明法博士申狀如レ此、先例或奏二事由一隨二御定一、今度嚴重神事之間、就レ重可レ爲レ穢歟、且又北上可レ被二相計一、抑、此上卿再三雖レ令二辭申一、度々有二勅定一、仍奉行、殊以恐申、加之、穢出來了、尤可レ被レ仰二他人一歟、凡旁故障等子細示遣了

廿五日、早旦光經來云、只今相三逢兼光一申二子細一了、申云、早可レ申二殿下、院等一云々、又云、公俊事、先日仰旨申二殿下一了、尤可レ然之由有レ仰、仍下三知官一了者、明日可レ奉レ渡二竈神於此第北町一、而北大將軍方、仍女院御所南御倉傍(自二余家一當レ西)申請、可レ安三置之一、而明日尙爲二穢中一、仍廿九日(晦日也)可レ奉レ渡之由仰レ之、神祭同件日可レ有二吉日一也陰陽師勘申也、

廿六日、奉レ置二文書一之所、一切不二開閤一也、今日大外記賴業與人進二二字一、依レ穢不二參入一也、

廿八日、穢至二今日一、

二百四十

廿九日、今日修レ祓、穢過日爲レ致二潔齋一也、此日申刻許、自二兼光許一送二使者一云、上卿御辭退之事、先申二殿下一之處、可レ奏之由有レ仰、令二奏聞一之處、仰云、他人無下可二奉行一之人上、尙可レ令二奉行一歟、且又殿可レ被二計申一者、申レ殿之處、任二院宣一可レ令レ申由有二御定一、仍穢日數過了、今朝可二參啓一之由、存知之間、去夜七个日之服氣出來了、故資憲女、仍勿論且以二使者一所レ令レ申也、可レ有二忩沙汰一之文書所レ令レ進也、

一大宮司公俊辨申、外宮修造遲怠事、副二次第文書等一、

一祭主親隆卿言上、禰宜等宣旨請文事、去夏比馬蝗事出來、仍宮二番直二之貲、可レ科二下被一之由被二宣下一、又任二御卜趣一可二祈請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事也、

已上可二覆奏一文、

一內卿言上、內宮正殿以下差檜皮葺萱等、烏群集頻咋拔事、此事發否之條不二示送一、又無二仰詞一、仍遣レ問了、

一薗田御厨事、神宮陳狀等也、副二次第文書一、

仰任二度々綸旨一於二〔官〕底一令レ遂二對決一、是又不レ注二遣仰詞一、仍同遣レ尋也、

又云服暇之由觸二遣頭辨一了云々、

答云、服事尤不レ便、文書等賜了、仰詞等早可二注遣一者、送二書狀於頭辨許一云、神宮辨兼光故障之由、觸申旨示送、其間被レ仰二誰人一哉、依二不審一所二尋申一也、返事云、未レ承二及長方服日數內一也、仍觸二他職事一歟云々、仍則以二件返事一、遣二兼光之許一云、頭辨如レ此令レ申、令レ觸二他職事一者、早問二其人一可レ尋レ之、又仰詞等可二注送一者、

酉刻許大夫史隆職來、依レ遣レ召也、呼レ前仰二雜事一、此次申事等、

一公俊請文事、未レ修之所分、追修造之注文副二進之一、而見二合先日覆勘文一、未レ修之所々之處、不レ及二九牛之一毛一者也云々、

余仰云、件請文且可二覆奏一也、但扶木事又被二尋問一之件條宮司禰宜等請文進覽之時、一度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也、而件事爲二奉レ差二扶木一之實檢使一、史生二人下向之時被レ加レ仰了、而奉レ差二扶木一之間、可レ經二日數一、〔仍〕件請文到來遲々歟、來月々次祭、宮司尤可レ備二其事一、去九月祭嘗祭之時用二代官一了、今度又沙汰懈怠之間、宮司不二候合一之條、尤可レ有二神慮之恐一歟、件請文且史生上洛以前可レ令レ進之由、可レ仰二遣祭主卿之許一歟、此事早速有二沙汰一、尤可レ宜歟也、

陸職申云、尤可レ然、早內々可三仰遣一也、又申云、於二凡之末修之事一者、宮司在京歟、又依レ爲下被レ問二一人一事上、直以書二宣旨一問二公俊一了、仍請文早速到來、於二扶木事一者雖レ爲二同事一、沙汰已二重、禰宜等同可レ申二子細一之由、被レ奉レ差二扶木一之次被三仰下一了、仍爲三被一具一以二左辨官宣旨一、仰三遣祭主之許一之間、于レ今懈怠歟云々、

一馬甕事、被レ仰下可レ行三科祓一之由上了、件請文去比付レ辨了、件事、外宮正禰宜各一人、不レ令二加署一、疑若爲下當二番直一之禰宜上歟、是事承曆之火事之時、有二其沙汰一之刻、禰宜等令レ結二小番一之由令レ申、而或又禰宜ハ可レ爲二長番一之由、已以分明、無二指宣旨一、任レ意令レ結二小番一之條、奇恠之由有二沙汰一、被レ行三科祓一被二停止一了、何令レ有二此儀一哉、此條尤可レ被レ尋事歟、

余云、一定令レ結二小番一歟、將又若有二他障一、不レ令二加署一歟之條、先可レ問之事歟如何、

玉葉卷第十終

玉葉　巻第十一

自承安二年十二月
至同年閏十二月

〔承安二年 冬〕（十二月〇安榮按、自二十二月一日一至二四日一、閏十二月他本重出、以レ屬二異文一、姑併二載之一、）

十二月

一日、乙未 終日雨降、早旦兼光返事持來、去夕所レ遣也、其狀云、
（大内火事、御返事遲々、件火事、藻壁門（西面中御門末門也、）燒二失之一也、）仍服假事、先觸二遣光雅之許一、始了、有下可二申沙汰一之報上、昨日重遣尋之處、依レ有二産者一、不レ能二奏聞一之由申送、仍申二遣親宗之許一了、又觸二院之近臣泰經朝臣一了、又昨日所レ送之文書等事、注二折紙一送レ之、其狀云、

一祭主卿言上、上野國園田御厨司、訴申新田莊司義重妨事、
仰、任二度々綸旨一、慥令レ遂二對決一、

一大宮司大中臣公俊、辨二申修理遲怠之間事一、

一祭主卿、辨二申馬斃穢事一、
件事、番直者可レ科レ祓之由、被二宣下一候了、而禰宜一人當番之由、本官相存候歟、尤以不便候、神宮式、禰宜長番之由、顯然候之上、承曆火事之時、正禰宜等令レ結二小番一之躰、被レ處レ科了、其後不レ可レ爲二長番一之由無二宣下一云々、所行頗以自由候歟、
爲二後日一、申二上子細一候、

又示送云、去夜宮城西面門、（談天門、）幷大垣二町許、燒失候了云々者、爲レ咋二拔差檜皮等一事、不レ示二左右一、仍以二書狀一重遣問、深更使者歸來云、被レ向二日野一了云々、余驚二火事之事一參內、先レ是、晩頭可レ來、又仍明曉可二遣尋一也、

兼光故障之間事、令二申沙汰一哉否、幷其間可レ仰二誰人一哉事、又晩頭可二立過一事、以二書狀一云二遣右少辨親宗之許一了、辨事不レ示二左右一、晩可レ來由有二返報一、午刻許參內、依二門火事一也、（件門、非二談天門、藻壁門云々、）禁中無人、申刻歸宅、秉燭之後、藏人右少辨親宗來、余相逢、問二辨之間事一、答云、兼光去夕雖レ觸二遣服假之由一、忽可二奏聞一之由不二示遣一、仍只承二此由一許也、更不レ能二申沙汰一、但今朝於二御前一、粗奉レ及二此事一、頭辨長

方朝臣參上、以奏經朝臣、條々奏聞、此次奏經申云、兼光服假事出來了、日來奉行事等、(神宮役夫工事、文書事、住吉遷宮事、)何樣可候哉、仰云、日數不幾、其間暫可相待歟者、疑是頭辨令申沙汰歟、將以兼光申狀、奏經直奏達歟、左右之間不奏聞云々、申狀頗勿論、仍余云、於今者、只以上卿申狀可被奏達也、其趣神宮辨兼光、服假出來了、其間何樣可候哉、日數不幾、其後如元可令奉行歟、假雖然、彼故障之間、雖一日片時、文書上下事、可下知誰人哉、取御氣色、明日可告者、又示云、神宮怪異事、有下可下勘之文、而辨迷亂爲之如何、抑、長方朝臣、非日數之內也、重方所勞之後、出仕不輙、經房御堂事奉行、定被當其仁歟、隨又如此怪異事、雖片時不可遲怠、隨宜欲奉下如何、親宗云、尤可然、雖辨示定、不默止、早下給、可急勘上者、仍下給解狀了、(外宮、牝雞雄鳴事也、先日藏人佐光雅來下之文也、則下勘外記、而兩樣之間、空所送七入箇日也、)又可覆奏之文一通授之、宮司公俊辨申外宮修造遲怠事也、此事材木不法之條、又被問宮司禰宜等了、彼陳狀等到來之時、一度可有其沙汰事也、雖然、神宮事、不可經片時、隨又濫觴、

雖爲一事沙汰、已以兩端、仍隨進請文、且所覆奏也、以此趣加含了、(此事、職事兼光奉行也、然而自本所職事云、不被定其人、過彼服日數、忩可經數日、仍且所付親宗也、)馬䑛事、此次雖可覆奏、神宮請文之中、有不審事、仍先爲尋問宮、暫以留之、圖田御厨事、可下知文也、仍辨被定之後可下也、隨文非急事、親宗退去了、

二日、(丙申、)物忌堅固也、未刻許、自親宗返送公俊外宮修造之間文書、仰云、相具彼請文等、重可奏聞云云、又仰云、辨事、可被計仰下候、暫可被相待歟由候也、入夜、兼光返事到來云、(兼光向宇治了、仍使者近邊所之間退去、)爲怪事、仰云、且勘例、且行御卜者、服暇之後、不懸手於文書之間、自然懈怠候了、爲恐々々者、明日可來之由、仰遣大外記頼業之許了、明日有無術之故障、可催進六位外記之由令申云々、

三日、(丁酉、)申刻、六位外記中原廣元參來、依物忌堅固、立門外、以職事信光、給鳥怪解狀、仰云、可令勘申例之由、可仰頼業眞人、今朝頼業、注送宮城御門燒失之例、內々相尋之故也、

四日、(戊戌、)自右少辨親宗許、送牝雞雄鳴勘文、須持來也、無恠了、

未剋許、大夫史隆職、大外記頼業等來、余不相逢、隆職爲令沙汰神宮文書事、所來也、頼業持來神宮怪異、（烏咋拔檜皮事、）勘例、（入筥、）以家司顯行進之、返給了、頼業退出了云々、此後隆職申云、先日所被仰下之材木事、宮司、禰宜小請文事、内々仰遣祭主卿之許之處、公卿責出可進之由、所令申也、又申云、軒廊御卜事、問日次之處、來八日十日宜由所令申也、辨未定之間、參上之次内々所申也、何日可候哉、仰云、雖一日可被急行事也、八日可宜、但辨未定、退可仰也、且令催縁事所司等、有何事哉、又仰云、馬蹄事、當番直幷馬主等、可科祓之由、雖被載宣旨、不見于請文狀、如何、申云、件條依爲一具、仰詞載宣下了、然而別差中臣下部等遣之、仍先々強不載請文也、件祓使中臣爲定上洛之由所奉也者、又仰云、件馬蹄事、神宮請文、内外宮禰宜各一人、不加着之、令結小番歟之由、兼光不審申、尤可然、但又依他故障不着歟、此條内々可尋問件使歟如何、申云、尤可然、早相尋可申上也者、烏怪解狀、遣親宗許了、留其例、且其於怱事者、雖誰人、可被仰下、無陪辨歟、仍下之、此次、兼光除服可令出仕之由被仰下哉否、問遣之、如先日之御定者、暫可相待之、是兼光障之間事歟、然者如元可奉行之條、已以無異儀歟、」

十二月

一日、早旦兼光返事到來云、依大内火事、御返事遲々〔也〕（件火事、藻壁門、（西面中御門末門也、）燒失也、）示云、服假之由、先觸光雅、而有產者之間、不能申沙汰云々、仍觸遣親宗之許也、

又注送仰詞、（齋田也、烏咋拔事、不承左右、）仍尙以書狀問遣了、深更使等歸云、被向日野了云々、余驚火事之事、（悼カ）參内、先是、曉頭可來、又兼光障間事、令事沙汰歟、可被仰誰人哉之由、以書狀示送了、返事申云、申刻可參者、

余參内、無人、晚頭歸家、秉燭之後、親宗來、余相逢、親宗云、兼光雖觸遣障由、不示遣可申沙汰之由、仍只奉之許也、而之間、今朝於御前粗承及候之樣ハ、泰經以頭辨申狀條々事、令申之中、兼光服氣出來了、奉行事等、（神宮事、役夫工事、住吉遷宮事、）何樣可候哉、仰云、被

仰他人之體にて、日數以後、可沙汰歟、日數不幾之故也、此由承之許也、余不申沙汰云々、事頗勿論、仍余云、於今者、只以上卿申狀、可被奏事由也、其狀には、神宮辨兼光、七ヶ日、服氣出來了、何樣可候乎、日數不幾、若可歸奉行歟、假又雖然、彼際之間、雖一日片時、文書上下之事、可下知誰人哉、可隨御定者、親宗曰、早奏事之由、可申左右、余又云、神宮牝鷄雄鳴事、外記勘上例了、於今者、可下官、而奉行辨窄籠、然而事不可默止、仍可被下勘之也、他辨等故障也、頭辨服日數之內、重方不出仕、（所勞之後、尙不尋常云々、）經房、御堂事奉行、無便宜歟者、親宗云、早〔下〕給、可令下勘者、仍下給了、又覆奏文一通授之、是公俊辨申外宮修造事也、此事扶木事、陳狀一度可有沙汰事也、仍取具、雖可奏聞、神宮文書、一日も不可默止、隨又雖爲事一事、沙汰已兩端、仍當時隨進請文、且可覆奏之由仰含了、（是昨日兼光所送之文內也、）馬蹺事、請文之中有不審、仍尋問之後可奏、又非急事、仍留之了、薗田事、可下文也、仍辨定了〔之〕後可下也、於彼怪異事、依急事且下之也、烏咋拔萱事、兼光未示左右、仍不下之、親宗歸去了、

二日、物忌堅固也、未刻〔許〕、親宗送消息云、辨事奏聞了、仰云、暫可被相待歟、又於急事者、雖誰人可被計仰下者、又返送公俊事、文書相具、彼請文等、一度重可覆奏之由、依御氣色云々、返報云、文書返給了、辨事可存此旨也、〔今日、自成賴卿之許、供送小記欠奏等七卷也〕、今曉、遣使於日野了、入夜歸來云、兼光〔朝臣〕向宇治、仍持向宇治之由、遲々返事云、烏事、仰云、且勘例且行御卜者、服假之後、不懸手之間、自然懈怠、爲恐々々、仍則召遣大外記賴業了、返事云、明日有故障、〔仍〕欲進六位外記、如何者、

三日、申刻、六位外記中原廣光來、依物忌、立門外、以職事信光、給烏咋拔檜皮等之解狀、仰云、給賴業眞人、可令勘申例者、賴業今朝注送宮城諸門燒失之例、內々、尋遣之故也、

四日、早旦、右少辨親宗之許、送牝鷄雄鳴官續文、未刻、隆職參上申云、軒廊御占事、內々尋問日次之處、八日十日云々、何日可被行哉、仰八日可宜之由、但辨未定兼光除服以後可出仕之由、被仰下者、

服日數、明日許也、自二明後日一可レ仰レ之、若又出仕遲
々者、可レ仰二右少辨親宗一也者、且可レ催二綠事所司一之
由仰了、又馬豫事、神宮請文、不レ載二科レ祓事一、如何之
由〔問レ之、申云、件事宣旨ニ加載了、仍引ヨ〕載其狀一、然
而、別々差二中臣、卜部各一人一遣レ之令レ祓也、仍禰宜
等請文、不レ載二祓了之由一也者、隆職且ハ爲レ令レ沙ヨ汰
文書等事一參也、沙汰了退出了、又大外記賴業、持ヨ參
鳥怪勘例一、仍以二書狀一、遣二親宗之許一了、是且可レ被二計
仰一之由有二勅定一、仍仰二無レ障辨一也、依二急事一、不レ待二
兼光一也、此次兼光除服了可二出仕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哉
否事、今朝問遣之事所二尋[illegible]一也、
五日、己亥、早旦、持ヨ來親宗返事一狀云、早可レ令二下勘一云
云、又云、兼光事、依二一日仰一、除服可二出仕一之由令二下
知一了云々、爰知、日數以後、兼光可二奉行一歟、則兼光
之許、明日可レ來之由示遣了、但不レ示二神宮事一、至二于今
日一、爲二服日數之內一之上、近代事、猶難二一定一之故也、
返事云、今朝被レ下二除服宣旨一了、明日除服、可二參入一
者、入レ夜、藏人國行告送云、右中辨重方、可レ奉ヨ行神
事一之由被二仰遣一云々、親宗奉事、但神宮事、遷宮事、不二聞
披一云々者、非レ無二不審一、

六日、庚子、未明、送二書狀〔於〕親宗之許一云、神宮辨、如二
先日一者、〔無レ示者〕兼光若可二遷沙汰一歟、今日可二出
仕一之由承レ之、若如レ本可二下知一歟、而重方朝臣奉二神
事一旨、粗以傳承、何事哉、此事、重〔方〕雖レ不レ及レ問、近代事不レ遁、仍所レ問也、欲レ承二
分明之仰一、仍內々所二尋申一也者、返報云、神宮辨事、今
日可二申定一也、重方事、役者工事也、然而、令レ申二有
レ憚之由一、此返事者、又神宮辨事未定歟、若就二先日返事一、不レ問者如何、已刻許、送二鳥怪續
文一、凡勘上之文辨必可レ持ヨ來上卿之許一也、就レ中、於二
大臣一者可レ異レ他、公事之陵夷、逐日如レ此、但此人一
切不レ辨ヨ知如レ此事一、不レ足レ言歟、未刻許、自二親宗之
許一示送云、神宮辨事、猶可レ被レ仰二兼光一也、十三日以
後、可レ被レ仰二他辨一之由、御氣色所レ候也者、則左少辨
兼光來、余相逢、下二文書等一、
一上野國薗田御厨事、此文、兼光帰出來之時、所二渡與一之文也、非二急事一之上、辨未定之間、予令二返留一、
仰二任度々綸旨一、令レ遂二對決一、
一志摩國越賀御厨事、此文、親宗所レ下也、
仰、同庄無二指證文一、任二仁平宣旨一、停ヨ止庄妨一者、
又令二覆奏一文、
遠江國郡田御厨事、此文、先日兼光所二來覽一也、而稱[illegible]出來、又相續兼光假、雖レ須レ付二他職事一、非二急事一、仍相ヨ待兼光〔出仕一、所レ付也〕

兼光申云、昨日、被宣下除服可出仕之由了、仍今朝除服、先參院之處、〔以〕親宗被仰云、神宮文書事、役夫工事、住吉造營事、三ヶ條、如元可奉行者、令申云、嚴重神事、三ヶ事、一身兼行、深以恐懼、少々被仰他人宜歟者、親宗又仰云、然者、神宮文書事、可被仰重方、而至于來十三日、有不淨事之由、所令申也、其間、可令奉行、早參上卿御許、可受取文書〔等〕者、仍所參仕也、余仰云、軒廊御卜事、來八日可申行也、可催縁事所司之由、可仰官者、此次、余、辭申此上卿之間事問之、申云、先申院仰云、殿下可令計申給者、申殿下之處、他人可被仰之人候ハ、被仰尤可宜、又無可然之人者、如元奉行、何事之有哉者、欲申此旨之處、假出來了、仍不申沙汰者、余云、如先日使者申狀者、如本可有御奉行之由、有院宣、其旨申殿下之處、早可申此由之旨、被仰下云々、今被示〔之〕旨、已以相違如何、兼光云、使者僻事也、但件事、院仰未分明云々、又兼光申云、馬鬯事、神宮存旨、尤不審、何樣可候哉、余〔仰〕云、件祠宜等令結小番之條、實否如何、祭主卿在〔京〕又使爲定上洛、被科祓之贖、可注進夾名之由、可被下知歟、其後一度可奏聞也、又不藏件祓贖之條、隆職雖申先例之由、尙不穩便事歟、但爲恆規者、非此限如何、兼光申云、暫下給件文書、可尋也者、仍馬鬯請文下給了、一度可覆奏故也、明後日（八日）可有軒廊御卜之由、仰遣大外〔記〕大夫史之許了、

七日、（辛丑）自夜雨下、未刻許、右少史行元來、（奉行史也、）申明日官寮參否散狀、其中、中臣官人不注之、仍問事由、申云、自神祇官催之間、官不知給、但不可事闕之由、彼官所令申也者、令仰云、今注申之中、卜部官人、已裁於神祇官人者、中臣卜部、皆奉官所催也、而載卜部、不入中臣、申官不知之由、尤不當、申云、仰旨官可然、自神祇官隨注申所申也、而中臣官人者、散狀懈怠之間、依可遁々、且所申也、更不可事闕之由所申也者、又申云、雖甚雨可有御出歟、仰云、急事御卜不可依雨、但於暴風雷雨者非此限者、又中臣官人事、慥致沙汰、臨期及闕如者、可爲奉行史之過怠之由、仰了、

八日、（壬寅）天晴、此日軒廊御卜也、未刻參內、（閑院第、）於陣

腋一、招二左少辨兼光一、問二官寮參否一、申云、皆參、次着二陣奥座一、以二官人一、召二左少辨一、辨來二奥座一、余仰云、伊勢事御卜候之由、可レ奏者、兼光歸來、仰云、聞食、次余移二外座一、此間、宰相中將實守、着二横切座一、召二官人一仰云、隨身之所レ持之文書取テ參レ、卽官人持二文書一置二板敷端一、件文書、路之間、入二車中一、三ケ條、怪異解状、外記勘例等、卷二籠一禮紙一、裹レ中、余取レ之置レ前、此次仰二軾可レ敷由一、則置レ之、次以二官人一召レ辨、兼光來レ軾、仰二座可レ敷之由一、次掃部寮、敷二座於陣小庭一、依二其地狹一、追レ砌敷レ之、下敷レ筵、其上敷レ疊、官寮兩座之間開レ之、但下筵ハ敷連也、如レ恒、次召二外記一、仰云、神祇官サ陰陽寮等、可レ罷二寄座一者、次官寮官人參着レ座、神祇官、權大副卜部兼康、(四位)權少祐中臣爲定、(五位)、權少祐卜部兼衡、(六位、宮主也)、東上南面、陰陽寮、頭賀茂在憲、助同宣憲、圖書頭同周平、掃部頭安倍季弘、(已上四位)、權曆博士賀茂憲定、(五位)、西上南面、置二水火等一之後、余正レ笏、不レ向二座奥方一也、召云、爲定朝臣、依二五位一召レ名、依二伊勢事一、召二中臣一也、爲定經二座後一下等一參レ軾、余置レ笏給二文書一、不レ撤二結結一也、仰云、吉凶卜申セ、又牝鷄御占別可レ書レ之者、爲定微唯復座、次召云、陰陽頭朝臣、則在憲來レ軾、經二兩座間一、仰云、伊勢太神宮正殿以下、差榆皮等烏咋拔事、豐受宮犬死穢事、同宮牝鷄雄鳴事、吉凶占申セ、又牝雞事可レ書二別紙一之由、同仰レ之、在憲朝臣、稱唯復座、牝雞事、光雅奉行也、今二ケ條、兼光奉行也、仍各爲レ令レ付レ之、可レ書二別紙一之由仰レ之也、或又雖レ爲二兩職事之奉行一、付二一人一、恒例也云々、次各占卜之時刻差移、此

問、兼光持二文書等一來二膝突一、余取レ之披見、可二覆奏一之文等也、去六月、內大臣爲二公卿勅使一、參宮之時、條條訴訟令二言上一、各有二其沙汰一之中、且三箇條奉二請文一也、則示下可二覆奏一之由上、返二給之一、又進文披見之處、依二馬斃事一、被レ〔科〕レ祓之者交名也、是先日禰宜等令レ結二小番一之條、依レ有二事之疑一、仰下可レ進二交名一之由事上也、今已正禰宜一人依レ當二番直一令二祓淸一了、令レ結二小番一之條、已以實也、尤非二穩便一、兼光申云、件事、神宮請文、可レ令レ注二申馬斃之由緒之旨一、被二宣下一了、倘不レ載二其事一、仍返二給祭主一了云々、此請文、先日覽二上卿一、而依二此事等不審一、返二給官一也、余云、件請文、令レ進之時、一度相具可レ進、其時可二覆奏一也、又下二宣旨一枚一、大中臣淸定令レ補二御服機殿修造使一了、而有レ障、被レ罷二其職一、故障已過了、如レ元可レ被レ補之由、申請申文也、余結申、辨仰云、令レ勘レ例與、余則文卷返下レ辨、辨又結レ之、仰詞同レ前、辨微唯卷レ文、辨又申云、濟名御厨論人等申狀、被レ下二法家一、可レ勘二理非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仍自レ宮下二知上﨟博士兼俊一之處、數日取二籠文書一、注二付樣々之事等一、稱下有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勘申一之由上、返上事、尤奇恠、然而依レ不レ可二默止一、下二範貞一之處、申云、無二指故障一

之、兼俊辭申之條、尤可被尋問、何範貞可勘申者、可隨仰者、官申云、兼俊申狀次第不穩便、爲傍輩、向後尤可有其沙汰者、余仰云、早申殿下、又可奏事由者、兼光退去了、良久之後、名成勘文、先爲定入卜形、幷本解於板宮蓋進之、余取文返給蓋、次在憲朝臣持參之、（借用神祇官筥蓋、）同取文返給給蓋了、官卜形二通、（一通牝雞事、一通今二ケ條也、爲先太神宮也之、不依怪異日月次第也、）寮占形三通、（三ケ條、各別書之也、）官寮所爲相違、雖非無不審、先例或書一紙、或書二紙、共爲恒規、仍強不尋問之也、余各委見之、牝雞事、本解卜方等卷加之、別置之、二ケ條本解、（在外記例、）如本卷結之、卜形三通、（一通神祇官、二通陰陽寮、件二通卷一紙、仍凡爲二通也、）幷三通、座前置之、召外記仰宮可進之由、則持參之、入件本解占形等、召兼光付之、仰可內覽奏聞之由、兼光云、今夜不可被返下歟、而至于歸參之期、可令候陣御歟如何、余云、今夜不可下者、早可退出、兼光退去了、次又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宮之由、小時、外記持參之、余入牝雞占形、本解例等、以官人尋光雅、歸來云、不候云々、仍召外記賜宮、仰云、可持向藏人右衞門權佐〔第〕、依爲本奉行之人、可付彼人、而當

時不候、仍所遣也、慥罷向可示此由者、外記稱唯退了、次余自官寮、各起座了、次掃部寮撤座了、次余起座參御所、（先是、實守起座了、）余於鬼間遊、召兼光仰云、祭主卿在京云々、外宮修造之間、幷扶木事等、尤可被尋問也、而無其仰如何、雖然、早申事〔之〕由、可召問之、且者去春扶木之間、祭主卿非無過怠歟、爲總官之身、神宮中事一事已上、尤可尋行也、申不知之由、頗不當歟、且又公俊修被勘否之條、當時事危之條、旁尤可被召問也、來十一日可下向、明旦申殿下、可忩沙汰者、兼光云、尤可然事也、早申殿下、隨仰、則於殿下召問、可申上申狀、明後日（十日、）相具隆職參上、且可致文書之沙汰者、余退出之次、逢邦綱、退出了、余參內之間、自別當成親卿之許、以檢非違使朝忠示云、近日、京洛猥藉、仍可行夜行之由、殊被仰下、九條殿御預之中、令書夜行之間、住人等暗令削除了、事尤不穩〔便〕何樣可候哉者、答云、此事一切不聞及、無左右令削除之條、尤奇怪、早可尋沙汰、但此事先年有沙汰之時、故法性寺殿殊被申入被免除了、仍其後一切無勤、如此事、只於夜行者、別所

被行也、此御領內如此使等亂入之條、一切不候事也、此子細令聞食之後、尙以新儀可被破者、隨御定可有左右事歟、先一旦、可申此旨者、此事云合邦綱〔卿〕之處尤不便、早以別使可觸大理之由所示也、抑今日軒廊御卜經時刻之間、與實守卿言談之次云、前大納言實定卿日記多相持云云、其中一切不披露之記八、花園左大臣記八十餘卷、四條戶部記百餘卷、殊祕藏〔之〕云々、凡此外、漢家本朝之本書、抄物、其數及萬餘卷云々、

十日、甲辰、早旦、送書於兼光許云、昨日被召問祭主歟如何、又今日光臨之有無、問遣之、返事云、依神今食事參院、及午後可參、昨日被召問祭主了云云、酉刻許、祭主三位親隆卿來、以季長朝臣條々事尋問之、祭主不居公卿座也、只候中門邊也、先例不昇公卿座、白河院御時有沙汰事也、

一公俊修造之間事、

申云、去年十二月晦比被補了、其後至于今、見其勤否之體、不似先之無殊過怠歟、至扶木懈怠之條、尤無〔所〕避申歟、宮司、禰宜、又皆有其咎云々、

一正禰宜等令結小番之由、有其聞、實否如何、若〔事〕實者、承曆火事之時、有沙汰被停止之後、或若被宣下、可結小番之由歟、禰宜長番之由、或文明者、若此條如何、申云、年來之間、禰宜等令結小番也、不知始自何比云々、

一彼扶木事、不法奇怪之由、可令宮司、禰宜、工等辨申子細之由、被宣下了、其請文等早可召進歟、就其狀、公俊之過怠之有無、罪科之輕重、可有沙汰也、

申云、件宣旨一切不見給、親隆上洛之間、於路參着歟、昨日、男定隆自國申上之時、〔初〕承及件申狀、則付官了云々、

又申云、宮司尤可被下遣歟、爲令指扶木也、仰云、宮司下向之間事、能々經沙汰被留之歟、但尙宮司不〔下〕向者、差扶木之條、無先例、不可叶者、定又有沙汰歟、其條如何、

申云、件條強不可然、只於被宥其罪、同可下向之由令申也、依宮司不候、令扶木遲留、又神事違例之條、一切不可候者、

一月水女忌事、

申云、只自初日計之、第八ヶ日朝、沐浴可參入也、止以後、過三ヶ日之條、不可然事也、但至于第八九日、尙有其事之人、止次日可參入也、

今案、相逢兼康申狀、但此申狀、相叶江記、又爲中臣爲祭主、神宮事、尤可據此說者、

一旬日齋日、參所々事、

申云、雖有堂舍之所、若雖尼法師御許、於公所者、一切不可憚、但不入堂中者、又於旬日者、被以後可參也、

一家中、輕服日數之內、除服人可入哉否事、

申云、不可入也、但自脇門、參末々枝屋、强不可苦、

一旬日齋事、

申云、御祓以前ハ、不可御行歟、又無遙拜者、當日齋可宜、自先日可止女事者、

一佛事沙汰、幷僧消息事、

申云、共以一切不可憚、雖旬日齋月、更以不可憚、但於不吉事者、可被憚之、

亥刻、自兼光許、送書云、欲參入之間、神今食幣物闕如之間、依其事、幷復辟事、度々往反之間、不參上、且所令申也、官申狀如此者、其狀、定隆宣旨請文也、可奉差扶木、而本宮自本所令申者十二本也、而木工寮今二本可被加之由所申也、又注文如此、就之問次第日數之處、可經十餘日、仍增人數、可縮日數之由令沙汰云々、又扶木事、先例被勘下日時哉否事、被問官〔之〕處、不分明云々、予答申事之由、隨仰可下知歟、又凡扶木事懈怠之由、仰遣之、抑、公家聊有御風氣事〔云々、〕兼光所申也、

十一日、乙巳、依旬日、沐浴解除、今朝遣消息於邦綱卿許云、御前邊御風氣之由奉（承カ）之、御有樣如何者、返報云、昨日申時許、有御咳氣、今朝御減、又今日申時許、頗不快御者、

十二日、丙午、晚景參內、勞風病之間遲怠也、相逢邦綱卿、又女房等云、今日別事不御者、兩日不豫御之時刻過了云々、近日上下咳氣更發也、偏其御事歟、少時、兼光參上、余召寄、神宮上卿辭退之間事相尋、未奏聞云々、兼光申云、一日召問祭主親隆卿、申云、公俊修造之爲體、殆勘使定令申歟、但隨分有勤之由所承

也云々、又去春扶木不法事、其間有卅日穢氣、不能參宮、總於祭主者、朝夕不參宮之者也、仍其間事委不知給之由陳申云々、又當時正殿事危事、今度被差扶木者、强不可事危歟云々、已上申狀申殿下了云々、一日下官之所申之者、申攝政尤可然之由被示、仍所召問云々、〔又云〕、明日參上、可見文書等云々、余云、必可被召具隆職宿禰〔者〕、余退出之間、光雅來云、一日御占形奏聞了、〔仍〕欲持參候也者、余云、可給者、光雅取出與之、依無便宜、不結申、間仰詞、卽取出自懷中與之、余給前驅了、其狀云、且注進神事違例不淨、且任御卜趣、殊祈謝者、退出之後、光經可來之由遣召了、

十三日、丁未 信範卿來、余相逢、談話良久語舊事、此次談云、去比、於院前大納言實定卿物語之次云、去豐明宴會內辨殊神妙之由承之、再三被感歎云々、申刻許、左少辨兼光來、此間、信範在座、呼前、兼光下宣旨、

一官寮占申、祭主卿申內宮正殿以下差檜皮烏咋〔拔〕事、

一同占申、同卿申外宮犬死穢事、

已上仰、且令注進神事違例不淨不信、且任御占趣、致祈謝者、

一大中臣淸定申障、以後如元、被補神服麻績兩機殿修造使事、

仰、任續文、依請者、

余披見之、相加牝雞卜形本解等下之、件仰詞同〔上〕、兼光結申如恒、此次、兼光申云、神宮上卿辭退事、〔今日〕院中被問之間、不能申進、追可申云々、隆職來、爲令沙汰文書等事也、兼光相具終日沙汰、兼光等申云、此文書大略皆可候官之文也、然者、申事之由可有沙汰歟、余云、先撰調可有沙汰之文、不可有沙汰之文等之後、可申事由、抑、左大將上卿之時、少々文書等、被撰退之由聞及如何、申云、件文正文等也、依本主望申、返給了、此外無沙汰云々、余云、代々相次傳來之文書也、忠臣上卿之時、稱下官之條、非無思慮、於事切文者、尤可下也、於未斷文者、暫可留上卿之許也者、兼光云尤可然者、今日大略撰分了云々、倚一日參上、委可取目錄云々、

余問云、兼僚事如何、兼光云、申殿下奏聞之由有仰云々、而便宜不候、未奏聞都田御厨事、同可伺便

宜、來十七日可出御自蓮華王院云々、余仰云、皇嘉門院伊賀國御領等役夫工事、

〔當時被半減了、而其上尙所存所濟之外、如申請可被減之由、所被申也、凡此御方御領等、沙汰之最前、少々可抽申之由有御定、而併可令勤仕旨申請了、其上非法過分事、可有裁許旨、所被申也、隨又有勅許、而於此庄々者、最勝金剛院領也、從（〇從一作泥）、此所濟、佛事斷絕之間、追被申此旨也、偏非被優免、可被減其員也、更重奏此由、可申沙汰歟、（〇安榮按、當時以下至閏十二月二十九日、九條本間有脫文、今據他本悉補之、）抑如被申請、被減之上、重被申此旨條、以恐申而依爲堂事乎、所被申請也、可存知此由者、兼光退出了、信範又退出了、

兼光又云、神今食上卿花山院、參議賴定、少納言斷家、又復辟事、來廿二日、作者永範卿、可有御拜賀云云、前駈廿人、扈從公卿五人、殿上人少々云々、今日、信範云、殿中將近日可被拜賀云々、又平胡籙、弓不被相持、候于御所ハ、可被申請、是明年朝覲行幸供奉料也、

申云、此條一兩凶徒之所爲也、爭庄御定哉、早可令執行、（〇自申云至下文拜殿造給、九條本收十三日條末、而他本無所見、）

一欲凌礫氏院雜色事、

申云、此事已無實也、若有非常之心、如此被下向之御使可申子細也、何與凡下之者可致口（反カ）反哉、

一尙不召進張本、不令進僧綱者、可沒官所領、又承法相一宗僧徒官途昇進可斷思事、

申云、一宗之滅亡時已至歟、不可依惜申、只任天運、但一事無過怠、其上如何、先此申上被申上之後、可有左右事也、於奉乖勅定者、不可遁申罪科、如只今者、一切無過怠、爲之如何、已上院宣、

一長者宣云、大衆尙蜂起之由聞食、早可止之、何故哉、

申云、山門可寵寄由風聞、爲對面也、

一不可押領多武峯領事、

申云、去比衆徒書起請、籠御社、其中書載此事了、定有風聞歟、然者無禁制之仰以前、更以不存事也、但於惡僧等之所知者、可成荒廢之地之由、令下知了、於佛性燈油者、爭致其妨哉者、

一可被造多武峯諸堂事、

申云、於聖靈院并靈塔者、早可被造立、於妙樂

寺者、一切不可被建立、是惡徒衆會之所也云々
者、
爰光長申云、此條如何、如本可被造立者、爭可
被除妙樂寺哉、一之所之間、多武峯之解狀及怪
異之時御占形等、載妙樂寺所言上之由、凡殿中
氏院皆不稱多武峯、只以妙樂寺爲號、無件
寺者、多武峯又如無歟、今如衆徒申狀者、已乖
長者宣之本意如何、
僧綱等襲懸云、此條衆徒申狀、以外僻事也、不可申
云々、大衆尙不承引、吐喧嘩之詞云々、
此外大衆訴申云、別當僧正解官停任、幷被止寺務
之論、法相僧綱已下併被止公請了、是已非先例、
承保、天仁無如此之沙汰、今度之刑可謂過法、若
是依燒失靈堵廟院歟、此條偏專寺所爲也、證人證
文爭不被信用哉、縱又雖爲當寺之所行、不可
及此罪科、先條如令申、延曆寺燒失園城寺已四
个度、雖爲一宗各別之所也、不恐朝章之條、豈
非謀叛哉、又燒拂淸水寺過、我與攻多武峯之
罪、故何者、淸水寺者、洛陽之畔、仙洞之傍、王化滅亡、
只在此事、是又一切無懲肅之法、就中於今度事
者、源起自妙樂、延曆兩寺之暴惡、非於七大諸寺之
過失、而所被行之罪偏在當寺、謂其愁鬱過居心
肝、此上猶可被幷三論法相之學徒云々、宗佛法滅
盡在此時、具達天聽者、我君爭失道理哉云々、十
六日歸洛、卽參殿下、申此由、爲御使參院、付
重方傳奏、仰云、衆徒申狀一々聞食了、僧綱可令參
洛事、所司寺務不可妨事、已上兩條尤以神妙、廟堂
靈堵等、本寺僧燒失事、暗難知眞僞、早可召進證
人被尋子細之後、可有沙汰、重可被仰遣此
趣者、歸參殿下、申院宣旨了、仍爲仰遣子細、被
召遣興福寺所司了云々、又語云、去十日家司長親
下向多武峯、檢智可奉安御體之所、(中乃寺是也、)其所
異樣無極、更以不可叶、而經藏適免餘燄、承保安
置講堂、今度奉安經藏、尤可宜之由申上之、仍件所
加修造、去十五日、爲綱爲家司奉行奉安置了、
拜殿造給、

右承安二年(戊辰)秋冬此一冊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跡松
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畢墨付八拾三枚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十四日、（戊申）自一昨三箇日、建春門院、密々三箇日被参籠八幡云々、近代之事如此、太見苦事也、
十五日、（己酉）参女院御方、今月雖為斎月、於参貴所、更以不可憚云々、是斎主親隆所申也、
十八日、（壬子）今日、源中納言雅頼來、數刻談、入夜歸了、
十九日、（癸巳）入夜藏人國行來云、内聊有御不例事云云、
廿日、（甲寅）早旦参内、依聞御不例之由也、申刻許退出、今日、故攝政殿中將拜賀也、可被來下官之許之由、信範卿兼所告送也、仍頗致用意、秉燭之後被來臨、家司（四位、）前和泉守季長朝臣申次之、予出居客亭、中將於中門再拜之後來着、（殊不諧定、只尋常上達部座也、）則引率出物馬、（仁平）前豐前守能業、（藏人五位、束帶、）隨身番長重武、（褐衣冠、）等牽之、（隨身下臈立明、）兩廻之後引出、（須三返也、然而、依略事、二返而令引出了、）於中門下、前駈季佐光兼等受之、一人可受取也、二人受取、失也、此間給隨身腰指、政所沙汰也、下家司給之、今度、下家司皆所勞、出納参役不可為例、太奇怪事也、臨時客等之時、諸司官人取之、如此數事不然也、四人各六丈國絹一疋也、則被参女院御方也、口共信範卿、顯信朝臣、（先々、公卿不居從、信範依彼乳母夫、殊為扶持歟、）前駈三人、先例也、（信國、光兼、季佐、）抑引馬人、不撿得先例、只今案所為也、寛治二年知足院殿、少將中將等拜賀之時、被参大臣家、（堀川左府、六條右府、）各雖被引馬之由、不記子細、故法性寺殿不向大臣家、宇治左府被向花園左府、其例又不宜、寛治五年正月十六日、知足院殿三如拜賀、被向大臣家、各被馬鞴、諸司勞五位、並衛府等也、今度雖可追彼例、彼者依為公卿有答拜、又被儲其座、仍准臨時客等例引之、今度不相叶、只隨身布衣烏帽可引之由、相存之處歟、然而事頗凡卑、仍各令着冠也、自今以後、尚尋勘先例、可為隆也、今度、殊依有[illegible]應之志、撰英花之藏人五位、令引者也、拜賀次第、内、院、下官、女院、皇后宮、白河殿云々、不被参攝政許、尚依存故殿宿意也、
廿一日、（乙卯）為犯土、向頼輔朝臣南家、此家北町被立僧房也、
廿二日、（丙辰）申刻参内、入夜攝政殿被参、今日吉書奏也、右中辨重方候之、余於閑所容任見之、抑、今日可有復辟也、而俄延引、來廿七日云々、其子細問兼光、申云、去夜、俄明年自叙位儀、可有御前議云

云、因之、今夜有復辟者、官奏之條、頗以有煩、依不可有准摂政儀也、是天永例云々、此事太以不被甘心事也、寛仁、寛治復辟表各兩度、相加三上表五度也、則被收之、其後有准摂政之儀、隔一年、復辟之後、第三年、自(以カ)除目有御前議、天永知足院殿無准摂政儀、是白川院御今案也、彼例已最吉、仍大治、久安如此、次年有御前儀、今度、自讓位之始、偏被逐寛治嘉例、而至此事、被弃寛治、被用天永、如何、就中於天永例者、大治、久安被逐用、即不吉、仍御元服之時、此沙汰出來、随又八歲践祚、十一歲御元服、次第已相叶寛治例、忽弃遐吉例之條、太無由事也、如此事、如時忠之所行也、君不知食子細、人又不令申實、衰世也、又天永後復辟表、只一度也、寛仁度也、今度尤可被逐寛治例、但永祚又一度也、何事有哉、今日、參內已前、兼光之許、送外宮修造口(脱カ)覆勘使大中臣定隆申狀、披見之處、去十六日、奉差植木了由也、返事云、更可奏、但官使參洛者、神宮請文可有之、如何云々、於內裏兼光云、官使持請文、今一兩日之間、所參洛也、且使所走參也、相俱彼請文可奏也、且其旨申殿了云

云、余退出之次參院、

廿四日、戊午 南都衆徒蜂起云々、其事趣、伊賀國住人與春日神人有鬪諍事、而之間、神人被殺害了、仍件輩可被行罪科之由訴申、無裁報、送日月、因之、大衆可上洛由有其聞、去廿一日、光長爲長者御使、下向南都、爲留上洛也、昨夕歸洛云々、今一兩日延引、尙遂可上洛云々、件殺害神人之輩、重盛卿之家人云々、頗依執申無沙汰云々、大衆之訴、道理之又道理也、

廿五日、己未 自(兵カ)摂政之許、被送多○(多下恐武脫)峯占形、御墓鳴動之餘、歲當也病事云々、職事能業爲使持來也、

廿六日、庚申

廿八日、壬戌 昨日、摂政復辟云々、秉燭之後、作者永範卿參上、淸書伊經、(伊行息、)書損之間殆遲々、亥刻有上表之儀、(使左少將顯行朝臣、)勅答、(使右少將泰通朝臣、作者兼光、大內記病、仍儒者辨作之也、)其後拜賀、先院、次內、有宿侍者、元是勅答之後、先於家有吉書等、

官方重方、藏人方親宗、政所兼光云々、前駈十二人、(永久例、寛治廿人、仍初其定被催、而被改天永儀之故、減其數了、)扈從公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賴、花山中納言兼雅、三位中將兼房

云々、此外、民部卿親範、大貳重家等雖レ候二上表座一、不二
扈從一云々、詔書、又兼光作レ之、今夜、俄其儀殘、尚可
レ依二寛治之例一之由、議出來、卒爾有レ准二攝政之儀一云
云、上卿中御門中納言、被（○被下恐有二誤脫一）官外記、（官々奏事、外記叙位除目事、）
是則十二歲復辟、十三歲被レ覽二吉書一、近來、院之外、更
以無二其例一、件例頗以不快、仍忽又被レ歸二寛治一云々、
自レ本中間異議、甚異樣事也、近代朝務如レ反レ掌、朝成
暮敗、實此謂、
廿九日、癸亥、申刻許、左大史隆職宿禰來、植（杖カ）木官使參洛
哉否問レ之、申云、去四日到來、即付二辨兼光一了云々、
則左少辨兼光來、余相逢、來二覽文等一、
一植（杖カ）木事、（途文奏等、）爲二覆奏一返付了、
一馬鑑事、依レ爲二光雅奉行一留事、
一內宮怪異事、昔生事也、爲レ下二外記一留了、
一園田御厨事、爲二覆奏一返附了、
已上子細在二目錄一、
此次、神宮上卿辭退之間事問レ之、答云、付二泰經朝
臣一申入了、御氣色不分明之由申云々、大略無二許
容一歟、尙可二相尋一之由仰了、兼光申云、女院伊賀國
御庄々役者公事、先日被レ申了趣、委申入了、有二裁
許一被レ減云々、定員數可レ申云々、廣定不レ過二廿石一
云々、其內、本所濟十三石之、（由カ）然者、今七八石歟云
云、此次余問レ之、糟屋點地事、先日如二仰詞一者、可
レ問二注日一也、而先日、權禰宜來云、可レ被レ下二法度一
之由有二其聞一、此事爲二無レ術事一由觸レ辨處、爲二上卿
仰一之旨、所レ令レ申也、如何々々、此事不レ實、辨云、
件事於二此御所一、下二隆職宿禰一之間、僻事令レ申歟、
隆職可レ下二法家一之由、下知旨所レ申也、今一箇條、
御厨事、可レ被レ〔問二〕法家一、其條混合誤謬歟、因レ之、
件禰宜如レ此申也云々、頗無二四度解一事歟、如何、兼
光此次語云、先日纓遲（由カ）御厨事、神宮之所爲、頗不
當、仍返給了、其事氏行訴二申院一、爲奏、經行被レ問二
兼光一事次第令レ申了、其申狀之旨、以外事等云々、
凡如レ此事之間、逐日如レ履二薄氷一也、不背之上卿、
太無答事也、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

閏十二月

一日、乙巳、天晴、參內、此兩日、御不豫平愈云々、但未下
浴二御湯一給上、女房等所レ談也、邦綱卿語云、復辟事、去
廿一日議出來、被レ問二人々一云々、（左大臣、左大將、前相國等歟、）各可

レ依二永久之例一由令レ申歟、但不レ聞二其申詞一云々、忽改二寛治之跡一、廿六日夜、明日復辟、則可レ御三覧吉書一之由、被レ定之刻、邦綱和悦云々、

抑、御元服之間事、偏可レ依二寛治一之由、事切了、而今始被レ改之條、子細如何、就レ中十二歳而復辟、覧二吉書一、十三歳而始被レ行二叙位除目御前議一了、是則久安之例也、其外更無二先例一歟、彼時、國綱爲二藏人一之間、粗所二覺悟一也、但不レ知二是非一、只依三不實所二申出一也云々、爰女房等猥可レ被レ忌二久安之例一之由骨張、時忠等又彌可レ然之由、被レ問二外記一之所、果以然也、仍又忽被レ復二寛治之例一了云々、本自被レ改二寛治一之條、未二分明一事也、左府等之申狀、太以異樣也、近代朝務朝成夕破ル云々、

光雅語云、廿七日復辟之時、酉日可レ覧二吉書一哉否事、其有二沙汰一云々、永久之例、廿七日復辟、廿八日覧二吉書一、是廿七日、依レ爲二酉日一也、今度則酉日也、而廿八日（○恐日字脱、）次不レ宜、（○恐廿字脱、）九日又同前、晦日頗宜、而晦日ハ吉事歟、仍有レ憚之由、在憲朝臣所レ申也、被レ問二左大臣一之處、申云、晦吉事、定有二先例一歟、依二酉日一被レ止二廿七日吉書一、即永久例也、乍レ見レ彼、尚酉日御二覧吉書一、不レ可レ然事也云々、仍被レ守二晦日例一之間、尙可レ依二寛治之儀一出來了云々、

親宗云、復辟之後、被レ宣三下准攝政一之由、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云々、大治、久安、祖父殿親被レ勤二此役一、尤可レ被レ仰二他人一歟云々、頗可レ然事歟、然而余强不レ可レ捧歟之由答了、

光雅又語云、來六日內侍所御神樂、可レ有二出御一云々、寛治六年始有二出御一、（四年復辟、六年除目、始被レ行二成人之禮一也、）永久復辟以前出御可レ然、何例哉由奏レ院之處、此條强不レ可レ被レ遂二寛治一之由、左相府被レ申云々、又攝政同被レ申二其旨一云々、仍被レ用二永久之例一也、且五節帳臺御出來、雖二復辟以前一無レ憚二于御出一、內侍所御神樂只同前也云云、余之所レ案寛治同帳臺御出、雖下有二復辟一以前上內侍所御神樂御出、在二御前儀一、以後偏被レ遂二彼例一、有二何憚一哉、但永久之例、又最吉也、如レ此之程事、不レ有二大事一、何事之有哉、及二子刻一退出了、

二日、丙寅、大外記賴業持下來先日所三下勘一之神宮怪異解狀上、（副二勘例一、非生事也、）呼レ前仰二雜事一、多是敍位除目之間事也、此次、賴業語曰、去廿七日復辟夜、被レ宣三下准攝政一由、上卿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仰云々、

敍位除目雜事、令三關白准攝政儀行二云々、先例被レ仰二
除目雜事一、寬治除目なとの雜事と被レ仰、而今度被レ加二
敍位字一、頗違二先例一、仍內々尋二頭辨一之處、只任レ例可二
書下一之由相示、仍存二先例一了云々、又被レ仰レ官之時、
左大辨實綱召ニ寄座前一仰レ之、起レ座之後、實綱傾云、尙
被レ下二文書一之時、可三召寄一歟、不レ然之時、乍二本座一可
レ被レ仰歟云々、又云、宇治左府云、公卿分配、只經二內
覽一、不三奏聞一之文也、是書右說也、而後日見二二東記一
之處、令二奏聞一、仍就二彼說一、令二奏聞一云々、是雖二成人
之時一、尙覽二關白一、不レ經二天覽一之由、書右被レ執云々、
又幼主御之時、奏聞文、不レ可二奏聞一之文、相交云々、
宇治左府、並花園左府被二注分一云々、又云、諸司者、
經二卄年一載二勘文一、外衞者、經二十四五年一載二勘文一、而
近年叶二年限一之輩、併候二院北面、或權門一、仍各不レ載二
勘文一、然間、纔至二七八年一之輩、皆載二勘文一、不便事也
云々、
又云、一加階者、外記相計可下載二勘文一去上也、而近年
自レ上被二仰下一、敢非二外記進止一云々、凡ハ、除二新敍之
輩一、入二勘文一也、謂二新敍一者、可レ浴レ恩者也、仍暫被二
割置一歟、匪君違吏藏人巡年諸大夫等之類也、經二卄
年一入二勘文一云々、
又云、大臣入二勘文一事、外記之所レ習、經二十一年一入二
勘文一云、土御門右府、承保之比、被レ敍之時、天曆御
記、十年而可レ敍二一位一之由、有二所見一、仍十年而雖レ不
レ入二勘文一、以二大臣勞一被レ敍了云々、或又自二第十二
年一入二勘文一云々、又云、大二條關白以二大臣勞階一、以二
息山井大納言一後、下臈勞年至之時、臨時被レ敍二一位一
云々、又云、宇治殿始爲二攝政內大臣一時、可レ列二左右
大臣之上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了、後爲二關白左大臣一之時、
可レ列二太政大臣下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了、下レ等云々、是
始則依レ爲二攝政重任一也、自レ是、關白攝政書二位署一事
出來云々、昔不レ書レ之云々、是則以二內大臣身一、列二左
右大臣上一之條、頗無二其謂一、仍書二載攝政字一改云々、
後關白之時、下レ等之條、關白劣レ自二攝政一之上、又太
政大臣爲二重任一故也云々、又或說云、攝政之時、除目
敍位御申文、不レ書二名字一、用レ刻印〇刻恐誤云々、關白之時、
書二長名一云々、是等未レ知二是非一云々、又云、當時左大
辨執筆之時、行二兎硯一云々、經二數刻一退出了、
三日、丁卯、晴、早旦、光雅送二書狀於季長一云、昨日欲二參
仕一之處、爲二院御使一奔走之間、不二參仕一、今日又於二賀

茂社一、可レ被レ行二御神樂一云々、爲二其奉行一參向、今日
又卒暮了條、尤有レ恐云々、雖レ非二今日一、今一兩日之
間、可レ來之由仰遣了、是爲レ奏二馬幾事一也、光雅爲二本
奉行之職事一之故也、
七日、辛未、四箇日御物忌也、閇門禁二外人一、入レ夜左少辨
兼光來、余相逢、下二文書等一、具在二目錄一、又仰云、外宮
植木之間事、攝政被レ奏云、今夜植木、無爲奉レ差之條、
殊以神妙、但去春植木不法之間事、宮司禰宜等、其罪
難レ逃、尤可レ被レ加二嚴刑一事也者、院宣云、件植木之間
事、次第條々、罪科不レ輕、殊以可レ有二御沙汰一、其趣上
卿可二計申一者、
下官申云、宮司禰宜條々過怠、尤可レ被レ加二炯誡一
事也、沙汰之趣、偏可レ在二勅定一、但如レ此大事、假雖二
是非分明一、先可レ有二仗議一歟、隨二其趣一、可レ被二計行一
歟、
又仰云、都田御厨事、院宣云、此訴也經二年月一了、尤可
レ有二沙汰一、但今一度可レ被レ問二國司一歟、將又何樣可
レ被レ行哉、關白、幷上卿可二計申一者、關白被レ申云、及二
群議一可レ被二裁決一歟、
下官申云、件御厨事、先於二御厨條一者、更不レ可レ有二異
議一、國司稱二規模之證文一、保元宣旨、尙可レ爲二神領一由、
已分明、永保、永久、保元、仁安、嘉應、五箇度宣旨炳
焉、非二沙汰之限一、於下可レ便二補御封一哉否條上者、彼是
申狀、各非レ無二由緒一、所詮可レ有二勅定一、但永保以後保
元以往、傳二御厨一、一代而無下令レ濟二御封一之例上之由、
見二神宮請文一、件條、證文有レ限、雖レ不レ及レ疑、殆尙一
旦被レ問二國司一、何事有哉、其上可レ被レ行二仗議一歟、惜
又度々被レ問二國司一了、於レ今者、於二官底一被レ注二分彼
是申狀一、其上可レ被レ行二群議一歟、將只以二彼是申狀一、可
レ有二陣定一歟、三箇條々間、宜レ在二聖斷一、
抑、仁安嘉應兩度可レ停二止御封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
了、其上雖レ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被レ下二彼宣旨一之後、更可
レ問二國司一之由、沙汰出來、仍於レ今者、只被レ尋二盡理
非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
余問二兼光一云、明春可レ有二臨時客一歟如何、兼光云、被
レ取二御氣色一、未レ奉二左右一云々、
又云、去夜、内侍所御神樂、依二閏月一無二出御一云々、余
令二兼光一令レ奏云、神宮文等、代々相傳、數多在レ之、或
未斷文、或事切書等也、
於二事切了書一者、尤可レ候二官底一歟、可レ然者、少々可二

猶退、又代々如此、傳上卿之許不勤歟、可隨勅定、又神宮火事之間、諸道勘文等、在職事之許云々、尤召取、可被置官底歟者、兼光取更可奏也者、（火事文書事、兼光中行也、理可然、仍所奏者、）

兼光語云、來十四日可幸法住寺殿、十七日可有還御云々、若有仗議者、定其後有之歟云々、

又十二日奉幣十二社云々、余云、件次、若植（扶カ）木之間事、可被裁辯別歟、兼光云、尤可然、但宮司禰宜等事、未被定其罪科、其事切了後、一度別可被申（今カ）今存之、且是寛治之比例也者、所申可然歟、但尚勘見先例、重可示也、兼光又云、今夜有小除目云云、是則近江守實範、殊寵之間、可被相轉江州、於執國歟、信濃（前相國知行、）出雲（朝方卿知行、）等應其撰云々、未承一定、奉行親宗云々、即歸了、

又云、神宮上卿事、院仰云、申者尤可然、且無心思食、然而無殊故障者、尚暫可奉行云々、

八日、（壬申）大外記頼業來、依昨日遣召也、令人傳給荒祭宮恠異解狀、（仰具勘例、）此次仰云、左馬允奉。（奉或奏誤、下亦同、）頼可入勘文云々、去春依御定被除云々、今年若無殊御定者、令相稱哉、爲朝夕召仕者、頻歎事也、令申云、去春無別御定、只注折紙、令重覽之處、可給爵賞、被下御點了、件奉（參カ）頼依漏彼御點、所除勘文也、而今年無指御定令除者、若被問子細之時、無（○恐脫所字、）子披陳歟、大外記師尙、朝夕爲祗候于御所之遜者之間、勘文之得失、必被尋問云々、而之間、吹毛之咎、更以難遁難抛無極事也、然者、若被尋仰之時、依御定、令除之由令申、何樣可候哉、且者、先年大外記師業云、依大臣家之仰、令除之、有先例事也、又宇治左府之時間、有此事、如何、隨內々之仰、可左右者、令仰云、以自此之下知令除之由、尤無便事也、只去春被除御點了、仍若有御優免歟之由、存知之旨令申、如何、若事尙可無便者、又非此限、如此切之。（之恐々誤、）被仰、尤有憚事也、且可相叶之者、令申云、早可存此旨也、如仰可令申、若被尋出者、又可及沙汰事也者、

今日荷前云々、午後小雨、近日連々霖雨、世爲愁云云、

九日、（癸酉）頼業眞人、以六位外記、勘進荒祭宮怪異事、

十日、（甲戌）終日降雨、雷發聲、參女院御方、

十一日、乙亥、今日、依旬日沐浴、解除如常、女院御方有犬死穢云々、仍問中門不通人、而不知案內之者、參女院御方門內、不昇堂上、○門以下六字恐注文、來此第、然而依不昇殿、不爲穢之、荒祭宮怪異解狀遣辨許、昨今可來之由令申、仍相待之間、遲々也、

十二日、丙子、陰晴不定、明法博士範貞來、依昨日召也、尋問事等、

一甲處有穢、乙入其所、雖入門內、不昇堂上、件人來着之所、專不可爲穢歟、而神事之間、有異他事等、此條如何、

範貞申云、雖神事之時、更以不可憚歟、不昇堂上、一切不可爲穢之故也、

一於文書者、古來無忌、但於有軸之文並入宮之文者、可忌之云々、無軸表紙、不納宮之文、雖續三枚、可憚哉否、如何、

申云、至文書之條者、無指明文、但於卷軸之文者、憚之、於消息者、不可忌之、雖兩三枚續之、至消息者、强不可憚歟、抑、如此御神事之時、不慮之外、有通穢所之消息之事、於此可有此儀、縱雖無其忌、神事之人與穢人、令通消息之事、專不可然事也云々、

今案、所申旨所然、但兩枚續之、不可憚之由、令申、有不實允亮勘事也、

一或書云、卅日穢、於甲乙者、其日數同前、至丙者、可忌七日云々、此儀、理不可然、近代所用如何、

申云、專謬說、更不可被用事也、

一輕服人、除服之後、日數之內、可從神事哉否、先日被尋問之時、尙可有憚由令申、而允亮勘文云、除凶服之後、可無妨神事者、隨又先例不被相憚、例太多、如何、申云、先儒之說、雖非乖申之儀、尙日數之內、不可憚之由、更以不存知之、仍神事之間、尙尤可被忌避之者、

一奪情從公之輩、指何人哉、

申云、重服之人、十三箇月之間、擧哀不出仕、而被可服任之宣旨之後、從公事之輩、謂之奪情從公、於輕服、專無此儀云々者、

一假令、服親死去之後、經日月、聞付之、自聞初之日、可有服限歟、或半減云々、如何、

申云、於重服者、無其假服之差別、仍自聞付之

日、全不滿本服之日數、於輕服者、假日數半減之、假令、卅日分、假十五日、十日之假、五日也、至于服日數者、不可半減、只自死日計之、自聞付不計之、

一先例、或重神事之時、可忌丁穢云々、如何、申云、先例雖相存之、尙不可然事也、縱雖神事、不可有丁穢者、

申刻參內、先參白河高松院、謁女房、於內裏、謁攝政、今日、十二社幣也、是御不豫事、被謝申云云、辨料諸國難濟、仍及秉燭、被立幣云々、上卿實鄕、辨兼光云々、於南殿有御拜御束帶、攝政著直衣被候、余存奉幣立之由、著直衣參內、而未被立、仍隱候女房之中、

十三日、丁巳、秉燭之後、兼光來、余出逢、兼光仰下事等、

一外宮修造遲怠、幷植拔カ木等之間事、仰云、可被行仗議、執柄同被申此旨也、件事、先日被仰可計申之由、仍申可有仗議之由也、殘奏其旨之處、重仰旨、今所來仰也、卽下件文書等、在目錄、此中有可具之文、而不見、相尋兼光之處、申云、召官了、而依遲怠、自所持參也、隨到來、明旦可令進者、

一神宮文書事、仰云、此事、先々無申此旨之人、可被撰下之條、尤可然、遣留要須文、早可被下官底、又神宮之間、大事之文書等、在職事等之許、併召取早可被下之者、件事、先日付兼光、奏事由也、

一都田御厨事、件事、雖奏事由、無分明之仰云々、

一神事違例、神宮諸文事、件事、先日依怪異、被仰可注進神事違例等之由、仍所注進也、注申四箇條、具在諸文中、依爲可殘奏之文、返付兼光了、

此外、談雜事等、

一行幸事、御逗留之間、不可有別御遊云々、只咒師、鷄合等之會許云々、

一昨日奉幣事、上卿三條大納言、宣命兼光草之、依幣物諸國難濟、及深更被立幣、是御不豫之時、被行御卜之處、方角相當神社、被謝申之、伊勢、石淸水、賀茂、稻荷、大原野、日吉、祇園等也、

一旬日祓、可用卜部之由、見中御門右府記云々、

一神宮假殿之地、被立心柱之時、奉移御體於御

膳宿ニ被レ修ニ造正殿一、去比見出了、嘉保之比云々、先日沙汰之時、若有ニ此例一者、可レ被ニ計行一之趣、下官示レ之、而延暦仁安等之火事之時外無レ例由、神宮申、又官不ニ勘申一、仍被レ定ニ植扶力木之儀一了、仍兼光事次令レ所ニ相語一也、

一近日改元之由、萬平、天下風聞、其事之濫觴被ニ尋問一之處、余邉之云出云々、此旨親宗所レ語也、

余仰ニ兼光一事等、

一仗議之間、可ニ參仕一之人々、早申定、可レ被レ觸ニ外記一、可レ被レ廻ニ文書一之故也、

申云、早存ニ先例一、可レ仰レ之、

一同日次、可レ被レ問歟、

申云、早相尋可レ令レ申、

一軒廊御卜日次事、如何、

申云、十七日行幸、還御以後之日次、可レ尋ニ問之一、

一臨時客事、

申云、廿日八日者不レ聞、若不レ可レ候歟云々、

一近江仕田事、

申云、國司遷替之間、不レ能ニ急申一、早可ニ申定一、以下國司之所ニ申下一之宣旨上、更不レ可レ被レ破ニ位田一之、所ニ申下一之宣勿論事也、云々、

一伊勢園村役夫書使事、

申云、早可ニ起便一由仰了、于レ今不レ起、不敵事也云云、

一先日綾文事、未不ニ勘上一云々、

一文書等、何日可レ下哉、定其日召ニ貝隆職一、可レ被レ來歟、

申云、十八日九日之間、召ニ貝隆職一、可ニ參來一也者、

郎退出了、

十四日、戊寅、今夜、爲ニ御方違一、行ニ幸法住寺一、來十七日可ニ還行一也、下官不ニ參仕一、今夜爲ニ方違一、乘レ車立ニ門外一、遣ニ召大外記頼業一了、返事云、明日可レ參云々、入レ夜兼光申送云、植扶力木事文書、官申ニ不レ候由一、且可レ被レ廻ニ文書一歟云々、件文書、今度植扶力木之間具書也、強非ニ要須一歟、

十五日、己卯、午時許、大外記頼業眞人來、呼レ前仰ニ雜事一、下ニ給可レ有ニ仗議一之文書、上修造遷忌、井植扶力木等文書也來廿二三日之間可レ有レ定由、並可レ參仁之上達申、直觸ニ職事一可レ令レ廻由等相合了、抑、故二條殿初申ニ行仗議一給之時、殊被レ撰ニ日次一、但馬國條事也、今度以ニ彼例一、須レ申ニ行條

事定事也、然而事已急速大事也、又第爲神宮上卿、彼定以前、强申行條事定、頗似無便宜、仍今度定、以吉日可申行也、御佛名日、（来廿一日、）有神宮、何樣可有哉由、仰賴業、申云、初爲御奉行者、異日尤可宜也、於先例太多者、仍廿二三日由召仰了、賴業、漢家本朝事等、多以相語、余又尋問之、

一奪情從公罪事、

賴業申云、於重服、不可有此儀、輕服人、日數之內、除服令出仕之者也、但於法家不學道也、可被尋道者、

先日、範貞所申、重服之者、復任之後、出仕之名也云々、兩人所申、已以水火、尙可尋檢也、

一一條院御元服之後、自官奏初有御覽云々、

此外細々有申事等、不具記、

今夜、同乘車立門外、

十六日、（庚辰）未刻許、着直衣、參法住寺殿、主上御院御方、有鷄鬪事云々、余謁于女房等、今夜可有還御云々、日來爲明日之儀、而卒爾被縮云々、日收之後、退出、

兼光於內裏令申云、明後日（十八）可參入云々、又植（抹カ）木之間事、並修造事、子細令申有長之時事、同所令申也、

又云、有長所進申文、自殿下賜之、被仰可加仗議由、而奏院之處、未承分明之仰云々、

十七日、（辛巳）參女院御方、申刻許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來、平明告此由、卽退直廬、召光雅於前、付馬幾穢、神宮請文、此次奏云、自官申上云、彼請文之中、正禰宜抽一人、不令加署、又自神祇官科祓之罪、注進之、其內同着一人科祓了、事尤有疑、當番罪可被濟之由、被下宣旨了、於正禰宜者、作七人爲長番、抽一人科祓之條、若令結小番歟、於令結小番之條者、承曆之比、殊被加嚴制、造意之罪被號科了、其後不待後符、令結小番者、所行尤自由歟、何樣可候哉者、官申旨如此、早被加奏此旨、可隨仰事也者、光雅云、急奏聞、可申仰旨、急卽退出了、次余歸參女院御方、入夜行向賴輔朝臣南直廬、依忌犯土也、今夜、女院御方御佛名也、皇后宮同被修之、佛具僧侶不被改云々、御佛名了、隆季卿已下卒爾有關佛名、卽事了、作四韻（檢詩）云々、後朝見之、御佛名奉行、別當經家朝臣、判官

代能業也、上達部、左大將、女院御佛名了、皇后宮御佛名以前退出、皇后宮權大夫、中宮大夫、五條中納言、大貳、平三位等也、

十九日、癸未、外宮禰宜代權禰宜等來申、贖銅之間事、刑部卿非法云々、如レ此事、付二行事辨一、可レ令レ申之由仰了、

廿日、甲申、長光朝臣來之、出カ次、問二祈情從公之罷事一、申旨同二範貞申狀一、

廿一日、乙酉、今日、內御佛名也、皇后宮權大夫已下十餘人參入云々、瀧口所衆遲參、仍瀧口三人被レ下レ陣云云、

陰陽頭在憲朝臣來、依レ召也、相尋事等、

一二條富小路頭、爲二惡所一之由、先日令レ申云々、有二證據一哉如何、

申云、度々被レ始二作事一、或不レ遂二其功一去レ任、或又依二惡所之聞一、被レ弃レ之、本家保卿造レ之、待賢門院御座、其後炎上、女院御座之間、惡所之由所レ奉也、但此外、指證不二奉承カ及一、

一仗議、並軒廊御卜日、以レ事廿四日休日、廿五日公家御衰日、廿六日復日、此等間、所レ用二何日一哉、

申云、於二仗議一者、廿四日廿六日吉、休日之條、先例多、復日之條、可レ依レ事、至二于仗議一者、強不レ可レ忌レ之、若非二吉事一者、今度始令二申行一給、頗可レ被レ憚歟、於二御卜日次一者、一切不レ候、廿四日子日、廿五日御衰日、廿六日支廢日、件日、依二忌日一不レ用レ之、其後、凶會、缺日等也者、

一避二土氣方一、郭外者十五丈、郭內者廿七丈、是定事也、而或說、以二家之一郭內一、爲二郭內一、町之內郭之外、忌二十五丈一、於レ隔二大路小路等一者、不レ忌レ之、或說、不レ謂二墻之內外一、於二一町之內一者、忌二廿七丈一、以レ夾レ路、忌二十五丈一、兩箇之間、是非如何、

申云、此事度々有二沙汰一事也、然而所詮可レ依二後之說一、但或說、以二一保四町一、爲二一郭一、仍不レ依レ隔レ路、皆忌二廿七丈一、一保四町之外、忌二十五丈一云々、是說非也、依レ隔レ路、不レ忌レ之說、是依下隔二阡陌一不レ忌之文上也、理雖レ可レ然、古來不二用來一事也者、

一忌立之時、或晝不レ忌レ之、夜忌レ之云、如何、

申云、不レ論二晝夜一、只令二犯土一之時許也、夜可レ忌之條、謬說也、

一切懸、不レ用二犯土一、ハタ板同事歟如何、

申云、於二ハタ板一者、可レ忌レ之、切懸者、昔ハ不レ立

レ柱、仍不レ忌レ之、今世雖レ堀ニ立大柱一、依レ云ニ切懸之
名號一、不レ忌レ之、雖レ乖ニ道理一、古來所レ用如レ此、
今夜、神宮怪異解狀一通、（節季互絶久外記勘例、）並犯土入之怪
異、外記勘例（於ニ解狀一者、爲レ令ニ撰文一、下ニ兼光一了、未レ勘ニ上之一、）等、遣ニ兼光之許一
云廿三日以後、連々無ニ日次一歟、若急被レ行ニ御卜一
者、仗議以前不レ能ニ參入一、早可レ催ニ他上卿一、但御衰
日、重日等、共多ニ先例一、件條近代殊被レ撰ニ日次一、可
レ隨ニ御定一、兼又廿四日可レ申ニ行仗議一者、（御卜日次事、官相舉令レ申也、而數日無音、仍所レ示之、）
返報云、御卜日次事、來廿六日之由、所ニ撰申一也、
早催ニ他上卿一、可レ令レ行レ之、每年明日可ニ參入言
上一者、
今案、支廢日之條如何、
又賴業之許令ニ仰遣一云、仗議廿四日午刻可レ被レ行、
又公卿參否之散狀、早可レ令レ申者、抑、廿四日休日、
然而多ニ先例一、但初申、
行ニ御卜一、有ニ他日一者、可レ避ニ休日一歟、但强不レ可
レ忌事也、何樣可レ有哉、
返狀云、奉行外記爲經致ニ懈怠一、太奇怪、早可レ召、
仰、休日之條、白河院御宇、承保二年十二月廿四
日、初有ニ勿議一、此外多ニ其例一、歲暮仗議、强不レ可
レ避レ之者、
今日、沐浴解除如レ恒、主税助時晴來勤レ之、此次示ニ
天變事等一、今日、參ニ女院御方一、
廿二日、丙戌、大武重家卿來、數刻談語、今日參ニ女院御
方一、法眼道快被レ參、良久言語、今日、中宮六位進兼綱
來催御佛名之由申レ障了、太冷然也、今日、兼光不レ來、
如何、
廿三日、丁亥、晚頭、兼光來、條々申上事等、
一神事違例、神宮請文、（去十一月廿一日、茸生事、任ニ御卜趣一可ニ注申一之由仰事也、）
外宮無ニ申事一、內宮申ニ園田御厨事一、
件文、依レ可ニ覆奏一、返付了、
一祭主親隆卿申事、
件文、不レ副ニ次第一、解返給了、仰云、相計可レ申ニ
上之一、
余尋問事等、
一可レ被レ加ニ仗議一之楾（杣カ）木文書事、
申云、尙不レ尋ニ出之一、
一可レ參ニ仗議一公卿事、
申云、五六人被レ參、其外又遣ニ御教書一了、

一仗議趣事、

申云、公俊被レ仰二下三箇月之中可レ終レ功之由一、而于レ今遲怠旨、其過怠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又去春植木不扶力法、宮司禰宜等、各有二罪科一、同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大略此趣子細、具不レ能二記錄一、

余仰云、於二仗座一可レ被レ仰レ之、上卿使言、有二事之恐一存故也、

一臨時客事、引二見先例一之處、初度定三中非二吉事一之文上之返不レ見、仍申云、不レ可レ依レ之、仍相計可レ被二沙汰一、申示遣了、

兼光申云、節會之時、弁奏二目錄一事絕久、而藤中納言、少辨之時、度々勤二此役一、兼光欲二勤仕一、如何、余云、尤可レ然、

兼光申云、攝津國條事、新大納言奉行、未レ被二定申一云云、若明日可二全申行一者、取二返文書一、可レ令二進上一者、是先日有二可レ然條事一者、可二相告一由、令レ示之故也、余云、他人被二奉行一者、太無骨歟、此間、攝政被レ示云、今度始令レ申二行仗議一給者、此定非二吉書一、尙可レ令二申行一、無二足是カ文給一也云々、仍彼條事文事、不レ可二無骨一之體可二相計一、且爲二先々一、初度定有レ被二申行一、如レ此事例哉否由、勘見之後可レ示者、兼光退出了、

先レ是、外記爲經來申云、參入公卿、左大臣、前大納言、源中納言、民部卿、宰相中將等也、按察被レ申二隨レ催可レ參之由一、左大將、中御門中納言、中宮權大夫、藤宰相等申二所勞一云々尋向云、文書如何、申云、文書令レ廻之間、各數日被二取籠一之間、于レ今遲々、左大臣最前持參之處、人々廻了後、最末可二持參一之由有レ仰、仍今一兩可二持參一之後、明日可レ進二左府一云々、仰云、明日未刻可二參內一、其以前、可二持參一者、外記退出了、

廿四日、戊子、此日、仗議也、曾受宮修造之間事、自二兼光許一、送二條事定文書一、早旦仰二遣大外記賴業許一云、奉行外記爲經、未レ廻二文書一之由令レ申、今日未申刻許、可レ有二御陣一、其以前可二持參一之由、雖レ被二召仰一、若尙可レ及二夜陰一者、可レ持二候陣頭一由、可二召仰一、是雖二非例事一、御參陣之間、有二參着事一者、彌懈怠之故也者、賴業返狀云、爲經今朝來二門外一云、觸二產穢一了、於二文書一者、候二左大臣御許一云々申狀勿論、仍權少外記俊康、早參二左府一、賜二文書一、早可二參仕一之由仰含了、未レ見二返事一、但若及二遲々一者、可レ持二候陣頭一之由、可二召仰一者、晚頭參內、雖二相待一、文書尙以不レ見、仍不レ具二文書一、參內也、於二路頭一、入條高倉、外記俊康參來、以二前驅一進二文書於車中一、披見之處、目錄無二相違一、但

散々取亂、仍責二仰之一、無レ處二于陳一、早仰下可二參陣一由上了、即以參內、文書置二車中一、陣頭無二卿相一、仍先參二御所一、按察新大納言在二御殿南廣庇一、余以二藏人一招二新大納言於鬼間一、示二條事申文之間事一、答云、直不レ蒙レ仰、頗以非二本意一候云々、暫而中御門中納言參入、於二殿上小板敷一言談、中右記永久外宮修理之間事一通、取二出自二壞中一、被レ見レ之、加二一見一返與了、此間、左少辨兼光參來、申上云、只今自レ官付二公俊申文一、若可レ被レ加二仗議一歟如何、又先日紛失扶木之間文同(可カ)、只今自レ官所レ進也、則以覽レ之、余仰云、植(扶カ)木文書、當座仰レ之、詞之次申二自レ官令レ進由一、可レ進也、又公俊申文、不レ申二事之由一、爭加二仗議一哉、只今參二法住寺一、歸參者、可レ及二除夜一、仍今夜不レ可レ叶事也、雖二又陳申之旨無一レ所レ據、只申二有長訴不當之由一也、今度仗議、彼有長文書不レ被レ副レ之、仍彌不レ可レ備之文也、則以返給了、此間、民部卿親範參入、余與二宗家卿一相議、且有二條事定一之由、着二仗座一、相次民部卿、着二横切座一、余召二奥座一、召二官人一仰云、令レ持二隨身一タル文書取テ參レ、則持二參之一、自二端座一突二進之一、若左大臣在二外座一者、自二座下一可二突進一歟、可レ尋二問之一、神宮文書一結、條造文書、植(扶カ)木文書等也、攝津國條事一箇條申文等也、卷二籠一禮紙一、結レ中、條事中文、有二總文一、永業任也、余引二披條事申文一、別置レ前、仰二民部卿一、令レ催二人々一、親範以二官人一令レ傳レ之、相次、按察、公通、新大納言、實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等着座、則左大臣參上、直着二端座一、召二官人一令レ置レ軾、余相觸云、今日始申二行仗議一、先々初度定二申無レ障之文一、仍先欲レ定二申條事一、左大臣諾、又云、可レ被レ參之人、少々雖レ被レ候、可レ及二深更一、且令レ定二條事一如何、左大臣稱レ善、此間、右宰相中將實守參入、着二横切座一、余與二條事申文於左大臣一、大臣取レ之披見返授、余如レ形披見了、而按察自レ是以下不レ見、而直下レ之、余請答、左大臣云、參議一人候、兩役相分可二勤仕一歟、然者、以前之定、上﨟可レ書歟、大臣云、可レ然、取二下文一之間、未二到參議座一、仰二可レ召レ硯之由一、實守仰レ史召レ之、置二參議座前一、使二持參一置レ之、余仰二親範一云、可レ有レ定之先、上﨟可レ被レ書歟者、仍引二遣硯於親範前一、申文在二實守之前一、仰二請答一、左大臣示下可二早讀一由於實守上、實守讀了候、余又氣二色于大臣一、示下可二定申之由上、指示二氣色一也、實守發レ語云、攝津守有光朝臣了、一日條事、任二總文一被二裁許一、何事之候哉、但至二寬德以後新立莊園、加納停廢一者、於下有二先例一之所上者、可レ被二裁許一歟、宜レ存二勅定一者、民部卿已上至二左大臣一、皆以一同、其後仰下可

書之由於親範之、取申文置前、取續紙（在硯之筥）之由、返招塁副紙於笏氣色、余目之、親範書之、此間、源中納言雅頼參上、余問大臣云、有遲參人定事可申歟、大臣云、如此條事定、先々只向同傍人令問之、又書入者、雅頼問實守、實守答子細、則稱同之由了、此間、左大臣云、仰詞如何、余答云、職事當座可仰下也、大臣云、然者、早召寄可令問歟、余召官人、招左少辨、則兼光來、余云、仰詞如何、兼光稱有可進之文、退歸了、則持參之、（植木文也、）余取之問云、被下文歟、令進文申云、自官所進之文也、植木之間事文書、日來申不以官底由、今日所撰進也、余取文置前、兼光委以仰之、（子細不遑記、）余示人々可被聞由、次兼光退出了、次親範書定文了、進上之、次第取上之、余口烏宮可令見于大臣由、大臣稱不可見旨、仍余披見之、無失歟、此間、實定卿參入、余示大臣云、有遲參人、於今者、不可及沙汰歟、大臣云、不及沙汰者、仍以官人召兼光、付條事申文定文等、（卷能禮紙也、）兼光取之、不結申、余云、今夜被下之條、不可叶、後日可持來者、兼光云、明日奏院、可持參者、次余氣色于大臣、欲令與文書、大臣稱不可見由、余云、有不被廻文書、可御覽歟、稱尙爲同事之由、仍直下按察使、次第取下之、到親範之前之比、余云今度上臈可讀、下臈可書之歟、仍傳實守、更取返之、親範正笏候、余問之、親範申云、兼光可讀何文哉、余云、可讀修造文、讀殺揃文端少許、令讀了、被下余與大臣相議示云、於今者、不可讀、於其書等者、可讀之、（稱向公役之諸文并寺社所申修造事等然也、）各讀之、中不爲要須之文等、尙以令略了、次欲讀修造文書、左大臣直爲同事、被示不可讀之由、是尙可令讀少々歟、余爲上卿、須仰其由也、然而夜漸爲深、仍大臣如此被下知、強云々讀者、近代之作法、頗無骨歟、仍不示左右、次余示左大臣云、可爲兩條歟、可爲一箇條歟、左大臣云、可爲兩條者、仍仰其旨於實守卿、目下可定申之由於實守卿、則實守發語云、子細在定文、各自下臈申所懷了、先修造事、一巡定申了、次更定植木、次了、實守則書人々申狀、書了讀上了、左大臣退出了、次實守備文書、此官人々退出了、大略、人申狀不同也、次余退出了、

廿五日、(己丑)入夜宰相中將實守來、余出逢、(實守束帶、余冠直衣、)實守返與文書等、(在定文、)余披見定文之處、大略無相違、但余申狀聊有相違、仍令改直由仰之、實守明旦可令進者、謝訖退出了、

廿六日、(甲寅)早朝、遣書於實守之許、是則令雖(○令雖恐倒置)直之、中聊有不相違事、為令問其事也、申終、持來定文、其後召遣兼光了、明日早旦可來之由申、

廿七日、(乙卯)申刻、兼光來覽文書、先下之、子細在目錄、此次申云、宮司頻好下向、自官申上事也、仍可奏歟、余云、為人訴早可奏之、仗議定文、付之為令奏也、

廿八日、(丙辰)申刻參內、秉燭、兼光參來、示云、昨日則參殿下、內覽定文、御命云、早可奏事由、但如諸卿定申、召上祭主已下、可有沙汰歟、又如中御門中納言、定申此問事、殊可被訴請歟、又宮司下向事、(不被定文、別自官申上也、)事理不可下向事也、然而可問例者、深更尋先例於官、官勘事(カ)云、康保云了三箇度、元三宮司不候逢宮中、但是皆重服云々、今朝以件條申殿下之處、仰云、可奏事由、可在事由、可在御定者、則參院、付經房朝臣、奏事由之處、仰云、如關白被申、召上總官等、可有沙汰、又祈請奉帑(幣カ)、明春早速可有沙汰之、宮司下向事、重服例雖相當、今度宮司依沙汰未決、于今在京、不事切之前、無故下向、頗以無其理、但偏關白相計可被沙汰者、申殿下之處、御定旨之由、本存知事也、不可下遣者、於今先事切了、明日可成宣旨云々、其趣祠宜等工等可參由、可下知歟、

廿九日、(丁巳)入夜自兼光許、又注送宣旨仰詞、副定文返遣了、又送官勘申、宮司不下向之例書、寫返遣了」

玉葉卷十一終

玉葉　卷第拾二

自承安三年正月
至同六月

承安三年癸巳

正月〔大〕

一日、甲午天晴、雞鳴拜二天地四方一、如レ恒、午時許、自レ院爲二中將光能奉行一被レ仰云、今日拜禮、殊以可レ被二念行一、早可二參仕一者、仍午終許參院、法住寺、參議散三位等僅五六人許祗候、余招二光能朝臣一、示下可レ入二見參一之由上、小時時忠卿參入云、關白御參、頗以不定之由、側以承レ之云々、卽參二女院御方一了、相次隆季卿參入、付二光能一令レ奏之、參二關白一拜禮之間、依レ有二召忩參上一、仍彼參否不レ奉二左右一、當時余爲二上首一、何樣可レ候哉、仰云、關白許遣レ人可レ尋二一定一者、光能欲レ獻二使者一之間、關白參上、相次左〔相〕府參仕、各被レ座二西對代南東庇邊一、余自レ本在二此所一、件所、二行敷二高麗〔端〕疊一、垂二庇簾一、先レ是、人々漸以參集、申刻、關白已下列二立中門外一、東上北面如レ例、此間、左大將參上、自二列後一先院〔拜〕禮、中次成親卿、弟少將盛頼朝臣取レ沓、其儀如レ例、關白去立二加之一、砌一丈七八尺許始、左大臣不レ練、例年雖レ爲二第二人一、尙練レ之、今年不レ練〔也〕、次女院拜禮、中次時忠卿、忠少將時實取レ沓、其儀同前、但今度關白不レ被レ練、抑今日拜禮、參議列二于後一、是前庭狹少、人數繁多、不レ可レ叶二一列一之時事也、今日頗立レ上、皆一列哉、關白有下被二傾奇一之〔氣〕上、尤可レ然、兩院拜禮了、暫昇レ殿、關白已下、俳二個中門廊邊一、先關白退出、左大臣示レ余云、早可二退出一、暫可レ候云々、仍余退出、先參二關白第一、於レ路乘燭、是依二今朝之告一也、當腹小兒、爲レ令二戴餠一云々、康和法性寺殿御戴之時、內大臣雅實被二參仕一、以二彼例一被レ請二大臣一也、余先着二尋常公卿座一、此後數刻無二來告之人一、良久、隨身等參上、立レ明、其後、少將顯信朝臣來云、可レ令レ渡二此方一給者、則以參上、其所、寢殿東妻南庇二ケ間也、垂二庇簾一、南面二間、懸二几帳一、東面妻戶不レ懸レ之、二行敷二高麗疊四枚一、各二枚、副二母屋簾一立二屛風一、余入レ自二東面妻戶一、候二東間端帖一、主人座、西間奧端、次主人召二顯信朝臣一、令レ抱二出小兒一、自二母屋東間簾下一抱二出之一、女房在二簾中屛風一、頗押レ帖、關二其所一也、民部大輔兼定取レ餠、件餠、入二手筥蓋一、敷二檀紙一、在二橘井齒固一、以二薄樣一裹レ之、餠三枚也、關白被レ示二氣色一、余申云、三ケ日料、一度可レ候歟、將各別歟、命云、一度之儀不レ可レ然〔歟〕云々、余置レ笏起取

レ餠、作二三枚一取レ之、不レ取レ盃、令レ戴二若君頭上一三度、俗有二祝〔詞〕一歟、不レ可レ出レ言、又忽不二覺悟一、如レ元置二盃中一、取二橘并齒固等各三一、置二東面妻戸上長押上一、是定事也、次若君抱入了、次關白被レ示下可レ出二居初座一之由上也、仍余着二上達部座一、（齒有二二枚一、若二次齒一也、）次關白出來、着二座上圓座一、次引レ馬、（主人隨身二人、〔番長府生早出歟〕引レ之、）一兩廻之後、依二主人命一、引二出之一、於二中門內砌外一、余前駆行賴受二取之一、次余參內、先參二御前一、相次關白被レ參、主上御裝束之間、經二數刻一、此間、言二談與關白一、此次問申事等、

〔一〕此內裏節會、雨儀之時、內外辨等參上路如何、

被レ命云、放レ緣、若可レ作二假屋一歟、

余申云、是兼日案也、臨時甚雨、爲レ之如何、

命云、頗難治事歟、但置二臨時處分一者、不レ可レ及レ儀、或只可レ用レ笠也者、

余申云、仕二隨身一之人、有二便宜一、不レ然之輩、以二陣官一可レ令レ指歟如何、

命云、然也、

一押二笏紙一之所如何、又爲レ着二兀子一、進行之路、何必可レ經二陣前小庭一歟、前例粗如レ此、如何、

命云、押二笏紙一之所事、於二陣座下立蔀外一、可レ令レ〔押〕レ之、又着二兀子一之路、可レ經二陣前庭一也者、

一小朝拜列如何、東上歟、西上歟、

命云、永長元年皇居閑院也、則東對爲二御殿一、彼間、日記不二分明一、但粗注云、依二其所狹一、不二列了一云々、疑是西上歟、爲二東上一者、雖二何人一、蓋（着カ）レ列哉者、

一殿上座、上臈著之時、下臈不レ可レ用二上戸一歟如何、

命云、頗無骨歟、下戸可レ宜、

一除目御申文、攝政時用二作名一、關白之時、長名云々、如何、

命云、不レ依二攝政關白一、只有二兩說一事也、只大臣も有二此例一〔云々〕

此間、御裝束欲レ了、仍余著二殿上一、依二關白命一、不レ入二上戸一、經二中門廊東緣一、入レ自二殿戸一、着二端座一、左大臣已下人々十人許、自レ本在二此座一、次關白着座云、御裝束已了者、則關白起レ座、經二殿上西第一間一、出レ自二殿戸一、更入レ自二中門廊南妻戸一、於二中門內板敷上一、被レ着レ靴、左大臣、余等出二第二間一、於二同廊東緣一着レ靴、須二下レ庭着一之也、而中門〔門〕外庭上、殊以狼藉、仍隨レ宜也、關白已下列二立中門外一、（西上北面如レ例、）頭中將實宗朝臣、〔申二次之一〕次關白已下列二立前庭一、（橘間〔○間一本作南〕去二一丈余一、當二階東柱一立也、）其

後、左大臣經二關白後一立レ西、當時便宜、若爲二西上一者、傾兩三人可二立列一也、太無二便宜一、仍左大臣無二左右一立レ西歟、次頭中將已下殿上人七八人許列立、次六位一人、又後立也、公卿一列、殿上人一列、六位一列、拜舞了、關白已下右廻退下、或俳二佪中門邊一、或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或昇レ自二內方一、余昇二中門外一、直參二御前一、觸二所勞之由於關白一退下、但密々隱候、內辨謝座儀粗伺二見之一、
其後、先著二宜陽殿代兀子一、在二中門北廊間一、西面、次內侍出、次內辨起敬屈、揖斜進行渡レ橋、則歸二渡本橋一、須下到二軒廊之下一、更進出上也、但軒廊前逍水、暗而不レ見、仍隨二便宜一歟、進レ西二三丈許練初、到二左仗胡床南頭一一揖、向レ西歟、向レ乾歟、不レ見二分之一、乾向再拜、以二左膝一先突、一揖右廻、如レ元經レ橋、入レ自二軒廊東間一留立、令二陣官秉一レ燭、取出次第一見、即昇レ殿、副二東階南欄一、欲レ經二東庇一、一間覺悟、入レ自二母屋一、一間著(座)、次開門、內辨能レ之、次謂二闈司著否一、次召二舍人一、キムタツ、と字短、引字頗長、リ字太長、次少納言參入、內辨宣フサ巳上一句、君主二句召戈一句首字突揚被レ仰レ之、余之所レ習不レ然者也、又フチ字ツチト可レ召也、但有二說々一事也、次公卿列立、外辨上左大將、內辨宣云、ジキヰレ、是同上詞短、下詞長也、不レ見二此後事一、逐電退出了、于レ時亥終許歟、
今日、院拜禮、參入公卿、

關白　左大臣　余　大納言左大將師長(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平大納言)重盛(中宮大夫)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實國

中納言(五條中納言)邦綱(中門中納言)宗家(別當)成親(源中納言)資賢(三條中納言)雅賴(右衞門督)宗盛(中宮大夫)時忠

參議(右兵衞督)賴盛(平宰相)教盛(民部卿)親範(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守(新宰相)賴定

散三位左中將兼房(左兵衞督)成範(藤三位)朝方(修理大夫)信隆(平三位)信範

今日、忩出仕之間、歸レ家有二手水事一、又着二節供一、又出仕以前、乙童有二戲併事一如レ恒、上達部、辨少納言等少少來云々、飯宅之後所レ聞也、
二日、乙未、天晴、手水如レ恒、未刻許、頭辨長方朝臣來、余相逢、問二去夜節會之間事一、長方答云、供膳了、一獻以前入御、即內辨、左大臣退出、三條大納言實房乞二取笏一、行二其後事一云々、又云、叙位來五日、左大辨物語之間、民部卿可レ勤二執筆一云々、除目日次豫來十九日吉之由、在憲朝臣令レ申云々、小時退出了、此外辨官殿上人等少々來、余不レ逢レ之、申時許、參二女院御方一、又參二皇后宮御方一、晩頭歸來、入レ夜政官列參、進見參如レ恒、賴業眞人以二光經一申云、先日所レ被二仰下一之左馬允奉賴衡事、如二貝今一者、所二相構一也者、今朝關白被レ送二書札一云、昨日光臨爲二本意一云々、又云來五六日之間可

レ來、云々、返報云、五日叙位可二出仕一之由存レ之、先可二參仕一、但昨日數度拜禮之間、脚氣不快、若不二勞得一者、惣難二出仕一者、不レ知二何事一之間、且ハ難レ申一定〔也、〕退案レ之、若君戴餅三ヶ日料、可レ終二其事一之故歟、若是先例歟、

三日、丙申天晴、手水如レ恒、源中納言資賢卿來、良久談話、又右大辨俊經朝臣來、右少辨親宗來、各對面、資賢語云、明後日、五日、上皇可レ渡二御宇治一、密々事云々、今日不二出仕一、

四日、丁酉今日、攝政被レ向二宇治一云々、是若明日御幸之間事經營歟、入レ夜外記進二十年勞勘文一、入レ笥、留二勞帳一返二〔給〕笥一了、

五日、戊戌今日、叙位儀也、下官欲二參仕一之間、自二巳刻許一風痺發動、及二未時一殊以倍增、仍不レ參二叙位〔議〕、又關白雖レ被レ呼、不レ能二參向一、以二書狀一令レ申二子細一、返報云、十五日之內、只以二來臨之日一、可レ爲二其期一云云、入レ夜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依二所勞殊重一、示下〔不〕レ能二面謁一之狀上、尚被レ稱下隔レ物可レ入二見參一之由上、依二苦請一、恣隔二障子一談話、神心苦惱、不レ能レ盡二心緒一、舊年依儀定文被レ借、仍取出與レ之、此次語云、去元日宴會、內辨左〔相〕府、早出讓二或卿相一、而三獻幷立樂等、總以無音、太爲レ奇、希代事也云々、事若實者、未曾有事也、今夜叙位、余之參否、人々被二不審一者、可レ被レ泄二風病之由一旨相含了、小時被二參內一了、又行幸料馬、示下可二借與一之由上、當時依レ無二可レ然馬一、答下可二相尋一之由上了、今夜執筆、民部卿親範云々、

六日、己亥披二叙位聞書一、永範、實守共依二坊官賞一叙二正三位一、左大辨實綱、去年晦、參二熊野一、未二還向一、爰被レ超二越下﨟一了、若無二神感一歟、但坊官賞異レ佗事也、件兩人已兩度浴二〔此〕恩一了、如何如何、先例雖二粗存一、人別如レ此、爲レ奇爲レ奇、入道大納言光頼、昨日薨逝云々、父納言郎同日也、父子同日薨去、其契尤可レ哀事歟、兼光、問二遣明日節會之參否一、依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出仕一、夜間得レ減者、可レ參之由答了、宗盛卿少童、四歳、叙二從上一、童加階不レ聞事也、抑、少納言源信康留二四位一、希代事也、古來縱兩三人、皆是才能相兼之輩、華族英雄之人也、信康之爲レ體、豈應二此撰一哉、非二權門一、非二英華一、無二才學一、無二藝能一、不レ備二一能一、不レ學二片善一、足レ驚足レ奇、未曾有事也、

七日、庚子此日、白馬節會也、余雖レ有二參仕之思一、所惱不

快、然止了、此旨以消息奉攝政御許了、不見返事、依所勞、今日修祓、不洗手、仍陪膳(一本依從、)人令撫大麻解繩、

八日、(辛丑)御齋會初、幷諸寺修正初也、法皇幸法勝寺給云々、大內記光範叙四位、而去七日被止位記、辭申故云々、

九日、(壬寅)自宗家卿許、去五日叙位事、粗注送之、其狀云、戌刻許、源大納言、參著仗座、新大納言、(實國)〔公〕、別當、(成親)〔卿〕、戶部、(親範)〔卿〕、亥刻許、殿下令參給、同四點許、頭辨進昇奧座、仰叙位召仰之詞、(叙位之儀、可有召仰詞、)先是、藏人右少辨辭書三通(每文被結中、)懷中、被遷著端座、召官人、被置軾、次以官人召外記、大外記賴業眞人參進膝突、先被仰叙位召仰、不稱唯、次被下辭書、被仰云々詞、今度稱唯退歸了、頃而藏人左少辨(兼光)來膝突、召諸卿、次源大納言召外記、被仰筥文如常、其後數刻、外記不列立、仍何所列乎之由、被尋戶部之間、持筥文列立部內、其後出仗座、下妻戶、引被參直廬、人々從之、權右中辨(經房)、藏人左少辨、(兼光、親宗、)取筥文、次殿下召執筆人、(御氣色許、)戶部稱唯、參進圓座、先居圓座前、執筆作法、覽十年勞儀、存先規歟、頃而居火櫃、其後密退出了、不見其後次第候也者、又被示送曰、七日、內辨左大將、外辨上卿重盛卿、無殊事云々、自今夜企少湯治、

〔十日、(癸卯)行幸料馬、送中御門中納言許、依先日被乞也、有可騎用之報上〕

十一日、(甲辰)今日旬日也、仍修祓、依所惱、不出庭上、於簾中行之、但衣冠如恒、圖書頭周平朝臣來勤之、

十二日、(乙巳)今日有佛事云々、(奈良僧都信圓任大僧都、僧正覺讃任法務、座主明雲蒙車宣旨云々、)

十三日、(丙午)此日、朝覲行幸也、下官依所勞、不參仕、昨日相觸子細於資賢卿許了、午刻臨幸云々、右大將尙依所勞不參云々、關白乘車供奉(云々)、預翌日雖可有還御之議、尙今夜還御云々、勸賞、(從三位參議藤賴定、(院)同公時、(女院)、)(正五位下(資賢卿子侍從也、))今年、前太相國不出仕、左相府勤三衣筥役云々、爲(問)所勞事、召泰茂、巳刻許參來、先身固、其後問所惱事、去五日巳時、今日巳時、(來問)共神事不淨所致之上、巽方神成祟、又靈氣相加云々、湯治護身共吉

也、十九日廿日爲滅氣之期云々、此次余問云々、金神七殺方可憚哉否如何、

申云、更不可忌避、但百忌暦文云、犯八（〇八一本作神）殺七人云々、因之、頼隆眞人已下彼家之輩、申可有忌之由、然而陰陽道〔所〕不用也、當道之習、以新撰陰陽書爲規模、而金神方忌事、不載彼書、又惣如此之諸忌不可勝計、悉忌避者、何方可造作哉、度々雖有沙汰、遂以被弃了、就中上古保憲、晴明之時、全無此沙汰云々、今日奉幣帛於神祇官、是依所惱祈也、内々遂神祇大副兼康之許也、仍無奉幣之儀、只致潔齋許也今夜、女院密々有御方違事、法性寺殿御所也、

十四日、丁未此日、御齋會、并諸寺修正結願也、上皇幸法勝寺云々、今日又有小僧事云々、

十五日、戊申節供如恒、陪膳季長朝臣、下官依所惱不着之、

十六日、己酉雨下、自兼光之許、示送季長云、〔有〕急速宣旨、今日、依貴布禰遷宮參向、晩頭、又指合、節會内々欲令進如何、内々可被計仰云〔々〕者、仰云、早旦可〔令〕進、兼又爲文書沙汰、此間可來之由、可被仰遣者、季長示遣此旨了、入夜兼光送宣旨、

祭主卿言上、豐受宮正殿、并西寶殿南西方、鞭懸木各一支拔落事、仰令勘例、

兼光申送云、十九日除目以前、連々公事指合、（十七日政始、十八日射禮、射遺）所可然者、仍十九日以後、除目三ヶ日、過廿二三日之間、可參入云々者、

十七日、庚戌召遣頼業了、申云、今日政始也、仍不能參入、明日可參仕云々、

十八日、辛亥早旦、頼業眞人參來、下給神宮解狀、（外宮鞭懸木拔落事）、仰可令勘例之由、及晩六位外記進闕官帳、返給當了、

十九日、壬子此日、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辨云々、小童參詣吉田、祇薗、密々事也、

廿一日、甲寅除目入眼也、

廿二日、乙卯除目、日出之後議了云々、被見聞書、左衛門佐平保盛（頼盛卿子）、叙四品、佐如元云々、希異事也、兵部卿從三位信範任之、納言之中、非人甚多、最末之散三位拜任如何、依女院御傍親歟、

廿三日、丙辰今日下名也、

廿四日、丁巳、下名聞書無殊事、今日、兵部卿信範、爲拜賀來職事一人、衣冠申次、隨出行之由、例也、信範二拜、直參女院御方來月七日、小童乙、可參詣春日社、而依爲戊日、相尋在憲朝臣、申云、承保二年四月廿三日甲申、代始賀茂行幸、二條院應保二年八月廿日甲申、代始稻荷祇園行幸、雖有此等之例、用捨在御定者、尙最前、參詣春日社、撰用戊日之條、非無事憚、仍殿邊有如此等之例哉否〔由、〕尋信範卿之許、返報云、知足院殿御時、殊被禁忌、於次々度者、強不被憚云々、又示合雅賴卿、如余案、仍延引了、但於次々度者、不可強憚、於當社爲初參、仍所忌避也、

廿五日、戊午、未時許、大夫史隆職宿禰參〔來〕申云、兼光今日可參會之由依令申、所參也者、是爲文書沙汰也、晚頭兼光來、召前依所勞不快、不出簾外也、兼光來下文書、

一遠江國濱名神戶司職事、仰、令停止俊成之妨、

件事、先可令明法博士勘申理非由、被下宣旨了、而令〔被〕改仰之條如何、先日兼俊返上之時、被下範貞了、令被召返歟、太似輕々、仍此旨問兼光、申云、此事、自神宮再三訴申、殆依此訴訟、禰宜等可參洛之由風聞、仍所詮可隨本宮申請、早可被宣下之由、被仰下者也者、雖其理不當、神宮急速訴申、加之、御定有限、不能是非、下內辨了、又申上文等、

一祭主親隆卿申、大宮司公俊懃申、祈年祭之時、可下向之由事、

余云、此事、去年九月神嘗祭之時、幷今年元三等、有其沙汰、雖先例不詳、尙以被拘留了、今至此時、何及沙汰哉、但自官申上事也、先取關白御氣色、可隨彼〔御〕命歟、

一官勘申外宮正殿寶殿等榑懸木拔落事、

件文、相加外記勘例、伺兼光了、爲〔所〕覆奏也、先日仰詞云、令勘例者、仍所覆奏也、近代或且勘例、且可行御占之由被仰、仍更不覆奏、令勘例、一度行御占也、但尙有令覆奏之說歟、人々所爲不同、

余問兼光事等、

一祭主〔已〕參洛、禰宜等參上事、何頃哉、御熊野詣以後歟、〔如何〕、兼光申云、臨御還向之期、可上洛之

由、可仰旨、殿下有御氣色、仍內々告親隆卿者也
者、
一七日節會事、
申云、兼光奏目錄、其儀、內辨爲見宣命見參等、下殿之次外記與〔祿〕目錄、兼光取之、進膝蓋艮角奏之、其儀、大略同宣命使作法、奏了返〔與〕外記、了、獻內辨、內辨相加宣命等、奏聞云々、仍於祿目〔錄〕者、兩度被奏也、兼申內辨云々、抑、辨官奏目錄事、七日、幷豐明等許也、西宮所注豐明、北山所注白馬也、近代常無此儀、師能、範家、資長等奏之人也、兼光爲資長之息、父現存之時可奏之由相存歟、尤可然可然、此次、和泉舍人事、可奏事由旨仰付了、兼光退起、隆職光經等爲致文書沙汰也、小時、合光經申云、文書二合、兼光隆職相共欲合目錄之處、文數太多、今夜難終其功、仍〔兼〕〔光〕隆職相具退出、閑合目錄若有相違者、可令申其旨、又可書進請文者、仰云、合目錄了、可受取也、然而賜預心閑致沙汰、又何事之有哉者、兼光隆職相共退出了、件文書等、事切了、當時不可備沙汰、仍可候官底也、而代々上卿相傳無其故歟、文數太多、且非無事之恐、仍奏事由、撰下官底也、但此中文書、正文一兩相交、此旨同仰兼光等了、申云、本主若尋申者、早可撰下者、於一二櫃、當時可有沙汰文也、仍所留置也、

廿六日、己未自今日、法皇令始熊野御精進給、建春門院同以被參仕云々、

廿九日、壬戌泰親朝臣來、密告示云、去頃、春日〔御〕社有怪異、件御占、下官歲相當口舌病事、重可愼之、

卅日、癸亥法皇今日令起給、女院御方、有豈咒子、下官依所勞不快不參仕、重家卿參〔上〕云々、又三位中將被參云々、

二月

一日、甲子天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余逢之、兼光申事等、
一宮司公俊、祈年祭之時、可被下遣事、
申云、先以祭主申狀、內覽之處、如下官申、忽不可及沙汰、去年事切了、重不可奏之由、有御氣色、其後、去廿七日參御精進屋、付泰經朝臣、外院殿舍

爲正遷宮壞退事奏聞付之、被仰下云、公俊事、依修造懈怠、有其沙汰、而件殿舍等壞退了、於今者、强不可及始終之沙汰歟、又被行陣定、度々經沙汰了、尙被召置其身、禰宜等參洛之時、可被尋問歟、縱雖可然、祈年祭之時可從神事由令申云々、此度被下遣沙汰之時、可被召上歟、將又不可被下遣歟、此等之間、是非左右、偏關白相計可被行者、則歸參殿下、申此趣、被奏云、先於壞退外院殿舍事者、非臨時事、正遷宮之時、定例人、皆存知事也、依此事、可無其罪科者、素不可及次第沙汰、只可被宥其科也、而度々有其沙汰、被〔行〕仗議、隨其狀被宣下了、今更默止之條、其理如何、又雖有其沙汰、被下遣之條、去冬元三之間、依申可下向之由、被尋先例、經沙汰、尙被拘留了、今被下遣之條、首尾不相叶歟、愚意之所及如此之上、是非可在勅定者、同廿八日雖參仕、不得便宜、廿九日早旦、參御精進屋、御幸今日吉、今熊野等、相待還御之間、〔爲〕親宗奉行被仰下云、（御敎書也）、親宗則伺候御精進屋云々、

宮司公俊申狀如此、祈年祭之時、申可下向之由、當時無指沙汰者、被下遣、臨御還向之期、沙汰出來之時、可參洛歟、申殿下幷上卿、可令致其沙汰給者依

院宣、執啓如件、

正月廿九日　右少辨親宗奉

謹上　藏人左少辨殿

付之、關白殿被申之旨、具申付親宗了、還御之刻壁聞、歸出仰下云、尙今度被下遣、〔乃〕沙汰之時、禰宜相共令參洛宜歟者、而之間、本奉行泰經參上、欲申殿下御返事旨之處、答云、以親宗被奏、隨御定切了之上、泰經不能奏聞、加之、公俊無指過怠及大事之沙汰、甚不便之由、件人內々傾奇事也、旁有憚奏達云々、次第勿論、然而御定之上、重不能申返、歸參殿下、申此次第之處、事體不穩歟、而綸言有限、早可下遣之由、有御氣色者、

下官云、只如關白御消息、可被下知之、此事、太見苦事也、去年九月神嘗祭之時、雖無先例、被拘留了、其後、殺勘使下向之時、尙可被下遣之由、粗雖取御氣色、尙以被留置、又去正月元三之間、必可候宮中之由、頻以歎申、仍元三之間、宮司不候宮中之例、仰官令勘申之處、重服之輩之

外、無二其例一由勘申、而仰云、其例雖レ不二相似一、於下不二候逢一之條上者、已無二差別一、仍尙在レ京、可レ待二禰宜等參洛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度々如レ此事切了、今無二指由緒一、被二下遣一之條、次第之沙汰、已失二首尾一、如レ此事、君不レ知二食子細一、傳奏之人存二道理一、可二申沙汰一事也、末代之事皆以如レ此、見二此等之次第一、不肖之者大事奉行、彌辭退之思太切、爲レ之如何々々、

一官外記、勘二申外宮鞭懸木拔落一事、仰令レ行二御卜一、件文須二留置一也、而當時風病不レ快、不レ能二出仕一、仍御占日次、若在レ近者、可レ催二他上卿一之由、仰含返賜了、

一刑部省、幷申二外宮禰宜忠倫、光忠等訴申贖銅一辨之間、〔省〕納非法事、

申云、未レ奏二聞內覽一、先以二禰宜等申狀一、申二殿下一之處、可レ問レ省之由有レ仰、仍相尋之處、申狀如レ此者、

余云、早可レ內二覽奏聞一、抑、此申狀之中、長治年中、祭主親定卿已下致二贖銅一、辨皆以二色代一辨レ之、彼例可二注申一之由、可レ被レ仰二祭主卿一歟旨令レ申、頗雖二和讒一、事理可レ然歟、只省陳申旨如レ此、此事可レ勘二申先例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者〕、

一祈年穀奉幣事、

申云、十八日也、兼光奉行也、下官可二參勤一歟如何、

余云、先可レ被レ申二左大臣一、如レ此事自二上﨟一可レ催也、隨當時〔有〕二所勞一、隨二彼左右一、重可二告示一、其時可レ申二左右一者、

一下官申二上卿辭退一、幷灸治事、

申云、奏二事之由一之處、仰云、於二上卿事一者、忽可レ被レ仰二誰人一之由、不二令レ存御一、於二灸治一者、早可レ令レ灸者、

此上卿於レ事有レ恐、付二內外一、過失難レ遁、恐頑之性、不レ足二器量一、仍度々固辭、尙以無二許容一、是又可レ爲二無緣之者所役一歟、左府左大將等內々被二申入一了、凡不レ被レ仰云々、何爲、

下官尋問云、神宮文書、下二官底一、請文早可レ進、于レ今遲々如何、

申云、今日參上之次、可二持參一之由相存、尋二隆職一之處、未二沙汰了一由令レ申、仍且所二參啓一也、來四日大原野祭奉行、其後五六日之間可二持參一者、

又問云、蹉庭御厨事如何、
中云、去年付二泰經一奏レ之、未レ被レ仰二左右一、元忠已天
了云々者、
此後、雜談二雜事一、退出了、
二日、乙丑、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言談之次語云、去十六日
節會内辨左大將、雨儀之間、毎事無二其禮一云々、内辨
參上之間、依レ無二雨路一、隨身指レ笠、外辨參列之時雨
止、仍不レ用レ笠云々、内辨奏二宣命見參一了、復座之
時、忘二却件文等一、欲レ著二座一之間覺悟、更下レ殿召レ之云
云、又去七日内辨、同左將軍也、而入御之時、内侍取二
御劔一卽居レ座、不レ待レ取レ璽云々、此事不定也云々、又
供二御膳一之間入御、内辨被レ仰二釆女等一云、於二三節一
者、雖二入御一可レ供レ之、獻已下〔八〕不レ可レ供云々、
然而釆女等迷乱、不レ供二三節一云々、又御膳遲々之間、
内辨仰二新宰相賴定一被レ催レ之、而賴定敢不二聞入一、不
レ催レ之云々、此事未曾有也、縱内辨雖レ行二非例事一、爭
不レ傳レ催、更不レ可レ爲二參議〔之〕失錯一事也、末代事、
〔下〕不レ從レ上、毎年如レ此、況無權之上卿可レ用レ心事
也、賴定之所存、於二御膳一〔者〕、藏人方沙汰也、何被
レ催二仰參議一乎〇乎一本作半云々、道理雖レ可レ然似二守株一、内
膳別當、〔公卿〕參候之時、下レ殿催レ之、不レ候之時、内
辨仰二參議一催レ之、古來之流例也、或又内辨直尋二催職
事一、賴定偏守二此儀一不レ知二彼説一也、左相府被レ執下仰二
職事一〔之〕記上云々、受二彼諷諫一歟、又被レ語云、除目竟
夜、筥文之外記不足、仍外記史生可レ取之由、諸卿相議
被レ仰レ之、上卿三條大納言、而大外記賴業眞人申云、外記不足之
時、史取レ之、定事也、於二史生一者、依レ有二所勞一不レ能二
列立一云々、大略所レ存申一、件役史生之中、㒵官所之史
生勤レ之、自餘之者、先例不レ從二此役一云々、上卿被レ尋
レ史、大夫史隆職宿禰申云、初中兩夜、史勤二代官一了、
先例、史生爲二外記之代官一、不レ可二勝計一、史生不レ候之
時、史勤レ之、希事也、雖レ然依二別御定一、於二二ヶ夜一役
レ之了、至二于今夜一力不レ及、史生乍レ候逃避、太無二其
謂一云々、仍上卿付二藏人辨兼光一、被レ申二執柄一、執柄被
レ仰云、史生惜可二能寄一、若不二勤仕一者、重可レ有二勘當一
者、上卿召二大外記一、賴業參二參議座下一、來仰云々、被レ仰二此旨一、而尚申二
無レ術之由一、上卿〔重〕又被レ申二事之由一、于レ時關白大怒
仰二頭辨一、史生被レ下レ陣、召隆職、訴二成熟一〇一本祈二成熟一、史
勤二此役一云々、〔史〕賴業、辭二道理遲之役一、頗損二面目一
云々、人々不レ爲レ可歟、〔云々〕此事、又賴業申狀、似

守一隅、又内辨之間、有被問事等、少々示了、數刻
之後退出、
三日、丙寅自源納言之許、送大間抄一卷、
四日、丁卯此日、大原野祭也、上卿邦綱卿、辨兼光云々、
下官奉幣如恒、陪膳季長朝臣、奉行職事家季、幣取雜色平基業、異姓之者取幣事、
尋先例之處、其數不可勝計、仍所用也、於奉行
陪膳者、不撰姓事也、向其社方奉拜如恒、隨身
一人、褐冠帶壺䉶候如恒、
五日、戊辰或人云、明日於内裏、可有蠱咒師云々、
六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精進都狀加署〔如恒、〕
七日、庚午申刻許、源〔中〕納言雅賴來、良久談話、深更歸
去了、此次被相語云、〔去〕元日節會内辨左大臣一獻
已前早出、第二人、皇后宮權大夫定房下殿、押笏紙
行雜事、而不可押笏紙之由、有傍難之人、太無
其謂、康治之比、宇治左府早出之時、中院入道押笏
紙行之、謬難太無術之由、令懲陶云々、此事、余案
之、押笏紙非難事歟、又二獻已後、三獻可被行
之由、讓次人、實房、著仗座、見見參奏聞之後復座、
不被行三獻云々、實房卿云、無内辨、行三獻
事、何年例哉〔云々〕、此事太不當、縱内辨雖存失

儀、依其讓被行三獻、何事之有哉、何況略事之時、
三獻以前奏見參常例也云々、余案之、三獻已前、
奏見參等例、凡不覺〔悟〕頗以早速歟、先日、三條
亞相被讓〔得〕内辨之由、兼光令相語、已僻事歟、
是則、以定房〔說〕、雅賴所談也、後聞、實守卿在
座云、此事見土御門左府記云々、三獻讓次人、見
見參事也云々、又除目事等、多以令談、其次云、西宮
文章生外國所有云二度掾、三度介事、依不審、尋
師元朝臣之處、答云、文章生外國シテ、秩滿之後、
依散位之次第、任京官敍爵也、而辭退敍爵之輩、
自散位又代令外國、謂之二度掾云々、於三度
介者、師元之令答旨、不分明云々、
〔八日、辛未今日、發遣春日幣如恒、陪膳季長朝臣、奉
行賴高、陰陽師權助濟憲朝臣也、〕
九日、壬申今日、春日祭也、又太神宮御祭也、沐浴解除如
恒、
十日、癸酉己母遠忌也、布施取等、遣法性寺堂如恒、
不從神事佛事、定事也、
十一日、甲戌依旬日沐浴解除、陰陽師周平也、作事了
地、令占吉凶、一、二條萬里小路、當時領也、二、土御門高

倉、（土御門斎院御所可也、本主定隆卿、俊実卿、可相傳之由也、）以今月五日酉時、令占之、一不吉、二吉云々、又泰茂來、同問之、占趣同事也、此外、在憲朝臣、時晴、濟憲等之許、以占形問遣之、在憲濟憲等、共以二爲吉、時晴獨占云、一不宜、二不吉云々、四人爲吉、二、一人爲不吉、於一者、五人皆爲不吉、仍雖〔欲〕相傳邦綱卿、有示事、仍不遂也、

十四日、丁丑、女房俄損心地、仍所々修誦經、亥時許事也、則復尋常了、

十五日、戊寅、依昨日召泰茂來、令卜筮、無殊咎云云、又五輪房法印來、令護身、余相逢、雖爲神事、於他所不可憚之由、兼康所申也、加之、先々如此云々、自去九日、爲避犯土、渡居賴輔朝臣宿直廬也、但護身之時、渡別棟屋也、〔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上卿左大臣、辨兼光云々、今夜、以泰茂爲女房令修土公祭、〕

〔十八日、辛巳、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左大臣、〕

十九日、壬午、此日、乙童（生年五歳）參春日社、密儀也、行頼、盛房、貞俊、信光、頼高（藤氏職事爲帶刀也、）等、騎馬在車後、此外、侍六人、乳人車一兩也、女房、幷祖母、尼上相具也、則伴人車令參也、宿所松殿、兼日相觸僧都、仍借請、被借與也、伴人、南都事有相違等、一條院依爲法皇御領也、仍儲事等不相示、竹林院禪師覺乘致其沙汰〔也〕、自陸地參也、卯刻出京、申刻着宿所、乘燭參社、其間甚雨、無便宜云々、昇放車、昇之如恒、賴高着衣冠取幣、神主時盛申祝詞云々、次參若宮、預申祝云々、各給大褂、今日、故殿御忌〔日〕也、於女院御堂、女院、皇后宮、下官、三人佛事、一度懸並有供養、如去年、

廿一日、癸未、今日、物詣〔之〕人々歸洛、辰刻、參南圓堂、東大寺等云々、午正中、出奈良、乘燭入洛、今夜歸宅、

〔廿一日、甲申、依犯土、向隨身所忌之、沐浴解除如例、〕

〔廿二日、乙酉、昨日物忌也、忌出如昨日、〕

廿三日、丙戌、酉刻許、左少辨兼光來、先日所下官底之神宮文書請文持來、兼光依持來、不書副請文、仍尚書加可遂之由、示仰了、明日可書進之由令申、又有令下之文等、

一官寮、占申外宮鞭懸木拔落事、

官卜申云、依神事違例不信不淨所致歟、
寮占申云、公家御薬、怪所病事、
件御卜、去十一日、新大納言實國卿參行云々、下官依故障也、
仰、任御占趣、宜令致祈請、
一神祇權少祐大中臣爲定發勘言上、正六位上大中臣清定、修造神服麻兩機殿々舍事、
仰、令候、
一同注進言上、外宮馬斃穢之間、科祓之霜事、
仰、禰宜一人令科祓、疑殆尤多、他禰宜等、若不參會歟、有何故障、關怠長番哉、宜令辨子細、
已上三ヶ條、即返下兼光了、
件事、光雅奉行也、而依遭喪、渡兼光也、仰詞、即光雅注送云々、
此次、下官問兼光云、刑部省贖銅之間事、如何、
兼光申云、可問祭主之由有仰、非宜旨、只以消息內々可尋問也者、
兼光語事等、
一祈年穀奉幣、去十五日定、十八日可發遣、而依平野社穢氣延引、廿五日定、廿八日可被發遣、上卿左大臣云々、
一去比依神宮怪異、有御卜、而無御參陣、依不審、問長方朝臣（件人秦行也、）之處、承御灸治之由、申殿下之處、可催他上卿之由有仰、仍可催實房卿也云云、
余案此事、被置神宮上卿、尙來觸、隨處分可催他人也、不肖上卿於事如此、長方之所行、怪也奇也、爲之如何、
一昨日、禁中有連句、永範卿、俊經、通親、隆房等朝臣、親宗、兼光等、〔候之〕、於御前有此事、尹範藏人執筆云々、〔支〕字三十餘韻〔云々〕無與云々、
一去元日節會、左大臣退出、三條亞相、受取內辨、而之間、皇后大夫候座、仍被行內辨云々、此事太不審、乍候上臈、不可被讓下臈、兼光問謨歟、不審不審、
又云、三獻以前、被見見參等、立樂已欲默止、仍賴業等申行、令行立樂了、於三獻者、無內辨行三獻之例、不見之由、實房卿執之、仍內辨歸着之後、被問實房云々、答此旨、定房不語、頗有論云々、
余問兼光事等、

一女院御領舟木庄役夫工事、如何、
申云、今朝相二逢盛光一、於二田數六十町一者、可レ濟二所當一之由令二申含一了、盛光承諾了云々、
一女院御方、殿上人世間役事、
申云、忽可レ被レ催二仕世間之役一之儀不レ候、只外記知所之殿上人、可二催除一之故云々、
少時、兼光退出了、
〔廿四日、丁亥、參二女院御方一、逢二公舜法印一、上皇今夜入洛給云々、〕
廿五日、戊子、入レ夜參院、女院御方女房相逢、神宮上卿事辭退之趣、粗令レ申了、又明日灸治之由、同令レ申了、灸治之假、御熊野詣以前令レ申了、而無二日次一之間、于レ今遲引也、欲二參內一之間、內裏自二去夜一有二七ケ日穢一云々、五躰不具、仍不參、歸レ家了、
廿六日、己丑、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來、加二灸治一、卅餘所也、今日、先十九所灸了、
〔廿七日、庚寅、今日、依二血忌日一不レ灸也、自二今夜一、女房祈、始二藥師供一、法印公舜也、〕
廿八日、辛卯、今日、又加二灸治一、今朝、兼光神宮文書、下二官底一之隆職請文進上了由、消息書進レ之、今日、憲基來、灸治了、依レ爲二恒事一、只賜二一重一、御衣也、

三月

一日、癸巳、今日、密々有二和歌會事一、遣二淸輔朝臣許一、令レ付二勝負一、此日、最勝金剛院執行泰實、依二謀書事一、被レ上二所帶一、被レ追二却在所一了、其事、濫二觴法眼尊忠一、同御堂檢校也、以二現存之阿闍梨證玄之解文一、被レ補二全範一、慈德寺阿闍梨、件法眼放二解文一之所也、其事、法眼一切不レ被レ知、偏泰實之結構也、事及二公家之沙汰一、被レ尋二法眼一、仍以二泰實證文等一奏聞、爲二親宗奉行一、停二止所帶一、可レ被二追放一由、被二仰下一云々、件僧〔本自〕不善者也、然而父法橋泰詩爲二重代奉公之者一、仍少々之過怠、被二相宥一之處、今有二此事一、可二彈指一事也、今日、灸治三ケ日內也、仍不レ修二句祓一、依二兼康申一也、
〔二日、甲午、今朝、關白被レ向二宇治一、宗家被二相共一也、依二明日一切經會一也、〕
三日、乙未、自二今夕一、女院有二御不豫事一、是御灸治之間令二居給一也、令レ卜レ筮之一、占云、土公、鬼靈、靈氣之所レ崇云々、依二此事一、相二勞灸治一參上、攝政昨日相二共室家一、被レ向二宇治一、依二一切經會一也、

四日、丙申女院御不豫、今朝御減、申刻許、又令ニ更發一
給、依ニ灸治殊痛一、今日不ニ參入一、未刻許、兼光來相逢、
灸治之後、未ニ解除一、仍不レ取ニ文書一、只兼光令レ讀開
レ之、內宮二禰宜元滿逝去之替、以ニ權一禰宜忠定神
主一可レ被レ補之由、祭主卿推擧申事也、仰依レ請、權第
一禰宜非ニ重代之者一、件忠定爲ニ重代之禰宜一、仍所レ被ニ
抽補一也、此外無ニ別事一、暫談ニ雜事一、退出了、
五日、丁酉今日、女院御不豫、令レ減給、但依ニ御占一、自ニ今
日ニ三ヶ夜被レ行ニ土公鬼氣祭一、時晴勤ニ仕之一、今日依ニ日次
宜一也、
今日、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仰ニ文書目錄之間事一、賜ニ目
錄一、申下可ニ書ニ進今一通一由上、仍此事、昨日仰ニ兼光一了、
而隆職參入、〔有ニ〕事次一直所レ仰也、隆職申云、今日
有ニ行幸奉幣日時定一、仍所ニ參陣一也云々、自ニ今夕一、被
レ行ニ大般若御讀經一、是恒例事也、而依ニ御不豫一、被ニ忩
行一也、
六日、戊戌今日、女院御方有ニ御沐浴一、燃參上、其後殊事
不レ御、晚景頗有下御ニ更發一氣上、入レ夜御平愈、及ニ深更一
退出、
七日、己亥自ニ今日一三ヶ日、公舜法印參上、奉ニ授戒一、又
自ニ今夕一、同人令レ始ニ修不動供一、又被レ始ニ法華經御讀
經一、是下官沙汰也、今日爲レ勞ニ灸治一、不レ參ニ女院御方一、
今日無ニ御更發事一、
八日、庚子參ニ女院御方一、今日事宜御坐、自ニ今夜一令レ修ニ
施餓鬼一三ヶ日、寶戒闍梨、是下官沙汰也、又招魂祭自ニ今夜一
三ヶ日、周平朝臣、今日、祈年穀奉幣定也、上卿左大臣、參議
實守卿遲參、仍奉行辨兼光督レ之云々、
今日、隆職宿禰持ニ來神宮文書目錄請文一、
九日、辛丑左少辨兼光來、昨日遣召也、余相逢、申ニ神宮
上卿辭退事一、依ニ女院御不例一也、明旦奏ニ事由一、可レ示ニ左右一之旨
所レ申也者、今日兼光來、下レ文、
祭主卿言上、六畜五體不具穢事、
　仰令ニ明法博士勘ニ穢否一、即返下了、
件事、先例有ニ沙汰一、於ニ六畜一者、不レ被レ用ニ五體不具之
穢一云々、而神宮載ニ奏狀一、申ニ三ヶ日穢之由一、仍所レ被
レ問ニ法家一也、兼光語云、十四日臨時祭、十一日祈年穀
奉幣、上卿別當參議實守、(六位)辨重方、外記俊康、六位史隆職、撿非違使、來
月十三日、賀茂行幸云々、又神宮文書請文等事、先日
可レ下ニ知官一之由、仰ニ兼光一、而昨日隆職宿禰申ニ不レ聞
由一、仍問ニ兼光一、兼光申云、偏懈怠也、無ニ避申方一、昨日、

於陣頭逢隆職、欲下知之處、令申次第、皆所承也、深以恐申云々、又和泉國舍人事、仰付了、申時許、長光朝臣來、良久退出了、今日聊有所惱氣、仍不參女院〔御方、今日早旦、定成醫來、問女院〕御不例之間事、申可進御藥由、退出了、〔云々〕入夜、邦綱卿參女院御方云々、

十日、壬寅、參女院御方、昨今別事不御、但御不食、凡不令減御、今日、伺候院之入道法師、名西光、左衞門尉入道也、故信西乳母子云々、淨妙寺領立堂、令供養云々、上皇渡御、公卿、殿上人、院北面人等、濟々行向云々、可彈指之世也、導師三井寺前大僧正、依院宣被請云々、

十一日、癸卯、沐浴解除如恒、今日、祈年穀奉幣、上卿左大臣、辨兼光、辰刻、上卿參八省、未時使立云々、

十二日、甲辰、自朝參女院御方、主税頭知康參入、奉見御灸治腫、申御療治等、未時、兼光來、下官依候此御所、即參上、余於便所相逢、兼光云、上卿御辭退事、十日、上皇渡御西光堂供養、終日不能奏事、十一日祈年穀奉幣、今日參院、付泰經奏聞之處、仰云、度々雖辭申、依無可被仰之人默止、今女院御不豫、尤不便、早可被仰他人、但關白相計其人、可被仰、是暫之間事也者、只今參殿下、欲申此由、且爲御不審、所參入也者、此次、明後日臨時祭、陪從賴輔朝臣、被相催、不能參入事、云付兼光了、件人奉行也、今度殊密有其沙汰云々、兼光云、上卿事、明日奏聞、關白御返〔事〕、即可參啓者、明日隆職宿禰可來之由仰遣了、

十三日、乙巳、未刻、兼光來云、上卿事、關白被申云、女院御不豫事頗有煩由所承也、辭申旨尤可被據用、暫可被仰之人難計、仰須在勅定者、今朝奏事由之處、仰云、可催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卿者、只今可仰遣、且所參啓也、余云、縱被仰人未定、於辭退條者、已以許容、然者、今日、可遣出納、可渡文書也者、且是文書等撰下官底之間、有相違事等、給出納、可仰子細之故也、又納目錄之覽宮中、可下文有兩三通、仍取出給兼光了、兼光暫相待隆職之處、遲參、仍退出了、今日、兼光語云、去年所有沙汰之異國之供物事、有返牒、永範卿草之、敘長入道可淸書云々、件狀、只偏褒進物之美麗珍重之由云々、倘一筆可注進先例之由歟、宋朝定有所思歟、答進物等、法皇遣物、蒔繪厨子一脚、納色革三十枚、同手箱一合、納砂金百兩、

入道相國遺物、〔銀一腰、手箱一合、在二物具等一、〕件物等之體、偏新儀歟、色革納二厨子一、頗以荒〔○荒下恐脱涼字、〕也、又武勇之具出二境外一、專不レ可レ然事也、如レ此大事被レ問二人々一、殆可レ及二彼議一歟、又返牒狀、以二法皇一稱二太上天皇一、是又辭二尊號一、入二佛陀之道一、豈稱二上皇一哉、尤有二不審一事也、如何、保安返牒之草、〔在二頁草一之、濟求定信也、件正本草也、〕取出令レ見、將兼光退出了、

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依二昨日召一參上、余相具、參二女院御方一、先レ是、知康參入、退出了云々、憲基奉レ見申云、此腫、偏御灸治計也、非二別腫物一、然而可レ付二御藥一云々、即進二御藥一、入レ夜歸レ家、沐浴解除、是解齋之祓也、亥刻許、出納右衞門志盛俊來、光經相逢、計二渡文書一、委合二目錄一了、又取二出納請文櫃二合、覽筥一合一也、持人出納所二相具一也、抑、今日、女院有二穢觸之疑一、被レ尋二法家一之處、不レ爲レ穢云々、

十四日、〔丙午、〕自二今日一、爲二下官沙汰一、於二春日御社一、以二六口僧一、始二行大般若御讀經一、云二遣僧都許一也、有レ可レ始之報一、二日來、於二御所一、被レ行二同御讀經一、今日結願也、又今日、自二攝政之許一、被レ始二御修法一〔不動、法印公舜行レ之、〕云々、今日、又知康參入、來二此第一、召レ前問二子細一、殊事不レ御云云、此次問二閉灸治口傳等一了、

〔十五日、〔丁未、〕自二夜深一雨、今日、不レ參二女院一、隨レ日漸々有レ減也、〕

十六日、〔戊申、〕參二女院御方一、御氣色吉御座、爲レ悅々々、入レ夜關白被レ參二御前一、良久言談、關白被レ語二事等一、

一元日節會内辨左大臣、一獻之後、退出之間、三條大納言實房爲二家禮一、降二向大臣一、被レ讓二内辨一、實房卿問二次第事一、歸二昇堂上一之間、定房本自爲二上臈一、存知行レ之云々、此事太不審、乍レ置二上臈一讓二下臈一之、未曾有事也者、

一同日節會、定房讓二三獻實房卿一、二獻以後、爲レ奏二見參等一着陣、其間、勸二三獻一、而座中沙汰出來、無二内辨一、行二三獻一之例不レ見云々、仍追歸了、内辨歸着、尋之處、答二此由一、定房頻欝云々、其時、實守卿云、大二條關白爲二内辨一之時、讓二三獻於土御門右府一云々、覺二悟彼例一、定房行レ之、優事也云々、此事雖レ不二覺悟一、縱内辨行二僻事一、已次人只可レ隨二彼命一也、末代公事不便云云者、

一同節會、新宰相賴定、依二内辨命一催二國栖一、而乍二堂上一、放レ聲呼レ之、萬人解レ頤云々、是以二傳說一聞レ之、是

不レ被二信受一云々、
一傳大納言道綱、後一條院幼稚御時、參內、申云、金千兩打散テ御覽ハ、尤有レ興事也、早召二納殿一可レ被レ散云云、仍召二金千兩一御覽、更無二其興一之由有レ仰、于レ時、道綱實無レ興ク候けりと申テ、併（○併疑）二稱說一懷中ニ退出、時人惡レ之云々者、
余問申事等、
一御勝遲々之時、仰二參議一催レ之、定事也、而賴定卿、凡〔不二〕傳催一云々、左大將內辨之時、如レ此云々、如何、
被レ命云、仰二參議一、定例也、
一上卿在二奧座一、召二外記於軾一哉否事、
命云、不二打任一事歟、不二覺悟一云々、
暫而、余依二窮屈一退出了、
〔十七日、己酉入レ夜重家卿來、余相逢、良久言談、件人、日來煩二目病一、近日頗有レ減云々、〕
〔十八日、庚戌參二女院御方一、自二今朝一、御惱所口出來云云、神妙事也、〕
十九日、辛亥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御懺法一、朝懺法、夕例時、三七日、僧三口也、

廿日、壬子此日、八幡行幸也、上卿別當參議實守、辨重方、外記俊康、六位、史隆職、大夫、檢非違使能成、大夫尉、藏人方奉行親宗也、辰刻出御、關白乘レ車供奉、左大將參仕、右大將所勞之後、未二出仕一云々、諸衛二三分、依二新制一、從類七人之外留レ之云々、行幸、今夜還御云々、
〔今日、憲基來、談二醫家事一、小口（少時カ）退出了、〕
廿一日、癸丑今日、淸輔朝臣來、談二和哥事等一、去年冬、故長入道結二構和歌合一、件判者、彼朝臣也、而作者道因、敦賴法師、和哥五首之中、二首負、三首持、因レ之大怒、以下自歌、無二〔其〕難一之由上、書二陳狀一送二淸輔之許一、件狀之間、（○一本作レ旨、）太嗚呼〔也〕云々、余粗見レ之、一々不レ得二道理一、淸輔云、雖レ可二陳返一、論敵遁可レ有レ耻、仍如レ不レ聞入一、後代人定見二理非一歟云々、尤可レ然事也、但淸輔之許、破二敦賴陳狀一、樣々令二加レ難之落書出來一云々、則持來、披見之處、次第理非分明、一々有二其謂一、無レ疑二淸輔之所爲一也、件朝臣、於二和歌之道一、不レ耻二上古一之人也、可レ貴々々、
廿二日、甲寅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事外有二御減一、爲レ悅々々、先レ是、〔中將〕定能朝臣來、來月院中可レ有二雞合一云々、公卿、殿上人、北面分方、或人云、明後日、

別當成親可ニ鷄合一云々、
自ニ去十四日一至ニ于廿日一、入道相國、於ニ福原一被レ修ニ護摩一云々件之間、自ニ宋朝一送ニ使者一、入道不レ合レ眼、以レ入令レ逢之間、唐人大怒、歸了云々、凡異朝與ニ我國一頻以親昵、更々不レ被ニ甘心一事也、
廿四日、丙辰今日、上皇令レ幸ニ石間一給云々、御夜宿云云、
廿七日、己未此日、奈良僧都信圓被レ來、暫言談、自ニ一昨日一被レ籠ニ候女院御方一也、法文事等相談、經ニ數刻一被ニ退出一、
〔廿八日、庚申參ニ女院御方一、今日甚雨、僧都被レ歸ニ南都一了、朝間雷鳴、又雹降云々、〕
卅日、壬戌參ニ女院御方一、關白被レ參、今日、佛厳聖人來、啫闍崛山事、都遮兩音之間事問レ之、子細談說、尤有ニ其謂一事歟、件人說、可レ用ニ都音一云々、入レ夜、實厳阿闍梨來、今日、時晴、持ニ來雹降密奏案一、又有ニ熒惑犯ニ歲星一云々、

四月

〔五日、丁卯中御門中納言來、數刻談ニ雜事一、臨レ晚被ニ退飯ニ了一、〕
〔七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恒、〕
八日、庚午此日、灌佛也、依レ相ニ當神事一、公家無ニ灌佛一、公家之院宮、皆有ニ此事一、女院御方、別當光長、依ニ四位故障一、五位別當奉ニ行之一、判官代信國、藏人範行也、今日、法印公舜、阿闍梨實厳、信助等來、各相逢謝遣、依ニ先日召一、陰陽頭在憲朝臣來、爲レ問下姙者着ニ着帶一日次上也、申云、來十五日丁丑時午、件日爲レ祓、可ニ參仕一之由召仰了、此次、相ニ尋在憲一事等、
一有ニ姙者一、憚ニ犯土造作一哉否事、
在憲申云、本文云、門戶井厠憚レ之、於ニ自余作事、犯土一者、更不レ可レ憚、但近代、或以ニ今案一忌レ之云々、未レ知ニ可否一者、
一假令、人有ニ家二一、以ニ甲家一爲ニ本所一、一夜留忌、以ニ乙家一爲ニ旅所一、四十五日留忌、而於ニ乙家一、經過ニ四十五日一了、仍已留ニ其忌一、然者、自ニ件在所一、大將軍、王相方、犯土造作、可レ憚、爲レ之如何、
在憲申云、犯土之所爲、他人之預〇一本作レ領者、爲ニ他人沙汰一、行レ之無レ妨、又旅所、縱雖レ付ニ四十五日之忌一、其後又一夜も宿ニ本所一、件忌卽可レ付ニ本所一、不レ可レ有ニ二

忌一也、於二旅所一、全過二四十五日一、未此後不レ宿二本所一之間、其恐在二旅所一、而更宿二本所一、件忌早移二其所一也、定二置本所一、此故也、若不レ持二本所一之人ハ、一所ニ留ニ四十五日之忌一ハ、又他所同ク宿二四十五日一テ、移二彼忌一也、於下〇一本作レ概定二本所一之人上者、他所之忌、極易レ移也云々者、

一金神七殺方事、

申云、度々有二沙汰一、近代都被レ棄了、不レ被レ忌レ之云云、

一三寳吉日事、

中吉之中辛未、下吉之中庚午、共不レ用レ之、又雖二下吉一、戊寅、〔丙寅〕、爲二次上吉一用レ之、尙勝二中吉一云々、又申日雖レ憚二佛事一、戊申日入二吉日一、用捨在二時議一、但多分强不レ用レ之、又白川院御時、壬申日、不レ入二吉日一之、申日被レ供二養御經一、是希有事也者、

一竈神、憚二方角之忌一哉否事、

申云、尤可レ憚、泰親朝臣申二不レ可レ憚由一、是不レ知二案內一也、公家御竈神、毎二行幸一奉レ渡レ之、因レ之所レ令レ申歟、彼者別事也、更不レ可レ准レ之、行幸之毎度爲レ奉レ動レ之、本自不レ染レ地〇一本作レ添也云々者、

今日、有二小除目一、山城介三善有康、今夜叙位之叓也、此外、諸國椽〔一〕此外無二別事一、

九日、辛未、僧都宗寛來、眞言事等談、今日晚頭、按察使公通俄薨、宿病之所レ致也、分段之理、不レ嫌二老少一、可レ哀可レ哀、

十日、壬申、今日、女院御方、御懺法結願也、余獻二小捧物一、

十二日、甲戌、佛嚴聖人來、談二法文事等一、數刻歸了、又令レ見二佛舍利等眞僞一、件人能見知之故也、午刻許有レ火、院御所七條殿云々、以レ人遣見、一定云々、仍營參、依二所勞一、日來籠居、然而、事不二默止一、相勞所二參入一也、院御二參一籠今熊野一、女院、新院御在所也、當院共渡二給法住寺殿一、余參二彼御所一、火焔不レ及二七條殿御所一、巽角之堂御所許令二燒失一了、平大納言重盛卿參入、令レ壞二中廊一云々、余以二藏人一申入、退出了、

十三日、乙亥、今日、賀茂行幸也、兩大將不レ被レ參、右大將、日來籠居、左大將、卅日穢氣云々、關白車供奉、

今日、前豐前守能業男、於二家中一令レ加二元服一、件人、女院御乳母子也、仍於レ前有二此事一、以二四位侍從俊光一、爲二加冠一、以二家季高松院殿上人、光能皇嘉門院殿上人、兩人一、爲二指燭一、共諸大夫也、依二當時上﨟一令レ役レ之、以二大宮大進行

賴、正五位下也、爲理髮、又職事下﨟取置物具、是雖不可必然、依爲御前役、令勤仕也、以西出居廣庇、爲其所也、

行幸賞、上卿別當成親、叙正二位、參議實守、追可被仰、辨重方、讃子實親、叙正五位下、外記俊康、史隆職、追可被仰、檢非違使能盛、追可被仰之、

十四日、丙子、長光朝臣來、〔數刻談故事、〕

今日、吉田祭奉幣也、其儀如恒、奉行光能分配也、

十五日、丁丑、天晴、此日、有着帶事、帶家中儲之、早旦、以駿川何イ權守盛房、爲使、遣東寺法務禎喜許、依吉例、殊遣件人許也、盛房依無障用使也、着布衣、即歸來、吉時午刻也、陰陽頭在憲朝臣、衣冠、參候、施藥院使憲基、布衣、同以參上、進御藥等、仙沼子十五丸、此中一八別加之、以件藥縫裹帶中、即帶之、向吉方辛方也、次有祓事、陪膳盛房、役送保行、藏人五位職事也、件人又無障也、其儀如恒、次醫師、陰陽師等退出了、今日、憲基呼前、仰醫書事等、有千金祕臆方云書、令見之、憲基申未見由、此中有云、年月日、神事、件事、於月神者、一〔切〕無之由、丹家之蓄所申也、而定成貞時等、申有月神之由、而今此書有月神、仍問憲基、頗有不審之氣、尤有興事也、

〔十六日、戊寅、聞五輪房所勞之由、進訪、自去十日、如瘧病云々、〕

十八日、庚辰、今日、五輪房法印入滅了云々、顯密棟梁、惜而有餘、就中、多年相憑之人也、可哀々々、

〔十九日、辛巳、覺知法印來、〕

廿日、壬午、自今日止念誦、雖無齋王禊、爲恒例事、

廿二日、甲申、此日、關白賀茂詣也、其儀不齊、仍示可注送之由〔於〕源納言之許、仍大概注送之、其狀云、

巳時、參大宮亭、以寢殿南庇、爲公卿座、裝束如常、有打出、牡丹、歟、五條中納言、別當中御門中納言、花山院中納言、余、左大辨、大貳等、參集之後、殿下令出座給、人々家禮如常、即令敷穩座、自階間東邊以西敷之、人々退座、殿下令移着給、南面、五條中納言已着圓座、北面、源中納言、宰相中將等參加、舞人爲先上﨟東渡、神寶已下西渡如常、今日舞人馬、令人居飼等不被渡之、人々起座、殿下自南階令下給、人々到中門外北腋邊、無御揖、御車後左少辨兼光、御共檢非違使盛國、大夫尉、路、大宮三條、令通院御棧敷給、室町東三條北、一條大納言、西洞院邊、被參會云々、午訖出門、申時令着下社給、祓儀如先々、殿下入西腋

門一、廻二幄北一、自レ前令レ着給、自二北幔門一出、令レ參二社
頭一給、依二座狹一、公卿不二盡着一、陰陽頭在憲朝臣修二御
祓一、資泰朝臣爲二御手水陪膳一、季長朝臣爲二御裀陪膳一、
御奉幣儀如レ恒、但兼光取二進金銀幣一、入二第如レ例、一間一、祝資光
獻二葵桂一、先令レ指レ桂、次令レ懸レ葵給、大武卿、後日云、
先例先令レ懸レ葵、次桂也、事了、令二着座一給、人々候
レ座之後、東遊、先廻二御馬一、舞人重進、依二所勞一退出、
御琴持涤二其馬一、舞問、社司等獻二神酒一、禰宜祐季初從二
此役一、殿下御酒只一度、欲レ退、依二人々咳氣一、更給二三
度一了、他事例令レ出給、陪從任レ例唱也、遊止女一哥、
源納言資賢卿、放レ音和レ之、其聲叶レ時、其曲優美、上
下皆稱レ有レ興、漸進二馬場一、欲レ止之刻、聊唱二祕說一云
云、好方近久等止レ音側レ耳、是神伏歟、於二馬場一令
レ馳二御馬一了、令レ參二上社一給、余依二所勞一、自レ此退出
了、已上、雅賴朝臣注進旨也、
後聞、季長、自二下社一退出、仍資泰一人、上社兼二兩陪
膳一云々、又一條大納言、自二川原邊一退下、不レ參二着下
社一云々、又三條大納言實房申下可二參仕一之由上不レ參、
仍上皇御不請、令二恐懼一云々、
廿三日、乙酉、此日、賀茂祭也、近衞〔府〕使右中將通親、中宮使左少
將維盛（權亮也、）云々、
廿九日、辛卯、高尾聖人文覺參二院中一、眼前所二望千石庄一、
依レ無二許容一、吐二種々惡言一、殆放二言朝家一云々、仍北面
踏承レ仰搦二捕之一、凌礫給二檢非違使一云々、是又天魔之
所爲也、

五月

二日、癸巳、此日、院中有二鷄合事一、公卿、殿上人已下、北
面、上下、僧入道等、左右合人、其數繁多云々、左打二錦
幄一、右作二黑木假屋一云々、各盡二風流一、盡レ善盡レ美、但右
殊依レ有二禁制一、不レ用二金銀錦等之類一云々、然而甚優
美也、摸二臨時祭舞人指頭花等一云々、左乖二制法一、盡二
金銀一云々、凡此經營、其費不レ可二勝計一云々、左頭大
納言重盛卿、左頭中納言邦綱卿云々、左右合人之外、
餘人所レ不レ見云々、子細尋二參仕之人一、可レ記二置之一、緋
希有也、
〔三日、甲午、今日、北面鷄合、內々事也、〕
〔七日、戊戌、今日入レ夜觀性法橋來、數刻談二法文一、今日、
女院入內給云々、〕
九日、庚子、昨今甚雨、鴨河洪水、

十日、辛丑今日、比叡小五月也、有競馬五番云々、季御讀經、同時僧名、史所持來也、留之返給了、

十二日、癸卯參女院御方、來月下旬、關白於法性寺可被行八講、鴨院御八講例云々、女院、皇后宮可有渡御云々、

〔十三日、甲辰自今日、始行恒例大般若讀經、覺智法印率吾伴侶所來、〕

〔十九日、庚戌參女院御方、恒例御舍利講如恒、〕

廿一日、壬子〔長光朝臣來、〕文章生宗業、經尹子、稱宗光朝臣息由云々、被方略宣旨、而依爲非據事、被召返了云々、兼光奉行云々、仍被勘發云々、儒中、稱職事矯餝之由歟、

〔廿二日、癸丑南北衆徒大發云々、〕

廿三日、甲寅今日、大般若經結願了、覺智被物相加、自餘只一裹、依爲恒例事也、自今日、被始最勝講云、小童有發心地所勞、後聞、今日、左大將以下公卿濟々、參仕云々、朝座教緣法印、(モトノヤ)院〔證〕、問者榮禪山、夕座、證憲、少僧問者良有興、澄憲說法珍重云々、今日、頭辨仰御願趣云々、

〔廿四日、乙卯第二日也、朝座顯眞僧都、問者勝詮、興、夕座覺憲、律師、問者惠珠、東、公卿三人參入云々、〕

廿五日、丙辰天晴、凱風頻扇、炎熱自散、此日、最勝講第三日〔也〕、未刻、着束帶參內、關院第、下官日來有所勞、不出仕、猶雖不快、相扶所參仕也、候殿上、先是、六角宰相家通、修理大夫信隆、新三位基家等在座、上﨟卿相等未參、余召行事藏人光重、問事具否、僧等未參云々、即余起座參御所方、小時、藏人左少辨親宗參仕、申云、左相府、左大將等參候殿上、僧等又參集、被相待殿下御參也云云、頃之、下官歸着殿上、左府、左大將、源中納言資賢、平宰相教盛、左大辨實綱等在座、良久、申一點、親宗入上戶、氣色左大臣、左大臣卽被示可奏之由、先是、被問事具否歟、親宗令告殿下御參歟、卽歸來、仰可始由、大臣便被仰鐘、親宗經小板敷、向中門方、仰小舍人、太奇、可鐘、仰圖書寮也、左大臣密語云、大辨藏人頭、仰六位藏人、中少辨五位藏人、仰圖書寮者也、未聞下仰小舍人之例云々、卽槌鐘、出居暫不昇、仍大臣揚音被催之、次左中將定能朝臣已下次將六人着座、對南簀子敷也、東上、北面、次左大臣以下經上戶、幷年中行事障子北、件障子、爲風被吹顚、仍大臣仰藏人、令立直、又令引南方、着御前座、北上東面對西簀子也、立日隠、上、其路、經中門廊、幷對座庭等也、證誠議〇一本作證、下同三人、山階寺權別當〔別〕權僧正覺珍、權僧正公次僧侶參

頭、法印權大僧都教緣等也、已上入ニ西面南第一間ニ（要月放ニ屏）經ニ佛前ニ、着ニ證義者日座ニ、件座、東上南面也、講師、聽衆入ㇾ自ニ同間ニ、各着座、（次講師登ニ高座ニ、）講師權律師範玄、讀師忠珠、（○珠恐珍）各先着ニ禮盤ニ、禮佛之後着ㇾ之、講師經ニ御帳後ニ如ㇾ恒、次威儀師、僧皆着之後、着ニ聽衆座第一ニ也、打ㇾ磬、公卿置ㇾ笏、次唄、次堂童子着座、左方、左衛門佐信章、宮内少輔棟範、右方左少將成經、侍從兼忠、次分ニ花筥ニ、次散花行道、北路、經ニ南第一間ニ、可ㇾ經ニ二間ニ、未詳歟、次講師啓白、此間、威儀師置ニ御經ニ二卷於講師座前ニ、經机立ニ御帳南邊ニ、威儀師起ㇾ座經ニ簀子ニ、更入ㇾ自ニ第二間ニ取ㇾ之、經ニ佛前ニ置ㇾ之、歸ニ着之ニ、次說經了、論義、問者昌俊延曆寺、（○一本作ニ達磨寺ニ）次依ニ證誠命ニ打ㇾ磬、次衆僧退下、次公卿退下、賓ㇾ先ニ下臈ニ、次出居退出、次左大臣、以ニ藏人ニ召ニ親宗ニ、奏ニ事由ニ、即仰ニ鐘槌ニ、鐘之後、出居參上、今度、通親已下也、次公卿着座、次僧侶參上、次第同ニ朝座ニ、俱無ㇾ分ニ御經ニ之儀、上講師知海法橋、山、問者相覺、興、知海老耄之間不ㇾ聞、得ニ疑難之詞ニ、仍顯眞僧都於ニ下座ニ、粗示ニ聞之ニ、證誠覺珍咎ㇾ之、顯眞無ㇾ所ニ于陳ニ、鬱陶之趣ニ、講師問者證誠之外、下座（之）僧侶、專不ㇾ知（如イ）ㇾ詞事也、尤狼藉也云々、事理可ㇾ然、又二重疑了之後、豪ニ證誠命ニ之後、問者加ニ重難ニ者也、而不ㇾ待ニ其命ニ、相覺出ㇾ詞、仍更證誠勘ニ發（之ニ）相覺弟子也、論義了、僧侶、公卿、（可ニ）出居退下ニ如ニ朝座ニ、下官不ㇾ着ニ殿（上）座ニ、參ニ御前ニ、奉ㇾ拜ニ龍顏ニ之後退出、次參院、以ニ信基ニ入ニ見參ニ、又以ニ同人ニ申ニ入女院御方ニ、此一兩日、聊不例御坐之由、有ニ其聞ニ、仍申入也、次退出了、今度、新聽衆一人也、貞敏、眞慶法師子也、東大寺、小童、今日猶發了、修ニ百座仁王講ニ、

（廿六日、丁巳、今日、朝座藏俊法橋、問者貞覺、山、夕座道顯已講、問者信性、山、云々、）

廿七日、戊午、今日、最勝講結願也、下官依ニ所勞不快ニ、不ニ出仕ニ、朝座弘雅、問者貞敏、東、新、夕座明遍、問者顯忠、後聞、貞敏所作優美也云々、小童又發了、

廿九日、庚申、又小童發了、一昨日、今日、同驗者也、件兩日事外宜云々、仍尙明後日、可ㇾ請ニ此僧ニ云々、今日、又始ニ觀音經讀經ニ也、南北大衆蜂起、凡無ニ可ㇾ止之期ニ云々、或人云、長者御沙汰懈怠之故、及ニ大事ニ云云、但南都不ㇾ用ニ長者宣ニ、（力）不ㇾ及事歟、

六月

三日、甲子、自ニ今日ニ、乙童有ニ不豫事ニ、兄童祈落了、

四日、乙丑、今日又發了、不ㇾ能ニ左右ニ、

五日、丙寅、自ニ今日ニ、小童祈、始ニ修藥師供ニ、行智、

六日、丁卯、關白可ㇾ被ㇾ迎ニ新妻ニ云々、入道太相國娘、世號ニ白川殿ニ、故攝政殿室家也、世間遍謳哥、不ㇾ知ニ實否ニ者也、

八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恒、或云、大衆事、南北相共有二和平之氣〔色二〕是、山座主、廻二祕計一、鎭二山上事一故云々、
九日庚午、今日、乙童祈落了、周防阿闍梨、猷勝、範隆子也、院被二召仕一者云々、
十日辛未、參內、近日、主上好レ犬給、仍相具參上、太有二許容一、退出之次參院、則退出了、陰陽頭在憲來、方角之事相尋、有二申旨等一、
十一日壬申、今日、乙童又發了、兩人同時病惱、今年勘文云、子息愼云々、此條相當了、或人云、關白遊事、來廿一日、若廿六日之間云々、是偏法皇御結構云々、萬事狂亂之世也、莫レ言莫レ言、但實否未レ聞、
十二日癸酉、今日、六波羅二位供二養持佛堂一云々、導師全玄法印云々、
〔十三日甲戌、今日、法眼尊忠被レ來、面二謁之一〕
十五日丙子、乙童、今日殊增、仍以二實嚴阿闍梨一、令レ立二願三个事一、今日、欲レ始レ佛、而或人云、祇薗祭日也、仍神事、若可レ憚歟云々、此事未レ知、然而依二俗說一止レ之、追可レ勘二先例一也、
十七日戊寅、今日、奉レ始二三尺藥師如來一、宗寬僧都、加二持之一、今日頗宜發、自二今日一、以二猷勝闍梨一、令レ始二修不動供一、
十九日庚辰、兄童、此六个日平減、日來、祈僧行雲、今日滿二一七个日一、仍結願、退出了、自二女院御方一、給二小綱頭一云々、今日、女院御舍利講如レ恒、〔余參入聽聞〕、明日入二秋節一、仍爲二方違一、向二賴輔朝臣南家一〔宿侍〕、
〔廿日辛巳、歸レ自二賴輔之家一〕
廿一日壬午、今日、山僧綱等、皆悉被レ召レ院、座主已下、可レ制二止大衆發起一、若尙蜂起者、僧綱等皆停二止所帶一、可レ被レ逐二洛陽一云々、
廿三日甲申、或人云、南京衆徒、一昨日燒二拂多武峯坂下在家等一了、尙昨今爲レ燒二本堂等一發向云々、凡此事、山僧等成レ牒、遣二南都之所領等一、仍自二公家一被レ召二張本衆徒一、申云、南京押二取多武峯領六个庄一了、件事、何無二其沙汰一哉、加之、打二多武峰御墓守一了、件兩事依レ無二御沙汰一、爲レ發レ事成二遣牒一了、全無下可二領知一之意上、仍件庄之請文等、座主取二進之一、仍雖レ不レ進二張本一、以二件請文一、遣二南京一了、即打二御墓守一之犯人搦取、去十六日進レ之、仍爲レ被レ召二對彼是一、召二件御墓守一、而多武峯申云、興福寺衆徒等固レ關、往返不レ通

〔了〕、不能召進之云々、又件六个庄事、同可進文書、可有尋沙汰之由、被仰下、同依不令通人、不能所進旨令申、如此之間、徒送數日已、爰奈良大衆等、依綸旨、無左右召進犯人了、而多武峯不召進、敵人縦雖問闕、依勅定為召進論八、令進文書、往反之時、何故可止哉、只山上凶徒等、籠多武峯、勧可燒拂七大寺之由支度、因之、守護其通路者也、更不可止自公家被召之者寄事於左右、不召進、尤可有懲肅云々、如此之間、時論嗷々、遂以燒多武峰坂下四郷〔了〕、仍山僧等停以可向南都之山結構、奈良大衆等、同可向叡山之由發起云々、自昔以降、南北大衆蜂起之中、莫勝自今度、只佛法之滅盡也、五濁之世、可悲々々云云、

廿四日、乙酉、今日、日向守定長為關白使、下向南都、是可燒多武峯之由、依有其聞、為制止其事、可下遣也、於坂下四郷者、先日燒了、尚可燒拂堂塔等之由、風聞也、

廿五日、丙戌、御使下向以前、昨日、東西金堂堂衆等、寄攻多武峯、已燒峯上房舍等了、但未燒堂塔、聖靈院等云々、

廿七日、丁亥、〇據曆、六月朔壬戌、然廿七日戊子、廿八日己丑、廿九日庚寅、而本書干支有誤、或誤注日歟、或者語云、相共定長下向之者也、一昨日、定長進發、昨日曉下着之間、多武峯燒了之由、下人云々、未聞實說之間、先向別當僧正房、僧正被對面、條々仰旨等、具以示之、僧正云、召具僧綱已講等、早可參洛、抑、多武峯燒了由、〔雖有〕云々之說、實否難知、仍遣所司二人、於一人者、見事之實否、早可歸來、於一人者、子細記錄可參仕者、則一人歸來云、悉燒了者、仍定長此上不能仰衆徒、忩罷上、可申此旨之由、示僧正、僧正云、可然者、仍定長揚鞭上洛之間、大衆呼歸云、尚可承仰旨、又有可申上之事等云々、仍定長歸宿所、大衆押入宿所、如追捕、先衆徒申云、可承仰、定長云、為止多武峯燒失事所下也、而已燒了、於今者無由于傳長者宣、早可承衆徒申狀者、衆徒抑舁云、依勅定有限、召進犯人了、其上、多武峯全不召進其犯人、此條為訴之上、招入山上之凶徒等於峯上、伺隙可燒失七大寺之由結構、因之、堂衆、并國々兵士等、少々為守護固關、而惡僧等下向テ散々射之、堂衆中失命者不

知幾多、爲報此暴惡、堂衆等重又寄戰、自然燒拂了、是更非大衆之所爲、天之令然也、抑、本寺僧等凶惡之餘、聖靈院付火、而大衆等滅消了、所令守護也、於今者、此條不可爭申、定被召張本等、又被召上僧綱已講等歟、雖然一切不可令進、其故令燒多武峰之條、更以無過怠也、延曆寺衆徒燒三井寺、已以數个度、是有其罪科哉、又先年燒清水寺了、此又無其刑、何興福寺令燒多武峯、可有其咎哉云々、定長則歸京了云々、

廿九日、(庚寅)今日、參內幷攝政許、於內裏、女房等云、大織冠御影堂已燒了云々、實歟如何、余未聞此事、已未曾有大事也、承保三年、天仁元年等、爲南京衆徒被燒多武峰、是只近邊在家少々許也、未有如此事、總一天(之)大事、別我氏之歎也、悲哉悲哉、則參攝政、以朝親申入了、歸云、兩三日有腫物、雖不及大事、付藥、又止浴湯、仍不能指出、適光臨、不見參、遺憾、隔物令申無便歟如何、申云、不可及沙汰、依多武峰事所參也者、關白被出逢、(隔簾)被示云、恒有小腫物、當時付鹽、(〇鹽恐藥誤)雖不及大事、醫師等暫可慎之由令申、仍不指出云云、又被示云、此事已大事也、只今、別當僧正被云送云、分手寄多武峰、而於一方者、如支度、在家房舍等燒拂、歸下了、今一方攻上常行堂近邊之房、付火、其餘焰及聖靈堂了、仍自然事也云々、余申云、事已大事也、人々參上可有僉議歟、命云、明日少々相招可議定云々、小時、余退出了、

卅日、(辛卯)薩摩守重綱來語云、昨日參殿下、山階寺別當僧正、停止所職、被止寺務了、俊經朝臣遣長者宣、俊經申云、何樣可書哉、仰云、只此由內々可遣告也者、或人云、山僧等議云、下向南京、可燒藤氏氏寺等云々

今日、六月祓如恒、陪膳季長朝臣、(衣冠)(役信光)同、陰陽師漏刻博士安陪經明、御贖物二前、輪二具進之、女房、余於一所有此事、祓只一度也、兄童候女院御方、陪膳基輔、乙童在北之賴輔之許、日來依渡物氣、所渡彼家也、賴輔渡住南家、所借進之、陪膳同人也、

攝政之許、進消息、申此間事、返報云、昨日、人々僅一兩來僉議、只遣使隨注申狀、可有沙汰之由云云、

或人云、明曉、朝親可レ持ヨ向告文ニ云々、

玉葉卷第十二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72
SS□=14664072